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苏联共产党历史

第一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苏联共产党历史

（六卷本）

第一卷

布尔什维克党的建立

（1883—1903）

上海人民出版社

封面装帧　　孙宝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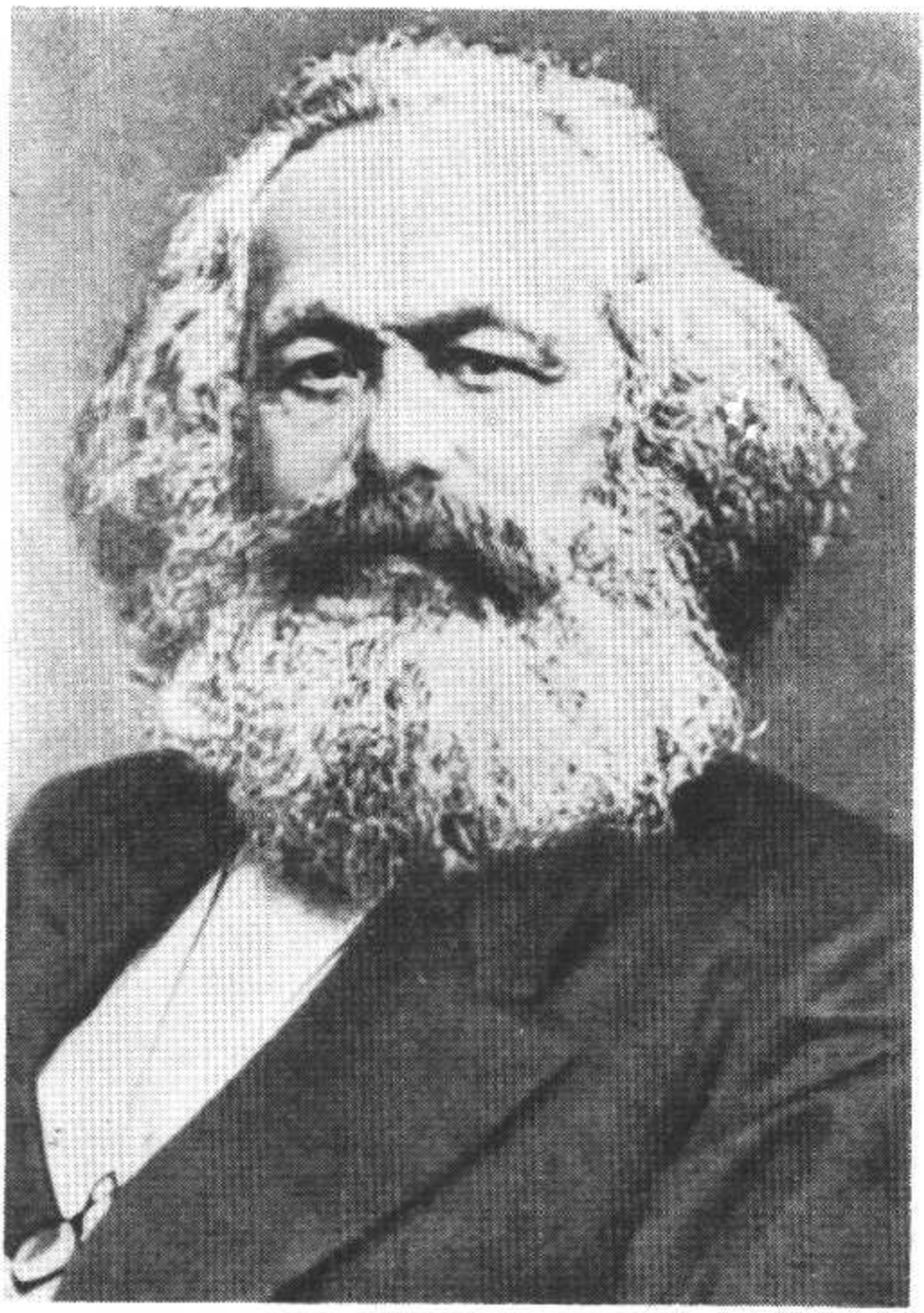
本卷根据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
莫斯科1964年版译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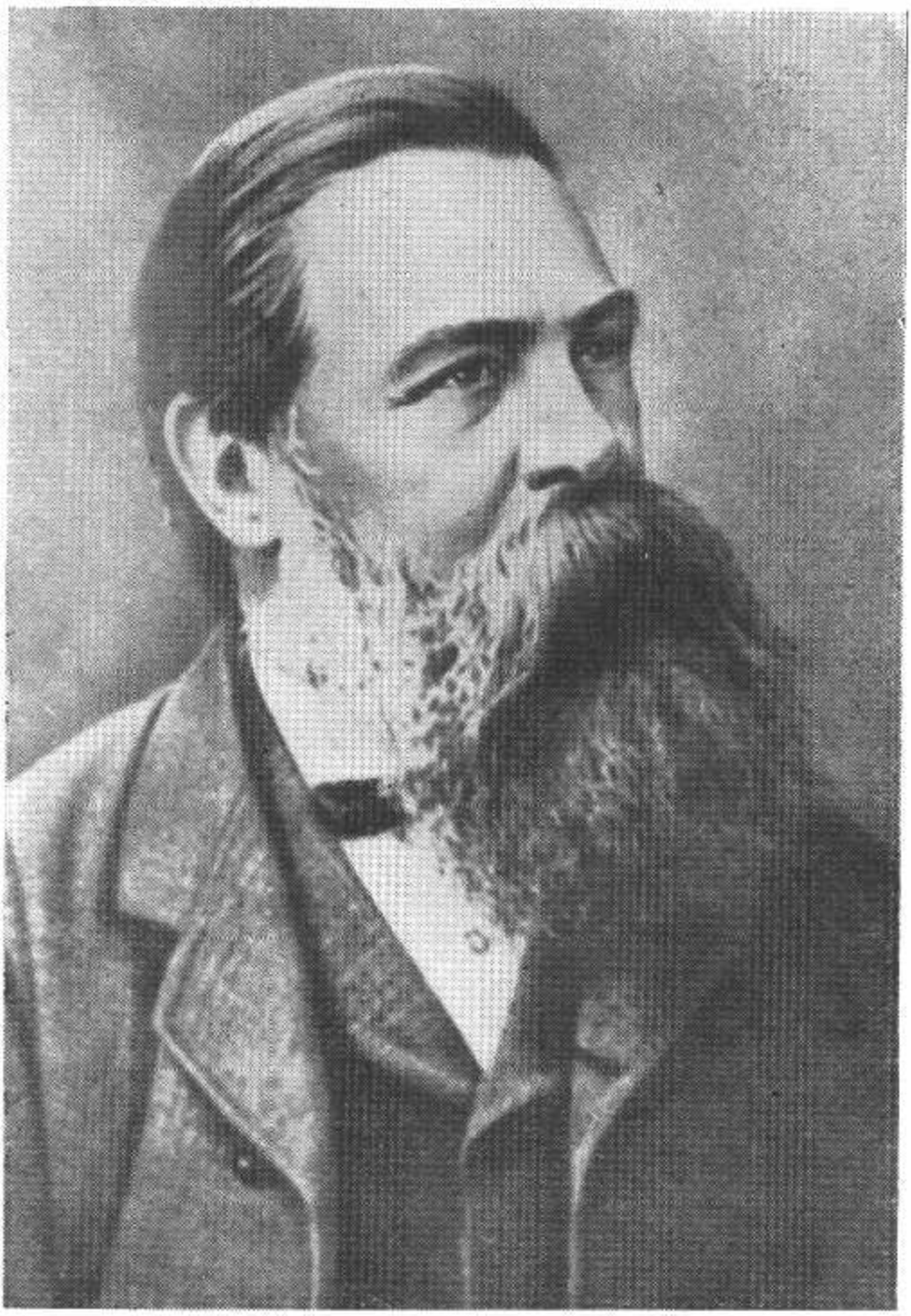
苏联共产党历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29　插页8　字数596,000
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000

书号 3074·662　　定价（六）2.95元

内部发行





《苏联共产党历史》总编委：

彼·尼·波斯别洛夫(主编)、叶·伊·布加耶夫
列·费·伊利切夫、维·阿·卡尔宾斯基、德·米·库金(副主编)
伊·伊·明茨、伊·德·纳扎连科、鲍·尼·波诺马廖夫

第一卷编委：

彼·尼·波斯别洛夫(主编)、阿·弗·科斯京(副主编)、
斯·尔·季塔连科(副主编)、马·萨·沃林、
姆·亚·格弗捷尔、弗·恩·彼得罗夫、阿·弗·罗曼诺夫、
弗·尤·萨梅多夫、格·巴·弗兰措夫

第一卷译校者：

彭卓吾、徐鸣珂、王　澍、王士云、任建华、
刘　建、翟民刚、项国兰、蒋素琴、赵国顺、
王丽华、李桂兰、孙凌齐、李永全、张正芸

审订者：

屈　洪

出 版 说 明

这部多卷本《苏联共产党历史》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根据苏共中央决定于1960年开始编写的。主编是彼·尼·波斯别洛夫(后为彼·尼·费多谢耶夫)。1964年由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开始出版。全书共六卷（九册)。各卷的标题是：第一卷《布尔什维克党的建立》(1883—1903年)；第二卷《布尔什维克党为推翻沙皇制度而斗争》(1904—1917年2月)；第三卷《共产党——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组织者》(1917年3月—1920年，上册包括1917年3月—1918年3月，下册包括1918年3月—1920年)；第四卷《共产党为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而奋斗》(1921—1937年，上册包括1921—1929年，下册包括1929—1937年)；第五卷《伟大卫国战争前夕和战争年代以及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时期的共产党》(1938—1959年，上册包括1938—1945年，下册包括1945—1959年)；第六卷(1959—)。这部书原计划于十月革命五十周年时出齐，但直到1980年才出到第五卷下册(各卷出版时间为：

出 版 说 明

第一卷—1964 年；第二卷—1966 年；第三卷上册—1967 年，下册—1968 年；第四卷上册—1970 年，下册—1971 年；第五卷上册—1970 年，下册—1980 年）。

根据苏共中央决定编写的苏共党史一共有三部，第一部是1938 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二部是 1959 年出版的由鲍·尼·波诺马廖夫主编的《苏联共产党历史》，第三部就是 1964 年开始出版的这部多卷本《苏联共产党历史》。前两部都是一卷本的简史，属于教科书性质，这部多卷本党史则是被他们称作具有很大价值的科学巨著。这部著作的特点是史料比较丰富，大量引用了各种文献资料，其中包括以前未曾用过的档案资料。在内容方面，除了着重阐述党的缔造者和领袖列宁的活动，还包括从上到下各级党组织的活动、党的干部和先进的工人革命家的活动。现将全书各卷译出，陆续出版，供研究工作者参考。

序　言

“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的党，也就是要教育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规划并组织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剥削劳动者在没有资产阶级参加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①

列宁

苏联共产党经历了艰难而光荣的途程，它从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和团体发展成了一支拥有千百万人的大军——共产主义建设者的先锋队。列宁的党经历了三次革命烈火的锻炼。它所进行的那种自我牺牲的英勇斗争和创造性活动，对我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192页。

们祖国的历史命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全世界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俄国劳动者摆脱了沙皇制度、地主和资本家的长期压迫，建立了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在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年代保卫住了这个国家，取得了打败德国法西斯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他们把自己的国家从落后、黑暗和人民无权的状态提到了人类进步的高峰。

共产党由于全心全意地为劳动人民服务而赢得了苏联人民的热爱和信任，赢得了全世界劳动者的尊敬。

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是包括胜利与失败、成功与挫折、克服种种艰难困苦、向着共产主义思想的胜利奋勇前进的经验。苏联共产党的这种极其丰富的经验充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宝库，充实了国际工人运动、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出版的多卷本《苏联共产党历史》，是要阐明党所经历的整个历史道路，用具体的实际材料揭示出党的发展规律，总结党在各种历史条件下的革命斗争、改造活动和组织建设等多方面的经验。这部多卷本党史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全面研究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苏维埃国家的创始人、天才的思想家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的革命活动，揭示出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所作的新贡献和列宁的理论遗产在现阶段的巨大意义。

科学地编纂苏联共产党历史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要首先深刻阐述劳动群众和工人阶级的革命创造性。工人阶级在新型政党的领导下，正在完成自己解放所有被压迫者的历史使命。党

的历史包括从下到上所有党组织的活动，包括党的干部、先进的工人革命家的活动，这是党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苏联共产党历史》的编者遵循列宁主义的党性原则，这个原则要求把严格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原则性以及布尔什维克的彻底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作为这部多卷本著作的基础的另一个重要原则是历史主义原则，它要求在考察事实和事件时要根据具体的历史实际情况，要看到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要考虑到阶级力量的配置和对比情况。列宁写道："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只是(α)历史地，(β)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①

《苏联共产党历史》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以及列宁的战友和学生们的思想遗产。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以及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是全面阐述布尔什维主义历史的重要依据。各种文件资料，其中包括档案资料，也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

苏联的历史学著作尽管在束缚党史科学发展的斯大林个人崇拜影响下犯过一些错误，作过一些主观主义的歪曲，但对苏联共产党历史的研究还是作出了不小的贡献。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开始了党史科学发展的新阶段。在这些年，历史学家们发表了大量的实际材料，研究了许多关键性问题，就各地方党组织的历史写出了一系列概要和专题著作。

---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第238页。

序　言

这部多卷本著作的编者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所有文件进行了研究，竭力严格按照历史的真实情况来叙述各种事实和事件。

全世界都深信，共产党及其创始人和领袖列宁对社会发展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所有进步的人们对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对列宁的生平与活动的兴趣越来越大。同时，共产主义的敌人却企图歪曲我们党的历史，诬蔑我们党的历史，把布尔什维克描绘成脱离工人阶级、脱离人民的“一小撮密谋家”。资产阶级的历史伪造者依据那些遭到破产的反对列宁主义的人即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以及其他投敌变节分子的回忆录和“著作”，企图把十月革命说成是布尔什维克“偶然”夺得政权。在他们看来，苏联人民在国内战争年代战胜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分子，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年代粉碎德国法西斯也都是“偶然”的。

这部多卷本著作将有助于满足当代所有进步的人们对我们党的历史的兴趣，将揭露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伪造者、修正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他们否认我们胜利的历史规律性，恶毒诽谤苏联共产党，力图贬低它的威信，削弱它对全世界劳动者的革命化影响。

预定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历史》，是一部科学巨著。它的使命是帮助人们掌握党在其整个存在时期所积累起来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经验和理论财富，创造性地运用这些经验和财富去解决争取民主、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斗争中的迫切任务。学习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会使人民回忆起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的革命传统，将有助于造就

新人——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积极战士，有助于培养苏联人对党和人民的伟大革命成就产生高尚的爱国主义的自豪感。

《苏联共产党历史》的问世，将有助于现代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掌握苏联共产党的极其丰富的经验。

*　　*　　*

党从产生之日起直到我们今天为止，它的全部活动的基本内容就是：为推翻剥削者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苏联共产党的新纲领中指出："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上，党都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学说为指导来解决党的纲领科学地规定了的任务。"①

共产党是在二十世纪初登上政治舞台的。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资本主义已进入自己的最后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它给各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加重了对他们的经济压迫和政治压迫，造成了全面的反动，把生产力消耗在对殖民地的冒险和为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流血战争上。但是，正是这个进入自己最高也是最后阶段的资本主义，却为过渡到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既创造了比以往更加广泛的客观前提——技术的和经济的前提，也创造了更加成熟的主观前提——千百万群众的组织性和觉悟性的不断提高、抗议和反抗的不断加强。新的历史时期，即充满革命风暴和社会震荡的时期开始了，在这个时期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将是无产阶级。

---

① 参看《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1961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64 页。

序　言

历史赋予工人阶级以伟大的使命，这就是领导劳动者进行解放斗争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同时，革命的经验教训、国际工人运动和人民群众解放斗争的经验教训表明，无产阶级只有建立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独立革命政党，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这个理论就是科学共产主义，它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天才所创立的；在新的条件下，列宁及其战友和学生们发展了这个理论，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们也共同发展了这个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始人号召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政党，这个政党代表的是与全体被剥削者的利益相一致的无产阶级运动的根本利益。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一国际中的全部活动都是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在第二国际时代，它的革命的一派，即马克思主义派，继承了无产阶级伟大导师的传统。

但是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那些在巴黎公社被镇压后革命运动处于低潮条件下、在相对和平发展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西欧各社会民主党，已开始暴露出自己的弱点。小资产阶级分子纷纷涌入这些党内，这就加强了它们机会主义的动摇，使它们产生了在现存制度范围内取得无产阶级彻底胜利的幻想。第二国际的许多思想家和领袖越往后来就越倾向于以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让步来换取同修正主义者的和解。在第二国际的西欧各党内，改良主义的一派，即机会主义派，日益加强，而斗争精神与忠于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伟大理想的精神却逐渐消失。由日益

增长的工人贵族所滋养的改良主义，不断扩大自己的阵地，并最终葬送了第二国际。历史的教训表明，在新时代必须象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勇往直前，从预备的、合法的、做了机会主义的俘虏的工人阶级组织，进到能够不限于合法活动，能够不受机会主义叛变危害，‘为政权而斗争’，为推翻资产阶级而斗争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组织”①。

为了战胜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敌人，为了打碎实行压迫和使用暴力的军事官僚机器，无产阶级需要有这样一个党：这个党要能够体现出理论思想和革命行动的统一；这个党应由遵守纪律的、有坚强的精神和意志的战士所组成，他们懂得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们坚信自己的事业是正确的和不可战胜的，他们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这个党本质上敌视一切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它以悠久的革命传统为依据，以彻底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基础；这个党对资产阶级采取不调和态度，反对实行妥协政策，它勇敢而又坚强，能够执行灵活的政策，能够在任何情况下进行斗争，即不管是在革命高涨时期，还是在革命浪潮消沉低落、反动势力暂时胜利时期，都能进行斗争；这个党能够掌握各种各样的策略手段和组织形式，以保证达到主要的目的：使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用革命手段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

因此，新型政党在俄国的产生不仅具有一国的意义，而且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布尔什维主义是由俄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

---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656页。

人运动的全部进程产生的。

列宁的党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最坚固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是西方社会主义运动以及俄国革命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所创造的全部精华的理所当然的继承者。列宁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内开展革命活动时，密切注视俄国各族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并利用了这一运动的历史经验。

不能把正是俄国成为新型政党和列宁主义的发祥地一事看成是偶然的。它有其客观的历史规律性。历史的发展要求俄国工人阶级在新的时代开辟社会革命的第一阶段，为全人类铺设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就已写道："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队伍了。"①

恩格斯反对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历史悲观主义，他在给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对俄国"伟大而天赋很高的人民"的生命力和俄国的革命前景作了预见性的评价。恩格斯在指出资本主义的消极方面和它带给人民群众的巨大痛苦的同时，还指出了资本主义在国家发展中的进步作用。他写道："……资本主义正在展示出新的前景和新的希望。请看它在西方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事情吧。象你们的民族那样伟大的民族，是经得起任何危机的。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只有活动方式在改变。让命运实现吧！"②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48—149页。

照列宁的话说，俄国“真是**饱经苦难才找到了**”① 马克思主义。俄国进步的思想界用了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间来寻求正确的理论，他们由于错误和迷误而作出了惨重的牺牲。大批无畏的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为人民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六十至七十年代以及八十年代初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给了专制制度以沉重的打击，但是他们未能战胜强大的敌人。他们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人民革命，因为当时进行这一革命的历史条件还没有完全成熟，通向这一革命的正确道路还没有找到。

在这部多卷本苏共党史中恢复了列宁对革命民粹派的评价。列宁从来不把革命民粹派同后来的自由主义民粹派等同看待，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透过民粹派乌托邦的外壳细心辨别农民群众真诚的、坚决的、战斗的民主主义的健全而宝贵的内核。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可以看到辨别这种宝贵的民主主义内核的一贯趋向。总有一天，历史学家会系统地研究这种趋向，并且考察出这种趋向同二十世纪头十年内被称为‘布尔什维主义’的那种思潮的联系。”②

列宁在对革命民粹派这些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功绩作出应有评价的同时，也对他们的空想理论、他们的无政府主义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性以及他们想“跳过”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的企图作了

---

①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82页。

② 《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433页。

全面的、彻底的批判。

二十世纪初，世界革命运动的中心由西欧移到了俄国。当时，西欧那些最大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已经结束，而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开始。在俄国，帝国主义时代的第一次反对沙皇制度、反对农奴制残余（这些残余同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直到最新的即垄断的资本主义交织在一起）的伟大的人民革命正在日益迫近。因此，各种社会矛盾空前尖锐。这在客观上为把全体农民、各被压迫民族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为确立无产阶级在整个民主运动中的领导权，以及最后为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条件。

列宁在 1902 年写道："历史现在向我们提出的当前任务，是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当前任务都更要革命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即摧毁这个不仅是欧洲的同时也是（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亚洲的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①

英勇的俄国无产阶级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中就已经动摇了沙皇政府这个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成为国际革命运动的先锋队。

列宁在 1909 年写道："沙皇政府在本国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打击下愈是不稳定，就愈没有力量去反对欧洲的自由。"②

俄国无产阶级政党是在实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即准

---

① 《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45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15 卷第 428 页。

备进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标志下建立起来的。在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1903年这个短短的时期内，它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从一些还没有同工人运动发生联系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发展成为以无产阶级高涨的革命积极性为基础的政党。

编者们在考察布尔什维主义形成的一些基本阶段时，力求尽量充分地展现在俄国工业中心和民族地区建立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组织的活动，这些组织同先进工人普遍建立了联系。把科学社会主义同群众性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则是由“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在列宁领导下首先开始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新型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萌芽。这个组织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因为列宁的党正是从它发源的。书中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作用的阐述给予了应有的地位。这次大会正式宣布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成立并发表了宣言，列宁对宣言的基本论点表示同意。

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党的发展中的最重大事件之一。它以自己的活动结束了党史上整整一个时期。

在这部多卷本的著作中展示了列宁和《火星报》为反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崩得分子和其他民族主义分子的机会主义，为克服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涣散和准备第二次代表大会所进行的紧张斗争。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正是在1900—1903年，先进工人通过英勇的努力“奠定了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的政党的基础”。①

---

①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89页。

序　言

在《火星报》时期，列宁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深刻地探讨了关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学说，认为党是工人运动同社会主义的结合，是无产阶级的政治领袖，是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为布尔什维克党这个新型的政党奠定了始基。布尔什维克党是由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萌芽，即列宁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发展而来的，是建立在《火星报》提出和制定的那些基本原则和组织原则之上的。

列宁写道：“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 1903 年开始的。”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我们党的第一个纲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彻底革命的纲领。在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唯有它明确地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认为这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和建设新社会的必要条件。纲领中还谈到了党的最近任务：推翻沙皇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有利于人民群众的广泛的社会经济改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是党为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斗争的强大武器。

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诞生，标志着解放斗争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一支强大的力量出现了，它能够充满信心地率领劳动者沿着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道路前进，它体现了“我们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列宁语）。

---

① 《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181 页。

列宁及其战友——布尔什维克党的缔造者们——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来回答俄国现实生活中的最迫切的问题。但是俄国问题、俄国工人运动的问题，同世界形势、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各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前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因为如此，所以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写道："俄国社会民主党认为自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军中的一支队伍，它所追求的最终目的也就是其他各国社会民主党人所要达到的目的。"①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解决俄国革命问题的过程中，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宁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史上的新阶段。**列宁主义是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崩溃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民主革命和殖民地民族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党从自己的领袖和导师那里继承了创造性地认真地对待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传统。党是在进行不可调和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这就是既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斗争，又进行反对以高喊"左"的词句为掩护的机会主义即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斗争。

列宁在谈到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时，在回答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反对哪些敌人的斗争中成长和壮大起来的这一问题时，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布尔什维主义最注意反对公开的机会主义即

---

①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1964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分册第 35 页。

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同时列宁又着重指出："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作长期斗争中成长、形成和得到锻炼的。"① 党一贯善于确定，在哪些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哪一种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倾向是主要危险。列宁的党过去和现在一直进行不倦的斗争，既反对公开的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又反对"左倾"机会主义；一直进行斗争，以争取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基础上实现国际革命运动的统一，反对各种各样的削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整个反帝战线力量的分裂行动。

布尔什维主义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坚决反对用教条主义态度来对待理论，就不能容忍用死扣字眼的态度和假马克思主义的学理主义态度来解决不断发展的革命工人运动的迫切问题。列宁教育党要批判地认识现实，要用群众斗争的经验来检验我们的口号和理论原理，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具有自我批评的精神，要勇于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他认为对待错误的态度是评价真正的革命者和革命政党的一个重要的标准。

列宁写道："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②

我们这个新型政党的特点就是它同人民保持着经常的联

---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88页。

② 同上书，第213页。

系。列宁的党作为现代社会最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一出现就反映了无产阶级的思想，提出了**率领全体人民实现社会主义、唤起人民群众自觉地创造新生活的伟大任务。**

布尔什维克党的诞生本身就已证明，俄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已十分成熟，它决心率领被压迫群众为争取自身的解放而进行革命战斗。我们党是在彼得堡、莫斯科、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索尔莫沃、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顿巴斯、乌拉尔、巴库及其他工业中心的许多工人区和工厂里诞生和成长起来的。英勇的俄国工人阶级的全部历史，其中包括七十年代末第一批无产阶级组织的历史，都可以证明，党在无产阶级运动中有着非常深厚的根基。

先进工人在建立列宁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还是列宁的《火星报》的积极活动家。从二十世纪初起，工人革命家开始代替老一代的知识分子革命家。在革命斗争的每一个阶段上，都有来自工人阶级的新的力量加入党。火星派、真理派这些光荣的称号象征着一代又一代的新战士投入革命，象征着他们相互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继承性。

苏联共产党真正是英勇的俄国工人阶级的产儿。

第二国际的右派首领们和俄国的孟什维克认为，工人政党不能提出把农民争取到自己方面来的任务，因为他们认为，农民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一帮。他们既然不关心无产阶级的同盟者，那就必然会使无产阶级遭到失败。共产党这个新型政党是群众的党。早在党的活动初期，列宁就号召社会民主党人到居民的各个阶层中去。他指出，无产阶级要时刻记住自己在资

产阶级社会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和自己所肩负的使人类摆脱经济雇佣奴役制这种特殊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它应当举起“为自由而斗争的全民的旗帜”①，成为争取民主的先进战士。

列宁曾经预见到：**工人阶级的作用将比它在全体居民中所占的比重大得和重要得不可比拟。**第一次俄国革命就已光辉地证实了列宁的这个预见。

列宁的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还在于它承认组织对于工人阶级完成自己历史性的解放使命具有特殊的作用。列宁把组织问题提到了关于党的建设的科学的高度，号召大家要大胆地创造新的组织形式。从列宁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开始，在几年之内就建立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并根据革命的任务进行了改组。在同劳动者的不断接触中，逐渐形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民的代言人、群众的宣传家和组织家这样一种类型的人。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为领导群众向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堡垒冲锋的出色的组织者。

列宁的党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彻底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它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民族狭隘性、反动思想和反动政策、种族的和民族的排他性针锋相对。布尔什维克党逐渐形成为沙俄帝国境内各个民族的先进工人的政党。它在致力于全体劳动者的社会解放这一主要任务时，从来没有忽视过民族解放和消灭沙俄这一各民族的监狱的任务。

列宁的党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一支

---

① 《列宁全集》第5卷第256页。

队伍在活动。它在自己的整个历史中始终遵循马克思的指示："过去的经验证明：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当存在的兄弟团结，忽视那应该鼓励他们在解放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就会使他们受到惩罚，——使他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①

共产党把为本国劳动者服务同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党在进行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时清楚地知道，这将有助于全世界的解放运动。列宁自豪地说："俄国无产阶级不惜任何牺牲，要使全人类摆脱沙皇君主制度的凌辱。"② 我国工人阶级和各族人民，为了社会主义和人类进步，不惜任何牺牲，推翻了剥削制度，继而建立了新社会并英勇地保卫着它，使它免受世界帝国主义的侵犯。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型政党善于使人民相信自己政策的正确性，它同人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只有在这样的党的领导下，获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经受住一切考验并积聚巨大的力量，成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牢不可破的堡垒。苏联共产党是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它在进行政治活动和实践活动时总是考虑到世界解放运动的利益。忠于列宁遗训的党，过去和现在始终执行真正的国际主义策略，尽力做到"在一个国家内所能做到的一切，以便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③，并根据自己的力量和具体的历史条件来选择援助的形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4页。
② 《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570页。
③ 《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677页。

式。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党无论过去和现在一直受到世界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世界各大陆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情和积极支持。

*　　*　　*

布尔什维克党在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斗争中成长为千百万群众的真正的领袖。在大约十五年的较短时期内，党制定了并在革命战火中检验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学会了创造性地发展和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党在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整个阶段的主要战略任务，就是要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这个推翻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决定性条件，把最广泛的劳动者阶层和俄国各民族边区的被压迫民族吸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这个任务是在反对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首先是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尖锐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中解决的。同时，在民主革命阶段争取群众的斗争中，为了达到工人阶级的统一，布尔什维克曾经同那些在工人运动中进行活动的其他政党和社会团体、同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代表达成过协议或结成联盟(“左派联盟”策略)。

党不得不在异常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下实现自己在无产阶级阶级搏斗中的先锋队作用。战争年代代替了和平年代，革命低落时期代替了革命高涨时期，警察残酷迫害的条件代替了比较合法的工作条件。这就要求党要具有极其敏锐的洞察力；要善

于迅速地了解事变并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要非常灵活而又坚定不移地执行政治路线，要有奋不顾身的革命英雄主义。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在领导群众革命运动这一紧张的实际工作中，常常把这种紧张的实际工作与同样紧张的理论工作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党的领袖的著作中明确地回答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所有迫切问题，深刻而科学地论证了党的政策、党的工作方式和方法。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列宁制定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策略；以新的观点提出了革命的动力问题、无产阶级作为革命领导者的作用问题、农民作为无产阶级同盟者的问题。

在解决非常重要的党的策略问题时，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和教条式的机会主义路线发生了冲突。孟什维克从第一次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这个一般真理的单纯逻辑发展中去寻找具体问题的答案，硬说什么既然是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的领导者就应当是自由派资产阶级，政权就应当转到自由派资产阶级手中。列宁指出，这些观点“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并且完全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嘲笑”①。列宁不仅对俄国的、而且对全世界的历史发展条件的变化作了分析，从而制定了具有非常深远意义的原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是直接依靠获得胜利的人民的新型政权。

列宁关于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最大贡献。列宁的学说给了托洛茨基

---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8页。

的不断革命的“理论”以毁灭性的打击，托洛茨基“理论”的出发点是否认农民的革命性，把俄国革命的胜利看作仅仅是“推进”西方革命的手段。孟什维克认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必然存在着一个很长的全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时期。这个陈旧的观点也被列宁摈弃了。

列宁认为农民运动是革命过程中的一股强大洪流，所以他十分注意土地问题，并科学地论证了布尔什维克关于没收地主土地和把全部土地国有化的纲领。这个纲领同争取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方针，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在革命的两个阶段中，在把农民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1905 年的革命证实了布尔什维克策略的正确性。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已经成为一个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第一次俄国革命虽然按其社会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按其斗争方法、按工人阶级所起的主导作用来说，它却是一次无产阶级革命。俄国无产阶级在 1905 年的革命中就已经给人类作出了为争取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榜样。在这一斗争中诞生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列宁天才地预见到它是革命新政权的萌芽。第一次俄国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大大地推进了俄国社会的发展。

1905 年的光荣革命传统是工人阶级在 1917 年 10 月获得胜利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在第一次俄国革命失败后反动势力猖獗的时期，以及后来

在新的革命高涨和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年代，列宁的理论思想从来没有忽略过任何一个比较重要的党的思想、纲领、政策和策略问题以及党的组织原则问题。它不仅一步也没有落后于迅速变化的形势，而且远远超过了事变，预见到事变未来的进程和结局。在这些年代，列宁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回击了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修正主义者的攻击，并根据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他从理论上深刻地论证了布尔什维克的民族纲领，对分离无产阶级、削弱无产阶级力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予以无情的打击。**为了战胜帝国主义，工人阶级需要的不是民族主义，而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就是列宁关于民族问题学说的基本结论。**

在反动势力获得暂时胜利的年代，各种“同路人”都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自由派直接投到了反革命方面，并开始颂扬沙皇政权，讥笑“为人民服务”、“社会福利”等概念，百般辱骂革命和一切革命现象。在这些年代，异常尖锐地提出了保存和巩固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战斗先锋队的任务，提出了巩固和扩大党同群众的联系的任务。

列宁为捍卫党、反对孟什维克取消派而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因为孟什维克取消派否认新的革命高涨的可能性，反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要求取消秘密的马克思主义党。改头换面的取消派即所谓召回派具有同样的危险性。召回派把革命急剧高涨时期抵制杜马的正确策略，不加批判地搬到了必须把各种斗争形式——合法的和秘密的——结合起来才能保存党和积聚革命力量的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所以能够保存和巩固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核心，只是因为他们在同右的和左的取消派、以及同托洛茨基推行的无原则的假统一政策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中，坚持并发展了党的革命原则和策略，充实并改善了组织形式。

实际生活证明布尔什维克恢复群众性的工人阶级政党和从下面来巩固工人阶级的统一的路线是正确的。

俄国绝大多数觉悟工人在党性原则的基础上团结到了布尔什维克的周围。

《真理报》在维护党性的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如果说在布尔什维主义诞生时期拥护列宁《火星报》的只有几千名先进工人，那么在 1912—1914 年间拥护《真理报》的就已经有几万名以至几十万名工人，他们构成了俄国觉悟的无产阶级的绝大多数。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一切社会主义政党来说，对国际工人运动来说，是一次最大的考验。第二国际领袖们的背叛行径有可能使社会主义的威信下降，使它在各族人民的心目中不再成为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争取各民族和平的斗争有密切联系的力量。俄国布尔什维克以反对社会沙文主义的奋不顾身的行动挽救了社会主义的理想。我们的党不仅顶住了沙文主义和背叛行为的浪潮，而且勇敢地逆潮流而进，从而捍卫了被第二国际领袖们所可耻背叛的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事业。布尔什维克团结了西方各社会民主党内的左派即国际主义派，从而为建立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打下了基础。

列宁在世界帝国主义大屠杀的情况下写了一系列论述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著作，确定了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对待正义战争和

非正义战争的态度，揭露了帝国主义时代战争的阶级实质和起因。

列宁制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策略路线。他提出的使本国政府失败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充满着彻底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这些口号不仅针对我们的党，而且也针对世界上所有的工人政党。

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列宁根据大量的实际材料研究了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和实质，指出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列宁证明，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跳跃式的，由此他作出了一个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单独一个国家或者在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而不可能同时在所有的国家取得胜利。

这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重大贡献。这就为工人运动及其先锋队指出了光明的前途，为它们发挥革命主动性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在战争年代里，特别是在 1917 年 2 月和 10 月那些暴风骤雨的月份里，天才的列宁不断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给它增加了许多新思想和新原理，这就是：关于革命形势问题；关于无产阶级必须领导各阶级和各社会集团反对各种压迫的革命斗争，以便把它们引向一个共同目标——推翻帝国主义的问题；关于民族解放运动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后备力量问题；关于苏维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问题；关于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同

形式问题；关于起义是一种艺术问题，等等。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无产阶级专政、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的学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同群众保持经常联系的党，大胆而坚定地解决了革命所提出的许多极其复杂的任务。它迅速地抓住形势的变化并根据这种变化制定出自己的策略路线，及时地从革命发展的和平形式转为非和平形式。

列宁在他的四月提纲及其他一些著作中所论证的革命和平发展的策略已经为我们党在实践中试验过了，它帮助我们党积聚了革命力量。列宁十分珍视无产阶级和平夺取政权的可能性，为此他甚至容许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达成暂时的妥协。他写道："我认为，只是为了革命的这种和平发展（这种可能性在历史上是非常小的，是非常可贵的，简直是小到了极点的），只是为了这种可能性，主张世界革命，主张采取革命方法的布尔什维克才可以而且应当谋取这种妥协。"①

但是革命发展的和平道路被资产阶级破坏了。资产阶级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直接帮助下，对工人阶级使用了暴力，迫使工人阶级用暴力予以回击。党把准备武装起义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和进行期间，革命中两条路线即布尔什维克路线和孟什维克路线的斗争具有特殊的意义。孟什维克老是喋喋不休地说，俄国由于生产力不够发展，无

---

①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01页。

产阶级人数不多，所以还没有成熟到足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还说什么革命应当首先在西方，在那些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完成。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某些机会主义分子也在为孟什维克帮腔。

列宁彻底粉碎了孟什维克及其第二国际中的同伙们的这些论据。列宁痛斥了他们政治上的怯懦和不敢离开资产阶级的恐惧心理，痛斥了他们那种冒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却带有反革命性质的僵死的教条主义。“在整个历史上，特别在战争期间，站在原地不动是不可能的。不是前进，就是后退。在二十世纪的俄国，在用革命手段取得了共和制和民主制的俄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不采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步骤……要想前进是不可能的。”①

列宁写道，孟什维克“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却迂腐到了极点，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是一窍不通的”②。

列宁所表述的**革命基本规律**在十月革命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条基本规律是：只有当社会的“下层”不愿照旧生活并准备为改变旧制度而战斗，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时，只有当触动各阶级（既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剥削者）的全国性危机发生时，革命才会发生。

十月革命反映了俄国劳动者对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向往。十

---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163页。

② 同上书，第4卷第689页。

月革命所依靠的客观历史条件是：世界上最革命的工人阶级（它由于集中在大的和最大的企业中而使它的力量无比强大）；工人阶级同革命农民的联盟（这使俄国工人阶级成了大多数人民意志的代表者）；人民对帝国主义战争及其罪魁祸首的仇恨，人民群众对和平的渴望。十月革命的领导力量是思想上经过锻炼的、有组织的、依靠自觉的铁的纪律而紧紧团结在一起的布尔什维克党。

苏联共产党党纲，对于为什么正是俄国第一个冲破了世界帝国主义阵线、为人类开辟了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说明。

“俄国曾是帝国主义体系中最薄弱的一环和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同时，在俄国形成了社会主义获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俄国工人阶级以其具有世界上最高的革命性和组织性而著称，它有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领导它的是一个用先进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在阶级搏斗中锻炼出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布尔什维克党把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全民争取和平的运动、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俄国各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汇合成一股革命的洪流，并引导这些力量去推翻资本主义。”①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拯救了我们的国家，使它摆脱了民族的灾难和帝国主义列强的洗劫。

由于推翻了剥削阶级的统治和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我们

---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第169页。

党的**第一个纲领**就得到了实现。

★

无产阶级在俄国夺得政权，便在人类的全世界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资本主义覆灭和人类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纪元。旧世界崩溃了。新世界在战争及其后果所造成的苦难中诞生，而一切反动势力都起来反对这个新世界。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党进入了自己历史上的新时期。如果说前一阶段党的主要任务是破坏旧社会，那么在新的时期被提到首位的则是**建设性的**任务。党遵循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第二个党纲**，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织了对整个经济制度的改造。列宁指出，党纲“应当成为我们经济建设的纲领，不然它就不能作为党纲”①。

列宁对群众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创造性活动的最初经验加以仔细研究和分析，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并把它加以具体化，制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计划，这一计划的基本环节包括国家的工业化和电气化，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文化革命。

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的首领们断言，在俄国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所以也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列宁揭露他们那些教条主义的、公式化的、反革命的论据时写道：

---

① 《列宁全集》第31卷第467页。

“……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①

列宁指出，在苏维埃国家赢得了同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以后，我们的经济成就正在而且将要对国际革命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他满怀信心地预言，将有那么一天，“我们的共产主义经济建设就会成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的欧洲和亚洲的榜样”②。

社会主义经营管理的一些根本原则在列宁的著作中得到了详细论证，并在他的领导下第一次被付诸实施，这些原则是：经济发展中的计划原则，对劳动标准和消费标准的计算和监督；优先发展重工业；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实行最严格的节约制度；在国民经济管理方面实行民主集中制。列宁制定的这些指导社会主义经济的各项原则的最基本的精神就是要日益广泛地吸引劳动者参加管理国家建设和经济建设，千方百计地提高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和政治积极性，始终不渝地发扬苏维埃民主。

列宁制定了无产阶级国家的新经济政策，它取代了由于战争和国家遭到破坏而被迫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适用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保证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不断增长、用社会主义因素排挤资本主义因素、消灭剥削阶级。在以列宁为首的党的领导下，根据自愿原则建立了新型的多民族的苏

---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92页。

② 同上书，第401页。

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它成了建成社会主义的强大杠杆。

列宁规定了社会主义在我国胜利的基本条件，既包括内部条件，也包括外部条件。这些条件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工人阶级在社会生活和创造新事物的一切领域中的领导作用；巩固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加强我国各民族的友好和合作；巩固共产党的统一和团结，保证实行集体领导；奉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就是说，由苏维埃国家支持全世界的解放运动，而由国际无产阶级援助第一个工人阶级的国家；各国工人，首先是共产党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团结一致。

列宁在 1919 年建立的共产国际团结了国际工人革命运动的队伍，用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根据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关怀备至地培育各国年轻的共产党及其领导骨干，帮助那些新产生的党，使之变成群众性的、能够针对本国的民族特点和历史特点来发展革命理论的党。

列宁认为，维护和平是人民群众进行创造性劳动的主要前提，是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条件，并且根据这一点来指导苏维埃国家的对外政策。

在新的历史阶段党的领导作用大大加强了，党的活动变得更加紧张更加广泛了。党成了执政党，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和指导力量，它是历史上第一次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中第一个掌握了在和平条件下和战争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多方面实践经验的党。党的一切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都增添了新的内容。党在苏维埃中的

活动旨在发展和完善依靠群众的直接首创精神和主动精神的新型国家政权。党对劳动群众志愿参加的组织如工会、共青团、合作社等的领导，保证了这些组织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由于种种历史情况，在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克服极大的困难。这些困难之所以产生，首先是由于存在着敌对的资本主义的包围。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不得不经受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经济封锁和经济破坏、各种阴谋诡计和破坏活动、怠工行为、反革命恐怖活动以及其他种种考验。帝国主义者不让苏维埃国家迅速地大步走向社会主义，因为那样的话，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织社会具有优越性的预言就会立即得到证实。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国家是单独一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好象是处于一望无际的资本主义国家海洋中的一个孤岛。而这也就决定了并未放弃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希望的剥削阶级要进行顽强的反抗。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在最初几个阶段，充满尖锐的阶级斗争。

主要困难之一是俄国几百年来的落后状态，小资产阶级在国家的人口中占有数量上的优势。这就使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变得非常复杂，并且使争取领导动摇成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斗争变得异常尖锐。

由于缺乏必要的经验，也增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苏维埃国家是在历史上第一个为全人类通往社会主义而拓荒开路的国家。党必须试验、寻求最合适的建设的形式和方法，抛弃经过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东西。同时并不是始终都能够避免各种

挫折和错误，而党也不断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

党内的思想斗争是阶级敌人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向党进攻的反映。许多派别和集团，包括右的和“左”的，妄图使党离开其列宁主义道路。严酷的党内斗争决定着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命运，决定着苏维埃国家的未来，归根到底也决定着世界发展的前途。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久，党就不得不在能否进行革命战争去反对正在进攻的而且是比较强大的德帝国主义这一非常尖锐的问题上经受同“左派”共产主义者和托洛茨基的斗争。“左派”共产主义者疯狂地反对缔结和约，认为这是同帝国主义者实行在他们看来是“不能容许的”妥协。他们发表充满“奇谈与怪论”的声明，说什么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甚至冒丧失苏维埃政权的危险也是合适的。左倾机会主义派别硬要党和国家去进行政治冒险。如果党当时不顶住“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进攻，苏维埃政权肯定会灭亡。

列宁对我们党内和国际舞台上的“左倾”空谈家痛加鞭挞，因为他们不愿意考虑客观形势，傲慢地否定一切妥协，力图用战争的办法去“强行推动”其他国家的革命。

列宁写道：“也许起草人以为，国际革命的利益要求强行推动国际革命，而能强行推动这种革命的，似乎只是战争，决不是和平，和平只会给群众造成帝国主义‘合法化’的印象。这类‘理论’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始终否认‘强行推动’革命，因为革命的发展要看产生革命的阶级矛盾的尖锐程度如何。这种理论同认为武装起义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是必

须采取的斗争形式的观点，是一模一样的。”①

在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列宁的路线取得了胜利。国家得到了必要的喘息机会并开始采取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据地保存下来了。

以后，在反对缺乏信心者和投降主义者、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者、大国沙文主义者、地方民族主义者以及其他敌对集团的尖锐斗争中，苏联共产党捍卫了列宁关于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

托洛茨基分子在“左的”词句掩护下企图从思想上解除苏联工人阶级的武装，硬说我国在技术和经济方面的落后状态是建成社会主义不可克服的障碍，只要在不远的将来苏联人民得不到其他各国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支援，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是不可能的。从托洛茨基的主张自然得出一个投降主义的结论：如果最近不发生世界革命，就不可避免要倒退到资本主义。托洛茨基断言：苏联经济将永远处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控制之下”。同 1918 年一样，托洛茨基分子实质上是妄图迫使党采取已经受到列宁谴责的用战争办法“强行推动”其他国家革命的冒险主义策略。

托洛茨基主义也和“左派共产主义”一样，是被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困难吓破了胆的小资产者的悲观失望心理的表现，它力图把一条形式上极端革命而实质上是投降主义的路线强加给党和国际工人运动。托洛茨基主义的特征是政治上毫无原则、大搞派别活动和分裂活动、否定党性。它同被各兄弟党抛弃的形

① 《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441 页。

形色色变节者和叛徒勾结在一起。托洛茨基主义在响亮的“左的”词句掩护下，实际上是站在孟什维主义的立场上，否定社会主义在苏联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党十分正确地谴责托洛茨基主义是一种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后来托洛茨基分子变成了以第四国际闻名的由分裂分子和叛徒组成的凶恶的反苏集团，多年来为满足国际帝国主义的社会需要而不断攻击苏联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攻击苏维埃国家，攻击社会主义阵营。

从思想上粉碎托洛茨基主义这一国际机会主义的组成部分不仅是我们党，而且也是结成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各兄弟党的功绩。

现实很快就清楚地证明了苏联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列宁主义路线是正确的。三十年代初，在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彻底动摇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世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结果基本上消灭了我国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这就令人信服地显示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苏联人民克服了自己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终于在很短的历史时期内使社会主义在苏联取得了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他们完成了各项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极其复杂的任务。其中包括：

——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它为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为保证国家的经济独立和国防威力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农业集体化，这是在经济关系和农民的整个生活方式

方面的一场伟大革命；

——文化革命，它使劳动群众摆脱了精神上遭受奴役和愚昧无知的状态，使他们具有了文化和科学财富，同时在科学、技术、文化等各个领域造就了大批人民的苏维埃的知识分子干部；

——消灭了剥削阶级和产生人剥削人现象的原因——生产资料私有制；

——在工人阶级、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形成了苏维埃社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统一；**

——解决了民族问题：保证苏联各族人民在政治上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消灭了他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不平等状况；

——许多原来落后的民族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些民族的经济、科学和社会主义文化都在突飞猛进；

——苏联各民族团结成为一个统一的亲密无间的大家庭，它们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兄弟般的合作得到加强；

——为不断增进人民福利创造了条件；

——发扬了社会主义民主——这是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民主，它保证**全体**公民享有广泛的政治自由和社会权利，保证他们积极参加管理国家、管理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朽思想的一曲凯歌，是苏联人民及其领导力量——苏联共产党的伟大爱国主义功勋。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是我们党、苏联劳动人民对国际革命解放运动事业、对争取全世界的和平和社会主义、争取社会进步和各国人民民族独立的事业的重大的国际主义贡献。苏共纲领写道：

“由于苏联人民的忘我劳动、苏联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人类获得了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在实验中检验过的建立社会主义的科学。通向社会主义的大道已经开辟。在这条道路上已经有许多国家的人民在前进。所有国家的人民迟早都要走这条道路。”①

如果没有发生给我们国家带来重大损失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一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格格不入的现象，那我们党和人民的历史成就还会更大些，为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而遭受的牺牲和损失就会小些。这种现象同列宁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有着深刻的矛盾。

但是，个人崇拜并未能阻止苏维埃社会向前发展、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动摇伟大列宁所创建并用革命精神教育出来的党的组织基础、政治基础和理论基础。

在严酷的战争年代，在同把整个欧洲淹没在血泊中、使整个欧洲布满骇人听闻的死亡集中营的德国法西斯主义进行艰苦的殊死斗争的时期，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及其不可战胜性，它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十分有力地显示了出来。我们党所执行的实行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列宁主义方针的正确性和及时性得到了明显的证实。

战争不仅表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和军事技术上的优越性，而且表明了由列宁的党教育出来的苏维埃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无比优越性，这表现在他们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无

---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第176页。

与伦比的群众性的英雄主义和坚强不屈精神、炽烈的苏维埃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苏联人民在捍卫自己国家的自由和独立的同时，也为解放深受法西斯奴役之苦的各国人民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苏联战胜希特勒德国的决定性条件之一是**共产党的领导**，是党在前线和后方的忘我的多方面的活动。在这艰难而又危急的时期，党和人民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特别有力地表现了出来，党作为劳动人民的领袖和组织者的威望提得更高了。党受到了巨大的锻炼，取得了在群众中进行工作的新经验。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苏联人民在和平条件下，在同恢复国民经济的极大困难进行的斗争中也表现出了群众性的英雄主义。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人力和物质财富方面都没有受到象苏联那样巨大的损失，而且可以有把握地说，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遭受这样的损失以后都会一蹶不振。但是，我们的党坚信人民的创造力，坚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提出了在短时期内，即在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恢复并超过战前国民经济水平的任务。党提出了更长时期的**基本经济任务**——在按人口计算的主要产品的生产方面赶上并超过各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在党的领导下，苏联人民在战后的最初几年就为发展和加强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工业方面，我国提前完成了战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诚然，原定的任务并不是全都解决了。还有许多疏漏和缺点，特别是在农业方面。但是，尽管如此，苏维埃制度的不可战胜的力量，党和人民的创造性的建设力量还是再次得到了证实。

苏联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胜利拯救了人类免于法西斯奴役的威胁，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局势，改变了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出现了无论对我们党和苏维埃国家进行建设性活动，还是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取得成就都更为有利的新形势。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战胜德国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对社会主义革命在欧洲和亚洲许多国家中的成功起了决定性的促进作用。由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奠定始基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产生了。按其意义来说，这是仅次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事件。现在已经不是我们一个国家，而是人类的三分之一正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在现代的条件下，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这一国际工人阶级的产儿，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的力量，决定着进步的历史发展的主要方向。帝国主义已经进入衰落和灭亡的时期。世界的社会发展速度空前加快了。

★

为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是苏联共产党历史现阶段的基本内容。苏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党的第三个纲领**照亮了苏联人民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这几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针对新的历史条件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主义。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诸如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的多样性

这样一些当代国际发展中的根本原则问题所作的理论分析，起了巨大的革命化作用，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气候，给了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以严重的打击。

1960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声明中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不但对于苏共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具有伟大的意义，而且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促进了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①。

党主动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斯大林所犯的重大错误、他对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破坏进行了坚决的原则性批判。社会主义胜利后斯大林就提出了一个同列宁主义相矛盾的论点，似乎随着社会主义阵地的巩固，随着苏维埃国家的不断前进，阶级斗争将会越来越尖锐，这个论点成了对完全无辜的人们，对党的列宁式的干部，对党、国家和军队的工作人员进行大规模镇压和采取专横手段的理论根据和辩解理由。个人崇拜在经济建设方面造成的严重后果揭露出来了。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遵照列宁的传统，说出了个人崇拜时期滥用职权的真相，坚决谴责了个人崇拜的思想和实践，开始恢复了列宁主义的党内生活准则和领导原则。苏联共产党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向全世界劳动人民显示了自己的列宁主义原则性和正义性。克服个人崇拜的后果，对用列宁主义精神教育党和国家的干部有巨大的意义，它教导领导者们永远不

---

①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1960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2页。

要忘记自己的义务、自己对党和国家所负的责任，它是对破坏集体领导、对某些领导者企图把自己放在特殊地位、不受党的监督的行为提出的一个警告。

党在消除阻碍我们前进的个人崇拜的后果时，坚决回击了社会主义的敌人企图用个人崇拜来抹煞党所进行的多年的活动，抹煞党对那些反列宁主义的派别和思潮进行斗争的历史意义，诋毁和一笔勾销党和人民在争取实现社会主义和建成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所取得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成就。

由于党执行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列宁主义方针，就为发挥劳动人民从事创造的积极性，为国家的生产力、科学和文化迅速达到新的高涨，为增加人民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我们国家在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进步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达到了新的境界。苏联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建成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任务，保证社会主义在苏联取得完全彻底的胜利以后，又开始了全面展开的共产主义建设。

党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三个党纲中，制定了在我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的宏伟计划，并从哲学、历史、经济和政治各方面对这个计划作了深刻的论证。这个计划的相互联系的基本环节是：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形成共产主义的社会关系和培养共产主义时代的新人。苏共新纲领总结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总结了国际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经验，科学地阐明了世界发展的前景。

党在新的历史环境中针对社会发展的新任务创造性地发展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候，得出了极其重要的新结论和新原理，为党的对内对外政策及其各项计划提供了理论根据。这些新结论和新原理是：关于在现代条件下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变为全民国家；关于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党的日益增长的作用；关于社会主义发展为共产主义的规律性；关于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的途径；关于形成共产主义的社会关系和培养新人；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的多样性；关于在当代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关于当前的时代的性质等等。

党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在正确结合对劳动实行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的基础上保证加速发展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不断增进人民的福利和加强苏维埃国家的国防实力。关心人民的福利，关心人民的幸福，是党的最高法则，是执行列宁的遗训。迅速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同资本主义进行和平经济竞赛中赢得胜利的保证，是对世界解放运动事业的最大的国际主义贡献。

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和苏联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国内和国外形势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党必须在这种变化了的形势下来发挥自己作为苏维埃社会的领导和指导力量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在阶级斗争的条件下进行活动，它是对剥削阶级实行专政的无产阶级的政党。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组织社会主义建设、确保社会主义的胜利，就必须实行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列宁指出："承认阶级斗争的必要性的马克思主义说：人类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社会主义。"①

---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835页。

在社会主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剥削阶级已被消灭、苏维埃社会只剩下思想上政治上团结一致的友好阶级以后，国家就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成了全民国家。在进行共产主义建设的条件下，工人阶级作为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最高形式相联系的最先进的阶级仍保持着自己的领导作用，但是工人阶级不再需要阶级统治，因为剩下的只是友好阶级了。

苏联共产党仍然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同时也变成了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了接受工人阶级世界观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体系的全体人民的党。这是党过去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从思想上教育和团结人民的全部活动的结果。

苏联共产党变为全体人民的党，使它增添了力量，更加扩大了它所依靠的社会基础，加强了它和人民的联系。

苏联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促进了党本身在思想上的团结。党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团结一致、坚如磐石。在为解决“谁战胜谁”这个问题而进行阶级斗争的条件下，对那些反列宁主义的派别和集团进行思想斗争是党的发展规律。目前已经没有产生任何机会主义派别的社会基础，已经没有当时曾经存在过的那种分裂党的危险。但是，这并不是说，个别的人，甚至是集团，现在就不会走上反对党的路线的道路。这可能是一些受资产阶级宣传影响的人或者是死抱住旧东西不放的落后的保守分子。大家知道，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列宁主义方针引起了反党派别集团的强烈反对，这个集团妄图使党再去采取由个人崇拜所产生的那些恶劣方法。党粉碎了分裂主义者，使自己的队伍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会的周围。

序　言

在新的历史阶段，作为苏联社会领导和指导力量的共产党的作用进一步提高了，它的活动范围大大扩大了。共产主义建设任务的空前规模和复杂性，人民从事创造的积极性的蓬勃高涨；社会主义民主的进一步发展；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具有的越来越大的意义，以及这一理论的发展和宣传——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党提高领导水平，不断改进党的工作方式和方法。

苏联共产党在自己的政策和实践活动中，在决定工作方式和方法的时候，依据的是对现实情况、对苏联社会发展中和国际生活中所发生的客观过程的准确估计。只有采取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所必须采取的态度，才能保证制定并顺利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历史的经验已经表明，忘记创造性的辩证方法，就必然会丢掉列宁主义的方针，导致教条主义、民族主义和政治上的冒险主义。

在建设共产主义的条件下，党认为，对劳动人民，首先是对青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具有巨大的意义。党在这方面的极其重要的任务是：要从思想上保证实现苏共纲领，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形成共产主义的社会关系，培养新人；要提高政治警惕性，对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对人们意识中的旧东西的残余展开全面进攻。

正如苏共新纲领中指出的，“研究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胜利的、经过实际生活检验的历史经验，研究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①。

---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第268页。

党的注意中心是对积极的和自觉的共产主义劳动者进行劳动教育，使苏联人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党坚决抵制反共产主义的反动意识形态的有害影响，坚决反击关于两种思想体系和平共处的离经叛道的虚伪说教。

苏联和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对国际发展所产生的日益增长的影响，向党的对外政策提出了新的任务，同时也为党在世界舞台上进行卓有成效的活动提供了新的条件。

苏联对外政策的总方针是确保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和平条件，加强社会主义各国的统一和团结，支持革命的解放运动和发展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独立国家的团结与合作，确立同资本主义各国和平共处的原则。党的对外政策的首先的也是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关心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和繁荣。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一起，全面地确定了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基础的各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原则，即完全平等、互相尊重独立和主权、兄弟般的互助与合作。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对加强社会主义阵营这一同世界帝国主义对抗的主要力量的经济和政治实力，作出了自己的巨大贡献。

我们的党和人民，首先是用苏联共产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同时也用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日益扩大的经济和政治合作、用向它们提供全面的无私的援助，来履行自己对社会主义各国的兄弟大家庭和全世界劳动者的国际主义义务。

援助民族解放运动，在党的对外政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正是由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无私援助，在原来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土地上出现的各年轻的民族国家才得以顺利地发

展自己的经济，争取在获得政治上的解放之后也获得经济上的解放。在一系列这样的国家中，在社会经济方面正在实现有助于向社会主义发展过渡的深刻的民主改革。

党的任务就是最大限度地促进下述客观过程：使当代的伟大革命力量——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际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汇合成为一股总的洪流。正是这股掀起世界革命的滚滚波涛的强大洪流，能够冲掉帝国主义并在地球上确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没有什么能比当代各种伟大革命力量达到统一更为重要、更为崇高的任务了。

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防止会给千百万人民带来死亡和痛苦的热核战争，是我们党经常关心的事情。苏共纲领中指出："主要的是防止热核战争，不使它爆发……　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爱好和平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工人阶级以及一切维护和平事业的力量的联合努力，能够防止世界战争……　消灭战争，确立地球上的永久和平，是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①

我们的党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依靠的是布尔什维主义和世界革命运动的全部历史经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共产党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是现在也代表着时代的理性，他们是争取人类进步的最彻底最坚决的战士。我们党实行英明而灵活的列宁主义战略和策略，竭尽一切可能去完成自己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正是为了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起见，苏联共产党正在加强苏联的国防。现在全体进步人类都承

---

① 参看《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第210、211页。

认，苏联的维护和平的核威力束缚了帝国主义战争势力的手脚。

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爱好和平的、建立在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之上的对外政策，是最人道的政策。它赢得整个进步人类的同情和支持。苏维埃国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是世界各国人民反对侵略和战争的可靠后盾。苏联共产党正在和其他兄弟的共产党及工人党一起，进行着坚持不懈的斗争，来反对分裂和削弱工人运动的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经常关怀世界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团结，树立了遵守纪律、维护无产阶级的团结、忠于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的榜样。

苏联共产党始终不渝地遵循 1960 年 11 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所通过的论点："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事业要获得成功，需要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国际主义的同情支持。每个党都对本国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负责，都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负责。"①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坚如磐石的团结一致，是和平和社会主义在地球上取得胜利的极其重要的条件。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国际共产党人大军的团结，是他们的力量和威力之所在，是他们取得胜利的主要源泉。

1960 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声明说："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声明：苏联共产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有

---

①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第 42 页。

经验和久经考验的队伍，过去是、今后仍然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公认的先锋队。”①

苏联共产党所走过的整个光荣的历史道路，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性，它已掌握千百万人的思想和心灵，成为改造整个人类生活的强大的物质力量。

在我们党的英雄历史中，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中，鲜明地反映出人类不断向前发展的伟大的辩证规律性，即经过各种倒退、经过历史上的各种迂回曲折、经过各种艰难险阻始终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规律性。

甚至社会主义的敌人、马克思主义的“反驳者”也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在经济、科学和技术方面取得了不容争辩的成就，它对千百万人的思想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他们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威望正随着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力量与威望的增长、随着苏联各族人民福利的增长而增长。他们被迫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在深入人心。苏共纲领中写道：“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的实践和使社会达到了空前发展和繁荣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证实了**列宁主义的历史的正确性**，给了社会改良主义的意识形态以致命的打击。”②

我们党用自己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新纲领，展示了给人类带来共产主义的现实的具体的前景。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方面取得的每一个新成就，

---

①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第42页。

②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第176页。

都是对反共产主义的一次新的打击，都会不断壮大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拥护者的队伍。

苏联共产党所经历的全部历史令人信服地证明，党之所以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其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就在于：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维护革命理论的纯洁而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用改良主义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假革命的政治冒险主义；战略和策略正确，党的政策具有科学根据；党同人民保持不可分割的联系；善于使人民群众相信党的政治路线的正确；人民对党的支持。

苏联共产党以其光荣的业绩显示了崇高的榜样：坚定不移地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方法论的革命辩证法，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各项原则。苏共党史是实践中的、创造性地发展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伟大的国际主义的、永远充满活力的、创造性地发展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是不可战胜的。

列宁主义党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

★

根据列宁的分期方法，本书第一卷所叙述的我们党的创建历史分为五个主要时期：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胚胎”发育时期（1883—189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形成时期（1894—1898年）；

序　言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处于“混乱和动摇”时期(1898—1900 年)；旧《火星报》活动时期(1900—1903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分裂和党组织在布尔什维主义立场上的团结时期 (1903—1904 年)。在确定本卷第一章的年代划分时，考虑了列宁关于在无产阶级时代以前俄国革命解放运动的分期意见。①

列宁把我们党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 1903 年的历史称作最初的入学阶段，并认为这个时期具有很大的意义。在这个时期，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从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从社会民主主义和第二国际转到布尔什维主义，转到创建布尔什维克党这一新型政党。列宁把这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形象地比作“高等学校”的一年级。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筹备和建立的整个斗争历史，在本卷中是密切联系我国的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发展史、密切联系世界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史加以叙述的。

列宁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遗产是《苏共党史》第一卷的方法论基础。本书广泛利用了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地方组织的文件、各档案馆的资料、各种定期刊物、回忆录、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参加者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家的著作。同时本卷编者力求考虑到苏联历史学家们已经取得的一切有价值的成果。本书作者也参考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著

---

① 《列宁全集》第 6 卷第 186—187 页；第 4 卷第 225—226 页；《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386—389 页；第 2 卷第 422 页；第 2 卷第 437—440 页；《列宁全集》第 20 卷第 240—242 页；《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698—699 页；《列宁全集》第 32 卷第 422—423 页；第 6 卷第 183 页。

作。

应当指出，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对无产阶级政党在俄国建立的历史是十分注意的。他们论述这个问题的专著有几十部，文章和小册子以数百计。但是除了个别的以外①，他们的全部作品在提供知识方面几乎没有什么价值，照例都越出了历史科学的范畴。

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为了适应其主子的社会需要，粗暴地歪曲我们党的历史上的事实和事件，用欺骗和赤裸裸的伪造来冒充科学的结论和概括。例如，他们把马克思的学说同列宁的学说对立起来，歪曲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本国革命民主主义的过去所采取的态度，硬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脱离工人运动，颂扬阻碍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机会主义集团和派别。伪造苏共党史，是现代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最反动的方面之一。

反动的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没有客观标准和崇高理想，苏联的历史科学与之相反，它所根据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久经考验的方法。始终不渝地运用这个方法，就能够深刻地真实地阐明过去的事实和事件，在实践中贯彻历史主义、客观性和党性的原则。为了人类进步在现在和将来的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

---

① 这里指的首先是这样一些书，如马拉比尼的«‹火星报›。列宁是俄国革命的组织者»（1962年巴黎版）（J. Marabini. L'Etincelle. Lénine, organisateur de la révolution russe, Paris, 1962）；金德尔斯莱的«第一批俄国修正主义者。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研究»（1962年牛津版）（R. Kindersley. The First Russian Revisionists. A Study of Legal Marxism in Russia, Oxford, 1962）。这些著作的作者跟明显的伪造者不同，他们表现了想要客观地阐明历史现象的某种意愿，虽然在很多场合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

科学再现了列宁的党所经历的英雄道路的历史真相。

★

这里奉献给读者的这部《苏联共产党历史》，是在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部门工作的广大学者们集体研究的成果。根据党中央的决定，编写这部多卷著作的工作集中在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进行。积极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各分院、苏联科学院各研究所、其他学术机关、以及许多高等院校、党和苏联的档案馆、图书馆。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对编著第一卷给予了重要的帮助。

《苏共党史》第一卷由下列作者集体执笔：彼·尼·波斯别洛夫（主编），阿·弗·科斯京、斯·尔·季塔连科（以上二人为副主编），尤·斯·阿克先诺夫、伊·阿·阿卢夫、伊·普·韦尔霍弗采夫、马·萨·沃林、姆·亚·格弗捷尔、格·阿·杰博林、德·米·库金、德·格·库岑托夫、尔·伊·马尔科娃、尤·兹·波列沃伊、恩·弗·鲁班、弗·阿·特瓦尔多夫斯卡娅、阿·斯·特罗菲莫夫、格·巴·弗兰措夫、波·亚·恰金。

在编写本卷有关章节的时候，利用了下列同志的材料并考虑了他们的建议：尼·亚·阿列克谢耶夫、亚·瓦·阿尔秋欣娜、弗·叶·贝斯特罗夫、阿·伊·沃洛金、阿·斯·扎什基利尼亚克、米·特·约夫丘克、米·尼·科科维欣、尔·普·科纽莎、埃·阿·科罗利丘克、季·斯·克里沃夫、伊·姆·克里沃古兹、弗·谢·克鲁日科夫、伊·恩·库尔巴托娃、恩·伊·

库兹涅佐夫、兹·阿·廖温娜、斯·特·柳比莫娃、马·波·米丁、伊·姆·姆拉奇科夫斯卡娅、伊·克·潘京、斯·姆·彼得罗夫、恩·姆·皮鲁莫娃、叶·格·普利马克、伊·弗·波罗赫、弗·尤·萨梅多夫、列·弗·斯克沃尔佐夫、叶·德·斯塔索娃、弗·恩·斯切潘诺夫、玛·列·苏利莫娃、克·恩·塔尔诺夫斯基、莉·亚·福季耶娃、维·科·亚聪斯基。

大事年表和人名索引是由弗·姆·杜加诺娃、兹·斯·尼古拉耶夫斯卡娅编制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级组织一览表和绘制地图的实际材料是由阿·伊·谢列达编写和提供的。参考书目是由姆·格·邦达尔丘克和伊·尔·曼科夫斯卡娅编制的。插图是由弗·姆·谢尔巴克选编的。地图是由苏联国家地质委员会大地测绘总局地图绘制科学编辑部编辑小组成员恩·阿·斯米尔诺娃、伊·亚·苏克尼克、格·格·丘马洛娃绘制的。

科学辅助工作是由弗·格·谢苗诺夫、阿·弗·库兹涅佐夫、叶·格·阿列什科夫斯卡娅、阿·伊·佩尔米诺娃完成的。

第一卷编委、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和本书总编委谨向协助选择插图材料的中央列宁博物馆和苏联国家革命博物馆，向帮助解答疑难问题、提供材料、参加过本书初稿讨论和评论工作的所有个人和单位致以深切的谢意。

★

第一次印行的《苏共党史》第一卷已全部售完。第二次印行时对序言作了订正、改动和补充。

目　　录

序言……I—LI

第一章　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先驱……1—116

一　从农奴制的俄国到资本主义的俄国 ……1—26

农奴制的崩溃——1　　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农奴制的残余。阶级力量的新布局——10

二　革命民主运动。农民的空想社会主义……26—88

革命民主思想的起源——26　　民粹派社会主义的创始人——36　　农奴制崩溃时代的解放运动——43　　“积极行动的民粹主义”：基本思想和流派——53　　民粹派的革命组织。“土地和自由社”、“民意党”——72

三　无产阶级运动的最初阶段…… 88—116

六十至七十年代无产阶级的状况和斗争——88　　工人运动和民粹派——94　　七十年代的工人协会——102

第二章　社会民主党作为一种思想流派的出现……117—229

一　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决条件……117—155

目　录

工人运动的发展和民粹派的危机——117　马克思主义及其在西欧工人运动中的确立——133

二　第一批社会民主主义组织……155—194

从民粹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劳动解放社"的建立——155

对民粹派的批判。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基础——167

布拉戈耶夫小组，托契斯基小组和费多谢耶夫小组。波兰"无产阶级"党——179

三　九十年代初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扩大……194—229

在社会运动高涨情况下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和团体——194

列宁参加革命运动——213

第三章　为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而斗争……230—345

一　新的历史阶段中的工人运动……230—246

工业的高涨和无产阶级的状况——230　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237

二　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列宁阶段的开始……247—298

列宁反对自由主义民粹派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斗争——247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萌芽——275

三　在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道路上。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298—345

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发展与巩固——298　代表大会的筹备和举行——327

第四章　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火星报》时期……346—434

目　录

一　代表大会后的党内状况。“经济派”的机会主义……346—369

社会民主党内的危机和“经济主义”的出现——346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地方组织中的混乱和动摇——358

二　反对“经济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列宁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369—409

克服“经济主义”的方针——369　“合法马克思主义”的结局——381　揭露国际伯恩施坦主义——388　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399

三　列宁关于借助全俄政治报建党的计划……409—434

制定建党计划——409　列宁的计划付诸实施。创办《火星报》——419

第五章　列宁的《火星报》……435—569

一　跨入二十世纪……435—459

进入帝国主义时代——435　俄国革命日益迫近——442

二　建党的思想准备……459—493

《火星报》是新时代各项任务的表达者——459　关于党的学说。列宁的《怎么办?》一书——469　制定党的纲领——484

三　建党的政治准备……493—526

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493　争取民主的先锋战士——508　站在国际无产阶级的最前列——519

四　建党的组织准备……527—569

建立党的火星派核心——527　团结和整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地方组织——539　为召开代表大会而斗争——559

目　　录

第六章　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主义的产生……570—680

一　代表大会的工作和决议……570—615

代表大会的组成——570　　通过党纲——581　　代表大会上的策略问题——594　　组织问题。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出现——599

二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分裂和党组织在布尔什维主义立场上的团结……615—662

布尔什维克同分裂分子孟什维克的斗争。党内危机——615　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一书。布尔什维主义的组织原则——637　　党内危机的结局。布尔什维克中央机关的建立——650

三　布尔什维主义和国际社会民主党……662—680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力量的进一步划分——662　　布尔什维克同第二国际首领们的机会主义的斗争——670

结束语……681—693

大事记……694—796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系统一览表……797—816

人名索引……817—846

文献索引……847—867

第 一 章

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先驱

一 从农奴制的俄国到资本主义的俄国

农奴制的崩溃

1861 年 2 月 19 日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关于在俄国废除农奴制的诏书。沙皇用通常对人民讲话时所使用的那种崇尚辞藻的文体宣布：他打算“改善农奴的状况”，认为这是“上帝通过事变的发展赐给我们的命运”。

不过在冬宫里人们并不那么指望“上帝”的帮助。他们把农民改革当作一次军事行动来准备。他们按照预先制定好的计划调动了军队。沙皇的代理人，即他的侍从将军和侍从武官奔赴全国各地，他们有权在发生“任何农民骚动、不服从、不听话行为”时立即使用武力来对付。① 为了让事件不使地方行政当局

① «1861 年废除农奴制后的农民运动»（第 1 和第 2 部分）1949 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 4 页。

措手不及，诏书对居民严格保密了两个多星期，到 1861 年 3 月 5 日才颁布。

贵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学著作试图把这次改革说成是地主“自愿作出的牺牲”和专制君主“治国才略”的表现，实际上这次改革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行动，是统治制度深刻而全面的危机的最后一个环节。到十九世纪中叶，这一危机已经达到异常尖锐的地步。

当欧洲一些先进国家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摆脱了封建主义桎梏的时候，俄国却仍然处在中世纪的条件下。农民世世代代用辛勤劳动开垦出来的大片大片土地成了地主、国家和沙皇的私有财产。封建制度压迫着俄罗斯帝国境内人数众多的各族人民。这种压迫的最残酷的形式就是农奴制，即国家把地主贵族支配农民劳动及其人身的权利加以合法化并加以保护的“制度”。改革前夕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居民(大约有 2,400 万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及其他各族人)是农奴。①

农奴制是贵族的军事官僚的专制君主国这一整个大厦的基础。国家的落后状态束缚着它那巨大的潜力，成了专制制度的支柱。而沙皇手中所掌握的农奴制军队不仅是镇压本国人民的工具，而且是干涉他国事务的工具，它站在那些在革命的打击下其宝座摇摇欲坠的君主一边。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推行的欧洲宪

---

① 弗·姆·卡布赞 《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上半叶俄国的人口》 1963 年莫斯科版第 138 页(补充了南高加索的材料)。

兵政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它对起来反抗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匈牙利发动了入侵（1849 年）。在许多同时代的人看来，沙皇是当时各族人民命运的主宰者，而俄国看起来就好象是一个具有奇特命运的“斯芬克斯”①。

历史推翻了，而且很快就推翻了这些靠不住的印象。不管农奴制的压迫多么残酷，但它只能延缓却不能阻止使俄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经济发展进程。同欧洲的商品交换愈广泛，农奴主领地就愈迅速地丧失其孤立性和“独特性”。亚·伊·赫尔岑指出，在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这一百年的时间里，俄国的土地所有者“逐渐由达官贵人变成了工厂主、种植场主和贩卖白种黑人的商人”②。发财的欲望驱使地主首先增加封建地租——劳役租和代役租。但是当地主对农奴的剥削达到了极限时，也就破坏了旧的自然经济的基础本身。

农民愈来愈多地摆脱纯粹农奴制的生活条件：成千上万的人有的逃离自己的领主到俄国人烟稀少的边疆去开发新的地区；有的到城里去找工作，逐渐变成了工业作坊的“自由”工人；有的去当纤夫或挖土工；有的被劳动组合雇去搞建筑工作。同市场有密切联系的农民副业在当时、尤其是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个别的小企业逐渐发展成为较大的作坊和手工工场，再由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发展成为工厂。早在改革前的几十年中，大机器生产就在年轻的棉纺织工业中居于主导

① “斯芬克斯”是古埃及的一种狮身人面石雕像，是指不可理解的东西，也是威严、高大的象征。——译者注

② 《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1954 年莫斯科版第 12 卷第 114 页。

地位。在靠强制劳动来维持的地主的、官方的、商人的手工工场日趋衰落的背景下，棉纺织工业的高涨就显得尤为突出。但即使在这一先进部门中，工业革命也不能在农奴制的范围内来完成，因为工厂需要广阔的国内市场，自由雇佣劳动需要从农奴制度各方面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新的生产力与反动的社会制度之间的冲突必然使社会的、阶级的矛盾趋于尖锐化。然而要使几十年来不断积累起来的矛盾在孕育着革命的政治危机中暴露出来，就需要一种强大的推动力。克里木战争(1853—1856)就是这种推动力。农奴制的俄国要在巴尔干国家和近东实现它的掠夺计划，这就同英法这两个搞扩张的资产阶级国家发生了冲突。俄国虽有巨大的人力资源，俄国士兵和水兵虽有高度战斗素质，但不管前者或后者，都改变不了由对方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所决定的战斗结局。军事上的失败也在国内削弱了专制制度。专制制度强大无比的幻想破灭了。不满情绪笼罩了社会所有阶层，它通过各种不同的利益的折光镜反映出了被压迫群众的愤怒在增长这一根本事实。

就连那些不齐全的政府文献资料也表明在农民运动发展方面出现了飞跃：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四千多次农民发动中就有两千多次发生在五十年代，而基本上又是发生在这一转折性的十年中的后五年。① 这些发动在一些情况下表现为爆发规模不大的抗议，惩治最可恨的地主及其走狗，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是一

① 根据文件汇编《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俄国的农民运动》(1961—1963年莫斯科版)作出的统计。

些大规模的自发性发动。在这后一种发动中，幼稚的拥君思想同要求“自由”的强烈愿望交织在一起（农民群众所想象的自由无非是同全部土地一起解放）。沙皇政府的失败和反农奴制斗争的发展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1863—1864 年波兰王国① 发生的起义是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顶点。最后，在俄国历史上，农民的利益，人民群众的利益第一次在政治斗争中，即在一辈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和活动中得到了直接的反映。

来自下面的压力对于迫使专制制度发生动摇和实行退却来说是足够强大的，但是对于摧毁几百年来所建立的统治阶级的组织来说，它又显得过于弱小了。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的革命形势“由于那些因本身的利益而要求改革的社会成份极其软弱、不觉悟、涣散”② 而没有发展成为革命。农民运动总的来说还停留在零散“暴动”的阶段。无产阶级才刚刚开始形成，农奴制工人的骚动是全体农民反抗行为的一部分。刚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同农奴制经济和国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不能够超出狭隘阶层利益的框子而使自己同专制制度相抗衡。自由派是贵族阶级内部的一个派别，它同这个阶级的大多数农奴主的冲突不外乎究竟能够向农民让步到何种程度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解放”无非是专制制度和地主之间在牺牲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基础上所达成的一种交易。

农民改革的起因决定了改革具有双重的、矛盾的性质。就

---

① 波兰王国（波兰帝国）是欧洲列强在 1814—1815 年维也纳会议上用强力重新瓜分波兰领土时划归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波兰领土。

② 《列宁全集》第 17 卷第 98 页。

其客观的社会经济内容来讲这是资产阶级的变革。农奴变成了法律上自由的人。对他们不能加以买卖。他们能够不经地主允许就结婚，能够获得并继承财产，能够从事商业和工业，能够在俄国境内自由迁徙。当然这些规定也象资产阶级法律的任何规定一样，并没有给人民带来真正的自由。何况这些规定一开始就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尤其是被一些现实的半农奴制关系弄得残缺不全。农奴主实行的这场改革最大限度地保存了他们的政治特权和旧的封建的收入来源。亚历山大二世在国务会议这个俄罗斯帝国高级官员的会议上讨论改革草案时提出保证说："请你们相信，凡是能够保护地主利益的一切措施都采取了。"①

农民摆脱人身依附的过程，同时也是他们被迫和土地脱离的过程。政府规定的土地保证标准掩盖了公开的掠夺。掠夺的规模是巨大的：改革的结果全部农民份地减少了百分之七十二以上。苏联的研究工作者对改革的主要文件《规约》的研究表明，仅在农业和工业中心的九个省份中，割地（从农民那里夺来归地主所有的土地）就有将近 150 万俄亩，大约比革命前统计学家所计算的要多半倍。留给农民的土地，农民还必须向地主赎买。赎金大大超过了土地的价值：土地价值是 54,400 万卢布，赎金是 86,700 万卢布。这不仅是土地的赎金，而且也是农奴人身的赎金，"是中世纪代役租的直接继续"②。

农奴主还保留了他们主宰农民的权力。不过这与其说是农

---

① 《1861 年 1 月 28 日至 3 月 14 日就农民问题召开的国务会议全体会议日志和记要》1915 年彼得格勒版第 4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15 卷第 85 页。

奴主个人的权力，还不如说是以国家和贵族官吏为代表的整个地主阶级的权力。赎金的形式本身也促成了这种情况：国家一下子把全部赎金付给了地主，而农民则必须在四十九年中把这笔赎金连同其高额利息一同归还给国库，这样一来，用马克思的话说，农民就成了政府的农奴①。为了使农民保证按时交纳赎金和税款、毫无怨言地去完成名目繁多的义务，沙皇政府把从封建时代继承下来的土地村社变成了管理改革后的农村的基础之一。② 村社（“米尔”）被看作是全部份地的所有者，份地交给农民暂时使用和轮流使用。除了村社土地占有制，同时还实行连环保，这是一种由农民对国家集体负责的制度。退出村社是极其困难的。这一切还包藏着一定的政治打算：反动派认为，村社能够保证宗法制基础不被破坏，能够保护俄国免遭无家可归的、贫苦的无产者（他们是西方革命“叛乱”的根源）的侵犯。

农奴制农民命运的变化也引起了其他两类农民处境的变化，这两类农民是：国家农民③（这类农民不少于2,200万）和属于皇室的皇族农民（这类农民达170万）。过去的份地留给国家

---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12卷第109—110页。

② 实行改革时，在欧俄的一些大俄罗斯省份，在乌克兰、北高加索和南高加索的一些地区还保留着村社。在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白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大部分半森林半草原地区，在摩尔达维亚及其他一些地区，个体农户的土地占有制居于统治地位。

③ 直接依附于国家的有俄国各个民族和各个部族的农民：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摩尔达维亚人、鞑靼人、楚瓦什人、乌德摩尔梯人、莫尔多瓦人、马里人、卡累利阿人、科米人、聂聂茨人、萨阿米人等等。参看尼·米·德鲁日宁《国家农民和帕·德·基谢廖夫的改革》1958年莫斯科版第2卷第294页。

农民，同时又用增加代役租的办法使付出的这份“礼物”得到补偿。皇族农民失去了一部分土地，在一些省份失去了百分之十到三十，而其余的土地他们必须赎买。按最低的数字计算，罗曼诺夫家族一下子就得到了5,000多万卢布。① 在行政和法律方面，各类农民都是平等的，然而他们之间的差别，主要是土地占有情况方面的差别，却保留了很长时间，阻碍着农村中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

沙皇政府迫不得已才将农民改革也推广到一些民族地区，而且“解放”农民的条件又取决于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取决于农民运动、民族运动的力量，还取决于信奉“分而治之”这一公式的专制制度的政治企图。

早在十九世纪初，波罗的海沿岸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就在形式上废除了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然而由契约关系掩盖着的劳役制依然占统治地位。由于当地农民对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德国领主们——的社会压迫和民族压迫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结果在六十年代颁布了一些法律，从而加速了由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转变，加速了农村中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在摩尔达维亚（比萨拉比亚），无地农民获得了份地，他们必须向地主交纳货币代役租，直到赎清份地为止。1863年至1864年的起义席卷了除波兰以外的立陶宛和一部分白俄罗斯地区，在这次起义的影响下，政府在这些地区也象在第聂伯河西岸乌克兰地区

---

① 格·伊·博加基科娃《皇族农村1863年6月26日的改革》——《历史札记》第63卷第97页；彼·安·辛翁奇科夫斯基《俄国农奴制的废除》1954年莫斯科版第192页。

一样实行了土地改革，其条件要比在大俄罗斯的一些省份和其他省份对农民更有利些(份地多，赎金少)。

如果说沙皇政府在西部边疆区“保护”农民是为了削弱波兰地主的政治地位的话，那么，在南高加索，专制制度则是为了巩固它同当地统治阶级的联盟而保留最粗野的半封建依附形式。格鲁吉亚农民为了废除农奴制失去了很大一部分土地，他们原来的实物贡赋增加了，而政府对赎金所规定的条件则使交纳赎金几乎是不可能的。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在同样基础上实行的改革只涉及一小部分依附于地方封建主的农民，丝毫没有触动占农民绝大多数的国家农民。在北高加索(卡巴尔达、奥塞梯、达吉斯坦等地)沙皇政府所追求的首先是巩固自己的殖民统治。专制制度使旧的封建贵族失去了对土地的垄断权和对农民人身的支配权之后，把坏地分给了农民，用慷慨的赏赐在忠于沙皇制度的俄国官吏和地方封建主中培植了一个大私有者阶层。处在赋役和赎金重压下的农民群众又不得不受这个阶层的奴役。

在对社会经济进行改革时，也对俄国国家制度进行了改革。后者表现为对政府机构、地方行政机关和财政制度的改组，它追求着一个共同的目的：巩固专制制度，使其在某种程度上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同时，专制制度所实行的这些改革也同农民改革一样，是被迫作出的让步。这种让步的程度取决于国内的形势和各阶级在斗争中的力量对比。沙皇政府一面枪杀起义农民，残酷镇压革命者，一面力求通过给予社会上自由派贵族阶层和资产阶级阶层以少许政治权利和地方管理机构中无足轻重的职位的手段，把他们拉拢到自己这方面来。

1864 年建立了地方自治局即县和省的自治机关，这些机关的职能只限于创办学校，组织对居民的医疗帮助，从事地方福利事业等。地方自治局由地主领导，城市自治机关由贵族和大工商业资产阶级领导。沙皇行政当局对这两种机关实行经常监督，把它们变成“俄国国家行政机关这个四轮马车的第五个轮子”①。资产阶级改革中最彻底的改革是司法方面的改革，它取消了原来的纯粹等级制的非公开法庭而代之以建立在公开审判原则上的陪审法庭。然而这种新的诉讼制度本身也带有等级制的痕迹。对农民仍保留着特别法庭及其农奴制特征——肉刑。对立法者预先规定的所谓传播旨在反对现存“制度”的政治理论和社会理论的“国事罪”，陪审法庭从一开始就无权审理。反动派紧紧抓住旧的封建军队不放，只是由于普法战争后国际局势发生了变化，与俄国毗邻的德国变成了强大的军国主义国家，这才迫使沙皇奸党同意在保证贵族阶层有担任军官职务的实际垄断权的情况下废除征兵制而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1874 年)。

六十至七十年代的全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是朝资产阶级君主制迈出的第一步。虽然这些改革很不彻底，残缺不全，但仍然具有历史意义，这表现在它们排除了某些对发展生产力来说最为根深蒂固的障碍，同时扩大了阶级斗争的场所，使阶级斗争具有比过去更公开的性质。

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农奴制的残余。阶级力量的新布局。

随着农奴制的崩溃，开始了俄国历史的新时期，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为另一种生产方式所代替的

① 《列宁全集》第5卷第29页。

时期，即农奴制为资本主义所代替的时期。

在不同经济部门和国内各不同地区，这一过程的完成在时间上和形式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与资本主义大工业、铁路、股份公司和银行发展的同时，农民大量失去土地和纷纷破产这种“原始积累”也在以空前的规模进行着。随着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它在那些改革前就已扎根的地方逐渐向广的方面扩展。俄国资本开始“征服”帝国的一些边远地区，在那里封建关系和宗法制关系有时还几乎原封未动地保存着。军事失败的教训和经济发展的必然性，迫使专制制度走上了从上面建立资本主义经济部门的道路，没有这些部门，改革后的俄国便不能保持住大国的地位，贵族便不能掌握住自己的权力。而少数部门快速发展的结果却阻碍了其他各部门的发展，大大加剧了整个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全世界历史过程的组成部分。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时，资本主义制度在美国和德国取得了彻底胜利，在意大利和日本确立了下来。“年轻的”国家利用“老的”国家的经验，比它们发展得更快。俄国就工业发展速度来讲，属于前一类国家。然而这种发展是在保留大量的不折不扣的农奴制残余的条件下完成的，是以耗费掉极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以及资本对劳动实行最野蛮的剥削为代价的。而且，就在这种条件下所能达到的发展速度，也没有保证它完成消灭国家世世代代的落后状态这一历史性的迫切任务。列宁写道：“如果把俄国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同资本主义时代作比较……那就必须承认在资本主义之下社会经济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如果把这一发展

速度与现代一般技术与文化水平之下所能有的发展速度作比较，那就确实应该承认俄国当前的资本主义发展是缓慢的。”①

俄国资本主义历史的整个最初阶段以铁路建设为标志。1860年底，俄国铁路的长度只有1,600公里多一点。在以后的二十年间几乎增长了14倍。虽然在最初的年代都在进行紧张的铁路建设，但是幅员辽阔的俄国所拥有的铁路仍少于法国，而只是和幅员不大的英国差不多。铁路是由私人建设的，但实际上它却是由国家靠增加税收和向外国货币市场贷款来建设的。六十至七十年代俄国的外债增加了20亿金卢布，在这笔巨大的款额中有四分之三以上是铁路贷款。② 沙皇的大臣们想也没有想到，他们所推行的这项政策竟会产生深远的革命影响：它加快了宗法制关系的破坏，而这种关系正是那个沙皇政府所企图保存的；它还促进了经济变革，其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新阶级发展壮大起来。

铁路把农业省份同工业中心以及波罗的海和黑海的一些港口连结了起来。农村的狭小天地也卷进了全国的和世界的商品货币周转之中，其卷入的程度之大是农奴制时代所无法比拟的。这种情况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劳动分工的进程。为还清国库、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债务而被迫卖掉生活所必需的粮食的农民群众，同时又成了工业品的购买者。独立的农村手工业由于竞争不过工厂而纷纷破产。不久前的小业主多半变成了依靠包买

---

① 《列宁全集》第3卷第550页。

② 贷款由政府发放和担保，由贷款得来的资金则构成私人铁路公司的资本。

主、手工工场主以及工厂而“在家干活”的工人。

俄国经历了就当时的标准来讲可以说是猛烈的工业革命。机械织布机代替了手工织布机。蒸汽机代替了手绞车、马力牵引和水车这些封建时代的动力。在改革后的最初几十年中，工厂生产在工业的主导部门纺织工业中牢固地确立了下来。纺织工业的主要基地是莫斯科省、弗拉基米尔省、科斯特罗马省、彼得堡、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波兰(洛兹)。集中于使用蒸汽机的大工厂中的甜菜制糖业也迅速地发展起来。这些工厂大部分都座落在第聂伯河西岸乌克兰地区。

恩格斯后来写道：“从俄国开始敷设本国铁路的那一天起，这些现代生产资料的使用就已确定无疑了。”① 铁路建设带动了运输机器制造业即机车制造厂和车辆制造厂的发展，铁路建设为冶金工业(特别是钢轨生产)和燃料工业部门即采煤部门和石油部门开辟了广阔的市场。新的部门集中在几个中心：机器制造业集中在彼得堡、中部地区、波罗的海沿岸、乌克兰和波兰；采煤业集中在顿涅茨矿区和东布罗瓦矿区；石油业集中在地区不大但藏量极其丰富的阿塞拜疆境内(在巴库及其周围)。冶金工业的发展很特殊。它原来的中心——采矿工业很发达的乌拉尔，由于半农奴制关系的统治即工厂主对土地和森林的垄断以及以奴役形式来剥削工人而经历着深刻的危机。因此，冶金工业的技术进步在初期是极其缓慢的。只是到了八十至九十年代才起了突变，这时在顿巴斯和第聂伯河沿岸，在纯粹资本主义的基础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464页。

上产生了一个拥有冶炼高炉、平炉和铁矿山的新的冶金工业区。

资本主义成了国内工业发展的决定力量，其最明显的证据之一就是七十年代初和八十年代初俄国爆发的两次普遍生产过剩危机。工业的社会经济结构变得更加复杂，矛盾极其尖锐。小生产和工场手工业虽然在先进部门里遭到了工厂的排挤，但在很多完全使用手工劳动的落后部门里却继续发展着。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小工业中的工人仍然多于大工业，然而总产量的很大一部分却是大工业提供的。

俄罗斯帝国从 1861 年到 1891 年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最重要指数①

年代	铁产量	煤产量	石油产量	棉花消费量	糖产量	股份公司②	
	单位：百万普特					企业数	资本总额（单位：百万卢布）
1861	19.5	23.5	0.2	2.6	1.9③	128	256.2
1871	21.9	50.6	1.6	4.2	7.5	483④	754.8
1881	28.7	213.3	40.4	9.1	12.4	635	839.4
1891	61.3	380.5	276.1	9.3	28.5	648⑤	942.3

① 本表是根据下列资料编制的：**普·阿·赫罗莫夫**«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俄国的经济发展»（«附录»表 4）1950 年莫斯科版第 452—453 页；«1960 年苏联的国民经济»（«统计年鉴»）1961 年莫斯科版第 262 页；**尔·叶·舍佩列夫** «俄国的股份公司»——«关于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历史»（汇编）1959 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 166—167 页（表 15）。

② 这里计算出来的数字包括工业、商业、银行业、铁路运输业等部门中的所有类型的股份企业。

③ 1863 年的数字。波兰除外。

④ 1875 年的数字。

⑤ 1893 年的数字。

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业资产阶级的形成过程加快了。昨天的包税者、粮食批发商、酒馆老板和农村的富人即“柯卢帕耶夫之流”和“拉祖瓦耶夫之流”① 同世袭的手工工场主和工厂主结合起来了。一个在交易所中搞证券买卖、在股份公司董事会中占据肥缺的新型贵族投机企业家出现了。在六十至七十年代创办企业热中积攒了成百万财富的铁路商和银行商成了显赫人物。但大多数俄国资产阶级还保留着旧日的商人习性。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所占的巨大比重，是限制利用国内积累来发展工业和便于德法英这些西欧国家的资本渗入俄国工业的原因之一。移居到俄国的外国企业家同俄国资产阶级上层结合在一起，他们利用着俄国资产阶级上层所得到的那一部分利润来源和专制制度保护政策的各种好处(大量的官方定货、各种各样的补助和优待等)。

与资产阶级同时发展的还有它的对立面无产阶级。由于农奴制的崩溃，几十万在过去也是农奴的工人，变成了（虽然不是一下子变成，也不是完全变成）自由人即“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人。改革的直接结果是造成了一个完全没有土地或只有部分土地的农民阶层，人数将近 400 万，大大地超过了当时所有工业工人的人数。② 这样就产生了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劳动后备军。

后来无产阶级队伍获得补充的基本来源就是破产的农村群众，首先是那部分世世代代经营家庭手工业、出外做零工、体验

---

① 柯卢帕耶夫和拉祖瓦耶夫是谢德林小说《蒙列巴避难所》中的两个人物，是俄国新兴资产阶级的两个典型。——译者注

② 彼·伊·利亚申科《苏联国民经济史》1956 年莫斯科版第 2 卷第 26 页。

了资本主义最初剥削的人。“家庭”工人通过以下两条途径被集中到工厂里来：一条途径是离开农村到城市去，另一条途径是工厂搬到农村去。“不让农夫进工厂，——工厂却来接近农夫。农夫不能完全自由地（由于连环保以及不许退出村社）去寻找最有利的雇主，而雇主却非常善于寻找最廉价的工人。”① 如果说改革后俄国的城市人口比总人口增长得快，那么工业人口就增长得更快，因为在冶金工厂、机器制造厂、矿井和矿山周围出现的许多工厂村镇都变成了大的中心。还有一个补充无产阶级的来源逐渐具有愈来愈重大的意义，那就是其生活从小就同工厂连在一起的工人子女。

十九世纪下半叶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形成。这个形成过程在西欧那些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而在俄国几十年就完成了。大的加工工业和采矿工业的工人人数1865年为674,000人，1879年将近100万人，1890年为118万人。② 铁路工人增长得更快：1865年为32,000人，而过了二十五年就达到252,000人。然而重要的不只是数量指标，而首先是随之而来的质量上的提高。大机器工业的发展意味着同时造成了一个特殊社会阶级——固定的、正规的、世袭的无产者，他们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同土地和私有经济断绝了联系，失去了过去的半宗法制的特征，他们作为一个整体

---

① 《列宁全集》第3卷第478页。

② 事实上，正如列宁指出的，增加的工人人数无疑地还要多，因为六十年代的工厂统计材料是夸大了的，它把小手工业作坊和农业作坊的工人以及家庭工人都包括在内了。（参看《列宁全集》第3卷第452页）

同企业主资本家相对立。列宁在确定这一过程的实质时指出，随着技术变革而来的，“必然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最剧烈的破坏，参加生产者的各种集团之间的彻底分裂，与传统的完全决裂，资本主义一切黑暗面的加剧和扩大，以及资本主义的使劳动大量社会化”①。

俄国工业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初期，特点是具有非常高的集中化水平。1879年，集中在大企业（有100多个工人）中的工人占全部工厂工人的将近百分之六十七，1890年占百分之七十一。1890年时，在欧俄全部工厂工人和矿工中，差不多有一半（118万中的57万）是集中在有500名工人以上的最大企业里。② 在一些部门中，如在乌拉尔的采矿业中，工人这样高度的集中是半农奴制的直接产物。俄国到处都存在的农业人口过剩，使工厂主能够在使用机器的同时又用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来代替机器。然而归根到底，正是技术的进步和资本主义工业新部门的产生，在把工人集中到大企业里和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为宏大的善于战斗的队伍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改革后的初期，在俄国境内只有几个无产阶级的基地。每个基地人员的补充主要靠附近一些地区。情况逐渐起了变化。人们川流不息地离乡背井到远处去“干零活”。据不完全的统计，到七十年代中期，每年就有100—150万人去经营非农业性的副业，十年之后每年不下300万人。③ 把劳动力从农村吸引

① 《列宁全集》第3卷第411页。

② 参看《列宁全集》第3卷第469—470页。

③ 《祖国纪事》杂志1877年第12期“现代评论栏”第210页；参看《列宁全集》第3卷第526页。

走的不只是工厂，而且还有铁路、城市和港口的建设。许多外出做零工的工人在新的工业中心（顿巴斯、巴库等地）定居下来后，就同当地工人一起构成了边区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与此同时，熟练的俄罗斯工人也纷纷迁居到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和南高加索。哈萨克斯坦和中亚细亚的第一批无产阶级基干队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俄罗斯工人形成的。整个无产阶级逐渐形成为一支全俄国的力量，国际主义的力量，它和那种把俄国分成享有特权的大俄罗斯和被压迫的“异族”这种大国沙文主义的国家划分是相对立的。

工厂工人是雇佣劳动大军的先进部队。在俄国，由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关系同广泛分布的资本主义萌芽形式结合在一起，便产生了许多由无产者到小生产者的过渡等级。社会经济发展的这一特点对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造成了困难，在工人运动发展的初期尤其如此。但是这一特点却使工人的先锋队在俄国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接近千百万农民群众。

1861 年的改革对农民的状况影响最大。“解放”不是一次完成的行动。农民的份地在地主和农民签订赎买契约之前继续被认为是地主的财产。而契约的签订完全取决于地主。暂时义务农必须负担很大一部分从前的封建义务，这部分义务的大小由当时的法律来规定。改革十年后，暂时义务农约占全部属于地主的农民的三分之一。只是到了八十年代初，暂时义务农还剩百分之十五（150 万人）的时候，沙皇政府迫于农民运动的压力，才颁布了强制赎买土地的法律。

然而不管农奴制残余有多大，它也决定不了农村的发展。农

民在什么程度上摆脱对地主的直接依附，也就在什么程度上卷入商品生产的条件，陷入受刚产生的资本支配的地位。改革后最初几十年的农业技术与农奴制时代没有多大区别。如果说土地生产的东西毕竟多了一些，那么，这是摆脱了劳役制的农民紧张劳动的结果。当时在一部分老的地区，主要是在欧俄的南部和东南部以及北高加索，即在那些流入大批居民的地方，曾经大规模地开垦土地。整个说来，农业正在由自然经济变成商品经济：国内一些地区专门优先为市场生产某一种产品，如粮食、亚麻、甜菜等等。

这些经济上的变化有着复杂的和矛盾的社会基础。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是农民的分化过程，这个过程按照列宁所下的定义，“就是在宗法式团体内部形成并加剧财产上的不平等，就是由单纯的不平等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关系”①。改革后最初几十年的特点首先是大大加剧了“单纯的不平等”，然后才是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关系开始有了广泛的普遍的发展。其结果就是产生了两个新的阶级：一方面是农村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

同贵族土地所有者一起成了农村主宰者的是富农“吸血鬼”。他们通过经商特别是通过放高利贷扩大了自己在改革前就积累起来的那笔小小的资本。农村中的富裕上层把一部分通过这种途径弄到的钱用来购买或租种土地，用来组织自己的使用雇佣工人劳动的经济。许多农民不经常出卖劳力就不能维持

① 《列宁全集》第15卷第72页。

生活。其中少数人变成了“纯粹的”无产者——城市无产者和农村无产者(雇农)。多数人则仍然被牢牢地束缚在村社中和自己的份地上。这个多数人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实现的：有的是家庭中的一个成员离开家到城市去，有的是去当季节工，这就最终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有份地的雇佣工人阶级”①。这个阶级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但是在改革后的俄国差不多占农村人口的一半，因而也占全国人口的很大一部分。

哪个地区的农奴制残余愈薄弱，那里的资本主义关系就表现得愈明显。这种情况首先可以在南部的一些草原省份看到。那里的“土地暴发户”占有的土地有时达几千俄亩之多。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农民分化的速度很快，在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第聂伯河西岸乌克兰地区和摩尔达维亚则稍慢，分化过程进行得最慢最使人痛苦的要算中部黑土地区，即存在劳役制田庄和贵族大地产的老地区。

1877 年进行了改革后的第一次土地调查，根据欧俄 49 个省份的统计，在39,100万俄亩中农民份地只占三分之一，宜耕地还要少些(11,700万俄亩)。其余的土地要么是国家占有(15,000万俄亩，差不多全是森林)，要么是私人所有(9,300万俄亩，其中7,300 万俄亩好地属于贵族)。15,000 户最大的地主占有全部私有土地的四分之三，而 900 个土地巨头差不多占有这些土地的三分之一，平均每个巨头占有 3 万俄亩。②

① 《列宁全集》第 3 卷第 147 页。

② 《俄罗斯帝国统计汇刊》第 3 集第 10 分册《欧俄的土地所有制》1886 年圣彼得堡版第II、XII、XXI—XXII页。

要把这样大量的土地一下子变成纯粹的资本主义农场，那是不可能的，即使这些土地的占有者力求做到这一点也不可能。何况他们中的多数人不会也不想用新的方式来经营。只有一部分地主利用赎金去从事资本主义企业家的活动：他们使用常年工人和季节工人，订购农业机器，开办甜菜糖厂和酿酒厂。其余的地主把弄到的钱很快地花光，于是就开始去寻找新的收入来源：抵押地产，广泛利用改革造成的各种机会去奴役原来的农奴。

著名的《农村来信》的作者亚·尼·恩格尔哈特指出："要想在现存制度下从经济方面获得最大的好处……就必须使农民陷于贫困。"① 份地往往少得连农民家庭的最低生活费用都不能保证。赎金贷款和各种各样的捐税大大超过了农奴制时代的赋税。在七十年代，原来的国家农民和皇族农民交给国库的款额占份地"纯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而原来的属于地主的农民交给国库的款额则占份地"纯收入"的将近百分之二百。但是就是到八十年代末，在沙皇政府被迫废除人头税并降低赎金数额之后，赋税还是夺走了大多数农民份地的全部收入。② 欠缴的税款逐年增加，农民的贫困和对邻近地主的奴隶般的依附也随之而加剧。

农民由于缺少土地，又需要钱用，便不得不向地主租种土地。富裕农民租种的是大块土地，租期很长，而贫苦农民租种的则是小块土地，租期很短。后者不仅租金高，而且通常要用实物

---

① 亚·尼·恩格尔哈特《1872—1887年农村来信（12封）》1956年莫斯科版第112页。

② 《司法通报》1892年第10卷第4册第605—607页。

支付：农民必须要么是靠在地主的庄园里做工去支付，要么是以收成的一部分（常常是一半）去支付。除了缺少土地这个因素外，其他一些因素也在起作用，而这些因素是任何统计都无法反映出来的，这就是地主的地首先是割地从四面包围着农民的份地，截断了通向牧场、饮马场和森林的道路。这样就迫使农民必须在苛刻的条件下去租种这些地段。农民还要靠在地主土地上进行劳动来抵偿借贷地主的钱或粮食。

这样就形成了臭名昭著的工役制——“这种在现代经济中还保存着的旧制度残余”①。甚至当大地产的所有者在他的较小一部分土地上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时候，他的其他分成了零星小块的较大一部分土地却依然由奴隶般的农民靠祖祖辈辈使用的农具和瘦弱不堪的牲畜来耕种。这些土地的收成比农民份地的收成还要差。

根据大概的统计，在八十年代，工役制在欧俄 43 个省份的 17 个省份中占优势。这是一些被农民开发得最好的地区，这里居住着俄罗斯帝国的大约四分之一的居民。正因为如此，所以农奴制残余在全国范围内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延缓了农业技术的进步，使农民注定陷于贫困和慢慢地死去，它对资本主义剥削的一切形式都打上了自己的印记。

马克思说过，西欧大陆的国家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②。马克思的这个著名论

---

① 《列宁全集》第 3 卷第 27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8—11 页。

点特别适用于俄国，适用于俄国绝大多数居民的情况，因为他们遭受着三重压迫，这就是农奴主-地主的压迫、资产阶级和所有“原始积累的骑士们”的压迫以及沙皇君主制的压迫。

在农奴制崩溃时期，贵族阵营中最反动的势力不得不暂时收敛一下。但是随着革命浪潮的低落，他们又挤到了政治生活的前台。贵族阶层掌握着国家管理制度中的关键性位置。沙皇行政机构中的高级人物，从省长到大臣都来自这个贵族阶层。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强了官僚制度的作用和专制政府的相对独立性，使它有可能在地主和大资本家之间施展策略，利用国际金融方面的联系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专制政府的主要支柱仍然是军队，而巩固专制制度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对外侵略政策。这种政策是同殖民政策、同那种使沙皇俄国变成各族人民的监狱的最粗暴的民族压迫和宗教压迫政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在政治方面，所有非俄罗斯民族几乎都同样处于无权地位。六十至七十年代的资产阶级改革即使推行到了一些民族地区，也往往带有种种限制。在那些没有或几乎没有俄罗斯贵族的地方（波兰、立陶宛、第聂伯河西岸乌克兰地区、白俄罗斯和高加索），就没有建立地方自治机关。在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和高加索没有实行陪审法庭制度。政府企图用警察手段来阻止由于农奴制的崩溃而激起的各被压迫民族的社会运动的高涨。沙皇政府在扩大帝国的行政机构、企图借助铁路和从经济上征服边区以巩固帝国的同时，也没有放弃进一步扩大其领土的计划。

沙皇政府的扩张，是资本主义列强日益加强对殖民地的侵

略的一个环节。六十至八十年代，欧洲殖民主义者夺取了几乎整个北非并侵入了非洲大陆腹地。荷兰在印度尼西亚又占领了一些领土。法国侵占了越南，并把它的保护关系强加于柬埔寨。英国殖民主义者完成了它对缅甸的征服。英国帝国主义在残暴地镇压了印度人民的民族起义(1857—1859)之后，又从南面向阿富汗和中亚细亚展开了进攻，沙皇政府则从北面向这里推进。

在十五至二十年间(即到八十年代中期)，哈萨克斯坦和中亚细亚归并于俄国的过程基本上结束了。专制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了这些地区同俄国日益发展的经济联系，利用了封建汗国的内部软弱性，利用了各族人民力求摆脱无休止的内战和封建主的专横的自发情绪。沙皇政府一方面在归并过来的和被它征服的土地上建立了军事殖民地管理机构，在那里进行掠夺和使用暴力，另一方面又进行了一些社会改革，如取消了农奴占有制度和贩卖农奴制度，废除了可汗-苏丹政权，对寺院不动产即伊斯兰教堂和伊斯兰僧侣的地产加以限制等等，这些改革破坏了封建世袭贵族的政治影响，有助于使中亚细亚和哈萨克斯坦加入正在形成的全俄资本主义的体系中去。总的说来，沙皇政府的政策即使在这里也是社会发展的极大障碍。它引起了被压迫民族的抗议和反抗。对这些被压迫民族的历史命运起决定性的、真正进步的作用的，是他们同革命民主派的俄国的接近，同正在奋起斗争的无产阶级的俄国的接近。随着帝国的发展，在它内部积累起来的爆炸物也同时增多了。

尽管幅员辽阔和经济结构复杂的俄国的各族人民有多种多样的需求，但是他们所关心的首先是消灭半农奴制的社会制度，

解决关键性的土地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解决方式。或者是通过“从上面”再实行一些新的改革的方式来解决，这种改革将巩固俄国自 1861 年以来所走过的发展道路，这就是把地主的大地产逐步改造成资本主义的经济，除了农村资产阶级这个人数极其有限的阶层而外，使绝大多数农民群众都遭到破产。为了使这条道路（列宁根据历史上的类似情况把它称之为“普鲁士式的”道路）取得胜利，就需要保存由一小撮工业巨头和金融巨头所支持的地主专政。也可以走另一条道路，这就是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农民革命，消灭旧的中世纪的土地所有制，废除君主制和全部封建残余。这条道路（列宁称之为“美国式的”道路）① 取得胜利，客观上就为最迅速最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创造了条件。最主要的是，这一胜利将大大提高劳动群众的革命主动性和首创精神，从而最大限度地把历史过程推向前进。

关于俄国资产阶级的发展走这一条或那一条道路的斗争早在改革前的时代就已开始了，最初表现在农奴制崩溃时代所发生的思想冲突和政治冲突中。新的时代即资本主义时代不仅扩大了这一斗争的范围，而且还产生了一些社会力量，这些力量对民主派同贵族-地主反动派即军事-封建反动派进行搏斗的进程和结局能够起而且确实起了决定性的影响。随着无产阶级登

① 列宁在谈到“美国式的”发展道路时指的是在“自由土地”上建立小农场经济。美国的这种情况是由于大地主-奴隶主在国内战争中遭到失败而造成的，是用资本主义方式开垦中部和西部各州的大量后备土地而造成的。（参看《列宁全集》第 15 卷第 114 页。）

上历史舞台，便出现了这样一个阶级，它在捍卫自己的切身利益时，最充分最坚决地反映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整个社会进步的利益。无产阶级继承了由进步的思想界近百年的工作所创立的民主传统，继承了贵族革命家和平民革命家反对欧洲最反动的专制制度的忘我斗争的传统。这种传统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党所接受的遗产的组成部分，俄国社会民主党把社会主义斗争和民主主义斗争结合成为一种不可分割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二　革命民主运动。农民的空想社会主义

革命民主思想的起源　俄国的革命民主运动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在整个封建时代，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时起时伏。在十七至十八世纪，俄国经历了三次农民战争，即规模巨大的、自发的、有农民、哥萨克和农奴工人参加的起义，这三次起义以它们领袖的名字为标志而载入史册，这些领袖是：伊万·伊萨也维奇·博洛特尼科夫、斯切潘·季莫费也维奇·拉辛和叶梅利扬·伊万诺维奇·普加乔夫。这些起义的打击动摇了封建制度，加快了封建制度危机的到来。但农民战争既是强大的，同时又是软弱的。农民战争客观上的革命内容由于农民相信“善良的沙皇”能够保护他们免遭“凶恶的地主”的压榨而变得模糊起来了。专制制度战胜了农民，消灭了农民-哥萨克“自由逃民”的基地，并在整个帝国境内到处都建立了贵族的、官僚的行政机构。

受到农奴主压制的俄国不可能很快地重新投入公开的斗

争，而且这种斗争已不可能再采取从前那样的形式了。因此最初几代俄国革命家就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数十年来，使他们最苦恼的问题就是弄不清为什么人民“默不作声”，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才能唤醒人民和把祖国从专制制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俄国革命家在探索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反映了俄国社会发展的内部需要，研究了走在前面的一些国家的生动的历史教训，他们贪婪地吸收欧美革命思想的“最新成果”，并用自身的经验来加以检验。俄国的解放运动作为整个欧洲和世界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发展着。

在攻占巴士底狱（1789 年）这个揭开了欧洲大陆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件发生一年以后，在俄国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它的书名很普通，叫作《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当这个印数不多的小册子有一本被叶卡特林娜二世发现后，阶级本能使这位俄国女沙皇对这本书及其作者作出了正确的评价：“比普加乔夫还坏的叛乱者”。《旅行记》的作者亚历山大·尼古拉也维奇·拉吉舍夫(1749—1802)是俄国第一个自觉的革命家。

他出身于贵族家庭，但他能够抛弃贵族阶层的偏见而站到农民一边。他那本书以惊人的力量暴露了人民苦难的深渊，揭示了农民可怕的命运同专制制度的整个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拉吉舍夫认为，农民的解放既不能指望“贪得无厌的”地主，也不能指望皇帝，因为皇帝是一切暴行的支持者，是“头号罪犯”，不应当寄希望于沙皇的开明，而应当寄希望于奴役所带来的苦难本身，因为后者必然使农奴产生反抗和绝望。革命虽然还很遥远，但是对革命的向往并不是一种不会产生任何结果的幻想。“最美

好的”那一天一定会到来，那时“使人痛苦不堪的政权转瞬间就会土崩瓦解”。①

拉吉舍夫由于写这本书而遭到了残酷的报复。沙皇法庭判处他以死刑，后来由于特殊的“恩典”改为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拉吉舍夫对封建制度发出的抗议得到了为数不多的同时代人的赞同。而作为革命家，他却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但是过了二三十年以后，同沙皇制度作斗争的思想已经开始变为革命行动。

列宁把十二月党人起义确定为俄国解放运动第一个时期即贵族革命时期(1825—1861)的开端。俄国的特点就在于，争取对俄国进行资产阶级改造的斗争是由体现封建压迫的那个阶级本身中的一小部分有教养的代表人物进行的。

十二月党人谈到自己时说：“我们是 1812 年的产儿”。对拿破仑入侵的抵抗不仅唤起了先进的贵族青年的民族自觉，而且唤起了他们的公民自觉。战争使他们接近了人民，即以自己的英勇精神为俄国争得胜利的士兵、民兵和游击队员。年轻的军官们在国外远征期间直接接触到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西欧。现实使他们爱好自由的幻想和起初还很模糊的理想有了具体的形式。这些革命家认为自己的主要目的是废除专制制度，使所有的人都获得自由。十二月党人的杰出理论家和政治领袖巴维尔·伊万诺维奇·彼斯捷尔(1793—1826)写道：“奴隶制应当彻底废除，贵族必须永远放弃占有他人的可耻特权。”②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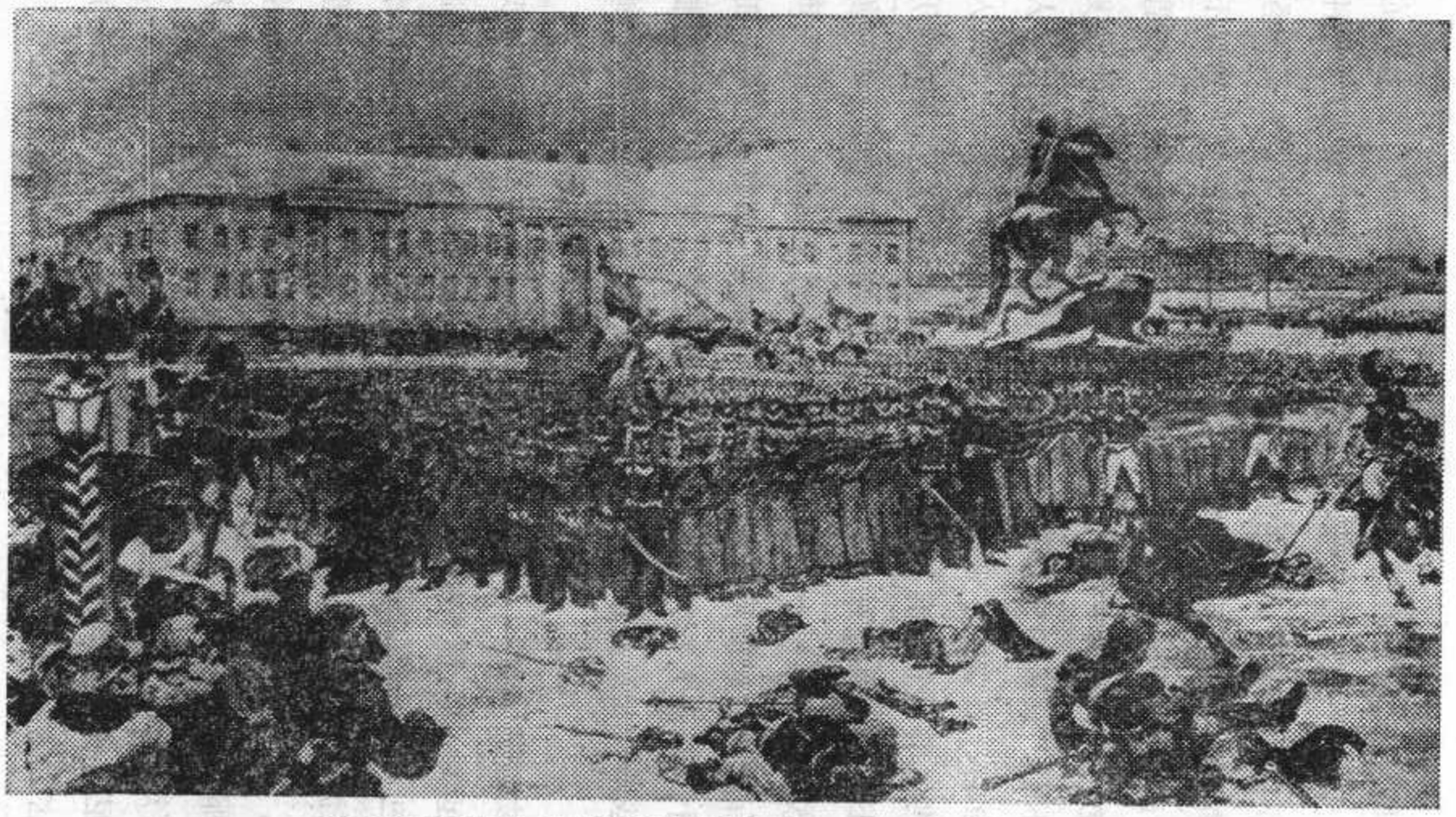
① 《拉吉舍夫全集》1938 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 1 卷第 7、362 页。

② 《十二月党人起义》(文件集)1958 年莫斯科版第 7 卷第 156 页。

贵族革命家们在确定解放农民的道路和俄国社会未来的政治制度方面产生了重大的意见分歧。总的来说，他们的各种方案都带有阶级局限性：他们想解放农民，同时又要在某种程度上照顾到地主的利益，而对于未来的革命则力图使它具有不引起“内讧”即农民同贵族之间的国内战争的性质。但是，尽管十二月党人的各种方案在社会激进主义和政治激进主义的程度上有所不同，其目的却都是要消灭封建专制制度。十二月党人中最革命的一翼奠定了俄国共和主义传统的基础。十二月党人运动还建立了一个以准备武装革命为目的的组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即在其他社会阶级还没有开展较为重大的运动的条件下，武装革命是唯一可能的革命。这些贵族革命家试图实现自己的有益于人民的理想，但又不让人民参加，而只是依靠一部分忠于十二月党人军官的军队，结果遭到了失败。看来专制制度比那些即使是最清醒的秘密团体的领导人所想象的要强大些。

彼得堡1825年12月14日的起义，同乌克兰的切尔尼戈夫团的起义一样，都被镇压下去了。五个革命家被判处死刑，他们是：巴·伊·彼斯捷尔、康·费·雷列耶夫、谢·伊·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米·巴·别斯图热夫-留敏和彼·格·卡霍夫斯基。一百多人被送去服苦役和永久流放到西伯利亚。沙皇政府对那些积极参加起义的士兵也进行了残酷的惩罚，许多人被判“穿过千人棒阵”和终身服苦役。

尼古拉一世的黑暗统治、监狱和流放以及对自由言论的残酷迫害，这一切似乎已经使社会斗争的进一步发展没有任何余



1825年12月14日参议院广场的起义　　尔·弗连茨 画

地了。然而就是在警察的压迫下，“预备性的、内部的”（赫尔岑语）工作也在继续进行，并很快超出了个别小组的范围。维萨里昂·格里戈里也维奇·别林斯基(1811—1848)和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1812—1870)是三十至四十年代运动的中心人物。

赫尔岑直接继承了十二月党人的传统，还在少年时期他就发誓要忠于十二月党人的事业。但他早在大学学习时期，特别是在流放期间，就已在通过什么道路才能引导单独的革命家去接触更广泛的志同道合者并将他们变为实际的社会力量这个问题上开始形成自己的新观点、新认识。赫尔岑转向了文学，他认为文学是当时进行革命启蒙工作和革命宣传工作的最有效的工具。他后来写道：“对于被剥夺了社会自由的人民来说，文学是唯一的讲坛，他们可以从那里使人们听到自己愤怒的喊声和自己良心的呼叫。”①

别林斯基也得出了这个结论。他短短几年的杂志编辑活动（宪兵还未来得及破坏，他的死就中断了这一活动）构成了整整一个时代。俄国文学中现实主义流派的发展是同这位伟大的批评家的名字连在一起的。现实主义流派大大扩充了文艺创作中反映现实生活的范围，因而也就扩充了文学直接影响生活的范围。不仅对黑暗的直接揭露和对自由的直接呼唤，而且整个思想和感情体系，以及对人的崇高品德的肯定和对俄国历史命运同俄国人民的命运不可分割这一观点的确认，使新的俄罗斯

① 《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7卷第198页。

文学(从它的奠基人普希金和果戈理开始)成了极其巨大的革命促进力量，成了培养几代先进人物的思想信念和道德品质的学校。

在走向革命事业的道路上人们进行了紧张的思想上的探索。这种探索的特点是坚决地克服宗教幻想，用无神论的观点批判宗教思想体系，指出它是迁就现实的一种形式。在别林斯基、赫尔岑和他们的志同道合者看来，“上帝”和“宗教”这些字眼已经成了“愚昧、黑暗、锁链和皮鞭”① 的代名词。社会思想界把当时最尖锐的一些问题同哲学思想深刻地和有机地联系起来，试图创立一个完整的观点体系。探索这种体系的首先是赫尔岑的哲学著作，特别是他的《自然研究通信》，正象列宁所指出的，赫尔岑在这部著作中达到了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水平，他“已经走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前，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停住了”② 。赫尔岑在宣传关于人的积极性和历史改造的必然性的思想时，就曾用黑格尔辩证法的论据来加以论证，他已经能够透过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外壳，看到了将来革命变革的哲学根据，看到了“革命的代数学”。

维·格·别林斯基

① 《别林斯基全集》1953—1956 年莫斯科版第 12 卷第 250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417 页。

在关于俄国未来的争论中，在同反动派和保守派的斗争中，俄国的启蒙运动者们越来越经常地求助于西欧的政治经验。他们高度评价西欧在民主革命中所取得的进步，但也看到了资产阶级社会所产生的新的矛盾。取得了政权的金融寡头使一切都服从于他们发财致富的利益，劳动人民却注定陷于贫困之中。社会主义思潮的发展，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傅立叶、圣西门、欧文的学说的创立，反映了资本主义矛盾的尖锐化。在三十年代的俄国，赫尔岑及其最亲密的朋友和战友尼·普·奥加辽夫，都是空想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四十年代末，社会主义的理想，一个能保证所有的人都享有实际平等的社会的理想，成了一大批最彻底地反对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战士的旗帜。

转向空想社会主义是俄国进步思想界历史上的一个转折关头。纯粹的政治方案和思想已经不能使俄国进步思想界感到满足了。关于必须自下而上地重新审查和改造一切社会关系的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同时由于俄国社会主义者处处都碰到农奴制的可怕景象，因此他们也在顽强地寻找理想同人民的现实需要和生活条件之间的联系。他们从这一立场出发批判了西欧空想主义者抽象的、在很多方面说来是思辨性的学说。赫尔岑在1844年的日记中写道："毫无疑问，圣西门派和傅立叶派对未来作出了极其伟大的预言，但还缺少点什么。"① 别林斯基后期的论文和书信贯穿着社会现实主义的要求，他说："我们应当在自己那里，在自己身上，在自己周围去寻找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

① 《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2卷第345页。

法。”①

别林斯基比自己的那些志同道合者更清楚地看到，俄国将要发生深刻的动荡，其根源就在于农民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别林斯基代表了农民的利益，这不仅表现在他号召解放人民，而且表现在他激烈地抨击那种把俄国农民似乎自古以来就有的恭顺和服从加以理想化的斯拉夫主义。别林斯基1847年写给果戈理的那封到处被人传抄的著名的信是四十年代革命宣传的顶峰。列宁称这封信“是一篇没有经过审查的民主出版界的优秀作品”②。

别林斯基和赫尔岑的思想为建立新型的、民主主义的革命组织奠定了基础，这种革命组织不同于只局限于自己小圈子的贵族十二月党人的组织。最先寻求人民支持的，要算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的革命核心的活动，这个革命核心就是1845—1849年间团结在米·瓦·布塔舍维奇-彼得拉舍夫斯基周围的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的彼得堡小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光辉表达者是塔拉斯·格里哥里也维奇·舍夫琴柯（1814—1861），他出身于农奴，是“庄稼汉诗人”，不仅敌人这样称呼他，他本人也自豪地这样称呼自己。舍夫琴柯加入了吉利-美福季兄弟会（1846年至1847年初在乌克兰进行活动），他赞同该会反对农奴制和主张民族解放的纲领，但是与该会的大多数会员相反，他不是把这一纲领的实现寄托在和平的启蒙运动上，而是寄希望于农民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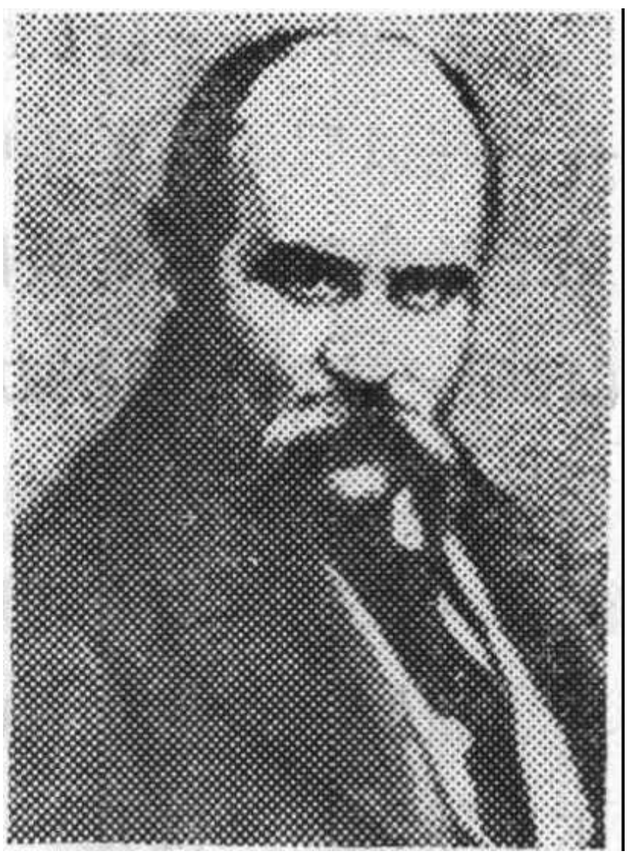
---

① 《别林斯基全集》第10卷第32页。

② 《列宁全集》第20卷第241页。

抗农奴主和沙皇的行动上。舍夫琴柯在他那非常著名的《遗书》中号召人民："打碎你身上的锁链，用敌人的毒血来浇灌自由。"①

1848—1849年欧洲革命失败后由反动派掀起的新的镇压浪潮曾使俄国的革命宣传一时中断。但是到五十年代初，赫尔岑在尼古拉一世的警戒线以外的地方即在伦敦创办了自由的俄文刊物，又恢复并扩大了这种革命宣传活动。赫尔岑在他的第一份传单《致俄罗斯兄弟们》中表述了自己的纲领："发表公开言论就是转入行动"。随后他又出了数十种出版物，如《北极星》以及《钟声》杂志(1857—1867)。在创办《钟声》杂志方面，奥加辽夫也起了巨大的作用。《钟声》杂志痛斥了农奴主，对警察专制制度的横行霸道不断进行抨击。这个制度所以能横行霸道，不仅由于它有力量，而且由于人们习惯于服从这种力量。赫尔岑办的刊物在俄国秘密地广为流传，社会各个阶层中都有它的拥护者和通讯员。它是俄国的第一个革命刊物。



塔·格·舍夫琴柯

① 舍夫琴柯的名字马克思是知道的。马克思阅读过一份向1878年在巴黎召开的文学代表大会提交的关于乌克兰文学的报告，他在这份报告上特别标出了以下两句评价这位伟大人民歌手的话："人民真正的儿子。他比任何人都更无愧于人民诗人的称号"（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1号，目录第1号，保管单位第6470号）。

民粹派社会主义的创始人

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在封建制度的危机不断增长和群众性的农民斗争日益高涨的情况下，平民知识分子即出身于农民、下层僧侣、商人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相当广泛的知识分子阶层的代表，成了俄国解放运动的主要活动家，并且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一直如此。俄国解放运动开始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阶段，或者叫平民知识分子阶段(1861—1894)。新生力量的涌现不仅壮大了革命者的队伍，而且把运动提到了更高的阶段。列宁写道："战士的圈子扩大了，他们同人民的联系密切起来了。"①

新的一代革命者的精神领袖是尼古拉·加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

早在大学时期，他就成了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他确定自己的毕生志向就是做一个革命者、共和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的拥护者。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作家和政论家的全部的多方面活动，都是用来从理论上论证和宣传革命思想。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不从根本上摧毁陈旧的社会形式，要取得进步的历史性的发展是不可思议的。这种摧毁的必要性是自然产生的，也是必然产生的，任何力量都不能防止旧制度的崩溃和新制度的胜利。车尔尼雪夫斯基满怀激情地说："难道新利益的发展可以停止吗？不，新的利益天天都在壮大。既然这样，那么新的利益所要求的那些形式将获得彻底胜

---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422页。

利还用怀疑吗？”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在西方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已在消失、“工人”即无产者登上历史舞台并宣告了自己的权利的时代成为社会主义思想家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开始衰亡并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经济史已经到了协作社原则发展的时期。”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了许多著作来证明这一原则。他力图创立“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学”，对有产阶级思想家的辩护论观点进行了无情的批判。针对资产阶级科学关于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制度将永恒不变的论点，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了用革命来改变“经济生活”基础的主张。车尔尼雪夫斯基十分清楚地——清楚的程度在当时俄国落后的条件下是惊人的——分析了他那个时代的社会阶级划分情况，并从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冲突中看到了整个社会斗争的最深刻的动因。关于人民在历史上起决定性作用这一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也得到了新的解释。车尔尼雪夫斯基证明，被压迫阶级即将说出自己的真话：“主要群众还没有行动起来，它的雄厚的大军还只是刚刚接近历史活动的战场。”②

车尔尼雪夫斯基把革命这一概念同彻底改变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联系了起来。他坚决反对专制制度，同时不仅清楚地看到了先进资产阶级国家的国家制度的优越性，而且还看到了这种国家制度的无法医治的弊病。车尔尼雪夫斯基着重指出，问

---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十五卷本）1939—1950年莫斯科版第5卷第394页。

②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十五卷本）第7卷第666页。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

题不在于具有形式上的权利，也不在于形式上具有对国家管理施加影响的可能，而在于“是否存在具有这种影响的力量”。“下层阶级”只要使自己从压迫下解放出来，就会获得这种力量。因此，当群众从只是受苦受难的消极的力量变为能够用自己的行动急剧改变历史进程的积极的和独立的力量时，那种不是触及社会生活的细枝末节，而是触及其根本基础的政治斗争也就开始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知道，统治阶级既不会自愿地让出政权，也不会自愿地让出特权，因此“老百姓”——“被称作社会主义的制度只是对他们才有利，只有他们才需要”——面临着严酷的和长期的斗争。只有经过多次搏斗和牺牲，经过局部的成功和失败，这个斗争最后才会取得胜利。这位勇敢的清醒的革命家事先提醒人们说，历史道路“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它所通过的完全是一些时而尘土飞扬、时而泥泞不堪的原野，它要时而穿过沼泽，时而穿过密林”①。

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思想史上，没有任何人象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接近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称他为伟大的俄国学者和批评家，说他出色地说明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破产。②列宁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位与众不同的思想家，说他的作

---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十五卷本)第9卷第833页；第7卷第923页。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3页。

品“散发着阶级斗争的气息”①。正因为如此，所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仅对于他的同时代人，而且对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俄国革命民主派同俄国无产阶级政党思想上的联系正是从他开始，一脉相承。但是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未能完全克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在车尔尼雪夫斯基那里，既有作为一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那种能够看出许多具体事实和现象的物质底蕴的天才洞察力，又有关于人们的智力活动在社会进步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唯心主义观念。诚然，车尔尼雪夫斯基懂得，人们的观点只有通过群众活动、阶级斗争才能改变，这是他同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者的不同之处，但他未能指出这种将导致社会的彻底改造的斗争的具体形式。如果说他已经能够把无产者和农夫区分开来，那么无论是他或是他的一些最亲密的继承者，却都未能发现和了解无产者和农夫之间的本质区别以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俄国革命民主派中最成熟的思想家们，都曾试图在农奴制的和刚刚从农奴制下解放出来的俄国找到一支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现实力量，都曾试图解决这样一个他们一直为之思考并一直为之进行活动的任务，但是就是他们也都徒劳无功。

从主观的社会主义理想同俄国现实之间的矛盾中产生了“俄国农民社会主义”这种独特的理论。这一为青年平民知识分子所接受的理论，成了民粹派的思想基础，民粹派是在改革后最初几十年的俄国革命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社会政治派别。

---

① 《列宁全集》第20卷第241页。

列宁写道："民粹主义是俄国农民民主派的思想体系（一套观念）。"① 列宁在多次谈到如何确定民粹主义的历史地位时，始终强调民粹主义是一种矛盾的结合，也就是说民粹主义中既有社会主义空想成分，同时它又表达了广大小生产者即农民的实际需要，这些小生产者即农民最关心消灭农奴制和存在于国家社会经济生活及政治生活中的一切农奴制残余。民粹主义是处于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国家的一种民主主义运动。俄国的这种革命不可能是以前的那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简单重复，因为俄国的社会矛盾更加成熟，还因为先进国家中所确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已经暴露出深刻的无法调和的矛盾和过渡性质。西方的经验迫使俄国民粹主义的创始人去寻找"另外的道路"，这条道路在他们看来就是社会主义道路，但实际上它只能最坚决和最彻底地消除农奴制这一种压迫形式，同时却保留着从小商品生产中发展资本主义的基础。恩格斯针对十九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说过一句名言："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可以是正确的。"② 列宁在提醒人们注意恩格斯的这句名言时指出："民粹派的**民主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而在**历史**上却是正确的；**这种**民主主义作为社会主义乌托邦是错误的，但是，作为农民群众的特殊的、有历史局限性的民主主义斗争的表现，却是**正确的**，这种斗争是资产阶级改革的不可缺少的因素，同时是这一改革获得全胜的条件。"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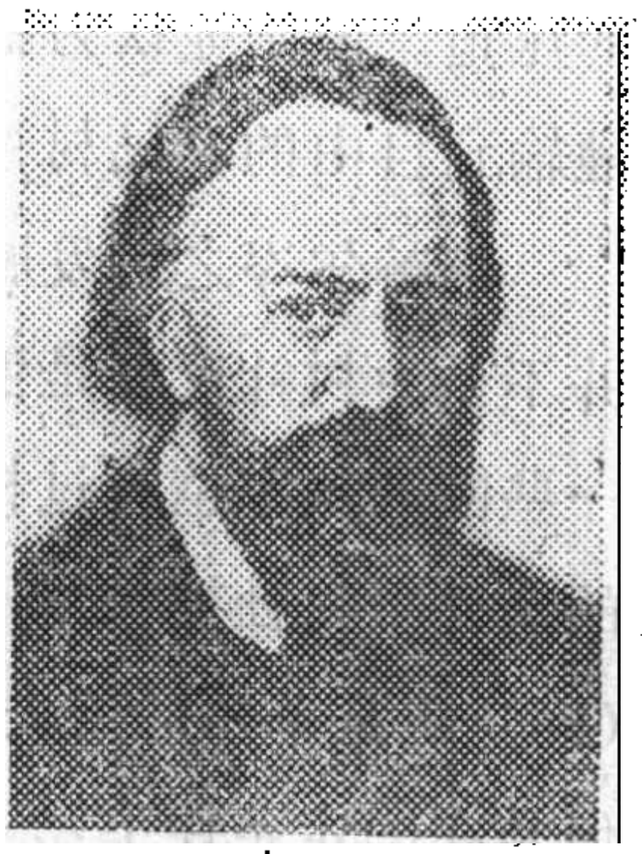
---

① 《列宁全集》第 18 卷第 52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209 页。

③ 《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432 页。

从这种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民粹主义不仅仅是俄国一国的现象。在其他一些挣脱了封建主义桎梏的、农民占优势的国家中，也产生了一些同一类型的社会思想流派。各个国家历史发展的特点既决定着这种思想体系的革命程度和进步程度，也决定着“土地民主主义”（马克思语）即农民社会主义的具体形式。在俄国，村社问题是农民社会主义的中心问题之一。



亚·伊·赫尔岑

最早从空想社会主义的立场出发提出这个问题的是赫尔岑。他的推理过程是这样的：1848 年的经验表明，西欧离社会主义还很遥远；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由于执政者的暴力、私有者的自私自利和革命力量的软弱而被阻断；不经过浴血奋战，不破坏现存的社会形式，西方的资产阶级世界是不会灭亡的。在赫尔岑看来，俄国革命面临着另外一种前途。他认为有了全体成员一律平等的、实行农民自治的村社，就能保证较为容易地、没有痛苦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从而避免“资产阶级化”的惨剧。赫尔岑觉得“人同土地的关系”构成了俄国人民的特点，这一特点使俄国具有了完全新的社会基础。由此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俄国未来的人是农夫，就象法国未来的人是工人一样。”① 诚然，赫尔岑也指出了村社的某些消极方面：个人地位的低下和宗法残余

① 《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 7 卷第 326 页。

的压迫。但是他认为把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欧洲科学的最高成果灌输到自由的农民村社中去，就能够克服这些缺陷。

继赫尔岑之后发展了村社社会主义理论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并不认为村社仅仅是俄国一国所固有的制度。不是的，在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有过村社。车尔尼雪夫斯基着重指出，在俄国的条件下村社被保留下来，这是发展缓慢的标志，落后的标志（而这正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胜过赫尔岑的观点的地方）。但是在一定条件下——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首要条件是把全部土地无偿地交给农民——村社能够起积极的作用。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不是简单地由村社占有土地，而是要能够把这种占有同村社生产结合起来，从而使农业和工业溶合在一起，这才能够打开通向社会主义的最好道路。“没有村社生产的村社占有制同拥有村社生产的村社占有制之间的差别是极其巨大的。前者只能防止产生无产阶级，后者则除此之外还能促进生产的提高。”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要使生产力得到这样的提高，就应当把“协作的原则”也推广到城市生活中去，把分散的手工业联合起来，把工厂变成工厂中全体劳动者的财产。

由此看来，村社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一种特殊的尝试，即企图利用历史上已形成的人民生活的组织形式来一方面唤起农民进行革命，另一方面保持住村社内存在的平均主义原则，直到革命胜利后实行新的、社会主义的原则。

俄国社会主义的思想家，六十至七十年代的民粹派，觉得他

---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十五卷本）第4卷第414页。

们自己的设想是切合实际的。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依靠村社就能够克服社会主义的空想方面。但是他们自然未能克服空想主义。俄国的村社早在当时就已由于日益增长的财产方面的不平等而衰落下去。把宗法形式和宗法制度同科学成就、同减轻人的劳动的机器直接结合起来这一思想本身就是空想主义的。要实现这一思想，就必须对社会生产实行根本的变革，建立起大工业，而这种大工业当时在俄国只能是资本主义的。可是这样做就意味着改变城乡的阶级结构，也就是说最终将破坏俄国空想主义者寄以特别希望的平均主义的村社本身。

从历史前景来看，民粹主义的幻想是很明显的。但是，在资本主义在俄国确立下来并在这里造成产生新的、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的先决条件之前，这种幻想是不可能摆脱的。只有现实生活本身才能够解决这个困扰着先进的俄国人的问题，并且只有现实生活本身才能够检验那个虽然充满了空想但仍然带有浓厚的革命火药味并能唤起青年平民知识分子同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进行英勇斗争的理论。

农奴制崩溃时代的解放运动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的革命形势是平民知识分子阶段的起点，当时俄国社会运动的基本倾向已在思想争论中清楚地表现了出来。自由主义正在形成为一种独立的政治派别。它的社会纲领是：在保留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强制赎买农民份地的条件下解放农民。这一纲领追求的是这样一个政治目的：在为时还不算晚的时候防止革命的爆发。自由派主张规定某些公民权利，但只有很少一部分自由派主张建

立代表机关。总的来说，自由主义的发展方向就是在保留专制君主制和对专制君主制进行局部改良的基础上同“上层”勾结起来。自由派的右翼首领们(康·德·卡维林、波·尼·契切林)当时就已同沙皇官僚结成了政治联盟。契切林在1861年9月写道：“现时在俄国需要两件东西：自由主义的措施和强有力的政权。”①

革命民主阵营代表了农民群众的利益。农民社会主义的一般理论原则在许多革命改造的具体纲领中具体地体现了出来。

民主运动的主要讲坛是《同时代人》杂志(由普希金创办，别林斯基在四十年代末曾任该杂志编辑)。该杂志的出版者尼·阿·涅克拉索夫不顾自由派编辑们的反对，委托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思想上来领导这个杂志，从这时起，该杂志便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生命。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谈到涅克拉索夫时说：“只是由于他那巨大的智慧、崇高的精神和无所畏惧的坚强性格，我才有可能进行那样的写作。”②

尼·亚·杜勃罗留波夫

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周围团结了一个由志同道合者组成的小组。小组中占首位的是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他是一位文艺批评家和政论家，是别林斯基的继承者，他的革命

① «契切林回忆录»1929年莫斯科版第24页。
②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十五卷本)第15卷第793页。

热情、整个性格甚至一生的遭遇都同别林斯基相似。参加《同时代人》杂志这个小组的还有政论家尼·瓦·舍尔古诺夫和马·阿·安东诺维奇，作家米·叶·萨尔蒂柯夫-谢德林、姆·伊·米哈伊洛夫、瓦·斯·库罗奇金、瓦·阿·斯列普佐夫等人。

《同时代人》成了日益觉醒的青年平民知识分子所喜爱的杂志。它的印数达到将近 7,000 份(1861年)，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数字。不管《同时代人》杂志同自己的读者谈论什么，无论是科学上的新发现还是社会生活中的新闻；不管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战友们选择哪种文艺形式，从长篇的文学著作到小品文和时事报道，它在一切场合都始终不渝地贯彻一个主要思想：俄国必须实行革命转变。杜勃罗留波夫给杂志的一个编辑写道："我们应当把俄国生活中需要整顿和改善的事实收集起来，应当唤起读者去注意他们周围的事物，应当通过揭露种种卑鄙龌龊的事情，使读者触目惊心，不断思考，感到忧虑，不得安宁，直到读者对这一切肮脏行为感到厌恶，直到最后触怒了读者，使他愤然跳起来说：'看，我们就是过着这样一种苦役般的生活！我宁愿豁出这条命，也不想再在这个泥潭中生活下去了。'这就是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批评要使用那样的语气以及《同时代人》杂志为什么要发表那样的政治性论文……"①

实行这条路线遇到了书报检查方面的障碍，所以不得不靠使用"伊索寓言式的"语言来克服这种障碍。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欧洲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所写的一些评论起了特别大的作

① 《火》(历史、文学)1916 年彼得格勒版第 1 册第 67—68 页。

用。他用比拟和对照的方法得以在受检查的刊物上谈论俄国最迫切的问题。同时，欧洲革命、自由主义改良和反动政变的经验，也给俄国民主派的领袖们提供了最宝贵的材料，使他们有可能用来阐明刚刚在俄国社会舞台上开始活动的那些力量的真实面貌。

《同时代人》杂志提出的所有问题都同农民这个中心问题有内在的联系。杂志的每一期都对农奴制拥护者的公开的和隐蔽的意图进行了揭露，指出那种希望调和地主和农民的利益、希望能够“用旧制度的力量”来消灭农奴制的想法是不可思议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说，解放农民并不是目的本身，一切都取决于在什么条件下、依靠谁的力量来实现这一解放。如果农民获得的是“没有多大用处的那么一点点”土地，如果农民因交付赎金而破了产，这对整个俄国来说将是一场灾难，这将长期阻碍俄国的进步。《同时代人》杂志对自由派玩弄的漂亮词句给予了最有力的抨击，他们表面上是在甜言蜜语地关心“小兄弟”，是在揭露专制制度一些微小的、为害不那么大的罪恶，而实际上是在维护一切压迫者的共同利益。“没有他们，没有这些如此牢固和如此真心实意为自己树立了自由派和民主派名声的人，反动派就会变得软弱无力。”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位农民革命的思想领袖的伟大之处在于：早在 1861 年 2 月 19 日改革之前，他就预言了政府正在准备的“解放”的掠夺性质，预言了地主资产阶级自由派背叛人民

---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十五卷本)第 7 卷第 697 页。

的必然性。《同时代人》杂志所奠定的彻底民主主义的、反自由主义的传统，培育了不止一代俄国革命者。七十年代的民粹派活动家继承了这个传统，后来这个传统又从他们那里传给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后者则为这个传统充实了新的阶级内容。1911年列宁就农奴制崩溃五十周年写道："六十年代的自由派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两种历史倾向、两种历史力量的代表，这两种倾向和力量从那时起一直到今天都在决定着为建立新俄国而进行的斗争的结局。"①

革命纲领是通过克服民主派阵营内部的矛盾，特别是在《同时代人》杂志同《钟声》杂志的思想论战中最后形成的。由于赫尔岑是在黑暗时期离开俄国的，当时他还不可能看到革命的人民，所以他一直希望由那些忠于十二月党人遗训的少数有教养的贵族带头来解放农民。他和奥加辽夫还认为，如果把沙皇同农奴主分离开，利用沙皇的无限权力作为解放农民的工具，那么，不必流血，也不必通过"普加乔夫起义"的方式，就可以粉碎农奴主的反抗。由此就产生了《钟声》杂志出版者们的自由主义动摇，这最明显地表现在赫尔岑上书亚历山大二世这一行动中，并受到了《同时代人》杂志那个小组的强烈而公正的批评。但就是在这个时候，赫尔岑也与自由派有所不同，他捍卫农民的利益，并不排除另外一条革命斗争的道路。当现实生活粉碎了和平幻想的时候，当专制制度用火与铁来回答被掠夺的农民的抗议的时候，当俄国民主派在受检查的刊物上只能以"沉默的诅

① 《列宁全集》第 17 卷第 104 页。

咒”来反对改革的时候，赫尔岑的《钟声》杂志就对沙皇展开猛烈的抨击，坚决同自由派决裂。奥加辽夫写道：“旧的农奴制为新的农奴制所代替。总的来说农奴制并没有废除。沙皇欺骗了人民！”①《钟声》杂志号召农民进行反抗，号召民主派青年开展革命活动。

六十年代的民主派活动家的遗产中另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他们提出了关于群众性革命斗争的方向和实际形式这个问题。

革命思想总是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迫切问题。在宣布“自由”后不久，俄国各个地区就掀起了农民发动的浪潮，这是整个革命形势发展时期最强大的浪潮。席卷奔萨省和坦波夫省好几个县的坎杰耶夫卡起义（因起义的主要策源地坎杰耶夫卡村而得名）和喀山省别兹德纳村的起义遭到了血腥的镇压：军队用枪口顶着顽强不屈的农民的胸膛开枪射击。这些事件在平民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别兹德纳的惨案发生之后，喀山的青年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来追悼被枪杀的农民，在追悼会上著名的历史学家阿·普·夏波夫发表了充满革命思想的演说。他在谈到别兹德纳的农民时说：“你们第一次打碎了我们的幻梦，你们以自己的主动精神打消了我们对我国人民是否有能力发动政治运动这种不正确的怀疑。”夏波夫在结束自己的演说时高呼：“民主宪法万岁！”② 1861 年秋在俄国各个大学中心爆发了大 规

---

① 《奥加辽夫社会政治和哲学著作选集》1952 年莫斯科版第 1 卷第 478 页。

② 《红色文献》1923 年第 4 卷第 409、410 页。

模的学潮，接着就是大规模的镇压。

由孤立的、分散的革命发动发展成为全俄国的运动，这种可能性看来是实际存在的。促使事态向这个方面发展，把农民反对农奴制的抗议纳入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轨道，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当时提出的任务，这一任务贯穿在《告领地农民书》这份传单中，也贯穿在他为《同时代人》杂志所写的最后一些文章中。车尔尼雪夫斯基看出，农民还不能够进行齐心协力的有组织的发动。但他指望，生活本身将会启发群众这样做，革命者的职责就是做好准备去迎接这样的时刻，积极准备这一时刻的到来，建立一种组织来促使人民觉悟，并以自己的政治行动去发展农民起义或者说全民起义的最初成果。

《钟声》杂志也提出了到民间去的口号。赫尔岑在向那些因参加学潮而被政府赶出大学的学生发出号召时写道："你们听——……从我们辽阔祖国的四面八方，从顿河和乌拉尔，从伏尔加河和第聂伯河，到处都是哀声不断，怨声四起，——这是在经过了可怕的令人厌倦的平静之后，孕育着风暴的、开始沸腾起来的大海波涛的最初怒吼。**到民间去！走向人民！**这就是你们这些因信仰科学而被驱逐的人应该去的地方……"①

1861 年下半年和 1862 年初，出现了许多秘密传单：《大俄罗斯人》、《人民需要什么？》、《致年轻的一代》、《青年俄罗斯》。在这些传单中表现出了形形色色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各种各样的策略观点——从试图利用社会各阶层的不满来建立向专制制度发

① 《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 15 卷第 175 页。

起进攻的广泛阵线到号召进行由平民知识分子发动的“流血的革命”。这些传单中包含有后来民粹派的许多策略观点的萌芽。一些单独的青年学生小组和民主派军官小组相互之间建立了联系，所有这些小组都倾向于《同时代人》杂志和《钟声》杂志。

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鼓舞下，他在彼得堡的一些战友（尼·亚·和亚·亚·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兄弟、亚·亚·斯列普佐夫、尼·尼·奥勃鲁切夫、尼·伊·吴亭）为把各种革命力量联合起来进行了巨大的准备工作，其结果就是在 1861 年底建立了秘密团体“土地和自由社”。赫尔岑和奥加辽夫积极地帮助了这一团体的建立，并参加了它的领导工作。“土地和自由社”是俄国解放运动历史上建立革命政党的第一次尝试，虽然这里所说的党还不是后来“党”这个概念所包含的那种意义。这里所说的是具有统一的中央和共同的行动纲领的各革命团体和革命小组的共同行动。这个组织的名称本身就表明了该组织的主要口号：把土地转交给人民和消灭君主制，用人民政权来代替专制制度。当“土地和自由社”由于警察的迫害和反动派的进攻而被迫停止自己的活动的时候，它还没有成为一个团结一致的革命家组织，也没有能够实现自己在思想上的统一。

新阶段即平民知识分子阶段的解放运动同贵族革命家的运动相比，具有更大程度的全国性。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及其志同道合者的国际主义立场对这一点起了促进作用。虽然民主派在对革命后的俄国政治制度的看法上存在着一些非常重大的分歧，但他们都坚决主张，民族压迫和权利不平等现象必须毫无保留地加以消灭，一切加入沙皇帝国的民族都有权自己决定自

已的前途问题。俄国民主派领袖们的思想、他们的哲学观点和社会政治观点，加速了被压迫民族社会思想界和文化界中革命的、进步的派别的形成。五十至六十年代出现了以下这样一些出类拔萃的大启蒙运动者、大哲学家和大作家，如格鲁吉亚的伊里亚·恰夫恰瓦泽、阿塞拜疆的米尔扎·法塔利·阿洪多夫、亚美尼亚的米卡埃尔·纳尔班姜、爱沙尼亚的弗里德里希·克雷茨瓦尔德、哈萨克斯坦的乔坎·瓦利哈诺夫。

随着反对封建制度和反对农奴制度的斗争的增长，民族问题愈来愈紧密地同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在民族运动中，主张同专制制度妥协的人们同坚决反对专制制度的人们之间的界限变得更加分明。民主派认识到，不同"本民族的"剥削者上层进行斗争，不同俄罗斯革命家采取共同行动，要消灭沙皇的压迫是不可能的。农奴制崩溃时代革命阵营中的积极活动家有塔拉斯·舍夫琴柯、卡斯土斯·卡利诺夫斯基、安塔纳斯·马茨基亚维秋斯、彼得·巴尔洛德、尼科·尼科拉泽以及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高加索的民族解放民主运动的其他代表人物。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解放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康·卡利诺夫斯基、安·马茨基亚维秋斯、米·纳尔班姜、齐·谢拉科夫斯基

革命民主派对欧洲各族人民如匈牙利人、捷克人、意大利人的民族解放活动和革命斗争抱着深切的同情，他们站在废奴主义者即为解放美国黑人而斗争的战士一边。

俄国革命运动同波兰民主派的联系尤其密切。俄波革命联盟的思想在1863—1864年起义时期得到了巩固并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参加起义的民主阵营的领导人当中有不少人（齐格蒙特·谢拉科夫斯基、雅罗斯拉夫·东布罗夫斯基、瓦列里·弗鲁勃列夫斯基、路德维希·兹维日多夫斯基等）同俄国民主派有精神上的或私人之间的联系。俄国革命者满腔热情地希望波兰人取得胜利。起义期间，“土地和自由社”积极开展了在军队中建立革命基层组织的活动（在这些基层组织的领导人中有年轻的军官康斯坦丁·克鲁普斯基，他是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父亲）。在开往波兰的部队中，以安德列·帕捷勃尼亚为首的一部分“土地和自由社”的军事组织的成员转到了起义者方面。帕捷勃尼亚在同沙皇讨伐部队的激战中阵亡。在俄国国内，由于农民运动在此以前就已显出了衰落的征兆，政府的恐怖行为又十分猖獗，所以谁都不可能公开出来为波兰辩护。只有《钟声》杂志公开地宣布了两国人民为自己的和共同的自由而共同斗争的革命原则。赫尔岑宣称：“我们站在波兰人一边，因为我们是俄国人。我们希望波兰独立，因为我们希望俄国自由……是的，我们反对帝国，因为我们拥护人民！”① 这些话在贵族和资产阶级社会充满沙文主义狂热的情况下铿锵作响。自由派离开了《钟

① 《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17卷第91页。

声》杂志，但是赫尔岑，按照列宁的说法，“挽救了俄国民主派的名誉”①。

体现在革命行动中的国际主义，这是六十年代民主派的又一个极好的传统，后来的整个俄国革命运动都继承了这一传统。

“积极行动的民粹主义”：基本思想和流派

波兰起义结束了民主力量向沙皇制度这一堡垒的第一次进攻。年轻的解放运动遭到了重大的损失。政府由于害怕车尔尼雪夫斯基日益增长的影响，便把他投进苦役监狱，关了好多年。但是这种妄想扼杀由社会发展的深刻需要所产生的思想的企图是枉然的。

改革后的俄国处在高涨的精神生活之中，它触及到俄国的各个领域。“一批新人”(大部分是平民知识分子)是这次向前冲击的动力，这次冲击的标志是这样一些成果：谢切诺夫的唯物主义生理学，“巡回展览派画家”② 的写生画，“强力集团”③ 的音乐作品及其他许多成果。

希望了解人民、了解他们的要求和愿望是总的动因。民主

---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420页。

② “巡回展览派画家”是十九世纪后半期俄国的一批现实主义画家，他们常将自己的作品在俄国各大城市巡回展览。——译者注

③ “强力集团”(十九世纪后半期俄国进步作曲家五人团)即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由巴拉基烈夫、穆索尔斯基、丘伊、鲍罗廷和里姆斯基-柯尔沙科夫五人组成的友谊合作团体。他们的作品对于歌剧、交响乐、合唱、浪漫曲和室内乐的发展有巨大贡献，他们的活动是俄国和世界音乐发展中最重要的阶段之一。——译者注

派作家弗·加·柯罗连科回忆道："解放以来，'人民'这个概念在整个俄国社会的思想情绪中占着很重要的位置。'人民'犹如一团乌云呈现在我们眼前，人们不断地注视着它，努力去捕捉那在一片烟雾弥漫中所涌现出的各种形态，仔细地观察它们，辨认它们。"① 人民首先是农民。"农夫"这个来自下层人民的人的形象牢固地进入了俄国文学和艺术领域。这一形象成了最伟大的语言艺术家列·尼·托尔斯泰创作的中心，他反映了时代的尖锐问题和矛盾，按他的说法，这时"一切都翻转了过来，一切都刚刚在重新安排"。进步的文学敏锐地发现了农民生活中的新现象——宗法制基础被破坏，土地权力和金钱权力即"息票先生"②（格·乌斯宾斯基语）的权力交织在一起。

在革命家德·弗·卡拉科佐夫企图谋杀亚历山大二世（1866）之后，反动派加强了对民主阵营的进攻，使它失去了公开的论坛：《同时代人》杂志和《俄罗斯言论》杂志都被封闭（给后一个杂志带来声望的是德·伊·皮萨列夫所写的那些富有才华的、战斗性很强的政论，皮萨列夫是唯物主义思想的宣传家，是"饥寒交迫的人们"的利益的维护者）。但是到了1868年，涅克拉索夫就成功地获得了《祖国纪事》杂志，并且把米·叶·萨尔蒂柯夫-谢德林、格·伊·乌斯宾斯基、格·扎·叶利谢耶

---

① 《柯罗连科全集》（十卷本）1954年莫斯科版第6卷第140页。

② "息票先生"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文学作品中用以象征资本和资本家的形象性说法。"息票先生"一语首次见于作家格列勃·乌斯宾斯基的特写《罪孽深重》（第一次载于《俄国思想》杂志1888年第12期）。——译者注

夫、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及其他一些民主派作家团结到了这一杂志的周围。萨尔蒂柯夫-谢德林当时起的作用非常大，他是一位作家兼思想家，他的讽刺作品揭露了改革后的俄国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

民主力量的增长最集中地表现在平民知识分子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中。民粹主义逐渐成为解放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潮。

新一代的革命者继承和巩固了前辈的传统。六十年代后半期至七十年代的运动的特点是：革命阵营同自由主义明显地划清了界限，人们努力寻找走向人民群众的道路，开始采取战斗行动来反对专制制度。尽管农民运动已经衰落，但是绝大多数平民知识分子都对人民很快就会觉醒抱有希望。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彼得-保罗要塞中那个昏暗的阿列克谢也夫三角堡垒里写成的小说《怎么办？》成了新一代人案头必备的书籍。小说中的两个主导思想，即社会主义革命必然发生的思想，号召志同道合的读者开展地下的革命斗争来积极促进这一革命取得胜利的思想，已成为很多青年人的纲领。

生活本身把这些青年人推上了这条道路。沙皇政府把大学的大门稍微向平民知识分子打开了一些，很快就在高等学校里推行一种最粗暴的警察制度，使青年学生没有任何可能去从事合法的组织活动，甚至是纯粹的启蒙活动。有关农民遭受灾难的消息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青年中间。1868—1869年间国内发生了饥荒，这是“解放”带来的明显后果。1869年出版的恩·弗列罗夫斯基(瓦·瓦·别尔维)的《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给

民主主义的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以他所熟知的大量事实描绘了农村经济破产以及工厂工人、雇工、手工业者遭受残酷剥削的情景，从而彻底粉碎了官方编造的所谓改革带来了幸福生活的神话。马克思认真研究了弗列罗夫斯基这本书之后写道："这是一位……公正的批评家、大艺术家、而首先是一个愤恨形形色色的压迫……的人的作品。"①

民主思想界愈来愈关心现实生活所提出的关于俄国最近的前途问题。与此同时，还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为了使受剥削的群众即"工人阶级"（民粹派把农民和工人同样都算作工人阶级）摆脱不堪忍受的痛苦和压迫，目前需要做些什么呢？改革后的现实生活还没有提供足够的材料来正确地、有科学根据地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民粹派（其中包括弗列罗夫斯基）认为，当资本主义在俄国还没有最后确立下来，还是一种同俄国的经济机体格格不入的东西时，就还有可能改变社会发展的方向。但是为此就必须积极地干预社会发展的进程，采取措施来帮助人民，而这些措施要与自由派那种无济于事的不会有任何结果的空洞计划和传播文化的主张根本不同。这些措施就是用革命的观点重新审查 1861 年的改革，消除一切妨碍建立社会主义生活结构的制度和设施。

这种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观点在内容上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但是，如果说民粹主义的创始人主要是从理论方面提出资本主义问题的话，那么对于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的民粹派来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464 页。

说，这已经是革命实践的问题了。民粹主义这一小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各个阶级和各个派别的共同特点就是混淆了民主主义任务和社会主义任务，现在这一特点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了。农民社会主义革命被宣布为运动的直接目的，这种目的规定了运动的策略和组织形式。

格·亚·洛帕廷，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成员

列宁在评价“旧民粹主义”即七十年代的革命民粹主义同后来的自由派民粹主义的区别时着重指出：“前者是一个相当严整的学说，它形成于这样一个时代，那时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很薄弱，农民经济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还根本没有显露出来，学说的实践方面还是纯粹的空想，那时民粹派坚决地离开了自由主义‘社会’而‘到民间去’”①。

向“积极行动的民粹主义”转变是由俄国本身的社会政治发展决定的，是在全欧洲的和国际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巨大影响下以及与它发生复杂的相互作用下进行的。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的特征是世界各地的解放斗争已形成高潮。1864 年诞生了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1871 年的巴黎公社使全欧洲的革命高潮达到了顶点，这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用穷人的民主制代替富人的民主制的英勇尝试。当公社的斗争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马克思关于公社写了这样的话：“因此，无论公

① 《列宁全集》第 1 卷第 374 页。

社在巴黎的命运怎样，它必然将遍立于全世界。”①

革命民主主义的俄国受到这些事件的影响，也力图积极地参与这些事件。赫尔岑这位俄国最老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在结束自己一生的道路时转向了国际。他认为国际的历次代表大会和“工人”的联合是“未来经济制度最初的脉胳和萌芽”。诚然，赫尔岑还抱有空想主义者的幼稚信念，以为社会主义可以使工人和业主都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但是他在希望无产者的团结将迫使旧世界作出“让步”的同时，又补充说：“如果旧世界不这样做，那对它就会更糟，它自己将把自己置于不受法律保护的地位，那时它的灭亡只能在新世界还没有力量的情况下延缓一些时候而已。”② 在青年平民知识分子看来，国际和公社是鼓舞他们进行革命活动的榜样。由于警察的迫害，又有大批平民知识分子流亡国外，从而促使民粹派组织同西方的工人运动接近起来。

1870 年初，以吴亭为首的一批拥护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流亡国外的革命者在日内瓦建立了第一国际俄国支部，并向马克思写信建议他担任该支部在国际总委员会的代表。该支部的信中说：“俄国民主派青年今天有机会……向您表示自己深深的谢意，感谢您用理论的和实际的宣传对我们的事业所给予的帮助。”③ 俄国革命者的事业是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共同事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都把这一运动的胜利同反对欧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第 587 页。

② 《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 20 卷第 2 册第 582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同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1951 年莫斯科第 2 版第 37 页。

洲专制制度的宪兵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因此，任何一件足以说明俄国革命运动的产生和发展的事实都引起了这两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特别关注和支持。马克思所珍视的首先是俄国支部成员的革命坚定性，是他们明确表示的“要把俄国革命运动纳入整个欧洲无产阶级运动的轨道”① 的志向。因此马克思接受了该支部的建议。半年之后，卓越的革命家格尔曼·亚历山大罗维奇·洛帕廷(1845—1918)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加入了国际总委员会，他是《资本论》俄译本的第一个译者，他同彼得堡各民粹派小组保持有密切的联系② 。马克思曾写过这样的话：“象他这样使我爱戴和尊敬的人是不多的。”③

俄国流亡国外的社会主义者对于欧洲的革命斗争并没有持旁观的态度。他们参加了瑞士和法国的工人运动。当巴黎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策源地时，在公社的捍卫者中就有：叶·卢·德米特里耶娃、安·瓦·科尔温-克鲁科夫斯卡娅、米·彼·萨任。法国无产者的斗争同时也使俄国民粹派的革命活动活跃了起来。七十年代的一位俄国著名社会活动家谢·米·斯捷普尼亚克-克拉夫钦斯基后来指出：随着巴黎公社的出现，“俄国的社会主义也进入了本身发展的战斗阶段，它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同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1951 年莫斯科第 2 版第 46 页。

② 洛帕廷在国际总委员会的好几次会议上都报告了“俄国的情况”。洛帕廷在国际的活动同他翻译《资本论》的工作一样，由于 1870 年底他回国从事营救车尔尼雪夫斯基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出的工作而中断。洛帕廷大胆的尝试没有成功；他被关进伊尔库茨克监狱，1873 年他从那里逃到彼得堡，后来又逃亡国外。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第 479 页。

走出了书斋和私人集合场所而进入农村和作坊。”①

西方的革命运动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也对俄国民粹主义在转向“战斗阶段”时进行的理论探讨产生了影响。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平民知识分子对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兴趣日益增长。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俄国民主主义者在更早的时候就读过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著作。马克思在1844年《德法年鉴》上发表的那些文章给别林斯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在彼特拉舍夫斯基分子的图书室里藏有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尼·瓦·舍尔古诺夫在 1861 年就向俄国读者介绍了恩格斯的上述著作的内容。但只是在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才逐渐成为专门研究的对象。民粹派曾试图翻译并在俄国传播《共产党宣言》②。他们在国外印行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并将这部著作运回俄国。但是当时最大的事件当然还是1872年在彼得堡公开出版《资本论》

叶·卢·德米特里耶娃和安·瓦·科尔温-克鲁科夫斯卡娅——俄国的女社会主义者，巴黎公社的参加者

① 《斯捷普尼亚克-克拉夫钦斯基全集》(两卷本) 1958 年莫斯科版第 1 卷第 374 页。

② 《宣言》的第一个译本即通常被认为是米·亚·巴枯宁翻译的那个不完善的译本，于 1869 年在日内瓦出版；只有几份传到了俄国。在著名的民粹派革命家尼·伊·基巴尔奇奇的文卷中发现了《宣言》的一个没有完成的译本(《历史文献》1959 年第 2 期第 224—22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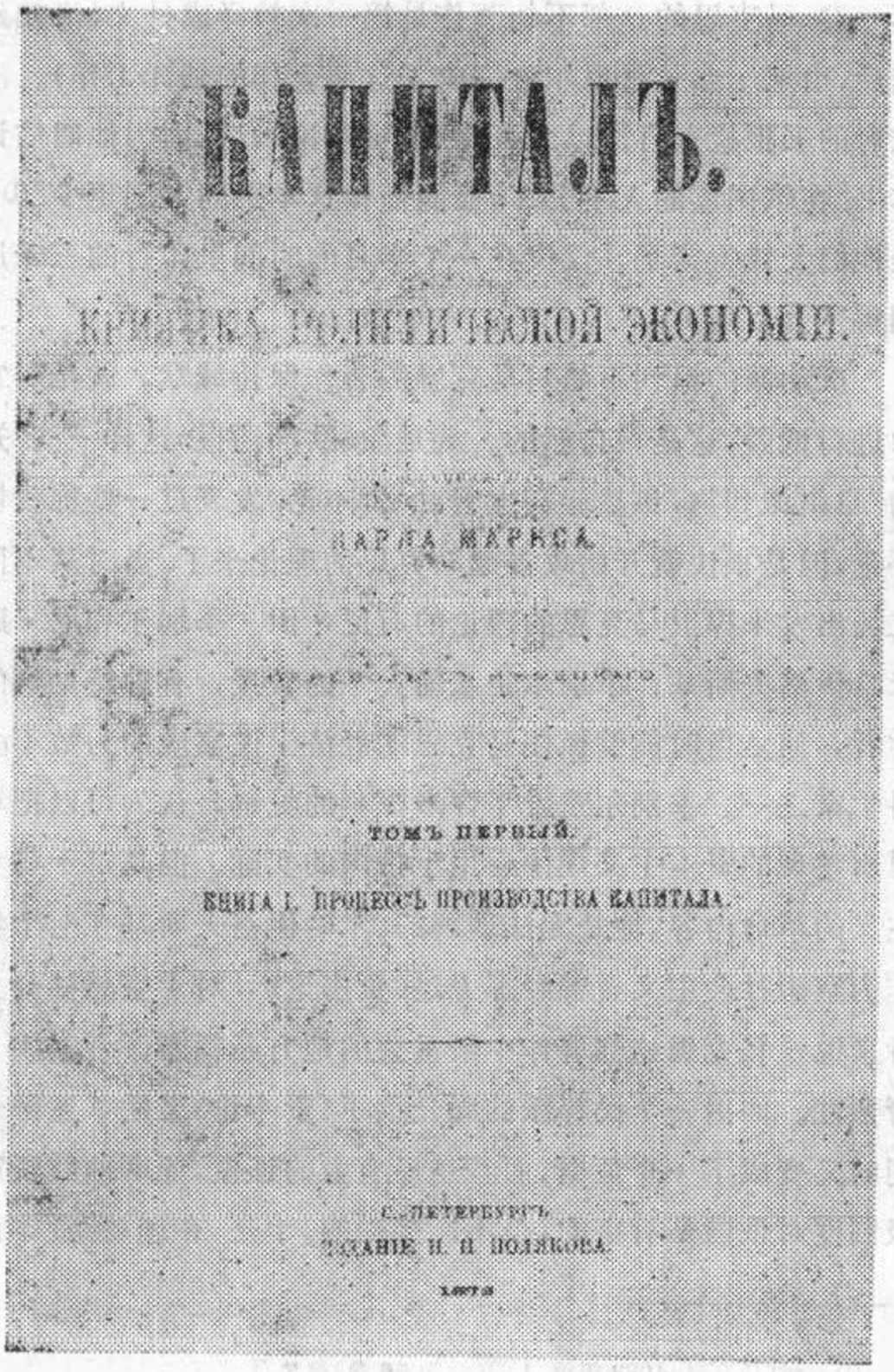
第一卷。马克思的这部不朽著作是第一次被译成外文(洛帕廷被捕后，由尼·弗·丹尼尔逊完成了这部著作的翻译工作)。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官所以允许出版《资本论》，是因为他们估计这本书"在俄国读的人不会多，而能懂得这本书的人则更少"①，可是他们大错特错了，仅仅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印行的三千册就销售了九百册②。

反动派的报刊不是对马克思的著作保持缄默，就是对它竭力进行诋毁，这是很自然的。就是象《欧洲通报》这样一些"郑重的"自由派刊物，虽然起初也曾对《资本论》发表过一些称赞性的评论，但是很快就开始攻击起马克思的理论来了。当时从不同的立场出发来捍卫马克思的理论的有尼·伊·季别尔和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季别尔是基辅大学的教授，有独特见解的大学者，他是当时能够抓住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实质的为数不多的科学家之一。季别尔发表了许多深刻的见解，认为可以把马克思所发现的资本主义规律运用于俄国的实际。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他是无法理解的。米哈伊洛夫斯基在七十年代作为空想社会主义者曾经捍卫过《资本论》，对于空想社会主义者来说，马克思这部著作中最重要的地方是揭露了资本主义的野蛮性。而用一个民粹派的眼光读了《资本论》之后，这部著作同时又变成了一个证据，而且是最有力的证据，证明西欧资产阶级制度对俄国是有害的，是不能接受的。于是，在理解《资本论》、

---

① 《红色文献》1933年第1卷(总第56卷)第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同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第81页。


КАПИТАЛЪ.

КРИТИК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ІИ.

КАРЛА МАРКСА.

ТОМЪ ПЕРВЫЙ.

КНИГА I. ПРОЦЕССЪ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КАПИТАЛА.

С.-ПЕТЕРБУРГЪ.
ИЗДАНІЕ Н. П. ПОЛЯКОВА.

«资本论»的第一个俄译本

更确切些说在理解它的某些原理的同时，便开始了最初的、暂时还是善意的尝试，即试图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于民粹派的理论，试图“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原理无法应用于俄国的条件。当时即使还没有直接得出这个结论（如在第一国际俄国支部的文件中那样），但是从整个推论的思路来看，得出这个结论是必然的。

还应当注意到，流亡国外的民粹派在接触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时，还接受了运动中传播很广的蒲鲁东、拉萨尔和杜林的小资产阶级理论，而没有看到这些人的观点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并且还以独特的方式把在西方所接受的东西与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说结合在一起。这种对民粹主义思想来说很典型的折衷主义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它反映了改革后的俄国的客观条件。在改革后的俄国，用恩格斯的话说，“现代大工业接枝于原始村社，同时存在着文明的一切中间阶段”①。随着农民空想社会主义由思想领域转入越来越广泛的行动，它原来一些论点中所存在的内在矛盾就暴露出来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力图把号召进行社会主义变革同依靠现实关系、同历史必然性的思想结合在一起。在他的拥护者们看来，这一思想似乎是证实了革命者对之宣战的事变进程本身（首先是已经开始了的资产阶级的发展），但是从现实本身出发他们又看不到改变现实的实际途径。全部问题在于：在七十年代的俄国，从空想社会主义转变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还没有成熟，而俄国的民主派青年又不愿意也不能够无所作为，可见，运动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394页。

纯理论水平比“车尔尼雪夫斯基时代”有所下降以及陷入主观主义是有其深刻原因的，这些原因只是由于运动带来的一些个人牺牲而变得复杂化了。同时对六十年代俄国社会活动家的思想的实践检验又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从而把俄国的革命思想不断推向前进，虽然这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道路。

七十年代一些最大的革命民粹主义思想家是彼·拉·拉甫罗夫、米·亚·巴枯宁、彼·尼·特卡乔夫。

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823—1900)是彼得堡炮兵学院的教授，参加过六十年代的解放运动；曾被流放到沃洛格达省，1870 年从那里逃往国外。在国外他成了国际的成员，认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同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多年来他一直是国际无产阶级的这两位领袖同俄国革命运动之间保持联系的环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对拉甫罗夫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他未能转到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来，他曾枉费心机地试图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去迁就民粹派的学说。在拉甫罗夫的著作中，既有经济唯物主义的成分，又有唯心主义的社会发展观。拉甫罗夫和在他之后的米哈伊洛夫斯基是社会学中民粹派“主观主义方法”的创始人。这种“方法”的实质就是否认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性质。按照拉甫罗夫的观点，这一发展的主导力量是个人，诚然，是指在社会中进行活动的个人，但他却不依赖于一定阶级的物质利益。因此，拉甫罗夫认为的在完善的社会形态中体现了真理和正义的那种进步，只不过是一种由科学所制定并由“具有批判头脑的人”来积极加以实现的道德理想。从这一总的观点中得出了为后来的民粹派所广泛承认的两个论点：第一，

关于自由选择“理想”的论点——它从哲学上论证了有可能按照已经选定的方向改变俄国的社会发展进程；第二，关于知识分子作为历史进步推动者的作用的夸大了的概念。

拉甫罗夫本人从自己的主观主义哲学出发得出了革命民主主义的结论。他着重指出，整个社会的进步是靠牺牲被奴役的人民取得的，享受着这一进步成果的知识分子在人民面前就处于欠债的地位。知识分子只有忘我地为人民服务，并同人民的压迫者进行斗争才能抵偿这一可怕的恶果。但是个别的人在同陈腐的社会形式作斗争方面是无能为力的。个人“只是推动进步的可能的活动家。只有当个人善于进行斗争并善于使微不足道的个体变成集体力量的时候，他们才能成为推动进步的真正的活动家”①。

拉甫罗夫在他的《历史通信》(1868—1869)中加以发挥的“欠债”理论，就象号召建立以先进知识分子和人民的联盟为基础的革命政党一样，受到了青年平民知识分子的热烈拥护。拉甫罗夫分子的刊物，即在国外出版的《前进》杂志(1873—1877)和《前进报》(1875—1876)，不仅系统地阐述了俄国国内的生活，而且还系统地阐述了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和第一国际的活动。拉甫罗夫的策略路线是通过社会主义的宣传来逐步地坚持不懈地进行革命的准备。只是到了后来，拉甫罗夫由于被运动的进程所吸引，才采取了七十年代末绝大多数民粹派分

---

① 彼·拉·米尔托夫(彼·拉·拉甫罗夫)《历史通信》1870年圣彼得堡版第120页。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革命民粹派的思想家：
彼·拉·拉甫罗夫、米·亚·巴枯宁、彼·尼·特卡乔夫

子所共同采用的实行政治变革和搞革命密谋的策略。

七十年代中期，巴枯宁主义在民粹派中的影响最大。巴枯宁主义的思想家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1814—1876）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他是一个贵族和军官，但他脱离了自己原来所属的阶层而走上了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道路。在巴枯宁的一生中，不仅有英雄的篇章，那就是他积极地参加了1848年的革命和斯拉夫各族人民的解放斗争；而且也有不少应该大大加以否定的阴暗的篇章，这首先是他在第一国际中作为无政府主义派别的首领所起的作用。这个无政府主义派别多年来一直同马克思主义进行疯狂的斗争，不惜进行背信弃义和破坏组织的活动，从而对国际的存在造成威胁。克服巴枯宁主义，在组织上同它决裂，这是发展欧洲工人运动并使之摆脱各种“非无产阶级的即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① 的一个重要步骤。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579页。

巴枯宁的理论观点是五花八门的思想大杂烩。在他的观点中既有对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无情的批判，有时甚至是透彻的批判，又有蒲鲁东式的改良主义方案；既有解放各斯拉夫民族的革命口号，又有民族主义的泛斯拉夫主义的流行用语，如此等等。但是在巴枯宁主义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无政府主义的学说。巴枯宁认为国家是主要的而且就其实质来讲是唯一的敌人，而不管它的阶级属性如何。他否定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如同他否定利用现有的政治设施一样，他认为这些东西只能给资产阶级带来好处。巴枯宁在宣传社会革命的口号时，尽管也在重复马克思的某些思想，但他对社会革命的理解却距离马克思主义非常远。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革命就是对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其中包括摧毁压迫者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即劳动人民自己的政权。在巴枯宁分子看来，革命就等于“全面破坏”和消灭社会制度的一切现存形式，用那些孤立而分散的自治单位（团体）的总和来代替社会这个整体。这是一种反动的空想，这是从人类在生产力、经济联系和文化联系方面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向后倒退。实现巴枯宁的理想不需要革命先锋队领导的群众的自觉行动。“教导人民吗？这是愚蠢的。人民自己比我们更清楚他们需要什么。”① 群众的处境越坏，他们就越有能力和越有决心去消灭剥削制度。因此在巴枯宁看来，流氓无产阶级即劳动人民中丧失了阶级性的那些阶层是最积极的革命力量。

“无政府主义是绝望的产物”②，用列宁的话说，这就是这种

---

① 《巴枯宁文集》1906年圣彼得堡版第238页。

②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18页。

世界观的特点，它反映出被资本主义弄破产的、脱离了生活常轨的小资产阶级居民阶层没有能力去进行经常的顽强的和有组织的阶级斗争。改革后的发展也在俄国为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奠定了社会基础。但是这里的基础不同于西方，这里广大的小生产者群众是农民，农奴制给他们带来的苦难超过了资本主义。俄国的巴枯宁主义，或者如普列汉诺夫所恰当地表达的那样，“按俄国方式改造了的巴枯宁主义”①，在这种条件下就带有农民革命民主派的色彩。巴枯宁的反国家的宣传听起来就好象是在号召人们去消灭那令人痛恨的专制制度即沙皇帝国。政治节制的思想在民粹主义那里也获得了特殊的意义。自由主义意义上的“政治”，即在现存制度范围内进行合法活动，遭到了民主派青年公然的鄙视。由于所有的民粹派都认为自己最近的目的是进行农民社会主义革命来同时消灭社会压迫和政治压迫，所以他们在长时间内并不认为反对政府和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有什么独立的意义。巴枯宁主义加强了这一倾向，在理论上发展了这一倾向，并使这一倾向同人民经常准备举行起义的幻想结合在一起。巴枯宁要青年相信，只要他们到民间去，“把所有农村中的优秀农民联合起来”，“把蓬勃奔流的革命思想、意志和事业在各个村社之间加以沟通”，那就足以使农民愤怒的零散爆发汇合成规模巨大的全俄范围的运动②。

正是巴枯宁提出的这一具体纲领，给急于干一番事业的青

---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1923—1927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3卷第139页。

② 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1873年苏黎世—日内瓦版补充材料A第20页。

年平民知识分子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并且显然已成了促使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因素。但是巴枯宁主义的实践方面在俄国条件下也不是没有发生变化。民粹主义运动值得赞扬的是，它相当快地(尽管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克服了巴枯宁的“轻举妄动”和从事革命冒险的倾向。在国际中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对此起了作用，在这一斗争中洛帕廷和俄国支部的成员都站在马克思一边。

所谓涅恰耶夫主义① 对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的运动来说是一次沉痛的然而是有益的教训。得到巴枯宁支持的涅恰耶夫企图把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思想即为了消灭剥削制度可以不择手段的思想、把无原则的恐怖主义、把对共同斗争的同志使用挑拨和欺骗的方法等都带入革命阵营，这些企图使得涅恰耶夫成了革命事业的危险敌人，尽管他本人是忠于革命事业的。沙皇政府审判了涅恰耶夫组织的成员，企图借此破坏革命者的威信，使青年放弃同专制制度的斗争。但结果适得其反。广大读者第一次从刊登有关审判经过的报道的报纸上了解到原来有一个有组织的革命运动。青年们极其热烈地讨论着“涅恰耶夫案

① 谢·根·涅恰耶夫是教堂附设小学的教师，彼得堡大学的旁听生，他从参加1868年的学生运动起开始了自己的活动。涅恰耶夫在出国旅行期间预先得到了巴枯宁的支持，开始冒充为似乎真有那么一个与国际保持联系的广泛革命组织的代表。他把参加涅恰耶夫组织的一批民主派青年引入了歧途。他给自己的组织起了一个有特点的名称，叫做“人民惩治协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39—483页）这篇有名的著作中揭露了涅恰耶夫的本来面目和他与巴枯宁联系的性质。

件”，并且更加坚信，要为人民服务，就应该坚持各项最高原则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说，战胜涅恰耶夫主义是巩固民粹主义民主传统的因素之一。

当革命青年经过长时间的探索而终于采取广泛的行动时发现，原来“巴枯宁派”和“拉甫罗夫派”实质上唱的是一个调子，他们都把到民间去、到农民群众中去这个口号接受过来作为共同纲领。

布朗基主义流派在七十年代的民粹派运动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但追随这一流派的人并不多。它的鼓舞者彼得·尼基提奇·特卡乔夫(1844—1885)是一位出色的有才能的政论家。他是俄国最早宣布自己是马克思学说的拥护者之一，其实他也同所有的民粹派思想家一样，总的说来并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特卡乔夫批判了主观学派，但是当他去判定俄国革命的条件时，他自己也站到那个立场上去了。他一面批驳“独特发展”的观点，同时却以“历史的飞跃”理论来代替它。特卡乔夫断言，如果让社会发展按自己的进程走下去的话，它就必然会把俄国引向资本主义。要想防止资本主义的胜利，只有用一种经济原则来代替另一种经济原则，即用社会主义的经济原则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经济原则才行。特卡乔夫象所有的民粹派分子一样，也把国家的未来同农民联系在一起，但是他不相信农民能够在革命中起积极作用，尤其是起决定性作用。“历史的飞跃”对俄国来说就是由组织成为政党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来实行的变革。特卡乔夫认为，实行这样的变革并不困难，因为革命者的敌人是没有任何社会根基的专制国家。特卡乔夫与巴枯宁分子不同，他承认政治

斗争，承认革命胜利后还必须利用国家，但是他所理解的政治斗争却脱离群众的活动，充满着唯意志论的气味。“现在我们掌握着俄国历史的命运。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改变它”①，——这是特卡乔夫主编的刊物《警钟》坚决发出的号召。

布朗基主义否认人民有独立的革命创造性，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把农民的不觉悟加以理想化。尽管这两者有所不同，但是对它们两者以及对整个民粹主义来说却有共同之处，这就是它们都不了解群众的真正作用，都乌托邦式地相信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或者是可以“不经过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和范围内进行阶级斗争的道路，而经过其他道路”② 来“跳出”资本主义的发展。

革命民粹派理论家的观点并没有包括民主思想的全部内容。民主思想的某些大的代表人物，由于站在革命立场上看问题，同时又对俄国避免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可能性问题持怀疑态度（发表过这类观点的还有皮萨列夫，对其表示赞同的还有谢德林）。在政论作品中，特别是在《祖国纪事》杂志上，还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倾向，这就是号召用新的政府改革来发展 1861 年改革的“积极”原则。参加民主运动的绝大多数人则认为革命才是使人民获得真正解放的唯一道路。

---

① 《特卡乔夫社会政治问题选集》（四卷本）1933 年莫斯科版第 3 卷第 238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541 页。

民粹派的革命组织。“土地和自由社”、“民意党”

到六十年代末，运动度过了暂时衰退的时期。民粹派小组遍布于各大学中心，除彼得堡和莫斯科外，在基辅、哈尔科夫和敖德萨也建立了民粹派小组。个别一些小组和团体还出现在俄国其他城市和边疆地区。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俄国各族人民的代表人物在共同的、就其构成来说是国际性的革命组织中采取共同的行动，而且其规模之大超过了六十年代初期。民粹派分子伊·斯·贾巴达里在回忆他的同志们当时的情绪时写道：“我们决定在俄国同俄罗斯人携起手来一道工作，因为我们深信，如果我们有一天在俄国终将取得胜利，那么我们在高加索也将取得胜利，我们为俄罗斯人争得了自由，那我们也就是为高加索各族人民争得自由。”①

在一些小组和革命团体之间建立了比较牢固的联系。当时起主导作用的是“柴可夫斯基派”②（马·安·纳坦松、索·李·彼罗夫斯卡娅、彼·阿·克鲁泡特金、尼·阿·恰鲁申等）。他们研究社会主义著作，同时还对作为实际行动基础的纲领性和策略性方针进行了独立的探讨。到民间去的第一步是在城市工人中进行宣传，这种宣传被认为是接近农民的准备工作。

七十年代初的运动是以“到民间去”这种特殊形式表现出来

① «往事»杂志1907年第9/21期第186页。

② 在“柴可夫斯基派”这个暗号式的名称下从事活动的有许多在组织上相互有联系的小组和团体。据尼·瓦·柴可夫斯基自己说，他并不是该组织的首领。在“到民间去”的那段时间他脱离了运动，流亡美国。后来他成为社会革命党人，在苏联国内战争年代他积极地参加了反革命活动。

的。这是一个转折点：运动中特别突出的表现是平民知识分子变成了深入群众的(和过去相比)从事解放斗争的活动家。到民间去的不仅有革命者，而且还有那些具有反政府情绪的、只进行纯文化工作的人。但占优势的还是革命人士。

“到民间去”的运动在 1874 年春开展起来后，席卷了广大的地区，全国至少有 37 个省份卷入了这一运动。青年平民知识分子首先去那些曾经是农民运动策源地的地区——伏尔加河和顿河流域、乌克兰和乌拉尔。为了接近人民，很多人换上了农民服装，学习了某种手艺。他们的“行装”中还包括民粹派团体专门出版的一些小册子，这些小册子用农民易懂的语言讲述社会的压迫，揭穿农民改革的实质和沙皇这个“主要压迫者”所扮演的角色，号召人们举行反对专制制度和地主的起义。但是革命者当时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各个团体都是独立地进行活动，只是在遇到机会时交换一下情报。被运动的规模吓得惊慌失措的政府，动用了整个警察机关。到 1874 年底，就有 1,000 多名宣传员被捕。从 1873 年到 1879 年，因“社会革命宣传”案件而受审判的就有 2,500 多人，其中有 355 名是妇女。①

“到民间去”对民粹派平民知识分子以后的整个活动具有重大意义。他们接近了农民，更好地了解了农民的疾苦、思想和情绪。同时这也是对革命民粹派学说的第一次广泛的检验。据普列汉诺夫说，许多参加运动的人在走向民间时，“把进行‘社会革

① 苏联国家十月革命、国家最高政权机关和国家最高管理机关中央档案馆(以下简称——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全宗第 109 号，目录第 1 号，卷宗第 741 号，第 26 张。

命'想象得非常容易，以为很快就会完成：有些人曾希望用两三年时间即可完成。"① 但是七十年代的农民还没有觉醒到要投入政治生活；他们还依附于地主、富农和农村政权，还遭受村社的压制，他们距离民粹派的理论构想还远得很。当时还谈不上立即普遍地发动农民举行起义的问题。甚至那些"骚乱派"也不得不只限于进行一些宣传活动。民粹派在以后几年中曾企图改变他们在农民中进行活动的方式，即从那种"飞行的"、"流动的"宣传活动过渡到建立革命者固定的居住点，但是这一企图也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连革命者自己都得承认，他们在人民中工作的成果"同他们所花的力量及所付出的牺牲相比是微不足道的"②。

民粹派并不是一下子就意识到了自己的破产，而破产的最深刻的原因就是他们毫无根据地相信农民历来有"共产主义的本能"，对于这一点他们是不能理解的，这是因为他们局限于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俄国现实还不发展的条件。这也就说明为什么许多革命者（其中不少人具有深刻的理论思维能力，如格·瓦·普列汉诺夫、谢·米·斯捷普尼亚克-克拉夫钦斯基、伊·尼·梅什金及其他一些人）根据"到民间去"的经验只能得出一些虽然是很重要的但毕竟是有局限性的结论。他们首先得出了这样的信念，即必须把各个小组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联合起来。于是就在1876年诞生了一个民粹派的秘密团体，后来取名为"土地和自由社"；1878年它开始出版同一名称的刊物。

---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第24卷第97页。

② 《土地和自由》杂志1878年10月25日第1期——《七十年代的革命期刊》顿河岸罗斯托夫版〔无年份〕第75页。

这个团体的纲领证明它已开始摆脱巴枯宁主义。土地自由派承认要“在目前”实现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理想是不可能的。同农民的接触使他们认识到：应当把自己的要求缩小成能为人民自己所承认因而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真正实现的要求。在这些要求中，首先和主要的是把全部土地转交给农民并在那些用自己的劳动耕种土地的人们中间平均分配。纲领的政治理想表述得不够明确。土地自由派和过去一样，仍然主张所有村社实行充分的不受任何限制的自治。但是现实生活在这方面也迫使他们放弃巴枯宁的教条，迫使他们暗中承认必须通过“村社联盟”来建立各地的革命政府。当然这还不是同无政府主义决裂（土地自由派认为自己的职责是“尽量缩小”那些未来的革命政府的职能）①。但是，正是土地自由派为使俄国民主运动重新走上政治斗争的道路而在理论上特别是在实践上作了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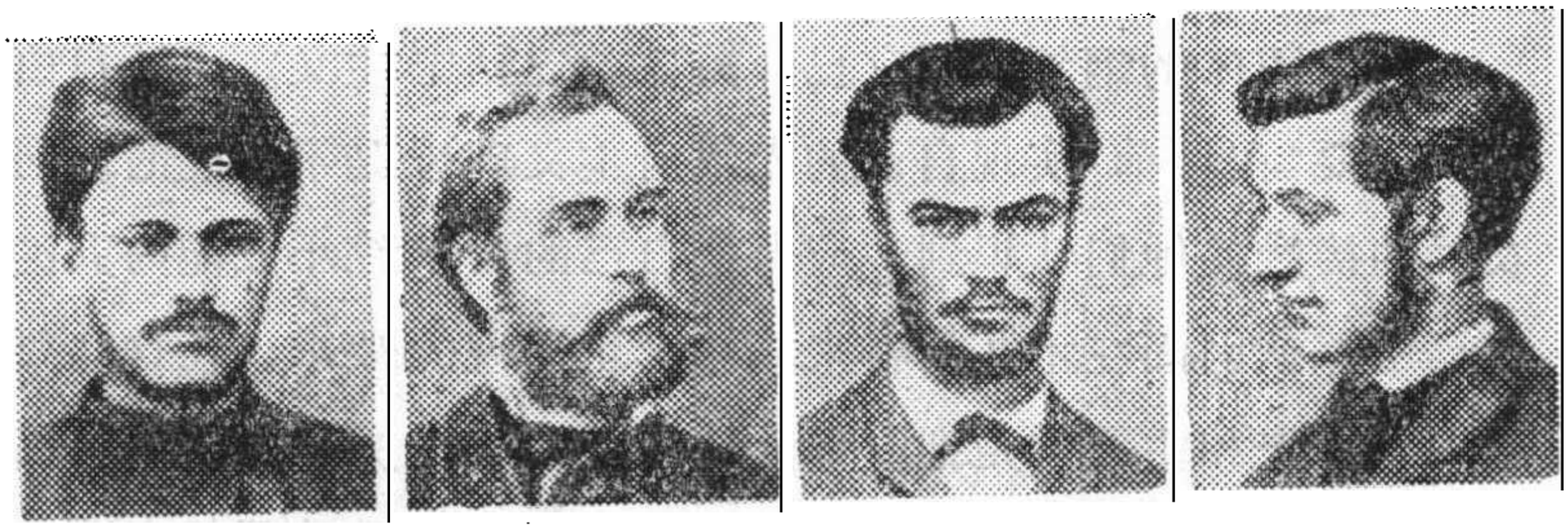
土地自由派在建立能够抵抗专制制度的革命组织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个革命组织的原则是纪律、同志间的互相监督、集中制和秘密活动。“土地和自由社”（后来是“民意党”）的领导人之一亚·德·米哈伊洛夫的同志们谈到他时说，他把秘密活动变成了一门“完整的科学”②。这门科学对那些同专制制度进行直接搏斗的革命者特别适用。

为民粹派过渡到新的斗争阶段作了准备的不仅是民粹派的内部发展，而且还有国内政治环境的巨大变化，以及七十年代末

---

① 《“土地和自由社”与“民意党”文献》1932年莫斯科版第53页。

② 《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米哈伊洛夫》——《往事》杂志1906年第2期第169页。



“土地和自由社”的组织者和积极参加者：
格·瓦·普列汉诺夫、亚·德·米哈伊洛夫、谢·米·斯捷普尼亚克-克拉夫钦斯基、马·安·纳坦松

已逐渐成熟的革命形势。这一革命形势在许多方面都同1859—1861 年的革命形势相似。主要的因素仍然是农民群众的不满和愤怒。但是七十年代末农民运动的水平却低于六十年代初的水平。这一次在解放斗争中起了更积极的作用的是城市，即工人的罢工和大学生的革命运动。贵族统治集团还没有从农奴制的崩溃所造成的动荡和破坏中恢复元气。专制制度陷入了持续不断的财政危机之中，而在 1877—1878 年俄土战争之后这种危机又急剧地加重了。战争本身不仅使政府除了解决对外政治任务之外还力图削弱国内日益增长的革命情绪的打算落了空，而且使内部矛盾更加尖锐了。

俄国的革命者站在南方斯拉夫人的解放运动一方；某些民粹派分子以志愿兵的身份参加了这一运动，他们认真研究了巴尔干游击战争的经验。这种革命团结与沙皇政府推行的反动的泛斯拉夫主义毫无共同之处。革命民主阵营坚决摈弃专制制度的对外政策。同时民粹派坚信专制制度将大难临头，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变革的可能性在日益增长，这就要求革命者采取更积

极的进攻行动。

在确定下一步的斗争性质时产生了一些争论，这些争论导致了“土地和自由社”的危机。在“土地和自由社”中，把进行反政府的斗争、争取政治自由和将政权转交给人民作为首要任务的一派增强了自己的力量。土地自由派提出的“暴力变革”的公式现在已具体化为政治变革的思想。这时恐怖手段作为革命斗争的一种手段占有重要的地位。

土地自由派在此以前就有过恐怖行动。不过这在当时是一种报复和自卫行动。这种行动每一次都是由沙皇行政当局的头目们骇人听闻的暴行引起的，因而其矛头也往往指向这些暴行的制造者。彼得堡市市长特列波夫对囚在监狱里的大学生阿·斯·叶梅利扬诺夫(博戈柳博夫)进行了粗暴的侮辱后，接着就发生了维拉·查苏利奇开枪射击市长的事件；土地自由派用处决宪兵团长美津采夫来回答对革命者伊·马·科瓦尔斯基的处决。但是由于越往后来恐怖斗争取得成功的机会越多，以及政府营垒中产生的混乱日甚一日，这就使民粹派分子产生了一种幻想，以为恐怖手段作为一种“破坏”国家机构和提高革命者在人民中的威信的手段是特别有效的。有一期《土地和自由》杂志写道：“首先必须使人民普遍知道我们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不仅为人民的利益进行活动，而且拥有足够的手段来保卫自己和人民。应该使革命党在农民心目中占有的位置，就象他们神话中的国王一样。”① 而这种想法对于决定很大一部分民粹派分子

① 《土地和自由》杂志1879年4月8日第5期——《七十年代的革命期刊》第237—238页。

转而采取恐怖主义的斗争方法来说，并不是不重要的。

1879年8月在“政治家”（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尼·亚·莫罗佐夫、米·费·弗罗连科）和“乡下佬”（格·瓦·普列汉诺夫、米·罗·波波夫、奥·瓦·阿普捷克曼、瓦·尼·伊格纳托夫）之间发生了冲突，结果“土地和自由社”分裂成两个独立的组织——“民意党”和“土地平分社”。

“土地平分社”这一名称表明了它所选择的方向：在人民中进行宣传活动，以便准备土地革命，掀起全俄农民暴动。但是这个新的社团的经验再一次证明，过去那种半巴枯宁主义形式的革命民粹主义已经过时。“土地和自由社”分裂一年之后，土地平分派在自己刊物的第2期上就已经承认“政治自由肯定会带来”① 好处，虽然他们仍然轻视政治斗争。而土地平分派在其实际活动中同他们的思想论敌也有很多接近的地方：这表现在主要不是在农村而是在城市，其中包括在工人中进行宣传（1880年土地平分派着手出版专门为工人办的报纸《种子报》）。

另一方面，“土地平分社”对民意党人恐怖主义策略的批判也对革命运动起了一定的作用。它批判这种恐怖主义策略同民粹派关于“人民的解放是人民本身的事情”这一论点是相抵触的。但是，这一批判进行得太迟了，因为运动的教训早已证明应该进行这一批判。这时“土地平分社”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已不

---

① 《土地平分》杂志1880年9月第2期——《鼓动性文献》1923年莫斯科—彼得格勒版第1卷第188页。

存在。到 1882 年初“土地平分社”分裂成了一些小组。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一些土地平分派分子经过几年的探索之后转向了科学社会主义，另一些人有的参加了“民意党”，有的逐渐脱离了革命运动。

“民意党”在解放斗争的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它的功绩表现在对专制制度发动直接进攻，并为此目的试图把所有革命的和反政府的力量联合起来，利用普遍的不满情绪来打垮主要的敌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高度评价民意党人的正是这一点。“民意党”的纲领中包括了一些彻底改革的要求：召开立宪会议，实行普遍选举制和建立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实行广泛的村社自治，用民兵代替常备军，把土地、工厂变为人民的财产并交由农民公社和工人公社使用，被压迫民族有自由退出或留在全俄联盟的权利。①“民意党”的一些纲领性文件同早期的民粹派纲领一样，混淆了民主主义的任务和社会主义的任务，但是这些文件的优点是对民主主义的任务作了全面的具体的规定。无政府主义已被放弃，这不仅表现在一般提出了把政治变革作为最近目的的问题，而且表现在提出了解决国家问题的方法，即号召建立能够体现“人民专制”的革命政府。②

① 《执行委员会纲领》。《“民意党”工人党员的纲领》——《“民意党”文献》1930 年莫斯科版第 50、312 页。

② 民意党人的政治观点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它们在《“民意党”工人党员的纲领》中表现得最为成熟。纲领的主要起草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民意党人把这个文件寄给了马克思，从文件正文的批注中可以看出马克思非常认真地阅读了这个纲领（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 1 号，目录第 1 号，保管单位第 4033 号，第 1—2 张）。

“民意党”的另一个不容争辩的功绩就是它巩固了并大大发展了土地自由派的革命组织(这是一个战斗的、集中的组织)的原则。构成这一组织的核心的是职业革命家，他们是一些精力充沛、准备自我牺牲的人。执行委员会(它的大部分成员都处于秘密状态)指导着各种地方的和专门的(工人的、大学生的和军人的)小组和团体的活动。根据不完全的资料，地方团体有20多个；各个团体的人数在几个至几十个之间。民意党人对革命宣传工作十分重视。在此以前革命者从来没有能够这样广泛地建立地下出版事业：他们出版了《民意报》和《民意小报》(印数达2,000—3,000份)、《工人报》(印数达500—600份)以及一些革命传单。

在七十年代民主运动发展到这样的最高点时，革命民粹主义的一切矛盾和一切弱点便都非常清楚地暴露出来了。民意党人就其社会学观点来看仍然是唯心主义者。他们虽然放弃了巴枯宁分子所特有的那种对政治斗争所抱的虚无主义观点，但又陷入了另一个极端：过分夸大政治因素，使其脱离社会经济关系。在民意党人看来，专制制度是这样一种特殊的机关，它不仅凌驾于各阶级之上，而且还能“随意”创造一些特权“阶层”——先是贵族，后来是资产阶级。因此只要能消灭专制制度，就能消除资产阶级的危害，并使“我国的整个历史朝着崭新的充满人民精神的方向发展”①。革命者对于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怀有一种恐惧心理，他们力图中断和阻止这一发展，于是他们便去同政

① 《执行委员会纲领》——《“民意党”文献》第50页。

“民意党”的活动家：
安·伊·热里雅鲍夫、尼·伊·基巴尔奇奇、索·李·彼罗夫斯卡娅、
维·尼·斐格涅尔、尼·亚·莫罗佐夫、米·费·弗罗连科

府进行坚决斗争。民意党人写道：“现在做这件事的时机还没有错过。但是如果我们忽视政治活动，让现代国家再存在上几代的话，那就很可能使人民的事业停顿好几百年。”① “要干现在就干，否则就永远干不成了”——“民意党”的理论家们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从这个公式里可以看出民意党人是希望利用七十年代末确实存在的对革命斗争有利的条件，这就是政府在动摇，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力量在加强，群众的积极性在高涨。但是起决

① 《民意报》1879年11月15日第2号——《“民意党”文献》第26页。

定作用的则是民粹派分子力求跳过现实而用革命者的意志来代替社会各阶级的独立行动的愿望。

民意党人没有放弃对人民革命的希望。但是历史的经验使他们认识到，农民运动即使得到“党的全力支持和组织，也对付不了集中的、装备精良的敌人”①。这种怀疑证明是正确的。看来，从这种怀疑到承认必须依靠另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之间只有一步之差。但正是这一步民意党人未能迈出，因为他们没有摈弃自己思想中最根本的东西(虽然实际活动使他们愈来愈接近城市工人)。他们认为出路在于夺取政权，在于搞政治密谋，这种密谋要靠党本身的战斗力量来完成，只要得到人民起义的支持就行了。归根到底布朗基的思想占了上风：只要革命者自己决心干，革命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

“民意党”的文件中说，党应该“有力量为自己创造有利的行动时机。开始干起来，并且干到底”②。在创造这种“时机”方面，恐怖手段——打击最高政权和准备刺杀沙皇——起了特殊的而且是越来越大的作用。采用这种恐怖手段，就必然把民意党人的其他各种活动排挤到次要地位，占用他们的优秀力量，使这一组织的领导核心孤立于群众之外，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使革命者注定要遭到失败。二十世纪初的一份社会民主主义传单说得很对：民意党人在紧要关头成了革命的光杆司令③。

---

① 《民意报》1881年2月5日第5号——《“民意党”文献》第109页。

② 《党的准备工作》——《“民意党”文献》第305页。

③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图书馆档案库，ЦЛІ.123（1904年3月1日）。

但是不能忘记，这一结局并不单纯是由错误认识造成的，而是由于那个时代的革命运动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存在着一些弱点，当时还没有开辟战胜沙皇制度的真正道路。因此列宁（他比所有的人都更深刻地揭示了政治密谋和个人恐怖的策略是站不住脚的）把下面两种尝试作了明显的区分，一种尝试是民意党人打算“用‘吓人的’并且真正吓了人的恐怖手段”① 来夺取政权，这种尝试，用列宁的话说，曾经是辉煌壮丽的；另一种尝试是把这种策略搬到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即搬到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群众性工人运动高涨的情况下，这种尝试是毫无价值的和有害的。列宁还认为七十年代的革命斗争是能够迫使专制制度作出一些新的重大的让步的，而所以没有做到这一点，其罪过不在于那些彻底尽到了自己职责的革命者，而在于自由主义“社会”，他们再度暴露出自己毫无气节、胆小怕事和没有能力去采取重大的政治行动。

八十年代初“民意党”单枪匹马地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达到了极其紧张的程度。企图谋杀沙皇的事件接连不断地发生（计划中的七次实现了五次，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冬宫爆炸）。用普列汉诺夫的话说，俄国的事件把“世界的视线”都集中到了自己身上。反动派希望沙皇制度获胜，赞成它镇压俄国革命者。英国保守派报纸《泰晤士报》于 1880 年 3 月写道：“沙皇和他的专制政权对目前的俄国是一种实际需要”② 。相反，欧洲的民主阶层

---

① 《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380 页。

② 《泰晤士报》1880 年 3 月 3 日。

则对民意党人表示同情。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及其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完全站在俄国革命者一边，给予他们以各种可能的支持和帮助。

马克思主义的这两位创始人怀着越来越大的兴趣注视着俄国的情况。马克思在多年内根据原始资料专门研究了俄国的土地制度以及与废除农奴制和改革的直接后果有关的全部问题。马克思坚决批驳那种将西欧各国的经验机械地搬到俄国土地上来的企图，同时又指出“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①，并且到七十年代末它已经在这条道路上有了很大的进展。村社本身所固有的矛盾，即公共的土地占有制同农民私有者的小经济之间的矛盾，是村社瓦解的根源，而在改革后的俄国由于来自国家、商人、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外来的压迫”，这种矛盾就大大加强了。② 因此，马克思指出，决定俄国未来的并不是这样的村社。相反，村社本身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③：要看这个环境是贵族资产阶级的俄国，还是革命民主派的俄国，是资产阶级的欧洲，还是社会主义的欧洲。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从专制制度下获得解放的俄国，能够跳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利用村社的土地占有形式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他们认为缩短这一发展过程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是在各先进国家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页。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5页。

这些思想同民粹派的空想是有原则区别的，它们包含在下列一些著作中：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的信》（1877年）①、《给维拉·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1881年）、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1875年）一文、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版所写的著名序言（1882年）。在无产阶级的领袖看来，同样明显的是，民意党人及其思想上的先驱特卡乔夫对专制制度本质的观点（这些观点成了密谋策略的基础）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民意党人的斗争方法本身只是在某种极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才是允许的，它“是由需要决定的，是由他们的敌人本身的行动决定的”②。同时，科学共产主义的创造者清楚地知道，错误的空想主义理论往往是深刻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旗帜。俄国的情况正是这样。

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对俄国现实的分析得出结论说，俄国将发生最伟大的社会变革。这次革命，不管它的原动力是什么，必将使社会的所有阶级都行动起来。继俄国的“1789年”之后的必将是俄国的“1793年”。同时生活本身也一定会暴露和纠正革命者的错误和幼稚观念，迫使他们按阶级斗争所确定的方向走。恩格斯在1878年写道：革命“意味着俄国人民本身积极的民族生活的开始，同时还意味着俄国真正的工人运动的产生”③。消灭专制制度将彻底改变整个欧洲的形势，有力地推动

① 信没有寄出，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将信的抄本寄给了俄国革命者。这封信于1886年在日内瓦首次发表；1888年发表在俄国合法刊物上。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23页。

③ 同上书，第19卷第158页。

欧洲的工人阶级运动，为共同斗争创造无比有利的条件。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当时的俄国看作国际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

历史表明，这一预见具有巨大的预言力量。从远景来看，这一预见是正确的，虽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写这些话的时候，俄国民主主义的高潮已经日渐低落。

1881 年 3 月 1 日俄国社会发展的整整一个时期结束了。在这一天，民意党人宣判了亚历山大二世的死刑。沙皇被伊格纳季·格里涅维茨基投的一枚炸弹炸死了，他本人也同归于尽。宪兵逮捕了杀害沙皇的其他参加者和组织者。几个星期之后，他们被交付法庭审判。革命者的果敢的英勇行为以及他们对自己思想的坚定信念给同时代的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民意党”的领袖安德列·伊万诺维奇·热里雅鲍夫（1851—1881）是农奴的儿子，出色的组织者和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列宁曾把他同罗伯斯庇尔和加里波第那样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并列。他在回答“从事何种职业”这一问题时说：“我为解放祖国服务。”热里雅鲍夫最亲密的朋友和战友索菲娅·李沃夫娜·彼罗夫斯卡娅（1853—1881）是俄国第一个因政治罪而被处死刑的妇女。她在从监狱中寄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我按照我的信念所指示给我的那样生活，我不能够违背我的信念，因此我问心无愧地等待着我将面临的一切。”①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基巴尔奇

① 《安·伊·热里雅鲍夫和索·李·彼罗夫斯卡娅传记材料》——《往事》杂志 1906 年第 8 期第 128 页。

奇（1853—1881）是“民意党”领导核心中的一位成员，党的理论家之一，同时还是一位有才能的科学家。“民意党”用的炸弹就是他设计的。基巴尔奇奇还以火箭飞行器的设计者而闻名。这位革命家是在被处死刑的前几天在狱中完成这一飞行器的构思和图样的；这些图样在很长时期内一直埋藏在警察司内部。他的这一发明远远超过了当时的水平，只是现在才对它的意义作出了应有的评价。

1881 年 4 月 3 日根据参议院特别法庭的判决，三月一日案件的参加者在彼得堡谢苗诺夫练兵场被处以绞刑。还在这以前，“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就公布了告新沙皇书，指望得到国内外舆论的广泛支持。民意党人着重指出，他们的恐怖斗争是正义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死刑都不能够防止革命的发生”。他们向亚历山大三世提出了“民意党”同意停止恐怖活动的条件。这些条件是大赦“政治犯”，在实行普选制和出版、言论、集会完全自由的条件下召开全俄人民代表会议。① 列宁后来指出，在这些要求中实际上包含着一种抉择：或者是革命斗争，或者是放弃专制宝座。② 当然，决定结局的不是沙皇（他比他的前任更反动）的意志，而是力量的实际对比。失去了群众的牢固支持的民意党人看来已没有能力继续从前那种规模的斗争了。在政府营垒里占优势的是宫廷集团，他们对于对专制政权稍微加以限制都表示反对。反动势力转入了进攻，对革命者进行了接连不断的

---

① 《执行委员会致亚历山大三世书》——《“民意党”文献》第 317—318 页。

② 参看《列宁全集》第 5 卷第 49 页。

打击。

“这些牺牲并不是枉然的，毫无疑问，他们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以后俄国人民的革命教育。但是他们的直接目的，即唤起人民革命，并没有达到而且也不可能达到。”① 列宁的这些话是对平民知识分子领导运动的那个时代的革命斗争所作的历史性总结。在新的阶级基础上继承平民知识分子的民主传统同时又克服他们的错误和幻想的任务落到了下一个时期，即在俄国革命思想界产生马克思主义流派和工人运动获得发展的时期。

三　无产阶级运动的最初阶段

六十至七十年代无产阶级的状况和斗争

俄国资本主义历史早期的特点，是剥削雇佣劳动的形式特别残酷。农奴制的痕迹到处都感觉得到，不仅在旧的世袭领地企业和官方企业中感觉得到，而且在新产生的资本主义工厂中也感觉得到。那时没有工人立法，因为无产阶级还不能够迫使资产阶级和政府实行这一点。马克思在六十年代中期写道：“在这块充满种种丑事的俄国土地上，英国工厂幼年时期的那些陈旧的骇人听闻的现象还非常盛行。”②

在企业中普遍实行一种专制制度，即警察专制制度的翻版。工厂条例不仅对工人的劳动，甚至对工人的个人生活也作了详

---

① 《列宁全集》第23卷第248—24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15—616页。

细规定。一些文件中保存着不少关于使用最野蛮的手段直至使用肉刑来迫害工人的证据。而在象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这样一些“非常偏僻的地方”，雇工合同中有时甚至规定了老板可以因工人“不听话”而鞭笞他们的权利。

工作日一昼夜长达 13 至 14 小时以上，这在欧洲是最长的工作日。在纺织工业中，工人通常按两班制劳动，中间只隔 6 小时，这样，他们就只能抽出很短时间来休息。在西伯利亚的金矿、糖厂中，工人们“从早干到晚”。由于劳动极端繁重，又没有安全技术措施，结果造成了大量工伤事故，老百姓称工厂为“伤筋动骨所”。

农业人口过剩，存在着庞大的劳动后备军，这是俄国劳动力低廉的决定性因素。恩·弗列罗夫斯基写道：“在我国所有的工业省份中，工资是靠农民出外干零活的多少来调节的。”① 企业主利用农村欠缴税款的增长来谋取私利：一到征税时，招工人员就出现了，这些招工人员在地方当局的帮助下同农民签订奴役性契约，廉价购买劳动力。虽然工人的名义工资在改革后有所提高，但实际工资却大大低于劳动力的价值。从工资中要扣除罚款（数目非常大，达到 25%，甚至 40%）、公用住房的房租及其他许多费用。对工人实行掠夺的一种隐蔽形式是“实物”工资，即用老板店铺中的产品和商品（其价格大大高于市场价格）支付的工资。除此之外，就是物价不断上涨，而长期的通货膨胀又加剧了

---

① 恩·弗列罗夫斯基（别尔维，瓦·瓦·）《俄国工人阶级状况》1938 年莫斯科版第 363 页。

物价的上涨。

女工的境况尤其糟糕。她们同男工干同样的活，但所得要少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整个工厂生活的环境使女工的遭遇非常悲惨，没有任何女工劳动保护法和妇婴保护法。许多女工为了不丢掉饭碗，把自己怀孕的事隐瞒起来，于是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她们分娩在车床旁，而第二天还要到工厂去上工。工人家庭中儿童的死亡率高得惊人。随着机器的使用，对女工劳动和童工劳动的使用也急剧增长起来。从七十年代的报刊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报道：在“我们的利物浦和曼彻斯特”（莫斯科、舒亚、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及其他工业中心）的纺织工厂中，年幼的和未成年的儿童占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一。儿童与成年人干同样的活，但他们苦役般的劳动所得却比成年人少三分之二。

在改革后的最初几十年间，资本主义剥削所达到的程度有使无产阶级在肉体上普遍退化的危险。一位同时代人即莫斯科医生阿·拉达科夫当时写道：“我国现有的这种工厂……是使人退化的大实验室。”①

极端恶劣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使无产阶级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俄国农奴制废除后开始的工人运动的最初阶段同1861年的改革有着直接的联系。“解放”涉及三十多万农奴工人大军，他们大部分集中在乌拉尔的一些矿厂。农奴工人对份地减少、赋役繁重和厂主专横所产生的暗中不满常常以他们所习惯的斗争形式表现出来。他们大都采取消极的行动：逃跑、递交呈

---

① 《莫斯科医学报》1876年5月1日。

文。但是六十年代的工潮也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农民“骚乱”的特征。

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和巩固，随着工业无产阶级基干队伍的形成，工人运动的性质也改变了，罢工这一无产阶级所特有的斗争手段的作用日益加强。根据同时代人所述，还在六十年代初期，彼得堡区和中部工业区就发生过“英国式的”罢工。在六十年代的后五年间，罢工斗争席卷了弗拉基米尔省、维亚特卡省、乌克兰和南高加索的许多企业，当时大多数罢工都带有防御性质。在许多罢工中都曾发生毁坏机器、烧毁厂房、痛打可恨的工头的现象。列宁称这种罢工是原始的骚乱，然而，它们“表现了自觉性的某种程度的觉醒：工人已经不象历来那样相信压迫他们的那个制度是不可动摇的，而开始……感觉到……必须进行集体的反抗，坚决地抛弃奴隶般的顺从长官的态度。但这种行为还多半是挣扎和报复的表现，而很难说是斗争”①。

在七十年代，罢工成为无产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将近一半的罢工同要求提高工资有关。反对罚款、扣款和争取缩短工作日的罢工则较少。

工人运动的“地理位置”改变了。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中心：彼得堡、以莫斯科为首的中部工业区、波兰、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成为工人运动的主要策源地。1874 年，顿涅茨矿区的矿工举行了第一次罢工。在白俄罗斯、格鲁吉亚、西伯利亚和伏尔加河流域也发生了一些罢工。无产阶级的年轻队伍即五金工人的作

---

① 《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46—247 页。

用日益增长。

占工业无产阶级绝大多数的纺织工人表现了最大的积极性。1870年5月，在彼得堡涅瓦纺纱厂有800名工人举行了罢工。1872年8月，在约有6,000名工人的纳尔瓦的克廉哥尔姆纺织厂爆发了规模更大的罢工。罢工者要求缩短工作日、提高工资、解雇暴虐的工头。首先起来罢工的是俄国的织布工人，爱沙尼亚人起而响应。在纳尔瓦的罢工中，织布工人的英勇精神具有重大的意义，他们面对两个团的士兵而毫不动摇。这次罢工是俄国工人运动初期最大的事件之一。它的影响在彼得堡也可以感觉得到。彼得堡的警察总监特列波夫在他打给上级宪兵长官的电报中说："首都到处都在议论纳尔瓦的骚乱和军队的软弱无力，这对工厂工人产生了极其有害的影响。"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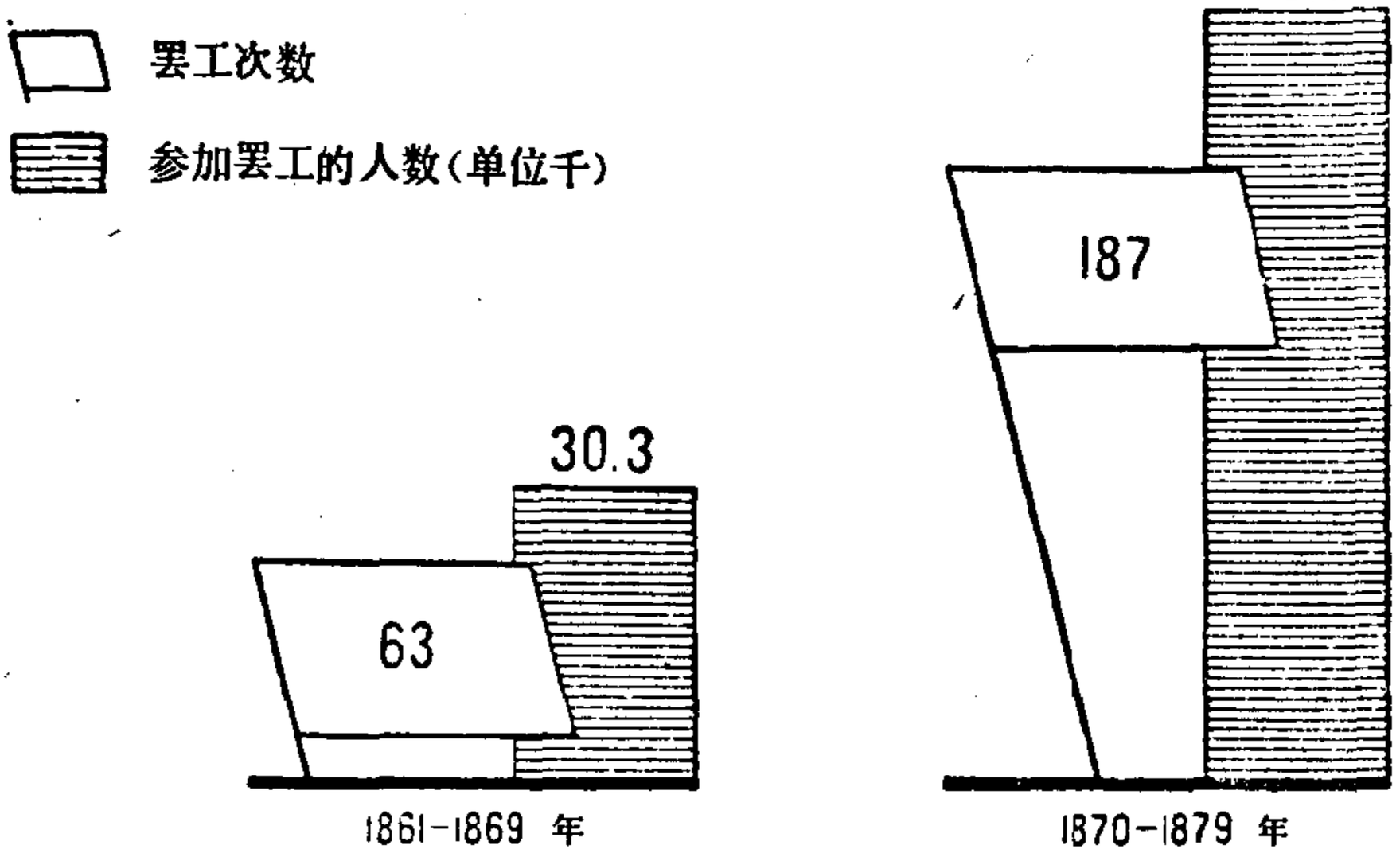
七十年代的罢工通常是分散的，彼此没有什么联系。但与此同时，在无产阶级的斗争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倾向——坚定性和同志式的团结。工人愈来愈认识到，他们的利益同企业主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于是出现了阶级意识的最初闪光和政治斗争的最初行动：工人们用暴力解救被捕的同志，经常同警察和被派来援助警察的军队进行搏斗。

在七十年代末的革命形势下，罢工斗争采取了更加尖锐的形式，并且往往是进攻性的：无产者提出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的要求。1879年，莫斯科工人举行了六次进攻性的罢工，这相当于过去九年的罢工总数。几个企业的工人同时参加

---

① 《1872年克廉哥尔姆的罢工》（文件和资料汇编）1952年塔林版第33页。

1861—1879年的罢工运动①



了斗争。1878 年底，彼得堡两个烟草工厂同时罢工。在第二年，彼得堡的两个企业即新纺纱厂和沙乌工厂同时举行了罢工；谢尔普霍夫(莫斯科省)的三个纺织厂停了工。

政府企图用“通常的”惩罚手段制止罢工斗争。根据 1870 年 7 月 6 日的“诏令”，省长们有权逮捕罢工领导者并且不经法庭审判就把他们流放到北方各省；在法律上罢工被认为是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犯罪行为。在《惩罚和矫正刑法典》中又加了一条，规定对“罢工的煽动者”判处四至八个月的监禁，对罢工的参加者判处二至四个月的监禁。然而，沙皇政府鉴于无产阶级的力

① 罢工运动图表（参看第 122 页）是根据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和地方档案馆的材料并参考苏联历史学家的最新调查材料制定的。

量日益增长，不得不承认“工人问题”的存在，并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实行工厂立法。

工人运动和民粹派　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仍然局限于为满足无产阶级起码的需要而进行的自发斗争。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也已出现了一个起骨干作用的、有文化的、城市无产者的阶层：他们人数不多，但影响很大；他们渴求知识，寻找如下问题的答案，即怎样才能找到摆脱贫困、压迫和无权地位的正确道路？弗列罗夫斯基早就觉察到了这点，他写道：“不管工业俄国所受的苦难有多么大，但它毕竟是我们祖国最文明的部分。任何地方的工人，在智力和精神的发展方面都没有达到这样高的程度。”①

先进工人必须有真正的勇气，才能不顾日常生活中的悲惨境遇，不顾警察的迫害和宗教偏见的压迫，而去设法弄到好的书籍和读物，在这些书籍和读物中工人可以找到对自己命运的解释。工人们精神上的导师，就是那些现实主义作家，伟大的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萨尔蒂柯夫-谢德林、乌斯宾斯基、舍夫琴柯等人。

无产阶级的斗争是在革命民主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开展起来的，因此它就不能不受到这个运动的影响。民粹派寻找到工人中去的途径，他们认为不久前来自农村的“轻工业工人”② 会成为革命知识分子和农民之间的好中介人。但是，正是民粹派在

---

① 恩·弗列罗夫斯基（别尔维，瓦·瓦·）《俄国工人阶级状况》第413页。

② 当时这样称呼纺织工厂的工人，以别于“重工业工人”即五金工人，后者同农村的联系极为薄弱。

无产者中的宣传，而不是在农村中的活动，产生了他们所意想不到的、远远出乎他们预料的结果。接受能力很强的工人热烈响应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宣传。民粹派宣传家向工人介绍俄国解放运动的历史，介绍各阶层人民的状况，引导他们认识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必要性。先进的工人们从民粹派那里知道了欧洲无产阶级的生活和斗争，知道了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从他们那里第一次听到了马克思的名字。

当然，民粹派的宣传不可能唤起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对于工人运动的最初阶段来说，民粹派的作用在于另一方面：发展先进工人的民主主义意识，把他们吸引到解放斗争的轨道上来。

革命知识分子同工人建立联系并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在工人中开展宣传活动的最初尝试，是在六十年代进行的。在七十年代，这种宣传就更加经常了。到七十年代中期，彼得堡、莫斯科、敖德萨、哈尔科夫、基辅、顿河岸罗斯托夫、奥廖尔、图拉、塔甘罗格、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纳尔瓦等地的大工厂里都已有了民粹派小组。“到民间去”这种做法的失败，促使民粹派加强了在工人中的活动。“全俄社会革命组织”(1875年)起了显著的作用，参加这个组织的除民粹派知识分子(索·伊·巴尔金娜、伊·斯·贾巴达里、格·费·兹达诺维奇、尔·恩·斐格涅尔)外，还有工人。“莫斯科人”(人们这样称呼他们，因为莫斯科是这个组织的中心)不但进行口头宣传，而且还散发日内瓦俄国侨民团体出版的《工作者报》。

1876年12月6日在彼得堡喀山教堂前举行的游行示威(俄国第一次社会革命的游行示威）是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中的一

个大里程碑。这次游行示威是先进工人和民粹派即土地自由派共同组织的。响应他们的号召汇集起来的有好几百人，游行示威从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其他“尚未被俄国政府杀害的”囚犯的健康举行祈祷开始，以普列汉诺夫在广场上发表演说结束。普列汉诺夫号召继承革命先辈的事业，他说：“我们的旗帜就是他们的旗帜！在这面旗帜上写着：‘土地和自由属于农民和工人！’。”① 话音刚落，十七岁的工人雅柯夫·波塔波夫就在人群中举起了一面写有“土地和自由”字样的红旗。游行示威者遭到了警察的袭击。他们中的许多人有的被捕入狱，有的被流放，有的服苦役。有三个工人，其中包括波塔波夫，被关在修道院里。对于这次游行示威，甚至连沙皇的警宪人员都感觉到这一事实本身包含着一种新的东西。检察官在自己的发言中问道：“波塔波夫和自称为学生的青年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呢？……”，他得出结论说：“正是对于这一点值得很好地考虑一下，正是这一点所造成的情况，使 12 月 6 日的混乱具有明显的重要意义。”② 而一位不知名的革命者，即《关于 1876 年 12 月 6 日俄国人民党的集会》这部富有远见的著作的作者强调说，工人参加喀山区游行示威一事，标志着“一种新的、非常重要的成分已开始积极干预俄国政治生活的进程”③。

1877 年 12 月，彼得堡发生了第一次纯粹工人的抗议性游

---

① 《前进报》1876 年 12 月 31 日（19 日）第 48 号；《十九世纪的俄国工人运动》（文件和资料汇编）1950 年莫斯科版第 2 卷第 2 册第 189 页。

② 《十九世纪俄国的国事罪》（汇编）1904 年斯图加特版第 2 卷第 96 页。

③ **埃·阿·科罗利丘克**《俄国北方工人协会》1946 年列宁格勒版第 276 页。

行示威；这次游行示威的起因是弹药厂的几名工人在由于行政当局的过错所造成的爆炸事故中被炸死。发起这次游行示威的是一些工人，他们是同“土地和自由社”有联系的那些小组的成员。约有2,000人聚集在斯摩棱斯克墓地上。警察试图驱散示威者，却遭到了示威者的坚决回击。首都无产阶级积极性的增长鼓舞了革命的知识分子。但是，民粹派在支持工人发动时，却希望在无产阶级中激起“骚乱精神”。

“民意党”继续并扩大了这一活动，同时使它具有一种与土地自由派不同的方向。民意党人注意的中心问题是在工人中建立战斗队。在他们的章程中谈到：“战斗队的目的是吸引本厂的优秀工人参加到组织中来，而对其他人，则是使他们做好参加群众性武装起义的准备。”① 民意党人确实在实现第一个任务，不过是在较小的范围内实现的。而作为整个革命斗争的一部分的工人运动，愈往后来就愈被民意党人的恐怖实践推到次要地位。

民意党人同他们的前辈一样，只是把工人看作被压迫人民中一个最积极的和容易被激发起来的阶层，而不是把他们看作唯一能够领导全体人民的革命斗争的新阶级。这就使民粹派在无产阶级中的工作具有局限性。他们的宣传把工人的思想发展限制在农民空想社会主义的范围内。

然而，早在七十年代就产生了关心本阶级的共同利益并在许多场合按照自己的方式提出任务的工人首领。这批工人革命家的杰出人物有：彼得·阿列克谢耶夫、斯切潘·哈尔土林、维

---

① 《“民意党”的四个章程文件》——《历史文献》1962年第3期第136页。

克多·奥勃诺尔斯基、彼得·莫伊先科、马尔克·马林诺夫斯基、斯切潘·扎鲁巴耶夫、费多尔·克拉夫琴科、尼古拉·纳达钦、谢苗·阿加波夫、阿列克塞·彼得松等人。

他们都成了社会革命的坚定拥护者。无产者开始丢掉君主制的幻想，不再相信沙皇的“善良愿望”，不再相信是所谓地主、厂主和官吏不让沙皇实现他的“善良愿望”。据彼·阿·莫伊先科所述，在初期，工人是把沙皇另眼相看的。当时甚至有这样一种说法：“碗碟可以打碎，茶炊却碰不得。”① 现实生活和先进工人积极参加的社会主义宣传逐渐打破了这些幼稚的观念。

钳工维克多·巴甫洛维奇·奥勃诺尔斯基（1852—1919）是最卓越的代表之一。他是七十年代初“柴可夫斯基派”所建立的工人小组的积极参加者。他曾到国外旅行，于1874年回到俄国，成了一位秘密宣传家。奥勃诺尔斯基常常劝告人们说：“所有工人都应当赞成消灭政府和一切政权，然后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新制度。”② 最好的制度就是共和制，其他工人宣传家、民粹派运动的参加者也都号召建立这种制度。他们所理解的共和制是“社会经济共和制”，即具有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共和制，但是，他们提到首位的是消灭专制制度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

列宁称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阿列克谢耶夫(1849—1891)在法庭上发表的演说是一位俄国工人革命家的伟大预言。阿列克谢耶夫从小就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当纺织工人，参加过民粹派在工人中进行的革命宣传工作。后来迁到莫斯科，加入了

---

① 《莫伊先科回忆录》(1873—1923)1924年莫斯科版第17页。

② 《十九世纪的俄国工人运动》第2卷第2册第263页。

“全俄社会革命组织”。1875 年，他因轰动一时的“五十人案件”而被捕，并同这个组织的其他活动家一起出庭受审。

二十八岁的阿列克谢耶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揭露性演说。这篇演说是在牢房中经过周密思考事先写好的，它对社会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阿列克谢耶夫以鲜明的语言描绘了工人的处境和他们遭受残酷剥削的图景，这种剥削使工人连人的最必要的需求都无法满足。被告人没有打算得到法官的同情。他的演说的最后部分充满了革命精神。人民所遭受的压迫是“暂时的不幸”，这种不幸是不能容忍的，就象不能容忍“暂时用强力夺得的”政权一样。“工人群众”（同所有的民粹派一样，阿列克谢耶夫也把农民划归这一范畴）除了依靠自己，没有谁可以依靠，也没有谁的帮助可以期待。彼得·阿列克谢耶夫在结束他的演说时说，只有革命的知识青年“才会始终跟我们一起前进，直到千百万工人群众举起筋肉条条的手臂，士兵刺刀保卫着的专制枷锁被粉碎！”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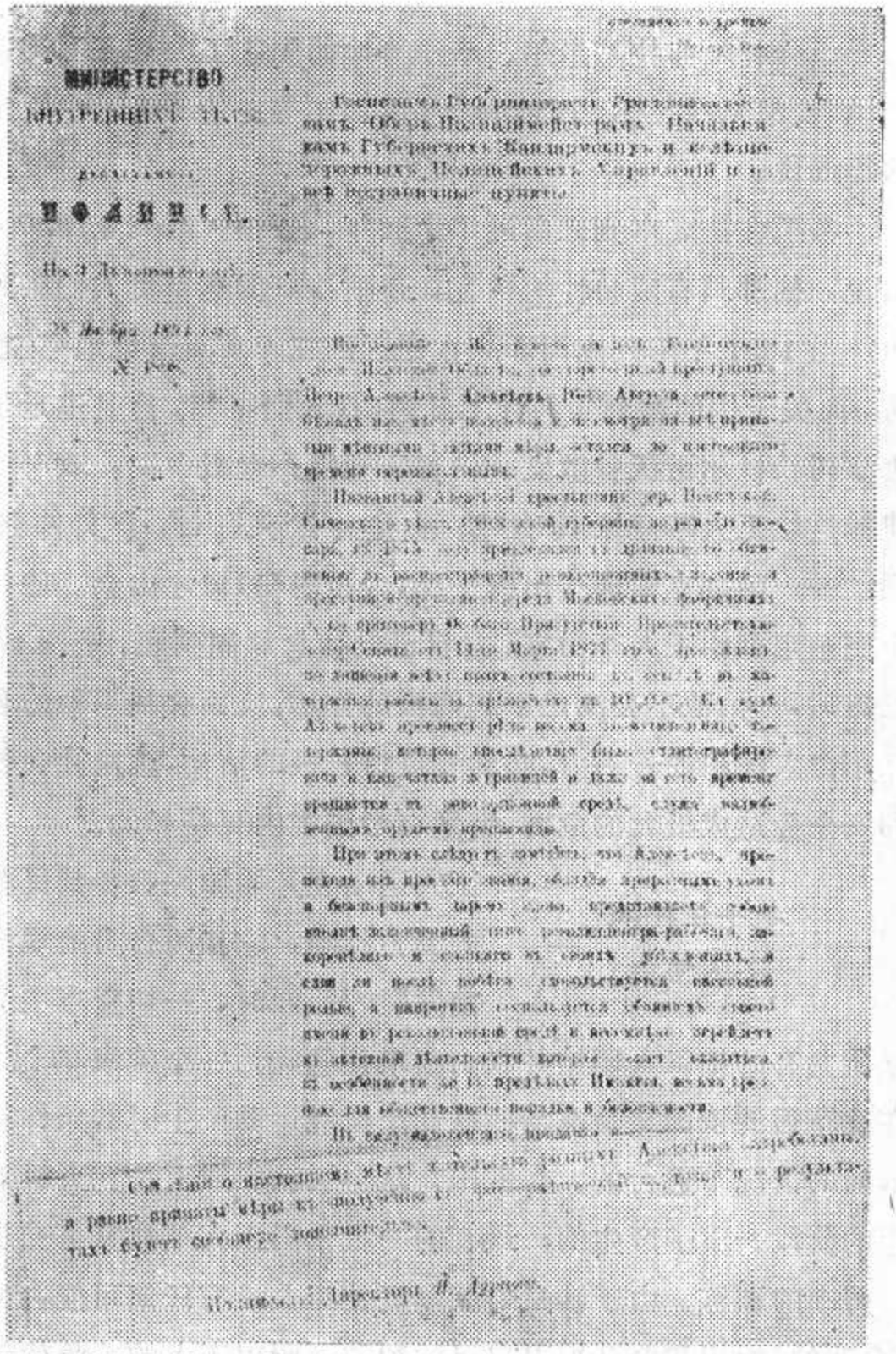
维·尼·斐格涅尔回忆阿列克谢耶夫在法庭上发表演说的情景时说：“他身穿白衬衫，举起半袒露的筋肉条条的手臂，打着勇敢的手势，可真是个好样的……审判长几次阻止他发言都无济于事，只是徒劳地叫喊着；这位工人在结束他的演说时响亮地发出了热烈的号召，就好像整个无产阶级通过他在会议大厅里讲话似的。”② 民粹派把阿列克谢耶夫的演说印成传单散发，彼

---

① 《十九世纪的俄国工人运动》第 2 卷第 2 册第 46、47 页。

② 维·斐格涅尔《1884—1905 年什吕谢尔堡的囚徒。传略》1920 年莫斯科版第 55—56 页。

1877 年 3 月 10 日工人彼·阿列克谢耶夫在法庭上发表演说　　格·伊万诺夫斯基画



警察司关于通缉彼·阿·阿列克谢耶夫的秘密通告(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全宗第102号,目录第260号,保管单位第122号,第102张)

得堡、莫斯科、弗拉基米尔、华沙等地的先进工人都在阅读这篇演说，警察从乌拉尔、西伯利亚、高加索等地的工人手中收走了这篇演说。

甚至在法庭审判之后过了十五年，彼得·阿列克谢耶夫的演说，他那具有威胁性的预言，还使沙皇的达官贵人们感到害怕。当 1891 年阿列克谢耶夫在遥远的亚库茨克流放地惨遭杀害，而关于他的遭遇人们还不知道时(人们推测，他是逃走了)，警察司长杜尔诺沃曾散发一份秘密通报；通报中说：政府认为逮捕这位工人革命家具有"头等重大意义"。这个文件还谈到："……阿列克谢耶夫出身平民，天生聪明，口才出众。他是一个完全定型的工人革命家，对自己的信念顽固到底，坚持不变。逃跑后，恐怕他不会满足于起消极的作用，反而会利用他的名字在革命人民中的号召力，必然要进行积极的活动，这对社会秩序和安全会造成极大的危害，特别在帝国境内更是如此。"

七十年代的工人协会

工人运动在开始阶段曾得到民粹派的大力推动，它按照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着。同时，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共有的把工人团结并联合起来使其成为一个阶级的过程，在改革后的俄国又是在与西欧无产阶级运动产生时的条件有所不同的情况下进行的。在俄国，这个运动实质上是在大机器生产的阶段一下子产生的；最初的一批俄国工人革命家都受过工厂劳动的训练。由于沙皇专制制度使工人没有任何可能去建立"合法的"组织和公开捍卫自己的利益，所以工人的斗争就较早地开始采取直接革命的方式。

列宁在九十年代末曾经指出，工人阶级不可遏止地自发地追求政治斗争的运动在俄国具有二十多年的传统。① 俄国无产阶级的第一批组织是秘密的革命工人协会，其历史功绩在于宣布了政治自由的口号。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七十年代的解放运动中，这个口号正是由一些先进工人提出来的，他们提出这个口号比大多数民粹派都早，而且是与当时在民粹派运动中还占统治地位的巴枯宁主义的教条背道而驰的。学生很快超过了自己的老师。觉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早在运动初期，即在群众还没有觉醒的时候，就已"显示出，他们是工人民主派的伟大活动家"②。

七十年代的俄国工人运动逐渐接近西欧的工人运动。当时，西欧的工人运动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在一些最发达的国家里，工人运动已开始同科学社会主义相结合，并开始建立一些群众性的工人社会民主党及其他无产阶级组织。俄国工人运动是依靠整个西欧特别是德国无产阶级运动发展起来的，就象德国工人运动"是依靠英国和法国的运动而发展起来的"③一样。除了根据文献来研究西欧特别是德国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而外，还通过工人侨民来直接了解这种经验。难怪沙皇的外交部曾命令驻柏林大使"秘密地向德国政府作出解释，建议它在工人出身的人员的护照上作个记号，说明他们没有参加社会党人的团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4卷第254—255页。
② 《列宁全集》第18卷第29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66页。

体”①。

俄国无产阶级最有觉悟的部分力求从世界历史的革命事件，首先是从巴黎公社中汲取教训。彼得堡弹药厂的钳工阿列克塞·彼得松说：“当时，法国的公社使我们很受鼓舞。”② 彼得堡的几个地下图书馆那时有十四本马克思论巴黎公社的小册子——《法兰西内战》。在莫斯科、哈尔科夫及其他一些城市的工人小组中，工人们都在阅读并讨论这本小册子。1878 年，敖德萨的一些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曾举行集会纪念被枪杀的公社社员，并通过了一封向巴黎公社英雄们表示敬意的信。俄国的革命家们写道，他们现在进行工作，“是为了同一个伟大目标，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曾有那么多的兄弟姐妹，父老儿女和朋友于 1871 年牺牲在巴黎的街垒战中”③。

俄国先进工人对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了解，不仅加速提高了他们的革命意识，而且也促使他们去思考无产阶级的独立任务，即要求建立一个脱离民粹派的自己的单独组织。列宁在阐明这一事实的历史意义时指出：“在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分离的时候”，工人同社会主义者的这种脱离“是有意义的，是必要的”④。

“南俄工人协会”是俄国的第一个工人组织。1872 年，来自

---

① 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全宗第 109 号，1878 年卷宗第 333 号，第 11 张背面。

② 尼·谢·丘特切夫《文章和回忆》1925 年莫斯科版第 2 册《在流放中》第 86 页。

③ 《十九世纪的俄国工人运动》第 2 卷第 2 册第 234 页。

④ 《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227 页。

“南俄工人协会”的活动家：
叶·奥·扎斯拉夫斯基、伊·奥·雷比茨基、费·伊·克拉夫琴科、
米·彼·斯克韦里

彼得堡的知识分子革命家叶甫盖尼·奥西彼维奇·扎斯拉夫斯基(1844—1878)开始在敖德萨的工人中进行宣传。他的出现给当地的一些工人小组的活动带来了新气象。这些工人小组的参加者，特别是五金工人，都很愿意去听扎斯拉夫斯基关于工厂工人在解放运动中能起积极作用的谈话。一位民粹派宣传家维克多·科斯丘林证明说，在扎斯拉夫斯基的影响下，工人“选定城市作为活动的场所”，并决定“他们将只接收那些穿上工作服不是为了装模作样的知识分子加入他们的小组”①。

聚集在扎斯拉夫斯基周围的那些工人组成了1875年成立的“南俄工人协会”的核心。加入协会的有60人，他们都是在各工厂、印刷所和铁路上工作的工人；处在“协会”影响之下的大约有150—200人。基层工人代表会议是企业组织的支柱，这种会议的代表参加“代表会议”，即“协会”的最高领导机关。“代表会议”的委员每月改选一次，这就使这个组织的积极活动家的范围日

① 莫斯科国家历史博物馆文字史料部，全宗第282号，保管单位第335号第1—2张。

益扩大，影响也不断加强。哈尔科夫、塔甘罗格、刻赤、顿河岸罗斯托夫（这里设有“协会”的分部）以及奥廖尔和彼得堡都同“协会”发生了联系。

“南俄工人协会”接受了第一国际纲领性文件中的某些原则。在这些原则的影响下，“协会”章程宣布：必须实行革命变革，其目的是要消灭统治阶级的特权，把工人从资本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劳动成为个人福利和社会福利的基础。① 二十五年后，在向巴黎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1900年）提出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报告》中曾着重指出，敖德萨的工人早在七十年代就“对社会主义和政治自由思想的宣传”表现出了“很强的接受能力”②。

1875年12月，“南俄工人协会”遭到破坏，它的很多成员都被交付法庭审判。扎斯拉夫斯基死于狱中。

在革命运动中起了更大作用的是“俄国北方工人协会”。这个组织是同伟大的工人民主主义活动家斯切潘·尼古拉耶维奇·哈尔土林（1856—1882）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哈尔土林是农民的儿子，还在少年时期就离开了农村。起初他在维亚特卡地方自治局办的学校里学习，在那里他掌握了木工手艺并在青年学生小组中开始研究民粹派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彼得堡他开始走上了劳动和革命的道路。哈尔土林生来才智过人，通过自修他的才智又得到了发展。哈尔土林以其知识、见识和异常广

---

① 《十九世纪的俄国工人运动》第2卷第2册第104—105页。

② 《向1900年巴黎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作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报告》1901年日内瓦版第33页。

泛的兴趣使那些民粹派知识分子感到惊讶。“他那惊人的毅力、炽烈的热情和对信仰充满高度乐观主义的精神，是富有感染力的，是不可抗拒的。同这位工人一起度过一个夜晚，真使人精神振奋。”① ——这就是哈尔土林给斯捷普尼亚克-克拉夫钦斯基留下的印象。七十年代中期，哈尔土林负责全市秘密工人图书馆的工作；他同一些地下小组发生了联系，不久就成为一名优秀的宣传家。哈尔土林研究了西欧的经验，对西欧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了如指掌，于是得出结论：俄国工人运动也应当确定自己的道路，提出能够把整个无产阶级群众团结在先进工人周围的目标。

1877 年秋，他转入秘密状态并同奥勃诺尔斯基一起着手建立组织，这个组织后来命名为“俄国北方工人协会”。“协会”并不是在空地上产生的。它的前身是一些工人小组，在这些小组之间很早就建立了牢固的联系。“北方协会”把那些“老的”经过考验的工人革命家中的优秀分子吸收了进来。②“协会”有200个固定会员（他们多半是大工厂的工人），此外还有同样数目的同情者。“协会”在彼得堡的涅瓦关卡和纳尔瓦关卡、维堡区和彼得堡区、瓦西里也夫岛和环形运河沿岸，即主要是五金工人这一无产阶级最先进部队所在的区域都设有分部。领导每个分部的是区委员会，区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也是领导“协会”整个工作的工人中心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下边附设有财务处和图书馆。

---

① 《斯捷普尼亚克-克拉夫钦斯基全集》第 1 卷第607 页。

② 《普列汉诺夫全集》第3卷第 182 页。

“北方协会”制定了一个纲领，这个纲领经讨论在 1878 年 12 月 23 日和 30 日的成立大会上通过，于 1879 年 1 月以《致俄国工人》的名称发表在秘密刊物上。① 无产阶级的任务在这个文件中比在“南俄工人协会”的简章中提得更加完备而明确。纲领认为工人在对俄国现实进行革命改造方面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并断言正是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一国的全部力量和意义”。纲领强调了组织的作用，因为组织通过不懈的积极的宣传也将把俄国的“工人等级”推向前进，给它提供“为顺利进行斗争所必需的有机的内在联系”。

在那些传统的民粹派观念中显然是不包括这些原则的。因为甚至在两年后民意党人发表的《“民意党”工人党员的纲领》中还肯定地说什么“主要的人民力量”不是在工人中，而是在农民中②。同样不要忘记，在七十年代末，认为俄国具有“独特性”的思想在民粹派中愈来愈牢固，号召“脱掉社会主义身上的德国服装，给它穿上人民的粗布衣裳”③ 的呼声愈来愈频繁。在这种情况下，“北方协会”纲领中谈到协会的任务非常接近于“西方社会民主党”时所说的一段话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段话是：“……我们西方的弟兄们已经举起了千百万人求解放的大旗，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加入他们的队伍。我们要同他们携手前进，我们要同他们兄弟般地团结起来，汇合成一股具有威胁性的

① 《十九世纪的俄国工人运动》第 2 卷第 2 册第 239—242 页。

② 《“民意党”工人党员的纲领》——《“民意党”文献》第 312 页。

③ 《土地和自由》杂志 1878 年 10 月 25日 第1 期—— 《七十年代的革命期刊》第 77 页。

战斗力量。”

“协会”的主要目的是“推翻国内现存的极不公平的政治经济制度”。纲领中广泛阐明了政治斗争的任务：“政治自由保证每个人有独立的信仰和行动，并且因为社会问题的解决首先要由它来保证，所以协会提出的直接要求应该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权利。”其次，应当要求取消等级权利和特权，所有学校一律实行免费义务教育，限制劳动时间，禁止使用童工，废除间接税等。

这些要求的提出表明，先进工人能够从西欧工人阶级的经验中选出对于当时俄国来说最本质的东西（“北方协会”的纲领同 1869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爱森纳赫纲领中的许多原则有相同之处）。“北方协会”纲领中重要的和新的东西是，争得政治自由实际上被看作是战胜剥削者、消灭社会压迫的先决条件和必要条件。“北方协会”的观点不仅与土地自由派的无政府主义观点不同，而且也与后来的民意党人的政治思想不同，其原则区别就在于工人革命家把政治自由的要求首先同无产阶级本身的利益联系起来。

当然，七十年代俄国先进工人的思想体系还不是在所有根本问题上都不同于民粹派思想体系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体系。例如，在“北方协会”的纲领中没有“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也没有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质的说明（纲领的起草人使用了“城市和农村工人居民”这一不够准确的术语）。民粹派的影响也表现在确定“协会”的目的方面，例如：成立自由人民村社联盟，消灭土地私有制而代之以村社土地占有制。关于在资产阶级国家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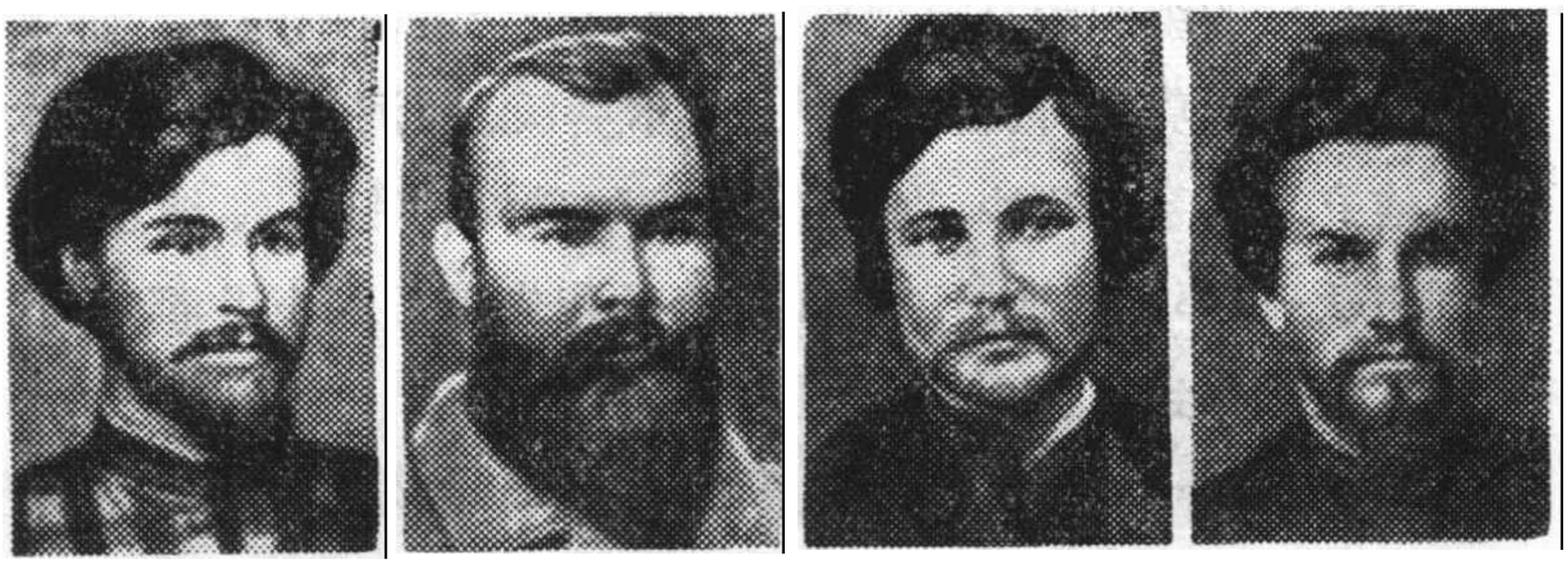
要求国家贷款给工人这种拉萨尔思想也被“协会”的思想家们涂上了民粹派的色彩，变成了要求国家贷款给“工人联合会和农民村社”。他们所提出的政治要求不包括普选权。这说明他们象巴枯宁主义所鼓吹的那样，蔑视代议机关（民意党人后来提出了这一要求，就前进了一步）。①

工人纲领在民粹派和“北方协会”的领导人之间引起了争论。土地自由派指责工人，说他们模仿德国社会民主党，忘记了土地问题，当然也就夸大了政治自由的作用。工人对某些指责表示同意，同时，他们保证说，在他们看来，“离不开自己的家园的农夫和工厂工人一样可贵”。但是在工人需要政治自由如同需要空气一样这个主要问题上，他们坚持自己的观点。“我们正在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举着我们心爱的社会革命旗帜，走上斗争的道路。但是我们也知道，政治自由能够保证我们和我们的组织免遭当局的专横压迫，使我们可以更正确地发展自己的世界观，更顺利地进行宣传工作……”② 工人革命家能够认识到政治斗争同运动的当前任务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他们的优点。但是“协会”未能由此再前进一步。政治斗争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之间的相互关系，先进工人还没有完全理解，而在当时也不可能完全理解。争得政治自由的方法问题正如实现社会解

---

① “北方协会”纲领的最后一部分是对工人的号召，它充满了“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精神和辞藻。可以设想，纲领的起草人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把纲领写得更易为工人所接受，但是这也表明了早期工人运动所不可避免的不成熟性。

② «土地和自由»杂志1879年4月8日第5期——«七十年代的革命期刊»第258页。



“俄国北方工人协会”的组织者和参加者：
斯·尼·哈尔土林、维·巴·奥勃诺尔斯基、德·尼·斯米尔诺夫、
阿·尼·彼得松

放的具体途径问题一样，他们也是不清楚的。刚刚出现的无产阶级的支流还没有能够从民主主义的主流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独立的思想流派。

“北方协会”的成员不只是进行宣传工作，他们还力求进行公开的积极斗争：他们参加罢工并领导罢工，印发传单，号召工人团结一致地举行反对资本家的罢工，在精神上和物质上互相支援。

“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这个战斗号召开始付诸实现。当 1879 年彼得堡新纺纱厂爆发大罢工时，“北方协会”就印发传单，号召其他工厂工人支援自己的同志。这个号召得到沙乌工厂织布工人的响应。这两个企业在“北方协会”的成员、特别是哈尔土林和莫伊先科的领导下同时举行罢工。在他们的帮助下，制定了一个向厂主提出的关于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日、废除罚款的《各项要求大纲》。“协会”把自己所有的经费都献给了罢工者。

“协会”的组织者打算把协会变成一个全俄范围的无产阶级组织。他们同莫斯科、科洛姆纳、索尔莫沃、顿河岸罗斯托夫的工人建立了联系。华沙、克拉科夫、哈尔科夫、明斯克、纳尔瓦、奥列霍沃-祖耶沃等地的革命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小组都在不同程度上了解到有这么一个“协会”存在。

“北方协会”作了出版秘密报纸的尝试。哈尔土林提出了办报的主张。1880 年 2 月出版了唯一的一号《工人曙光报》。报纸的这一号版面很小，只刊载了一篇文章。文章对“北方协会”的纲领原则进行了分析，并号召工人同所有资本家和沙皇政府进行斗争，为此，所有工人应该“为一个共同事业而联合起来”，应该参照西欧和美国无产者的先进经验。“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的团结一致。”①

不到一个月，《工人曙光报》的印刷所就被警察捣毁了。同年，“俄国北方工人协会”也不复存在了。协会的积极活动家被逮捕、流放和服苦役。奥勃诺尔斯基被判处苦役。逃脱了逮捕的哈尔土林未能恢复遭到破坏的组织。他同其他先进工人一样，为民意党人的斗争方式所吸引，开始成为一名积极的革命恐怖主义者。发生在冬宫的一次爆炸即谋杀亚历山大二世的重大事件，是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1882 年，哈尔土林因参加暗杀敖德萨检察官而被处以死刑。

七十年代的一些工人协会尽管存在时间很短，但它们在革命解放运动中却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它们首先“在自己的纲

① 《工人曙光报》1880 年 2 月 15 日第 1 号——《红色年鉴》1922 年第 2—3 期第 288 页。

领中提出过政治自由的要求。经过八十年代的反动时期以后，工人阶级又在九十年代屡次提出这样的要求”①。这些协会掌握了无产阶级的团结这个第一国际的基本原则，并把它灌输给工人。“北方协会”同波兰的一些革命家有联系，他们拥护俄国工人的纲领并把纲领译成波兰文。在回答波兰朋友时，“协会”成员表达了必将迅速战胜沙皇专制制度这一共同敌人的坚定信念。

七十年代工人运动所扩及的工人范围是不大的。工人们在罢工斗争中有时也获得胜利。但是最重要的并不在于获得这种直接的经济上的胜利。俄国工人运动在最初阶段所掀起的一些罢工，同其他国家的罢工一样，是训练工人参加未来的阶级战斗的学校。无产阶级的运动日益团结、日益壮大，它是产生社会民主党和在俄国这块土地上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前提之一。

★

到八十年代时，“从农奴制时代中发展起来的”(列宁语)资产阶级俄国的特征就已明显地显示出来了。一个新的阶级即无产阶级迅速成长。农民因遭受地主、国家以及城乡资产阶级联合势力的剥削和压迫而纷纷破产，他们以空前的规模失去土地并无产阶级化。新事物到处都同还保存有巨大力量的旧事物即

---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197页。

最野蛮的农奴制残余交织在一起。在农村，资本主义关系还处在萌芽状态，被村社制度和极广泛的小商品生产掩盖着。

改革后最初几十年社会经济关系的过渡性质也决定了解放斗争的特殊性。在解放斗争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民粹派即革命民主派。它的思想体系(空想社会主义)反映了小生产者群众对封建残余的压迫和资本的冲击所作的反抗。民粹派的思想体系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学说虽然是错误的，然而它作为争取资产阶级发展的民主主义道路、反对自由派地主道路的斗争纲领，作为农民俄国的“最下层”反对压迫者上层的斗争纲领，在历史上又是现实的和进步的。民主主义的传统起源于拉吉舍夫，起源于十二月党人和三十至四十年代的启蒙运动者的最革命的一翼，最后形成于六十年代，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中得到了彻底的表现。七十年代的革命实践和思想上的探索、“到民间去”的经验、土地自由派和民意党人的斗争教训又丰富了这一传统。

无产阶级运动首先把“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共同的方面——以诉诸群众的方法来保卫民主”① 这一点同其先驱者联系在一起。力求在人民中间并为了人民而开展工作，不调和地和不妥协地敌视农奴制度和沙皇专制制度，同资产阶级君主自由派实行决裂，——这些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思想成果被俄国社会民主党继承下来了。民粹主义运动最大的历史功绩就是建立了革命组织。在同沙皇制度作残酷斗争的情况下逐步制定了进行革命地下工作的方式、从事秘密工作的方法以及革命者行

---

① 《列宁全集》第16卷第125页。

动的原则和准则，形成了职业革命家这一类型，这些职业革命家的优点后来已为社会民主党所接受。

民粹派的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不仅反映了俄国社会发展的特点，而且也反映了世界历史这一时期的特点，这时西欧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越过自己的顶点而被新的无产阶级革命所代替。俄国不发达的社会经济条件阻碍了俄国革命思想界的先进人物去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但是，欧洲无产阶级斗争（从1848年的六月起义到巴黎公社）的榜样和教训、第一国际的思想和号召对俄国革命者民主主义观点的形成和他们的实际活动起了重要作用。他们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就是把俄国从专制制度下解放出来，这个专制制度在克里木战争失败后也仍然是“欧洲联合的专制制度的柱石”①。紧张的和充满个人勇敢精神的斗争把革命民粹派推到了世界解放运动的前列。

革命实践同时也是对思想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检验。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破产对未来具有重大的意义。列宁后来指出，尽管俄国居民中的小资产阶级成分大，但是无政府主义在1905年和1917年两次革命时期的影响却比较小；在这方面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无政府主义在过去（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曾一度发展得非常茂盛，因而彻底暴露了它是不正确的，不适合作革命阶级的指导理论”②。

民粹派同专制制度进行政治斗争是前进了一大步，尽管这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58页。

②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89页。

一步没有走到底。而且正是在平民知识分子阶段的这一极盛时期(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最明显地表现出了在民粹派的学说和策略方面存在着一些无法消除的矛盾：对农民“共产主义本能”的信念和使这种信念破灭的现实之间的矛盾；立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和最终集中表现为争取政治自由的运动实践之间的矛盾；试图依靠人民和没有能力在人民中找到实现革命的物质力量之间的矛盾。

民粹派的民主运动唤起了第一批工人革命家自觉地投入生活。但是早在七十年代后半期，工人运动就通过自己的先进代表开始摸索到一条自己的、与民粹派不同的道路。然而，这还不是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运动。要使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刻变化也在思想领域中反映出来，为历史的转折，即用科学社会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取代农民空想社会主义这一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革命思想体系做好准备，那还需要时间。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终于使俄国革命运动彻底“摆脱了无政府主义和民粹派的社会主义的幻想，摆脱了轻视政治、迷信俄国的独特发展、深信人民作好了革命的准备的错误观点，摆脱了英雄的知识分子同专制制度孤军奋战、夺取政权的理论。”①

在俄国，从空想社会主义过渡到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从民粹主义过渡到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原则。

---

① 《列宁全集》第5卷第63页。

第 二 章

社会民主党作为一种思想流派的出现

一 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决条件

工人运动的发展和民粹派的危机

1881 年 3 月 1 日以后，民粹派运动走向低潮。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俄国产生了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的派别。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村宗法制基础的崩溃、日益发展的工人阶级的斗争，这一切暴露出民粹派关于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途径的旧观念毫无根据，推动了革命思想的向前发展。俄国革命运动逐步走上了西欧先进国家的工人运动所走过的道路，即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列宁在描述八十年代社会运动发展的历史情况时指出："正是在这一时期，俄国革命的思想发展得最快，奠定了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界观的基础。"①

---

① 《列宁全集》第 10 卷第 227 页。

专制制度企图阻止事变的确定不移的进程。民意党人刺杀亚历山大二世以后不久，国内就实行了残酷的反动政策。从前是教育家、现在是新皇帝心腹的沙俄正教院总监波别多诺斯采夫，成了实行反动政策的鼓吹者。他要求亚历山大三世用“铁和血”消灭“凶手”①。

1881年4月底，沙皇颁布了关于专制政权不可动摇的诏书，声称必须“保护……专制政权防止任何图谋得逞”。随后又通过一项《加强特别保安条例》，规定任何一个省在必要时都可以采取非常措施，“以确保安定和根除叛乱”。省长有权逮捕任何一个人或把他驱逐出本省，有权封闭任何一家报纸和关闭任何一所学校。

报刊受到了最严重的打击。《报刊暂行条例》（后来成了固定条例）使报刊完全处于书报检查机关的控制之下。1884年春，政府封闭了它所憎恨的《祖国纪事》杂志，指责该杂志在米·叶·萨尔蒂柯夫-谢德林领导下“给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带来了“很大混乱”②。政府向各图书馆和公共阅览室分发了“禁止流传的”图书书单，其中包括俄国进步作家即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作品。《莫斯科新闻》成了反动派的喉舌。该报的编辑卡特柯夫宣称：“一个全国独一无二的政权，再加上绝对忠顺于这一政权的亿万人民，这就是真正的帝国。”③

学校也遭到反动势力的袭击。自1884年起，大学实行了新

---

① 《红色文献》1923年第4卷第321页。

② 《政府通报》1884年4月20日(5月2日)。

③ 《莫斯科新闻》1881年4月26日。

规章，之后又颁布了大学生“守则”，把大学生置于专门检查机关的严格监督之下。教育大臣杰利亚诺夫颁发的关于“厨工子女”的臭名昭著的通令，规定穷苦人家的孩子不得进入中学。进步教师被纷纷赶出高等和中等学校。

民族压迫急剧加深。一方面禁止用本族语出版书刊，对民族文化的活动家进行迫害，另一方面强迫实行俄罗斯化和强迫信奉东正教。狂热的民族主义思想得到了政府的全力支持。迫害犹太人被提到了国策的高度。

萨尔蒂柯夫-谢德林痛苦地写道：“的确，我们正处于一个可鄙的时期，一个从各方面来说都是可鄙的时期。所以，必须有很大的自制力，才不致陷于悲观失望。”①

政府在实行反动政策的情况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支持贵族。在这些年代成立的农民银行和贵族银行通过信贷政策首先保障了地主的利益。1889 年，开始实行地方官制度。地方官只能从世袭贵族中任命。地方官享有对农民行使广泛的司法和行政的权力(直到进行逮捕和施以肉刑)。1886 至 1893 年间关于分家和迁居、关于重新分配村社土地的各项法律，目的是要阻止村社的瓦解，保存农村的“宗法制度”。农民提前赎回份地并退出村社的权利受到了限制，因而给农民的分家造成了困难。对农业工人规定的新的雇佣条件使他们更加依附于地主；如果雇工在地主田庄里随意停工，就有被逮捕和受审讯的危险。

---

① 《萨尔蒂柯夫-谢德林全集》1937 年莫斯科版第 20 卷第 136 页。

然而，复辟“贵族时代”的企图，同国内社会经济关系的不可逆转的发展进程是相抵触的。资产阶级发展了，资产阶级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加强了。就连贵族政府也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它不得不加强对工业的鼓励，保护工业的利益。在八十年代期间，曾多次提高关税。政府开始从私有主手中赎回经营亏本的铁路。它鼓励向俄国引进外国资本。可见，专制制度所采取的反改革措施并不是简单地向贵族“倒退”，而是“在俄国刚改革后的阶段上的倒退，当时离开贵族地主在没有‘财阀’、没有铁路、没有日益增长的第三种因素的情况下发号施令的尼古拉耶夫时代已经很远了”①。

在农村，“农民分化”的过程在进行着：一方面是贫苦的、无产阶级化的阶层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是农村中富人的经济势力日益加强。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的世界农业危机又促进了这一过程。危机引起粮价下跌，使农民群众受到猛烈打击。农民出卖粮食所得的收入大大减少，可是从他们身上榨取的各种款项和欠交的税款却大大增加。贫民纷纷丢掉土地，卖掉耕畜。在全国的中部农业区，工役制发展起来了，农民奴隶般地依附于地主和农村高利贷者的情况更为严重了。靠剥削贫农发财致富的富农大量收买地主的土地。约占农户五分之一的富裕上层至少掌握了农民全部农业生产的一半。② 尽管政府采取了一些保守措施，“独特的”村社还是经受不住资本的冲击。农村把破产

① 《列宁全集》第17卷第388—389页。

② 参看《列宁全集》第3卷第116页。

了的农民不断抛入城市，补充到劳动后备军的队伍中去。

工业的发展是在出现尖锐的慢性危机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一危机开始于 1880 年春天，几年后就转为几乎持续到八十年代末的长期萧条时期。因危机而受害最大的是棉纺织工业，它的生产大大缩减。只有重工业的主要部门（煤炭部门、石油部门）还继续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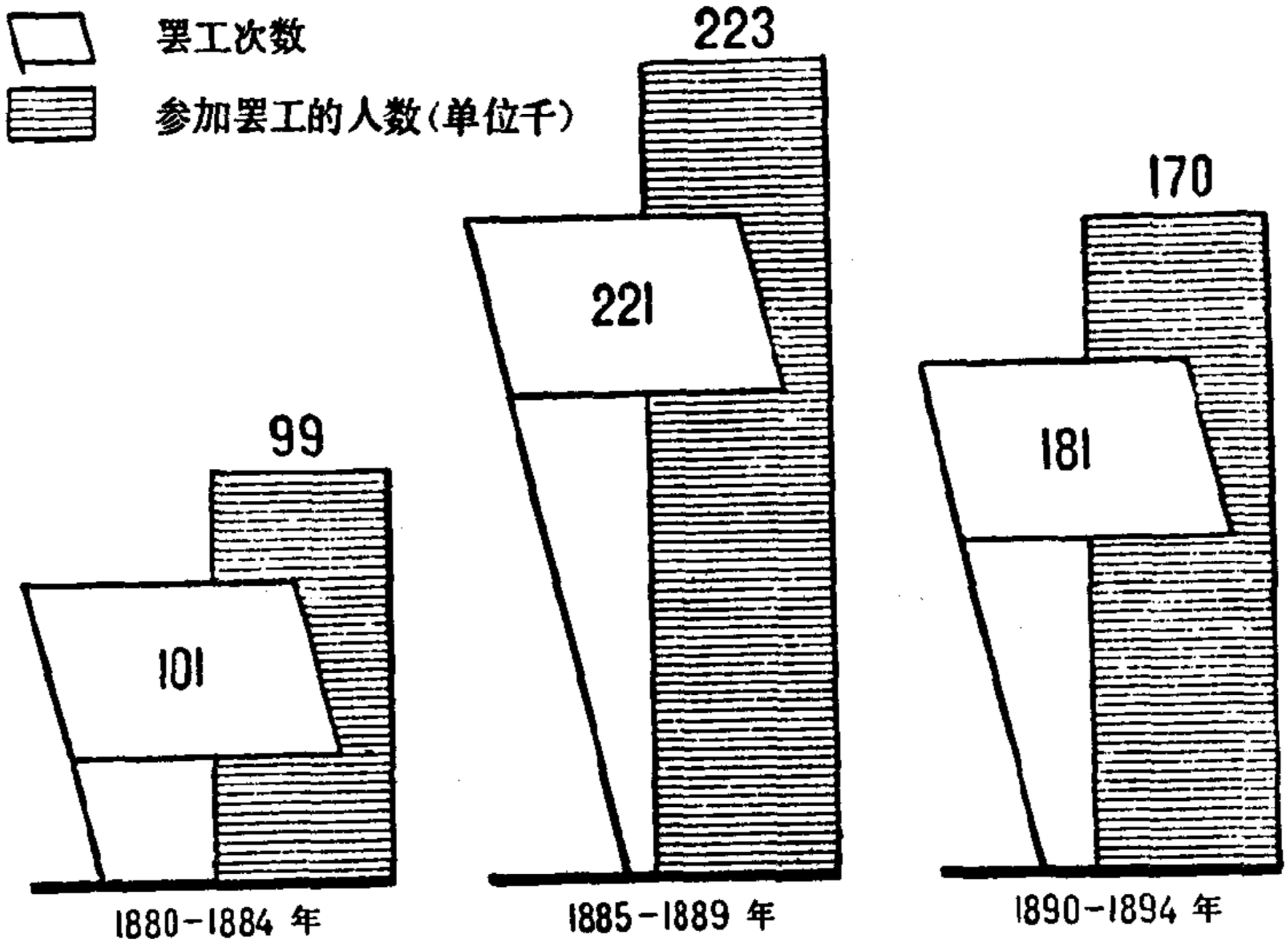
工业危机给工人带来了新的负担。一位同时代人证明说："每星期都有几百名工人被解雇，他们不得不流落街头。大群大群的人从早到晚站在那些还没有解雇工人的工厂门口。但这样的工厂在当时是很少的。只要工长、技师或管理人员一在门口出现，立刻就被团团围住：招不招镟工？需不需要钳工、木工、锻工、铸工？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只有一个：本厂的工人我们还要解雇呢。"①

资本家利用出现危机和政治反动的形势更加紧进行剥削。企业主降低本来就很微薄的工资，强迫工人接受奴役性的雇佣条件，他们越来越蛮横地克扣工人，以过重的罚款掠夺工人。这一切激化了阶级矛盾，唤起工人为争取自身权利而进行斗争。列宁指出："工业危机使工厂的大气中带有强力的电，以致爆炸经常此起彼伏地发生。"②

工人运动的组织性和团结性加强了。工人已经不只是向企业主递交呈文，而是愈来愈顽强而坚定地提出并坚持自己的要

① «往事»杂志1906年第 3 期第 236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5 卷第 245 页。

1880—1894年的罢工运动



求了。在同一些企业里反复举行大罢工已成为愈来愈常见的事。1887 年，梯弗利斯铁路修配厂的工人举行了三次罢工。单个工厂的罢工发展成为许多企业工人的共同发动。1888 年9月，弗拉基米尔省舒亚市几个工厂的织布工人举行了罢工，第二年爆发了由舒亚、科夫罗夫和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 6,000 名工人参加的总罢工。

彼得堡省和以莫斯科为首的中部工业区仍然是罢工运动的主要策源地。一些新的工业中心也没有袖手旁观，阶级斗争的场所扩大了。

民族边区的无产阶级表现得愈来愈坚定。1881 年，巴库的几家烟草工厂同时举行了罢工。1882 年在纳尔瓦，克廉哥尔姆

纺织厂的3,000多名织布工人和纺纱工人举行了持续两周的罢工，制呢厂的工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1883年，华沙附近的日拉尔多夫纺织厂8,000名工人成功地举行了罢工，第二年又举行了罢工。

在无产阶级运动中先进工人的作用加强了，他们的优秀代表如饥似渴地追求知识，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他们通俗易懂地向同志们阐明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的意义。马·尼·利亚多夫指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在博学多识和一般教育方面，丝毫不亚于很多大学生。"① 先进工人熟悉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皮萨列夫、别林斯基、涅克拉索夫的作品，并对社会政治事件作出积极反应。他们当中最有学问的人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一位最初的工人社会民主主义者瓦·安·舍尔古诺夫后来回忆说：当时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自发兴趣大得很，以致"不得不把《资本论》按部分、按章节地撕开"② ，使尽可能多的工人能够阅读。他们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带头人，是许多次罢工的领导者。

八十年代工人运动中的最大事件是在奥列霍沃-祖耶沃的尼科尔斯科耶莫罗佐夫纺织厂爆发的罢工。这个约有11,000人的企业以残酷的制度和行政当局的专横而闻名。这个厂仅在两年时间内就五次减少工资。1885年，第六次减少工资，而且一

① 马·利亚多夫《俄国共产党是怎样开始形成的》1926年莫斯科第3版第62页。

② 《老布尔什维克》（文集）1933年莫斯科版第2期（总第5期）第101页。

下子就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与此同时罚款却令人难以置信地增加。厂主找种种借口对工人进行罚款，如工人在车间里坐一坐要罚款，在工厂的集体宿舍里吵架、唱歌或大声谈话要罚款，戴着帽子走过经理的窗口也要罚款。只要工头无缘无故地一宣布产品是废品，工人立刻就被罚款。罚款常常占工人工资的四分之一，有时竟占工资的一半。

1884 年 11 月，彼得·阿尼西莫维奇·莫伊先科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回来后，进了工厂。他曾加入“俄国北方工人协会”，是七十年代末彼得堡新纺纱厂罢工的组织者之一，他同普列汉诺夫和哈尔土林很熟悉。莫伊先科后来写道：“前者教会我理解，后者教会我行动。”① 这位坚强而富有经验的战士立即着手组织罢工。他的最亲密的助手是织布工人瓦西里·沃尔科夫和卢卡·伊万诺夫。前者在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后者曾因在“俄国北方工人协会”中进行革命活动而同莫伊先科一起被流放。

莫罗佐夫罢工的领导人：
卢·伊·伊万诺夫、彼·阿·莫伊先科、瓦·谢·沃尔科夫

① «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历史文选»1923 年莫斯科版第 220 页。

1885年1月7日罢工开始了。工人们的愤怒达到了极点，以致在第一天就爆发了自发的骚动。罢工者捣毁了工厂附设的小卖铺，还捣毁了工厂经理的和工人最痛恨的工头的住宅。然而，在领导者的影响下，罢工终于走上了有组织的轨道。当时，弗拉基米尔省省长带着哥萨克和士兵来到出事地点。1月11日罢工者来见省长，向他递交了《工人一致同意的要求》，就在这时省长调来了新的增援部队，开始进行大规模的镇压。工人同军队发生了几次冲突。当局逮捕了600人，其中许多人被递解回乡。1月14日士兵包围了工厂的工人集体宿舍，用刺刀和皮鞭相威胁，开始驱赶工人去上工。但只是到了月底工人才完全复工。

对罢工的积极参加者进行了两次审判。1886年5月于弗拉基米尔举行的第二次审判在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到陪审法庭受审的有33名工人，其中有莫伊先科和沃尔科夫。他们都表现得很英勇。在审判过程中揭露出来的工厂制度方面的景象是如此骇人听闻，以致陪审员不得不驳回全部诉状，认为工人无罪。尽管如此，沙皇当局还是把莫伊先科和沃尔科夫流放到北方去了。

莫罗佐夫罢工标志着工人运动进入了更高的发展阶段。这次罢工的特点是，规模空前巨大，组织性大大加强，参加罢工的基本群众非常坚定。他们提出的要求第一次超出了个别企业的范围。他们声明必须实行国家监督，“使工资水平划一”，“根据已颁布的国家法律”彻底改变“厂主和工人之间的雇佣条件”①。这次罢工的参加者表现出他们懂得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

---

① 《十九世纪的俄国工人运动》（文件和资料汇编）1952年莫斯科版第3卷第1册第133、134页。

这次罢工对工人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①。它使统治集团惊慌不安，使他们不得不考虑工人阶级日益强大的力量。列宁写道："这一次大规模的罢工给予政府很深的印象，它看见当工人一致行动的时候，特别是当一致行动的工人群众直接提出自己要求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一支可怕的力量。"②

在莫罗佐夫罢工之后，中部工业区又发生了一些大罢工。彼得堡、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工人的斗争加强了。罢工运动的高涨迫使政府作了某些让步。1886 年 6 月 3 日颁布了罚款法，其中某些条文就曾考虑到莫罗佐夫工厂织布工人的要求。法律规定：罚款不得超过工资的三分之一，罚款不应当装进资本家的腰包，而应当用于工人本身的需要。禁止用息票或商品来偿付工人的工资。同时法律又规定对罢工参加者特别是罢工领导者要严加惩治。

沙皇政府指望用鞭子和糖饼的政策来"安抚"工人。但是这些指望落空了。莫罗佐夫罢工和它所争得的让步给了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1887年罢工的次数超过了前两年。罢工次数在逐年增加。警察司长普列韦在呈交给亚历山大三世的报告中不得不

---

① 《莫斯科呼声报》写道，不应把莫罗佐夫罢工"看作是孤立的现象，而应看作是大规模工人运动的一个环节，这个运动近来席卷了俄国的许多工厂并波及我国工厂生活的几乎所有中心"（《莫斯科呼声报》1885 年 3 月 23 日（4 月 4 日））。这次罢工在国外的社会主义报刊上也得到了反应。由盖得和拉法格参与编辑出版的法国《社会主义者报》刊载了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关于罢工和对罢工参加者的审判的专文（《社会主义者报》1886 年 6 月 26 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人民言论报》1891 年 9 月 18 日）也指出了罢工的意义。

② 《列宁全集》第 2 卷第 19 页。

承认，1889 年“因工厂条件所引起的风潮比 1887 年和 1888年两年发生的还要多”① 。企业主愈来愈频繁地请求当局派遣军队。在1887年至 1889 年两年间，当局就 35 次派遣军队去镇压罢工。②

八十年代工人运动的发展证明，俄国无产阶级正在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这支力量甚至在反动势力极端猖狂和经济状况凄凉萧条的情况下也仍然在发展壮大，而这时知识分子却悲观失望，垂头丧气，对自己和自己的“理想”失去信心。③

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以及政治上的反动，对国内社会力量的划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亚历山大二世被刺以后，自由派知识分子表现得张皇失措，他们逐渐放弃了原先的立场。他们已经不再指望实行进一步的改革，而只是幻想能保持住六十至七十年代所实行的那些资产阶级改革。他们的行为证明俄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软弱和不成熟，证明它惧怕“万能的专制制度”。自由派与其说是害怕反动势力，不如说是害怕对沙皇制度进行的革命冲击。“胆怯的自由派对反动势力俯首听命……革命的知识分子失去了立足之地，对自己的力量失去了信心，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依靠了。”④ 当时出现了许许多多“做小事情”理论的崇拜者和托尔斯泰的“不要用暴力抵抗邪恶”学说的拥护者。他们发出到农村去的号召，但这已经不是为了唤起人民进行

---

① 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全宗第 102 号，1890 年第 2 类案卷，卷宗第 58 号，第 5 分册，第 3 张。

② 同上。

③ 《普列汉诺夫全集》第 3 卷第 383 页。

④ 《布尔什维克向 1904 年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作的报告》1963 年莫斯科版第 24—25 页。

斗争，而是为了同农民一起生活并学习他们如何忍受艰难困苦。

民意党人的运动急剧衰落。列宁写道，革命民粹派的力量“已在3月1日发挥净尽”①。民意党人策略的破产已十分明显地暴露出来，同时也十分明显地暴露出把农民看作主要革命力量的方针是站不住脚的。

力求在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为民粹主义提供论据，这在合法的民粹派报刊上，在自由主义民粹派未来的领袖瓦·沃·（瓦·巴·沃龙佐夫）和尼古拉—逊（尼·弗·丹尼尔逊）的著作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正是在这个时期最严整地制定出了民粹派的经济理论。② 关于俄国将走一条“特殊道路”的思想，其具体表现就是把所谓的人民生产（手工业、劳动组合）理想化。民粹派的策略方针也改变了。那些向右转的民粹派号召知识分子放弃政治斗争，不要再拿“暴动和密谋”来开心，要着手“从思想上把人民重新组织起来”③，用“行动和言论”去促使“按照人民的亦即按照劳动组合的原则从事劳动的社会形式”④繁荣起来。他们认为，为此目的就应当对政府施加“压力”，以便保护村社土地占有制和手工业。

放弃革命斗争，宣传不超出资产阶级制度范围的各种“挽救人民生产”的措施，这一切使民粹派右翼同资产阶级自由派

---

① 《列宁全集》第5卷第37页。

② 参看《列宁全集》第18卷第521页。

③ 瓦·沃·《从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文集）1907年圣彼得堡版第21页。

④ 瓦·沃·《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祖国纪事》杂志1880年第252卷“现代评论栏”第38页。

接近起来。① 列宁在评述革命民粹派的蜕化时指出，这些措施“实际上也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改良。民粹派已经和自由主义溶为一体了。于是就形成了自由主义民粹派……”②

政治上的反动和警察的残酷迫害加速了革命民粹派的危机。1882 年初“民意党”执行委员会遭到破坏后，危机更加严重了(1883 年，警察逮捕了维·尼·斐格涅尔，她是在俄国的执行委员会成员中的最后一个)。民粹主义运动既失掉了领导核心，就分裂成许多组织上涣散和思想上混乱的小组和团体。

然而，革命的民粹派还没有消失。1884 年，经彼·菲·雅库波维奇的努力在彼得堡建立了“青年‘民意党’”。从国外归来的格·亚·洛帕廷在建党中起了很大作用。在党的纲领中提出了更容易“为人民理解”的“工厂”恐怖和“土地”恐怖这种半无政府主义的口号。③ 该党同一个早期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即布拉戈耶夫小组建立了联系。这个“青年党”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来得及做，因为它不久就被警察破坏了。波·德·奥尔日赫(在俄国南方)、姆·弗·萨布纳耶夫(在莫斯科和伏尔加河流域)及其他一些革命者打算把分散的小组联合起来重新建立“民意党”，

---

① 聚集在«自治»杂志和«自由俄国»杂志周围的那部分原先的民意党人总是建议不要划分自由派和革命派。他们在发表于«自由俄国»杂志上的纲领中声明：“是时候了，我们早就不该划分什么……‘自由派’和‘革命派’了；——现在我们全都是自由派，现在我们全都是革命派。”(引自«德拉哥马诺夫政治论文集»1906 年巴黎版第 2 卷第 869 页)

② 参看«列宁全集»第 7 卷第 87 页。

③ «民意报»1884 年 9 月第 10 号——«“民意党”文献»1930 年莫斯科版第 221 页。

但是这种尝试也失败了。民意党人的纲领观点仍然以俄国村社社会主义的学说为根据，而这个学说已愈来愈变成一种反动的教条。他们仍然把他们认为是社会主义理想的体现者的农民看作主要的革命力量。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在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只起次要作用；他们确信，工人只能是向农民传播“革命思想”的人。①

然而，过去几年的失败使许多民粹派分子对他们在农民中进行的革命宣传越发怀疑起来。现实生活表明，无产阶级更易于接受革命宣传。因此民意党人的“工人小组”的活动又活跃起来了。他们试图把传统的民意党人的观点同社会民主主义观点结合起来。

1886 年在彼得堡成立的以亚历山大·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的哥哥)为首的大学生革命小组就曾作过这样的尝试。这个小组的成员对民粹派的理论感到不满意，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他们研究政治经济学，学习《资本论》第一卷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以及普列汉诺夫的《我们的意见分歧》。玛·伊·乌里扬诺娃写道，亚历山大·伊里奇对普列汉诺夫的这部著作评价很高②。小组曾准备出版《社会

亚·伊·乌里扬诺夫

① 《革命历史文集》1926 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 3 卷第 207 页。

② 玛·伊·乌里扬诺娃《回忆亚历山大·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真理报》1963 年 2 月 18 日。

革命丛书》。乌里扬诺夫为丛书的第一分册翻译了《德法年鉴》上马克思的一篇论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乌里杨诺夫和他的同志们还在港湾的一些工人小组中进行宣传活动。

乌里扬诺夫为小组制定的纲领反映出了该小组世界观的过渡性质，虽然这种世界观是矛盾的、不彻底的，但总的来说是朝着社会民主党的方向发展的。纲领指出，小组同社会民主党人一起“为实现共同的理想”而开展活动，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是“很次要的”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表现在纲领承认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规律性。纲领指出：“每一个国家都将通过本国经济发展的自然进程而不可避免地发展到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和由它产生的阶级关系的必然结果……”该小组向前迈出一步，即向马克思主义迈出一步，还在于它承认工人阶级将对社会政治斗争的进程起“决定作用”，所以工人阶级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政党的核心，成为该党最积极的部分”②。

但与此同时，乌里扬诺夫小组也受到民粹派偏见的影响，认为农民村社是接近于社会主义理想的形式。他们还按民粹派的精神把专制制度说成是在社会中没有社会支柱的一种超阶级的力量。要在当时的条件下争得政治自由，小组认为除了采取恐怖行动而外，不能有别的什么手段。

---

① 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札罗娃编的文集《亚历山大·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和1887年3月1日案件》1927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379页。

② 同上书，第376、377页。

1887 年 3 月 1 日，乌里扬诺夫和小组的其他成员在准备行刺亚历山大三世时被警察抓住了。在审判中他们表现得很英勇，特别是亚历山大·伊里奇更以他的勇敢精神和高尚风格而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千方百计地保护同志，力求由自己把全部责任承担下来。连检察长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乌里扬诺夫“所承担的……实际上并不是他做的”①。乌里扬诺夫在审判中发表了揭露专制制度的演说。他说：“……研究了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之后，我完全相信，现行制度是不正常的；对我来说，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模糊的幻想，已获得了严格科学的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形式。我懂得了，改变社会制度不仅是可能的，而且甚至是不可避免的。”② 政府残酷地镇压了勇敢的革命家：亚·伊·乌里扬诺夫和他最亲密的战友帕·伊·安德列尤什金、瓦·杰·格涅拉洛夫、瓦·斯·奥西潘诺夫和彼·雅·舍维列夫都被处以死刑。

民粹派的危机不仅表现在他们的实际行动毫无成效，最重要的是，在进步青年中间正在进行紧张的思想批判工作，以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布拉戈耶夫在回忆这些情形时指出，早在八十年代初，一些革命者就已清楚地认识到，“旧的革命思潮已经死亡”，“必须寻找其他新的基础和方向”③。革命民粹派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以及工人运动的胜利，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现实生活本身推翻了俄国具有“独特性”的理论。俄

---

① 《亚历山大·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和 1887 年 3 月 1 日案件》第 334 页。

② 同上书，第 339 页。

③ **季·布拉戈耶夫**《我的回忆》1928 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 28 页。

国已经走上了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尽管晚了一些。进步青年们对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了兴趣。一部分民粹派（主要是土地平分派）开始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八十年代到来时，马克思主义在西欧工人运动中已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派别，这就为寻求新的革命理论创造了有利条件。

马克思主义及其在西欧工人运动中的确立

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革命思想体系产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那时，最初的一些群众性的工人发动（如里昂纺织工人和西里西亚织布工人的罢工以及英国的宪章运动）已宣告无产阶级这一新的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制定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最重要的基础，这一理论的制定标志着社会主义思想发展中的根本转变。

就在这个时期，卡尔·马克思（1818年生于德国特利尔市）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年生于德国巴门市）开始了他们的社会政治活动。到1844年时，他们各自通过自己的道路完成了由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他们最先懂得了制定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的必要性。他们以充沛的精力和真正的革命热情着手来完成这一任务。

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关于公正的社会制度的憧憬才第一次获得了真实的内容。空想社会主义者只是谴责资本主义社会，却看不到能够成为新的自由生活的创造者的社会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则不同，他们首先注意去阐明无产阶级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他们研究了历史发展的客

观规律并总结了最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革命运动的经验，从而科学地证明了：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恩格斯写道："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①

在当时参加解放运动的所有理论家中，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正确地理解了和表达了时代的要求。他们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地意识到制定无产阶级斗争的科学理论、战略和策略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全部天才就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面地深入地研究了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对于处在不断发展中的人类社会纷繁复杂的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特别注意。共同的创作活动使他们每个人在精神上都得到了丰富。牢不可破的友谊把这两位伟人连结在一起。弗兰茨·梅林写道，他们之间的友谊"丝毫不带有人类的那种浅薄；他们的思想和创作越是交织在一起，他们各自的个性就越是完整……两个朋友整个地溶合在一个共同的事业里面了；每个人都毫无怨尤也毫不夸耀地对这个事业作出了不同的然而是相等的伟大牺牲。他们的友谊成为全部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联盟"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时，依据了过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4页。

② 参看梅林著《马克思传》中译本第293页和第300页。——译者注

去的和当时的科学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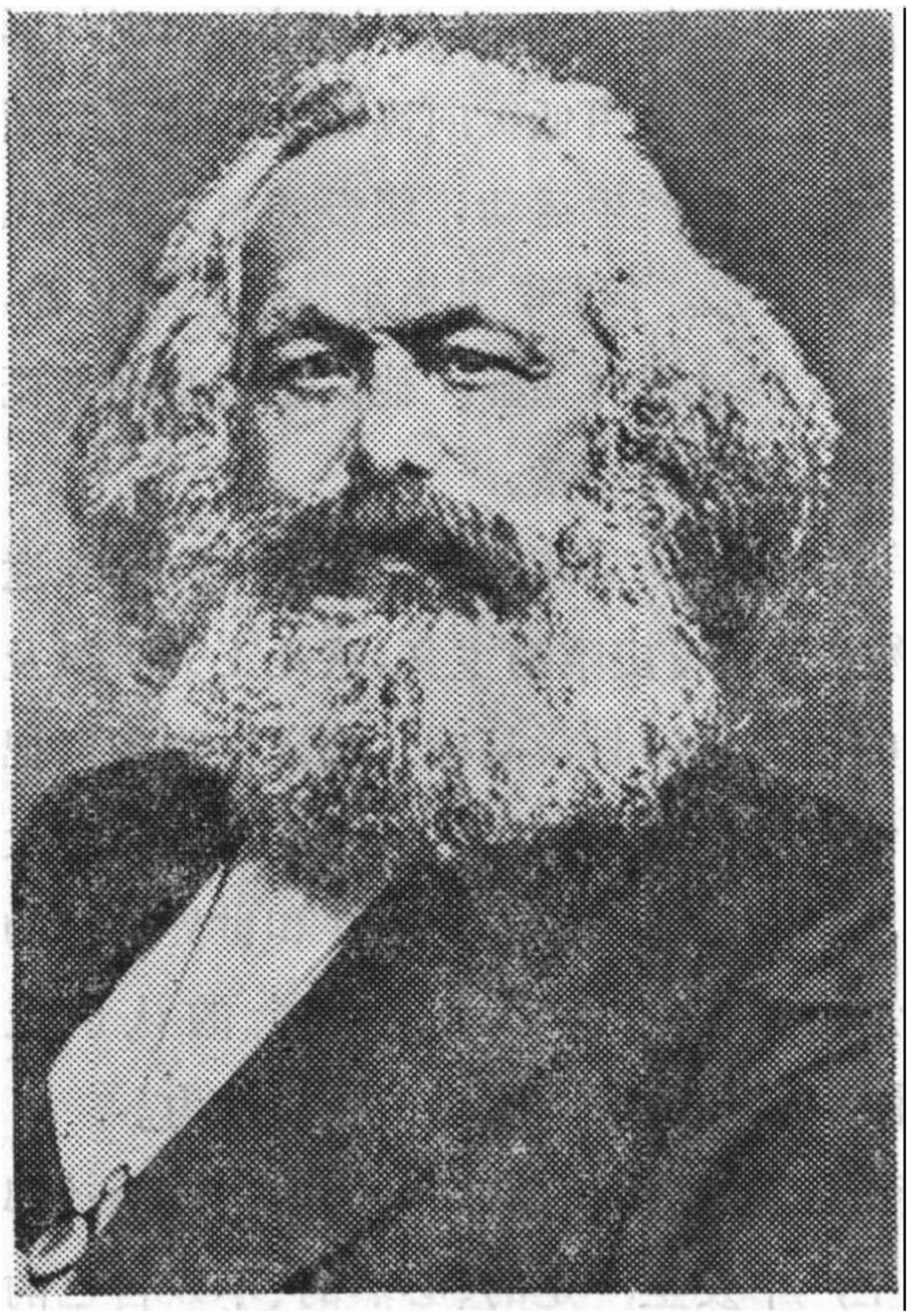
在哲学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来源是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唯物主义以及德国的古典哲学。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者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但是他们在对社会生活的理解方面仍然是唯心主义者。而且作为形而上学者，他们认为各种现象不是处在运动和发展中，而是处在不变状态中。他们的唯物主义带有消极直观的性质。德国哲学家，首先是黑格尔，则与形而上学者相反，认为一切现象都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不间断的过程。黑格尔证明，矛盾到处产生运动，缓慢的量变引起飞跃，同时质的状态也就发生变化。但是，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他认为思想、精神是整个发展过程的基础。他只是猜测到了概念的辩证法和事物的辩证法之间的联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用批判的态度重新考察了过去的哲学遗产，从而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世界观的彻底的、完整的哲学基础。辩证唯物主义把辩证法同唯物主义理论结合了起来，前者是关于最完整的、最没有片面性的发展的学说，后者承认世界的物质性和世界规律的可知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唯物主义扩大到对社会的认识上去，第一次发现了社会生活的真正规律、社会的物质动力。

他们证明，社会关系的基础是物质条件，是人的生产活动即劳动活动。人们在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

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

由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历史不再被看作是一堆混乱的偶然现象。已经证明：社会经济结构的更替是一种客观规律，阶级斗争则是分裂为对抗阶级的社会的发展动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一斗争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无产阶级正在成为所有劳动群众的领导者并进行着社会革命，其目的是要消灭剥削阶级，建立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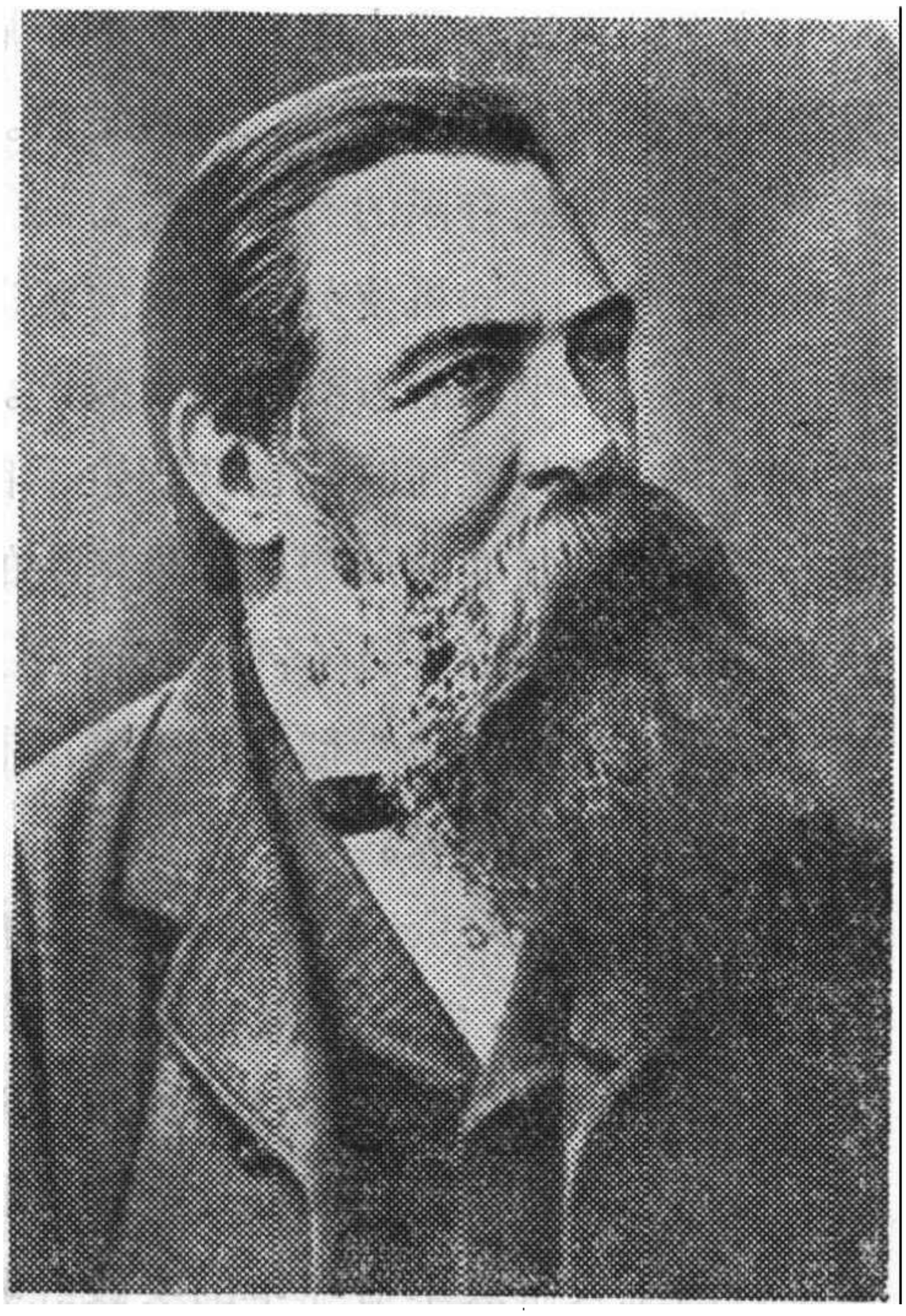
卡尔·马克思

揭示社会生产发展的经济规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建筑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实基础上的。

马克思利用了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初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英国（它在当时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成就。这个学派承认人的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就为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剥削的基础开辟了道路。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亚·斯密和大·李嘉图）由于本身的资产阶级局限性而不能够阐明资本主义的矛盾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是最符合“人的本性”的“自然秩序”。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在《资本论》这部马克思的主要著作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和发展的规律，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灭亡的必然性。马克思撕下了罩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的覆盖物，证明了资本主义剥削过程的实质在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则构成资本主义社会所有非劳动收入的总额。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石。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性和共同劳动成果的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使日益扩大的生产规模同居民有限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间发生冲突，从而导致经济危机。危机使劳动群众的状况更加恶化：失业人数增加，工资下降，小私有者更加陷于破产。资本主义必然使劳动群众贫困化。但与此同时，它又产生了自身的掘墓人即无产阶级这一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彻底和最坚决的反对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其他阶级不同，它丧失了对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任何所有权，它是为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和社会不平等现象而斗争的最革命的阶级。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具有各种各样的、内容日益丰富的表现形式，它逐步成为以推翻资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从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政治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时，依据了各国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他们还利用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包含有许多关于资本主义矛盾和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特征的正确思想。但是，整个说来，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向新社会过渡的途径的概念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反，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证明了用革命手段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客观必然性。他们着重指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① 而是阶级斗争和现实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4页。

表现。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同剥削制度的思想辩护士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中创立自己的学说的。这些辩护士企图促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妥协，把无产阶级的要求局限于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进行微小的和局部的改良。马克思主义全面地论述了工人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论证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消灭人剥削人和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革命结论。1852 年 3 月 5 日马克思在致魏德迈的信中指出："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①

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不仅确定了社会发展的方向——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过渡时期到达社会主义，由社会主义到达共产主义，而且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写道："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32—333 页。

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时，提出了工人阶级同农民联盟的思想，阐明了无产阶级动员劳动农民支持社会主义革命的巨大意义。

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认为工人阶级是反对民族压迫的最坚定的战士。“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② 这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指导性原理之一。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彻底消灭民族压迫；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将随着民族内部阶级对抗的消失而消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一些著作中论证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具有国际性质，它要求各国工人要统一行动。工人阶级的斗争是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战斗口号下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证明，无产阶级只有具备独立的阶级组织即联合了工人中最先进最有觉悟的部分的政党，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党能够促使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能够彻底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党的使命是把社会主义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领导无产阶级和所有劳动群众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和建立新社会的革命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提出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之后，就为建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86页。——译者注

立无产阶级政党而展开了斗争。1847 年成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是根据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德国工人阶级的第一个党组织。“同盟”同时还具有国际无产阶级联合组织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同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共产党宣言》这部马克思主义杰出的纲领性文献的作者。“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理论。”①

《宣言》向各国工人阶级发出建立共产党的号召，是在有无产阶级参加的革命新时期已经开始的时候。许多国家的工人阶级都提出了独立的政治要求。1848 年 6 月巴黎工人的英勇起义是革命事件的顶点，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深刻性和不可调和性。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积极地参加了德国 1848—1849 年的革命事变。马克思和恩格斯出版了《新莱茵报》，这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机关报，它在民主主义革命中坚持彻底的无产阶级策略。恩格斯参加了爱北斐特、巴登和普法尔茨起义者队伍的战斗。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文件中，除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原则和组织原则外，还拟定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它规定无产阶级要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

① 《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578 页。

联合所有的民主力量共同打击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应当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发挥农民的民主主义热情上。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规定党的目标是要深入进行革命，不断发展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①。无产阶级的两位领袖提出了共产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共产党人在为工人阶级的当前利益而斗争的同时，应该经常使工人阶级作好准备去实现最终目标——建立无阶级的社会。

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改良主义倾向，特别是对表现于过高估计工人阶级经济斗争的成绩方面的改良主义倾向，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改良主义者把英国通过的关于十小时工作日的法律说成是工人阶级的决定性胜利，认为这一胜利证明工人阶级无须夺取政权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德国的“无政府主义朋友们”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尽管他们的出发点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严厉地批判了改良主义观点。恩格斯写道：“工人阶级根据自己的经验深深地相信，**他们的地位要得到任何可靠的改善，不能够依靠别人，而应当亲自争取，首先应当采取的办法是夺取政权。**”② 1850 年成立的小资产阶级团体（维利希和沙佩尔的团体）的成员也是敌视无产阶级的那些思潮的传播者，他们坚持“左”的机会主义观点，忽视革命斗争的客观条件，醉心于“革命”空谈。他们认为个别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38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274 页。

人物的活动是决定性的力量，并把科学共产主义的拥护者叫作反动分子，他们一会儿作冒险的打算，一会儿又陷入完全的绝望。“左派”的口号是：“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睡大觉。”“是我们自己动手去砍掉别人的脑袋，还是让人家来砍掉我们的脑袋。”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左派”空谈家。马克思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着重指出，只有那些能够顽强地坚持不懈地进行革命活动、在艰苦的时期也仍然忠于党的人才应得到党的信任。应该坦率地告诉那些跟党走的人：在无产阶级执掌政权的条件具备之前，他们可能要经受几十年严酷的阶级斗争。马克思的话成了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信条。

由于革命活动的低落、反动派对共产主义者的迫害和“左派”冒险家的破坏活动，“共产主义者同盟”不得不宣布解散（1852 年 11 月）。“同盟”存在的时间虽然很短，却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它是用马克思主义纲领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个范例。

1857 年发生的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使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更加尖锐化。这次危机之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又活跃起来了。意大利以及德国争取本国统一的斗争、俄国的革命形势、1863—1864 年的波兰起义、1861—1865 年的美国国内战争，——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劳动群众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第 637、638 页。

第一国际的成立　　奥·韦列伊斯基画

革命热情的高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现在把无产阶级的力量联合成为统一的国际组织的时刻已经到来。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国际)就是这样的组织。马克思为协会起草了《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

国际是采纳科学共产主义基本原则的第一个无产阶级的群众性国际组织。它把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各种部队联合起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打算在统一的组织内部去“调和”各种派别。他们努力去做的是要克服那些错误的理论和认识，使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工人运动中获得胜利。

马克思在国际中的工作是他的整个党的革命实践活动的顶峰。他确定国际的政治路线，起草国际的各种决议、声明、宣言和号召书；他同革命家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仔细地研究世界各地解放斗争的具体条件。国际向许多国家的工人运动提供帮助，从理论上武装工人运动，它联合无产阶级的各种组织和各国的工人阶级队伍去进行共同的斗争。

国际的鼓舞者和领导者马克思在工作中严格地遵守彻底的民主制和集体制。他也和恩格斯一样，坚决反对个人崇拜。马克思说：“我们两人都把声望看得一钱不值。举一个例子就可证明：由于厌恶一切个人崇拜，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甚至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①

欧美先进工人在国际中受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教育。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86—289页。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周围团结了一批忠诚的朋友和战友、为工人阶级的事业而斗争的杰出战士，他们是：英国的油漆匠绍、裱糊匠德尔和鞋匠默里；德国的制刷工贝克尔、裁缝列斯纳和埃卡留斯；法国的装订工人瓦尔兰、乐器师杜邦和大学生里戈；瑞士的钟表匠荣克、比利时的印刷工人德·巴普、波兰的排字工人扎比茨基及其他许多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教导说，无产阶级领导者的最高职责就是忘我地为工人阶级的事业服务，坚定不移地忠实于这个事业。他们号召国际的成员要捍卫党的统一，“在解放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战”①，坚决揭露一切背弃工人阶级革命理想的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坚持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原则，反对英国工联的机会主义、马志尼的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蒲鲁东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布朗基主义者的冒险主义、巴枯宁的左的华丽词藻和无政府主义以及拉萨尔分子的改良主义。所有这些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派别在思想上都被粉碎了，虽然还没有彻底清除这些派别对工人的影响，甚至在德国也是这样。而在法国、西班牙和比利时，正如列宁后来所指出的，在工人中还广泛流行着“显然代表小资产者的观点而不是代表无产者的观点的”② 蒲鲁东主义、布朗基主义、无政府主义。

马克思在国际中深入研究了无产阶级国际政策方面的一些最重要的问题，包括争取各民族和平和友谊的问题。这就为世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4页。

②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637页。

界工人运动的光荣传统奠定了基础。在马克思为国际起草的一个文件中指出："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① 国际加强了工人运动同被压迫群众的民族解放斗争的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领导国际工人协会时，论证了无产阶级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主要政策原则。

巴黎公社是第一国际的精神产物，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英勇尝试。尽管有一些错误，公社毕竟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最伟大的典范"② 。

巴黎公社用实践证明，为了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表明，工人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不可能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来达到自己的革命目的，而应当消灭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型的国家。马克思根据公社的经验得出结论说：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能够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巴黎公社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阶段和国际工人革命运动的新阶段。

公社的教训证明，无产阶级需要一个强大的、富有远见的、团结一致的、遵守纪律的党。工人运动上升到新的、更高的阶段，意味着在各国建立群众性工人政党的客观条件已经产生。在1871年国际伦敦代表会议上和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上，经过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7—8页。

② 《列宁全集》第13卷第454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努力，通过了关于在每个国家建立无产阶级独立政党的决定，这些政党的使命是“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①。他们认为必须暂时把“国际的徒具形式的组织置于次要地位”，而集中全力去加强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在七十年代前半期，国际工人协会逐渐地停止了自己的存在。

第一国际为在各国建立群众性的工人阶级政党打下了基础，也为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国际斗争奠定了基础。

从七十年代起，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开始了一个新时期，即西欧进入了未来改革时代的“和平”准备时期。这时到处都在纷纷建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这些政党学习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创办自己的日报，建立教育机关、工会和合作社。“马克思学说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广泛传播开来。聚集和团结无产阶级的力量、准备无产阶级去作未来的战斗的过程，慢慢地、但是一往直前地进展着。”②

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无产阶级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了德国。在德国，“捍卫全体劳动人民和整个民族利益的工人阶级同容克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剥削者联盟”③之间的对抗成了决定性的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促使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巩固起来，该党是在 1869 年的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在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的领导下成立的。爱森纳赫派的党成了在全国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165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439 页。

③ 《德国工人运动史大纲》1963 年柏林版第 58 页。

范围内进行活动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把合法的和非法的斗争形式、议会内的和议会外的活动结合起来方面积累了重要的政治经验。

马克思和恩格斯多年来一直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帮助他们确定正确的方针，克服思想上的动摇。1875 年，在哥达代表大会上爱森纳赫党同拉萨尔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实行合并。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纲领是在思想上同拉萨尔的机会主义实行妥协的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分裂状态得到克服这一事实本身表示欢迎，但是同时也对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进行了责备，指出他们不该把合并建立在这样一种糟糕的思想基础之上。纲领草案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严厉的批评，而哥达代表大会的组织者对于这种批评却没有予以充分注意。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这部著作中对许多革命理论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这部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杰出文献之一。

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一书对于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部著作对德国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欧·杜林提出的暴力论作了毁灭性的批判。按照这一理论，世界历史仅仅是由使用暴力的政治行动、首先是由军事行动来决定的。与此相反，恩格斯再次表明，物质生产的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础。

1878 年，当时由俾斯麦领导的德国政府企图取消工人政党，施行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在这个非常法的影响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出现了政治投降派，他们为适应俾斯麦制度作辩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进行了坚决的谴责，帮助党光

荣地经受住一切考验，争取废除非常法。他们教导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把合法的斗争方式和非法的斗争方式结合起来并不断地给敌人以打击，建议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不要象许多人还在做的那样，一遇到敌人的打击就逃避、退让，不要哀号，不要呜咽，不要低声下气地求饶，说什么我们并没有任何恶意。我们要以牙还牙，要以两倍、三倍的打击来还击敌人对我们的每一个打击”①。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到十九世纪末一直是一个革命的党。如果说后来在帝国主义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同马克思主义决裂，“转到了德国凯撒帝国主义营垒”，那么其部分原因就是，它的领袖们在过去的年代里没有很好地考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忠告和他们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达纲领所作的严肃批评。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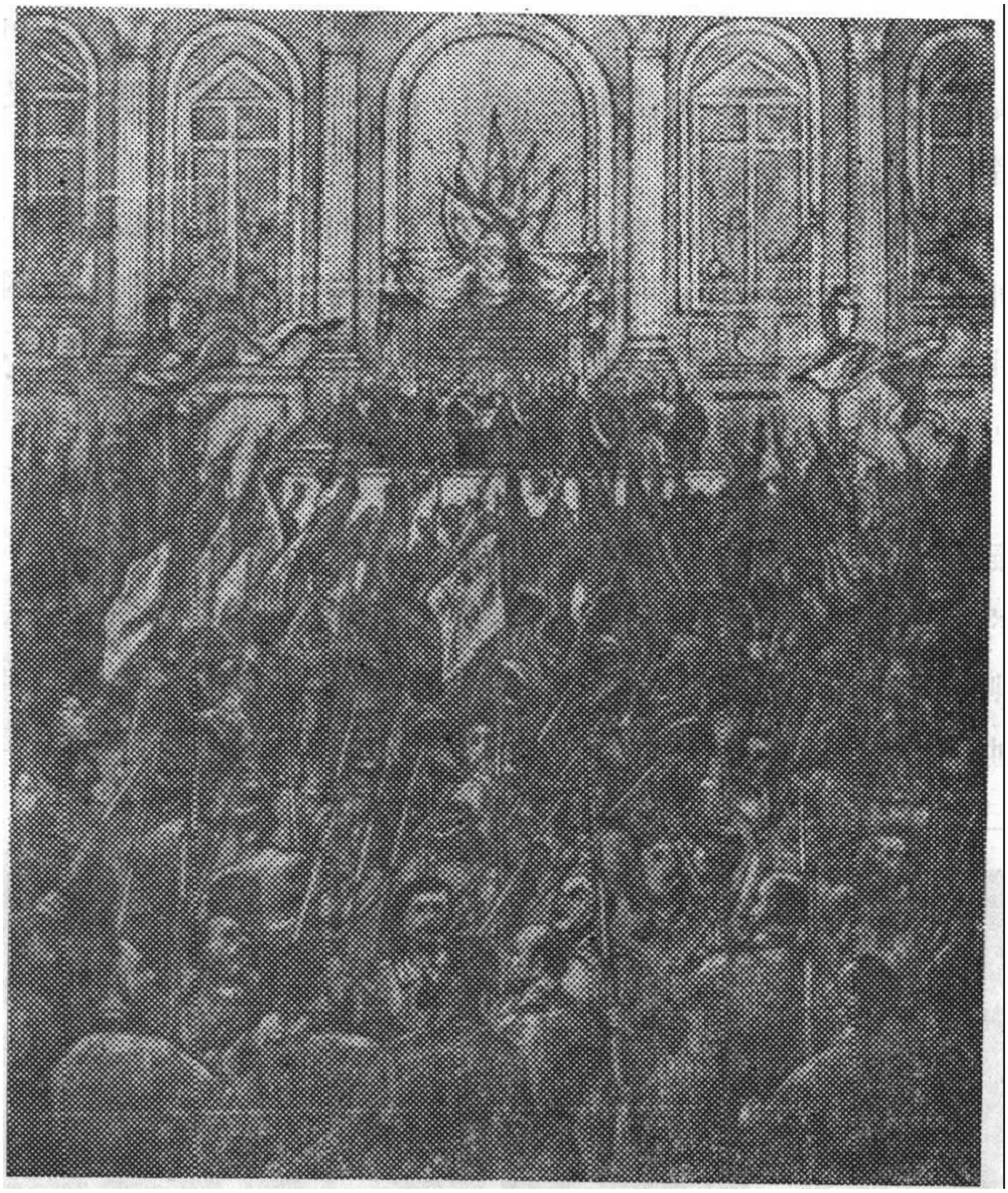
跨入八十年代，法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匈牙利、捷克、荷兰、丹麦、比利时和美国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党和组织。

1879 年，在马赛代表大会上成立了法国工人党。马克思帮助保尔·拉法格和茹尔·盖得制定了党的纲领并亲自起草了纲领的导言。工人党一开始就在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即所谓的可能派分子）之间展开了尖锐的思想斗争，后者主张放弃无产阶级运动的阶级性而站在资产阶级自由派方面。意见分歧很快就导致分裂。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克服机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阻挠，继续为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而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425页。

② 瓦尔特·乌布利希《评〈德国工人运动史大纲〉》——《统一》杂志 1962 年 8 月特辑第 19 页。



宣布巴黎公社成立

进行顽强的斗争。但是，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工人党的领导人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他们缺乏灵活性，不愿意考虑具体条件。

1882 年意大利无产阶级的独立政党——意大利工人党成

立了。在十年期间，它一直人数不多，距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也很远。然而，即使在它的队伍中，也开始形成与机会主义者相对立的革命一翼。①

在其他一些政党（美国、丹麦、荷兰）中也发生了革命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之间的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地注视着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情况，他们一方面对各社会民主党精心培育，同时又与右倾机会主义以及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展开了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时，告诫他们不要迷恋于议会活动，不要醉心于改良，认为这是“市侩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的表现。另一方面，英美社会党人活动的主要缺点则是脱离群众性的工人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不懈地号召他们要更积极地参加工人运动，同工人运动打成一片，“铲除自己组织中的狭隘的顽固的宗派主义精神”②。

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奥·倍倍尔、保·拉法格、威·李卜克内西、茹·盖得

① 阿·格拉姆希《南方问题》1952年罗马版第14页。

②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703页。

1883 年 3 月 14 日卡尔·马克思逝世了。全世界无产者 的伟大导师和领袖的逝世对工人运动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恩格斯写道："……人类却失去了一个头脑，而且是它在当代所拥有的最重要的一个头脑。"① 恩格斯在马克思的葬仪上发表的讲话中说："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情。而他进行斗争的热烈、顽强和卓有成效，是很少见的。……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②

马克思的伟大朋友和忠实战友恩格斯坚定地高举科学共产主义的旗帜，即马克思的旗帜继续前进。他是全世界社会民主运动公认的思想领袖。恩格斯继续是欧洲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人。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经常请他出主意、作指示，从恩格斯的知识和经验的丰富宝库中汲取教益。

由于群众性的社会民主党纷纷出现，由于有了建立经常性的国际联系的必要，这就要求建立新的国际。在恩格斯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者同那些力图把工人政党的国际联合事业控制在自己手中的法国和英国的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了斗争。这场斗争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者获得了胜利。1889 年 7 月，在巴黎召开了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它实际上是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22 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组织选派了 400 名代表出席。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也出席了大会。

巴黎代表大会表明，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了国际工人运动中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第 460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575—576 页。

占统治地位的派别。新的社会民主党纷纷产生。同社会民主党有联系的工会、合作社、互助储金会和教育协会等迅速发展起来。党的广泛的报章杂志网建立起来了。在议会选举中，投票赞成社会民主党候选人的选民有几十万，有时达几百万。在一个短时期内，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中拥有千百万人的工人阶级队伍投入了革命斗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巨大胜利，它证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已经渗入到工人群众中去了。

然而，在资本主义比较和平发展的情况下广泛开展起来的社会主义运动本身也隐藏着严重的危险。在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越来越多地钻进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带来了机会主义的情绪以及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不坚定性。工人贵族这个机会主义的主要支柱开始形成。

恩格斯同机会主义进行了不倦的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在恩格斯的影响下，1891 年拟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的纲领草案比以前的哥达纲领有了改进。恩格斯指出："草案在理论方面整个说来是立足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① 同时恩格斯批判了草案中对机会主义作了重大让步的政治部分。恩格斯的意见受到了很大重视。1891 年 10 月，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其理论部分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的。至于政治要求，党纲中没有直接谈到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问题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后来，机会主义者就利用了这一点。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265 页。

② 《德国工人运动史大纲》第 66、67 页。

在以巴黎公社为开端的新的历史时期的二十五年中，社会民主运动获得了巨大胜利，超出了西欧的范围，并且席卷了美洲大陆。事件的进程愈来愈证明马克思主义具有伟大的生命力，工人阶级从马克思主义中找到了自己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社会民主党在组织群众、进行政治斗争和利用合法机会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已经能够迫使企业主和资产阶级政府作出不少政治上和经济上有利于工人阶级的让步。

在相对"和平"条件下获得的胜利，使工人群众更加相信自己的力量，激励他们采取更坚决的行动来反对资产阶级。同时这种胜利能够使人过高地估价合法机会，并使人产生一种希望，以为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就能够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得到根本改善。这种幻想培育着机会主义，促成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的政策。

但是，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产生的时候，西欧各社会主义政党中的革命倾向已超过了机会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西欧的广泛传播，群众性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这些对俄国革命者转向科学社会主义起了巨大的作用。

二　第一批社会民主主义组织

从民粹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

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就开始传入俄国。革命民粹派虽然十分敬重马克思，把他看作是一位学者和革命家，并读过他的一些著作，但是他们却断

"劳动解放社"的建立

定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俄国现实。只是到了八十年代，俄国解放运动的代表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才成熟起来。在这个时期，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成了脱离民粹派的革命知识分子的事业。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的倡导者和领导者是格·瓦·普列汉诺夫。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1856—1918)在彼得堡矿业学院学习期间，就参加了民粹主义的骚乱派，后来成为“土地和自由社”的组织者之一。1876 年 12 月 6 日他在喀山教堂前广场上发表了那次著名的演说后，被迫转入秘密状态。普列汉诺夫为在工人中宣传革命思想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同“俄国北方工人协会”的领导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积极地参加了七十年代末彼得堡发生的一些罢工。

普列汉诺夫是一位有才能的政论家和宣传家，在革命民粹派中间他以对理论的严肃态度而出众。他成了一位公认的民粹主义运动的理论家，在“土地和自由社”发生分裂后，他领导了“土地平分社”。

普列汉诺夫在这一时期发表了许多论文，其中最重要的有：《争论什么？》、《俄国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任务》、《土地村社及其可能的前途》。他研究社会政治问题，试图为革命民粹派的纲领和策略提供理论根据。从这些著作中已经可以看出，作者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非常熟悉。普列汉诺夫在这些著作中，对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和工人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等问题，发表了一些正确的见解。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任务》

一文中极其高兴地指出："在《资本论》的作者看来，社会主义是西欧各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必然产物。"① 然而，当时普列汉诺夫还没有认识到俄国革命运动也将沿着马克思所开辟的道路前进。据他自己承认，他那时仍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粹主义者"②。

1880 年 1 月，普列汉诺夫和"土地平分社"的一些同志摆脱了沙皇当局的追捕，流亡到瑞士。1880 年底至 1881 年初他住在巴黎。巴黎公社的一些参加者经过十年流亡之后这时纷纷回到这里。马克思在法国的拥护者拉法格和盖得同无政府主义者和激进社会党人展开了思想交锋。他们之间的激烈辩论给这位年轻的俄国革命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谋求工作，普列汉诺夫又回到瑞士，这里居住着不少被非常法驱赶出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同法德两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多次会见，使他对西欧的工人运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普列汉诺夫在国外有机会认真而系统地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他除了研究在俄国时就已熟悉的经济理论外，还特别注意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阶级斗争学说。③ 在瑞士，普列汉诺夫把一小部分志同道合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他们从前都是积极的民粹主义者，这些人是：巴·波·阿克雪里罗得、维·

---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第 1 卷第 57 页。

② 《普列汉诺夫全集》第 3 卷第 124 页。

③ 关于普列汉诺夫在当时读了哪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可参看普列汉诺夫的《1880—1882 年札记》——《普列汉诺夫遗著》1934 年莫斯科版第 1 集第 202—220 页。

伊·查苏利奇、列·格·捷依奇和瓦·尼·伊格纳托夫。

他们都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1849—1919)十七岁就参加了革命运动，曾被流放过，也被关进过彼得—保罗要塞。1878 年，为了抗议对政治犯施加肉刑，她曾向彼得堡市市长开枪射击。查苏利奇的名字在俄国革命者和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人士中间很有声望。查苏利奇是俄国第一个女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的战友。巴维尔·波里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得(1850—1928)是基辅第一批民粹主义小组的组织者之一。1874 年他侨居国外时同巴枯宁分子关系密切，曾担任过他们的《村社》杂志的编辑工作。他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写的一些论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总结》、《有关工人运动的通信》、《工人运动编年史》等)以及他在 1881 年库尔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就已表明他抛弃了民粹主义的观点而转向马克思主义。普列汉诺夫出国后，阿克雪里罗得领导了土地平分派。列夫·格里哥里也维奇·捷依奇(1855—1941)从七十年代末起就是俄国南方最积极的民粹派宣传家之一，是南部骚乱派小组的著名参加者。1878 年他勇敢地逃出了基辅监狱，他是由于试图发动农民起义而被关在那里的。① 瓦西里·尼古拉也维奇·伊格纳托夫(1854—1885)经常“到民间去”，是“土地和自由社”的成员。他由于参加学生运动而不止一次地被驱逐出俄国的一些中心城市。

① 他利用伪造的沙皇证件，同雅·斯捷法诺维奇和伊·博哈诺夫斯基一起于1877年在农民中间组织密谋活动，结果失败，参加者被大批逮捕（这就是所谓“奇吉陵案件”）。

普列汉诺夫的同志们也同他一样，愈来愈对民粹主义感到失望。他们在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时，用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加以印证，这就使他们确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正确的。普列汉诺夫后来在回忆他自己的观点以及他的朋友们的观点的发展变化时写道："没有和我们一起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很难想象出我们曾以怎样的热情去埋头钻研社会民主主义的文献，其中占首位的当然是伟大的德国理论家的著作。我们愈是更多地了解社会民主主义文献，我们对自己原来观点中的弱点就看得愈清楚，我们对自己的革命经验的看法就变得愈正确……马克思的理论象一盏指路明灯，指引我们从巴枯宁影响下所形成的错综复杂的思想矛盾中解脱出来。"①

普列汉诺夫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了解了西欧各国的工人运动，这就使他能够以新的观点去看待俄国的革命斗争。早在 1881—1882 年间，普列汉诺夫和他的同志们就已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俄国避免不了资本主义阶段，因此工业无产阶级注定要成为革命斗争的主要力量。同时他们也开始愈来愈清楚地懂得争取政治自由的必要性。

研究《共产党宣言》是普列汉诺夫思想发展中的转折点。他写道："关于我自己，我可以说，学习《共产党宣言》构成了我一生中的一个新时代。我被《宣言》所鼓舞，并立刻决定要把它译成俄文。"② 由于普列汉诺夫的坚决要求，拉甫罗夫请求马克思

---

① 《普列汉诺夫遗著》1940 年莫斯科版第 8 集第 1 部分第 17 页。

② 同上。

为该版写一篇序言。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序言寄来了。他们分析了八十年代初的国际局势，指出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是欧洲政治生活中的头等重要因素。① 普列汉诺夫在《宣言》的俄译本中附上了《作者为 1882 年俄文版写的序言》、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的一部分和第一国际章程，该章程阐述了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组织的组织原则。

普列汉诺夫和他的同志们试图说服民意党人，首先是说服《民意导报》杂志编辑部的成员，使他们相信承认科学社会主义的必要性。普列汉诺夫声称，他“准备拿《资本论》为所有《民意导报》的编辑人员制作一张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② ”③ 。普列汉诺夫为《导报》第一期写了一篇书评，对尼·雅·阿里斯托夫写的一本关于历史学家阿·普·夏波夫的书进行评论。书评的结尾提出了一个有重要意义的论断，即俄国将要经历一个新的时期——社会民主主义时期。此外，他还为该杂志写了他的第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但是普列汉诺夫的这两篇著作都没有在《导报》上刊载。④ 他确信，想使民意党人转到马克思主义道路上的一切企图都是徒劳的，于是便

---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30—231 页。

② 普罗克拉斯提斯(procrustes)是希腊神话中的强盗，他强迫所有过路的人躺在他所设置的一张床上，比床短的就把他拉长，比床长的就砍掉他的脚。这个成语在这里指的是人造的统一尺度，大家都必须遵循。——译者注

③ 《普列汉诺夫遗著》第 8 集第 1 部分第 213 页。

④ **格·瓦·普列汉诺夫**《我们为什么和怎样同〈民意导报〉编辑部断绝往来》——《普列汉诺夫全集》第 13 卷第 23—33 页。

退出了《导报》编辑部。普列汉诺夫决定和自己的志同道合者一起创立一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组织。

普列汉诺夫小组的成员对这个未来的组织的名称讨论了很久。普列汉诺夫建议命名为“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小组”，但是由于担心这个名称一开始会把那些还渗透着民粹主义精神的革命青年推到一边而被否决。最后大家决定取名为“劳动解放社”。①然而不久在这个名称后面就又加上了“社会民主主义小组”的字样。

普列汉诺夫小组立即为自己提出了任务——制定俄国革命者的马克思主义行动纲领。1883 年 9 月 13 日(25 日)，该组织发表了一项关于出版《现代社会主义丛书》的声明。这项声明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虽然从形式上看声明中所提出的只是《丛书》的目的和任务，但实际上它所叙述的却是“劳动解放社”全部活动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如下：一、通过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最重要的著作译成俄文的办法来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发表和传播一些适合具有不同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的原著；二、批判民粹派的错误观点，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和俄国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发，深入研究俄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些最重要的问题。

普列汉诺夫小组声明同民粹派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体系决

---

① **格·瓦·普列汉诺夫**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最初阶段》——《普列汉诺夫遗著》 第 8 集第 1 部分第 14 页；**列·格·捷依奇**《“劳动解放社”的最初阶段》——《“劳动解放社”文集》 **莫斯科版**第 1 集 (无年份)第 17—18 页。

裂，从而在俄国社会思想界中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派别。声明中谈到："'土地平分社'从前的一些成员，在同专制制度斗争方面，在把俄国工人阶级组织成为一个具有明确的社会政治纲领的独特政党方面，现在正在改变自己的纲领，正在建立一个新的组织——'劳动解放社'，并同旧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彻底决裂。"①

普列汉诺夫小组的最初活动遇到了不少困难。"民意党"在革命的俄国仍然很受欢迎。俄国革命运动中的几乎所有派别起初都指责这个人数不多的、任何人都不承认的马克思主义组织"背叛了旧约"。当时这个组织不可能指望马上得到西欧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活动家们的完全支持。普列汉诺夫写道："说实在的，我们反对巴枯宁 分子的斗争有时甚至引起了西方社会民主党人的担心。他们认为进行这个斗争是不合时宜的。他们害怕我们的宣传会造成革命政党的分裂，从而削弱它的反政府斗争的力量。"② 恩格斯对"劳动解放社"曾给予一切可能的支持，但同时他也继续把"民意党"看作是革命的重要力量。

当时小组还存在着另一种困难。这个小组的成员，特别是普列汉诺夫感到物质方面困难很大。从事印刷工作的经费基本

---

① 《普列汉诺夫遗著》第8集第1部分第29页。这个小组的成员直到最后几乎没有什么变化。1884年捷依奇离开了组织。他在试图把秘密书刊运往俄国时在德国被捕并被引渡给沙皇当局。1885年伊格纳托夫去世。1888年吸收了新成员谢·米·英格尔曼，他在1891年去美国之前，一直积极地参加该小组的工作。

② 《普列汉诺夫遗著》第8集第1部分第91页。

“劳动解放社”成员：
格·瓦·普列汉诺夫、巴·波·阿克雪里罗得、维·伊·查苏利奇、
列·格·捷依奇、瓦·尼·伊格纳托夫

上是靠个人捐款。有些款子的来源靠的是普列汉诺夫为俄国政治侨民讲课所得的收入。只是到了八十年代末才建立了一些国外协助小组，为出版书刊筹集资金。从俄国也开始有钱寄来。例如，1887 年敖德萨的工人就寄来了大约 20 个卢布。工人第一次捐款是该社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普列汉诺夫写道：“这笔捐款使我们深受感动。”①

当时把书刊运往俄国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有时候要通过由瑞士回家度假的俄国大学生来作这件事。他们把“劳动解

① 《普列汉诺夫遗著》第 8 集第 1 部分第 19 页。

放社”的出版物巧妙地塞到书籍和画册的硬封皮里，或者塞到盒子的侧板中携带走。秘密书籍通过维尔诺、明斯克、里加、敖德萨等地，或通过罗马尼亚边界运到比萨拉比亚。普列汉诺夫小组同莫斯科的大学生革命组织“翻译工作者和出版工作者协会”① 保持着联系。

为了与革命运动建立联系，“劳动解放社”把自己的代表派回国内。例如，1883 年底至 1884 年初，斯·尔·格林费斯特曾秘密地回到俄国。从八十年代中期起，这种联系进一步加强了。国内出现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小组本身也力求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日内瓦中心组织建立联系。

除了《共产党宣言》外，“劳动解放社”的成员还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一些著作译成了俄文。捷依奇翻译了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② 在这部著作出版时附有恩格斯为他伟大的朋友诞生六十周年而写的马克思传记的一大部分和《资本论》的一个章节。捷依奇在“译者序”中写了马克思对于人类的功绩和在俄国革命青年中传播他的学说的必要性。③ 查苏利奇翻译的恩

---

① “翻译工作者和出版工作者协会”（巴·亚·阿尔古诺夫、瓦·特·拉斯波平、尔·弗·扬诺维奇及其他人）于1882 年在莫斯科成立。它除了出版其他一些著作外，还出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下列著作：《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法兰西内战》、《论住宅问题》、《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协会”出版了三本《社会主义知识》文集。其中有恩格斯的下列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导言和前四章。“协会”的出版物印数达数百份，它们流传到国内许多城市。1884 年春警察捣毁了“协会”。尽管“协会”的出版活动表明它在向马克思主义方面发展，但它没有来得及形成为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团体。

② 这部著作刊载在《俄国社会革命丛书》中。

③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83 年日内瓦版第 3—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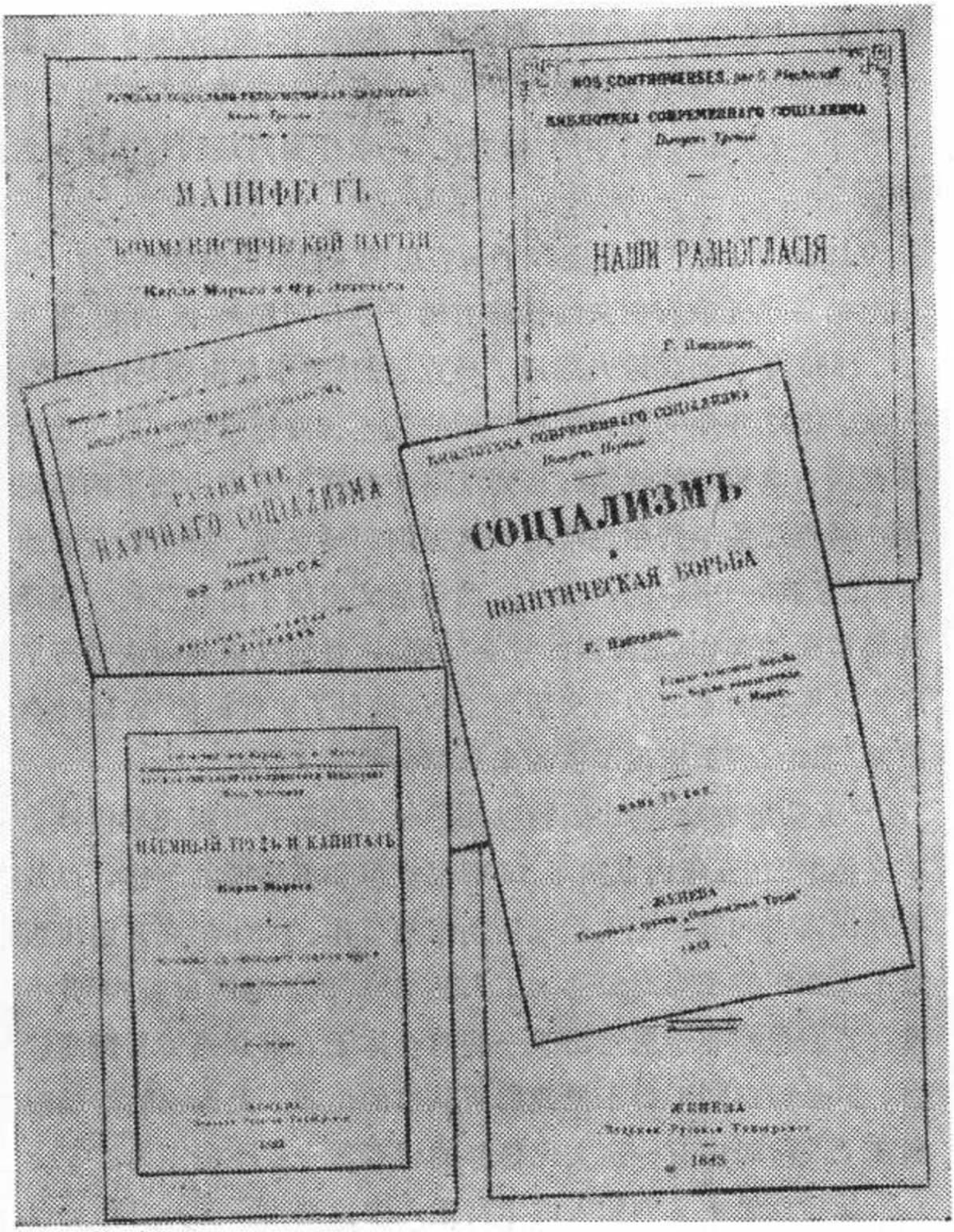
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在俄国革命思想界由空想的民粹主义社会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转变时期起了重大作用。《反杜林论》中的“暴力论”一章作为附录刊载在该书后面。

1886 年，查苏利奇翻译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该书对蒲鲁东无政府主义的揭露有助于进行同民粹派的思想斗争。1885 年普列汉诺夫翻译了马克思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一文。1892 年他又翻译了恩格斯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普列汉诺夫在这个版本中加了两篇附录：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著名提纲和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一书中的一部分。两年后又出版了由查苏利奇翻译的恩格斯的著作《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普列汉诺夫为该书写了序言。恩格斯专门为俄文版写了跋，批判了民粹派的“农民社会主义”理论，着重指出了俄国未来革命的意义。

“劳动解放社”的出版物以几种丛书的形式出版。《现代社会主义丛书》在五年内共出了 15 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及普列汉诺夫和其他工人运动活动家的著作。1884 年底开始出版以工人知识分子为对象的《工人丛书》。该丛书的出版声明中说：“我们虽然非常愿意出版一些对全体工农群众通俗易懂的读物，但是目前却不得不把我们所从事的出版人民读物的活动限制在工人阶级中有一定文化修养的读者这一狭小范围内。”①

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丰富遗产中挑选出一部分著作加以

① 《普列汉诺夫遗著》第 8集第 1 部分第 66—67 页。


МАНИФЕСТЪ
НАШИ РАЗНОГЛАСІЯ
СОЦІАЛИЗМЪ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
НАЕМНЫЙ ТРУДЪ И КАПИТАЛЪ
ЖЕНЕВА
1883

“劳动解放社”的出版物

翻译这一情况表明，“劳动解放社”的成员力求使俄国革命者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那些最重要的著作，首先是了解那些能够帮助俄国第一批社会民主党人同民粹派的理论观点和策略观点进行斗争的著作。“劳动解放社”翻译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在俄国传播很广，这对于在革命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中确立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起了重大作用。

对民粹派的批判。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基础　普列汉诺夫的“劳动解放社”不只是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重要的著作，它还力求把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原理创造性地应用于俄国实际。为了给社会民主派扫清道路，就必须指出民粹主义理论的错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回答革命运动的发展所提出的种种问题。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党提供了理论基础。“‘劳动解放社’在国外不受审查的情况下印行的著作，开始第一次有系统地而且是用一切实际的结论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全世界的经验已经表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才能正确地说明工人运动的实质和它的任务。”①

1883 年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这本小册子解决了俄国革命思想界经过长期而痛苦的努力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即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的关系问题。

普列汉诺夫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有力地批判了所有

---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 20 卷第 242 页。

民粹主义的派别——从巴枯宁分子和拉甫罗夫分子到民意党人。他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无政府主义进行斗争的经验，揭露了论敌们鼓吹“政治节制”的原因，指出了他们在思想上同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观点的联系。这部著作证明把社会主义同政治斗争对立起来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普列汉诺夫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理时说，政治斗争是对社会进行经济改造的工具，而劳动群众在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国家将发挥巨大的建设性作用。

普列汉诺夫用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民粹主义的思想体系，第一次在俄国著作中准确地确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现代社会主义”的概念。在当时俄国的革命者中间，对于马克思主义同西欧的其他社会主义学说（拉萨尔、路易·勃朗、杜林等人的学说）的本质区别还没有明确的认识。普列汉诺夫的功绩就在于，他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同其他各种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本区别，向俄国革命者揭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质。

他非常有力地论证了正确的革命理论在解放运动中的作用。“具有革命内容的思想，是世界上任何炸药都不能代替的一种特殊炸药。”① 只要俄国革命运动还处在陈旧的、民粹主义的理论教条的支配之下，它就不会有什么前途，“因为，正如海涅所说的……

新的时期，为了新的事业，
需要新的服装。

---

① 参看《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98页。

而它，这个真正新的时期，在我们祖国终究也是要到来的……进一步熟悉‘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将使我国的社会主义者看到，如果他们拒绝了解和掌握‘全世界无产者’的伟大导师的理论，他们就会使自己失去一种多么有力的武器”①。

普列汉诺夫根据马克思发现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摒弃了那种把俄国与西方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虽然他还没有明确说出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然而读者从作者的整个推论中是可以得出这个结论的。革命俄国的未来是同工人阶级联系在一起的。革命知识分子首先应该依靠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依靠革命知识分子的帮助才能懂得自身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才能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先锋作用。普列汉诺夫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性，认为这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最重要因素。

普列汉诺夫始终不渝地捍卫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策略的观点。他指出，社会民主党人在努力实现无产阶级的最近目标时，要把这一斗争同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最终目标联系起来。普列汉诺夫同民意党人、布朗基主义者关于依靠一小撮密谋家“夺取政权”的论点相反，他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的原理。他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来反驳布朗基主义者“少数人专政”的口号。他着重指出：“阶级专政不同于少数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的专政，其差距之大，有如天壤之别。如果谈的是工人

---

① 参看《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99页。

阶级专政，那就尤其可以这样说。工人阶级的任务是：现时不仅要消灭社会上那些非生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且要消除现存的生产无政府状态，自觉地组织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切职能。”①

普列汉诺夫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确定工人运动的任务时，论证了对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和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的必要性，论证了筹建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要性。

普列汉诺夫用新的观点提出了俄国即将到来的革命的性质问题。民粹派的理论家们认为，俄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农民革命的前夜。普列汉诺夫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了国内社会关系之后所得出的结论是，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这部著作谈到了俄国革命的动力问题；普列汉诺夫把主要注意力用来说明无产阶级这一最进步的革命力量的作用；他还承认重新考察俄国土地关系的必要性。普列汉诺夫正确地拒绝了民粹派的责难，他们说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忽视农民，不承认农民有支持社会主义运动的可能性。② 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将是什么样子，普列汉诺夫还不知道。普列汉诺夫在进行反对民粹派把农民群众理想化的斗争时，常常夸大农民政治上的落后性。

普列汉诺夫坚决批驳了民意党人指望依靠自由派的帮助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打算。同时，普列汉诺夫认为，资产阶级随

---

① 参看《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中文版第 1 卷第105 页。

② 同上书，第116 页。

着自己经济力量的增长，必将同专制制度发生冲突，正如西方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所发生的那样。因此革命者要实现民主主义的变革，就必须预先得到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支持。① 普列汉诺夫没有看到俄国社会发展的特点使自由派资产阶级在同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斗争中已不可能成为革命力量。

列宁称普列汉诺夫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是第一个“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 profession de foi ”。② 它“说明俄国革命运动究竟怎样会和究竟为什么一定会使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使工人群众的自发运动和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使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③ 。

民意党人以仇视态度对待普列汉诺夫的这一著作。拉甫罗夫发表了一篇短评，对“劳动解放社”的出现这一事实本身进行谴责。他冷嘲热讽地说：“在他们看来，同‘民意党人’进行论战要比同俄国政府和俄国人民的其他剥削者进行斗争更合乎潮流。”④ 当时民意党人的主要政论家吉霍米罗夫（不久就成了叛徒）企图把普列汉诺夫及其朋友们说成是一些准备同资本主义压迫妥协的人。

民粹派分子对普列汉诺夫的攻击不仅没有使他放松自己的理论活动，反而使他更积极地投入了这一活动。1885 年初，他的新作《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问世了。这是当时俄国马克思主义

---

① 参看《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中文版第 1 卷第 104 页。

② 信条，纲领，对一种世界观的阐述。

③ 《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252 页。

④ 《民意导报》1884 年第 2 期“现代评论栏”第 65 页。

思想界中最重大的一部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普列汉诺夫对革命民粹派的观点和纲领性原理的整个体系进行了全面的批判。

《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俄国经济和国内已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的第一次尝试。普列汉诺夫把俄国应不应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争论视为空谈，不予理睬，而是指出：资本主义关系已经渗入一切经济领域，资本主义大生产在国内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已经具备。

普列汉诺夫对农业首先是对村社所作的分析具有特殊的意义。普列汉诺夫研究了统计资料后得出结论说："我国村社的解体是一个不容争辩的和无庸置疑的事实"①，这是农业中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结果。这样也就暴露出那种认为俄国有可能"独特"发展的希望是没有前途的，从而给了民粹派纲领中的最主要之点以打击。

普列汉诺夫从八十年代初俄国具体的社会经济关系出发，论证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民粹派声称，俄国与西方各国不同，不是阶级斗争决定现存的国家制度，而是国家制度促使这些或那些社会集团的产生。在民粹派看来，俄国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出现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专制制度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所以他们没有经济的和社会的根基，不可能在国家现实生活中发挥独立的作用。

普列汉诺夫指出，民粹派的这种错误观点，其根源在于他们根本不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否认"阶级国家"，导致否认阶

---

① 参看《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中文版第 1 卷第 399 页。

级斗争，导致不承认无产阶级这个最先进的社会阶级的革命作用。在日益发展壮大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产生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是俄国社会发展的不容争辩的主要因素。但是普列汉诺夫低估了国内农奴制残余的作用，没有充分估计到在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关系日益巩固的条件下，农民与地主之间原有的阶级对抗不仅继续存在，而且更加尖锐化了。

普列汉诺夫全力抨击了吉霍米罗夫及其同伙的政治上的冒险主义，揭露了他们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和特卡乔夫的布朗基主义思想上的近似之处。针对他们政治上的冒险主义，普列汉诺夫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策略。他着重指出："只有我国工业中心的工人阶级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倡导者，工人阶级的解放只有通过本身自觉的努力才能获得。"①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在这部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普列汉诺夫既对空想社会主义学说，首先是对民粹派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刻而彻底的批判，同时又以有力的论据出色地捍卫和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普列汉诺夫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必然性看作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质的飞跃，这一飞跃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的。

《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比《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一书更加坚决而明确地提出了必须在俄国创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工人社会主义政党的思想。普列汉诺夫着重指出，尽快地建立工人政党是解决当前俄国的经济矛盾和政治矛盾的唯一手

---

① 参看《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382页。

段。①

这本书引起了俄国革命者的极大兴趣。1885 年布拉戈耶夫派写信给“劳动解放社”说：“《我们的意见分歧》将成为一种帮助‘青年党人’② 清除头脑中糊涂认识的根本手段。”他们请求给他们多寄一些，“以便能够在俄国各地散发”。③

民粹派不得不承认普列汉诺夫的这部著作对先进青年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们在自己出版的一期《社会问题》文集中指出，这部著作“对我们某些同志的思想方式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使他们不可避免地将由‘民粹主义者’转变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④

在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我的大学》里，对喀山的一个秘密小组讨论普列汉诺夫这本书的情形有一段生动的描绘。小组成员在市郊一所无人居住的房子里秘密集会。“……屋里空空的，没有家具，只有两个木箱架着一块木板，木板上坐着五个人，象寒鸦栖在篱笆上一样。一盏小灯也是放在一个侧立着的木箱上，在靠墙处还有三个人席地而坐，另外在窗台上坐着一个头发很长、脸又瘦又苍白的青年。除了他和一个留着大胡子的人以外，其余的人我全认识。大胡子的人低声说，他要给大家读一本小册子《我们的意见分歧》，这是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写的……

① 参看《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中文版第 1 卷第 401 页。

② 指“青年‘民意党’”的成员。

③ 《普列汉诺夫遗著》第 8 集第 1 部分第 233 页。

④ 《社会问题》(文集)1888 年喀山版第 1 期第 11 页。

在昏暗屋子的地板上，有人吼了一声：

‘早知道啦！……’

读的时间实在太长了，我虽然喜欢这种锋利而富有激情的语言，它们简单明了地表达了具有说服力的思想，然而我还是听得疲倦了。

读小册子的声音突然一下子中止了，顿时屋里充满了愤怒的叫声：

‘叛徒！’

‘放空炮！……’

‘这是向英雄们的鲜血上啐唾沫！’

‘这是在格涅拉洛夫和乌里扬诺夫被处死刑之后……’

窗台上坐的那个青年又讲话了：

‘先生们！能不能严肃认真地辩论，不要谩骂呢？……’

那个青年从窗台上俯下身来问我：

‘您是面包工人彼什科夫吧？我是费多谢耶夫，我们应该相互认识一下……’。”①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和《我们的意见分歧》这两部著作的意义首先在于，他在这两部著作中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了革命运动中的一些最重要的问题：关于俄国即将到来的革命的性质问题；关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问题；关于创建工人阶级政党的必要性问题。这两部著作对这些问题还只是作了最一般的回答，在提出一系列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时

---

① 参看高尔基《我的大学》中文版第70—71页。

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和抽象性，这反映了俄国社会民主运动形成初期的情况。

普列汉诺夫最早的几部马克思主义著作为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产生扫清了基地。

“劳动解放社”的一大功绩是它制定了俄国马克思主义先锋队的纲领。1883 年秋普列汉诺夫起草了纲领的第一个草案，标题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动解放社”的纲领》，其中宣布必须建立工人的社会主义政党。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草案的起草人还想对民意党人作某些让步，其中包括把政治恐怖看作是同沙皇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手段这个问题。各革命小组讨论了这个纲领之后，认为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就连“劳动解放社”的成员们自己也感到，对许多纲领性问题的提法需要更坚决更明确一些。1885 年普列汉诺夫起草了第二个草案，叫作《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纲领草案》。这个草案第一次公开发表是在 1888 年。

从标题可以看出，第一个草案仅仅是一个团体的纲领，第二个草案则被看作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共同的纲领草案。它发展了第一个草案中的主要论点，在确定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最终目标和最近任务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第二个草案明确地指出，在俄国只有工业无产阶级能够成为争取社会主义的独立战士。诚然，第二个草案中还保留着直接的人民立法和“生产协会”这样一些拉萨尔主义的论点，但有关恐怖的条文则被删去了。

这个草案规定了工人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中的历史任务，共产主义革命将把生产资料和生产对象变成公共财产，用按照预定计划发展的社会生产代替商品经济。草案指出，对社会关

系进行根本改造的必不可免的先决条件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只有工人阶级的这种暂时统治才能使反革命分子失去活动能力，才能消灭阶级和阶级斗争。”草案强调了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国际性质，同时又指出各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必须“根据每个国家的社会条件”制定出不同的纲领。草案说明了俄国的特点：劳动群众遭受着“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和衰亡着的宗法式经济”① 的双重压迫，提出要把推翻专制制度作为首要任务。

这样，草案的理论部分就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纲领的基本内容。实践部分包括三类要求：(1)一般民主改革；(2)有利于工人的措施；(3)有利于农民的措施。第一部分讲到，必须争取制定民主宪法，实行普选制，付给人民代表以劳动报酬，实行普遍免费义务教育，保证公民人身和住宅不受侵犯，公民的信仰、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不受限制，迁徙和选择职业的自由不受限制，全体公民一律平等，用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重新修订民法和刑法。第二部分提出通过立法途径来调整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关系并建立有工人代表参加的相应的检查机关。草案接着讲到彻底改变土地关系和消除农村中的农奴制残余问题。

列宁认为把农民问题列入纲领草案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值得称赞的。同时他也注意到草案的提法不够具体。列宁指出：“这个纲领的错误不在于有什么错误的原则或错误的局部要求。不

---

①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纲领草案》——《普列汉诺夫遗著》第8集第1部分第76--79页。

是的。纲领的原则是对的……这个纲领的错误在于太抽象，对问题没有任何具体的看法。说实在的，这不是什么纲领，而是一项最一般的马克思主义宣言。但是纲领起草人阐述这些著名的原则，是远在工人政党成立之前，又是初次尝试，因此把这个错误推在起草人身上，当然是很荒谬的。相反，应当特别着重指出，这个纲领早在俄国革命爆发前二十年就已经肯定农民改革事业必然要进行'彻底的改变'。"①

随着第一批马克思主义组织的出现，俄国社会民主党就逐渐成为国际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俄国革命者的国际联系不断扩大和巩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俄国得到传播的消息使恩格斯感到高兴。他在 1884 年 3 月 6 日写给查苏利奇的信中说："您告诉我在俄国研究社会主义理论著作的兴趣日益浓厚，这使我非常高兴。这种几乎完全从我们德国各学派中消失的理论精神和批判精神，看来，实际上在俄国找到了容身之地。"② 恩格斯对普列汉诺夫小组的活动非常关心，帮助它出主意想办法。恩格斯对普列汉诺夫写的那些马克思主义著作给予了十分肯定的评价。马克思的这位伟大朋友高度评价了普列汉诺夫小组的全部活动，肯定了它在俄国革命运动中的历史地位。他在 1885 年 4 月 23 日给查苏利奇的信中写道："……我感到自豪的是，在俄国青年中有一派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并坚决地同他们前辈的一切无政

---

① 《列宁全集》第 13 卷第 234—23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122 页。

府主义的和带有一点斯拉夫主义的传统决裂。如果马克思能够多活几年，那他本人也同样会以此自豪的。这是一个对俄国革命运动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①

同“劳动解放社”保持联系的还有西方工人社会主义运动的许多著名活动家：在英国有艾威林和他的妻子爱琳娜·马克思，在瑞士有格雷利希和艾里提埃，在保加利亚有布拉戈耶夫和巴卡洛夫，在匈牙利有梅泽菲和瑟美列，在意大利有拉布里奥拉。“劳动解放社”的成员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家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蔡特金和考茨基的联系最密切。他们还经常为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报刊撰稿。

从八十年代末起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参加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1889 年，普列汉诺夫在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出色的演说。他声称，革命知识分子应当“掌握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在工人中传播这些观点，并在工人的帮助下攻克专制制度这个堡垒。俄国的革命运动只有当它成为工人的革命运动时才能获得胜利。我们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出路！”②。

布拉戈耶夫小组，托契斯基小组和费多谢耶夫小组。波兰“无产阶级”党

1883 年底，差不多和“劳动解放社”同时，在俄国国内出现了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这个组织的创始人是彼得堡的一些革命大学生：其中一些人过去曾经是土地平分派，另一些人同情过民意党人。在他们中间起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01页。

② 《普列汉诺夫全集》第4卷第54页。

了特别突出的作用的是彼得堡大学学生季米特尔·布拉戈耶夫(1856—1924)，即未来的保加利亚共产党创始人。

布拉戈耶夫参加过保加利亚人民反对土耳其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1879 年来到俄国，第二年秋季进入彼得堡大学学习。这位年青的保加利亚革命家经常参加大学生的秘密集会，聚精会神地倾听民意党人和土地平分派之间的热烈争论，力求弄清俄国革命运动的特点。布拉戈耶夫非常熟悉民粹派的著作以及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拉萨尔的著作。

布拉戈耶夫逐渐认识到民粹派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他先是研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后来转而研究马克思的著作。布拉戈耶夫回忆道："研究《资本论》帮助我懂得了工人阶级的产生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动因、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工人阶级的地位、工人阶级斗争的实质、工人阶级的组织形式以及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剥夺剥夺者。"①

布拉戈耶夫和他的同志们决定创建一个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小组。这个小组的积极分子有医生普·阿·拉蒂舍夫、大学旁听生弗·叶·勃拉戈斯拉沃夫、大学生瓦·格·哈利东诺夫、工学院实习生尼·彼·安德列耶夫、工科学生阿·阿·格拉西莫夫、普·普·沙季科、普·普·阿尔沙乌洛夫和林学院旁听生维·亚·库古舍夫，另外还有几个也是大学和工学院的学生。1884 年该小组开始称作"俄国社会民主党"。

小组的组织者首先着手制定纲领。由布拉戈耶夫和拉蒂舍

① 季·布拉戈耶夫《我的回忆》第 30—31 页。

夫起草的第一个方案在中心小组中作了反复讨论。当时布拉戈耶夫派还不知道“劳动解放社”，还没有看到过该社出版的东西。他们在制定纲领时除了利用《资本论》外，还利用了拉萨尔的著作《论宪法的实质》。布拉戈耶夫写道：“1885 年我在俄国制定的那些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界观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而只能是马克思主义与拉萨尔主义以及当时在俄国有很大影响的旧乌托邦观点残余的混合物。”① 不过在这一混合物中占优势的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想。

布拉戈耶夫派驳斥了民粹派关于俄国经济制度具有“独特性”的论点，承认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事实。“资本主义在我国已经产生并正在发展”② 。布拉戈耶夫派在不依赖普列汉诺夫的情况下得出了这一结论。纲领指出了资本主义大生产的进步作用，因为它产生了工业无产阶级这一新的革命力量。诚然，该小组的成员还没有明确地认识到工业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只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布拉戈耶夫派关于“农民和城市工人联盟”③ 的思想反映了他们世界观的过渡性质，在他们的世界观中既有民粹派的关于农民在“劳动人民”中占优势的旧观点，又有城市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可以起先锋作用的新概念。纲领草案把工厂工人称作人民政治力量的核心。④ 布拉戈耶夫派认为自己进行实

① **季·布拉戈耶夫**《我的回忆》第 54 页。

② 《往事》杂志 1918 年第 13 期第 7 册第 44 页。

③ **恩·勒·谢尔基耶夫斯基**《〈工人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布拉戈耶夫派）的报纸（1885 年）》1928 年列宁格勒版第 33—34 页。

④ 《往事》杂志 1918 年第 13 期第 7 册第 46、47 页。

际活动的目的是对城市工人进行政治教育，从而为创建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奠定基础。他们写道："我们还认为建立能够夺取国家政权的工人政党是工人阶级摆脱政治压迫和经济压迫的唯一途径。"①

布拉戈耶夫小组在同民意党人决裂方面迈出的决定性的一步，就是它在原则上否定了民意党人采取的个人恐怖策略。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它认为也可以采取恐怖行为(如为了"摆脱暗探而进行自卫"，或者因为必须除掉某个"高级官员")。民粹主义和拉萨尔主义的残余还表现在布拉戈耶夫派对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的理解方面，如社会民主党人对待国家的态度问题，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途径问题。由于受拉萨尔思想的影响，布拉戈耶夫派竟认为：资产阶级国家能够转变成"人民国家"并由它来实现社会主义。因此在他们的纲领中"工人协会"占有重要地位。②

布拉戈耶夫派力求首先在无产阶级中进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用布拉戈耶夫的话说，小组"没有忘记它宣传的主要对象是工人阶级。它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在这方面"③。小组成员同瓦西里岛、涅瓦关卡、彼得堡区和维堡区的工人建立了联系。在这些地方，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大大地缩小了民意党人的影响。小组的一个成员证明说，他们同工人们一起"按照小组事先拟定的教学大纲进行相当有系统的学习，这个教学大纲包括从博物学

---

① 《社会民主党人报》(苏黎世)1885年4月23日。

② 《往事》杂志1918年第13期第7册第48、45页。

③ 季·布拉戈耶夫《我的回忆》第38—39页。

入门到文化史、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基础等一整套课程”①。各学习小组经常研究“劳动解放社”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及普列汉诺夫的著作。

季·布拉戈耶夫

布拉戈耶夫小组开始出版社会民主主义的报纸《工人报》。诚然，警察很快就侦察出了印刷所的地址并捣毁了这个印刷所，报纸只出了两号。但是正如布拉戈耶夫在回忆中所说的：《工人报》的出现毕竟“是彼得堡革命者中间的一件大事。在一个私人印刷所里印刷社会民主主义的报纸，而且还是《工人报》，这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是一件十分新奇的事情。工人们以自豪的心情谈论这份报纸，他们从各个方面提供援助，到处寻找这份报纸以便传阅”②。报纸第一号上发表的布拉戈耶夫的《劳动人民缺少什么？》和《劳动人民应该争得什么？》两篇文章对纲领的某些论点作了说明。其中谈到必须把工人培养成争取自身解放的自觉战士。《工人报》是在俄国创办社会民主主义工人报刊的第一次尝试。

布拉戈耶夫派同“劳动解放社”的密切接触对他们后来理论上的成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们以巨大的兴趣研究普列汉诺夫的著作《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后来这两个组织就纲领性问

---

① 《无产阶级革命》杂志 1928 年第 8 期（总第 79 期）第 165 页。

② 季·布拉戈耶夫《我的回忆》第 44 页。

题所进行的通信对双方的活动都起了重要作用。“劳动解放社”批评了布拉戈耶夫派纲领草案中的缺点和错误论点。而普列汉诺夫起草的第一个草案在某些问题上还不如布拉戈耶夫小组的草案。普列汉诺夫在争论过程中制定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新的(第二个)纲领草案，作为两个组织和未来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共同的行动纲领。①

第二号《工人报》发表了普列汉诺夫的《俄国工人的当前任务(给彼得堡各工人小组的一封信)》和阿克雪里罗得的《德国国会选举与社会民主党》这两篇专为该报写的文章。普列汉诺夫在文章中向工人们提出了依靠革命知识分子的帮助把一些分散的秘密小组建成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工人政党的任务。阿克雪里罗得向俄国读者介绍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的胜利，并以德国为例说明了社会民主党是如何在工人的积极支持下逐步发展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的。②

布拉戈耶夫小组的活动是在困难而复杂的条件下进行的。布拉戈耶夫派屡次遭受迫害。1885 年初，布拉戈耶夫被捕并被遣送回国。但是他的同志们继续进行斗争。1887 年 3 月，由于亚·伊·乌里扬诺夫小组案件，沙皇政府彻底镇压了布拉戈耶夫派。

在俄国的解放运动中，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人与“劳动解放社”同时举起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旗帜。尽管当时空想社会主

---

① 《无产阶级革命》杂志 1928 年第 1 期(总第 72 期)第 85—101 页。

② 恩·勒·谢尔基耶夫斯基《〈工人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布拉戈耶夫派)的报纸(1885 年)》第 55—66 67—76 页

义的影响还很大，但他们坚决同民粹派决裂，并首先在革命知识分子和工人中进行社会民主主义观点的宣传。布拉戈耶夫小组三年来的活动促进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队伍的发展。

1885 年，除了布拉戈耶夫派之外，还独立地产生了另一个彼得堡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托契斯基小组。

这个小组的领导者巴维尔·瓦尔福洛梅耶维奇·托契斯基(1865—1918)早在少年时代就接触了俄国和西方著作中的优秀作品，其中包括社会主义著作中的优秀作品（如杜勃罗留波夫、弗列罗夫斯基、欧文和拉萨尔的作品）。他十九岁时就脱离了他受教育的那个贵族环境，进工厂（在下塔吉尔附近）当了一名普通工人。1884 年秋托契斯基来到彼得堡，在这里他成了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他在这里的别尔德工厂工作，同时还在一个技工学校里学习。当时彼得堡革命者中间的思想斗争由于普列汉诺夫的《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问世而尖锐起来。① 托契斯基读了这部著作后决定转向马克思主义。

巴·瓦·托契斯基

在工厂和技工学校里，托契斯基遇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1885 年底，他把他们组织成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小组，这个小组后来被命名为“圣彼得堡工人协会”。加入小组的有托契斯基的

① 姆·列别杰娃(托契斯卡娅)《关于托契斯基的生平(妹妹的回忆)》——《革命历史文集》1926 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 3 卷第 298 页。

最亲密的助手，技工学校的学生德·弗·拉扎列夫，还有路德维希·布赖特福斯、亨利希·布赖特福斯和爱德华·布赖特福斯三兄弟，别斯屠热夫学校的学生姆·弗·托契斯卡娅、弗·弗·拉扎列娃、叶·阿·达尼洛娃和尔·弗·阿尔卡达克斯卡娅。一些先进工人如恩·瓦西里耶夫、叶·阿·克利马诺夫(阿法纳西耶夫)、瓦·安·舍尔古诺夫、弗·弗·布亚诺夫和伊·伊·季莫费耶夫也积极参加了小组的工作。

“协会”成员继承了布拉戈耶夫派所开创的事业。他们把全部精力都用于建立革命小组和在无产阶级中间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协会”竭力吸引工人积极参加活动。尽管小组人数不多，但他们却在彼得堡许多最大的企业中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宣传，如在亚历山大罗夫工厂、奥布霍夫工厂、波罗的海工厂、奥赫塔工厂、别尔德工厂、兵工厂、瓦尔古尼纳纺织厂、“拉费尔姆”烟草工厂以及彼得堡—华沙铁路所属的一些工场。

托契斯基小组的活动是严格按照秘密方式进行的。为了在物质上支援罢工工人，支援因参加革命运动而被流放和关进监狱的工人，小组成立了互助储金会。会费中有很大一部分用来为图书馆购买书籍，图书馆分为公开图书馆和秘密图书馆两部分。秘密图书馆里藏有“劳动解放社”的出版物，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这里也保存有布拉戈耶夫派的著作。

托契斯基及其战友们的思想观点总的说来是社会民主主义观点，这些观点是在普列汉诺夫著作影响下形成的。托契斯基认为，“在俄国，能够进行革命的只有无产阶级，因此，凡是忽视无产阶级，忽而转向农民忽而转向知识分子的革命者，无论过去

和现在都是犯了极大的错误”①。他不赞成民意党的个人恐怖策略，但他认为可以立即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民粹主义残余的表现。

尽管托契斯基小组有个别的错误认识，但它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上还是留下了光辉的足迹。彼得堡的第一批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就是在这个小组中成长起来的。

革命青年中的优秀分子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也发生在俄国的其他一些城市里。伏尔加河流域就是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中心。喀山大学的学生那时站在学生运动的最前列。列宁的革命活动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之一尼古拉·叶甫格拉弗维奇·费多谢耶夫（1871—1898）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战胜民粹主义，为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党作出了重大贡献。列宁写道：“费多谢耶夫当时在伏尔加河流域和俄国中部的某些地区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群众在那个时候转向马克思主义，无疑是受了这位非常有才能的、对自己事业无限忠诚的革命家很大很大的影响。”②

费多谢耶夫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对当时的进步青年来说是很典型的。他在给自己的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那时我大量地、贪婪地读书……　我也在为同样的精神上的痛苦即确立观点时的痛苦所折磨（在没有合理的教育、又受到周围各方面反对

① 阿·布赖特福斯《托契斯基和他的小组》——《红色年鉴》1923年第7期第326页。

②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10页。

尼·叶·费多谢耶夫

的情况下来确立信仰，这要遇到多大的困难啊!)……”① 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对他的思想形成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他和同志们一起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及考茨基、倍倍尔、李卜克内西、拉法格、盖得等人的著作。1887 年在喀山出现的普列汉诺夫的《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对费多谢耶夫最终转向马克思主义起了重大作用。

费多谢耶夫中心小组后来成了喀山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这个中心小组的核心是在 1887 年底至 1888 年初形成的。组成这个核心的是一些大学生和医士学校的学生。同年又成立了一些由中心小组成员领导的基层小组。

费多谢耶夫的各基层小组在思想上并不一致，只有少数成员经过坚持不懈的理论学习才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费多谢耶夫自己承认，那时他们“仅仅是开始弄清楚自己的见解”②。据伊·克·拉拉扬茨证明说，小组成员们研究了政治经济学和历史，特别是研究了俄国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状况。③ 列宁于1888 年秋从科库什基诺村的流放地回来后，加入了其中的一个小组。

费多谢耶夫中心小组有很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及俄

① 《费多谢耶夫文章和书信集》1958 年莫斯科版第 218—219 页。

② 同上书，第 92 页。

③ 《尼古拉·叶甫格拉弗维奇·费多谢耶夫》(回忆集)1923 年莫斯科—彼得格勒版第 28 页。

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在这方面它的条件要比彼得堡的那些社会民主主义小组优越。1889 年夏初，费多谢耶夫派准备出版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他们用胶版印刷了恩格斯的著作《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他们还翻译了考茨基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书。

喀山小组为制定纲领作了认真的准备。费多谢耶夫在法庭受审时声称，纲领的起草人摒弃了“民意党和民粹派的某些主要论点”，认为那些论点是站不住脚的。① 然而纲领并没有制定。1889 年夏费多谢耶夫被捕，他建立的那些小组也都遭到破坏。费多谢耶夫无论是在喀山监狱里，还是后来在彼得堡监狱里，都没有停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被驱逐到下新城、萨马拉、萨拉托夫、顿河岸罗斯托夫、尤里耶夫(德尔普特)和其他城市的一些小组成员，都在当地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开始影响革命知识分子，而且也开始影响俄罗斯帝国西部地区的先进工人。在波兰王国，科学社会主义得到了最广泛的宣传。从事这种宣传的多半是在俄国学校里学习过的青年。1882 年夏，在波兰进行活动的几个工人小组统一为“无产阶级”党。该党的创始人之一是最著名的波兰革命家路德维希·瓦伦斯基。这是波兰第一个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

① 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全宗第 102 号，1889 年第 7 类案卷，卷宗第 129 号，第 1 册，第 246—247 张。

的组织。同年，“无产阶级”党的领导机构工人委员会印发了瓦伦斯基起草的纲领。纲领特别强调要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性和把无产阶级团结成一支为摆脱资本压迫而斗争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纲领宣布了波兰无产阶级同俄国革命运动及各国工人在反对剥削者的斗争中的国际团结，但是纲领中也有一些错误论点，如“无产阶级”党认为，俄国所面临的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社会主义革命。

“无产阶级”党从1883年秋季起开始在一个秘密印刷所里印行也叫作《无产阶级》的报纸①，次年在巴黎出版了党的理论刊物《阶级斗争》。他们用波兰文出版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和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其他一些著作。② 波兰马克思主义者还进行了较广泛的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例如，迪克施坦的小册子《人依靠什么生活》被译成多种文字；1885年第一次出了小册子的俄文版，并附有普列汉诺夫写的前言。③

路·瓦伦斯基

“无产阶级”党的领导人同“劳动解放社”、布拉戈耶夫小组以及莫斯科的“翻译工作者和出版工作者协会”建立了联系。他们帮助俄国革命者转运来自国外的秘密书刊。“无产阶级”党还与俄国

① 共出版五号。

② 《波兰历史》1955年莫斯科版第2卷第251、277—278页。

③ 《普列汉诺夫全集》第2卷第373—377页。

其他革命小组和团体，其中包括民意党人保持着联系。“无产阶级”党在1883年瓦伦斯基被捕后同民意党人接近起来，同他们缔结了共同反对沙皇制度的协定，并把实际活动的重心转到了采取恐怖行为方面，这一切所造成的后果就是这个组织的思想政治水平下降，民意党人的思想影响在该组织内部得到了加强。

沙皇政府残酷地镇压了波兰无产阶级的这个革命组织：瓦伦斯基在监狱中被折磨死，斯坦尼斯拉夫·库尼茨基、米哈尔·奥索夫斯基、彼得·巴尔多夫斯基和杨·彼特鲁辛斯基被处以死刑，很多人被流放去服苦役。“无产阶级”党的活动在波兰工人运动史上占有光荣的一页。这个组织对俄国进步青年，尤其是对西部各省的进步青年也产生了影响。

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并没有因“无产阶级”党遭到摧毁而停止活动。1888年初，保全下来的一些小组在马尔岑·卡斯普沙克的领导下统一为一个叫作“第二个无产阶级”的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在进步工人和青年学生中开展宣传工作，创建小组，散发在国外或波兰境内出版的秘密书刊。1889年夏，华沙又出现了一个较大的波兰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组织——波兰工人联合会。联合会是由一些工人小组和知识分子团体联合而成的。领导联合会的是尤利安·马尔赫列夫斯基、扬·列德尔和亨里克·维尔科舍夫斯基。

八十年代末，在明斯克成立了一个以伊·阿·古尔维奇为首的社会民主派小组。1887年，由于利奥·约吉希斯（扬·梯什卡）、瓦茨拉夫·谢利茨基和季莫费·柯培尔宗的努力，在维尔诺建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它同华沙的社会民主主义小

组以及其他城市的革命小组都有密切的联系。这个小组在知识分子和工人中从事宣传活动，建立了一个社会民主主义书库，并经常将这些书刊转运到俄国中部。在波罗的海沿岸，德尔普特大学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被首都各大学开除的学生都纷纷汇集到这里，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都很熟悉。在这所大学里学习的还有和“无产阶级”党有联系的一些波兰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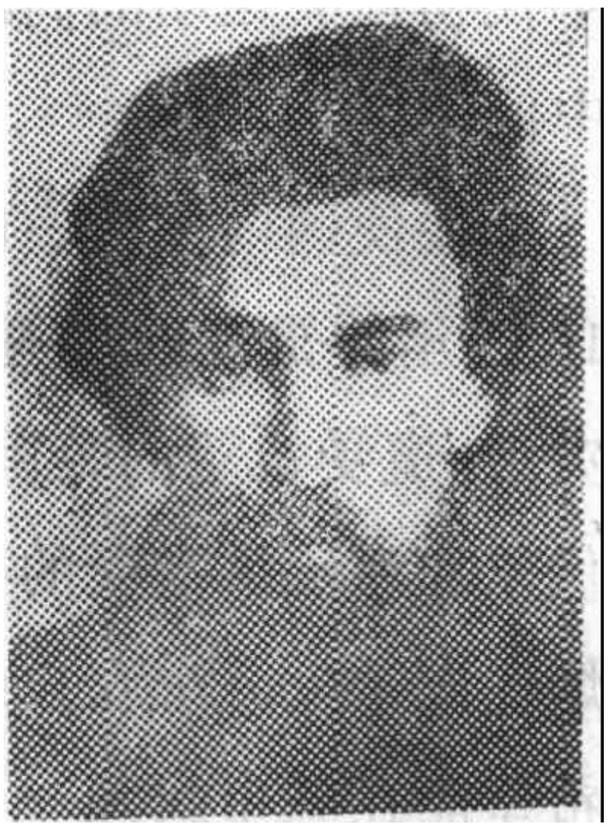
在基辅，普列汉诺夫及其战友们的著作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出现。1886 年，一些到兵工厂实习的彼得堡技校的学生把“劳动解放社”出版的一些著作带到了那里，并在当地的知识分子和工人中散发。八十年代末，在基辅产生了第一批开始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那些在彼得堡或国外学习并与社会民主党人有联系的大学生，把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带回到故乡各地——敖德萨、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尼古拉耶夫，并将这些书籍介绍给当地青年。

当时不仅知识分子，而且俄国各个城市的先进工人，也都在热心寻找新的革命道路。在这方面，哈尔科夫的“工人社会革命小组”(1886—1889)就很典型。在这个小组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哈尔科夫—亚速铁路各修配厂的工人。小组成员弗·德·彼拉济奇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这是由于民意主义已明显破产而在理论上进行探索的时期，这是在还不熟悉普列汉诺夫著作的情况下，第一次在哈尔科夫摸索着同民意党人划清界限的时期。”① 1888 年，乌克兰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初期的一位最积极的活动家

① 《真理周刊》1920 年第 14 期第 25 页。

尤韦纳利·德米特里耶维奇·美尔尼科夫加入了一个民意党人曾在其中作过宣传的工人自学小组。在他的影响下这个小组开始逐渐改变自己的方向。美尔尼科夫提出了工人独立进行革命活动的问题和必须为小组制定纲领的问题。由他起草的纲领反映出这个小组已放弃了民意主义。这个小组起初阅读的完全是民粹派的作品，后来就开始研究社会民主主义的书刊。

受民意党人影响的先进工人转而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情况，既可在八十年代中期顿河岸罗斯托夫的恩·阿·莫托维洛夫小组中看到，也可在梯弗利斯、明斯克和哥美耳的铁路修配厂的一些小组中看到。所有这些小组就其世界观来说都是过渡性的。在这些小组成员的观点中，既有民粹主义成分，也有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然而这些小组通过学习，使先进的工人们终于逐渐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念。



尤·德·美尔尼科夫

俄国革命青年摆脱民粹主义影响的过程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俄国的传播进行得比较缓慢。政治上的反动，知识分子中间革命情绪的普遍低落，“民意党”在群众中还享有威信，这一切都是人们从民粹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障碍。绝大多数革命青年依然为俄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旧观念所束缚。甚至在那些最早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的纲领中也还留有民粹主义观点的痕迹。

社会民主派在俄国革命运动中的巩固，各马克思主义团体

和小组的发展壮大，则是九十年代初期的事。

三　九十年代初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扩大

在社会运动高涨情况下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和团体

反动派无论怎样努力（施行专制制度的“绥靖”政策也好，进行最残酷的警察迫害也好），都不能阻止九十年代初社会运动的高涨，不能阻止社会民主主义影响在革命者中间的增长。

促使国内生活中的矛盾急剧尖锐化的直接动因，是 1891—1892 年的饥荒以及随之而来的流行性霍乱和伤寒这种人民的灾难。遭受饥荒的范围包括居住着近 4,000 万人口的广大地区。伏尔加河流域遭受的苦难尤其深重。整个整个的农村都荒无人烟。成千上万个农户纷纷破产。大批农民离乡背井，拥入城市，希望能在城市找到一条生路。

广大社会民主人士为这些可怕的事件所震动。学生运动加强了。莫斯科和喀山的大学生骚动起来了。在莫斯科大学，就有几百名大学生参加了学潮。教师、医生、统计学家和农学家这些地方自治局的知识分子都对人民的灾难作出了反应。他们同大学生们一起筹款为饥民购买粮食，设立免费食堂和医疗站。人们就饥荒及其后果问题，就国内定期出现的歉收的原因问题，到处都进行着热烈的争论。

在九十年代初社会运动高涨时，工人运动也活跃起来，走在这一运动最前面的是彼得堡的无产阶级。在 1890—1894 年间，

彼得堡的工人就举行了25次发动。在新军舰修造厂、涅瓦工厂、米特罗范纺织厂和萨姆普桑纺织厂、博格丹诺沃烟草厂，以及在港口都爆发了大罢工。1893年12月，亚历山大罗夫工厂和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也举行了罢工。

彼得堡无产阶级的罢工反映了无产阶级阶级团结的加强，先进工人同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已经开始的接近促进了这一点。米特罗范纺织厂的罢工工人遭到了警察的镇压，结果有19名最积极的罢工参加者被捕并被逐出彼得堡，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勃鲁斯涅夫派）的小组为此印发了“为19名工人进行募捐的传单”。这份传单散发到别尔德工厂、波罗的海工厂、新军舰修造厂所在港口和彼得堡的其他一些企业。

在俄国中部一些地区罢工运动也开展起来。1890—1894年间在莫斯科市和莫斯科省有16个企业发生了纺织工人的罢工或工潮。最大的罢工之一是1890年在科尔津基内家族的大雅罗斯拉夫里纺织厂发生的，参加这次罢工的有5,000名织布工人。赫鲁多维兄弟的叶哥里也夫斯克纺织厂（梁赞省）的罢工表现得很顽强，持续的时间也很久。1893年春季持续了很久的罢工在遭到军队镇压之后，到10月份又有5,000名工人停止上工。他们反对施行侮辱性的厂规，反对掠夺性的罚款，要求提高工资。①6月中旬特维尔纺织厂的4,500名男女工人举行了罢工。

中部各省的工人斗争影响了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的无产阶级。1892年夏，卷入工潮的有尤佐夫卡及其郊区

① 《十九世纪的俄国工人运动》第3卷第2册第301—351页。

的3万名工人。政府调来士兵和哥萨克进行镇压。跟尤佐夫卡的工人同时举行罢工的还有卢甘斯克、马利乌波尔、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和巴赫姆特许多工厂的无产阶级。

波兰也发生了一些大罢工。1892年，洛兹无产阶级的五月发动，规模特别大。波兰工人联合会的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了这些发动，并发表了告罢工工人书。洛兹总罢工坚持了好几天，最后被军队和警察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在社会运动高涨的情况下，普列汉诺夫的《全俄的经济破产》一文① 在俄国得到了积极的反响。保皇派和自由派的报刊拿气候条件不好为俄国的饥荒找借口，普列汉诺夫驳斥了这种借口并得出结论说：1891年的饥荒不是一种偶然现象。从1880年到1891年总共只有四个丰收年。地主土地占有制、沙皇政府实行的旨在保存村社的保守政策、因循守旧的农业技术，这一切导致了“全俄国的灾难”。

普列汉诺夫的意见是，为了同沙皇制度作斗争，必须把一切反政府的力量联合起来。还需要广泛开展争取召开国民代表会议的鼓动工作。普列汉诺夫认为，每个反政府的社会集团在这个斗争中都将根据自己的纲领进行活动。但是一切努力都应当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消灭“鞭子和棍棒党”，即沙皇制度。“**只有我国在政治上彻底解放，才能防止我国在经济上彻底破产！**”② ——这是文章在结尾时作出的结论。

---

① 《社会民主党人》1892年日内瓦版第4册“现代评论栏”第65—101页。同年该文又以单行本在日内瓦出版。

② 《普列汉诺夫全集》第3卷第354页。

普列汉诺夫的号召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反应。自由派认为这个号召是马克思主义者放弃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民意党人则认为，由饥荒所造成的局面有利于“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实现国家政变。而社会民主党人实践家的看法是，在工人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力量很弱、人数很少的情况下，号召进行广泛的全民鼓动还为时过早。

普列汉诺夫用三篇书信体的文章《论社会主义者在同俄国饥荒进行斗争中的任务（给青年同志们的信）》① 回答了这些议论。他考察了由饥荒引起的国内局势之后，阐明了社会民主党对待具有反专制制度情绪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社会力量的态度。普列汉诺夫指出了争取民主主义要求的斗争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之间的密切联系，指出了马克思主义者同其他反对沙皇制度的人在奋斗目标方面的原则区别。

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了进行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而主张“暂时放弃社会主义”，普列汉诺夫在同他们进行辩论时反复证明，这种策略会使无产阶级在解放运动中丧失前途。他着重指出：**“帮助无产阶级提高阶级觉悟，这意味着在锻造对现存制度来说最危险的武器。”**② 人们警告普列汉诺夫说，他所阐述的观点有可能把自由派吓跑，对于这种警告，他的回答是：“无论如何，我们认为用受惊吓的自由派的幽灵来恐吓社会主义者，这才是最有害的一种恐吓。”③ 民意党人指望“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成为能

---

① 这三篇书信体的文章1892年在日内瓦用单行本出版。

② 《普列汉诺夫全集》第3卷第403页。

③ 同上书，第417页。

够推翻沙皇制度的力量，普列汉诺夫指出，这种指望是毫无根据的。俄国的主要革命力量是马克思主义者所领导的无产阶级。

某些社会民主党人反对进行广泛的鼓动工作，他们认为这会使宣传活动遭受损失，普列汉诺夫在回答这种异议时，详细地阐明了鼓动与宣传的相互关系。他要社会民主党人实践家们相信，他们在进行宣传活动的同时必须准备在工人中间起政治鼓动家的作用。①

出版政治与文学文集《社会民主党人》(1888)和同一名称的政治与文学评论(共四册)(1890—1892)是"劳动解放社"活动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普列汉诺夫在《关于出版政治与文学评论〈社会民主党人〉》的编辑部文章中着重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是国际社会主义的拥护者。

编辑部用大量篇幅来阐明俄国国内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事件。普列汉诺夫在《国内评论》中分析了八十年代末俄国的经济状况，证明了他以前作出的关于俄国已坚定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个结论是正确的。民粹派关于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阶段的推断彻底破产了。大工业扩大和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农民村社在继续分化瓦解，家庭手工业纷纷破产并不断被工厂工业所吞食："俄国的独特性很快就成了一种爱国主义的传说。"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的任务就是在工人中间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普列汉诺夫写道："几年前，俄国社会民主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第3卷第395页。
② 同上书，第235页。

党人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是从理论上整理自己的观点，并在革命思想家中间传播自己的观点。现在这项预备工作可以认为是已经结束了。现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已经能够并且应该着手在工人中间进行实际活动了。”① 普列汉诺夫在他的《革命运动中的俄国工人》一文的结尾处断言：在最近几年内俄国无产阶级必将站到革命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

普列汉诺夫在九十年代初所写的一些著作对克服民意党人和自由主义民粹派在革命者中间的影响，对巩固马克思主义这一派别，都起了促进作用。同时在这些著作中也开始比较明显地表现出他在评价农民和自由派资产阶级在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作用时存在着片面性和矛盾性。在很多情况下，他强调了农民的保守性，并希望无产阶级在推翻专制制度的斗争中能得到自由派的支持。

文集中有几篇政治性论文和文学性论文出自查苏利奇的手笔(《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者》和《文学短评》等)。她的《国际工人协会简史》一书（这是论述第一国际史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著作之一)的一部分曾作为《社会民主党人》文集的附录发表。② 阿克雪里罗得阐述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问题，向俄国读者介绍西欧各国工人党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情况。为《社会民主党人》撰稿的有恩格斯以及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一些著名活动家，如拉法格、马克思-艾威林和盖得。这个文集引用过有关

---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第3卷第238页。

② 该书全文于1889年在日内瓦用单行本发表。

西欧工人运动和各国社会民主党活动的材料，发表过历次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决议。

九十年代初，“劳动解放社”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威望进一步提高。它虽没有直接参加第二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91)的工作，但是向大会寄去了由普列汉诺夫和查苏利奇签署的报告①。报告中谈到，民粹派的纲领和策略是站不住脚的，并证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广泛开展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创造了条件。报告着重指出，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利益同俄国工人运动是密切相关的。

普列汉诺夫代表彼得堡的马克思主义者小组和纽约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协会”出席了 1893 年的苏黎世代表大会。他以军事问题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作了一个题为“社会民主党在战争发生时的立场”的报告②。他揭露了沙皇制度和法俄联盟的对外侵略政策，同时声明，如果沙皇俄国发动侵略战争，那我们希望它在战争中遭到失败。这种揭露和声明对于世界工人运动具有重大意义。普列汉诺夫坚决谴责了无政府主义者而支持李卜克内西起草的决议，因为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在战争情况下只能局限于总罢工，而李卜克内西的决议则基本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待战争的立场。

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和他在第二国际几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使他进入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主要活动家的行列。

---

① 《普列汉诺夫遗著》第 8 集第 1 部分第 89—98 页。

② 同上书，第133—136 页。

米·伊·勃鲁斯涅夫

与“劳动解放社”进行活动的同时，俄国国内的社会民主党人也扩大和加强了自己的活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在革命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中间日益广泛地得到承认。

八十年代末，彼得堡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它的创建人之一是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勃鲁斯涅夫（勃鲁斯涅夫小组）。这个组织主要是由工学院、彼得堡大学、林学院和矿业学院的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大学生同以前与布拉戈耶夫小组、托契斯基小组有联系的工人小组合并而成的。1889 年，几个大学生小组联合成为“社会民主主义协会”。它的成员有瓦·谢·哥卢别夫、列·波·克拉辛和格·波·克拉辛两兄弟、弗·恩·伊万诺夫、阿·恩·巴尔金以及波兰的几个工科学生勃·弗·列列韦尔、弗·弗·齐温斯基、奇·伊·班科夫斯基和伊·克·布拉切夫斯基。后来加入他们这个组织的还有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瓦·瓦·斯塔尔科夫、亚·列·马尔琴科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些参加过“圣彼得堡工人协会”的工人成了勃鲁斯涅夫小组的积极活动家。

领导这个组织的是一个工人中心组和一个知识分子中心组，它们之间的联系是通过知识分子中心组选出代表加入工人中心组的形式实现的。工人中心组领导各基层工人小组，负责给它们调配宣传员。工人中心组的成员有叶·阿·克利马诺夫、费·阿·阿法纳西耶夫，以及新军舰修造厂的普·叶·叶甫格拉

福夫、橡胶厂的弗·伊·普罗申、涅瓦关卡的尼·杰·波格丹诺夫、普梯洛夫工厂的弗·弗·布亚诺夫和波罗的海工厂的瓦·瓦·佛敏。知识分子中心组负责培训宣传员，制定学习计划，总结整个组织的活动经验。用勃鲁斯涅夫的话说，这个组织为自己提出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目标就是把各工人小组的成员……培养成完全成熟的和具有高度觉悟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使他们在很多方面都能够代替知识分子宣传员”①。

勃鲁斯涅夫派为了实现所提出的任务，建立了两种类型的小组：在一种小组里是由知识分子来领导学习，在另一种小组里是由工人宣传员自己来领导学习。1890年时，勃鲁斯涅夫小组就有近20个第一种类型的小组（每个小组有五至七人）和几个第二种类型的小组。工人阿·阿·索洛维约夫的回忆对勃鲁斯涅夫小组所属各小组的工作作了生动的描述，他说：“1889—1890年间的整个冬春，港湾小组都是在‘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即勃鲁斯涅夫——编者）的主持下进行学习的。在偏僻而漆黑的港湾，在一间狭小的陋室里，人们在研究宇宙的规律和人类社会的规律。在远处，在海湾的对岸，涅瓦大街的灯光在闪烁，马车夫在喊叫，生意人聚在一起在谈天说地，纵饮作乐，而就在这个时候，港湾小组却过着另一种生活……在这个小组里人们在学习宇宙志和达尔文学说，阅读《共产党宣言》和普列汉诺夫的小册子以及‘劳动解放社’的其他出版物。”②

① 《无产阶级革命》杂志1923年第2期（总第14期）第21页。

② 尔·阿·卡扎凯维奇《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的彼得堡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托契斯基小组和勃鲁斯涅夫小组）》1960年列宁格勒版第143页。

小组活动几乎遍及彼得堡的所有地区——瓦西里岛、纳尔瓦关卡和涅瓦关卡外边、维堡区、彼得堡市中心。1891 年，新纺织厂和橡胶工厂的先进女工创建了第一个女工小组。

1891 年，勃鲁斯涅夫派的工人举行了一次公开的发动。由于尼·瓦·舍尔古诺夫患病，他们给他写了一封慰问信，信中高度评价了这位卓越的俄国民主主义者的社会活动，并谈到了俄国无产阶级大众的困难处境。舍尔古诺夫逝世后，有近百名工人（勃鲁斯涅夫小组的成员）抬着花圈给他送殡。这是工人社会民主党人第一次参加政治性的游行示威。这是俄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新现象。勃鲁斯涅夫回忆道："工人参加悼念舍尔古诺夫的游行示威，这在我们组织的生活中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在这以前我们一直小心翼翼地隐藏在地下，现在我们大声地宣告了自己的存在。"①

同年，勃鲁斯涅夫各基层小组的工人举行了五一秘密集会。它的组织者和主要演说者是费·阿·阿法纳西耶夫、尼·杰·波格丹诺夫和弗·伊·普罗申。他们号召人们为推翻专制制度而斗争。一个演说者说："……我们应当坚信我们会胜利，我们必须用强大的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而这种武器就是人类发展的历史规律的知识；只要我们用这种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我们就将所向无敌。"② 工人们的演说在彼得堡很快就用胶版印了出来，随后又由"劳动解放社"出版，在革命者中间享有很高的声

① 《无产阶级革命》杂志 1923 年第 2 期（总第 14 期）第 27 页。

②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萌芽时期》（弗·弗·斯维亚特洛夫斯基的回忆）——《往事》杂志 1922 年第 19 期第 155 页。

彼得堡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的工人成员：
费·阿·阿法纳西耶夫、尼·杰·波格丹诺夫、
叶·阿·克利马诺夫(阿法纳西耶夫)

誉。

工人社会民主党人最初的政治活动成了俄国工人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关于这一点列宁写道："1891 年，彼得堡工人参加了舍尔古诺夫殡葬时举行的示威，在彼得堡的五一节秘密集会上有人发表了政治演说。我们看到了先进工人在没有群众运动的情况下所进行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示威。"①

勃鲁斯涅夫小组按其成份来说主要是工人的组织。所以它被叫作"工人联合会"并不是偶然的。它的全部实际工作都是在知识分子宣传员的帮助下由工人们完成的。勃鲁斯涅夫派虽没有自己的纲领，但他们却熟悉"劳动解放社"的纲领，并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以这个纲领为依据。

勃鲁斯涅夫小组同莫斯科、图拉、下新城、基辅、哈尔科夫、

---

① 《列宁全集》第 8 卷第 116 页。

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和华沙等地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以及“劳动解放社”都建立了联系，他们主张将来要建立一个全俄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

1892 年的春季和夏季，勃鲁斯涅夫小组的很多成员被捕。38 人受到审讯。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被沙皇政府的法庭判处监禁，另一些人则被长期流放到西伯利亚或其他遥远地区。

勃鲁斯涅夫小组虽然只是在先进工人的狭小圈子里宣传马克思主义，但它毕竟是当时人数最多、活动最积极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这个组织培养了一些工人社会民主党人，组织了无产者的一些政治活动，从而在接近工人运动方面作了一些最初的尝试。

当时除了勃鲁斯涅夫的组织而外，在彼得堡还有其他一些社会民主派的小组。1891—1892 年，彼·阿·克拉西柯夫小组在彼得堡大学的学生中间从事活动。从 1892 年起，由工学院学生组成的小组继承了勃鲁斯涅夫派的事业。

1889—1890 年，在莫斯科的青年大学生中间出现了一些社会民主派的小组。它们的组织者是阿·伊·梁赞诺夫、亚·尼·维诺库罗夫、格·恩·曼德尔施塔姆、格·姆·克鲁科夫斯基、弗·阿·万诺夫斯基、恩·恩·沙捷尔尼科夫。后来加入这些小组的有谢·伊·米茨凯维奇、马·尼·曼德尔施塔姆(利亚多夫)，以及从彼得堡来的费·阿·阿法纳西耶夫和米·伊·勃鲁斯涅夫。这些小组的成员认为自己的当前任务就是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并在工人中间宣传这种理论。1892 年，莫斯科的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同铁路修配厂及其他一些企业的工人发生

了联系。

布拉戈耶夫、托契斯基、费多谢耶夫和勃鲁斯涅夫所建立的组织遭到破坏，并没有能够阻止马克思主义思想在革命青年中的传播。这些组织的成员被驱逐到俄国各个城市，他们虽然受到警察的监视，但还是使当地的革命知识分子有机会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了解了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活动。尼·亚·谢马什柯回忆说："这种大批的流放和驱逐对革命运动起了非常有利的作用：它们在各个地方播下了……革命思想的种子。"①

被流放到下新城的费多谢耶夫喀山小组成员米·格·格里哥里耶夫和巴·尼·斯克沃尔佐夫，勃鲁斯涅夫小组的成员列·波·克拉辛和格·波·克拉辛同民粹派的一个力量很强的小组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他们通常争论的题目是：饥荒对国内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历史进程的规律性

第一批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人：
米·格·茨哈卡雅、菲·叶·马哈拉泽、弗·叶·阿法纳西耶夫

① 《无产阶级革命》杂志1921年第1期第169页。

等。① 这种争论把下新城的很大一部分进步青年吸引到了社会民主党人方面。1891—1892 年，在社会民主党人的积极参加下，下新城成立了一些工人小组。

下新城的马克思主义者团体曾经试图同恩格斯建立直接的联系。1893 年 3 月，它为马克思逝世十周年举行了纪念活动。许多知识分子小组和工人小组的成员都参加了为纪念这位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而举行的秘密集会。② 同年秋，下新城人把几篇论述俄国经济发展的文章寄给了恩格斯。团体中的一个成员在随同文章寄去的信中告诉恩格斯说，“俄国正在进行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的争论”，他还请恩格斯对寄去的文章中所反映出来的这些争论发表自己的意见。③

1892 年，费多谢耶夫出狱后在弗拉基米尔创建了一个由青年学生组成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小组的成员同时还在奥列霍沃-祖耶沃的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费多谢耶夫编写了专供工人阅读的书信体通俗讲话材料：《工人的行动纲领》、《俄国工人阶级是从哪里产生和怎样产生的？》。《行动纲领》揭示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阐述了《宣言》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原理，通篇讲话贯穿着必须培养工人的阶级自觉的思想。《纲领》宣布了国际工人协会的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

① **谢·伊·米茨凯维奇**《革命的莫斯科》（1888—1905）1940 年莫斯科版 第 102—103 页。

② **米·格·格里哥里耶夫**《1889—1894 年下新城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杂志 1924 年第 4 期（总第 27 期）第 96 页。

③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 1 号，目 录 第 5 号，保管单位第 5617 号。

去争取”①，同时又指出：“工人阶级经济上的解放只能通过暴力，通过夺取政权(国家权力)、夺取业主-资本家手中的所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资本)来完成。”②为了顺利地实现这一任务，工人应当联合成巩固的工人协会，联合成自己的阶级组织，应当加强同其他各国无产者的国际团结。《工人的行动纲领》在小组会议上宣读，在工人秘密集会上宣读，起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费多谢耶夫的影响波及到整个中部工业区的社会民主党人。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勃鲁斯涅夫小组成员弗·阿·康德拉提耶夫、先进工人恩·恩·库德里亚舍夫、基·尼·奥特罗科夫、米·亚·巴加耶夫开展了积极的活动。在国内的其他一些城市，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也活跃起来了。

九十年代初，以雅·马·利亚霍夫斯基和波·李·艾杰尔曼为首的基辅大学的学生建立了一个“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小组”。不久尤·德·美尔尼科夫也加入了这个小组，他在基辅的革命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中为加强社会民主主义派别做了很多工作。③1894年，“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同波兰的社会民主党人和铁路工人的一些小组合并。从这时起，基辅的社会民主党人开始从在大学生中进行宣传活动转向在一些企业里建立的工人小组中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

资本主义的发展、地方无产阶级的形成以及无产阶级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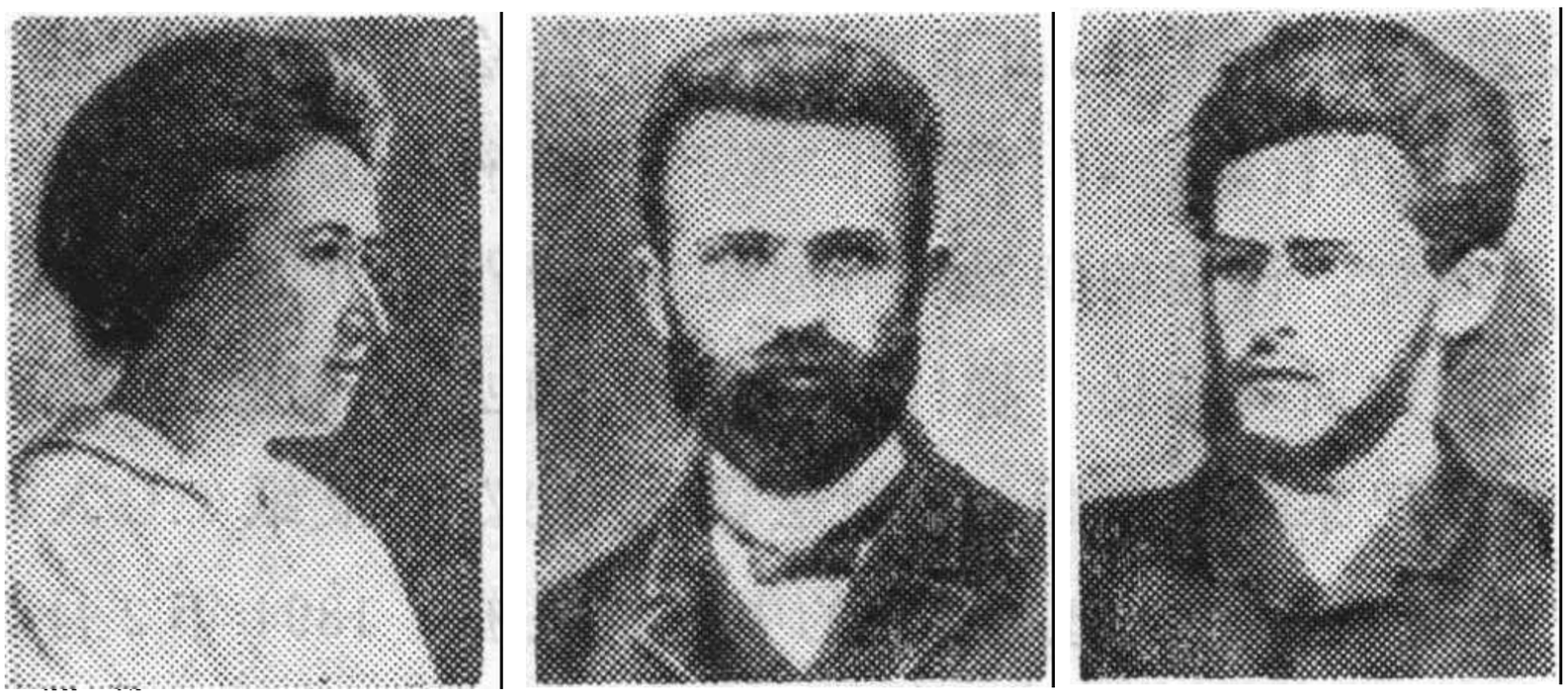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6页。

② 《费多谢耶夫文章和书信集》第269—270页。

③ 波·李·艾杰尔曼《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产生的历史》——《无产阶级革命》杂志1921年第1期第21—24页及其他各页。

的加强，也为在南高加索传播马克思主义创造了客观条件。1892年底，在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进步知识分子的努力下，格鲁吉亚成立了一个文学与政治团体，它后来(1894年)被称作“麦撒墨达西社”。发起创建这一团体的是去世很早(1894年)的格鲁吉亚进步作家埃尔纳捷·尼诺什维利。该团体的成员们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普列汉诺夫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等著作，在青年学生中进行宣传活动，在《犁沟报》和《通报》杂志上发表文章。它的部分成员(米哈伊尔·茨哈卡雅、菲力浦·马哈拉泽）持有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1893—1894年。在梯弗利斯的工人中出现了第一批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在创建这些小组的过程中，格鲁吉亚工人扎哈里·乔德里什维利、米哈·博乔里泽、瓦索·察巴泽、俄国工人革命家弗·叶·阿法纳西耶夫、弗·伊·迈奥罗夫和波兰人斯坦尼斯拉夫·列尼格尔起了很大的作用。



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著名活动家：
罗·卢森堡、尤·马尔赫列夫斯基、利·约吉希斯(扬·梯什卡)

在敖德萨、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哈尔科夫、顿河岸罗斯托夫、尼古拉也夫和俄国南部的其他一些城市都纷纷建立了马克思主

义小组。这些小组的组织者通常都是出身于知识分子的革命家，他们往往是从俄国中部一些城市流放到这里的社会民主党人，其中有：巴·瓦·托契斯基、亚·尼·维诺库罗夫、格·恩·曼德尔施塔姆、弗·亚·阿拉贝舍夫、恩·阿·莫托维洛夫等等。一些先进工人也愈来愈积极地参加创建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和团体的活动，这些工人是：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的姆·德·叶菲莫夫、伊·普·马扎诺夫、伊·克·古季莫夫、阿·伊·斯米尔诺夫，顿河岸罗斯托夫的伊·伊·科津，敖德萨的列·巴·雅柯夫列夫。

继承了“无产阶级”党的传统的波兰社会民主党，当时在一些工业企业中具有很大的影响。波兰工人阶级最先在俄国举行了纪念五一节这个劳动者的国际团结节日的活动：1890 年华沙工人举行了五一示威游行。在游行的前夕，社会民主党人印发传单，阐明五一示威游行的意义，提出了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① 到 1893 年 3 月，由于波兰工人联合会的各小组和“第二个无产阶级”实行联合，便产生了“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该党的领导者和思想家是罗莎·卢森堡、尤利安·马尔赫列夫斯基和扬·梯什卡。同年，他们与阿道夫·瓦尔斯基一起在巴黎开始出版一种社会民主主义的报纸《工人事业报》，该报自第 2 号起成了党的中央机关报。1894 年 2 月 26—27 日（3 月10—11 日）在华沙举行了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该党同民族主义倾向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它宣布

---

① 《关于波兰工人运动的历史》（文集）1962 年莫斯科版第32 页。

波兰无产阶级和俄国无产阶级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共同斗争中必须实行阶级团结。

在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从八十年代末起，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开始在理论上同民粹派划清界限。在明斯克、维尔诺和里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日益深入到青年学生中和各工人小组中。在明斯克，市内几个企业建立了一些工人小组，1893 年成立的工人组织委员会对这些小组实行统一领导。小组中研究《资本论》、《共产党宣言》以及俄国和西欧的工人运动史。1891 年，里加综合技术学院和德尔普特大学的学生成立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团体。不久在里加和利巴瓦就出现了第一批社会民主派的工人小组。1893年成立的由彼得·斯图契卡、弗里茨·罗津和扬·普利叶克善-赖尼斯领导的社会政治派别“新潮社”，在对拉脱维亚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扬·普利叶克善-赖尼斯在以客人的身份出席第二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的时候，认识了倍倍尔，从他那里得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维尔诺的马克思主义小组数目也增加了。当时建立了一个维尔诺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它在 1891 年时就联合了将近 150 名组织在许多小组中的工人。在立陶宛-波兰工人小组的基础上，1893 年在维尔诺建立了一个秘密的立陶宛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在这里积极进行工作的，除了扬·梯什卡以外(到 1892 年)，还有叶·伊·斯庞蒂、伊·奥·克洛波夫和安德留斯·多马沙维丘斯。

九十年代初成立的一些社会民主主义团体活动的时间很

彼·斯图契卡

短，一般都不超过两年，因为警察很快就侦察出了这些团体的踪迹，接着就把它们破坏了。但是就是在这样短的时期内，这些团体已经在革命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中深深地扎下了根。这些团体的理论水平提高了，社会民主党人同先进工人的联系加强了。他们先是在青年学生的小组中进行宣传，后来便开始在工人阶级中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社会民主党人开始对无产阶级状况的特点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的确，就是在这个时期，工人小组和知识分子小组通常也仍然是单独存在的，甚至在它们之间建立了密切联系的时候也是如此（例如勃鲁斯涅夫组织中的情况就是这样）。工人小组的主要注意力是用于进行思想政治方面的学习，帮助工人提高文化水平，培养有学识有觉悟的群众领导者和组织者，如当时所说的培养出一些“俄国的倍倍尔”。当时在扩大宣传工作方面，经常遇到一些重大的困难：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奇缺，宣传人员不够。但是当时已经不象八十年代初那样主要是知识分子宣传家去寻求同工人建立联系，而是工人小组在为自己挑选宣传家，并且在挑选时对宣传家的世界观的要求相当严格。

可见，到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已经大大加强了。社会民主党人这时不仅在一些大工业中心，而且也在许多外省城市里开展工作。出现了由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组织的最初的政治活动（五一秘密集会，由先进工人参加

的政治性示威游行)；社会民主党人对无产阶级的一些零散的罢工也积极予以支持。

当时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只是少数先进工人。他们对无产阶级广大群众的影响还不大。然而他们积极参加革命斗争这一事实证明，俄国社会民主党已经开始由胚胎发育阶段过渡到把科学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阶段。

列宁参加革命运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于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登上社会政治活动舞台，他是俄国新的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他的世界观是在解放运动中已经出现社会民主派的时期形成的。

革命斗争的整个环境与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第一代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长期而痛苦地寻求自己道路时的条件不同了。这时国内的资本主义关系已经更加成熟，阶级矛盾已经开始激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在西欧工人运动中已占统治地位，并开始在俄国传播开来。“劳动解放社”所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俄国现实的最初尝试，为革命青年寻找正确道路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一切对于列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家庭对列宁在精神上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列宁于1870年4月10日(22日)生于辛比尔斯克(现在的乌里扬诺夫斯克)。他的父亲伊里亚·尼古拉也维奇·乌里扬诺夫曾任省国民教育视察员(自1874年起任省国民教育总监)，是一位把为人民服务视为自己毕生职责的坚定的民主主义者。许多年以后，列宁曾

向克鲁普斯卡娅谈到当年他是怎样贪婪地听父亲讲述在农村巡视的情形，讲述农民的困难处境和愚昧状态。①

进步的有着很高文化教养的乌里扬诺夫一家非常喜欢尼·阿·涅克拉索夫、伊·谢·屠格涅夫和“火星派”诗人（瓦·斯·库罗奇金等）的作品，他们按时订阅进步杂志《祖国纪事》、《俄国思想》和《欧洲通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早在少年时代就读完了俄罗斯文学和外国文学中的所有优秀作品。他对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尼·亚·杜勃罗留波夫的作品评价特别高。十九世纪中叶的俄国进步作家和民主派批评家的思想培养了年轻的列宁，使他十分热爱和尊敬劳动人民，憎恨压迫者。

列宁的生活环境促使他很早就产生了公民意识和政治兴趣。正如克鲁普斯卡娅在转述列宁的话时所说的，他在八十年代初就已开始“注意倾听一切”有关民意党人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政治性谈话”。② 由于受无神论作品的影响，特别是受皮萨列夫作品的影响，列宁差不多也是在这么早的时候就同宗教实行了决裂。③ 青年时期的列宁十分注意观察他周围的现实。他看到劳动人民到处都处于贫困和无权状态，到处都存在着民族压迫。这种情况加上进步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和历史著作的影响，特别是有关法国革命的著作的影响以及转向无神论的立场，使

① 参看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论列宁》1960年人民出版社版第86页。

② 同上书，第26页。

③ 在1922年的一份《俄共（布）党员全国登记调查表》中，列宁对“如不信教，从几岁开始”这一问题的回答是“从16岁”（见《列宁文稿》第4卷第325页）。

列宁学会了以现实主义态度去看待各种社会现象，同时也促使他成为一个专制制度的反对者。

1887 年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和他的同志们被处以死刑，这使列宁受到很大震动。正象当年十二月党人英雄们的壮举曾鼓舞年青的赫尔岑投入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一样，现在这一惨痛的损失最终决定了列宁走上革命的道路。哥哥的死使列宁感到十分沉痛，他在考虑，“这种单枪匹马的斗争虽然是奋不顾身的英勇的斗争，但是收效不大”①。这种怀疑表明在俄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中正在对解放运动中的一些根本问题重新进行估计。

早在中学学习的最后几年里，列宁就醉心于社会政治科学。中学毕业后，列宁于 1887 年夏进入喀山大学法律系学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大学生活的最初几天起就积极地参加了秘密的辛比尔斯克大学生同乡会的活动。秋天，他又参加了一个秘密的革命的大学生小组。在这个小组里大学生们研究马克思、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夏波夫、皮萨列夫和布克尔的著作。②

就在这个时期，列宁开始了反对地主-专制制度的活动。1887 年 12 月 4 日，将近 200 名大学生在喀山大学的大礼堂举行集会。会上通过了给校长的请愿书。请愿书中说：“我们所以要在这里举行集会，是因为我们认识到整个俄国特别是大学生

---

① 参看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论列宁》第 326 页。

② 《历史学杂志》1940 年第 4—5 期第 30 页。

的生活条件已经使人无法忍受……”① 列宁积极地参加了这次集会及其筹备工作。人们看到他“站在前列，异常激昂，几乎是紧握着双拳”② 。只是在校方威胁说要调来警察和军队的情况下，学生们才离开了大礼堂。当时有许多学生，其中包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退回了学生证以示抗议。第二天，列宁向喀山大学校长递交了一份请求把他“除名”的呈文。③ 不久列宁被捕并被流放到科库什基诺村（喀山省莱舍夫县）。

列宁在流放地加紧进行自修。他后来回忆道：“我觉得，在我后来的生活中，甚至在彼得堡的监狱和西伯利亚，我再也没有象从喀山流放到农村那一年读了那么多的书。当时我从早到晚如饥似渴地读书。”④ 列宁当时除了自修大学课程和阅读文艺作品外，还阅读民粹派杂志（例如旧杂志《同时代人》和《祖国纪事》，新杂志《俄国财富》）上发表的作品。他最感兴趣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他仔细地研究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发表在《同时代人》杂志上的文章，反复阅读了《怎么办？》这部小说。这位伟大的民主主义作家的渊博的学识、鲜明的革命观点和雄辩的才能使他十分钦佩。列宁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中了解了哲学唯物主义，知道了黑格尔在哲学思想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获得了辩证方法的概念。不过，对列宁的观点的形成起决定作用的是，他很早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并且毫无保留地站

---

① 《红色文献》1934 年第 1 卷（总第 62 卷）第 60 页。

② 参看《亲属忆列宁》1956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9 页。

③ 参看《列宁文稿》第 1 卷第 13 页。

④ 《文学问题》杂志 1957 年第 8 期第 133 页。

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

1888 年 9 月，列宁回到喀山并参加了聚集在费多谢耶夫周围的若干小组中的一个小组。小组中的许多科学社会主义著作帮助他弄清了俄国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复杂现象。他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逐步变成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使列宁充满乐观主义，相信无产阶级必将获得胜利。列宁不是象一个只是爱读书的人那样去对待马克思主义学说，而是从中寻求对如下一些现实的迫切问题的答案：劳动人民通过什么途径才能获得解放？俄国革命者应当怎么办？

列宁努力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得到他所能得到的一切，他又是翻译，又是摘录，又是作提要。他特别专心地研究了《资本论》。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札罗娃回忆道，有一年(1888 年)秋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兴奋地向她讲述“马克思的理论原理和这一理论所开辟的新的境界……他在谈话中总是流露出一种坚强的信念，使得同他谈话的人也深受感染。他那时就已经善于用自己的话来说服人和吸引人了。他在研究什么问题，发现新的道路时，总是让别人也知道，总是要招募支持他的人”①。

1889年 5 月，乌里扬诺夫一家离开了喀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后来回忆道：“1889年春我移居萨马拉省，同年夏末我在那里听说费多谢耶夫和喀山各小组(包括我参加的那个小组)的其他组员被捕。我想，如果那年夏天我留在喀山，也很可能被捕。”②

① 参看《亲属忆列宁》第 22—23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33 卷第 409 页。

1889—1893 年乌里扬诺夫一家住在萨马拉，那里当时有很多民粹派分子，他们是一些政治流放犯和被管制的人。列宁不顾警察的监视，与萨马拉的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通过安·伊·乌里扬诺娃的丈夫马·季·叶利札罗夫的关系，列宁认识了当地各秘密小组的领导者、一位年青而有经验的革命家阿·巴·斯克利亚连柯。在这些小组里，人们进行自修，同时还研究(从民粹主义的立场出发)俄国经济(特别是农民村社)与社会运动(其中包括宗派活动)。斯克利亚连柯中心小组有一个很大的图书室。①

列宁开始向小组的成员们介绍马克思的学说，并向他们证明，单枪匹马的恐怖分子的行动是注定要失败的，民粹派关于村社的“独特性”和俄国通向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的论据是站不住脚的。姆·伊·谢苗诺夫回忆道：“在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进行讨论的过程中，我们第一次十分明确地弄清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些概念，弄清了这两个社会范畴在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中的作用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方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证明，工人阶级必须组织起来进行自觉的阶级斗争，斗争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改善经济条件，而且是为了使无产阶级夺得政权。”②

---

① 关于该图书室的图书目录，请参看**姆·伊·谢苗诺夫(姆·勃朗)**《八十至九十年代的革命的萨马拉》(回忆录)1940 年古比雪夫版第 39—40 页。

② **姆·伊·谢苗诺夫(姆·勃朗)**《八十至九十年代的革命的萨马拉》(回忆录)第 58 页。

列宁在小组中就马克思主义两位创始人的一些著作(《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等)作了一些专题报告。这具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最重要著作还没有翻译成俄文，大多数青年都看不懂。列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不仅在萨马拉的各小组中流传，而且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其他城市中也已为人所知。小组的成员以极大的兴趣研究了“劳动解放社”的出版物，特别是普列汉诺夫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和《我们的意见分歧》。

列宁认识了一些被流放的老民粹派分子。在激烈的争论中，列宁向他们证明了民粹主义思想的错误，同时对他们从事秘密活动的方式、受监禁的条件、与外界联系的方法以及革命者在受政治审判时的表现等很感兴趣。列宁以战斗的姿态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这并不意味着是要否定过去解放运动的经验。

列宁虽然把全部精力用于革命活动，但他并没有放弃接受高等教育的希望。1890 年，他获准以校外考生的资格参加考试。为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三次前往彼得堡（1890 年 8 月、1891 年春季和秋季），同时他也利用自己到彼得堡去的机会来进行有利于革命的活动。1891年他从认识恩格斯和李卜克内西的工学院教员尔·尤·亚韦因那里搞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其中有德文版的《反杜林论》，还有几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杂志。①

---

① **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札罗娃** «弗·伊·乌里扬诺夫(尼·列宁)生平事业概略» 1934 年列宁格勒版第 28 页；**波·沃林**«列宁在伏尔加河流域» 1956 年莫斯科版第 104 页。

列宁在获得大学毕业文凭(1892 年)后担任了律师助手，开始在萨马拉地方法院办理案件。然而吸引他的不是法律学，而是紧张的革命活动。

研究俄国现实是进行革命活动的最好准备。列宁所从事的律师业务活动、他同农民的亲身接触以及他听到熟悉农民生活的斯克利亚连柯和叶利札罗夫的一些讲述，这一切再次使列宁确信，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同农民、而只能是同工人阶级及其革命斗争联系在一起。

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突出地表现在他对自由派在饥荒问题上的立场采取了毫不妥协的态度。自由派企图把革命青年从反对沙皇制度的道路拉到与政府实行妥协和合作的道路上去，1891 年列宁对他们的这种企图给予了猛烈的抨击。列宁指 出，专制制度是使农民群众陷于破产、贫困和苦难境地的罪魁祸首。

列宁不得不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上同资产阶级的和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思想体系的代表人物展开论战。但是整个思想斗争最终都归结到当时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问题上，这就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俄国的条件。在列宁看来，这个任务就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来详细研究俄国的经济情况。所以在列宁的科学研究中，在他与过去还不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斯克利亚连柯小组成员的谈话和争论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问题，这种情况并不是偶然的。

列宁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分析各种社会现象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对于那种违背马克思学说实质的学理主义，列宁是不

能接受的。在萨马拉时期列宁就已经在实际上表明了怎样才算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在分析那些能够说明俄国经济生活的经济事实时所使用的方法，使得他得出了完全不同于民粹派著作和言论中所作出的结论。

九十年代初，出现了不少根据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这种统计积累了大量的实际材料）资料写出的学术著作。但是大多数的编著者，甚至是最诚实的编著者都受了民粹主义教条的影响，这就不能不在他们著作的结论中表现出来。对事实进行有倾向性的整理和分类，搞一些“平均数字”以及任意采用其他一些能够掩盖俄国经济真相的手段，这就是自由主义民粹派著作所固有的特点。

列宁认识到非常有必要对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资料进行细致的科学整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写的许多论文和他给萨马拉各小组成员所作的许多专题报告，就是他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对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资料进行深入研究的结果。列宁对瓦·沃·（沃龙佐夫）、尼古拉—逊（丹尼尔逊）、克里文柯和米哈伊洛夫斯基这几位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主要思想家的著作进行了分析批判。列宁所作的专题报告如《瓦·沃·及其他一些人的著作中对民粹主义所作的论证》、《社会民主党人同民粹派之间的争论》和《论村社及其命运和发展道路》等等，也是用来批判自由主义民粹派的观点的。

《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1893 年）一文是留传到我们手中的第一篇列宁著作，这篇文章是列宁在他所作的论弗·叶·波斯特尼柯夫《南俄农民经济》一书的专题报告的基础上写

成的。

波斯特尼柯夫证明，农民“村社”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已不存在，它已分化成了经济收入不同的三大类。列宁同意这种结论，把这本书评为“我国经济文献中的杰作之一”①，并对这三类农民的经济逐一作了精确的阶级说明。在最贫穷的一类农民中“雇佣工人”多于“种地的户主”；“特别是上等户日益排挤下等户和中等户的倾向”② 使得靠自己的耕地为生的中等户农民的状况极不稳定；最富裕的农民的经济“多半是靠剥削雇佣劳动”③ 发展起来的。波斯特尼柯夫没有作这样的说明；他是用一些技术上的、自然的和其他一些非社会的因素来说明农村中的分化的，而列宁则根据该书中引用的资料确定，这种分化是由农民生产的商品性质，由各类农民在经济利益上的冲突决定的。

列宁在谈到他这篇评波斯特尼柯夫的书的文章的结论时写道：“我国小生产者（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分化，在我看来是一个基本的和主要的事实，这一事实说明了我国的城市大资本主义，粉碎了农民经济结构特殊的神话（这同样是资产阶级的结构，所不同的只是它受到封建桎梏的束缚还要厉害得多），也使人们看到，所谓的‘工人’并不是一小部分处于特殊地位的人，而只是现在已经主要不是靠自己经营，而是靠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的广大农民群众中的上层。”④

---

① 《列宁全集》第1卷第5页脚注。

② 同上书，第46页。

③ 同上书，第52页。

④ 《列宁文稿》第5卷第1—2页。

萨马拉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核心：
弗·伊·列宁、伊·克·拉拉扬茨、阿·巴·斯克利亚连柯

这样，同民粹派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命运的抽象论断相反，列宁表明，只有用资本主义的发展才能解释俄国经济中所发生的一切现象。

列宁的文章和专题报告，不仅在萨马拉，而且在其他一些城市都在进行讨论，但却未能公开发表。就连特别考虑到了书报检查条件的《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一文也遭到《俄国思想》杂志编辑部的拒绝。

列宁和他的志同道合者的活动，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在萨马拉地下组织中的影响。1892 年，斯克利亚连柯中心小组分裂为民粹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两派，列宁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创立了萨马拉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组成小组核心的是弗·伊·列宁、阿·巴·斯克利亚连柯和1893 年春来到萨马拉的伊·克·拉拉扬茨。加入该小组的有瓦·安·约诺夫、玛·伊·列别捷娃、伊·阿·库兹涅佐夫、姆·伊·谢苗诺夫、阿·亚·别利亚科夫、阿·姆·卢卡舍维奇和斯·姆·莫尔善斯卡娅。当

时其他一些革命小组也发生了分裂。

小组的思想领导者和中心人物是列宁。同志们都十分尊敬他。拉拉扬茨后来回忆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时说："这个二十三岁的青年人惊人地兼有以下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他朴实、敏感、朝气蓬勃和充满热情，另一方面他又稳重、博学，作出的判断和所下的定义逻辑上非常严密彻底，表达得清晰而又明确。"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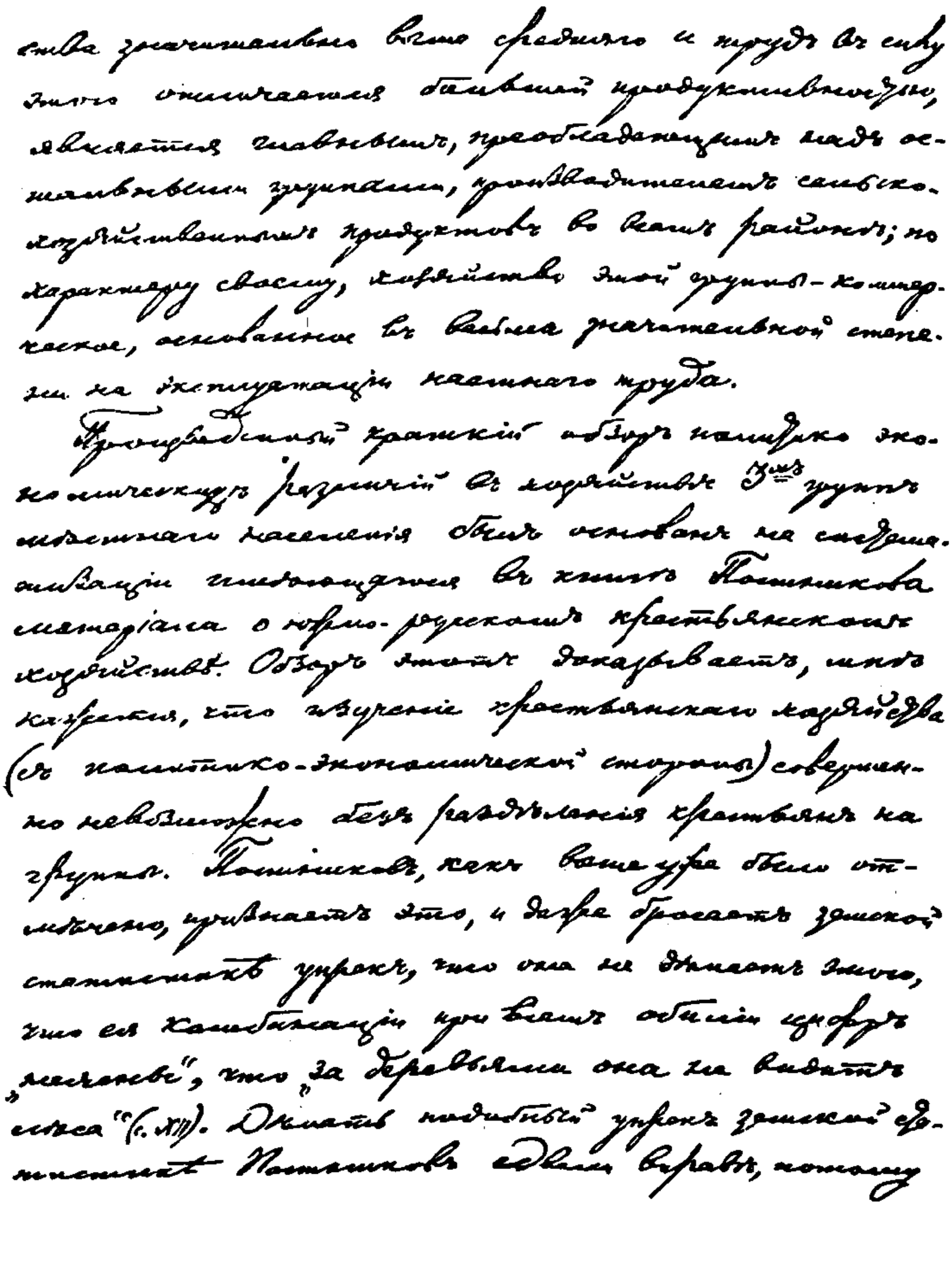
在小组里人们阅读并抄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资本论》、《反杜林论》、《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普列汉诺夫的著作《我们的意见分歧》、《革命运动中的俄国工人》、《论社会主义者在同饥荒作斗争中的任务》以及许多其他著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继续学习马克思的理论。他那非凡的工作能力使周围所有的人都感到吃惊。列宁总是一连好几个小时坐在那里看书，常常是看到深夜。除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对文艺作品也很注意，他还阅读从彼得堡和莫斯科得到的一些杂志，收集有关俄国工农业发展的材料，特别是有关俄国农村状况的材料。

萨马拉的马克思主义者努力同其他城市的社会民主党人建立联系。列宁和费多谢耶夫经常通信，并把自己的一些文章寄给他。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回忆，通信"谈到当时产生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或社会民主主义世界观的问题"。② 据拉

---

① 《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1956年莫斯科版第1册第102 页。

②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10页。



列宁 1893 年写的《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一文手稿的一页。

拉扬茨证明说，列宁在看了费多谢耶夫论 1861 年农民改革的长篇手稿之后，“对手稿极为称赞，认为这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明废除农奴制的根本原因的第一次认真的尝试”①。

列宁在那时就已经对欧洲工人运动，特别是德国工人运动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威·阿·布赫霍尔茨于 1891 年离开萨马拉动身去柏林时，列宁“请他一定要给自己写信，尽量详细地介绍柏林工人运动的情况以及当时刚刚由地下状态转入比较自由的公开活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情况”②。

列宁认为萨马拉时期是他从事社会民主主义活动的开始。他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登记表上关于“1917 年以前是否参加过革命运动”这一问题下面写的是：“1892—1893。萨马拉。社会民主主义者秘密小组。”③

在萨马拉这样一个外省商业城市的生活，已经不能满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心要到发达的工业无产阶级中去从事积极的革命工作的意愿。1893 年 8 月，他动身去俄国工人运动的最大中心彼得堡。

★

在 1883—1893 年间，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这是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纲领产生和巩固的时期。列宁写道：“当时社会民主党是在没有工人运动的条件下存在的，

---

① 《列宁在萨马拉(1889—1893年)》(回忆集)1933 年莫斯科版第 52 页。

② 《马克思主义编年史》1926 年第 1 册第 82 页。

③ 《列宁文稿》第 4 卷第 85 页。

它作为一个政党当时还处在胚胎发育的过程中。”①

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向农业的渗透，以及工人运动的日益高涨，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产生创造了客观前提。八十年代政治上的反动加速了革命民粹派的思想危机和蜕变，民粹派的空想学说同现实生活彻底发生了矛盾。先进的革命青年纷纷摒弃以前的错误认识，转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使好多世纪以来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斗争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这一理论使工人阶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有可能自决。马克思主义成了无产阶级战斗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在西欧工人运动中的确立，使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政党纷纷建立起来。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出现，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开始发生了一个转变，即从解释历史过程的唯心主义和空想的“农民社会主义”转向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这时连民粹主义本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意党人的失败并不是解放运动中的一个普通事件。它标志着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思想上开始破产。民粹主义绝对统治俄国解放运动的时期结束了。俄国的革命思想界经过长期而痛苦的探索之后，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普列汉诺夫及其“劳动解放社”——对民粹派在俄国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和革命斗争道路问题上的空想主义观点实行宣战。他们有力地抨击了民粹派的

①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386页。

理论和实践，揭露了民意党人那种密谋家的半无政府主义策略，制定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第一个纲领。普列汉诺夫驳斥了“农民社会主义”理论，证明了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事实，指出无产阶级是使劳动者获得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主导革命力量，从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性质，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同样适用于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条件。

“劳动解放社”创立了作为一种思想流派而出现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为迎接工人运动迈出了第一步。“俄国社会民主党建立(1883 年)以后，每次广泛的俄国工人运动都是直接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有关的，并且力求同他们结合起来。”①

普列汉诺夫的“劳动解放社”并不是孤单的。除它以外，在俄国许多城市还有不少马克思主义小组和团体产生并进行活动，这些城市是：彼得堡、莫斯科、喀山、下新城、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基辅、敖德萨、华沙和维尔诺。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刚刚产生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只是少数革命家的财富。到第一个时期结束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圈子就扩大了，国内许多城市中革命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的优秀代表人物纷纷站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

俄国社会民主党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以单独的彼此没有联系的小组形式存在着。列宁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发展中的这个阶段是不可避免的，他写道：“在一般专制国家里，特别是在俄国整个革命运动的历史所造成的那种条件下，社会主义工人党只

---

① 《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226 页。

能由小组发展起来。”① 在建党的准备过程中经历小组时期是合乎规律的。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就是在革命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的狭小范围内宣传马克思主义。最早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通常都没有超出团体和小组的范围，活动的目的是加强这些团体和小组成员的思想上的统一，形成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界观，培养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骨干。

第一个时期即“胚胎发育”时期是社会民主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派别在俄国确立了。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还是各自独立地存在着。它们的结合是从九十年代中叶开始的；这一结合开辟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的新时期，它是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760页。

第 三 章

为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而斗争

一 新的历史阶段中的工人运动

工业的高涨和无产阶级的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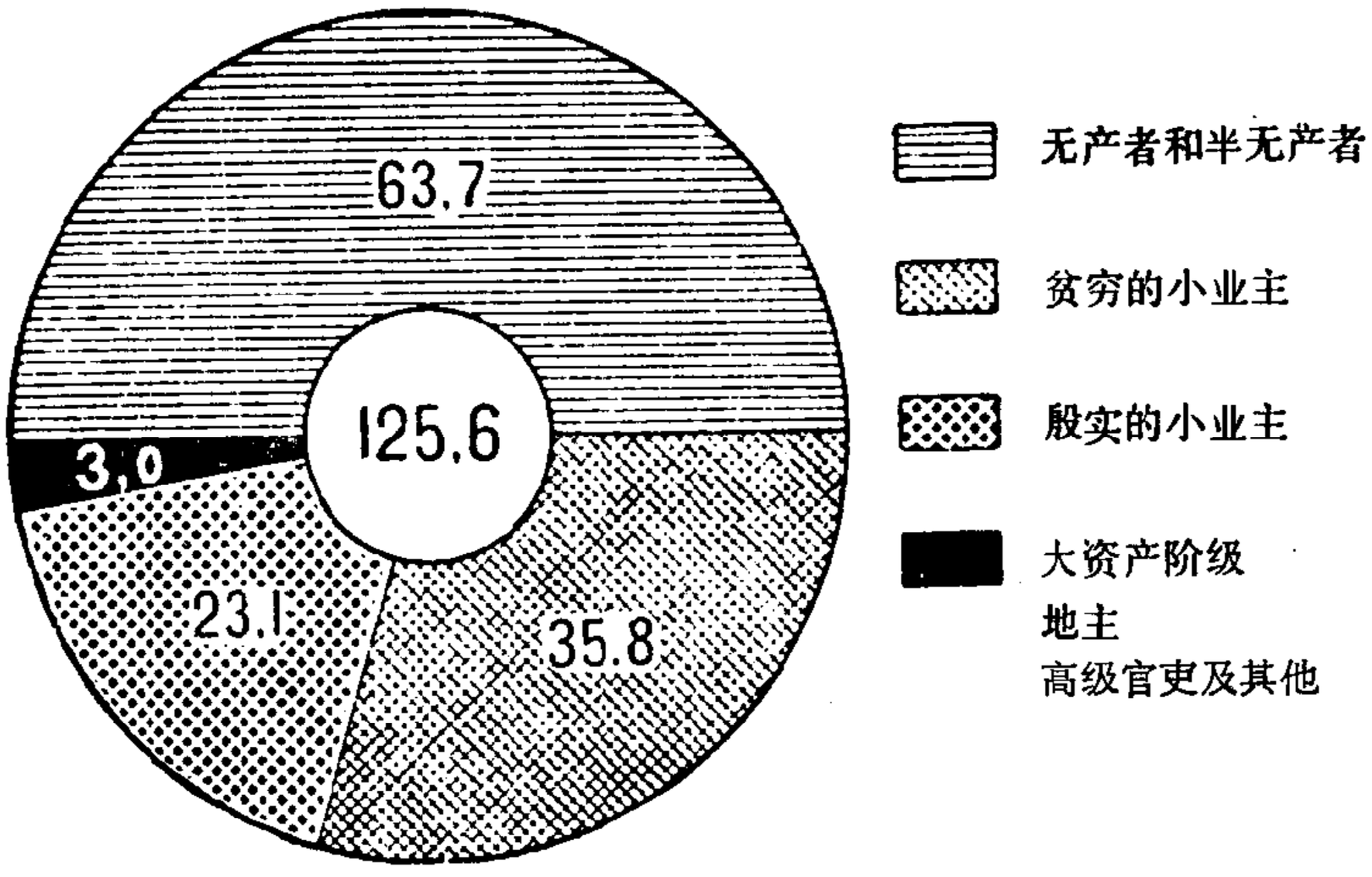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即无产阶级的阶段：工人代替了平民知识分子。社会民主党已不再只是一个思想流派。它已变成一种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有着密切联系的积极的政治力量。列宁写道："……在九十年代，俄国两个深刻的社会运动汇合了：一个是工人阶级的自发的群众运动；另一个是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接受社会民主党的学说的社会思想运动。"①

社会民主党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接近，是在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条件下进行的。1897年进行的人口普查表明，在俄罗斯

① «列宁全集»第4卷第227—228页。

帝国12,560万居民中，工商业人口为2,170万，农业人口为9,700万。人口的阶级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许多世纪以来完全从事农业的俄国，现在变成了一个农业-工业国，它的经济制度整个说来已经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了。

十九世纪末俄国人口的阶级构成(单位百万人)



改革后的时期发生的深刻的社会经济变动，为十九世纪末的工业高涨作好了准备。这种高涨是世界性的，但在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比其他国家较晚的俄国，工业高涨的速度却最快。①

铁路建筑的规模是空前未有的。工业高涨开始时，欧俄的铁路网有3万多公里。在1892—1901这十年间，又铺设了大致

① 在1891—1900年，俄国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是8.5%，德国是4.9%，美国是3.3%，英国是2.4%，法国是1.6%。

同样多的铁路，即 26,000 多公里。欧俄境内的铁路几乎全是由私人资本即沙皇政府扶持的大铁路公司铺设的，由国家建筑的铁路则推向亚洲。其主要项目就是建筑横贯西伯利亚的主要干线，即从车里雅宾斯克到符拉迪沃斯托克① 的大铁路。沙皇政府铺设这条铁路的目的是想为俄国资本开辟广阔的活动场所，并且通过迁移一部分“过剩的”农业人口来建立一个新的农业区。

铁路的建筑和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急剧地扩大了国内市场。俄国处在一个创业热的新时期。数十个股份公司相继成立。俄国的一些商业银行开始深入到工业中去。彼得堡、顿涅茨矿区、巴库、波罗的海沿岸这样一些主要的工业区域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南方最终排挤了乌拉尔而成为俄国冶金工业的主要中心。1900 年，南方 16 个冶金工厂的生铁产量占全俄总产量的一半以上。与大工业迅速高涨的同时，国内各地区工业企业的总数也增加了。根据统计学家亚·瓦·波果热夫的统计，在 1900 年所有开工的企业中，至少有 40 %是十九世纪最后十年建成的。②

俄国本国生产力的发展是工业高涨的基础，外国资本的输入对工业高涨则起了推动作用。外国资本对各种股份企业（工业企业、商业企业、银行）的投资额，在 1893—1900 年间增加了两倍多。到二十世纪初，外国资本的比重在俄国全部股份资本

---

① 即海参崴。——译者注

② 亚·瓦·波果热夫《俄国工人数量和成分的统计》1906 年圣彼得堡版 第 76 页。

中超过了三分之一，而在工业中则达到了45％。①

西欧资本都集中于发展迅速而又受到沙皇政府特别照顾的采矿工业部门。法国和比利时的资本家纷纷在顿巴斯定居下来。伦敦西蒂区的生意人则染指于巴库的石油资源。列宁在1896年写道：外国资本家"象饿虎一样向年轻的国家扑来，因为这个国家的政府比其他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更加对资本有好感、更加殷勤，因为他们在这个国家可以找到不如西方工人那样团结、那样善于反抗的工人，因为这个国家工人的生活水平特别低，因而他们的工资也特别低，所以外国资本家可以获得在自己本国闻所未闻的巨额利润"②。

工业高涨的结果使俄国成了一个具有中等发展水平的资本主义国家。但远不是国民经济的所有领域都达到了这个水平。工业高涨使得城市和农村更加分离。古老的劳役制经济体系虽然被破坏了，但并没有被消灭。它常常同新的即资本主义的农业形式同时并存。

虽然国内市场的绝对规模还在继续扩大，但是千百万农民的极端贫困却使它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半农奴制的俄国虽然向先进国家靠近了一些，但它还是不能克服经济方面的落后状况。二十世纪初俄国的生铁产量仅相当于美国的五分之一、英国或德国的三分之一；煤的开采量仅相当于美国的二十分之一、英国

---

① 外国资本与全部俄国工业资本（股份资本和非股份资本）相比，所占比重则较少，即只占27％。参看勒·亚·埃文托夫《俄国工业中的外国资本》1931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17、20页。

② 《列宁全集》第2卷第82页。

的十四分之一。借助于保护关税、大宗的官方定货和几十亿的贷款，工业的发展加快了，但是事情也有其相反的一面，这就是加重了税收压迫，加强了农村的奴役制和工役制。九十年代的高涨既然付出了这样的代价，也就必然使俄国社会制度中的各种矛盾尖锐起来。

由于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和农民群众的纷纷破产，工人阶级的队伍便日益壮大起来。无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的形成过程已接近完成。根据列宁的统计，到十九世纪末，俄国约有 1,000 万雇佣工人。① 他们的战斗核心是工厂无产阶级。在工业高涨的年代里，工厂无产阶级的人数增加了一半以上，加上矿工和铁路工人，总数将近 300 万人。② 1897年纺织工业中有 642,500 名工人，矿山工业和采矿工业中有 544,300 名工人，金属加工工业中有 214,300 工人。金属加工工业的工人人数增长得特别快，从 1893 年起，五年之内增长 62 %。③

工人的基本群众集中在彼得堡地区、中部地区、克里沃罗格—顿涅茨地区、巴库地区以及波罗的海沿岸和乌拉尔。工厂工人中有一半以上集中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周围的一些地区。无产阶级的基干在西伯利亚、高加索、哈萨克斯坦和中亚细亚等地也开始形成。

同七十至八十年代相比，工人的状况没有多大变化。一方面在采用现代资本主义的技术，同时又使用着野蛮的剥削方法。工

---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 3 卷第 533 页。

② 同上书，第 454 页。

③ 阿·格·拉申《俄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58 年莫斯科版第 24—25 页。

作日仍然过分的长(纺织企业的工作日长达 13 小时，有时甚至一昼夜长达 15 小时)，而工资却不能满足工人最低的生活需要。工人被禁止集会、结社、罢工。工厂里盛行的依然是专横统治。

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诗人伊·弗罗洛夫在他的一首打油诗中对当时工人们的状况作了这样的描写：

厂方榨取工人的血汗，
就像对待监牢中的盗窃犯；
又减工钱又罚款，
想要自卫身无权。
勿呻吟，勿哀叹，
千万可别去争辩！
谁若立意不服从，
就得从工厂滚蛋……①

俄国是工人运动在毫无政治权利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欧洲唯一的国家。1894 年尼古拉二世即位。他在接见各地方自治局、各城市及各阶层的代表时宣称："……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将像我难以忘怀的亡父那样坚定不移地维护专制制度的基础。"一些地方自治局胆怯地向新沙皇提出关于吸收"社会人士"参加内部事务管理的请求，新沙皇把这种请求称作"毫无意思的幻想"。

如果说"毫无意思的幻想"这句话是尼古拉二世整个对内政

① «俄国财富»杂志1900 年第 12 期第 66 页。

策的一种特殊的座右铭，那么在莫斯科霍登卡广场发生的惨剧就是这个朝代象征性的开端。1896 年 5 月 18 日，为庆贺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在霍登卡广场举行了散发“皇帝赠品”的民众游艺会。这场可鄙的作弄人民的闹剧变成了一场悲剧。在非常可怕的拥挤中，有 1,389 人死亡，1,300 多人成了重残。① 当天晚上，接受加冕的这位皇帝竟然若无其事地在法国大使举办的舞会上大跳其舞。霍登卡惨剧进一步加剧了俄国社会各阶层对沙皇政府的憎恨。

专制政府连对现存制度最微小的抗议都要残暴地加以镇压。沙皇政府对工人运动实行一种特别残酷的政策。内务大臣哥列梅金发出一项通令：“绝对禁止工人的任何集会，如果集会的目的是搞罢工，就要查明主谋，予以逮捕。”② 1895 年 4 月，军队在“平定”雅罗斯拉夫里大纺织厂的罢工时当场有 18 人被打伤，3 人被打死。不久，各报报道说，尼古拉二世在这次事件的通报上批示：“对军队在工潮中所采取的镇静而又坚定的行动非常满意。”③

反动派不仅在沙皇政府的对内政策上，而且在它的对外政策上也打上了自己的印记。专制政府企图通过推行侵略性的对外政策和侵占新的领土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十九世纪末形成的

---

① 苏联中央国家历史档案馆全宗第 1622(540)号，目录第 1 号，卷宗第 720 号，第 8 张背面。《司法大臣尼·瓦·穆拉维约夫关于霍登卡惨剧调查结果的报告》。

② 《十九世纪的俄国工人运动》(文件和资料汇编)1961 年莫斯科版第 4 卷第 1 册第 830 页。

③ 同上书，第 81 页。

国际局势也给沙皇政府的这种企图提供了方便。英国这个最大的殖民主义强国和海上强国由于在非洲进行扩张而使自己的力量受到牵制。在欧洲，法德对抗的局面依然存在，从而迫使法兰西共和国的统治阶级同沙皇君主国结成军事和政治联盟。俄德之间原有的矛盾以及沙皇政府在巴黎交易所获得的大批贷款，胜过了彼得堡同柏林双方宫廷之间的“传统的”友谊。1891—1893 年间缔结的、1899 年又重新加以确认的法俄联盟虽然是为反对奥德侵略集团而建立起来的，但也同它一样反动。

殖民主义列强为争夺亚洲广阔市场和瓜分中国而展开了斗争。从十九世纪末起，这一斗争所产生的许多新的矛盾迅速发展起来。日本军国主义在朝鲜和中国的扩张大大加剧了这一斗争。列宁写道：日本“曾试图在中国的万里长城上打开缺口，而当它发现这块肥肉的时候，一下子就被英、德、法、俄以及意大利的资本家抢走了”①。沙皇政府积极地参与了远东的殖民争夺，同时还在中东和伊朗扩充了自己的阵地。

沙皇君主政府不得不适应国内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新情况。但是，它的政策的实质依然未变，而其后果则是把沉重的负担加到了俄国劳动人民身上。

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

经济和政治压迫激起了工人阶级日益强大的反抗。无产阶级过去只是进行一些分散的、自发的发动，现在则越来越多地进行有组织的斗争了。

---

① 《列宁全集》第 5 卷第 72 页。

九十年代中期彼得堡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明显地加强了。在1891—1893年间，每年不超过四次罢工，而在1894年就发生了十四次罢工和两次工潮，1895年发生了十五次罢工和五次工潮。

1896年夏季彼得堡纺织工人举行的三周罢工，也就是列宁所说的“彼得堡工业战争”①，对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5月23日，由于俄国纺纱厂拒不支付工人在加冕典礼那几天的工钱，工人和厂方便发生了冲突。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正式庆祝了好几天。工厂主为了表示自己对皇上的忠心，给工人放假三天，但是在算帐时却只付给一天的工钱。这就引起了工人的抗议，并成了罢工的导火线。5月27日，其他工厂的工人也加入了罢工者的行列。俄国纺纱厂爆发的冲突发展成了首都纺织工人的总罢工，参加罢工的人数达三万人之多。工人们除了要求付给加冕典礼那几天的工钱外，还要求实行十个半小时的工作日以代替原来的13小时工作日。这已经是向整个资本家阶级和沙皇政府提出的要求。这样一来，在经济基础上发生的罢工就有了明显的政治色彩。

彼得堡纺织工人的战斗行动在首都和全国都引起了反响。普列汉诺夫向1896年伦敦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报告说：“受了惊的彼得堡，第一次大声地谈论起工人运动，人们在纷纷议论罢工，有的人为之辩护，有的人对之进行攻击，所有的人都在谈论罢工，罢工已经变成大家嘴边的话题。”② 政界一片恐慌。彼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46页。

② 《普列汉诺夫全集》第9卷第361页。

得堡市市长接连召开会议。警察、工厂主采取了一切办法来制服罢工者。他们又是威胁、镇压，又是许愿、规劝。工人区里到处都是保安机关的侦探、哥萨克部队和步兵部队。

在工商业司的一次专门会议上，与会者不得不承认，这次罢工的特点是“坚定、沉着、有纪律，从表面上看行动都是规规矩矩的，并且明确地提出了缩短工作日的一致要求，这些特点说明，现在的工厂工人已经远不是一、二十年以前的工人了”①。沙皇政府慑于罢工的规模，答应在 1897 年 1 月以前颁布缩短工作日的法律。最后，由于沙皇政府对罢工者进行威胁，使用暴力，许下诺言，以及罢工者的资金枯竭，从 6 月 10 日起，工厂一个个都开始复工。6 月 18 日罢工结束。不过工人们声明，如果当局不履行诺言，他们就重新罢工。

但是政府并不急于履行自己的诺言，到 1897 年 1 月 1 日并没有颁布法律。然而，工人的决定是不能动摇的。1 月 2 日彼得罗夫斯克纺织厂和斯帕斯纺织厂举行了罢工。不久，首都其他企业的工人也参加了罢工。罢工者还举行了几次集会。

彼得堡纺织工人第一次坚决提出的缩短工作日的要求，从那时起变成了俄国工人运动的主要口号之一。仅在 1896 年 6 月 1 日至 1898 年 1 月 1 日这一年半时间里，国内很多地区就在这个口号下举行过六十次罢工。

缩短工作日成了俄国无产阶级的第一个阶级要求。沙皇政府已经不能不考虑这一点了。1897 年 6 月 2 日它被迫颁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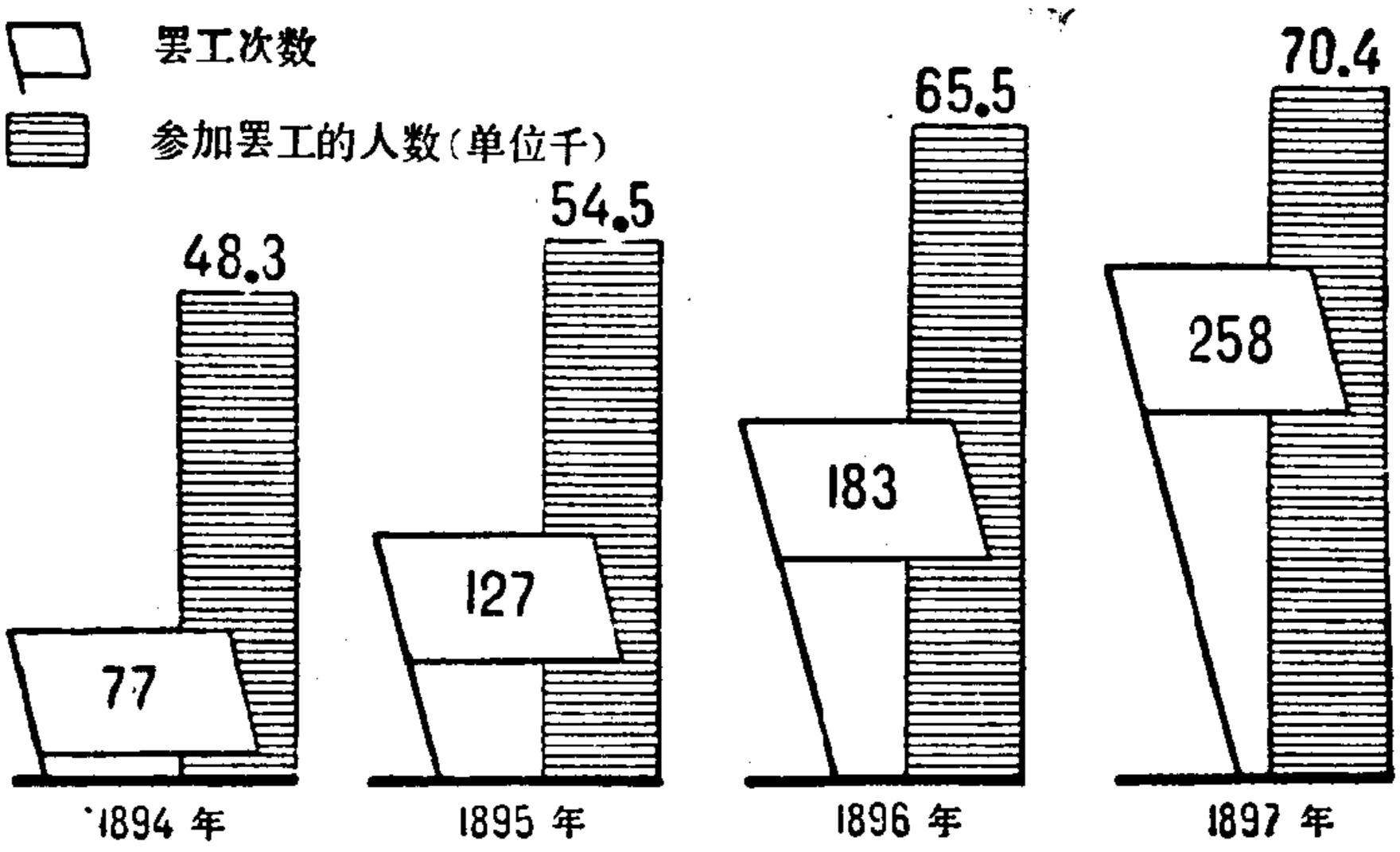
---

① 《十九世纪的俄国工人运动》第 4 卷第 1 册第 240 页。

关于把工厂的工作日缩短到十一个半小时并规定节日休假的法律。① 无产阶级取得了很大胜利。列宁认为新工厂法的意义在于，它是“政府迫不得已的让步，它是联合起来的觉悟工人从警察政府那里夺取来的”②。

颁布法律一事表明，俄国工人阶级已变成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③ 彼得堡纺织工人的发动把工人运动提到了一个更高的

九十年代中期的罢工运动



① 1897 年 6 月 2 日颁布的法律从 1898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② 《列宁全集》第 2 卷第 259 页。

③ 英国的一家社会主义报纸在评论这项法律时写道：“俄国政府公开地明确地表明，它不能再把他们（工人们——编者注）只看作是自己的一些单个的臣民，象对待愚昧无知的人那样用鞭子来对付他们了，而要把他们看作是一个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的、有力量的集体，这是一种目前不能不予以重视、将来势必要感到害怕的力量。因此，俄国事件的发展应该引起欧洲各国工人阶级最大的注意。”（《正义报》1897 年 8 月 28 日）

阶段。1896年夏季和秋季，罢工的浪潮席卷了莫斯科、莫斯科省、弗拉基米尔省、科斯特罗马、里加、比亚威斯托克、敖德萨以及其他一些城市，这是对彼得堡事件作出的反应。

这样，九十年代的工人运动就大大地加强了，并且第一次获得了广泛的政治意义。列宁认为这是社会主义者对工人给予帮助的结果，是先进工人即社会民主党人对斗争性质给予影响的结果。列宁写道："…… 1895—1896 年的罢工，已经形成了在思想上组织上都同社会民主党有联系的群众性的工人运动。"① 社会民主党人通过实际接近无产阶级的斗争，开始引导无产阶级去认识工人的利益与统治阶级的利益是对立的，必须同沙皇制度进行政治斗争。这就在工人阶级的心理上引起了深刻的变化，唤起了一些新的工人阶层去进行更自觉、更积极的斗争。

无产阶级在解放斗争中的地位也开始发生变化。用列宁的话说，工人阶级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给解放运动"打上自己的烙印"，使一个大国的被压迫群众即国内大多数居民跟着自己走。

无产阶级的战斗行动象一股清新的气流冲进了国内的政治生活。它唤醒了仇视沙皇制度的力量，促使它们走上革命的道路，投到运动中去。据一位同时代人证明说，罢工工人走上街头这一事实"使革命民主化、大众化了。它打碎了把少数革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隔开的冰层，在革命思想的代表者和广大人民群

① 《列宁全集》第 20 卷第 343 页。

众之间建立了许许多多生动活泼的联系”①。

被捕的工人常常被政府流放到农村去。可是他们却给农村带去一股强大的革命动力，他们唤醒了农民，使农民认识到必须为更好的生活而斗争。于是农民反抗当局的事件便日益频繁起来。

学生运动也在发展。大学生同乡会开始合并成联合会，它们对国内政治事件经常作出积极的反应。比如，莫斯科的大学生同乡会联合委员会就曾作出决定，要在霍登卡惨剧半周年之际在瓦甘科夫公墓举行游行示威。委员会号召大学生们“抗议造成这类悲惨事件的现存制度”。警察破坏了这次游行示威，并且逮捕了大批同乡会会员。

具有革命倾向的大学生运用罢工这一无产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于 1899 年 2 月举行罢课，以回击警察对彼得堡大学学生的暴行。参加罢课的有彼得堡、莫斯科、里加、华沙、敖德萨、基辅、哈尔科夫和托木斯克的近 25,000 名大学生。大学生们抗议在大学里建立警察制度，要求“保障人身不受侵犯”。

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和一般民主运动的高涨，说明革命力量分布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动，意味着俄国历史的新时期即人民革命的准备时期已经到来。

九十年代中期发生了朝着工人运动同社会主义结合方面发展的历史性转变。这一转变是同列宁领导的彼得堡社会民主党

---

① 马·尼·利亚多夫 《俄国共产党是怎样开始形成的》 1926 年莫斯科版第 155 页。

人的活动分不开的。

彼得堡能站在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并不是偶然的。首都工人阶级的最突出的特点是特别团结和特别有觉悟。他们中大多数是世袭无产者，只有百分之六的工人同农业有联系。五金工人占多数，并且其中百分之八十都集中在几个最大的机器制造厂（普梯洛夫工厂、谢米扬尼科夫工厂、奥布霍夫工厂等）。首都无产阶级的文化程度也高于其他地区。就整个俄国来说，每100个工人中识字的有60人，而在彼得堡则为74人。这里，在首都的几个最大的企业里，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先进工人。他们热烈地追求知识，追求科学社会主义。他们当中的一个工人说："这是我们智力发展方面最紧张的时期……"① 用另一个工人的话说，"成为有文化的工人"②，是他们多年来的愿望。

1893年8月底列宁来到首都，开始领导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人。无产阶级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迫切要求把各个分散的马克思主义团体和小组联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这一历史性任务决定了列宁在彼得堡的全部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莫斯科马克思主义小组的一位积极参加者谢·伊·米茨凯维奇后来在回忆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会见的情景时写道："我记得，伊里奇特别强调建立巩固的组织和建立各城市间的联系的必要性……使人感到，年青的列宁学识非常渊博，对事物的判断非常有根据而且非常深刻。值得指出的是，那时就可以看出，他

---

①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巴布什金回忆录》1955年莫斯科版第46页。

② 阿·费舍《在俄国和英国》1922年莫斯科版第20页。

是我党未来的组织者，因为他非常关心把全部现有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力量集合起来……”①

列宁同首都工人阶级的直接接触、对他们的生活和斗争的研究，对于他后来成为无产阶级的领袖起了重要的作用。克鲁普斯卡娅指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彼得堡工人中间进行工作，同他们交谈，倾听他们的意见，这使他懂得了马克思如下的伟大思想：工人阶级是全体劳动者的先进队伍；跟着工人阶级走的有劳动群众、全体被压迫者，这是工人阶级的力量所在，也是工人阶级胜利的保证。”②

列宁当时所遇到的彼得堡革命队伍中的情况非常复杂。自从勃鲁斯涅夫小组于 1892 年被警察破坏后，各马克思主义小组只是刚刚开始重建。当时最大、最有活动能力的小组就是勃鲁斯涅夫小组的一个未被逮捕的成员斯·伊·拉德琴柯所组织的小组。加入该小组的多半是工学院的学生：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格·波·克拉辛、阿·亚·瓦涅耶夫、瓦·瓦·斯塔尔科夫、彼·库·扎波罗热茨及其他一些人。但是这个小组对工人运动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因为它同各企业的联系很薄弱，它只是在先进工人的狭小范围内宣传马克思主义。小组领导人只是抽象地接受马克思主义，而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的实际联系起来。所以，他们不能有效地同当时在首都还有影响的民粹派进行论战。

---

① 《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 1 册第 130—131 页。

② 参看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论列宁》第 6 页。

九十年代初政治生活的普遍活跃，使民粹派也有些积极起来。1891 年底在彼得堡成立了“民意社”(米·斯·奥里明斯基、姆·亚·苏辛斯基、亚·亚·叶尔金、亚·亚·费杜洛夫及其他一些人)。该社有一个秘密印刷所，出版《快报》，在工人中间进行宣传。当时在各工人小组中社会民主党人同“民意社”的代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该社徘徊于十字路口。它的领导人一方面遵循民意党的纲领，同时又在逐渐向社会民主党人靠近。

但是，大多数民粹派已经完全转到自由主义立场上去了。自由主义民粹派在合法报刊上激烈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以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为首的、聚集在彼得堡出版的合法杂志《俄国财富》周围的民粹派著作家小组，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特别猛烈的进攻。从 1893 年底起，米哈伊洛夫斯基、沃龙佐夫、克里文柯、尤沙柯夫以及杂志的其他编辑由于对社会民主党人的威望日益增高感到不安，便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和经济原理进行攻击。在进行攻击时民粹派分子不惜采用一切手段。他们对自己论敌的观点不是诽谤，就是歪曲，或者加以庸俗化。比如米哈伊洛夫斯基写道：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坚决主张“使农村经济进一步破产”，他们毫不关心“种地的人”，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也没有经过科学的论证和检验”①。《俄国财富》杂志指责社会民主党人，说他们拒绝接受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遗产，充当“资本主义的辩护士”。

社会民主党人由于没有机会在报刊上公开进行反驳，便给

---

① 《俄国财富》杂志 1894 年第 1 期第 101、117、121 页。

《俄国财富》杂志编辑部写了许多充满愤怒的抗议信。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小组在就该杂志散布欺骗性谣言所写的一封信中说："这是干什么？这是没有能力了解我们的观点呢？还是想通过歪曲在读者心目中败坏这些观点的声誉呢？"① 尼·叶·费多谢耶夫从索里维切哥茨克流放地给米哈伊洛夫斯基写了好几封信，对《俄国财富》杂志提出抗议。这些书信对俄国社会经济发展中一系列最重要的现象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说明。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思想家们断言，马克思主义者在俄国没有现实基础，费多谢耶夫在反驳他们这种论断时指出："既然俄国已经有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那么这个事实就必然会使马克思主义者产生出来。所以，俄国无产阶级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实际存在的现象，有了前者也就有了后者……"②

马克思主义者写给《俄国财富》杂志的那些信当时只有少数人知道。因为该杂志认为不需要把这些信件刊登出来。此外写信的人主要也只限于捍卫自己的观点，而当时本来应当从思想上粉碎自由主义民粹派，撕下他们"人民之友"的假面具，把各马克思主义小组和团体联合在一起，为建立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准备条件。列宁担负起解决这项已经成熟的任务。在列宁的领导下，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越出了在少数先进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狭小范围，走上了使科学社会主义同群众性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康庄大道。

①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零散的党史文献》，目录第7号，保管单位第35627号，第3张。

② 《费多谢耶夫文章和书信集》1958年莫斯科版第97页。

二　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列宁阶段的开始

列宁反对自由主义民粹派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斗争

九十年代开始的社会民主党人同工人运动的接近，向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一些新的任务。在俄国社会各阶级在政治上活跃起来的情况下，必须确立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使无产阶级作好准备，以便实现它在反对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斗争中的历史使命。必须彻底战胜民粹主义这种与无产阶级格格不入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同时要对自由派资产阶级打算向工人阶级的斗争施加影响并利用它来维护自己利益的企图给予打击。所有这一切都要求进一步创造性地发展革命理论，因为无论是工人运动的国内情况还是国际情况都要求这样做。

十九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对敌视它的各种流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成了国际无产阶级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派别。在西欧，一些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政党开始出现并得到巩固，其党员人数已经超过了30万人。组织得最好、力量最强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它在工人群众中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鼓动工作，出版了80多种报纸和杂志，在议会活动中取得了很大胜利。

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迫使资产阶级思想家改变斗争的方式和方法。他们从前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保持缄默的策略，现在则开始对它进行猛烈的攻击，他们力图“驳倒”马克思的学说，或者在形式上承认马克思学说的幌子下来抹杀这个学说的革命实质。

资产阶级思想家同社会民主党队伍中的修正主义分子沆瀣一气。社会民主党内革命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之间的斗争尖锐起来。这一斗争不是局限于某一个国家，而是具有国际性质。

就是在那个时候，即在九十年代中期，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年轻领袖列宁在俄国高高地举起了同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进行不调和斗争的旗帜。后来列宁着重指出，从 1893 年起他就不得不接连不断地进行战斗来“反对政治上的各种愚蠢思想和庸俗见解，反对机会主义等等”①。

列宁是在资本主义比较和平发展的时期即将过去、革命风暴和动荡的时期就要到来的时刻登上政治舞台的。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新阶段的到来是同列宁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列宁根据无产阶级运动新的历史经验和新的要求，研究制定了革命理论。他坚决反对用书呆子的教条主义的态度去接受马克思主义，而主张用创造性的态度对待理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新阶段，是列宁在同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展开思想上的搏斗中开始形成的。

民粹主义的思想体系当时仍然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自由主义民粹派完全抛弃了旧民粹派的革命传统而极力迎合专制制度。米哈伊洛夫斯基、克里文柯、尤沙柯夫和沃龙佐夫以及其他一些民粹主义的理论家和政治家，利用合法报刊（《俄国财富》、《欧洲通报》、《俄国劳动周报》和《星期周报》等）攻击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宣传他们那些充满改良主义精

① 《列宁全集》第 35 卷第 248 页。

神、充满害怕阶级斗争心理的政治理论观点。他们不是向群众呼吁，而是向那些所谓有文化的个别人士呼吁，号召他们做些“细小的实际事情”。

由于一系列历史原因(国家落后，小资产阶级居民占优势)，民粹主义思想继续严重地影响着俄国革命者。民粹主义思想的许多代言人周身都披着一层革命的色彩。曾经同“民意党”有过联系的米哈伊洛夫斯基仍然被视为“思想界的主宰者”。丹尼尔逊(即尼古拉—逊)作为《资本论》俄译本的译者还很有声望。自由主义民粹派常常大量地引用马克思的话，他们好象是“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来证明马克思的理论不适用于俄国。民粹主义的一位经济学家沃龙佐夫甚至断言，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正在沿着独特道路发展的俄国，对纪念马克思来说是一种侮辱。①

自由主义民粹派对待马克思的态度是修正主义的一种特殊的变种。他们力图用小资产阶级庸俗的社会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用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运动来代替革命的解放运动。这是非常危险的。只有彻底揭露民粹主义思想，才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阐明的无产阶级运动扫清基地。

普列汉诺夫在八十年代曾经给民粹主义以最初的打击。现在他又向自由主义民粹派开火了。1895 年他的《论一元史观的发展问题》一书问世。用列宁的话说，这本书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② 普列汉诺夫令人信服地出色地论述了科学史

① 瓦·沃·《理论经济学概论》1895 年圣彼得堡版第 217 页。

② 参看《列宁全集》第 16 卷第 267 页注。——译者注

观的实质，论述了马克思发现的认识社会现象的唯物主义方法对科学和革命实践具有多么伟大的意义，并揭示出民粹派关于“英雄”和“群氓”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民粹派否认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在本质上具有崭新的性质。普列汉诺夫揭露了这些观点的错误。他既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以前的进步社会思想发展的历史联系，同时又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现意味着人类思想发生了空前未有的最伟大的革命。1896 年普列汉诺夫的新作《沃龙佐夫（瓦·沃·）先生著作中对民粹主义的论证》出版了，该书对沃龙佐夫的错误观点作了详尽的分析。

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不管发生了多么积极的作用，但却未能把民粹主义思想彻底打垮，未能为无产阶级制定出对待农民民主派的正确的行动路线。在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中，没有对民粹主义思想的阶级根源进行明确的分析。在他看来，这种思想不过是俄国进步知识分子中某些人的错误认识而已，他没有看到产生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

普列汉诺夫的功绩在于，早在八十年代中期，他就首先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著作中，证明了资本主义在俄国存在和发展的事实。但是普列汉诺夫没有再继续前进，而到了九十年代，仅仅证明上述事实就显得不够了。

自由主义民粹派已经不再否认俄国存在资本主义的事实，但他们却认为资本主义是政府用人工培育出来的、在俄国土地上没有生根的“温室植物”。他们把“人民制度”或者说“人民生产”（手工业、劳动组合）同资本主义对立起来，似乎这种“人民生产”能使“劳动阶级”避免资本主义的灾难，并使它享受到健康

的、繁荣的生活的种种福利。1892 年丹尼尔逊写信给恩格斯说："我们正沿着资本主义道路走"，并补充说，资本主义造成了"破坏我国整个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危机。资本主义找不到摆脱这一危机的出路……这种出路只有在我们从我国过去历史继承下来的那些基础的发展中才能找到"①。另一个民粹派活动家沃龙佐夫证明说，"俄国资本主义是死胎儿"，并且声称，俄国无产阶级"作为一种创造力"，只有"微不足道的作用"，"他们在提高自己的社会创造能力方面所接受的教育是非常差的"。②

自由主义民粹派企图使旧的农民社会主义的理论适用于已坚定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俄国的经济关系。他们接连不断地出版了一些大部头著作，其中引用了地方自治局的一些统计资料，并对这些资料进行了适当的整理和解释，然后就用来进一步证明他们对俄国经济发展的命运所持的小资产阶级观点。经济问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同敌对思想作斗争的主要内容。

为了驳倒民粹派的错误理论，论证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来研究俄国的经济制度，揭示出经济对抗的一切形式，应当把俄国"现实作为一定生产关系的体系"来给以完备的说明，"应表明劳动者在这个体系下遭受剥削和剥夺的必然性，并指明经济发展所昭示的摆脱这个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同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 1951 年莫斯科第 2 版第 169—170 页。

② 瓦·沃·«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 1882 年圣彼得堡版第 25 页；«我们的方向»1893 年圣彼得堡版第 139 页。

度的出路”。①

列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深刻地分析了俄国的经济关系，给了民粹派的思想体系以毁灭性的打击，同时规定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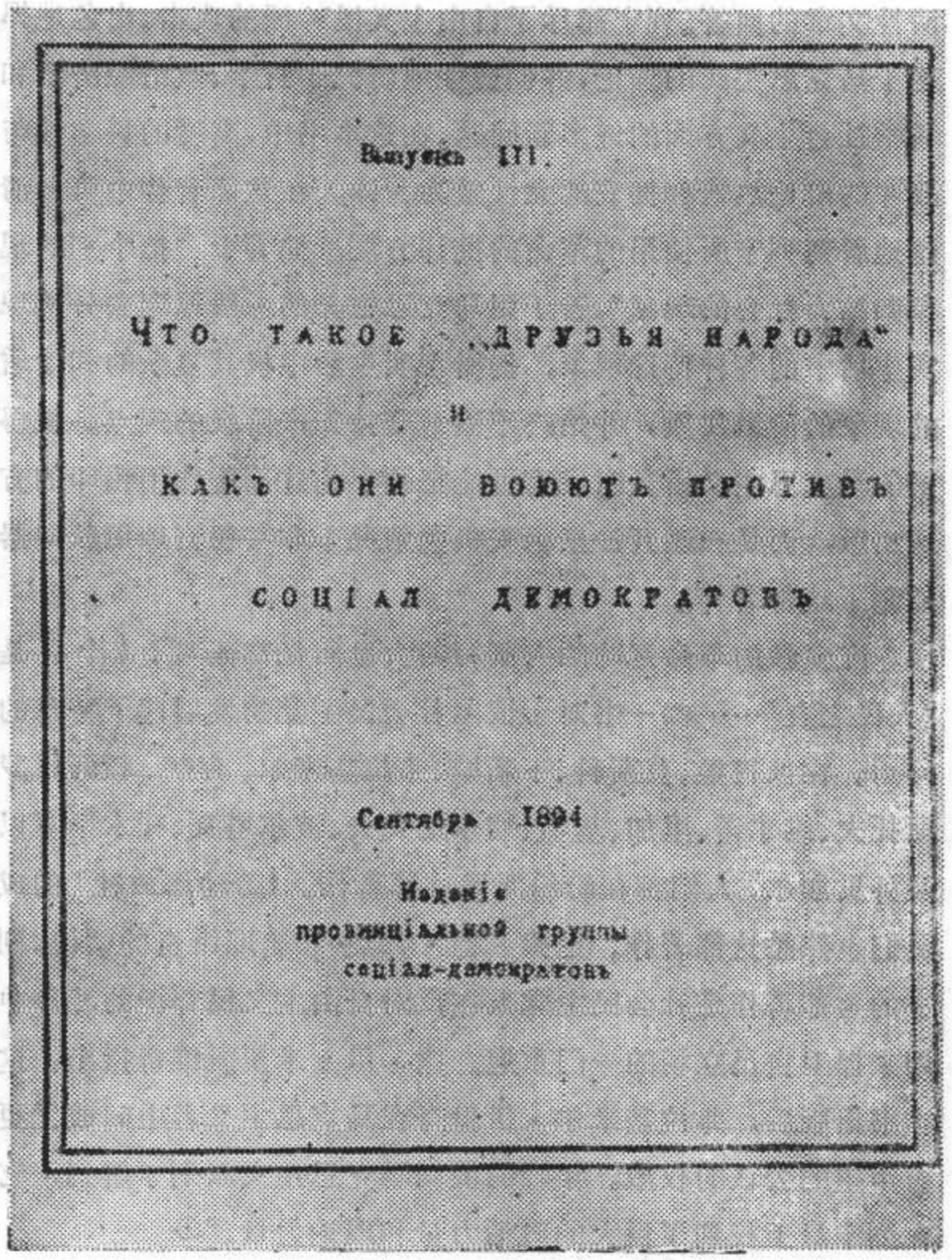
从 1893 年秋季起，列宁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小组里对民粹派的经济理论和纲领展开了尖锐的批评。1894 年 1 月 9 日，列宁有一次去莫斯科，偶而参加了一个秘密会议，会上民粹派分子沃龙佐夫坚持如下的论点：俄国资本主义是“人工培育”的，在缺乏国外市场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是不能实现的。当地的马克思主义者驳不倒他的论据。这时列宁投入了战斗。他利用丰富的统计资料，令人信服地驳倒了民粹派分子的论据。关于这一出色的辩论在莫斯科保安局的情报中有这样的记载：“出席那天晚上会议的著名的民粹主义理论创始人和作家瓦·沃·（即瓦西里·巴甫洛维奇·沃龙佐夫医生）用自己的论据说得达威多夫哑口无言，这时有个乌里杨诺夫（好象是被绞死的那个人的弟弟）起来为达威多夫的观点辩护，他的辩护表明他对问题很有研究。”②

1894 年出版的列宁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这部著作是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真正的宣言。这本书阐述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科学原理和政治原理。它是对《俄国财富》杂志发表的那些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诽

---

① 《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76 页。

② 《红色文献》1934 年第 1 卷（总第 62 卷）第 76 页。


Выпускъ III.

ЧТО ТАКОЕ „ДРУЗЬЯ НАРОДА"

И

КАКЪ ОНИ ВОЮЮТЪ ПРОТИВЪ

СОЦІАЛ ДЕМОКРАТОВЪ

Сентябрь 1894

Изданіе
провинціальной группы
соціал-демократовъ

弗·伊·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书的第一版

谤性文章的回答。列宁痛斥了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攻击，出色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创造性地研究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许多新问题。在这本书中，高度的科学性与战斗的辩论热情和彻底的党性融为一体。在这部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宁所使用的革命的批评方法。他善于“把个别的现象归结为社会的现象”，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去分析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特殊现象，揭露现实生活中极其复杂的和矛盾的现象的阶级实质，并始终不渝地坚持无产阶级的观点。彼得堡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没有可能把列宁的这部著作用铅印的方式出版，而是在避开沙皇保安机关情况下非常秘密地用胶印器复制了这部著作。

许多参加革命运动的人所写的大量回忆都证明，《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起了特殊的作用。在彼得堡、莫斯科、下新城、弗拉基米尔、奔萨、顿河岸罗斯托夫、维尔诺、里加、基辅、切尔尼戈夫、波尔塔瓦、托木斯克以及外贝加尔，人们都在纷纷阅读这部著作。“劳动解放社”的成员们也熟悉这部著作。用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的话说，列宁的这部著作是社会民主党人在反对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斗争中用来捍卫自己立场的一门重炮。谢·伊·米茨凯维奇指出：“这本书出版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成了更有声望的公认的权威。年轻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派别了解到，它在列宁身上找到了巨大的政治力量和理论力量。”①

---

① 《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1册第136页。

这本书由三编组成。在第一编里对民粹派的哲学观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在第二编里，正象列宁自己所写的那样，批判了“民粹派的政治经济学理论”①。在第三编里分析了民粹派的策略、经济纲领和政治纲领。

民粹派观点的基础是主观社会学，它否认社会发展有客观规律。民粹派认为，历史完全是由“有批判头脑的个人”的意志和愿望决定的。这就产生了乌托邦式的推论，根据这种推论，人们对事变的进程是可以任意施加影响的。民粹派对俄国社会经济过程所以采取那种态度，其根源就在这里。他们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人为地由西方引进俄国的一种东西。

列宁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来反对民粹派的唯心主义社会学。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家们只是谈论一般的社会，马克思主义则采取另一种态度：它认为社会是发展的，是与物质生产方式的变更相适应的。列宁写道：“马克思也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作可按长官的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都是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第一次把社会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确定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

---

① 该书第二编至今没有发现。有种种根据可以断定，列宁在这一编中驳斥了民粹派对改革后俄国经济进程实质的看法，研究了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形成问题，在没有国外市场的情况下社会产品也可能实现的问题，俄国资本主义早期各阶段的发展问题和手工业的资本主义组织问题。后来，列宁在1897年发表在《新言论》杂志上的《评经济浪漫主义》这篇著作中对民粹派的政治经济观点作了全面的分析。

程。”①

列宁在捍卫科学的社会学时指出，每种社会形态都有把它的各个方面联系在一起的内在基础。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家们在错综复杂的社会事变中难以分清哪些现象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找不到进行这种划分的客观标准。马克思主义发现了这个标准，它“把生产关系划为社会结构，使我们有可能把主观主义者认为不能应用到社会学上来的一般科学的重复律应用到这些关系上来”②。这样，唯物主义历史观就消除了把社会现象看作似乎是混乱一团的观点。透过错综复杂的社会联系，它发现了作为整个社会建筑物的基础的生产关系的坚固结构。

民粹派在歪曲马克思的学说时，企图把它放到“经济唯物主义”这张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上，而在这种唯物主义看来，经济则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列宁坚决反对这种伪造。他着重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的分析。

列宁还揭穿了这些伪造者的另一种企图，即用黑格尔的方法来偷换马克思的方法。他们要缺乏经验的读者相信，似乎马克思主义者是靠“黑格尔的三段式”这种抽象公式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列宁指出，马克思的方法在于对构成某一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进行客观的分析，研究这个社会形态的运动规律。列宁在九十年代中期所写的一些著作在这方面树立了一个榜样，它

---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10页。

② 同上书，第8页。

表明正确运用这一方法就能够最深入地研究社会关系，确定其阶级实质和客观的发展趋势。列宁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确定了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揭示了俄国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各阶级在解放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揭露了那些预示俄国革命即将到来的社会矛盾。

由于主观社会学的影响，当时在一般哲学著作中流行着一种“自由”就是个人可以为所欲为的说法。民粹派否认历史必然性这一概念本身，似乎历史必然性会使个人的作用化为乌有，会把个人变成“傀儡”。米哈伊洛夫斯基断言，杰出的个人能推翻历史必然性，“冲破”事物因果关系和物质利益的锁链，把人们引向“他愿意引向的地方去”。

列宁彻底批倒了这些反科学的观点。列宁写道，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丝毫也不贬低个人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个人的行动、由人民群众这些真正的历史创造者的行动构成的。但是个人的力量不在于同历史必然性背道而驰，而在于根据已经成熟的社会发展的需要来行动。一个政党只有根据历史必然性并依靠先进阶级来进行活动，才能获得成功，才能不犯主观主义，才不会象“有批判头脑的个人”那样作出随心所欲的决定。承认历史必然性不仅不以宿命论为前提，反而可以为合理的行动、为揭示能够加速历史发展的各种因素打下坚实的基础。以通晓社会发展规律为根据的信念，不是要人们对事变抱消极等待的态度，而是要求必须团结工人阶级去进行反对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

列宁把关于自由和必然性的问题放到了现实的基础上。对

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这个问题可以归结为：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的活动应如何吸引群众参加才能产生重大的成果呢？列宁写道："大家知道，社会民主主义者解答这个问题时所持的观点是：代表俄国经济制度的是资产阶级社会，要摆脱这个社会只能有一条出路，这条出路是从资产阶级制度的实质中必然产生出来的，这条出路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①

这一点是民粹派不愿意了解，也是不可能了解的。如果说革命民粹派当时还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已渗入农村的话，那么九十年代民粹派的追随者就是在回避现实，并对现实作出不正确的解释。他们断言，既然资本主义闯进了农业，使农民群众遭到破产，那它也就在缩小国内市场，消灭自己发展的基础。而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以销售商品的国外市场俄国又没有。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在俄国只有死路一条，因此应当确定"人民生产"的方向。

列宁证明，民粹派关于市场的论断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早在 1893 年秋，他就写了《论所谓市场问题》这篇专题报告，根据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深入地研究了俄国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问题。列宁指出，资本主义不仅使农民遭到破产，而且还使他们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阶级。这一过程不是导致市场的缩小，而是导致市场的建立和扩大。商品经济在小生产逐渐两极分化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破产农民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为生，不得不购买必需的消费品，而农村资产

① 《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7 页。

阶级则逐渐成为包括生产工具在内的工业品的购买者。

自由主义民粹派是从力图用一切办法来保存自己的财产和生活方式的小生产者的立场批评资本主义的。这就使他们看不到农民经济已被纳入资本主义商品关系的轨道，绝大部分手工业已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体系下的家庭手工业。这说明："'人民之友'也和俄国一切自由主义者一样，他们的总倾向就是抹杀俄国的阶级对抗和对劳动者的剥削，把这一切说成不过是普通的'缺陷'。"①

自由主义民粹派关于资本主义的概念是庸俗的。他们把资本主义只是同机器工业、同工人完全脱离土地这种情况联系在一起。列宁问道：难道使用商人的材料给商人做工以赚取普通工资的几百万俄国农民，不是在从事资本主义的生产吗？资本主义在其较低的发展阶段从来也没有能够使工人完全脱离土地。只有大机器工业才能彻底剥夺工人。列宁在分析了手工业的统计资料之后证明说："人民制度"也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只不过是处在不发达的萌芽状态罢了。

自由主义民粹派幻想用一切办法来保存和永远保存小生产者。这在客观上就是想保存资本主义的原始形式，这种原始形式是同最痛苦最残酷的剥削方法联系在一起的，而这种剥削方法则是使群众受到政治教育和建立革命组织的最大障碍。"人民之友"害怕资本主义，咒骂资本主义，而实际上他们的整个纲领只能导致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列宁写道："你们仔细看看这

---

① 《列宁全集》第1卷第187页。

个纲领，就会看出这班先生是完完全全站在现代社会的基地上（即站在资本主义制度基地上，不过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图修补这个社会，借此敷衍了事，而不懂得他们的这些进步办法，如低利贷款、技术改良、银行等等，只能加强和发展资产阶级。”①

民粹主义发生这种蜕变的原因何在呢？列宁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第一次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对民粹主义作了全面的评述，揭示了它的阶级根源。他指出，民粹主义作为一定的观点体系，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衰落、退步。因此便力图遏止、阻止资本主义对历代基础的破坏。第二，一般是相信俄国经济制度有独特性，特别是相信农民及其村社、劳动组合有独特性。农民村社经济被看作是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好的东西。因此便产生了对农民村社的理想化。最后，也就是第三，否认知识分子和全国法律政治机构是与一定阶级的物质利益相联系的。因此民粹派把知识分子看成是一种万能的力量，它能够“把历史拖到”它认为应该去的地方。②

上面指出的这个观点体系是一般民粹主义所固有的。但到九十年代它已经有了重大的变化。如果说以前民粹主义曾是一种革命民主主义的派别，那么现在它却变成了一种温和的自由主义派别了。在七十年代，对俄国生活中的一种特殊制度即村社制度的信念，对农民社会主义革命可能性的信念，曾鼓舞数十

---

① 《列宁全集》第1卷第216页。

②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136页。

人数百人去进行反对沙皇政府的英勇斗争。对于九十年代的民粹派来说，这种信念已经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了。原来那种旨在发动农民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现在变成了在资产阶级制度范围内实行温和改良的纲领。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民粹主义发生这种演变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个学说的基础是对农民经济中特殊的（村社的）制度有一种虚假的认识，这种认识必然同现实发生矛盾。民粹主义的解体，反映了农村资本主义发展所引起的阶级变动。旧的民粹主义是和当时的时代相适应的，那时资本主义还没有把农村分裂成对立的阶级，农民内部的阶级矛盾只是刚刚表现出来。随着农村分裂成为农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俄国旧的农民社会主义也随着分裂了，一方面让位给工人社会主义，一方面堕落为鄙陋的小市民激进主义”①。

所以，自由主义民粹派思想家们所作的要忠于“祖先理想”，即忠于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想的保证是一种亵渎行为。列宁责备《俄国财富》杂志的那班著作家们时说：“是的，你们在糟蹋这些理想！”② 过去的理想在他们那里只剩下了一些可怜的破烂，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人民之友”指责社会民主党人放弃了民主主义的遗产。列宁在驳斥这种诽谤时指出，真正继承了六十至七十年代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优良传统的，正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自由主义民粹派。列宁在《我们究竟拒绝什

---

① 《列宁全集》第1卷第242页。

② 同上书，第241页。

么遗产?》一文中阐明，社会民主党人使民主主义遗产摆脱了阻碍革命思想和革命运动发展的民粹主义思想的缺点和历史局限性。

民粹主义在俄国社会思想界面前提出资本主义问题，这是它向前迈出的一大步。但它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却是根本错误的。民粹派对资本主义进行的那种原始的批判，只是在资本主义及其所固有的矛盾还很不发展的情况下才是适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前曾激起革命思想的东西现在却成了它的桎梏。列宁指出："民粹主义在当时是一个进步的现象，因为它第一次提出资本主义问题，而现在则是一种反动的和有害的理论，因为它使社会思想发生混乱，有助于停滞现象和各种亚洲式的东西。"①

民粹派打的是社会主义旗号，实际上他们的理论却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列宁着重指出，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坚决彻底地同一切小市民的理论和思想决裂，同俄国旧的农民社会主义的观点决裂。这是一条使俄国工人运动同各种形式的民粹主义彻底划清界限、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彻底划清界限的路线。

列宁所写的几篇早期著作就对革命理论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对在俄国革命运动中确立马克思主义起了促进作用。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开始对进步舆论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不能不考虑马克思主义日益发展的情况，尤其

---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138—139页。

是工人阶级政党的形成过程比资产阶级要快得多。因此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便竭力想操纵工人运动，想利用马克思主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在九十年代中期，处在警察严禁下的马克思主义就有了渗透到合法报刊上的可能。《新言论》杂志、《开端》杂志和《萨马拉新闻报》都为马克思主义者提供过版面。

这种特殊现象同进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日趋活跃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一登上政治舞台，便遇到了已在俄国革命思想界中成为主要派别的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是格格不入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论证了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步这一点却使他们十分满意。

资产阶级政论家在同民粹派的辩论中使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得到了普及。在他们的言论中正确的论点同歪曲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错误论点离奇地结合在一起。于是就出现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这是还没有形成为独立的政治组织的俄国进步资产阶级的一个政治思想派别。这个派别的最著名的代表有彼·伯·司徒卢威、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谢·尼·布尔加柯夫和尼·亚·别尔嘉耶夫。司徒卢威回忆起那个时期时，曾就自己当时讨好社会主义的真正原因坦率地写道：“老实说，社会主义从来没有使我有过任何激动，更谈不上迷恋……我所以对社会主义感兴趣，主要是因为它是一种思想力量，这种力量……能够用来争取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或者是用来反对这些自由。”①

① 彼·司徒卢威《我同列宁的接触和冲突》——《斯拉夫和东欧评论》1934年4月第12卷第36期第577、584页。

司徒卢威及其追随者反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但他们同时也反对专制制度（尽管这种反对不够坚决），赞成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并批评民粹主义。所以在九十年代就出现了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达成暂时协议的情况。1895年社会民主党人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共同出版了一本文集《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材料》（文集中刊载有弗·伊·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彼·伯·司徒卢威、亚·尼·波特列索夫、巴·尼·斯克沃尔佐夫、瓦·安·约诺夫的文章，还有爱·伯恩施坦写的关于《资本论》第三卷的一篇述评的译文）。列宁后来指出，如果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在文字上的协议可以比作政治联盟的话，那么这本文集也就可以比作政治条约了。达成协议是为了跟民粹主义思想这个共同敌人进行共同的斗争。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从此有了利用合法杂志的可能。列宁、普列汉诺夫及其志同道合者们的文章通过沙皇书报检查机关的“针眼”被刊登了出来。

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暂时联盟已经证明是正确的。列宁指出：“我们所以能非常迅速地战胜了民粹主义并且使马克思主义思想（虽然是在庸俗化的形式下）广泛传播起来，也就是因为我们实行了这个联盟。”①

“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包括他们的首领司徒卢威在内，在这一时期成了社会民主党暂时的同路人。列宁指出：“谁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所以在我国的刊物上面盛行了一个短暂的时期，是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34页。

因为极端分子同十分温和的分子实行了联盟。实质上，这些温和分子是资产阶级民主派……”① 司徒卢威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演变，从他们试图使马克思的学说适应自由派资产阶级的需要开始，以完全背弃马克思的学说、转入工人阶级公开敌人的营垒而告终。

“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把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承认变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所具有的“文化与历史的强大力量”的真正颂歌。司徒卢威是作为“和谐的”资本主义的拥护者同民粹派进行争论的。他认为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并号召说：“……我们承认我们不文明，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学习。”②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赞美资本主义具有“无限的潜力”，否认马克思的实现论和危机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在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的同时，竟企图把马克思理论的某些方面同康德的唯心主义体系和一些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结合在一起。例如，布尔加柯夫断言，康德的“批判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不矛盾，而是对它的补充。

“合法马克思主义”是修正主义的一种表现，而一提起修正主义，人们首先就会想到德国的伯恩施坦主义。

列宁一方面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达成暂时协议，以便同他们采取共同行动来反对民粹主义和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范围，同时又着重指出：“这种联盟的必要条件，就是必须使社会主

---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33页。

② 彼·司徒卢威《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1894年圣彼得堡版第288页。

义者完全有可能向工人阶级揭示工人阶级利益同资产阶级利益的敌对的对立性。”①

普列汉诺夫则采取了另一种立场，即实质上是对司徒卢威关于向资本主义学习这种资产阶级辩护士的号召加以袒护的立场。普列汉诺夫在他的《论一元史观的发展问题》一书的附录中称这些话是“一个西欧派的雅兴”。他声称，对于这一点“只好让那种认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反驳的人”去叫嚷好了。② 而司徒卢威的这种“雅兴”对民粹派来说正是求之不得的东西，所以他们在同社会民主党人进行论战时马上就利用了这一点。

列宁认为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达成暂时的协议是有益的，但从一开始他就指出，司徒卢威及其同伙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学说进行歪曲，加以庸俗化。按照瓦·瓦·沃罗夫斯基的形象说法，列宁第一个听出了“司徒卢威先生颤音的歌唱中的假腔调”③。

早在 1894 年秋，在列宁领导的彼得堡马克思主义者小组里就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参加争论的人中社会民主党人方面是列宁、斯塔尔科夫、拉德琴柯，“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方面是司徒卢威、波特列索夫、克拉桑。斯塔尔科夫证明说，争论暴露出双方观点中存在着尖锐的分歧，争论“涉及最深刻的历史问题和经济问题，而到了最后，争论几乎只是在司徒卢威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之间进行”，当时司徒卢威对弗拉基

---

① 《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34 页。

② 《普列汉诺夫全集》第 7 卷第 291 页。

③ 《生活》杂志 1901 年第 1 期第 308 页。

米尔·伊里奇在这方面的渊博知识感到惊讶。①

列宁以极其深邃的洞察力认清了“合法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本质，认为宣扬“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人是一些巧妙地伪装起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对这些人来说，同民粹主义决裂并不意味着转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意味着转向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1895 年 4 月，列宁的《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文发表了。这篇文章是针对司徒卢威的《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一书而写的，以“克·土林”的笔名刊载在《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材料》这本文集中②。但书报检查机关禁止已印好的这本文集出版，并将其烧毁。得以抢救出来的只有一百份。这一百份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得到了相当广泛的传播。当时在流放地的费多谢耶夫对列宁的这篇文章非常感兴趣。他从那里写道：“……人们都说这是整个文集中最好的一篇文章。”③

列宁在自己的这篇新的著作中从两条战线上展开了斗争——既反对民粹派，又反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伪造者。他揭露司徒卢威这本书的主要缺陷是力求去掉马克思主

① 《红色处女地》杂志 1925 年第 8 期第 110 页。

② 这篇文章的基础是 1894 年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彼得堡马克思主义者小组里所作的专题报告《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后来列宁写道：“从这个题目可以看出，这次同司徒卢威的论战，比 1895 年春发表的那篇文章尖锐得多和明确得多（就社会民主主义的结论来说）。那篇文章写得比较缓和，一方面是由于书报检查的关系，另一方面是由于要同合法马克思主义结成‘联盟’共同反对民粹主义。”（参看《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753 页）

③ 《费多谢耶夫文章和书信集》第 253 页。

义的一切革命性。在他的书中马克思主义被叙述得非常模糊和抽象，以致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几乎完全消失。司徒卢威企图站在“阶级之上”来批判民粹主义。他在赞扬资本主义、强调资本主义的“不可抗拒的趋势”时，却不去分析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任务。

司徒卢威是站在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写这本书的。列宁揭示了这两种分析历史现象的态度的根本区别，论证了社会科学的党性原则以及社会科学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任务的密切联系。

客观主义者只限于承认这个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因此就经常有陷入为这个历史过程辩护的危险；马克思主义者既全面而客观地说明社会现象，同时又揭示出社会现象所产生的阶级矛盾，从而明确地确定自己符合于先进的革命阶级利益的观点。列宁指出：“可见一方面，唯物主义者运用自己的客观主义比客观主义者更彻底，更深刻，更全面。他不仅指出过程的必然性，并且阐明正是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态提供这一过程的内容，**正是什么样的阶级**决定这种必然性。……另一方面，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①

马克思主义把研究社会现象时的严格的客观性与公开表示出的党性结合在一起。工人阶级用不着隐瞒自己的思想，因为它的思想符合现实生活的迫切需要，符合历史的客观进程，符合

---

① 《列宁全集》第1卷第379页。

人类大多数的利益。资产阶级思想家则不同，他们在“客观性”和“无党性”的伪装下，往往把自己那些违背劳动群众利益的真实观点掩盖起来。

司徒卢威就是这样打着“客观性”的旗号，干着暗中破坏马克思主义的勾当。他试图“稍稍纠正”马克思的国家学说，用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改良的自由主义理论来偷换用革命手段推翻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列宁批判了司徒卢威的整个修正主义的观点体系，对司徒卢威妄想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把国家说成是永恒的超阶级的范畴，从而把反对地主资产阶级国家的革命斗争问题一笔勾销的企图予以反击。列宁还谴责了司徒卢威把新康德主义这种资产阶级哲学强加给马克思主义的企图。列宁起来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还因为恩格斯逝世以后，在第二国际各政党中有一种颇为风行的观点，认为哲学是每个社会主义者自己的私事。列宁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策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他谴责了司徒卢威鼓吹各种不同的世界观“一律平等”并断言即使不是社会主义者也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列宁对司徒卢威的观点的批判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同国际修正主义(俄国的“合法马克思主义”则是它精神上的同伙)进行激烈战斗的整个历史时期的前奏。列宁对国际工人运动的伟大功绩之一，就是从 1894—1895 年起，即从发表第一批反对司徒卢威修正马克思学说的著作起，他就作出了同机会主义进行

不调和斗争的榜样。

俄国马克思主义所以能够巩固和壮大，是因为它没有掩盖分歧，没有玩弄外交手腕，而是对司徒卢威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表现进行了贯彻始终的胜利进攻，“同这种成长中的病症、同这种扩大自己影响范围过程中的病症”① 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列宁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实际需要出发的，是从必须从理论上对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以及反对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的道路和手段加以论证出发的。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中写道：“在马克思看来，科学的直接任务就是提出真正的斗争口号，即善于客观地表述这个斗争是一定的生产关系体系的产物，善于了解这一斗争的必然性、它的内容、它的发展进程和条件。”②

列宁揭穿了民粹派的小市民幻想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资产阶级客观主义，他指出，贫苦阶级反对有产阶级的斗争，从最新的工厂直到穷乡僻壤，构成了俄国经济现实的主要内容。在这一斗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俄国全体劳动居民唯一的天然的代表——无产阶级。列宁写道，其所以是唯一的，是因为如果撇开正在绝迹的农奴制经济的残余不谈，那么在俄国各地对劳动者的剥削，就其实质而言，都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其所以是天然的，是因为只有资本主义的最高发展阶段即大机器工业，才能创造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

---

① 《列宁全集》第15卷第367页。

②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82页。

从列宁的分析中必然得出如下结论：在俄国“除了经过工人运动是不能有别的道路通向社会主义的”①。但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并不排除为争取民主改革和消灭所有一切农奴制残余而进行坚决的斗争，相反它要求首先要进行这样的斗争。

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和其他一些著作中提出了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如何对待小资产阶级和它的纲领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列宁指出，为了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应该考虑到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它处在劳动与资本之间的过渡的中间状态，并且摇摆于两者之间。小资产阶级是进步的，因为它提出了反对农奴制残余的一般民主主义的要求；但它又是反动的，因为它努力保存自己小私有者阶级的地位，竭力阻止社会的发展，并使其倒退。这是一个特殊的具有两副面孔的雅努斯②：它看过去时，想巩固自己的小经济；它看未来时，则仇视使它破产的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要求时，正是要估计到小生产者的这种两面性。司徒卢威企图否定民粹派的整个纲领，认为这个纲领全是反动的，企图把澡水和婴儿一块泼掉，列宁谴责了司徒卢威的这种企图。列宁着重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严格区别小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纲领中反动的方面和进步的方面。在抛弃前一个方面时要支持后一方面，即支持反对农奴制残余的一般民主主义的要求。例如，列宁说，俄国社会民

---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66页。

② 雅努斯是古代罗马的出口和入口的门神，它有前后两副面孔。因此，人们总以它来比喻两面派的人物。——译者注

主党人将最坚决地要求把夺自农民的土地立即还给农民，彻底剥夺地主的地产，把这个农奴制度和农奴制传统的支柱连根拔除。这些要求本身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但是实现这些要求将是向前迈出一大步，因为它将彻底摧毁地主的权力，消除阻碍人民在政治上觉醒的中世纪残余，从而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和实现自己社会主义理想的斗争创造有利的条件。所以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信徒，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应把自己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并在自己的活动中始终不忘**民主主义**的巨大重要性”①。

列宁在九十年代所写的一些著作中，根据对俄国社会经济关系的分析，揭示了农民的革命可能性，因为农民同消除农奴制残余有切身的利害关系，因此能够成为工人阶级的可靠同盟者。在列宁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中，作为人民的政治领袖的俄国无产阶级发出了响亮的声音。它向被压迫的农民伸出了友谊之手，并号召他们参加反对专制制度、反对一切中世纪的半农奴制度的革命斗争。

列宁论证了俄国工人阶级这个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争取使全体劳动人民获得解放的先进战士的历史作用。列宁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实际活动就是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把这一斗争所表现的两种活动组织起来：“一种是社会主义的斗争（反对资本家阶级，目标是破坏阶级制度，组织社会主义社会），另一种是民主主义的斗争（反对专制制度，目标是在俄国争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70页。

得政治自由，并使俄国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民主化）。”①

九十年代的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包括普列汉诺夫在内都确信，俄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命运同西欧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当时领导进步的社会运动的是资产阶级）的命运是一样的。列宁则认为，俄国的情况与此不同。在俄国所有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争取政治自由与民主制度的先进战士，因为第一，无产阶级受到的政治压迫最厉害……　第二，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彻底实现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民主化，因为实行这种民主化，就会使工人成为这个制度的主人”②。列宁当时就揭穿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假民主主义，以及它为了阻挠工人运动而同专制制度相勾结的企图。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最先遇到了这样的具体问题，即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的问题，工人阶级如何对待小资产阶级、首先是如何对待农民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西欧革命的经验对这些问题只作了一般的指示。列宁的历史功绩就是进一步发展了这些问题。

列宁关于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直接联系起来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制定战略和策略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中展示了无产阶级斗争的广阔前景。他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在争得政治自由之后，应立即同国际工人阶级一起，

---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96页。

② 同上书，第103页。

并肩携手地向前迈进，去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他在这部书的结尾作了这样的预言。“……俄国工人就能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引导俄国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并排地）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①

列宁在九十年代提出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是对革命理论的杰出贡献。这一天才思想不仅恢复了被第二国际领袖们遗忘的马克思关于把无产阶级的斗争同农民革命运动相结合的原理，而且成了制定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的出发点。

列宁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使命是把工人的分散的经济斗争转变成整个工人阶级反对剥削制度的自觉的有组织的斗争。为此，就必须把无产阶级团结成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这个党能够始终不渝地捍卫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并成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者。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帮助无产阶级根据国际经验和俄国特点制定出最适当的革命组织形式。这里谈的是这样一种组织，这种组织应当依靠群众性的工人运动，能够领导反对专制制度、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斗争。列宁认为，党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是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在它的活动中要把理论工作与实际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个党无论同宗派主义，还是同任何形式的革命冒险主义（布朗基主义）都毫无共同之处。

---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79页。

列宁认为理论与实践、言论与行动之间的密切联系具有特殊的意义。只有当理论工作符合现实生活的需要、理论工作的成果在工人中间得到宣传、理论工作帮助工人组织起来时，社会民主党人才能避免那些孤立的、脱离实际的社会主义者团体常犯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毛病。列宁写道："只要以是否合乎现实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为学说的最高的和唯一的标准，就不会有教条主义；只要认为任务在于协助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就不会有宗派主义。"① 这样，列宁就把马克思主义对革命组织作用的理解同任何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概念严格区别开来了。

列宁给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教育群众和组织群众的任务，是从工人运动发展的需要中，从工人运动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必然性中有机地产生的。列宁在自己早期的一些著作中，就已经开始为在俄国建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扫清基地，开始研究制定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原则，向俄国工人阶级展示了反对专制制度、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的光明前景。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写道："我们亲眼看到，我们祖国的好几代进步人士长期寻找出路的阶段真的结束了。一位年轻的天才用他那忠诚无畏的手揭开了未来的帷幕，把我们的意志纳入了使言论变成历史行动的轨道。"②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萌芽

列宁的理论工作同他的革命实践活动是分不开的。九十年代中期，彼得堡不仅逐渐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77页。

② 参看克尔日札诺夫斯基《伟大的列宁》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3页。

的中心，而且逐渐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力量集聚的中心。列宁和他所领导的“老年派”马克思主义者小组领导了年轻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运动。在“老年派”马克思主义者小组中工作的有：弗·伊·列宁、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瓦·瓦·斯塔尔科夫、阿·亚·瓦涅耶夫、彼·库·扎波罗热茨、米·亚·西尔文、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斯·伊·拉德琴柯、柳·尼·拉德琴柯、季·巴·涅甫佐罗娃、索·巴·涅甫佐罗娃、亚·列·马尔琴柯、亚·普·波诺马廖夫、阿·亚·雅库波娃。

起初，这是一个不大的、团结紧密的革命家团体。西尔文写道：“就我们每个人的特点来说，当然完全是各不相同的：斯切潘·拉德琴柯表现沉着、拘谨，甚至有点深沉，但却心地善良，具有乌克兰人的幽默，面带一种富有经验的秘密工作者惯有的狡黠的微笑；克尔日札诺夫斯基是一个感情丰富、性格温和的诗人兼革命家；斯塔尔科夫总是显得孤僻，看起来一点也不温情；……肩膀宽大、头发蓬乱的扎波罗热茨，眼睛里总是闪耀着英勇献身者的信念；瓦涅耶夫善于委婉地进行讽刺，透过这种讽刺可以看出他内心深处对事对人所持的怀疑态度；最后是我，我看周围的世界时总是贪婪地睁大眼睛，眼中时常充满着一种天真的不解，这有时候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到好笑。”①

年轻的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是这个团体的灵魂。在他的领导下，“老年派”马克思主义者早在 1893 到 1894 年的冬天

---

① 米·亚·西尔文《列宁在党的诞生时期》（回忆录）1958 年列宁格勒版第 32—33 页。

就开始扩大和加强自己同工人的联系，更加积极地帮助工人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宁还单独给其中一些人讲课。他的学生有奥布霍夫工厂的钳工瓦·安·舍尔古诺夫——彼得堡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老战士、托奇斯基和勃鲁斯涅夫的战友，“西门子与哈尔斯克”工厂的姆·阿·费舍，新军舰修造厂的伊·伊·雅柯夫列夫。1894—1895年，在列宁领导的一些小组里学习的有：谢米扬尼科夫工厂的伊·瓦·巴布什金，亚历山大罗夫机械厂的恩·叶·梅尔库洛夫，马克斯韦尔工厂的菲·伊·博德罗夫，新军舰修造厂的阿·普·伊林及其他一些人。他们自己不久就成了小组的组织者。“老年派”小组的几乎所有成员，如克尔日札诺夫斯基、扎波罗热茨、斯塔尔科夫、瓦涅耶夫、西尔文，也都在工人小组中进行宣传工作。

小组成员们对列宁特别尊敬。工人们对他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复杂的问题阐述得那样简单明了这一点非常钦佩。工人姆·伊·博德罗夫回忆说，同“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在工人小组里人们这样称呼列宁）一起学习的日子，“是我们最美好的日子。我们的眼界一下子就打开了。同他交谈之后，我们感到心里更亮堂了。”①

参加同民意党人的理论争论，使各马克思主义小组里的无产者成员受到了很大的锻炼。

1894年春，列宁和他的战友们把同民粹派的争论移到工人中间去进行。4月9日在瓦西里岛菲舍尔家里召开了一次会

① 姆·伊·博德罗夫《大学生同志——宣传员》1936年莫斯科版第24—25页。

议，出席的有民意党人亚历山大罗夫（奥里明斯基）、苏辛斯基及其他一些人，有大约十名工人，其中包括舍尔古诺夫、费舍、诺林斯基、凯泽尔、丰季科夫、雅柯夫列夫，还有列宁小组的成员斯塔尔科夫。会议讨论了是否允许民意党人在工人小组里讲课的问题。雅柯夫列夫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会上决定，民意党人可以来讲课，但只能到请他们去的那些小组里讲，并且要按工人提出的题目来讲，总的说来他们要在最成熟的工人的监督下工作。"①

同民意党人的争论，对"老年派"小组所培养的工人马克思主义者理论上和政治上的成熟程度是一次严肃的考试。后来列宁指出他们在同民粹派斗争中的作用时写道，他们"亲身参加过民意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争论，这种争论表明，俄国革命运动正在从农民和阴谋家的社会主义转向工人的社会主义"②。把理论同实际斗争中的迫切任务结合起来，这是列宁小组进行工作的一个特点。在列宁的领导下，先进的无产者逐渐变成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星期日夜校在教育工人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九十年代，在涅瓦关卡外的什吕谢尔堡大街科尔尼洛夫学校（斯摩棱斯克星期日夜校）工作过的有列宁小组的成员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季·巴·和索·巴·涅甫佐罗娃姐妹以及阿·亚·雅库波娃。同她们一起授课的还有不久也成了社会民主党人的莉·米·克尼波维奇、普·弗·库杰利、尼·列·美舍利亚科夫、安·

---

① 伊·伊·雅柯夫列夫《回忆列宁和彼得堡"斗争协会"》——《历史文献》1959年第6期第101页。

② 《列宁全集》第4卷第227页。

伊·切丘琳娜-美舍利亚科娃。列宁很关心星期日夜校的工作。在他的倡议下，科尔尼洛夫学校的一些教师同“老年派”小组的成员共同举行了一次会议。

这些担任教师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学校变成了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的基地。正象后来舍尔古诺夫回忆的那样，星期日夜校“在发现甚至联合……革命工人方面”① 起了重大的作用。许多参加九十年代甚至二十世纪初的革命运动的彼得堡工人都上过星期日夜校。奥布霍夫工厂的工人、老布尔什维克叶·普·奥努夫里耶夫回忆说：“每当工人被捕时，警察首先就问，是否在星期日夜校学习。”②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工人运动已经成了群众性的运动，这一运动的不断发展，要求社会民主党人必须改变策略。1894 年秋，列宁建议自己的小组在不削弱对各小组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情况下转入经济鼓动和政治鼓动。但是这种做法的必要性远非所有的人都能理解。于是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格·波·克拉辛和斯·伊·拉德琴柯认为，转入鼓动会破坏秘密工作，会使工人鼓动员遭到逮捕，会瓦解革命工作，从而阻碍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

新的策略问题先是在“老年派”小组的小范围会议上进行讨论，后来又在有工人参加的扩大会议上进行讨论。会上宣读了由维尔诺的社会民主党人阿·约·克列美尔写的、经尤·奥·

① 苏联共产党列宁格勒工业区委员会党史研究所档案馆。«舍尔古诺夫回忆的速记记录»1935 年。

② «成年人学校»1939 年第 1 期第 42 页。

策杰尔包姆(马尔托夫)校订的小册子《论鼓动》的摘录。小册子里既有主张放弃狭隘的小组宣传、转入群众性的鼓动这些有益的建议，同时也暴露出了萌芽状态的“经济主义”。《维尔诺纲领》(人们这样称呼小册子)把工人运动引向工联主义，引向为争得出卖劳动力的较好条件去进行斗争，而把政治斗争推迟到遥远的未来。列宁批判了《维尔诺纲领》，并提出了自己的经济鼓动和政治鼓动的计划。

鼓动工作是在研究了工人的具体要求的基础上开始进行的。社会民主党人在首都各企业中收集的情况表明，企业主在践踏工人的权利，甚至连工厂法也置之不顾。

1894 年 12 月 23 日，谢米扬尼科夫工厂因迟发工资而发生了工潮，工人们捣毁了出入口、帐房、工厂的店铺，并打算烧毁经理住宅。政府派遣哥萨克和消防队来镇压“骚动”，消防队在严寒中把冰冷的水浇向工人。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为这次事件写了第一张传单。这张在巴布什金参加下由列宁起草的传单，经工人小组讨论后，抄写了四份，散发到工人中去。

不久就出了给谢米扬尼科夫工厂工人的第二张传单，这是由克尔日札诺夫斯基起草的用胶版印刷的传单。传单中说明，工人自发的骚动不仅是无意义的，而且是有害的。“就拿我们的例子来说吧，事先就可以说，捣毁厂方建筑只能使警察很快就来干预，工人有口难言。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因为谁都知道，无论是厂主，无论是警察，无论是整个国家政权，他们都是一致的，他们都反对我们。”①

① 《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传单》1934 年莫斯科版第 1 页。

1895年2月7日，港口工人因厂方延长工作日和降低工资而举行了罢工。列宁小组的成员在工人小组成员的帮助下，收集了关于港口状况的材料，起草了题为《港口工人应当争取什么?》的传单。传单对斗争结局产生了很大影响。当局被迫作出了一些让步。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列宁的领导下就这样走上了群众性鼓动的道路，开始把工人运动纳入了政治轨道。

关于从宣传转向鼓动、把科学社会主义同群众性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问题，不只是在彼得堡提上了议事日程。1895年2月，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和维尔诺的各马克思主义小组和团体的代表举行了会议。列宁和克尔日札诺夫斯基代表彼得堡出席了会议。在交换意见过程中发生了争论。维尔诺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季·莫·柯培尔宗和莫斯科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叶·伊·斯庞蒂的观点与克列美尔在《论鼓动》这本小册子中所阐述的观点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他们认为，俄国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接受政治口号的程度，因此建议在现阶段只进行经济鼓动。列宁抨击了这些错误的、实质上是机会主义的论断，证明了把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的必要性。

在彼得堡，早在1895—1896年间，以伊·瓦·车尔尼晓夫为首的工科学生小组（与列宁的“老年派”小组相反，人们称它为“青年派”小组）和以康·米·塔赫塔廖夫为首的医科学生小组就已在进行机会主义的宣传。他们认为，社会民主党人的使命不是领导工人运动，而是为它“服务”，并竭力要建立一种组织，专门来进行经济斗争。列宁的小组坚决反对塔赫塔廖夫及“青

年派”错误而又危险的观点和计划。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多年来对机会主义分子进行的原则性的始终不渝的斗争，就是从 1894—1895 年间关于群众性鼓动的性质和工人组织的类型的争论开始的。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思想方面和组织方面进行的活动，要求同国外的“劳动解放社”建立更加牢固和有效的联系。列宁打算同“劳动解放社”讨论进一步开展工作的计划，使该社同国内建立更密切的联系，首先使它的出版工作活跃起来。1895 年 4 月25 日列宁为此动身出国，接着警察司就传出了命令：查明列宁的行动路线，“密切注视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的活动和在国外的各种交往”①。

在瑞士，列宁会见了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和“劳动解放社”的其他成员。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几次交谈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普列汉诺夫在一封信中写道：在侨居国外的许多年中，从国内来的有不少人都上他那儿去过，但他对谁也没有象对年轻的乌里扬诺夫那样抱有如此大的希望。②

“劳动解放社”采纳了列宁关于为广大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人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成员出版《工作者》文集的建议。还讨论了如何把秘密书刊运往俄国的问题。

列宁同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的几次交谈，暴露出他们之间在关于自由派资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问题上存在

---

① 《红色文献》1934 年第 1 卷(总第 62 卷)第79 页。

② 《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 1 册第 153 页。

着原则分歧。列宁把《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材料》文集交给了“劳动解放社”。普列汉诺夫看了《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文后，不赞成列宁反对司徒卢威。他说：“你……背对着自由主义者，我们则面对着自由主义者。”①

列宁利用他在国外的机会了解了西欧的工人运动，还研究了那些在俄国弄不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他参加了一些工人会议和社会民主党的会议。他在巴黎会见了保尔·拉法格，在柏林会见了威廉·李卜克内西。

列宁很重视发展秘密联系：他安排了《工作者》文集从彼得堡接收材料的工作，并为把国外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物运到俄国去的事情奔波。②

列宁于 1895 年 9 月 29 日回到彼得堡。首都无产阶级的发动变得更加猛烈了。无产阶级所肩负的伟大历史任务与组织上的不够完善、与当时社会民主党的小组和团体的手工业方式之间不相适应的情况暴露得越来越明显了。列宁后来回忆到自己在社会民主党人“老年派”小组中的初期活动时写道：“我曾在一个抱有很广泛的包罗万象的任务的小组中工作，——所有我们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常常感到痛苦的，就是我们意识到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我们却表现出是一些手工业者！”③ 在列宁领导下，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不懈地在寻找最适当的革命组织形式。

---

① 《普列汉诺夫与阿克雪里罗得通信集》1925 年莫斯科版第 1 卷第 271 页。

② 《马克思主义编年史》1926 年第 1 册第 87 页。

③ 《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337 页。

列宁小组在同自由主义民粹派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展开思想斗争的过程中，在进行群众性鼓动的过程中，思想上加强了团结，组织上得到了巩固，并且逐渐扩大了同彼得堡各工人小组以及同其他城市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联系。列宁小组实质上成了全市社会民主党的中心(委员会)。列宁在谈到 1895 年彼得堡组织的结构时是这样写的：“10—16 人(委员会)。20—30 个工人小组。最多联系 100—150 人。”①

由中心小组(委员会)的一些最有经验和最有威信的成员逐渐形成了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思想和组织中心，这个中心的成员有：弗·伊·列宁、瓦·瓦·斯塔尔科夫和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② 列宁小组，首先是它的中心，通过各个区的组织员——工人雅柯夫列夫、季诺维耶夫和舍尔古诺夫，同各社会民主党工人小组取得联系。

1895 年底，工人小组的活动已遍及彼得堡各主要区——涅瓦关卡外和纳尔瓦关卡外、瓦西里耶夫岛、彼得堡区和维堡区。差不多所有工人小组都处于列宁中心小组的思想影响和组织影响之下。

中心小组展开了经常的群众性鼓动工作，把自发的罢工运动纳入有组织的轨道上来。为了保证对罢工的领导，同时使小组免遭破坏，要求重新布置力量。早在列宁出国之前，即1895年 4 月 2 日，就在皇村西尔文的住处召开了一次小组会议。列宁

① 《列宁文稿》第 1 卷第 305 页。

② 《马克思主义编年史》1927 年第 4 册第 140 页。

提出了进一步开展工作的计划。据西尔文讲，这个计划规定了晚些时候即 1895 年秋建立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组织时所采取的组织形式。①

列宁从国外回来后，就精力充沛地着手来改善彼得堡无产阶级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机构。他力求加强领导核心的作用，对中心小组各成员的职责作出更明确的规定。

根据列宁的建议，在原先由中心小组和工人小组组成的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组织机构中增添了一个新的重要环节——成立了三个区小组：莫斯科—纳尔瓦区小组、涅瓦关卡区小组和河外区小组（它服务于瓦西里耶夫岛、彼得堡区和维堡区及奥赫塔区②）。克鲁普斯卡娅写道："当小组的步调相当一致、彼此有了相当了解时，伊里奇提出了怎样分配力量的问题……每个人都被指定负责一个固定的区，他要研究这个区的情况，领导这个区的各个小组。"③ 1895年 11 月，不久以前新产生的一个社会民主党小组加入了"老年派"。这个小组的成员有：尤·奥·马尔托夫、雅·马·利亚霍夫斯基、斯·阿·霍夫曼和弗·姆·特连纽欣。他们也被安排在各个区小组里。

中心小组的其他成员的职责也分得更加明确了。斯·伊·拉德琴柯和柳·尼·拉德琴柯负责一切财务工作和同那些具有革命情绪的知识分子小组的联系事宜。波诺马廖夫管理技术工

---

① 米·亚·西尔文《列宁在党的诞生时期》第 97 页。

② 《列宁格勒简史》1956 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 3 卷第 170 页；《列宁格勒工人阶级历史》1963 年列宁格勒版第 2 册第 57 页。

③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和党》1963 年莫斯科版第 51 页。

作(印制传单)。瓦涅耶夫负责同彼得堡民意党人小组的印刷所保持联系。

领导中心主持整个组织的工作。对此克鲁普斯卡娅是这样写的:“选出了由列宁、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和斯塔尔科夫组成的三人领导小组，该小组应当成为组织中心和写作中心。”① 后来又增补了马尔托夫和瓦涅耶夫参加这个领导中心。列宁被确定为所有出版物的编辑。

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领导成员:
(坐着的)瓦·瓦·斯塔尔科夫、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弗·伊·列宁、尤·奥·马尔托夫
(站着的)亚·列·马尔琴柯、彼·库·扎波罗热茨、阿·亚·瓦涅耶夫

①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和党》第52页。

在列宁领导下成立的彼得堡全市社会民主党组织取名“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斗争协会”的建立是列宁和他的战友在1893—1895年间进行的大量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的结果。“斗争协会”成立于1895年11月，但它得到巩固并在群众性工人运动中明显地加强了自己的作用是在第二年。列宁在谈到这一点时指出：“大家知道，‘斗争协会’只是在1895—1896年间才成立的……”①

彼得堡“斗争协会”的工人成员：
伊·瓦·巴布什金、普·斯·格里巴金、波·伊·季诺维耶夫、米·伊·加里宁、弗·阿·克尼亚泽夫、尼·古·波列塔耶夫、瓦·安·舍尔古诺夫、伊·伊·雅柯夫列夫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108页。

“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一个严整的集中的组织，它由三部分组成：一个领导中心(3 至5 人)，起全市委员会的作用；三个区小组，履行区委员会的职能；20 至 30 个社会民主党工人小组。这种组织结构成了俄国其他各大城市在建立社会民主党组织时所仿效的榜样。

“斗争协会”的活动原则是集中制，这是列宁当时就已制定的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极其重要的组织原则。还规定了各级组织的汇报制度。区小组应当每周在固定的一天向领导中心汇报自己所做的工作。同时，在地下工作条件所允许的情况下，在“斗争协会”内部还实行了民主制。工人小组代表会议经常按区召开，由各区选出的工人代表参加的大会，每月至少召开两次，会上讨论准备印制的传单和进行罢工的各种措施。

“斗争协会”的组织工作是同鼓动工作和宣传工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列宁力求使鼓动工作普及到更多的工厂企业中去。先进工人在扩大社会民主党组织的联系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据巴布什金说，早在 1895 年秋天和冬天，工人组织员就在各工厂进行活动，他们收集情报，散发传单，帮助“斗争协会”的区小组同各企业建立联系。在 1895—1896 年，“协会”差不多在首都的所有大工厂中都有了自己的人。

“斗争协会”的影响在具有革命情绪的知识分子中间也在不断增长。“协会”同彼得堡的民意党人小组达成了协议。民意党人中的许多人当时在政治观点方面明显地同马克思主义者接近起来。民意党人在设备很好的秘密印刷所里印刷社会民主党的小册子，还愿意印刷“斗争协会”正在准备出版的报纸。稍后一

些时候，即在 1896 年 3 月，他们出版了自己的报纸《斗争报》第1号，其大部分内容都是谈论俄国工人运动的。

从 1895 年秋天起，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就大大增加了在无产者中间很受欢迎的鼓动传单的份数。列宁回忆说："工人们一看见社会民主党人小组愿意而且能够供给他们一种叙述他们的贫困生活、无比艰苦的劳动和无权地位的种种实际情况的新传单，就纷纷写起工厂通讯来。这种'揭露性的刊物'不仅在某一传单所揭露的那个工厂里发生很大的影响，而且在所有听到揭露出来的事实的工厂里都发生很大的影响。……'叙述工人生活状况的实话'也就激动了所有的工人。"①

"斗争协会"的鼓动性传单当时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列宁把这种传单称之为第一种社会民主主义文献。② 工人们从传单上知道了其他工厂的斗争情况，知道了过去罢工的经验。传单教导工人采取一致行动，培养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斗争协会"鼓动工作的突出特点，就是把具体的经济要求同提出工人阶级广泛的政治任务紧密地联系起来。正象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在他的回忆录中指出的，"斗争协会"的成员在撰写传单时，"竭力从日常的需要出发，从某个工厂的具体情况出发，同时尽快地转到提出政治性的口号"③。

列宁就 1895 年 11 月 6 日至 7 日托伦顿工厂罢工所写的传单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传单的特点是写得非常通俗，它的内容

---

① 《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70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192 页。
③ 格·克尔日札诺夫斯基《伟大的列宁》第 28 页。

连最落后的工人都能懂。由于列宁对工人的状况和工厂当局滥用权力的情况了如指掌，这就使传单具有产生巨大影响的力量。

散发得非常及时的传单提高了工人的战斗情绪，增强了他们对胜利的信念。1895 年发生的 15 次罢工中就有 9 次获得 胜利，一次妥协。这鼓舞了罢工者，也提高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威信。

1895年 12 月在民意党人印刷所印刷的列宁的小册子《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在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小册子收集了丰富的实际材料，使工人懂得了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克鲁普斯卡娅写道：工人读这本小册子读得入迷，“他们感到它亲切、易懂”①。

“斗争协会”通过传单所开展的群众性鼓动是领导罢工斗争的有效手段。但是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要求进行全国范围的政治鼓动，要求向工人系统地说明他们斗争的最近任务和最终目的。这只有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才能做到，而关于这种报纸列宁早在出国之前就已经有所考虑了。它不应当是一种狭隘地方性的报纸，更不应当是一种“经济主义”性质的报纸，它应当力求“把罢工斗争同反专制制度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②。

根据列宁的倡议，“斗争协会”决定出版名为《工人事业报》的报纸。1895 年 12 月初报纸的创刊号已准备就绪。由列宁 写的社论论述了俄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并把争取政治自由作

---

①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版第 10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49 页。

为当前的中心任务提了出来。此外，列宁还为报纸写了一篇悼念性文章《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另一篇文章《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并校阅了几篇关于罢工的通讯。

12月6日和8日领导中心讨论了《工人事业报》创刊号要发表的文章和短评。但是报纸未能出版。12月8日夜里“斗争协会”领导中心五人中的四人，即列宁、克尔日札诺夫斯基、斯塔尔科夫和瓦涅耶夫以及莫斯科-纳尔瓦区小组的成员扎波罗热茨被捕，此外还有舍尔古诺夫及其他一些工人积极分子被捕。在逮捕瓦涅耶夫时警察收走了为《工人事业报》准备好的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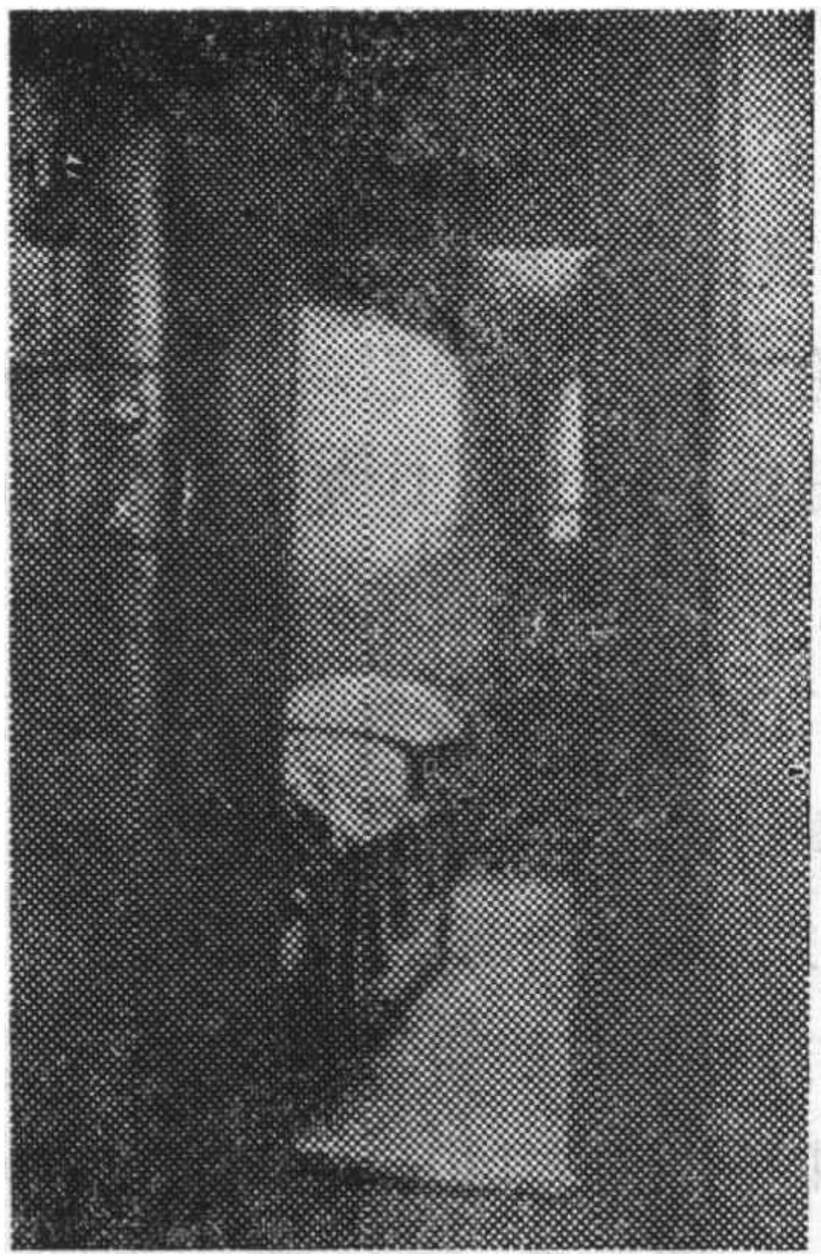
“斗争协会”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但是它的活动并没有停止。西尔文、拉德琴柯、利亚霍夫斯基和马尔托夫加入了新的领导中心。12月15日用油印机印的一份传单里说：“……‘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将继续进行自己的事业。警察采用逮捕手段是打错了算盘。工人运动不是靠逮捕和流放可以镇压得了的，只要工人阶级还没有从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获得彻底解放，罢工和斗争就永不会停止。”①

1896年1月5日又进行了逮捕。很多积极的工作人员被投入监狱，其中有马尔托夫、利亚霍夫斯基和巴布什金。但就是这第二次逮捕浪潮也没有把“斗争协会”搞垮。它的宣传工作特别是鼓动工作并没有停止。

列宁虽然身在狱中，但对外面战友们的全部工作却非常了解。他经常通过当时在“斗争协会”领导中心工作的克鲁普斯卡

---

① 《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传单》第15—16页。



这是列宁在被流放去西伯利亚前曾经住过的彼得堡拘留所第193号房间

娅给他们出主意想办法。列宁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巩固“协会”，如何把全国所有的社会民主党小组和团体联合在“协会”周围，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

在1895—1896年间，列宁的“斗争协会”同70个企业的工人建立了联系，其中包括有千人以上工人的特大企业22个，500到1,000工人的大企业17个。还没有受到“协会”影响的企业已所剩无几。

“斗争协会”所依靠的首先是首都的特大企业。因此群众性的鼓动开展得非常广泛，并且在工人中间得到了热烈的响应。工人们常常把传单的出现看作是罢工开始的信号。有时候只要发出一两份传单，被吓得惊慌失措的企业主还没有等工人宣布罢工就连忙满足了工人的要求。“协会”的传单有时候甚至把沙皇的大臣们都弄得惊慌失措。例如1896年2月和4月，当出现印着港口造船工人的要求的传单时，内务大臣哥列梅金为了避免罢工，要求“马上审查呼吁书中所指出的情况”。海军大臣奇哈切夫则命令港口指挥官必须满足工人的要求。①

① 《十九世纪的俄国工人运动》第4卷第1册第839页。

除了向某些工厂的工人发出传单外，还发出了一些具有一般政治性质的传单：《“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声明》（关于1895年12月的逮捕）、《什么是社会主义者和政治罪犯？》（这张传单是巴布什金写的）、《彼得堡工人给法国工人的致敬信》（纪念巴黎公社二十五周年）、《五一工人节》。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向1896年7月在伦敦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作的报告中提到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卓有成效的工作。报告中说：“‘协会’有计划的工作的成果很快就表现出来了。1895—1896年的冬季，彼得堡发生的罢工和工潮之多是史无前例的，这个冬季发生的事件说明了工人群众的觉醒。”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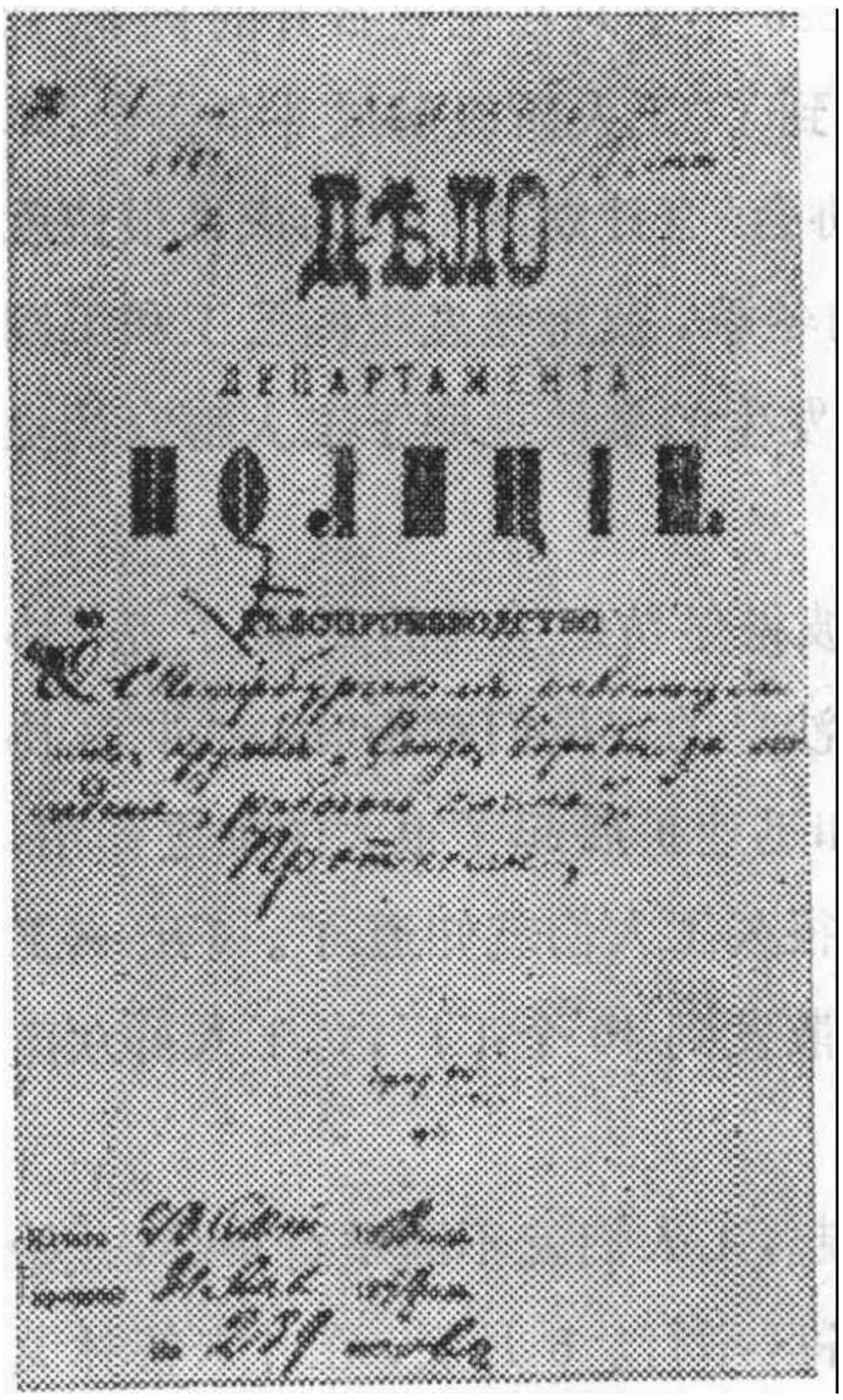
1896年5月27日爆发的彼得堡纺织工人的大罢工是“协会”生活中的突出事件。甚至沙皇的官员们都指出，“斗争协会”的传单对这次罢工的发生和迅速扩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因为这些传单在罢工开始以前很久工人们就知道了。《五一工人节》这张传单印了2,000份，散发到40个工厂，对工人群众产生的影响特别大。

从纺织工人罢工的第一天起，工人们就不断举行集会，开始是在某些工厂举行，后来就在各区举行。5月底，在叶卡特林戈夫公园举行了一次有首都所有罢工的纺织工厂的代表参加的会议，与会人数在当时来说是很多的，有将近100人。正如普列

①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团向1896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作的报告》1896年日内瓦版第5页。

汉诺夫 1896 年在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上所说的，这“对彼得堡来说是一个极不寻常的现象，它使任何一个稍微知道一点俄国警察制度的人都感到震惊”①。

在罢工者的代表会议上，通过了“斗争协会”5 月 30 日的传单《彼得堡纺纱厂的工人要求什么？》中提出的共同要求。这张传单象闪电似地迅速传开，曾经复印三次，达到了很大的印数。在罢工期间共发出13种传单。传单几乎每天都出，有时一天要出几次，这些传单受到了工人们的热烈欢迎。



警察司关于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案卷

“斗争协会”力求把纺织工人的罢工变成彼得堡工人的总罢工，便于 6 月 4 日发出了《告彼得堡各工厂全体工人书》的传单。这张传单号召五金工人加入共同的斗争，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同时提出一些其他要求。工厂当局连忙部分地满足了工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第 9 卷第 360 页。彼得堡“斗争协会”选举普列汉诺夫为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人的要求。结果彼得堡工人的总罢工未能组织起来。

彼得堡纺织工人的罢工引起了国际无产阶级的注意。西方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广泛地报导了罢工的进程。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写道："彼得堡事件证明，社会主义已成功地灌输到群众中去……其主要功绩属于为在俄国传播社会主义的原则而不倦工作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① 维也纳的《工人报》就彼得堡纺织工人罢工一事声明说："彼得堡群众性的罢工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它开辟了俄国发展中的新阶段。俄国工业无产阶级第一次带着自己特殊的要求和目的登上舞台。各阶层的工人第一次在有计划地、自觉地进行斗争……这样，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就越出了政治理论范围而走上了实际阶级斗争的道路，这一事件对于俄国的结果很快就会表现出来。"② 俄国工人运动正在成为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彼得堡纺织工人罢工期间，国际无产阶级兄弟般的团结表现得很明显。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工人十分同情地注视着彼得堡无产阶级的斗争并捐款资助。伦敦工人在群众集会上通过的一次决议中"对俄国无产阶级自觉的觉醒表示欢迎"，并希望它将"不仅为自己的国家，而且也为世界其他国家"争得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而斗争。③

彼得堡纺织工人的罢工发展成了由社会民主党组织所领导的群众性运动。正是由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罢工才具有了广

---

① 《前进报》1896 年 6 月 27 日。

② 《工人报》1896 年 6 月 26 日。

③ 《十九世纪的俄国工人运动》第 4 卷第 1 册第 858 页。

泛的规模和重要的政治意义。它丰富了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经验，大大提高了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的威信。列宁写道："难道这个组织不正是依靠工人运动，领导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即反资本和反专制政府的斗争，决不搞任何密谋，正是以社会主义斗争和民主主义斗争结合成彼得堡无产阶级统一不可分割的阶级斗争为其力量泉源的那个革命党的萌芽吗？难道'协会'的活动——尽管它活动的时间很短——不是已经证明，社会民主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是政府不得不考虑、并急于对它作出让步的巨大政治势力吗？"①

纺织工人罢工后，"斗争协会"的鼓动工作并没有停止。6月15日到8月6日，向五金工人发出了10种传单，其中有好几种都是号召他们要同心协力地投入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

但警察并没有睡觉。1896年8月11日夜里差不多所有仍在自由活动的"斗争协会"领导人都被捕了，他们是：克鲁普斯卡娅、西尔文及其他一些人。被捕和受审的共有128人②。更早一些时候，由于夏季罢工，有将近700个工人被驱逐出了彼得堡。最后几次逮捕对"斗争协会"是沉重的打击，使它元气大伤。塔赫塔廖夫③及其追随者进入了领导班子，他们开始贯彻一条工联主义的路线。他们建立了一个独立的（不是社会民主主义

①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107页。

② 苏联中央国家历史档案馆全宗第1405号，目录第521号，卷宗第448号，第6张。

③ 纺织工人罢工期间，塔赫塔廖夫分子和"青年派"与"斗争协会"曾在一起工作，他们在这一基础上实际上统一起来了。

的，实质上是工会的）“工人委员会”。他们要求让该委员会的代表加入“斗争协会”的领导中心，并坚持没有该委员会的批准，“协会”不得通过任何决议。塔赫塔廖夫分子为建立各区的工人储金会和建立全市统一的不受“斗争协会”领导的工人储金会而加紧进行鼓动。这是一条缩小革命社会民主党工作范围的路线。

一些坚持列宁立场的“斗争协会”成员最初曾给塔赫塔廖夫以坚决的回击，使他想把“工人委员会”的代表弄进领导中心的企图没有得逞。但是因原则分歧而发生分裂的“协会”已经不能以战斗姿态来领导彼得堡工人的发动了。传单的印刷量急剧减少。“经济主义”的调子开始在传单中占上风。

1897 年 2 月 14 日，列宁、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和“斗争协会”的其他一些成员，在流放到西伯利亚之前被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允许他们在彼得堡停留三天来料理私事。他们利用这个时间会见了“斗争协会”的领导。在 2 月 14 日和 17 日召开的几次会议上，围绕着“工人储金会的章程”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种储金会的目的就是要用工联主义类型的组织来代替战斗的革命组织。列宁及其拥护者说，首先应当关心的不是工人储金会，而是“巩固‘斗争协会’，使它成为革命家的组织，并且使各种工人储金会以及在青年学生中间进行宣传的小组等等都受它的领导”①。还在那时，列宁就告诫社会民主党人要防止机会主义倾向的危险，这种倾向在 1896 年底至 1897 年初在“斗争协会”中

① 《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51 页。

出现，后来就占了优势。

在列宁领导下，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1894—1895年取得了很大成就。从前他们是在狭隘的小组范围内宣传马克思主义，现在则转到对一些迫切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进行群众性的鼓动。这是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的开始，这种结合标志着俄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的根本性的转变。① 在向广泛的无产阶级阶层开展经济鼓动和政治鼓动的过程中，彼得堡几乎所有的工人小组都加入了全市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这是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

三　在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道路上。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发展与巩固

在列宁领导下建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首都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孤单。他们的活动对不断发展着的俄国整个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

1894年时只是在15个城市里有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和团体，

① 当代美国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理查·派普斯在他的《社会民主党和1885—1897年的彼得堡工人运动》一书中妄图证明，似乎彼得堡的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运动是在彼此毫无联系的情况下发展的。此外他还断言，工人上层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人知识分子非常疏远，以致“在实际上这些上层分子从来没有同社会民主党组织联合过。”〔理查·派普斯《社会民主党和1885—1897年的彼得堡工人运动》1963年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版第120页〕。彼得堡“斗争协会”的全部活动是对这种捏造的有力驳斥。

而在以后的三、四年中这样的小组和团体就已在50多个距离首都或远或近的俄国城市里进行活动，这些城市是：特维尔、沃洛格达、阿尔汉格尔斯克、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科斯特罗马、雅罗斯拉夫里、下新城、喀山、萨拉托夫、奔萨、坦波夫、卡卢加、图拉、奥廖尔、沃罗涅什、顿河岸罗斯托夫；乌拉尔一带和乌拉尔的一些城市——彼尔姆、乌法、叶卡特林堡，以及鄂木斯克、托木斯克、赤塔和西伯利亚的其它一些城市。在哈尔科夫、基辅、叶卡特林诺斯拉夫、赫尔松、敖德萨、尼古拉耶夫、梯弗利斯、巴统、库塔伊斯、巴库、基什尼奥夫、华沙、洛兹、明斯克、哥美耳、维切布斯克、平斯克、维尔诺、里加、纳尔瓦、尤里耶夫等地，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和团体越来越多。

大多数社会民主主义团体，人数还不多，在秘密工作方面还没有经验。其中只有一部分团体能够存在两三年以上。许多团体互相之间虽有联系，但是它们的接触既不经常，也不牢固。各城市的社会民主主义团体之间只有思想方面的联系。这些联系带有相当的偶然性，主要是通过私人相识建立起来的。

彼得堡、莫斯科和其他一些大工业中心的社会民主党人在生活和活动方面的新时期，以科学社会主义开始同工人运动相结合为标志。从前社会民主党人只是在人数不多的宣传小组内进行学习和开会，现在他们有时则举行秘密的郊外集会，并在罢工前夕、罢工进行中和罢工结束后印发传单。这样一来，九十年代中期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就“走上了街头”①。

① 普·奥尔洛夫斯基（瓦·瓦·沃罗夫斯基）《关于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1919年莫斯科版第34页。

由于社会民主党人活动的性质改变了，任务扩大了，这就迫切要求把各种人力和物力统一起来，把各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建立起来，并把这些组织联合成一个统一的俄国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九十年代中期，在若干城市中，一些规模不大的、同时进行活动的小组和团体开始合并成一些统一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在彼得堡、基辅和叶卡特林诺斯拉夫，这些组织叫作“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而在莫斯科和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1898 年以前，则叫作“工人协会”。

所有的“协会”都同彼得堡保持联系，它们相互之间也有联系。两个首都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之间建立了最牢固的联系。列宁的活动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 1893—1895 年间，他密切地注视着莫斯科社会民主党人的工作，设法供给他们书刊，给他们提出实际的建议。西尔文指出：“当然，我们同莫斯科的来往最频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年要到那里去两三次，并通过安娜·伊里尼奇娜同莫斯科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活动家们会见……”①

1893 年秋，列宁来到莫斯科后不久，这里便建立了一个在工人中进行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即所谓六人小组。加入该小组的有知识分子亚·尼·维诺库罗夫、普·伊·维诺库罗娃、谢·伊·米茨凯维奇、马·尼·利亚多夫、叶·伊·斯庞蒂和工人斯·伊·普罗科菲耶夫。后来在该小组内工作的有阿·亚·甘申、阿·弗·基尔皮奇尼科夫、亚·尼·马斯连尼科夫、弗·

① 米·亚·西尔文《列宁在党的诞生时期》第 85 页。

恩·马斯连尼科夫、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札罗娃。

1894年4月该小组召开了一次由各工厂小组的代表参加的秘密会议，这些工厂是：古容工厂、魏赫尔特工厂、李斯特工厂、布朗雷兄弟工厂、多勃罗夫兄弟工厂和纳勃戈尔茨兄弟工厂、戈佩尔工厂、格拉切夫工厂、布列斯特铁路和喀山铁路修配厂、米哈伊洛夫工厂以及菲力波夫工厂。会上成立了中心工人小组。在这个小组中起积极作用的有织布工费·伊·波利亚科夫、镟工康·费·博伊耶、钳工阿·伊·霍泽茨基、工人叶·伊·涅姆钦诺夫、特·特·萨莫欣和阿·德·卡尔普济。“六人小组”中参加中心工人小组的有维诺库罗夫、利亚多夫、斯庞蒂和普罗科菲耶夫。

在1894—1895年，莫斯科社会民主党人向鼓动方面迈出了最初几步。他们印发了如下一些号召工人为改善工厂劳动条件而斗争的传单：《在工厂视察员那里达成了协议》、《两个工厂主的对话》、《同志们，我们的工资在减少》①、《我们挣的钱多吗？》、《我们生活得宽裕吗？》以及其他一些传单。②

当时还出现了一些宣传鼓动性的小册子：《资本家和工人是从哪里来的？》、《谈谈女工的一些情况》、《罢工及其对工人的意义》等等。这些小册子通俗地讲述了资本家、沙皇及其官吏是怎样剥削工人的，提出了俄国全体无产者必须团结起来，有组织地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问题。在一本就亚历山大三世之死而写的小册子中说：“让我们国外战友的斗争成为我们为工人事

① 这张传单是1894年4月印发给魏赫尔特工厂工人的。

② 《莫斯科“工人协会”文献》（资料和文件）1930年莫斯科版第4、49—72页。

业而进行长期顽强的斗争的榜样吧，希望任何人都不要被新沙皇所说的他将是全民之父这样的话所迷惑。”①

1895 年莫斯科工人举行了第一个五一节秘密集会，参加集会的有 35 个工厂和修配厂的大约 300 名代表。他们聚集在红旗下倾听五一节传单的内容和自己同志(博伊耶、卡尔普济、波利亚科夫及霍泽茨基）的发言。莫斯科无产者的第一个五一节秘密集会是俄国九十年代大规模的五一节秘密集会之一。它变成了对一个年轻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力量的一次检阅，这个

莫斯科“工人协会”的活动家：
康·费·博伊耶、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瓦·瓦·沃罗夫斯基、谢·伊·米茨凯维奇、叶·伊·涅姆钦诺夫、费·伊·波利亚科夫、斯·伊·普罗科菲耶夫、安·伊·乌里扬诺娃

① 《莫斯科“工人协会”文献》(资料和文件)1930 年莫斯科版第 175 页。

组织从那时起开始叫作“工人协会”。不久它就出了一张传单，号召无产者联合起来为争取自己的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而进行顽强的斗争，直到无产者摆脱“资本家的桎梏，直到所有的土地、所有的工厂都变成公共的财产”①。

各个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参加秘密纪念巴黎公社二十五周年活动并积极支持1896年彼得堡纺织工人的罢工，这对于用阶级团结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从政治上教育莫斯科工人具有重要意义。六百零五名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者赞成《莫斯科工人给法国工人的致敬信》并在上面签了名。与这封致敬信一起寄去的还有五十个卢布和一封请求向巴黎公社社员陵墓敬献花圈的信。彼得堡和莫斯科工人的致敬信受到了国际工人运动著名的代表人物拉法格、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饶勒斯的高度评价。1896年夏，莫斯科“工人协会”以本协会上千名会员的名义把出席伦敦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的代表委托书寄给了在莫斯科出生的维·伊·查苏利奇。

社会民主党人加强了莫斯科工人同斗争中的彼得堡纺织工人的兄弟般的团结。在6月16日这个星期天，在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的柳布利诺车站附近的树林里举行了一次有300名工人参加的秘密集会。会上讨论了莫斯科的无产阶级能够用什么方式来支持正在罢工的同志，并作出了决定：在支持彼得堡纺织工人要求缩短工作日、补发加冕典礼节日工资的口号下，为

① 《十九世纪的俄国工人运动》第4卷第1册第63页。1896年6月以前，莫斯科“工人协会”印发的传单没有署名。

争取总罢工而开展文字鼓动和口头鼓动。“工人协会”在传单中号召工人们采取“兄弟般的”行动，“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①。

7月初，库尔斯克、梁赞、布列斯特和雅罗斯拉夫里各铁路修配厂的工人和古容工厂、“新布朗雷尔”工厂、“彼列努德”工厂、格列萨尔工厂以及其他一些企业的工人响应“工人协会”的号召，举行了罢工。全市规模的罢工已经酝酿成熟。当资本家已经决定要满足劳动者的某些要求时，警察却于7月6日逮捕了“工人协会”的许多积极的活动家。这是已经准备好了的莫斯科第一次总罢工未能举行的原因之一。

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密切地注视着莫斯科工人的发动。他们在8月2日印发的《致亚历山大罗夫铸铁厂工人和华沙铁路工人》的传单中说，在彼得堡纺织工人影响下开始的莫斯科-库尔斯克铁路修配厂的罢工胜利结束了。莫斯科同志们的罢工“比任何说明和解释都更好地向工人表明，他们是应该服服贴贴地去等待正义，即等待长官的恩赐呢，还是应该去争取正义，应该坚决地、团结一致地、同时又是沉着地去争取正义”②。

“工人协会”在其活动的极盛时期（1896年夏天）曾在55个大工厂和铁路修配厂中进行鼓动工作。它同15个工业城市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以及同“劳动解放社”都有联系。从事与

---

① 《十九世纪的俄国工人运动》第4卷第1册第352页。

② 同上书，第275页。

“劳动解放社”建立联系并把秘密书刊运往莫斯科的有瓦·瓦·沃罗夫斯基、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维·米·韦利奇金娜和叶·伊·斯庞蒂。1896 年 12 月至 1897 年 1 月，在“工人协会”领导下，莫斯科许多企业举行的要求缩短工作日的罢工都取得了胜利。在古容工厂和萨波日尼科夫工厂工作日规定为 11 小时，在加肯塔耳工厂和丹加乌埃尔工厂规定为 10 小时。① 这在当时是一个重大的胜利。

莫斯科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遭到了残酷的迫害。自 1896 年祖巴托夫当了莫斯科保安局的头目以后，逮捕特别频繁，而且是摧毁性的。他除了使用保安机关通常使用的办法（暗中检查参加革命运动的人的信件，布置暗探跟踪“可疑的”知识分子和工人等等）外，还从参加工人运动的不坚定分子中招募一些偶然的和经常的告密者。在“工人协会”的队伍中出现了奸细。

大规模的逮捕使年轻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工作不断遭到破坏，使它不能保持连续性。正如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札罗娃在她的回忆录里所写的那样，每个小组都不得不一切从头做起：同少数有觉悟的工人取得联系，安排他们在小组中学习，并为这种学习出版书籍。②

莫斯科“工人协会”尽管遭到了镇压，但并没有停止斗争。“工人协会”在自己的一份传单中声明：“我们的协会差不多在莫斯科所有的工厂都有自己的成员，因此任何迫害和摧残都不可

① «工作者»文集 1897 年第 3—4 期第 94—99 页。

② «初期的莫斯科工人运动»（文章、评论和回忆集）1919 年莫斯科版第 125 页。

能把它破坏。它已深深扎根于工人群众之中，这就使它能够勇敢而不间断地进行自己的活动。”①

新的同志接替了被捕的同志。在不同时期领导过“工人协会”的有：谢·伊·米茨凯维奇、亚·尼·维诺库罗夫、马·尼·利亚多夫、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瓦·瓦·沃罗夫斯基和约·费·杜勃洛文斯基。积极参加“工人协会“的工作的有：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札罗娃、马·季·叶利札罗夫、费·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和革命歌曲《同志们，勇敢向前进！》的作者列·彼·拉金。

象费·伊·波利亚科夫和康·费·博伊耶这样一些先进的无产者，在莫斯科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活动中曾起过很大的作用。正如在一些人的回忆中所指出的，织布工人费多尔·伊万诺维奇·波利亚科夫是个非常有才能的人，是天才的鼓动家、善于讲故事的人和诗人。他常常没有一个固定的住处：不是住在某个劳动组合里，就是住在工人集体宿舍里，并在那里一步步地开展起革命工作。康斯坦丁·费多罗维奇·博伊耶是魏赫尔特工厂的镟工，有本领的宣传家和鼓动家，外表上看去很象一个七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活动家，同志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大学生”，大家都很尊敬他。他认识很多大学生，因为他常在公共图书馆和食堂里见到他们。②

莫斯科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活动对邻近一些城市的马克思

---

① 《十九世纪的俄国工人运动》第4卷第1册第382页。

② 《初期的莫斯科工人运动》（1893—1895年莫斯科工人协会参加者的回忆录和文件）1932年莫斯科版第54—55、203页。

主义者的工作起了良好的影响。莫斯科“工人协会”经常派自己的代表到莫斯科省的拉缅斯克工厂村、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雅罗斯拉夫里和其他一些工业中心，去散发革命书刊，收集关于工人状况和罢工斗争的情况。1895 年秋，“工人协会”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罢工及其对工人的意义》。小册子中指明了俄国罢工运动发展的原因，具体地分析了当年发生的五次罢工：普罗霍罗夫纺织厂的罢工、莫斯科茶店主仓库的罢工、莫斯科附近的马祖林纺纱厂的罢工、雅罗斯拉夫里大纺织厂的罢工、靠近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捷伊科沃村的卡列特尼科夫棉纺厂的罢工。

在莫斯科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帮助和彼得堡“斗争协会”的影响下，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协会”（1895 年在城外举行的五一节秘密集会上被这样命名）得到了发展和巩固。协会通过谢·巴·舍斯帖尔宁、费·阿·阿法纳西耶夫、尼·伊·马霍夫、米·亚·巴加耶夫、奥·阿·瓦连佐娃及其他一些人同彼得堡、莫斯科及下新城保持着联系。

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人协会”的成员：
米·亚·巴加耶夫、谢·巴·舍斯帖尔宁、奥·阿·瓦连佐娃、
基·尼·奥特罗科夫

谢尔盖·巴甫洛维奇·舍斯帖尔宁是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市的法官，为了秘密工作，他没有参加任何一个地方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小组。在去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作前，他先到了彼得堡，在那里认识了列宁和列宁的同志们。舍斯帖尔宁回忆说："小组，特别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亲热地会见了我这个未来的伊万诺沃人、工业区的代表……同小组成员座谈后确定：由我担任彼得堡小组和伊万诺沃人之间的联络员。小组成员给了我同他们联系的暗号，并答应供给我秘密书刊，而我则应当给彼得堡提供有关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人状况的情报，特别是有关罢工的情报。"①

费多尔·阿法纳西耶维奇·阿法纳西耶夫是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彼得堡和莫斯科社会民主主义小组的积极参加者。流放期满后，他于 1897 年来到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在各工厂里进行工作。作为一个有经验的秘密工作者，他以自己所固有的热情，立即投入了革命工作。

尼基佛尔·伊万诺维奇·马霍夫是弗拉基米尔省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十五岁就进了工厂。同志们喜欢他那种倔强精神和战斗性格。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籍。1895 年春加入"工人协会"后，他很快就成了"协会"的一名积极成员。

血统无产者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加耶夫是一位同样出色的人物。宪兵曾对他作过这样的描述："巴加耶夫，无论就其毅力和勇敢而言，还是就其同反政府派人物联系的广泛

① 谢·巴·舍斯帖尔宁《往事》1946 年伊万诺沃版第 87—88 页。

而言，都是个政治上杰出的人物。”①

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队伍中工作的还有一位女职业革命家奥丽珈·阿法纳西耶夫娜·瓦连佐娃。她是当地人；1888 年被驱逐出莫斯科，回到故乡，她在自己的同乡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位“家庭女教师”（这是警察的情报中对她的称呼）同织布工人和纺纱工人保持着联系，了解他们的疾苦和期望，在工人、工厂职员和教师中寻找并找到了对现存制度不满的人。1896 年瓦连佐娃领导了“工人协会”。在她的领导下，“协会”重新安排了自己的工作，使之更加接近群众，并建立了一些工厂小组。

在 1896—1898 年，宪兵队对“工人协会”的成员进行了 3 次逮捕，抓走了将近 100 人。② 但是受到工人群众拥护并得到他们支持的这个组织仍然存在，并一直在进行斗争。它继续巩固同彼得堡、莫斯科、下新城和基辅的联系。

1895 年，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纺织厂爆发了两千名织布工人的罢工。领导罢工的是工人鼓动家尼·伊·马霍夫和米·亚·巴加耶夫。他们帮助工人提出要求并选出代表同工厂当局和警察局长进行谈判。他们成功地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举行了第一次群众集会。

彼得堡“斗争协会”一得到罢工的消息，就派米·亚·西尔文到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给罢工者送去 200 个卢布。莫斯

---

① 谢·巴·舍斯帖尔宁《往事》第 112、131、144 页。

② 《向 1900 年巴黎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作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报告》1901 年日内瓦版第 26—27 页。

科“工人协会”大约也送去了这么多的卢布。

罢工从10月4日持续到19日，直到工厂当局答应把计件工资额提高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后才结束。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纺织厂持续两周的罢工遐迩皆知。莫斯科“工人协会”专门为它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并加以传播。舍斯帖尔宁写的关于罢工的报告送到国外并刊登在由普列汉诺夫的“劳动解放社”编纂的《工作者》文集上。

1897年12月22日，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15,000名纺织工人开始了为时三周的罢工。罢工的起因是，厂主在实施1897年6月2日颁布的关于把工作日缩短到十一个半小时的法律时，决定靠减少节日来补偿自己的损失。领导这次罢工的是以二十五岁的织布工人基里尔·尼古拉耶维奇·奥特罗科夫为首的几位坚强有力的无产者，他们是“工人协会”的成员，他们“作为领导者和鼓动者在行动”①。

九十年代中期，基辅和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的社会民主党人以彼得堡和俄国中部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为榜样，也开始在工人中间进行群众性的鼓动工作。基辅的社会民主党人巴·卢·土查普斯基写道：“我们以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为榜样，坚决主张必须对广大的工人群众直接施加影响……”②

工人革命家尤·德·美尔尼科夫是政治鼓动的一位热烈捍卫者。有人认为比较合适的做法是在狭隘的小组范围内从工人

---

① 《向1900年巴黎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作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报告》第26页。

② 巴·卢·土查普斯基《往事片断》1923年敖德萨版第58页。

中培养有学识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反驳这种主张时说："把一个人提上二层楼，不如把群众提高一英寸。"①

1895 年 12 月，在美尔尼科夫的倡议下，由基辅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小组的成员组织了一个工人委员会，开始向基辅各企业的工人印发传单。1896 年，一些政治鼓动的拥护者联合成为一个单独的团体，取名为"工人事业社"。在这个团体内起领导作用的有尤·德·美尔尼科夫、波·李·艾杰尔曼、巴·卢·士查普斯基和尼·阿·维格多尔契克。1896 年 12 月该团体开始出版《前进报》，报头的题词是："工人的幸福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工人的力量在于他们联合起来。"②

报纸的第一号是用胶版印制的。第一号的社论是《为什么工人需要报纸？》。社论中顺便谈到："为什么我们的报纸不是铅印的，而是用蓝色的不匀称的字体书写的？因为凡是向工人讲真理的书报都不允许印刷出版。所以与其读印刷得很漂亮的谎言，不如读用蓝墨水书写的真理。"③

报纸号召工人采取共同行动来反对自己的敌人，要象首都无产者在彼得堡"斗争协会"领导下那样去进行战斗。"让俄国工人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全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幸福时刻尽快到来吧。"④

---

① 《无产阶级革命》杂志1921 年第 1 期第 29 页。

② 从第 3 号起该报就作为基辅"斗争协会"的机关报出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该报成了基辅委员会的机关报。截至 1900 年 12 月共出了十号。最后几号反映出了"经济主义"的影响。

③ 《前进报》1896 年 12 月 8 日第 1 号。

④ 《前进报》1897年 2 月 28 日第 2 号。

1897 年 3 月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团体“工人事业社”和基辅的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团体统一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协会”的成立标志着文字鼓动的加强。当时领导“兵工厂”马克思主义小组的费·尼·彼得罗夫回忆说：“宣传员们都聚集在‘斗争协会’的周围。在 1897 年一年中，基辅‘斗争协会’印发了许多传单，传单中非常尖锐地提出了基辅各企业工人提出的关于缩短工作日和提高工资的要求。”① 从春天起，在各条街道、在各家门口、在各铁路修配厂，在凡是工人多的地方，都开始大量散发传单。②

仅在 1897 年一年内，基辅社会民主党人就印发了 6,500 多份传单，③ 散发到 25 个工厂。在这些传单的影响下，工人们开始更勇敢、更团结一致地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在格拉夫工厂、格列捷尔工厂、施曼斯基工厂、南俄机器制造厂，在一些小工厂和一些修配厂，工人们用罢工的方式或者用以宣布罢工相威胁的方式争得了一些让步。有的企业主被迫缩短了工作日，有的企业主被迫提高了计件工资额，有的企业主答应归还非法扣留的钱或减少罚款。1897 年 11 月 26 日的一张传单中说：“所有这些事件都说明，基辅的工人们也在以彼得堡、莫斯科和国外一些城市为榜样，纷纷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反对资本家。”④

---

① 《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900—1922 年）》1963 年莫斯科版第 13 页。

② 《十九世纪的俄国工人运动》1963 年莫斯科版第 4 卷第 2 册第 380 页。

③ 《十九世纪的俄国工人运动》1963 年莫斯科版第 4 卷第 1 册第 763 页。

④ 同上。

1897 年下半年，在基辅市内有近 30 名工人因阅读秘密传单而被捕。基辅“斗争协会”在其传单中指出，无论在基辅或彼得堡，莫斯科或华沙，雅罗斯拉夫里或敖德萨，在凡是工人起来同厂主斗争的地方，警察和宪兵，省长和总督都急忙去帮助资本家。传单教导说，除了同厂主进行斗争即进行经济斗争外，工人还必须同沙皇政府进行政治斗争。因此在俄国无产阶级的旗帜上应当写上对专制制度是致命的话——政治自由。

基辅“斗争协会”的成员：
阿·德·波利亚克、斯·弗·波梅兰茨、弗·格·克雷让诺夫斯卡娅

基辅的传单散发到了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尼古拉耶夫、敖德萨和克列缅楚格，《前进报》则传播到了彼得堡、莫斯科和图拉。特别是基辅同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基辅“斗争协会”的一个成员克·阿·彼特鲁谢维奇曾被派到那里。

早在 1894—1895 年，在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的布良斯克工厂就有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在活动。在这个小组中起积极作用的是基辅大学的学生加·达·莱特伊仁(林多夫)、从莫斯科驱逐到这里来的亚·尼·维诺库罗夫和格·恩·曼德尔施塔姆以

及当地工人阿·伊·斯米尔诺夫、伊·普·马扎诺夫、勃·阿·阿法纳西耶夫、阿·弗·托姆、斯·阿·别尔金。小组同基辅、哈尔科夫和顿河岸罗斯托夫保持着联系。1895 年，在小组的领导下工人们在离城不远的一座寺院的树林里举行了五一节集会，年轻的社会民主党人由于对保密工作注意不够，结果使组织遭到破坏。警察在那年夏天逮捕了该组织的所有积极活动的成员，共 43 人。

从奔萨来的伊·克·拉拉扬茨积极地担负起恢复马克思主义小组的工作，同他一起从事地下斗争的同志们说他是一个具有坚强性格和很大组织才能的人，他在几年之内就把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社会民主党的一切线索都掌握在自己手中。① 1897 年春，列宁的忠实学生巴布什金被驱逐到这里。在三、四年间，这些富有经验的革命者没有落入警察的魔掌，并且保护了当地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使它没有遭到破坏。当地的工人和从其他城市驱逐到这里来的工人都团结在巴布什金的周围。在他的影响下，布良斯克工厂的镟工格里哥里·伊万诺维奇·彼得罗夫斯基成长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

1897 年 12 月在拉拉扬茨和巴布什金的领导下，全市各马克思主义小组联合成一个取名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

1898 年 2 月，叶卡特林诺斯拉夫“斗争协会”向七个工厂的

---

① 《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历史(1889—1903)》（回忆录和资料)1923 年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版第 173 页。

工人印发了2,000到3,000份传单。这些传单给工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特别是因为在一些工厂里，工厂当局为了避免罢工，连忙满足了传单中所提出的某些要求。

通过伊·克·拉拉扬茨以及在不同时期从彼得堡驱逐到这里来的工人阿·斯·菲利莫诺夫、普·阿·莫罗佐夫、伊·伊·雅柯夫列夫、尼·杰·波格丹诺夫、伊·瓦·巴布什金以及后来的瓦·安·舍尔古诺夫，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同彼得堡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经常从那里得到书刊并加以传播。此外，同莫斯科、基辅、哈尔科夫、尼古拉耶夫、图拉甚至乌拉尔也建立了联系。

基辅“斗争协会”和叶卡特林诺斯拉夫“斗争协会”促进了马利乌波尔、尤佐夫卡和阿尔切夫斯克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和团体的产生。尼古拉耶夫、哈尔科夫、敖德萨、赫尔松、波尔塔瓦、克列缅楚格以及乌克兰其他一些城市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得到了加强。① 1897年“尼古拉耶夫工人协会”（“南俄工人协会”）诞生了，参加这个协会的有200人。但它只存在了九个月。

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和以它为榜样而进行活动的莫斯科和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协会”、基辅和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的“斗争协会”，是俄国和乌克兰的第一批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在它们的组织结构和活动性质方面不仅有许多共同点，而且也有某些差别，这些差别是由每个组织产生的历史和地方条件造成的。

---

① 《乌克兰共产党简史》1961年基辅版第36页。

叶卡特林诺斯拉夫“斗争协会”的活动家：
伊·瓦·巴布什金、格·伊·彼得罗夫斯基、伊·克·拉拉扬茨

彼得堡“斗争协会”是最集中的组织，它的领导核心由三至五人组成。莫斯科“工人协会”最初由中心小组即“六人小组”对它实行思想领导和一般组织领导。“六人小组”编写传单和小册子，负责技术工作和秘密联系。米茨凯维奇指出：“实际上我们的全部事务都由维诺库罗夫、利亚多夫、我和斯庞蒂四个人领导，其中前三个人经常见面，因为他们住得比较近，早就认识，而且可以说也比较合得来。”①

中心工人小组在“六人小组”领导下进行活动。该小组由先进工人组成，其中每个人都代表几个工厂小组和一些知识分子宣传员。在小组会上经常讨论各企业的情况，研究传单草稿等。1896 年夏天成立了由 10 至 12 人组成的莫斯科“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② 下设一个咨议机关——工厂小组代表会议。

① 谢·伊·米茨凯维奇《革命的莫斯科（1888—1905）》1940 年莫斯科版第 176 页。

② 《向 1900 年巴黎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作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报告》第 23 页。

基辅“斗争协会”的领导核心由三人组成(艾杰尔曼、土查普斯基和维格多尔契克)。其中一人作为领导核心的代表参加工人委员会，工人委员会相当于其他城市的中心工人小组。① 从1897年夏天起基辅社会民主党人印发的传单开始署名：“基辅工人委员会。基辅‘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出版。”

在叶卡特林诺斯拉夫“斗争协会”的领导中心工作的有四人：两名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两名工人，其中有“具有彼得堡经验、知道怎样才能更好地开展活动”的巴布什金。② 叶卡特林诺斯拉夫“斗争协会”的成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个是由巴布什金领导的工厂小组，另一个是由拉拉扬茨领导的主要由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的城市小组。巴布什金代表工人小组的同志参加城市小组的活动，拉拉扬茨代表城市小组的同志参加工厂小组的活动。

在各“斗争协会”和“工人协会”中逐渐形成了社会民主党活动的基本原则。

西欧各工人党的党员往往不承担任何义务，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则不同，他们当时就已经觉得自己是完全处于自己组织支配下的革命战士。例如，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人协会”的章程中有一条说，它的成员“可以派到其他地方，去指导那里发生的风潮，去进行宣传和建立新的小组”③。工人尔·姆·谢

---

① 波·艾杰尔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6年莫斯科版 第114页；巴·卢·土查普斯基《往事片断》第67页。

② 《伊万·瓦西里也维奇·巴布什金回忆录》第80页。

③ 《十九世纪的俄国工人运动》第4卷第1册第123页。

缅奇科夫和德·亚·塔兰托夫为了执行协会的委托，曾于1896年秋到了距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十三公里的科赫马村的工厂，在那里宣传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建立了一个小组，不久又建立了科赫马“工人协会”。莫斯科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也经常把自己的积极成员(工人)从一个企业派往另一个企业去建立新的联系或扩大原有的联系。

值得指出的是，九十年代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曾经试图使自己的政治工作去适应无产阶级各个阶层和各支队伍的特点，特别是妇女的特点。1894年在莫斯科“工人协会”中进行活动的就有一个由普·伊·维诺库罗娃建立的妇女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小组的成员保存并转抄秘密书刊，通过各种募捐和抽彩票的办法来筹集资金，她们还深入到星期日夜校，在那里结识织布女工和时装女成衣工，并在她们中间进行革命宣传。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瓦连佐娃组织了第一个妇女马克思主义小组。在基辅也有一个妇女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在工作。

还在那时，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为了掩盖自己的秘密活动就已经开始利用一些最微小的合法机会。例如，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和莫斯科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就曾巧妙地利用星期日工人夜校来进行工作。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札罗娃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喀山铁路的星期日夜校在莫斯科工人运动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夜校成了向工人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地方。秘密工作者往往通过夜校进行联系。①

① «初期的莫斯科工人运动»1919年莫斯科版第124—125页。

很久以来，在莫斯科的霍登卡，在新杰维契寺院旁边，在索科里尼基公园以及在安年戈夫树林，每逢五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天都要举行设有游艺场和旋转木马的民众游艺会。1895 年“工人协会”的积极分子成功地利用了这个游艺会。他们同一群群正在休息的工人坐在一起，开头是讲述国际无产阶级的节日，最后向工人们宣读传单。他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把莫斯科相当广泛的工人群众的注意力引向了劳动者团结的国际节日。

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根据舍斯帖尔宁的倡议开办的一个小书店活动了很长一段时间。店里的售货员都是社会民主党人。人们在书店里购买合法出版物，交换秘密出版物，告知开会的消息和接头的地点，售货员则在自己的顾客中物色工人小组的人选。“戒酒运动协会”的茶馆也成了接头、会面和传递消息的地点。

九十年代中期，俄国中部和乌克兰的各“斗争协会”和“工人协会”最先开始在工人中进行群众性的鼓动工作。由小组宣传转到鼓动、转到直接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这是社会民主党人策略上的一个急剧的转折，它不只是在彼得堡引起了不少激烈的争论。当 1895 年 10 月爆发了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纺织厂的两千名织布工人的罢工时，马霍夫和巴加耶夫曾建议由“工人协会”来领导这次罢工，把自己的鼓动员派到罢工者那里去进行鼓动，并号召其他工厂也加入罢工。瓦连佐娃支持他们的建议。但是“协会”的主席弗·阿·康德拉提耶夫和秘书安·安·叶甫多基莫夫在积极分子会上拒绝了这些建议，并声称，“工人协会”还没有准备到进行公开发动的程度。争论继续了两个晚上。最

后通过了一个妥协性的决议："协会"不去领导罢工，但它的个别成员可以自己承担风险参加罢工。马霍夫和巴加耶夫正是这样做的，他们使持续十五天的纺织工人罢工保持了团结一致并具有组织性。

1897 年夏天和秋天，在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的社会民主党人中展开了一场争论：应当更多地注意什么，是注意在小组中进行宣传和建立工人储金会呢，还是去注意开展群众性的鼓动并建立全市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来自维尔诺、明斯克和维切布斯克并在叶卡特林诺斯拉夫手工业者中间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赞成进行小组宣传和建立工人储金会。巴布什金和拉拉扬茨则坚决反对。由于他们的努力，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的社会民主党人终于开始转入群众性的鼓动并成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九十年代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最重要的手段是传单。印发传单在各社会民主主义协会的活动中占据中心位置。在这方面只有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协会"例外，它未能印发自己的传单。它利用的是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和莫斯科"工人协会"的出版物。下新城、尼古拉耶夫和哈尔科夫的社会民主主义团体都开始印发自己的传单。在传单中他们也象彼得堡人、莫斯科人和基辅人那样，号召工人在"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这一无产阶级团结的战斗口号下进行斗争。

各"斗争协会"和"工人协会"在自己的队伍中团结了各民族的社会主义者——知识分子和工人。

例如，在基辅和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的"斗争协会"中一道进

行工作的有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波兰人和犹太人。南高加索、波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团体和组织也是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来进行活动的。九十年代，在作为高加索的行政中心和大批流放犯集中地的梯弗利斯，以及在巴统、库塔伊斯和巴库，有不少从俄国其他地区驱逐到这里来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进行革命工作，他们是：恩·普·科泽连科、伊·伊·卢津、格·亚·弗兰切斯基、弗·克·罗泽维奇-别列维奇、伊·阿·科甘，工人尼·古·波列塔耶夫(彼得堡“斗争协会”成员)、季·雅·利特文-谢多伊(莫斯科“工人协会”成员)等等。

在 1896—1897 年，俄罗斯的社会民主党人和格鲁吉亚的马克思主义者米·格·茨哈卡雅、亚·格·楚卢基泽和弗·扎·克茨霍维利在梯弗利斯、巴统和库塔伊斯建立了一些社会民主主义小组。稍后，即在 1898—1899 年，在巴库也建立了一些小组。① 1899 年在斯·格·邵武勉的领导下，在贾拉洛格利诞生了第一个亚美尼亚马克思主义小组。

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各小组的组织者共同制定了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的活动纲领草案。草案中叙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② 的一些基本原理，从总的方面确定了南高加索社会民主党人进行革命斗争的任务。在一份来自宪兵的文件中指出，

① 《阿塞拜疆共产党简史》1963 年巴库版第 27—29 页。

② 1897 年巴统小组第一次将《共产党宣言》译成格鲁吉亚文，用胶版印刷后加以传播。当时还把《宣言》第一章的某些段落假充国外某个政论家的评论刊登在合法报纸《犁沟报》上。

纲领的目的是“在共同的政治要求的基础上，不分民族，把工人联合起来”①。

南高加索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1893—1897 年加入弗·叶·阿法纳西耶夫小组的有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波兰人和立陶宛人。在南高加索铁路的各主要修配厂和机车库的工人小组里，学习时用的是俄语、格鲁吉亚语和亚美尼亚语。那时就已经为在南高加索建立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各族工人的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打下了基础。

格鲁吉亚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小组认为自己是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地方分会。例如，巴统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的章程就规定要把工人储金会的部分资金寄给彼得堡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②

南高加索社会民主党人以彼得堡的同志为榜样，于九十年代在统一自己小组的行动方面采取了一些最初步骤。1896 年在大约已有二十个小组的梯弗利斯成立了一个“宣传工作者共同体”，而在 1897 年又由各工人小组的代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于 1898 年在“麦撒墨达西社”的马克思主义者加入后变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利斯委员会。1896 年春在格鲁吉亚出现了第一批传单。这些传单是为已经迫近的各主要铁路修配

① 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国家历史档案馆全宗第 31 号，卷宗第 167 号，第 433 张。

② 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全宗第 102 号，1902 年第 3 类案卷，卷宗第 1225 号，第 18 张。

厂的罢工而印制的。

南高加索社会民主党人同彼得堡、莫斯科、罗斯托夫和华沙① 都有联系。

在 1893—1896 年，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同华沙、洛兹、日拉尔多夫、比亚威斯托克、东布罗瓦、索斯诺维茨和扎韦列茨的工人建立了联系② 。这些城市在它的领导下相继举行了一些大罢工和五一发动。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引导波兰工人运动同全俄工人运动建立了兄弟般的友谊。它在 1897 年的五一宣言中就波兰无产阶级、俄罗斯无产阶级、立陶宛无产阶级的利益一致性问题写道："我们找到了坚定的同盟者：在莫斯科、雅罗斯拉夫里和彼得堡，俄国无产阶级获得了胜利；在立陶宛，工人群众已起来斗争③ ……在整个沙皇帝国的土地上，无产阶级思想得到了热烈的反响，弟兄找到了弟兄。"④

九十年代中期，立陶宛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日益加强。1896 年 4 月，在维尔诺代表大会上成立了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纲。但党纲中放在第一位的不是实行多民族的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统一，而是要求建立立陶宛共和国并同在俄国分裂过程中应当分离出去的毗邻国家——波兰、

---

① 同华沙的联系是通过菲·叶·马哈拉泽建立的，他于 1891—1893 年在华沙兽医学院学习，参加过马克思主义小组，并因此在华沙坐过将近两年监狱。

② 《关于波兰工人运动的历史》（文集）1962 年莫斯科版第 49 页。

③ 1897 年在维尔诺，铁路工人、泥水匠、五金工人和皮革工人等举行了罢工。

④ 《波兰-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资料和文件）1957 年华沙版第1卷（1893—1903）第 1 部分（1893—1897）第 451—452 页。

拉脱维亚、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联邦制的联合。费·埃·捷尔任斯基和出席代表大会的部分工人建议去掉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纲领中的分立主义，提出为民主主义的俄国、为立陶宛实行自治而斗争的口号。然而他们居于少数。

1896 年 5 月在维尔诺召开了早在这年年初就脱离了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成立了独立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立陶宛工人协会。在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有斯·斯·特鲁谢维奇、美·尤·柯兹洛夫斯基、亚·亚·帕普凯维奇以及康·斯·叶列梅耶夫。立陶宛工人协会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它同捷尔任斯基所领导的那一部分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组织一起为反对机会主义者和分立主义者而斗争，它拥护全俄国无产阶级进行统一的革命斗争。立陶宛工人协会的纲领中写道："我们通过同全俄国的工人一起进行斗争，一定能够争得我们所需要的作为通向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个阶段的宪制。"①

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俄国西部其他边区也发展起来了。1895 年在爱沙尼亚的尤里耶夫大学学生中间，在克廉哥尔姆纺织厂、纳尔瓦的制呢厂和其他一些工厂的工人中间，马克思主义小组纷纷出现。纳尔瓦小组同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建立了联系。1897 年春该小组领导了克廉哥尔姆纺织工人的罢工。这是在社会民主党人领导下爱沙尼亚举行的第一次罢工。②

---

① 《工人评论》(1898 年)第 2 期第 12 页。

② 《爱沙尼亚共产党简史》1961 年塔林版第 1 册第 26—32 页。

1896 年在俄罗斯-波罗的海车辆制造厂、瓶塞工厂、“凤凰”车辆制造厂以及拉脱维亚的里加-奥廖尔铁路修配厂都成立了工人小组。① 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从哥美耳、维切布斯克、明斯克、布列斯特、格罗德诺以及白俄罗斯的其他一些城市的工人小组中产生了一些社会民主主义团体。②

1897 年 9 月在维尔诺召开了维尔诺、明斯克、比亚威斯托克、华沙、维切布斯克犹太社会民主党人团体以及在代表大会前不久开始出版的秘密报纸《工人呼声报》编辑部的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建立了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俄罗斯和波兰犹太工人总联盟”，即历史上所说的崩得(联盟)。

崩得与其他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不同，它不是按地域特征而是按民族特征建立起来的。③ 它是从那些自九十年代中期起就开始以经济要求为基础而进行鼓动的犹太工人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发展起来的。该组织的基础是罢工基金会。④ 崩得在它产生时就已表现出民族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倾向。

在俄国印刷的《工人呼声报》和在国外出版的理论杂志《犹太工人》是崩得的中央机关刊物。崩得在立陶宛、白俄罗斯和波

---

① 《拉脱维亚共产党简史》1962 年里加版第 1 册第 30 页。

② 《白俄罗斯共产党简史》1961 年明斯克版第 1 册第 37—38 页。

③ 在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建立单独的犹太工人组织的必要性，理由是犹太无产阶级有需要加以特殊保护的特殊利益（《向 1900 年巴黎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作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报告》。《俄国和波兰的犹太工人运动史》1901 年日内瓦版第 80 页）。

④ 同上书，第 82 页。

兰① 的主要是一些小手工业的工人中间用犹太语进行宣传和鼓动。它同彼得堡和基辅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以及莫斯科的“工人协会”都建立有联系。崩得积极参加了从国外运送秘密书刊的工作。

日益高涨的罢工浪潮和不断发展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鼓舞着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去继续进行英勇的斗争。这些成就也鼓舞了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劳动解放社”的成员于1895年同列宁会见以后，同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联系以及同俄国其他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联系加强了。根据普列汉诺夫的“劳动解放社”的倡议而于 1894 年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的活动也积极起来了。

在 1896—1899 年，“联合会”的日内瓦印刷所一共印了 6 期（3 册）根据列宁建议创办的不定期马克思主义文集《工作者》。1896 年春天出版的《工作者》文集第一册（1—2 期）中载有列宁写的悼念文章《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还出版了 10 期专为工人办的《〈工作者〉小报》。在这些篇幅不太大的文集杂志中，有关于俄国和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问题的文章以及关于俄国各工业中心无产者的革命发动的报道。

由于俄国工人运动日趋高涨，由于“劳动解放社”同国内一些社会民主党组织建立了联系，特别是同彼得堡“斗争协会”和莫斯科“工人协会”建立了联系，这就使普列汉诺夫及其“劳动解

---

① 维尔诺省、科夫诺省、格罗德诺省、明斯克省、维切布斯克省、莫吉廖夫省、苏瓦乌基省、华沙、洛兹。

放社”能够以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全权代表的资格参加第二国际的活动。1896 年普列汉诺夫率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团出席了伦敦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代表团在所作的报告中向各国社会党人介绍了俄国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活动，首先是彼得堡“斗争协会”的活动。

俄国使者在伦敦代表大会上的出现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代表大会在通过的一项决议中指出：“俄国各工人组织的代表出席国际代表大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空前未有的事件。”代表大会对俄国无产阶级的觉醒表示欢迎，并代表各国正在斗争的工人祝愿俄国兄弟“英勇顽强、朝气蓬勃地进行艰苦的斗争去反对政治压迫和经济压迫”。①

“劳动解放社”所建立的国际联系，促使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和俄国工人运动加入到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统一的洪流中去。

社会民主主义的小组、团体和组织的普遍发展，直接提出了制定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革命斗争的共同纲领和策略问题。这就迫切需要召开代表大会，把社会民主主义的协会、团体和小组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

代表大会的筹备和举行

九十年代，在俄国建立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在列宁的著作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论证。列宁当时的全部理论活动和组织活动都是为了实现这一思想。1895 年 12 月列宁被

① 《〈工作者〉小报》1896 年 12 月第 2 期第 10 页。

捕，这就使他不可能直接参加把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联合成为一个统一政党的斗争。然而就是在监禁中，他也继续领导着建党工作。据克鲁普斯卡娅说，他在从监狱发出的信件中，一再催促抓紧建党工作，极力主张筹备召开党的代表大会。① 1895 年底，列宁用牛奶在一本合法书籍的字里行间为未来的党写了《党纲草案》，1896 年夏天又写了《党纲说明》，并通过克鲁普斯卡娅把这些文件传了出去。列宁在其党纲初稿中，从理论上论证了历史向俄国工人阶级提出的目标和任务：推翻专制制度和争得政治自由，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1897 年底，列宁还在流放地时，就已经写成了就思想的深度和威力来说非常出色的小册子《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他在小册子里第一次总结了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这个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萌芽的活动经验，论证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纲领和策略。列宁表明，俄国社会民主党只有当它保证把自己的社会主义活动（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同民主主义活动（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和推翻沙皇制度）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时，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这本小册子在结尾时号召不要浪费时间，而要开展积极的活动，“要组织工人运动，要巩固革命团体及其相互联系，要供给工人们宣传鼓动的书刊，要把散布在俄国各个地方的工人小组与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统一成为一个社

①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 12 号，目录 第 2 号，保管单位第 53 号，第 8 张；保管单位第 52 号，第 46 张。

会民主工党”①。1898 年由“劳动解放社”出版的列宁的这部著作成了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建党斗争中的主要的纲领性文件之一。

列宁的没有被捕的志同道合者们曾企图用实际行动来实现列宁关于建党的思想和指示。1896 年夏，克鲁普斯卡娅受彼得堡“斗争协会”的委托，来到波尔塔瓦。她在这里同基辅的马克思主义者举行的会议上，就筹备召开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代表大会和出版共同的秘密报纸的问题同他们达成了协议。

由于列宁及“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其他一些积极活动家被捕和流放到西伯利亚，这就使彼得堡社会民主党人没有可能去召开全俄的党代表大会。然而，召开代表大会的思想在九十年代下半期已成为许多做实际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愿望。各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都在谈论统一问题。莫斯科“工人协会”也提出了这个问题。据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说，1896 年春天，莫斯科人曾拟定了一个召开代表大会的详细计划，并散发给了其他城市的一些组织，但是宪兵的破坏使已经开始的事情未能继续进行下去。1897 年在苏黎世举行的彼得堡、维尔诺、基辅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和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代表会议，也讨论了把俄国各马克思主义团体统一起来的问题。

1897—1898 年，没有遭受警察破坏的基辅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担负起筹备召开代表大会的工作。基辅人同彼得堡“斗争协会”有联系，有时还出席它的一些会议。他们熟悉列宁的一些纲

① 《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112 页。

领性著作，读过从彼得堡弄来的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这本小册子的手稿。

1897 年 3 月，基辅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工人事业社”曾试图召开代表大会。它的代表走访了许多组织，邀请彼得堡、莫斯科、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和维尔诺的社会民主党人到基辅来。但是到基辅来的只有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代表。莫斯科的那位代表“由于年轻，不足信赖”，给人一种不好的印象，因此又被打发回去了。剩下来的彼得堡的代表、基辅的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团体的代表和基辅“工人事业社”的代表于 1897 年 3 月 17—18 日举行了筹备召开代表大会的代表会议，代表会议主张把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改名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代表会议认为，必须开展召开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和在基辅筹备出版秘密的全俄报纸《工人报》。一个极端秘密的小组开始加紧进行这一工作。参加这个小组的有波·李·艾杰尔曼、尼·阿·维格多尔契克、巴·卢·士查普斯基、斯·弗·波梅兰茨、弗·格·克雷让诺夫斯卡娅-士查普斯卡娅、普·伊·别洛乌索夫、阿·德·波利亚克及其他一些人。

1897 年 8 月，出版了《工人报》创刊号，12 月（为了保密，注明为 11 月）出版了第 2 号。报纸大力号召建立工人政党。该报第 2 号社论《俄国工人运动的当前任务》中说：“各个单独的分散在各地的工人小组和工人协会应当变成一个统一的协会或统一的政党的时候已经到来了。这个政党将促进俄国工人的联合和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俄国工人运动究竟应该竖起一面什么样的旗帜呢？这当然

就是工人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上面写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那面旗帜，世界各国的先进工人正高举着这面旗帜进行斗争，俄国几乎所有的工人小组、工人储金会和工人协会也都集合在这面旗帜之下。这是一面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红旗。俄国工人的政党将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

《工人报》报社成员为了筹备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走访了一些社会民主党组织，拟定了议程草案并把它分发到各地。

代表大会是在不利的情况下召开的，因为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已经发现有“经济主义”这一机会主义思潮的迹象。1897 年下半年，彼得堡的“经济派”联合成为一个独立的团体，并开始出版自己的报纸《工人思想报》。在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中也出现了“经济主义”的拥护者。“联合会”中的所谓青年派成员开始反对普列汉诺夫的“劳动解放社”。

代表大会的发起者竭力保持 1894—1896 年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立场。没有让彼得堡的“青年派”、敖德萨和尼古拉耶夫的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参加代表大会，因为这些团体不够坚定，也不够保密。也没有邀请“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因为担心它对俄国情况不够了解而不能遵守秘密工作的要求。哈尔科夫的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研究了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后，不愿意参加这次大会。它拒绝参加大会的理由是认为建立党还不是时候。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曾同意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但以后又拒绝了。后来捷尔任斯基写道：“我是民族主义的最坚决的反对者，我认为，1898 年我在蹲监狱时，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没有加入

НОЯБРЬ 1897 ГОДА № 2

РАБОЧАЯ ГАЗЕТА

РАБОЧІЕ ВСѢХЪ СТРАНЪ СОЕДИНЯЙТЕСЬ!

БЛИЖАЙШІЯ ЗАДАЧИ РУССКАГО РАБОЧАГО ДВИЖЕНІЯ

*) Парламентъ это учрежденіе, выдающее законы, устанавливающіе подать и налоги и опредѣляющіе расходы страны. Парламентъ составляется изъ выборныхъ отъ всѣхъ гражданъ, а слѣдовательно и отъ рабочихъ.

*) На послѣднихъ выборахъ въ Лондонскій Совѣтъ изъ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отъ рабочихъ

«工人报»第2号

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一个极大的错误……”①

代表大会的地址，根据同崩得领导人协商的结果，选在明斯克，当时这是个安静的外省城市。这里还不象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和叶卡特林诺斯拉夫那样遭到警察严密监视。代表们都是单个地到达这里的。崩得的领导人在车站欢迎了他们，然后又故意绕道把他们分别送到住处。代表大会正式开幕的前一天晚上就日程问题举行了预备会议。

代表大会于1898年3月1日上午10时在社会民主党人（铁路工人）普·弗·鲁勉采夫的住宅里开幕。这是位于城郊、座落在扎哈尔耶夫街（现名列宁大街）的一所不大的木头房子②。代表大会是在十分秘密的情况下举行的，虽然会址离警察局很近：骑兵宪兵队的驻地就在这条非常狭窄的街道的对面。③这是沙皇时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俄国领土上召开的唯一的一次代表大会。

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四个“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即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和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

① 《捷尔任斯基选集》1957年莫斯科版第1卷第2页。

②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这座房子同这个城市的其他几千座建筑物一起被希特勒法西斯分子毁掉了，战后恢复了原样，普·弗·鲁勉采夫住所的全部陈设，连最细微的地方都作了复制。这里现在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纪念馆。

③ 莫斯科保安局的头子祖巴托夫根据警察司交下的任务，派了“流动队”的三个暗探到南方去侦察《工人报》的印刷所，这三个暗探跟踪基辅代表来到明斯克。但是他们未能弄清楚，基辅社会民主党人为什么到明斯克来。

的代表以及《工人报》社和崩得的代表①，共九人：斯·伊·拉德琴柯代表彼得堡，阿·阿·万诺夫斯基代表莫斯科，克·阿·彼特鲁谢维奇代表叶卡特林诺斯拉夫，波·李·艾杰尔曼和尼·阿·维格多尔契克代表《工人报》，巴·卢·土查普斯基代表基辅"斗争协会"和工人委员会，阿·约·克列美尔、阿·穆特尼克和什·卡茨代表崩得。

代表大会是在为普·弗·鲁勉采夫妻子的命名日举行晚会的幌子下进行的。在举行会议的小厢房的窗子上取下了第二层玻璃窗扇，以备有情况时好逃跑。窗子朝着花园，花园那边是斯维斯洛奇河和一片丛林。在隔壁一间屋里一直生着炉子，以便警察突然闯来时能够迅速烧掉那些足以暴露身份的材料。

在彼得堡"斗争协会"起草的议事日程草案（《彼得堡章程》②）中拟定了纲领部分。这一部分的注释中说："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将提出自己的有详细论证的纲领草案。"③ 把这一纲领部分的各项同列宁的著作《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加以对照，就使人有理由认为，《彼得堡章程》的起草人所说的要提出有详细论证的草案，指的就是列宁的纲领草案。但是列宁的草案并没有提交大会。在几次会议上也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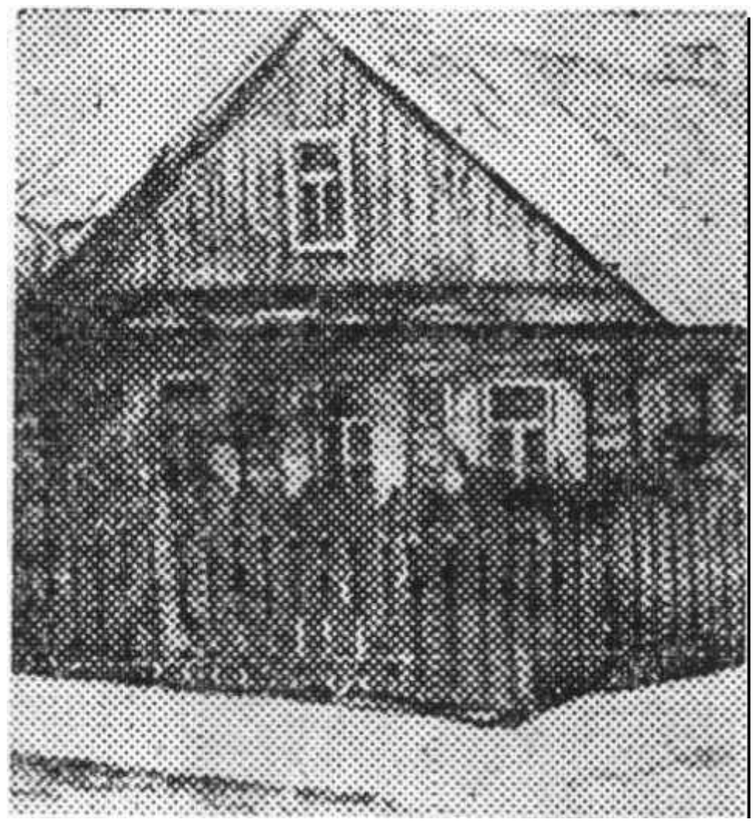
---

① 据一些资料讲，梯弗利斯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代表也曾被邀参加代表大会。见斯·塔拉克瓦泽的《格鲁吉亚共产党史》1925年梯弗利斯版第1册第26—27页。

② 《彼得堡章程》最初载于1903年日内瓦出版的小册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1898年)》第6—7页。

③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和资料》1958年莫斯科版第90页。

讨论《彼得堡章程》。作为代表大会议程来进行讨论的是由艾杰尔曼拟定的“口试章程”(为了保密起见，有时把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称为“口试”)。



这是在明斯克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址

代表大会历时三天，举行了六次会议。没有作记录，只记下了一些决议。主要问题是宣布党的成立。会上决定把俄国所有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

关于党的名称问题引起了一些争论。根据代表大会的纲领草案，提出了几个方案以供讨论，这就是：“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俄罗斯工人党”，“俄罗斯工人协会”。“社会民主”的叫法没有引起分歧。有人建议用“俄国”(россииская) 代替“俄罗斯”(русская)。这个建议也没有引起异议。代表大会把党叫作“俄国的”，是为了强调不应根据狭隘的民族特征来建立党。社会民主党人力求把国内各个民族的工人都联合在自己的队伍里。

一部分代表反对“工人”党这一名称。理由是，目前加入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实际上只有少数工人。意见发生了分歧。代表大会以五票对四票的多数确定了党的名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工”字是在代表大会之后起草宣言时，经两名中央委员同意而加进去的。

代表大会在讨论下一项议程时，解决了一个一般纲领性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斯·伊·拉德琴柯、波·李·艾杰尔曼、阿·阿·万诺夫斯基、
巴·卢·土查普斯基、尼·阿·维格多尔契克、克·阿·彼特鲁
谢维奇、阿·穆特尼克、阿·约·克列美尔、什·卡茨

任务，即工人政党如何对待民族问题。大会同意承认每个民族都有自决权。

其余时间代表大会用来讨论地方代表们的报告以及主要是讨论那些能够起章程作用的建党原则。它们一共有十一条，其中包括党的建立和党的名称、代表大会及召开代表大会的程序、中央委员会及各地方委员会的职责、党的经费、党的出版机关及在国外的代表机关等。党的最高机关是各地方委员会选派代表出席的代表大会，由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则是执行机关，中央委员会要向代表大会报告自己的工作。中央委员会应当关心党的有计划的活动，出版书刊并把它们分送各地方委员会，组织五一节庆祝活动，就一些重大事件印发传单。对于那些特别重要而又可以延缓的问题，中央委员会必须提请党的代表大会来解决，当问题不容拖延时，中央委员会可以自行处理，但要向下届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处理情况。中央委员会有权增补未经代表大会选举的新成员。

根据崩得代表团的要求，在第一条中指出：崩得是作为一个自治的组织加入党的，它在与犹太无产阶级中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有关的问题上是独立的。根据叶卡特林诺斯拉夫代表的提议，代表大会在第七条中规定各地方委员会享有自治权，允许他们以更适合本地条件的方式去执行中央委员会的各项决议。在特殊情况下地方委员会可以拒绝执行中央委员会的要求，但事先要向中央委员会说明拒绝的原因。

代表大会关于地方委员会享有自治权的决议，反映了运动的不成熟性、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孤独性和手工业方式以及

害怕地方利益服从党的共同任务的倾向。

代表大会选出了由拉德琴柯、艾杰尔曼和克列美尔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它承认“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成部分和它在国外的代表。《工人报》被宣布为党的正式机关报。土查普斯基建议请普列汉诺夫起草党纲和关于党的成立的郑重声明，拉德琴柯则建议把这件事交给彼得堡组织去做，据土查普斯基证明，拉德琴柯说在彼得堡“做这件事能够避免在同国外打交道时所不可避免的种种困难”①。代表大会同意了拉德琴柯的理由，并写下了这样的话：“党的详细纲领待各地方委员会审查后予以公布。”② 还决定发表党的宣言，宣言委托中央委员会起草。

1898年3月3日代表大会结束了自己的工作。晚上代表们在离开前最后一次聚集在一起。土查普斯基提醒说，这一年是普列汉诺夫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一书问世十五周年，因此他建议给作者写封信表示祝贺。他的建议被采纳了，并且很快就在中央委员会“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的信中体现出来。③ 好象就在那天晚上，还以参加代表大会的各组织的名义给德国社会民主党写了一封信，以纪念德国一八四八年革命五十周年。④

① 巴·卢·土查普斯基《往事片断》第69页。

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和资料》第83页。看来，拉德琴柯把希望寄托在列宁的党纲草案上。接着发生的逮捕使他未能履行自己的诺言，未能实现代表大会的决议。

③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和资料》第100页。

④ 这封信刊登在1898年3月18日《前进报》上，1898年6月《〈工作者〉小报》第8期曾予以转载。

土查普斯基回忆说："我们离开代表大会时对我们的事业充满了信心。我到基辅后，在'协会'和工人委员会里作了报告。大家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完全赞成。现在的工作好象比以前进行得更好、更有成效。但是我回来后只有一个星期，基辅组织就遭到了破坏。"①

就在3月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九名代表中就有五名被捕。但是未被逮捕的两名中央委员即拉德琴柯和克列美尔成功地组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的撰写、出版和散发工作。

由于当时彼得堡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拉德琴柯就吸收司徒卢威来撰写宣言。虽然司徒卢威距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很远，但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中却未能把自己的改良主义观点贯彻进去。后来他千方百计地同宣言划清界限。他在1934年发表的《我同列宁的接触和分歧》一文中写道："……宣言虽然是我写的，但它所表达的仍然是正式的即正统的观点（我竭力不把自己那些看起来是异端的、为普通的社会民主党人所不理解的观点写进宣言）。"司徒卢威进一步强调说，宣言一点也不符合他"个人当时那些比较复杂的观点"②。

以这种方式写成的这份文件经拉德琴柯——在未被逮捕的"老年派"中他是最后一个未被逮捕的，是彼得堡"斗争协会"中列宁派的代表——校阅后便问世了。

---

① 巴·卢·土查普斯基《往事片断》第70页。

② 《斯拉夫和东欧评论》1934年7月第13卷第37期第75页。

宣言中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继承了俄国以前整个革命运动的事业和传统，但它选择的是另外的道路，使用的是另外的斗争手段。俄国无产阶级的党把自己看作是国际社会民主工人运动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宣言中着重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将坚持不懈地使自己的全部行动都符合于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

宣言确定了俄国无产阶级在其政党领导下为争取政治自由——这是通向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个必经的阶段——所应起的历史作用。宣言中说："在欧洲，越往东去，资产阶级在政治方面也越软弱、越怯懦、越卑劣，无产阶级所担负的文化和政治任务也越大。俄国工人阶级应当而且一定能够用自己健壮的肩膀担负起争取政治自由的事业。这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即建立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所必需走的一步，但仅仅是第一步。"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要求各地方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团结在一个党的中心的周围，要求它们的观点和行动达到一致。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代表大会的决议规定了党的组织结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则规定了党进行活动的总的原则。

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的建立是在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上迈出的一大步。

代表大会的宣言和决议于1898年4月用单页发表。6月

---

① 参看《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5—6页。

Пролетарiи всѣхъ странъ соединяйтесь!

МАНИФЕСТЪ

РОССІЙСКОЙ СОЦІ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АБОЧЕЙ ПАРТІИ.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第一版

份的《〈工作者〉小报》第八期曾予以转载。

党诞生的消息使所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受到鼓舞。当时流放在舒申斯克村的列宁听到这一消息也非常高兴。关于代表大会的事是克鲁普斯卡娅于1898年5月来到西伯利亚时告诉他的。勒柏辛斯基回忆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自豪地向我们这些和他一起流放的最亲密的同志和志同道合者宣布：从今以后他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了。我们所有的人也都非常高兴地响应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新的动议，而且我们在自己的心目中好象一下子就长大了”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引起了欧洲各大国的社会民主党的兴趣。外国工人报刊刊登了对它的反应。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前进报》、巴黎的工人报纸《小共和国报》和《工人党报》以及英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中央机关周报《正义报》都转载了代表大会的宣言。② 各家报纸在刊登宣言时都着重指出了社会民主工党是在沙皇俄国困难的非法的条件下建立的这一事实。

代表大会表明，把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统一成为一个政党，是刻不容缓的事。代表大会之后，各“斗争协会”和各社会民主主义团体马上就纷纷开始改组成党的委员会。在一些秘密会议上报告了代表大会的情况，与会者都宣布自己的组织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委员会。例如，在莫斯科、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

---

① 巴·勒柏辛斯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928年莫斯科版第26页。

② 《前进报》1898年6月7日；《小共和国报》1898年6月17日；《工人党报》1898年6月24日；《正义报》1898年9月17日。

基辅、叶卡特林诺斯拉夫、敖德萨、顿河岸罗斯托夫及其他一些地方就是这样。

这些委员会虽然还不够强大，还没有很大的影响，但它们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因为它们可以保持一定的继承性，可以勾通上下之间的联系，建立互相之间的交往。现在印发传单时用的是新的署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这些传单把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和统一成为政党的号召传播到全国的各个角落。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参加历届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和第二国际的一些执行机关。

★

从九十年代中期起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开始了有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的持续不断的群众性的工人运动。无产阶级变成了解放运动的主要力量。发生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一方面是由于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工业的高涨以及工人自发性发动的不断加强；另一方面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即社会主义思想在俄国取得了胜利，社会民主党开始转向实际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年轻的社会民主党过去只是在狭隘的小组范围内宣传马克思主义，现在则开始转向群众性的经济鼓动和政治鼓动。这一转变使它的工作活跃了起来，使它同无产阶级群众接近了起来。

这就为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为把分散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和团体统一成为社会民主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894—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党已经是“作为社会运动，作为人民群众的高潮，作为政党”① 出现了。

俄国社会民主运动发展中的根本转变是同列宁的名字，同他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分不开的。

列宁在反对民粹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顽强斗争中，捍卫了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使之适合于新的历史条件。列宁著作的特点是对历史情况、对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进行了深刻的科学的分析，观点严整而彻底，对现实问题阐述得新颖，敢于提出迫切的政治任务。列宁在其最初的一些著作中就已着手深入研究社会民主运动中极其重要的问题即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论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纲领和策略。

列宁以其理论活动和组织活动开拓了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道路。在他的领导下，彼得堡的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和团体统一成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这是俄国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萌芽。“斗争协会”领导了著名的1895—1896年的彼得堡罢工，这些罢工把工人阶级推到了国内政治生活的前台。彼得堡“斗争协会”的活动表明，俄国无产阶级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已经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这支力量开始对解放运动的进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促使一切反政府分子和所有

---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386页。

敌视沙皇制度的社会阶层走上革命道路，推动他们前进。在彼得堡罢工过程中第一次在实际上开始确定了无产阶级作为劳动者的政治领袖的作用。

列宁在彼得堡时期的革命工作不仅具有全俄国的意义，而且具有国际意义。它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中的新阶段，即列宁阶段。

列宁领导的彼得堡社会民主运动有力地推动了全国马克思主义组织的发展。在许多大的工业中心如莫斯科、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基辅及其他地方都产生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在这些组织中开始积累着领导工人群众革命斗争的经验，许多职业革命干部——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领导者在这里接受了最初的政治教育。

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协会为解决列宁早在1894年就提出的“**组织社会主义工人政党**”①的历史任务准备了基础。

1898年3月初在明斯克召开的有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的“斗争协会”的代表和崩得的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选出了中央委员会，宣布《工人报》为党中央机关报。中央委员会根据代表大会的委托，很快就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宣言以简单扼要的方式确定了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民主主义任务和社会主义任务。列宁指出：“1898年春天成立了党，这是这一时期社会民主党人所做的一件最突出的、同时也是最后的事情。”②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73页。

② 同上书，第387页。

第 四 章

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火星报》时期

一 代表大会后的党内状况。“经济派”的机会主义

社会民主党内的危机和“经济主义”的出现

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进入了一个严重的危机时期。它好象用尽了全部力量，又回到了过去的分散状态①。这一危机首先表现在社会民主党思想上和组织上都很软弱，表现在它落后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业已成熟的任务。

当时正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刚刚超过“少年的”年龄并迈出头几个独立步子的时候。它还没有纲领、章程和统一的策略。俄

---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4卷第191页。

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地方委员会处于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涣散状态。它们的活动局限于狭隘的主要是经济的范围内，工作中没有巩固的联系和连续性。由于缺乏必要的经验和政治上的锻炼，就容易使一些思想上动摇不定的机会主义分子混入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从而削弱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所宣布的党的统一。

沙皇当局所采取的不惜用一切手段来使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瘫痪的政策，大大助长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危机。党的各个领导中心在代表大会后很快都被警察破坏了。社会民主党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迫害。仅在 1898 年 3 月 11 日至 12 日的一夜之间，警察就袭击了欧俄 27 个城市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约有 500 人被关进监狱。在基辅，沙皇保安机关抓了 175 人；莫斯科组织的大部分人被捕；在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印刷所和准备发行的《工人报》第三号遭到洗劫。在彼得堡、里加、维尔诺、华沙以及其他城市一直在不停地捕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每个稍大一些的组织可以说都遭到了残酷的打击。

沙皇政府指望用大规模镇压社会民主党人的办法来扑灭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使无产阶级丧失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先锋队。的确，俄国的工人运动曾一度失去领导。积极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人通常至多只能工作三四个月①。代替他们的是一些加入社会民主党组织而缺乏斗争经验和对马克思主义没有深刻了解的青年。

---

① 《布尔什维克向 1904 年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作的报告》1963 年莫斯科版第 28 页。

列宁曾经指出，自觉性被自发性压倒“这种现象的发生，并不是由于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进行了公开的斗争，一种观点战胜了另一种观点，而是由于‘老年派’革命家越来越多地被宪兵‘夺去’，而‘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青年派’越来越多地登上舞台”①。

沙皇当局既把受过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传统教育的老一辈社会民主党人孤立起来，客观上就为在“合法马克思主义”和公开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书刊熏陶下成长起来并投入运动的“青年派”扫清了地盘。早在九十年代中期，合法的和半合法的出版社就已大量出版这类书刊。自由发行的司徒卢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别尔嘉耶夫、布尔加柯夫以及其他“合法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著作，不仅对革命的大学生，而且对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先进工人都产生了影响。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被阉割了。正是这种被阉割了的“马克思主义”在九十年代下半期却流行得相当广泛。

但是，参加到运动中来的“青年派”的观点并不只是由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渗入到社会民主党和工人中才形成的。它们的形成还由于受到俄国无产阶级进行群众性罢工斗争所取得的那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53—254页。瓦·沃·是自由主义民粹派思想家之一瓦·巴·沃龙佐夫的笔名，他极力宣扬必须同专制制度妥协，疯狂反对马克思主义。在同专制制度和农奴制作斗争的方法问题上，他完全放弃了革命民粹派的纲领和策略。列宁曾经指出“经济派”的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民粹派之间存在着相似之处。

些经济成果的影响。尽管这些成果非常微小，但却在一部分落后工人心中引起了想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大改善自己状况的种种希望。因此，反对现存制度的政治斗争在他们看来似乎是为时尚早，或者完全是多余的。

这样一些情绪在产业工人大军不断由来自农村的人所补充的情况下是尤其危险的。在 1891 至 1900 年的十年间，俄国工人人数增长了一倍。贫困把大批大批破产的农民赶入城市，他们不计较工资的多少而任人雇佣。劳动力从闭塞落后的农村源源而来，这就妨碍了无产阶级阶级自觉的发展，使改良主义的幻想在无产阶级中间易于流行。

同时，1899 年开始的工业生产的衰退，使工厂主转而向无产阶级发动新的进攻。在这种条件下，罢工多半带有防卫的性质。工人反对降低计件工资、增加工作时间、企业内部秩序恶化。在罢工斗争中也多半提的是经济上的要求。这从下面的数字(百分比)就可以看得出来①：

	1898年	1899年	1900年
经济罢工……	91.6	87.7	79.3
政治罢工……	8.4	12.3	20.7

虽然政治罢工在逐渐增长，可是 1898—1900 年间的工人运

① 此表是根据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中央国家历史档案馆以及一些地方档案馆的文献资料编制的。参加罢工在 16 人以上的都统计在内。凡工人要求罢工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人身自由，要求八小时工作制，要求释放被捕同志的罢工，以及五一罢工和支持性的罢工都属于政治罢工。所作的统计以当时的俄国疆域为限。

动整个说来还是自发的和无组织的。正是无产阶级群众性斗争的这种自发性和不发达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第一个机会主义派别即“经济主义”的发展。

资产阶级企图利用社会民主党内的危机和党的队伍中机会主义的出现，把工人运动引上改良主义的道路。但是，在俄国的条件下，要实现这一点并不那么轻而易举，也不那么简单。国内在经济技术上长期落后的状态把本国资本拴在沙皇制度的马车上，这就限制了资产阶级分裂工人阶级并造成“工人贵族”的可能性。西方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靠从殖民地榨取的超额利润收买一部分熟练工人，俄国资产阶级则不同，它并不具备如此有利的条件来造成工人阶级特权阶层。而孕育着尖锐阶级矛盾的全国社会政治环境也无助于“工人贵族”的成长。在深刻的人民革命日益成熟的俄国，无产阶级是毫无权利的。它也同所有的劳动者一样，甚至连起码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都被剥夺了。可是就在这里工人运动也还是难免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

俄国资本家和沙皇政府用来影响无产阶级的手段是：对罢工者作微小的让步和依靠工厂立法。这些手段尽管渺小得可怜，却仍然不仅影响到那些同农村尚未断绝联系的“愚昧的”工人群众，而且影响到置身于“政治之外”的精明能干的工人阶层。后者是从中遴选充当工长、副工长等骨干和形成享有特权的无产阶级上层人物的基本后备力量。可见，俄国资产阶级在工人问题上的政策，实际上就成了引诱“青年派”社会民主党人使无产阶级脱离革命斗争的特殊钓饵。

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经济主义”的征候早在九十年代中期就

已显露出来了。由于工人阶级自发斗争的规模日益扩大，从狭隘的在小组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做法逐渐转变为进行群众性的政治鼓动，这就在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引起了意见分歧。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由于不大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醉心于在罢工中取得一些比较容易取得的成绩，就把在工人中间进行的鼓动仅仅局限于提出一些经济上的要求。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经济主义”派别的创始人之一塔赫塔廖夫证实，彼得堡的罢工“也许在我们的世界观上打上了过高估价罢工运动的意义的烙印”①。

“经济主义”的拥护者们忽视无产阶级运动的政治任务，认为只有在满足日常需要的斗争中，才能把工人团结起来，才能使他们的愿望得以实现。列宁在1899年写道，有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认为经济斗争重要得多，而政治斗争则似乎可以推延到比较遥远的将来。这种见解是完全不正确的”②。

最初，未来的“经济派”的观点主要是在关于群众性鼓动的性质和内容的争论中表现出来的。他们认为转到政治鼓动还为时过早，甚至有害。这是由于年轻的社会民主党人还不成熟，还缺乏足够的革命经验和必要的知识。但是，当崇拜自发的罢工运动开始作为一种原则、按照伯恩施坦主义的观点从理论上加以论证的时候，情况就大不相同了③。

① 《火星报》1903年5月15日第40号。

②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04页。

③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50页，《列宁全集》第36卷第25页。

第一个走上“经济主义”道路的刊物是《工人思想报》①。在编辑部的一篇纲领性文章中说：“为改善经济状况而斗争，在日常的切身利益的基础上同资本作斗争，以罢工作为进行这种斗争的手段——这就是工人运动的口号。这种斗争是大家都能懂得的，它能锻炼力量并团结工人。斗争中每前进一步，就意味着生活的改善，意味着有了取得进一步胜利的新的手段……”②《工人思想报》的版面上尽是一些描述工人生活琐事的札记和颂扬微不足道的改良的文章。该报发表的材料，正如《前进报》所公正指出的，使它带有“工会机关报的性质”③。

《工人思想报》突出地表现了“经济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崇拜工人的自发行动，放弃推翻专制制度的政治革命斗争，贬低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在形成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中的作用。

工人思想派的组织观点同样带有机会主义的色彩。《工人思想报》编辑部强调“纯工人”的小组和团体优越于其他一切无产阶级的组织形式，反对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1899 年 7 月间出版的一号报纸公然说：“由知识分子组织一些不大的先进工人小组去……推翻专制制度，在我们看来早已成了过时的理论……”④

---

① «工人思想报»于 1897 年 10 月至 1902 年 12 月间出版。开始由“独立工人小组”发行，稍后，从第 5 号起，成为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机关报。该报总共出了 16 号：头两号和第 12—15 号在俄国出版，其余几号在国外出版。报纸的组织者和编辑是：克·阿·科克、尼·尼·洛霍夫、康·米·塔赫塔廖夫等人。

② «工人思想报»1897 年 10 月第 1 号。

③ «前进报»(«Vorwärts»)1898 年 8 月 9 日。

④ «工人思想报»1899 年 7 月第 7 号。

工人思想派给无产阶级指出的方向是建立一些合法的组织：罢工基金会、各种小组和工会团体。《工人思想报》登载了《工人联合会章程》，其中表述了整个“经济派”的组织原则。这一文件的内容表明，“经济派”是为在俄国建立一个充满工联主义气味的工人政党而斗争①。

《工人思想报》的附刊也登载一些理论性和政治性的文章。但在这些文章中，照例是歪曲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原理，忽视党在无产阶级斗争和一般民主斗争中的领导作用，而对西欧社会民主党内的“批评”思潮却加以颂扬。按其思想信仰来说，工人思想派对具有伯恩施坦观点的修正主义者是亦步亦趋的。列宁认为《工人思想报》社是“经济主义”最坦白最热诚的拥护者②。

与《工人思想报》同时积极鼓吹“经济主义”的是《工人事业》杂志，它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的机关刊物③。在编辑部的几篇纲领性声明中宣布的任务是“促进在工人中间树立社会民主主义的信仰”④。尽管如此，杂志的撰稿人还是夸大了工人运动中的自发性的作用，把经济斗争看作是社会民主党全部活动的基础。

---

① 《工人思想报》1901年4月第11号。

②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36页。

③ 《工人事业》杂志于1899年至1902年间出版。编辑部设在巴黎，印刷所设在日内瓦。主持该杂志的是“经济主义”的著名首领：弗·巴·伊万申、波·纳·克里切夫斯基、亚·萨·马尔丁诺夫以及巴·费·捷普洛夫。总共出了12期，计9册。此外，还用胶印出版了编辑部的资料通报和《〈工人事业〉杂志附刊》。

④ 《工人事业》杂志1899年第1期第9页。

工人事业派不敢公开为《工人思想报》的机会主义观点辩护，却企图掩盖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互相斗争着的派别之间的矛盾并为“经济主义”找出科学根据。杂志的编辑们，首先是克里切夫斯基，在国外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陆续发表文章支持伯恩施坦和米勒兰。他们力求把俄国的“经济主义”同西欧的修正主义结合起来。

《工人事业》杂志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原理。杂志的编辑们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命题作出结论，似乎工人的任何一种自发行动都是政治行动①。列宁在批判这些谰言时写道：“只有当全国整个工人阶级的一切先进人物都意识到自己是属于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并且开始进行斗争，不是反对个别老板，而是反对整个资本家阶级和维护这个阶级的政府的时候，工人的斗争才是阶级斗争。”②

工人思想派自命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实践家，工人事业派却妄想扮演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的角色。所谓阶段论就是他们发明出来的。根据这一理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提出广泛的革命任务之前，必须经过一系列的阶段：开始是纯粹的经济鼓动，然后是同经济斗争直接联系的政治鼓动，最后才是政治鼓动③。

“阶段论”降低工人运动的水平并阻碍它的发展。下面的事实很能说明问题。1899 年，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些委员会拒

---

① «工人事业»杂志 1899 年第 1 期第 3 页；1900 年第 7 期第 3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191 页。

③ «工人事业»杂志 1900 年第 7 期第 10、21 页。

绝把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列入五一传单的时候，工人事业派便毫不迟疑地赞同了这些错误的行动。伊万申写道：“今年，我们俄国的同志们在五一传单上提出的不是八小时工作制和政治自由，而是十小时工作制以及一系列其他比较细小的要求。俄国社会民主党这一策略上的变动，当然不能用降低阶级自觉来解释，而只能用当前工人运动的状况来解释。”① 可见，“阶段论”是直接为“经济派”的机会主义，为他们的尾巴主义策略辩护的。

《工人思想报》和《工人事业》杂志是“经济主义”派别的主要基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和小组出版的报纸、快报、简报、传单，盲从“经济主义”的路线，颂扬地方主义和小组习气。1898—1900年间，几乎整个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物都落后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为工人们狭隘的职业利益辩护，赞美经济要求而损害政治要求，支持思想上的混乱和组织上的分散状态②。

“经济主义”的代表并不仅仅是工人思想派和工人事业派。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团和派别，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公开鼓吹者直到半无政府主义观点和斗争方法的拥护者都有。普罗柯波维奇、库斯柯娃和阿基莫夫是“经济派”的右翼，是工人运动中自由主义政策的热心传播者。“经济

① 《工人事业》杂志1899年第2—3期第18页。

② 在俄国，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火星报》的出现这一时期，各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定期出版的机关刊物有：《前进报》（基辅）、《萨拉托夫工人》、《工人小报》（彼得堡）、《工人呼声报》（崩得）等。除个别几号报纸、简报以及传单外，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表达了近似“经济主义”的观点。

主义”在其“左的”表现方面则是直接与马哈伊斯基主义结合在一起的，马哈伊斯基主义表达的是工人运动中丧失阶级性的分子即流氓无产者的情绪①。

“经济主义”作为社会民主党内的一种思潮也不尽相同。但是“经济主义”尽管有多种色彩，它们对跨入二十世纪时俄国无产阶级所面临的历史任务的理解却是十分狭隘，因而也是错误的，它们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讽刺。“经济主义”的实质就在于使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和组织都适应工人运动的自发的进程。“经济派”把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活动局限于单纯地表达“工人群众无意识地感觉到的任务。这种理论既降低运动中觉悟的阶级分子的作用，就势必把俄国工人运动推上工联主义的道路”②。

“经济主义”的特征是：在理论、策略和组织观点上都有十分明确的体系。在理论上，“经济派”以资产阶级的所谓“批评”精神来解释马克思的学说；在策略方面，他们的出发点是否定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而在组织方面，他们的方针是使党去做自发的工人运动的尾巴。“经济派”不是提出建立一个能够带领工人阶级向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冲击的巩固的、集中的革

---

① 马哈伊斯基主义是以弗·克·马哈伊斯基而得名的“经济主义”的极“左”派别。马哈伊斯基在十九世纪末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反对在俄国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马哈伊斯基及其一小撮追随者对知识分子采取敌视态度，认为知识分子是“寄生的阶级”，是同资本家一样压迫工人的罪人。马哈伊斯基写道：“……工人受剥削不光是使一小撮资本家过游手好闲的生活，而是使整个有教养的上流社会，即‘非物质财富的生产者’过寄生的生活。”（米哈伊尔·沃尔斯基〔马哈伊斯基〕«脑力劳动者» 1899—1900年（出版地址不详）胶印版第65页）。

② «布尔什维克向1904年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作的报告» 第28页。

命家组织，而是提出建立一个工联主义类型的组织。这就否定了党作为斗争着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和指导力量的作用①。

在说明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对党内“经济主义”派别所抱态度的文献资料中，保存下来一首《现代俄国社会党人之歌》的讽刺诗，巧妙地嘲笑了“经济派”的观点及其对自发性的盲目崇拜：

可怕的乌云降临在我们的头顶，
黑暗的势力击打着我们的后颈，
奴隶们的背上布满了斑斑伤痕，
野蛮的鞭子疯狂地抽个不停。
可是，让我们抚摸着罪孽的身躯，
具体地思考和观察一下问题。
我们要告诉人民：
“鞭子总会有用坏的时候，
一百年后你定能得到自由。”
　　要慢慢地走，
　　要小心翼翼地曲折前进，
　　要稳步前进，
　　工人们！……
在斗争中，我们不要用叛逆的手
去触动专制君主的王位，
浸透了人民鲜血的宝座，
总有一天会自行崩溃。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5卷第284—285页。

你们这些蛊惑劳动群众的人，
不要用崇高的政治来使我们陶醉，
也不要喋喋不休地谈论你们的共产主义，
我们信仰的……强大力量是互助储金会。
如有可能，
就要前进，
但要小心谨慎，
工人们！①

“经济派”的机会主义对工人运动的前途隐藏着严重的危险。工人思想派和工人事业派的活动客观上使工人运动停滞在低级的发展阶段，诱使工人群众背离业已成熟的革命任务。年轻的社会民主党当时正处在十字路口。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两个对立派别——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展开的斗争中，所要解决的是一个主要的政治问题：工人运动是走一条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呢，还是走一条通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泥坑的道路。“经济派”正是力图把工人运动引上第二条道路，他们阻碍了工人阶级先锋队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过程。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地方组织中的混乱和动摇

“经济主义”流行的结果，降低了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的思想政治水平，使它们的实际工作混乱不堪。几

① 这首诗出自尤·奥·马尔托夫的手笔，最初登在1901年4月的«曙光»杂志上，署的笔名是“纳尔苏修斯·土波雷洛夫”。引自杂志原文。

乎到处发生各自为政和力量分散的现象：各委员会和“斗争协会”分裂成一些很小的小组和团体，它们各自都有特殊的往往是直接对立的纲领方针和组织方针。

1898—1900 年间，彼得堡出现了几个分散的小组和团体在进行活动。在这个俄国工人运动的中心，与“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同时并存的有这样几个独立的组织：“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社”、“工人反资本斗争社”、“工人旗帜社”、“社会主义者社”、“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图书馆”、“工人组织”等。它们都各自出版书刊，并企图制订出自己的纲领和策略。

1898 年秋天出现的“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社”是“经济派”典型的产儿，它持有一种观点，似乎无产阶级的利益与知识分子的利益是矛盾的。它在宣言中声称，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协会的活动有了知识分子参加，就“既不可能广泛展开，又不可能卓有成效”①。这种观点是轻视理论和盲目崇拜自发性的结果。

另一派以“工人旗帜社”和“社会主义者社”为代表。它们的参加者不同意“经济派”的观点，而主张社会民主党人在政治斗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工人旗帜社”发挥了很大的积极性。它同其他几个同名社联合出了三号《工人旗帜报》，该报对沙皇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同时还提出了把分散的社会民主党组织

① 《红色年鉴》1925 年第 1 期（总第 12 期）第 243 页。彼得堡“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社”存在了几个月，1899 年 4 月底遭到搜捕以后便告瓦解。该社出版了我们上面引用的阐明其目的的宣言、章程以及几种告工人的传单。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对“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社”的观点作了批判（参看《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60 页）。

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政党的问题。但是对这一重大问题却解释得过于简单化。《工人旗帜报》编辑部对群众几乎毫无影响，却擅自宣布自己是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平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党”①。诸如此类的行动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弄得混乱不堪。

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内部出现了十分复杂的情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当拥护《工人思想报》的“青年派”在“协会”中的领导地位确立下来时，协会就分裂成工人和知识分子两部分。1900 年夏天，为了与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协会”的领导核心相抗衡，成立了一个所谓工人组织的委员会，它只接纳工人，甚至是不积极参加它的活动的工人。革命知识分子的作用被归结成为工人运动“服务”和履行一些技术上的职能。这样一个组织使“经济派”极为满意。

关于“工人组织”的性质，它的章程② 说得很清楚。对这一章程，列宁曾经写道：“在五十多条章程中间，没有一条证明他们稍微懂得必须在群众中进行极广泛的政治鼓动，来揭露俄国专制制度所有各个方面和俄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全部面貌。”③ 可是，章程中对罢工基金会的管理条例却叙述得十分详尽，并对各小组的工作细则作了促使它们走上手工业习气和合法存在道路的规定。

---

① 叶姆·雅罗斯拉夫斯基主编的«联共(布)党史»1926 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 1 卷第 1 分册第 218 页；«工人旗帜报»1900 年 3 月第 2 号；1901 年 2 月第 3 号。彼得堡“工人旗帜社”从 1898 年存在到 1902 年。该社最积极的成员是姆·弗·卢利叶、维·巴·诺根等人。

② «工人思想报»1901 年 4 月第 11 号。

③ «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328 页。

列宁当年向“斗争协会”提出的政治任务被忘得一干二净，而《工人思想报》和《工人事业》杂志的机会主义思想在这里却得到了广泛的承认。此外，应当补充的是，彼得堡“经济派”的头目们还得到叶·德·库斯柯娃的特殊同情，她炮制了一个俄国伯恩施坦主义的独特宣言——“Credo”①。机会主义的压力这么厉害，连从前坚持政治斗争立场的“协会”的“知识分子”委员会也开始陷入工联主义。用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话说，委员会的活动“实在太微不足道了”，与其说它的活动是革命的，不如说是自由主义的②。

但必须着重指出，尽管“经济派”横行一时，在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人中间还是有一些革命马克思主义派的始终不渝的拥护者（米·伊·加里宁、弗·潘·克拉斯努哈、叶·德·斯塔索娃）。他们继承“老年派”-列宁派的传统，在首都各工厂进行鼓动，以政治斗争的精神教育工人③。当然，个别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工作无法改变一个组织的总的状况，机会主义派仍然占着统治地位。

“经济派”的机会主义观点对社会民主党组织从上到下的建设产生了极其有害的影响。彼得堡同其他城市一样，也滋长了手工业习气和小组习气。已经建立起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和小组的机构相继遭到破坏。思想上的涣散必然导致社

① “Credo”(拉丁语)——«信条»，见«往事»杂志1906年第10期第326页。
② «列宁文集»俄文版第4卷第86页。
③ «苏联共产党列宁格勒组织简史» 1962年列宁格勒版第1册（1883—1917年10月)第79—80页。

会民主主义运动组织上的分离。

彼得堡的“经济派”因为处在首都，所以对莫斯科、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弗拉基米尔、雅罗斯拉夫里、图拉、科斯特罗马等城市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都产生了影响。具有机会主义情绪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经常从彼得堡到外省去，他们往往携带一些《工人思想报》以及充满“经济主义”内容的小册子和传单。

“经济派”使莫斯科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受到了巨大损失。“经济派”实际上是在力求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合法化，他们所执行的机会主义策略，使沙皇保安机关的暗探更易于混入工人运动的队伍。结果对社会民主党人的迫害加强了。1899—1900 年的大逮捕几乎使组织遭到完全毁灭。①

由党内危机和警察的不断袭击所造成的困难，给莫斯科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打上了烙印：他们对工人运动的影响太微弱了。不过同工厂仍保持着某种联系。一些最积极的社会民主党人(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马·季·叶利札罗夫、阿·瓦·卢那察尔斯基、普·弗·卢那察尔斯基、彼·格·斯米多维奇、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札罗娃)继续从事工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小组于 1898—1899 年间仍在莫斯科的某些企业里进行活动②。

1898 年秋天成立了第一个绝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1959 年莫斯科版第 632 页。

② 《1898—1899 年间各宪兵局重大侦讯简报》第 22、23 号，1902 年圣彼得堡版第 97—98 页。

科委员会①。虽然在那混乱和动摇的年代，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同各小组和团体的联系是偶然的和短暂的，但委员会的存在本身，按照安·伊·乌里扬诺娃的说法，就有一定的组织作用：“……寻找它，设法同它取得联系的既有一些不大的团体，也有单个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和知识分子。”②

1900 年上半年，列宁从西伯利亚流放回来后到过莫斯科和波多尔斯克。他向地方上的社会民主党人介绍了通过创办全俄政治报来建党的计划。同列宁的会见使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又积极活动起来，使他们加强了同机会主义的斗争。但是，在《火星报》出现以前，莫斯科组织中的“经济主义”一直未能得到克服。

在国家的西部地区，“经济主义”带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特殊色彩。维尔诺、比亚威斯托克、格罗德诺、明斯克、博勃鲁伊斯克、哥美耳等地的工人运动处于崩得的影响之下，而崩得联合的则是以小手工业者和手艺人为主的犹太劳动者。当时以自治组织的权利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崩得，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开始妄想要人们承认它是俄国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并企图成立单独的犹太工人党。

崩得在组织方面和宣传鼓动方面活动的目的是使犹太工人运动脱离全俄的工人运动，分散和削弱无产阶级的力量。崩得的中央机关报《工人呼声报》说什么“捍卫犹太人的特殊利益是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的成员是：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札罗娃、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普·弗·卢那察尔斯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和资料》1958 年莫斯科版第 160 页）。

② 同上。

任何一个全俄的党组织都胜任不了的”①。崩得分子声称自己是犹太工人的“天然保护人”，硬要他们接受反映民族隔绝和民族狭隘性的观点。

崩得在思想上是附和工人思想派和工人事业派的。它使无产阶级的斗争仅仅局限于狭隘的行会任务，满足于向资本家和政府提出一些经济上的要求。列宁后来写道：“崩得……支持过经济主义，助长了国外的分裂，它通过决议说经济斗争是政治鼓动的**最好的**方法。对这点我们反对过，斗争过。”②

崩得的民族主义和“经济主义”反映的是小资产阶级居民阶层的情绪。崩得分子妨碍无产阶级阶级自觉的发展，阻挠俄国各民族的先进工人团结成一个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

在乌克兰，也同各地一样，在警察迫害的打击下，地方党组织原先的革命联系中断了，它们的分散状态更加严重了。在基辅、叶卡特林诺斯拉夫、敖德萨、哈尔科夫、尼古拉耶夫、顿河岸罗斯托夫——可以说在乌克兰和欧俄南部的所有大工业中心，都出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机会主义派的拥护者，他们建议放弃政治要求并使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仅仅适合于工人的日常需要。

在基辅，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的领导权把持在“经济派”手里，情况特别不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基辅委员会的机关报《前进报》从 1899 年 1 月出的第 4 号开始，就渐渐滑向“经济主义”。

---

① 引自莫·拉费斯«“崩得”简史»1923 年莫斯科版第 46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6 卷第 289 页。

它企图证明，经济罢工本身就是在训练工人准备采取政治行动。委员会通过了具有明显的机会主义内容的纲领(所谓的《宣言》)，断言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还不成熟。①

随着"经济主义"在乌克兰的流行，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分散了，它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分裂加深了。这引起了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公正的抗议，他们试图从死胡同中找到一条出路。而进行这一尝试的就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它在九十年代末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政治活动。

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的核心是由几个坚定的革命者组成的，他们是：伊·瓦·巴布什金、伊·克·拉拉扬茨、格·伊·彼得罗夫斯基以及米·格·茨哈卡雅。他们认清了"经济主义"的反无产阶级的本质并竭尽一切可能使当地的社会民主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团结起来。委员会下边大约有25个宣传小组，联合了近200名先进工人②。委员会教育他们要为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去进行政治斗争，并亲自领导了罢工运动。从1900年1月起，根据委员会的倡议，开始出版《南方工人报》，该报对发展南俄的革命运动起了重大的作用。③

---

①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2号，目录第1号，保管单位第302号，附件。

② «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历史(1889—1903)»(回忆录和资料)1923年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版第XXIV、135页。

③ «南方工人报»于1900年1月至1903年4月间出版，总共出了12号。«南方工人报»最初的几个编辑是：伊·克·拉拉扬茨、亚·亚·马施茨基斯·克·哈尔琴科。后来编辑部增补了加入"南方工人社"的各委员会的代表(«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历史»第154页)。

《南方工人报》宣传无产阶级的政治要求，批判“经济派”和民粹派的错误观点。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地方法院检察长在一份报告中指出，该报在反对资本家的同时，还竭力“在工人群众当中播下对现政府和整个俄国专制制度的仇恨”①。该报在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为他们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团结准备条件方面给予了帮助。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的活动不仅在俄国国内，而且在国外也都享有盛名并得到承认。1900年夏天，《前进报》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向该报读者介绍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社会民主党人的工作，同时特别指出，他们出版的是一种“显然具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代表南俄工人利益的”报纸。②

但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没有能够坚持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经过1900年春夏间的逮捕，委员会削弱了，工人运动的领导权转到了“南方工人社”手里。该社是由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哈尔科夫以及其他南方城市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代表联合而成的。领导运动的是几个政治上不坚定、倾向于同“经济主义”妥协的工作人员（阿·莫·金兹堡、叶·雅·列文、弗·恩·罗扎诺夫）。他们在工人运动中培植分离主义的倾向，轻视农民的革命作用。

“经济派”的“理论”还传播到俄国中部的一些省会如奔萨、特维尔、坦波夫、卡卢加以及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

---

① 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全宗第124号，1900年卷宗第11374号，第31张背面。

② «前进报»1900年8月5日。

西伯利亚一些城市的社会民主党组织。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玛·莫·埃森和阿·阿·萨宁所领导的叶卡特林堡社会民主党人小组。他们通过矿业学校的学生同工人建立了联系，为罢工者筹集经费，印发传单。这个小组自称为“乌拉尔社会民主党人小组”，并声明同意“劳动解放社”的纲领①。但这并没有妨碍它在 1899 年初出版《无产阶级斗争》文集。这本文集否定无产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摒弃工农联盟的必要性。在文集的作者们看来，主要注意力不是应该集中于在俄国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而是应该集中于准备能使国家经济生活陷于瘫痪的总罢工②。

“经济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地方组织中的飞扬跋扈加速了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分裂。“联合会”内部逐渐成熟的严重危机导致了“经济派”的拥护者“青年派”的胜利。

“青年派”攫取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领导权之后，就加紧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他们从个别攻击普列汉诺夫及其“劳动解放社”转为批评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基础和策略基础，直接为机会主义辩护。他们编辑的《工人事业》杂志宣扬崇拜自发的工人运动，替米勒兰主义和伯恩施坦主义进行辩解。正如普列汉诺夫多次指出的，工人事业派把马克思的学说

---

① 《叶卡特林堡布尔什维克领导群众前进。为争取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巩固而斗争（1894—1920）》1962 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版第 25—28 页。

② 《无产阶级斗争》第 1 辑第 38 页。列宁对《无产阶级斗争》文集的批判见《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184 页；《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321—322 页。

庸俗化，企图使之适合他们理解得很糟糕的无产阶级的利益。他写道："'青年同志们'自命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中新派别的代表，而其实……在这个所谓的派别中既无社会主义，又无民主主义。"①

在1900年4月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工人事业派和普列汉诺夫派之间的意见分歧达到了顶点。斗争是围绕着"劳动解放社"出版的反对"经济主义"的资料汇编——《Vademecum》② 而展开的。机会主义多数派的代表把出版这一汇编看作是对党的纪律的"骇人听闻的"破坏。他们极力赞扬"经济派"的策略观点和组织观点，袒护俄国和西欧社会民主党报刊上那些追随伯恩施坦的人。普列汉诺夫及其拥护者被迫离开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便以流亡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分裂而告终。代表大会后，普列汉诺夫派成立了一个独立的组织——"社会民主党人"。

总之，十九世纪末，不仅在俄国国内，而且在国外，在流亡的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机会主义派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派暂时占了上风。"经济主义"思想渗入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使各地方小组和委员会从小组时期就一直保存下来的组织分离状态更加严重起来。各组织之间缺乏集中的领导和经常的联系，助长了社会民主党在一些最重大的理论、纲领和策略

---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第12卷第25页。

② Vademecum（拉丁语）——《指南》，即《〈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指南》，是"劳动解放社"出版的资料汇编，有普列汉诺夫写的序言。1900年日内瓦版。

问题上的“思想动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严重状况由于沙皇政府对党组织及其领导人的不断袭击而更加严重了。由于这一切，结果就使得作为一个统一整体的党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按照列宁的说法，在那混乱和动摇的年代，俄国社会民主党“成了党的各地方的党组织的不定形的堆积体”①。

“经济主义”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生混乱和动摇的基础，由于西方各社会主义工人党内意见分歧的增长，“经济主义”的严重危险就加剧起来。“经济派”的机会主义同西欧社会民主党改良派首脑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紧密地结合起来了。

二　反对“经济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列宁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克服“经济主义”的方针

“经济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占居优势，削弱了工人运动，促使它走上不问政治和改良主义的道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经济主义”派别已成为形成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发展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主要障碍。

必须坚决克服“经济主义”，这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的整个形势所要求的。危机助长了各组织中的手工业习气和领导人中的意见分歧。然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仍在发展和扩大。列宁写道：“党并不是不存在了，它只是在集中

① 《列宁全集》第7卷第471页。

精力考虑问题，以便积聚力量，把团结俄国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的事业放在牢固的基础上。”①

1898—1900 年间，在图拉、沃罗涅什、阿斯特拉罕、萨拉托夫、喀山、下新城、雅罗斯拉夫里、科斯特罗马、顿河岸罗斯托夫、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敖德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都出现了新的小组、团体和委员会，在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些工业区域，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也都日益发展和巩固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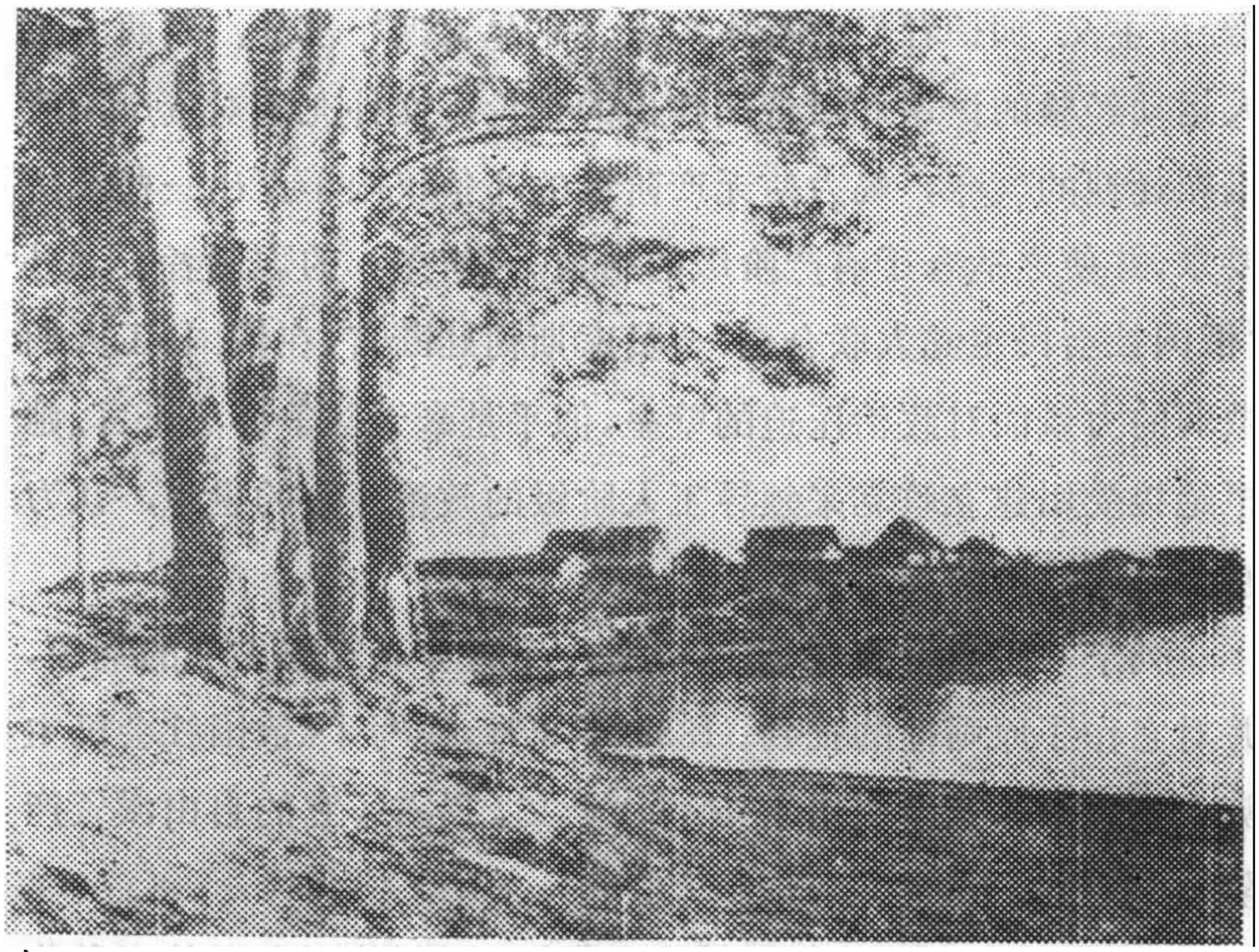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地方组织不顾大批搜捕，愈来愈频繁地领导罢工。每年都举行庆祝五一的活动。进入二十世纪，政治罢工日益增长，工人运动处于新的高涨的前夕。在几个最大的社会民主党委员会(叶卡特林诺斯拉夫、莫斯科、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哈尔科夫等委员会)中，无产阶级革命派都得到了加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一些幸免于逮捕的老活动家依然忠实于列宁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传统。他们同“经济主义”背弃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行为不断进行斗争。

但是二者之间并非势均力敌。“经济派”在多数地方组织中仍居领导地位。无论是在俄国进行活动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劳动解放社”，都未能把社会民主党人团结并发动起来去克服党内的危机。只有列宁才善于从绝境中找到出路，粉碎“经济主义”派别，捍卫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把它应用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条件。

列宁比大家都更早更深刻地理解到“经济主义”对工人运动

---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191 页。



舒申斯克村全景

的严重危险，并彻底揭露了它的改良主义本质。早在 1897 年，他从彼得堡“斗争协会”“青年派”活动家的表演中，就已看出未来机会主义派的苗头，认为他们会把无产阶级引上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轨道。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中，始终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性坚信不移，高高举起同“经济派”及其西方同伙进行斗争的旗帜。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经济主义”派别强大起来这一令人忧虑的消息，列宁最初是在 1899 年夏天得知的。在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札罗娃经常寄往舒申斯克村的邮件里，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现了一个名为《信条》的文件，叙述的是

“经济主义”拥护者们的基本观点。它包含两个部分：对西方工人运动经验的论述和对俄国作出的结论。文件充满对资产阶级谄媚逢迎的气味，竭力使无产阶级的斗争仅限于提出一些经济要求，并使之适合于有产阶级的利益。《信条》的炮制者、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会员库斯柯娃断言，在俄国，工人们微弱的力量面对政治压迫的壁垒，似乎是毫无斗争办法可言。她拒绝接受用建立政党来领导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的思想，认为它是站不住脚的和有害的。

列宁一眼就看穿了《信条》是一个背弃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并对它作了原则性的批判。1899 年 8 月，他写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其中引用了《信条》全文，揭露了它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倾向。

在《抗议书》中，对“经济主义”这一国际修正主义的变种作了明确的评述。列宁指出，《信条》歪曲西方工人运动的历史并对俄国作出不正确的结论，降低了俄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历史作用。臭名远扬的伯恩施坦主义（《信条》充满了它的思想）就是企图缩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范围，把革命的工人政党变为改良主义的政党①。“俄国社会民主党实行这样的纲领，就等于政治上自杀，就会大大阻碍并降低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革命运动。”②《抗议书》号召社会民主党人向《信条》所表述的整个思想体系宣战。

---

① 参看《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195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198 页。

《信条》的拥护者们从俄国社会民主党业已达到的并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中确定下来的发展水平上倒退了。因此，列宁特别强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的那些基本原则的意义：第一，俄国社会民主党应该“成为有组织的工人群众的阶级运动”，它必须遵循革命的理论，既要帮助无产阶级进行经济斗争，也要帮助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第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使命是做争取民主、争取政治自由的先进战士；最后，即第三，它继续着俄国以前一切革命运动的事业和传统。列宁引用宣言说：“俄国无产阶级将摆脱专制制度的桎梏，用更大的毅力去继续同资本及资产阶级作斗争，一直斗争到社会主义全胜为止。”①

“经济派”否定革命传统，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列宁在揭露他们的机会主义时指出，必须建立一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他认为这一政党的主要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来组织社会主义社会”②。

列宁写的《抗议书》曾在流放于叶尼塞斯克省米努辛斯克专区的社会民主党人的集会上讨论过。他们汇合在原始森林地区的叶尔马科夫斯科耶村参加了这一历史性的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大家一致赞同列宁草拟的文件。会议的参加者奥·波·勒柏辛斯卡娅写道：“当时决定把这一抗议书作为集体的抗议书。伊里奇说，《信条》的出现完全是一种征兆，不容忽视，‘经济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00页。
② 同上书，第197页。

主义'是我们社会民主党将要患的一种病，必须同这种病作坚决的斗争。"①

1899 年 8 月会议的 17 名参加者都在《抗议书》上签了名，他们是：弗·伊·列宁、叶·瓦·巴拉姆津、阿·亚·瓦涅耶夫、德·弗·瓦涅耶娃、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季·巴·克尔日札诺夫斯卡娅、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维·康·库尔纳托夫斯基、弗·威·林格尼克、潘·尼·勒柏辛斯基、奥·波·勒柏辛斯卡娅、恩·恩·帕宁、米·亚·西尔文、瓦·瓦·斯塔尔科夫、阿·姆·斯塔尔科娃、亚·西·沙波瓦洛夫、奥·亚·恩格贝尔格。

《抗议书》在俄国国内和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广为传播。最早同意它的是几个未曾出席十七人会议的被称作"西伯利亚人"的流放者：伊·卢·普罗敏斯基、姆·德·叶菲莫夫、尤·奥·马尔托夫。文件也得到流放在维亚特卡省的一大批社会民主党人的赞同。其中有尼·厄·鲍曼、瓦·瓦·沃罗夫斯基、亚·尼·波特列索夫②。彼得堡、莫斯科以及全国其他许多城市都对文件作出了良好的反应。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为步调一致地有计划地对"经济主义"展开进攻，为争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体党员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而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奠定了基础。《抗议书》给社会民主党人指出了方向，这就是要在俄国建立一个统

---

① 《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 1 册第 167 页。

② 《红色文献》1934 年第 1 卷(总第 62 卷)第 128 页；尔·马尔托夫《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1923 年莫斯科-彼得格勒版第 47 页。

签署《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的叶尔马科夫斯科耶村会议的参加者：弗·伊·列宁、叶·瓦·巴拉姆津、阿·亚·瓦涅耶夫、德·弗·瓦涅耶娃、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季·巴·克尔日札诺夫斯卡娅、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维·康·库尔纳托夫斯基、弗·威·林格尼克

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它的巨大的动员意义也正在于此。“经济派”企图避而不谈或者歪曲《抗议书》的内容。然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热烈支持这一文件。“经济派”在一些地方组织中受到严肃的批判。彼得堡出了一本《答俄国新马克思主义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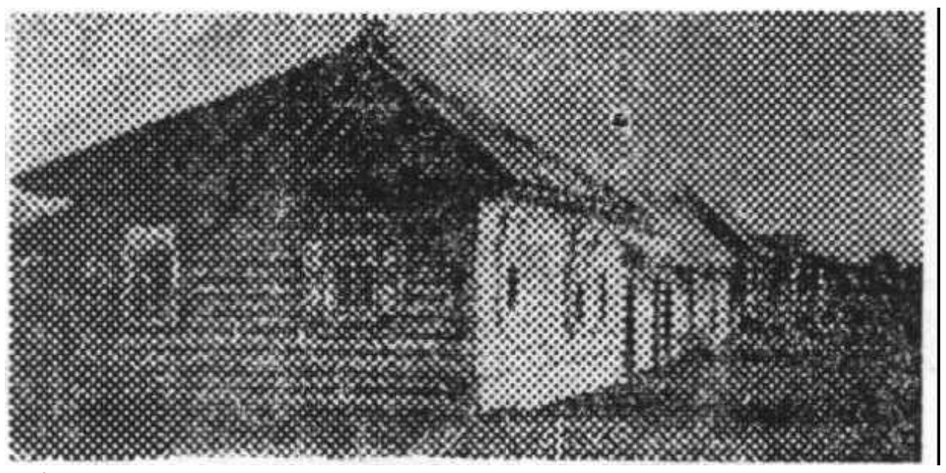
签署«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的叶尔马科夫斯科耶村会议的参加者：
潘·尼·勒柏辛斯基、奥·波·勒柏辛斯卡娅、恩·恩·帕宁、
米·亚·西尔文、瓦·瓦·斯塔尔科夫、阿·姆·斯塔尔科娃、
亚·西·沙波瓦洛夫、奥·亚·恩格贝尔格

小册子，痛斥《信条》追随者们的机会主义，对他们修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的企图予以回击。小册子说，“修改”的要害“是力图使马克思主义同统治阶级的利益相适应，相调和”。①

在列宁的《抗议书》的影响下，普列汉诺夫的“劳动解放社”也积极活动起来。在为收有《抗议书》的著名汇编《指南》而写的序言中，普列汉诺夫支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反对“经济主义”。汇编的资料表明《信条》同《工人事业》杂志的追随者们所宣扬的观

① «答俄国新马克思主义者»（代纲领）1900年彼得堡版第6页。

点如出一辙，揭露了他们在思想上同伯恩施坦派之间的密切联系。普列汉诺夫声称：“我们并不反对立足于经济基础上的鼓动，而是反对有些鼓动家不会利用工人同企业主的经济冲突去提高生产者的政治觉悟。”①



在叶尔马科夫斯科耶村签署《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的房子

在《指南》上发表的资料中间，《关于恢复“劳动解放社”出版物的声明》占有重要地位。其中谈到该社成员准备同俄国所有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一起跟“原则上敌视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和概念”② 进行决战。《声明》着重指出，必须揭露“经济派”在理论和策略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普列汉诺夫及其“劳动解放社”的战友们同工人事业派作过系统的斗争。但在列宁的《抗议书》出现之前，斗争并未超出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范围。在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中，包括《指南》的序言在内，没有一篇揭示过“经济主义”的阶级本质，指出过克服党内严重危机的方法。这项任务是由列宁解决的。

继《抗议书》之后，列宁写了许多旨在反对“经济派”的著作。在诸如《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论〈Profession de foi〉③》、为《工人报》写的文章这样一些战斗的马克思主义的著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第12卷第33页。

② 同上书，第518页。

③ Profession de foi——宣言。

作中，他果敢而深刻地研究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以后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状况，揭示了党内危机的性质和根源，指出了摆脱危机的正确途径。

列宁在流放中完成的著作奠定了从思想上粉碎“经济主义”的牢固基础。在这些著作中，列宁显示了革命理论的生气勃勃的伟大力量，论证了它在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的作用。他认为努力做到科学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这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最迫切的任务。

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这篇批判《工人思想报》的一个纲领性文件的文章中，列宁特别强调革命理论必须同工人运动的实践相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功绩，就是引导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他们创立的革命理论，阐明了这种结合的必要性，指出了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就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① 只是由于科学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的结果，后者才变成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最高形式——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政党才得以产生出来。

在俄国，也象在西方一样，社会主义长期脱离工人同资本家的斗争。然而在九十年代中期，科学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已势在必行。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它的开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则在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经济派”却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取得

---

① «列宁全集»第4卷第225页。

的这些成就面前后退了。“经济派”纲领的实质就在于要“使俄国工人陷于停滞和分散的状态，使他们成为自由派的尾巴”①。

在揭露“经济派”陷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时，列宁指出：“当然，工人阶级但愿和平地取得政权。”② 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接着强调说，资产阶级极其可能不会对无产阶级实行和平的让步，而会用暴力保卫自己的特权。那时，工人阶级要实现自己的目的，除了革命暴力，就没有其他道路。由此可见，列宁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方法问题，是考虑到具体的历史条件，即革命斗争某一阶段的阶级力量的现实对比而辩证地加以研究的。

列宁对“经济主义”是从不妥协的，不管它在什么地方和以何种形式出现都一样。1899 年底，列宁坚决反对基辅的“经济派”，他们在一个名为《宣言》的文件中阐述了自己的世界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剖析这一文件的机会主义倾向时指出，俄国的工人运动已经超出了经济要求的范围。“大多数俄国工人不仅已经成熟到能够进行政治斗争，而且已经多次表现了自己的成熟，多次采取过政治斗争的行动，其中不少还是自发地采取的。”③

列宁指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必须站在工人群众的前头，提高他们的政治自觉，应该利用经济斗争作为组织工人的起点，而不是使它具有独立的意义。否则，无产阶级自发的运动就会丧

---

① 《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238—239 页。

② 同上书，第 242 页。

③ 同上书，第 254 页。

失自己的阶级前途，并不断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

俄国工人运动胜利的唯一保证就在于把各个分散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和团体联合成一个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列宁教导说，这一政党活动的主要内容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目的在于夺取政权，把全部生产资料交给社会，用社会主义经济代替资本主义经济。党的最近目的在于推翻专制制度，争取政治自由①。列宁认为背弃这些原理也就是离开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原则。

当“经济派”把西欧和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经验庸俗化，力图阻止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发展的时候，列宁捍卫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捍卫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列宁写道，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通过“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②

列宁对“经济主义”的批判，旨在使社会民主党同机会主义派彻底决裂，去建立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把科学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在批驳妥协派企图掩盖“经济派”和革命马克思主义派之间的尖锐的意见分歧时，列宁号召社会民主党人加强斗争来克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机会主义，因为它已成为建立和发展党的主要障碍。他答复“经济主义”的卫护者们说：“因为统一已经没有了，它已经被破坏了，被全面地破坏了。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成了互不相连的两座建

---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4卷第250页。

② 同上书，第242页。

筑，所以公开的、直接的斗争是恢复统一的一个必要条件。”①

以列宁为首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始终不渝地揭露“经济派”的机会主义，并为党内革命派的胜利而准备条件。在列宁这些为批判“经济主义”而写的早期著作中，几乎已经包含了所有为后来《火星报》加以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思想的萌芽。

“合法马克思主义”的结局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同“经济主义”的斗争从一开始就超出了党内意见分歧的范围。“经济主义”同司徒卢威、伯恩施坦及其追随者的修正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经济主义”根源于产生无产阶级在精神上对资产阶级的各种依附形式的同一社会阶级环境。

“合法马克思主义”是“经济主义”的理论支柱。如果说“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是在设法修正马克思主义并使其适应自由派资产阶级的需要，那么“经济派”则是竭力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赶出工人运动，把工人运动置于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政治影响之下。

“合法马克思主义”同“经济主义”一样，并不纯粹是俄国的现象。它表现了“国际的资产阶级理论家的一种意图，他们妄想‘用温柔手段’消灭马克思主义……采取马克思主义中为自由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一切东西……而‘唯独’抛弃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唯独’抛弃它的革命性”②。

---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34卷第40页。

② 《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9页。

列宁最先批判了俄国式的修正主义。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他就坚决揭露“合法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歪曲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后来，列宁指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演变使他们加入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阵营。列宁把司徒卢威称作“庸俗自由主义者”。①

司徒卢威本人相当坦率地评价了“合法马克思主义”的领袖们转向自由主义方面的思想演变过程。他承认，民粹派衰落以后，在俄国和西方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机会主义的动摇倾向日益增长的条件下，“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再也不需要正统的伪装了，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宣传自己的观点。司徒卢威写道：“我认为既不需要也不可能放弃公开提出批评的任务，我已着手进一步阐述自己的异端邪说……”②

1898—1900 年是“合法马克思主义”演变中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份。司徒卢威及其信徒们走上了公开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他们甚至试图同自由主义民粹派勾结起来。1899 年 2 月，自由主义民粹派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在彼得堡工商业促进协会会址举行会议，讨论了他们在狭隘的自由改良主义的基础上进行思想上联合的途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自由主义民粹派瓦·巴·沃龙佐夫、尔·叶·奥波连斯基、安·阿·伊萨耶夫，“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彼·伯·司徒卢威、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米·米·菲力波夫。大多数发言者的发言尽管存

① 《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342 页。

② 彼·司徒卢威《谈谈不同的题目》1902 年圣彼得堡版第 301 页。

在着某些分歧，但却充满彼此关注和相互谅解的精神。奥波连斯基最后说：“……如果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他们今天所发表的声明，那也不必同他们争论；这就会出现和解的局面，而斗争将会变成简单的分工……”①

从奥波连斯基和其他参加讨论的人的发言可以看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余孽们希望用这种办法来巩固他们摇摇欲坠的阵地。但是这种希望落空了。由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日益壮大和以列宁为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活动日益加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自己在思想上正处于彻底破产的前夜。

列宁同司徒卢威和司徒卢威分子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着重指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自己的方式为诱使工人阶级离开政治活动的《信条》辩护并加以论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列宁要求社会民主党人“公开反对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和缩小马克思主义范围的危险作法，毅然同资产阶级的‘批评’决裂”。②

列宁在寄自流放地的来信中谈到他打算出来反对司徒卢威和马克思的其他“批评家”，同时号召他的拥护者同为了讨好自由派资产阶级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进行坚决的斗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899年6月20日给亲属的一封信

---

① 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一份是沙皇保安机关的密探写的（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全宗第102号，1898年特档，卷宗第2号，第3分册，Л.А，第1—2、5—6页），一份是《新时报》记者写的。尔·叶·奥波连斯基的发言引自1899年2月19日（3月3日）《新时报》。

② 《列宁全集》第34卷第36页。

中指出："我现在越来越坚决地反对马克思主义中的最新的'批评气流'和新康德主义……"①

列宁对每一次"批评性"言论都作出了反应。他极力设法使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首先是普列汉诺夫，始终不渝地揭露修正主义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信给波特列索夫说："只有一点我不明白，卡缅斯基怎么能对《新言论》杂志上司徒卢威和布尔加柯夫反对恩格斯的文章不予回击！"②

应当说，多年来普列汉诺夫对"合法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态度并不是始终一贯的。只是到 1901 年，《曙光》杂志才发表了他的题为《对我们的批评家的批评》的几篇文章。在此以前，由于等待司徒卢威"会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③，他并没有批判过司徒卢威的修正主义言论。

但是，普列汉诺夫的等待完全是徒劳的。九十年代末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大大加强。司徒卢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以及布尔加柯夫在合法刊物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的一些问题挑起了一场热闹的争论。他们利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言论，对民粹派断言俄国没有国外市场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不可克服的障碍的观点加以反驳。与此同时，"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又伪造马克思主义，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和经济学原理，甚至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也加以怀疑。伯恩施坦主义在俄国的维护者直接向《资本论》发动进

---

① «列宁全集»第 37 卷第 227 页。

② 参看«列宁全集»第 34 卷第 26 页。卡缅斯基是普列汉诺夫的一个笔名。

③ «普列汉诺夫全集»第 19 卷第 93 页。

攻，从各方面攻击《资本论》的一些最重要的论点。他们从资本主义辩护士的立场出发，大谈资本主义再生产和实现的“协调”和“按比例”。在对马克思的“批评”中，司徒卢威分子甚至否定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社会革命。

列宁在合法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书评中阐述了他对俄国“批评家”的反对意见。① 他在《再论实现论问题》这篇著作中写道，马克思根本没有从对资本主义再生产和资本流通的分析中得出生产和消费有什么协调的结论，相反地，他把“不能不在资本主义的实现中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② 提到首位。列宁着重指出，司徒卢威粗暴地歪曲了马克思，他“把实现论叫做按比例分配的理论……实现论……决不是断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品总是按比例分配或者能够按比例分配”③。

“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从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协调”这个错误的前提出发得出结论，说什么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可能不再发生危机。与此相反，列宁证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消除，而是加剧它所固有的极其深刻的矛盾，这些矛盾不仅会破坏社会生产的比例，而且会导致经济危机。

司徒卢威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同利润学说对立起来，声称《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是互相矛盾的。这是企图推翻马

---

① 列宁的文章《再论实现论问题》、《市场理论问题述评》、《非批判的批判》发表在《科学评论》杂志上；《农业中的资本主义》一文发表在《生活》杂志上；《在现代俄国农业中用资本主义经济排挤劳役经济》一文和两篇书评发表在《开端》杂志上。

② 《列宁全集》第4卷第58—59页。

③ 同上书，第60、61页。

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原理，用利润学说来代替剩余价值学说，从而掩盖资本家全部收入的来源——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列宁揭穿了司徒卢威的说法是无稽之谈，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动新进攻的前奏。①

另一个“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布尔加柯夫则企图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不适用于农业。这个“批评家”别有用心地引用经过挑选的数据，硬说大农业生产无利可图，在经济方面还不如小农经济。他从自己臆造出来的理论出发得出结论，说什么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农民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只限于个别地区，并不具有普遍性。列宁在驳斥布尔加柯夫的论断时着重指出，在农村用各种形式广泛推行雇佣劳动，“**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所特有的现象**”。②

列宁在《农业中的资本主义》一文中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历史进步作用的思想。同时他揭穿了俄国和国外的伯恩施坦分子如何拚命掩盖资本对直接生产者的压迫，掩盖农民群众的贫困化和农业危机的不可避免性。

列宁在维护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反对司徒卢威及其信徒们的攻击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根本原理：关于剩余价值的原理、关于社会资本的生产和流通的原理、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在农业中的特点的原理。

把资产阶级制度在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理想

---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64—65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118 页。

化，是“合法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之一。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理想化和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理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司徒卢威和司徒卢威分子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并不新颖，这些观点同资产阶级经济派的观点是沆瀣一气的。这些观点的阶级背景在于为资本主义剥削辩护，在于要把它说成是自然的和永恒的东西。

列宁令人信服地证明，“合法马克思主义”的首领们已公开地转到资产阶级方面，成了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彻底表达者。马克思的俄国“批评家们”的修正主义是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因此，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结成政治联盟已经不可能了。

“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这种社会民主党人的暂时同路人的演变过程，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中曾经得到了反映。维·维·魏列萨耶夫的中篇小说《在转变中》的主人公托卡列夫就是一个典型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为革命吃尽了苦头”，但对革命理想却感到失望。托卡列夫企图设法为他脱离革命运动的怯懦行为辩护，便宣扬做小事情的理论，完全满足于改良主义的幻想。在政治思想方面，托卡列夫是伯恩施坦主义的狂热信徒。小说的女主人公之一丹娘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代表大会对伯恩施坦的小册子谈论得太多了。托卡列夫不同意丹娘的看法，他说，

“——我认为，伯恩施坦在迫使人们考虑很多问题。

丹娘惊讶地说：

——天哪，沃洛嘉！他能迫使人们考虑什么呀？要知道，这简直是一个身败名裂的人——一个贪图安逸、无所作为而且非

常怯懦的人。你知道他怯懦到了什么程度：他甚至没有勇气把他原来的‘幻想’一下子丢掉……

——我看不出他有什么怯懦。相反，为了出这么一本书倒需要拿出很大的勇气。”①

这段典型的对白并不是作家虚构出来的。“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的许多拥护者当时都同意伯恩施坦“有勇气”这种令人可疑的说法。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出现涣散状态和动摇倾向的艰苦年代，以列宁为首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给了“合法马克思主义”以毁灭性的打击，揭穿了它在思想上同国际修正主义的亲密关系。列宁在1900年春天和夏天写的党的文件中就把司徒卢威和伯恩施坦相提并论。② 从此以后，彻底粉碎司徒卢威主义和伯恩施坦主义的任务就作为重建和加强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个必要条件提出来了。

到《火星报》出版的时候，“合法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它的首领们组成一个所谓的民主反对派，这个反对派后来便成了立宪民主党的核心。

揭露国际伯恩施坦主义

十九世纪末产生各种形式的修正主义并不是历史的偶然现象。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对已经成了欧洲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反动。列宁写

---

① 维·维·魏列萨耶夫 《中篇和短篇小说集》1956年莫斯科版第142—143页。

② 参看《列宁全集》第4卷第316页。

道：“……在马克思主义把一切比较完整的、同马克思主义相敌对的学说（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那个时期的其他小资产阶级理论——编者注）排挤出去以后，这些学说所表现的趋向便开始给自己另找出路。斗争的形式和原因已经改变，但是斗争还是继续着。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后的第二个五十年（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一开始就是同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派别进行斗争。

这个派别叫做伯恩施坦派，因为曾经是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的伯恩施坦以最嚣张的态度和最完整的形式提出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改，对马克思学说的修订，即修正主义。”①

西方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倾向在八十年代末就开始表现出来了。在爱尔福特纲领起草过程中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研究土地问题时，恩格斯就同机会主义者展开了斗争。马克思的伟大战友的崇高的个人威望和对机会主义的任何微小表现所采取的不妥协态度，使机会主义在西方各国社会民主党内无法流行。恩格斯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灵魂和心脏。

恩格斯逝世以后，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明显地活跃起来。还没有过两年，爱德华·伯恩施坦就同马克思主义决裂，并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反对革命社会民主党的文章。1899 年 3 月，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问世，这本书成了国际修正主义的福音书。

伯恩施坦主义的社会根源在于工人阶级状况在所谓革命和平发展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资本主义正处在上升阶段，经

① 《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2 页。

济高涨和从殖民地攫取的超额利润的增长，使资产阶级有可能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熟练工人以及议员、工会和社会民主党内的官僚。到二十世纪初，在资本主义西方的几个主要国家（英国、法国、德国等）形成了一个为资产阶级效劳的相当广泛的“工人贵族”阶层。所有这一切归根到底都促使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把自己在工人运动中的位置让给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

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中反映的首先是习惯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过温饱舒适生活的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贵族”的利益和情绪。正因为如此，伯恩施坦主张实行不触及资产阶级制度基础的局部改良，同时否认资本主义崩溃的必然性，否认用革命方法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的科学性。

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所有主要原理都作了修改（修正）。在哲学上，他企图用诡辩论和康德主义偷换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原理——剩余价值学说、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的规律、实现论——都被宣布为错误的。伯恩施坦反对马克思主义中的最本质的东西——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伯恩施坦全部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所谓精华是“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这样一个口号，这个口号体现了改良主义亦即用那种在保存资本主义条件下争取微小让步的斗争来偷换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机会主义的实质本身。

不久，伯恩施坦在整个欧洲都有了拥护者。在德国，有福尔马尔、大卫、奥艾尔出来拥护伯恩施坦主义；在英国，有费边社分

子；在俄国，有司徒卢威和“经济派”。在法国，伯恩施坦的“理论”已经应用于实践：社会主义者米勒兰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们发现修正主义者是他们在政治上的盟友，是他们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他们叫嚷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出现了“危机”，声称伯恩施坦出色地证实了他们自己的思想，重复了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论据。俄国资产阶级保皇派的报刊也不甘落后。苏沃林的《新时报》以赞扬的口吻谈到站在“现存制度基础上”的那部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中出现了“新的演变”。①

同机会主义的斗争作为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主要任务提出来了。西欧社会民主党最革命的一翼的代表罗莎·卢森堡、克拉拉·蔡特金、弗兰茨·梅林、保尔·拉法格、茹尔·盖得、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季米特尔·布拉戈耶夫等人起来反对伯恩施坦及其拥护者。在左派的影响下，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1898 年)和汉诺威代表大会 (1899 年)都谴责了伯恩施坦主义。

在汉诺威代表大会上，奥古斯特·倍倍尔尖锐地批判了伯恩施坦在理论、纲领以及策略方面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

---

① 《新时报》1901 年2 月26 日(3 月11 日)。沙皇保安机关对伯恩施坦的背叛行为作出了应有的评价。1900 年祖巴托夫在给警察司起草的一份报告中说：“今天我在《俄罗斯新闻》上读到一篇关于伯恩施坦出的一本书的短评……我的心都颤动起来了：这就是我们在反对胡作非为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中的盟友。”(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全宗第 102 号，1908 年特档，卷宗第 538 号，第293 张)。警察司司长洛普兴便赶忙把伯恩施坦作为“工人的真挚朋友”加以推荐(见 1903 年 9 月 5 日《前进报》)。

令人信服地证明，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就是放弃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企图把社会民主党变成社会改良党。由倍倍尔提出并经绝大多数代表通过的决议中说："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给党提供放弃或改变自己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观点的理由。党仍然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根据阶级斗争的观点，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因此，党认为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就是夺取政权……"①

在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中居领导地位的罗莎·卢森堡，对修正主义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她在报刊上以及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发表的言论中揭穿了伯恩施坦主义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本质，对它进行了坚决的谴责。在同伯恩施坦论战中，卢森堡强调，"这里涉及的问题不是斗争的某种方法，不是某种策略，而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存在本身。"②

然而，无论德国社会民主党公认的领袖倍倍尔和考茨基，还是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同伯恩施坦主义作斗争都还不够彻底。他们对伯恩施坦的观点和行为的批判带有抽象的性质，而且没有作出组织结论来巩固这一批判。这只要指出如下一点就够了：在任何一次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都没有提出把伯恩施坦及其拥护者开除出党的问题。无论是左派，还是正统派，在争取克服党内分歧时都没有提出在组织上同修正主义者划清界限的问题。他们希望"说服"机会主义者改正"错误"，站到党的

---

① «倍倍尔论伯恩施坦» 1902 年伦敦版第 69 页。

② «卢森堡选集» 1928 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 1 卷«反对改良主义»第 1 册第 43 页。

立场上来。

第二国际著名的理论家考茨基的行为在这方面是有代表性的。在党的“下层”的压力下，他经过长时期的考虑以后出了《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反批评》一书。这本书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它正确地批判了伯恩施坦的许多错误论点，但是在那时考茨基就已经表现动摇，他倾向于同修正主义者和平相处。在考茨基看来，社会民主党可以“十分放心地”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留待将来去解决。后来列宁指出，“这不是反驳伯恩施坦，同他进行论战，实际上是向他让步，是把阵地让给机会主义……”①

最先起来反对伯恩施坦及其西方追随者的修正主义的是普列汉诺夫。1898年，普列汉诺夫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报刊上发表的《伯恩施坦与唯物主义》、《康拉德·施米特反对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为什么我们要感谢他？》等文章中指出了伯恩施坦的哲学观点无非是新康德主义，揭露了伯恩施坦在纲领和策略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普列汉诺夫在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时着重指出，没有辩证唯物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科学理论，也就不可能制定完整的社会主义世界观，不可能创立革命的纲领和策略。普列汉诺夫的言论在反对伯恩施坦主义的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当考茨基企图缓和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时，普列汉诺夫毫不动摇地谴责了这种调和态度并且要求把伯恩施坦开除出党。由于对伯恩施坦采取了不调和的立场，普列汉诺夫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263页。

遭到全世界机会主义者的攻击也就决非偶然了。①

但是，最坚决最彻底地反对修正主义的战士是列宁。他不仅揭露了国外的修正主义，而且也揭露了俄国的修正主义，指出修正主义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普列汉诺夫在西方社会民主党报刊上为揭露伯恩施坦主义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起初对于修正主义对俄国的危险则估计不足；与普列汉诺夫不同，列宁把对伯恩施坦主义的批判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具体情况和当前任务紧密结合起来。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时就非常不安地写到在世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倾向在不断增长，伯恩施坦主义同“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沆瀣一气的问题。早在伯恩施坦那本书在俄国出现以前很久，列宁就对作者的立场有了明确的认识，并且无情地向西欧修正主义宣战。列宁在给亚·尼·波特列索夫的信(1898 年 9 月)中表示，对于普列汉诺夫没有出面反对俄国的新康德主义者颇感遗憾。接着他在信中写道：“他(普列汉诺夫——编者注)同伯恩施坦和康拉德·施米特的辩论引起我极大的兴趣……”②

---

① 资产阶级的历史著作粗暴地歪曲了作为伯恩施坦主义的批判家普列汉诺夫的作用。西德历史学家盖尔硬说普列汉诺夫反对伯恩施坦的言论使西方社会民主党人“普遍感到不理解”(**迪特里希·盖尔**«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1962 年科伦版第 149 页)。这是不对的。只有修正主义者和妥协分子“不理解”(或者装作“不理解”)。而以倍倍尔为首的大多数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对普列汉诺夫同修正主义进行的坚决斗争是欢迎的。1898 年10月30 日倍倍尔写给普列汉诺夫的信中说：“首先我想和您热烈握手，因为你在«新时代» 上发表的那些文章狠狠地清算了伯恩施坦和康拉德·施米特。”(«普列汉诺夫遗著» 1938 年莫斯科版第 5 集第 269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34 卷第 9 页。

但是，大约从1899年夏天起，西欧的伯恩施坦主义开始渗入俄国。在"经济派"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办的报刊上出现了赞扬西方社会民主党内由伯恩施坦领导的机会主义派别的文章。在《工人思想报》的副页(1899年9月)上发表了伯恩施坦一篇贬低马克思的学说、伪造科学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史的文章。伯恩施坦、施米特以及其他修正主义"理论家"的著作被译成俄文并在不合法的和半合法的报刊上加以宣传。伯恩施坦主义成了俄国机会主义者的支柱。

伯恩施坦对于"经济派"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对他采取的欢迎态度十分高兴。他大言不惭地宣称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是他的信徒。① 尽管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但它却是西欧修正主义者和俄国修正主义者之间在思想上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的明显证据。俄国修正主义者只是国际机会主义的一支队伍。列宁在谈到俄国修正主义者及其同伙——英国的费边社分子、法国的米勒兰主义者、德国的伯恩施坦派时写道："……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彼此称赞，彼此学习，大家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②。

同俄国的伯恩施坦主义的斗争采取了非常尖锐的形式。在九十年代末受到"经济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严重影响的年轻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面临着跟谁走的抉择：是跟资产阶级改良派走呢，还是跟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走？在这种条件下，如果

---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4卷第315页。

②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24页。

马克思的俄国“批评家们”的阵地依靠伯恩施坦派的帮助而得到巩固，那就可能带来危险的后果。因此，列宁热情地号召所有正直的社会民主党人为了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派别在党内取得胜利而同修正主义展开战斗。

列宁在他从西伯利亚写给亲属和熟人的书信中，谈到必须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批评家们”（特别是伯恩施坦）进行严肃的斗争。① 列宁认为，忽视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的矛盾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有害的。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对于德国和俄国马克思主义中的‘正统思想’和‘批判主义’之间的根本分歧，是不能闭口不谈的。”②

列宁在 1899 年 8 月底看了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而 9 月 1 日就对该书作者的观点做了明确而透彻的评价。他指出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并且表示坚信，伯恩施坦主义作为登峰造极的胆小的机会主义的中心必然要破产。③

列宁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批判具有强烈的战斗性。从 1899 年 9 月起，没有一篇列宁的著作不谈到伯恩施坦主义的巨大危害、不着重指出伯恩施坦主义在思想上同“经济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血缘关系。列宁提出同伯恩施坦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反映”进行论战的要求，作为他给《工人报》撰稿的必要条

---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 34 卷第 27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37 卷第 220 页。

③ 参看《列宁全集》第 37 卷第 241 页。

件。① 他不断地呼吁捍卫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同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列宁在《我们的纲领》一文中谈到伯恩施坦及其信徒们时写道：“他们并没有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嘱咐我们加以发展的科学推进一步；他们并没有教导无产阶级任何新的斗争方法；他们只是向后退，抓住一些零零碎碎的落后理论，不是向无产阶级宣传斗争的理论，而是宣传让步的理论……”②

列宁利用了一切可能来揭露修正主义。在列宁的著作和通信中有不少内容是介绍和评论别人著作的，这部分内容为社会民主党人同伯恩施坦派进行斗争提供了武器。列宁一读完考茨基的《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一书，就立即把它译成俄文。列宁亲笔写满了小字的那些学生笔记本流传全国各地，从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传到另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米·亚·西尔文说：“我记得这些笔记本已经传得破烂不堪，我们重抄了一遍，然后才寄给其他更远的移民区。”（指被流放的社会民主党人移民区——编者注）③

列宁在对考茨基这本书的短评中首先着重指出了书中揭穿伯恩施坦是“勇敢而富有独创性的理论家”的神话的那些地方。列宁对这本书的内容做了简单的介绍，指出伯恩施坦及其追随者已被资产阶级科学所俘虏，是资产阶级科学的辩护士。列宁把他所评论的这本书推荐给读者，提醒人们“千万不要相信在俄国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4卷第183页。

②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03页。

③ 米·亚·西尔文《列宁在党的诞生时期》（回忆录）1958年列宁格勒版第195页。西尔文因彼得堡“斗争协会”案件被流放到米努辛斯克专区的塔谢耶夫斯克村，该村离舒申斯克村35俄里。

著作界中占优势的折衷派的那些偏颇的片面的评论”。①

列宁的警告是针对那些把伯恩施坦的“理论”作为自己的思想支柱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和“经济派”而发的。列宁在谈到俄国修正主义者的这种代表之一普罗柯波维奇时指出，他是一个“比伯恩施坦本人走得更远的伯恩施坦主义者”。② 而司徒卢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库斯柯娃、克里切夫斯基、伊万申、阿基莫夫以及其他不大高明的马克思的“批评家们”也是同样狂热的伯恩施坦派，这些人组成了国际修正主义的俄国支队。

列宁、普列汉诺夫及其拥护者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加强了同西方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联系。在列宁的协助下，普列汉诺夫接到了乌法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的委托书，作为俄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巴黎第五次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1900年9月)。与加入代表大会的机会主义派别的“经济派”代表克里切夫斯基不同，普列汉诺夫采取了革命的立场。在讨论议程上的主要问题——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时，普列汉诺夫投票赞成茹尔·盖得提出的决议草案③，这项草案否定了米勒兰的策略，禁止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普列汉诺夫在代表大会上发言时指出了俄国无产阶级斗争的政治性质及其日益增长的意义。④ 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面前

① 《列宁全集》第4卷第179页。

② 参看《列宁全集》第4卷第163页。

③ 当时茹尔·盖得是法国工人党的领袖之一。后来他滑到中派立场上去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

④ 《巴黎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1900年9月23—27日）》1900年柏林版第5页。

表现了自己政治上的成熟性，表现了同俄国和西欧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决心。

普列汉诺夫在关于巴黎代表大会的工作的报告中指出，代表大会多数代表的立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们投票赞成考茨基的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和平”夺取政权的“橡皮”决议案。普列汉诺夫认为，这项决议案“对‘批评家’的态度过于软弱，而对这些人本来是应当坚决激烈地加以反对的”①。普列汉诺夫在代表大会上采取的立场，代表了俄国和西欧社会民主党中革命马克思主义派的观点，有助于同机会主义分子和妥协分子划清界限。

以列宁为首的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对修正主义进行的原则斗争，比西方所有反对伯恩施坦主义的言论都更加彻底。这一斗争同革命的根本问题、同建立工人阶级的战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列宁的拥护者们的出发点是，只有在思想上把机会主义彻底摧毁，才能为建立和巩固这样的政党扫清道路。

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

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归根到底就是要论证无产阶级在解放运动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列宁在揭露自由主义民粹派、“经济派”、司徒卢威派以及伯恩施坦派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的学说。

在这里，列宁特别注意对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进行科学的

① 《曙光》杂志 1901 年第 1 期第 235 页。

分析。他认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工作的“方向应当是具体地研究俄国经济对抗的一切形式”①，并指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斗争道路。

在这一时期的列宁著作中，《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占据主要地位。早在 1896 年，列宁就已开始撰写这部著作。他花了许多精力和时间去研究、考察与这个题目有关的材料。列宁在从监狱和流放地写给亲属的书信中经常要求给他寄书籍和杂志。他利用了将近六百种文献资料，其中包括用俄文、德文和法文写的专题著作、文章、统计资料、文集和评论。列宁撰写这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专题著作是杰出的科学功绩。

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序言中写道，马克思曾经对原本俄文资料进行了多年的研究，打算用俄国作例子来发挥他的地租学说并证明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演变。恩格斯写道：“由于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和对农业生产者的剥削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因此在地租这一篇中，俄国应该起在第一卷研究工业雇佣劳动时英国所起的那种作用。遗憾的是，马克思没有能够实现这个计划。”② 这个计划由列宁顺利地实现了。

但是列宁不只是探讨土地问题。他的这本书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第一次研究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民状况，科学地证明了工农联盟的思想。列宁坚决揭露了民粹派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同时根据俄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创造性地

---

① «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7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11 页。

发展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他揭示了俄国资本主义的规律性、特点和矛盾，指出了俄国阶级力量新的配置状况，全面地论证了无产阶级在未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领导权）。

列宁驳斥了民粹派经济学家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深刻地分析了简单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过程和国内市场的建立。列宁指出，"国内市场的建立，是由于农业中与工业中资本主义的平行的发展，是由于一方面农业企业家与工业企业家阶级的形成，另方面农业雇佣工人与工业雇佣工人阶级的形成"①。

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相比，是一种更为进步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的相对的进步性首先是由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的社会化决定的。② 但是资本主义越发展，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的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就越剧烈。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和因劳动人民经常贫困而受到限制的消费之间的比例失调日益严重。这种对抗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就必然要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的原理，是了解俄国改革后发展特点的钥匙。在这里，资本主义也在为自己不断开辟道路：如果把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同资本主义时代相比，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是迅速的，如果考虑到当时技术和文化水平所提供的那些可能性，这种发展就是缓慢的。列宁根据一些能够

① 《列宁全集》第3卷第540页。

② 参看《列宁全集》第3卷第54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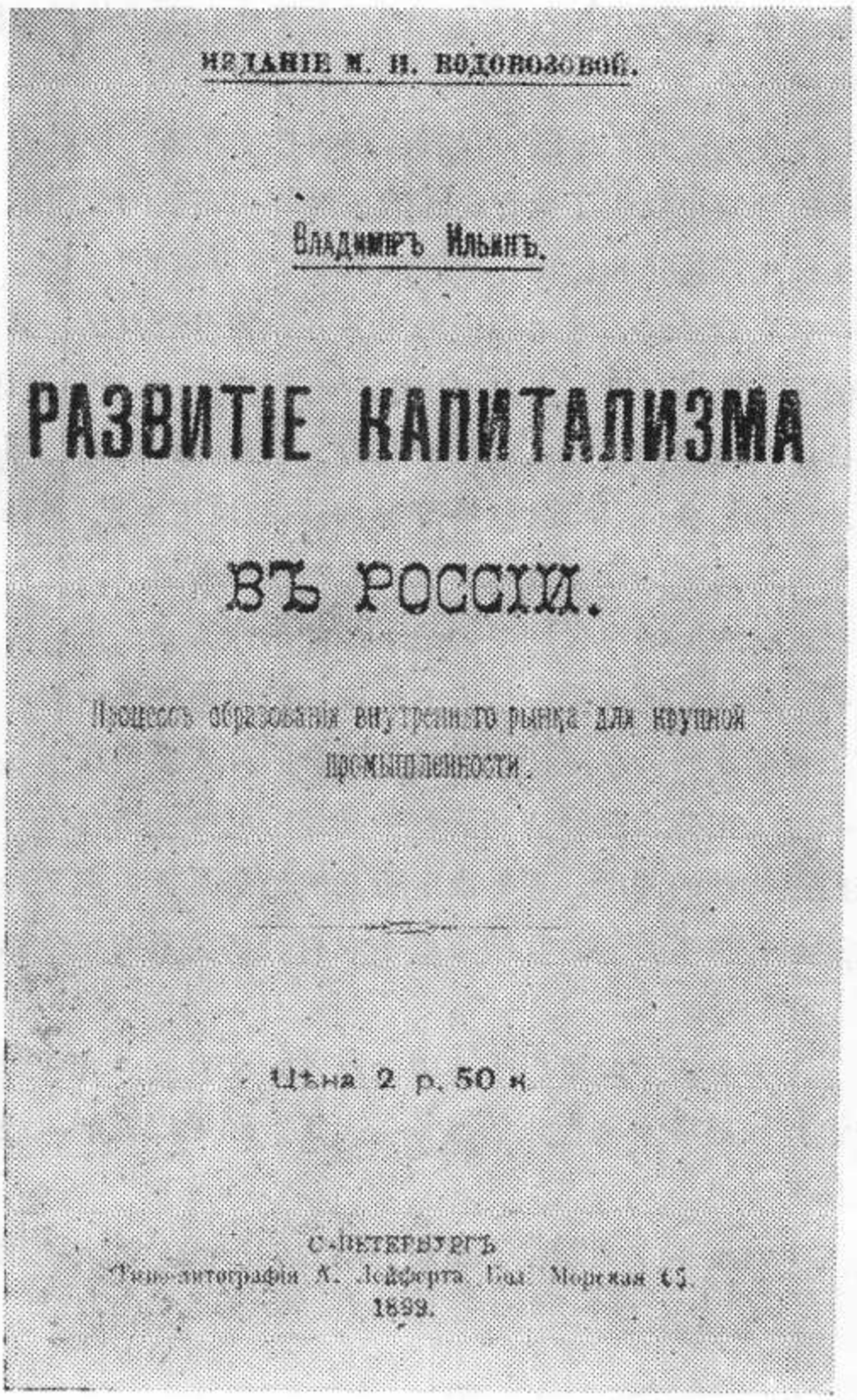
说明商业性农业高涨、农业生产商品率增长、社会分工发展的具体经济材料，证明俄国半农奴制经济形式正在瓦解和城乡资本主义的关系在不断增长。

书中有不少无可辩驳的证据，说明改革后农村的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列宁写道："……俄国村社农民不是资本主义的对抗者，而是资本主义最深厚和最牢固的基地。"①

列宁把资本主义渗透到全国各个地区的农业中去的大量统计材料加以总结，从而彻底粉碎了民粹派认为俄国农民"属于同一社会类型"的旧教条，证明农民分解为两个对立的社会集团即两个阶级的过程早已开始了。第一个社会集团按人口数量来说非常小，但在农业商品生产中已经占据优势地位。第二个集团，包括几乎半数的农户，是农村无产阶级，即有份地的雇佣工人。他们只有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生存；他们的经济日渐凋敝，生活水平极其低下。

列宁认为中农是农村资产阶级和有份地的农村工人之间的中间环节。中农经济的特点是极不稳定：资本主义的渗透破坏了这种经济，把中农群众抛进无产者的队伍。列宁把农民的瓦解看作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首要基础。正是村社的瓦解和农民的两极分化——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俄国农村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列宁揭露了民粹派把工役制和农奴制的其他残余理想化，指出"村社制的"农村已经不存在了，它已经变成了小地主的农村。因此，俄国土地问题的实质就

① «列宁全集»第3卷第143页。


ИЗДАНІЕ М. И. ВОДОВОЗОВОЙ.

Владиміръ Ильинъ.

РАЗВИТІЕ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ВЪ РОССІИ.

Процессъ образованія внутренняго рынка для круп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Цѣна 2 р. 50 к.

С.-ПЕТЕРБУРГЪ
Типо-литографія А. Лейферта. Бол. Морская 65.
1899.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第一版

是要彻底消灭继续压在农民头上的、成了社会进步的严重障碍的中世纪残余。①

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不仅表现在村社的瓦解，而且表现在大农业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在地主经济中剥削的劳役形式为资本主义形式所排挤。由于废除农奴制，劳役制的“一切主要基础”——“自然经济，地主领地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其各个部分的紧密联系以及地主对农民的统治”② ——都遭到破坏。农民经济脱离地主经济的过程是长期的、痛苦的。很大一部分农民份地(割地、森林、草地、牧场等等)仍然在地主手里，而农民没有这些份地就不能摆脱各种旧形式的奴役和剥削。这也为以工役制形式保存旧的劳役制度创造了经济条件。

列宁指出，在改革后俄国的地主经济中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即工役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以最离奇的方式交错在一起。结果就产生了把劳役制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结合在一起的混合的过渡性的制度。具有决定意义的趋势是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在逐渐排挤工役制，其结果就是农村经济关系的整个制度发生了变化。

这本书分析了改革后工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作者坚决驳斥了民粹派经济学家否认俄国具备大工业和工厂无产阶级增长的条件的观点。

列宁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出卖劳动力的形式、扩大使用雇佣

---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3卷第287页。

② «列宁全集»第3卷第161页。

劳动范围的分析，具有巨大的科学意义和政治意义。列宁用统计资料证明，各种工厂象雨后春笋一样非常迅速地从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类型的小生产中发展起来。与此同时，同土地脱离了任何联系、全靠出卖自己的劳动为生的雇佣工人大军不断壮大。

列宁在分析俄国经济的时候，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中资本主义各个主要阶段的原理具体化并加以发展了。他证明，俄国工业也是经过小商品生产和工场手工业走向工厂生产，从而揭示了这些形式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揭示了小商品生产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即从小手工业过渡到工场手工业、再从工场手工业转变为大机器工业的规律性。

列宁把机器生产称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是技术和人们的社会关系中的彻底变革。在他看来，机器生产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峰”①，它体现了“现代社会关系的精髓”，在现代社会关系中，无产阶级成为“全部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先锋”②。同时列宁还指出，工厂生产导致了资本主义的种种深刻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它是人类劳动大规模社会化的基础，它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准备了物质条件。在这方面生产的不断集中起着不小的作用。越来越多的工人集中在大工业企业中，这促进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有助于把无产阶级变为革命运动的强大的动员力量和组织力量。

列宁这本书中反映了俄国在废除农奴制以后经济发展的巨大进展。“木犁与链耙、水磨与手织机的俄国，开始迅速地变为

① 《列宁全集》第3卷第411页。

② 参看《列宁全集》第3卷第536页。

铁犁与脱谷机、蒸汽磨与蒸汽织布机的俄国。”① 但是，尽管资本主义有了迅速的发展，俄国主要还是一个农业国，在经济技术方面同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保存着阻碍生产力发展、使人民群众受着沉重压迫的大量农奴制残余。

列宁研究了俄国社会的经济和阶级结构，确定了各个阶级在解放运动中的地位，科学地证明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可能而且必须起领导作用，证明了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千百万半农奴制的农民群众向沙皇制度这个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权发动进攻。从这本书的全部内容中得出来的这个无可辩驳的结论，推翻了机会主义者认为工人阶级只有在人民中占多数时才能在革命中掌握领导权的教条。实际上，正如列宁在该书第二版序言中所指出的，“无产阶级在历史运动中的力量远较它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为大”②。同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工人阶级，具有团结自己的队伍、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的现实可能性。只有无产阶级这个彻底革命的阶级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领导者。

列宁的第二个重要的结论是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民的地位具有矛盾性的结论，但是，这种矛盾性没有消除农民的革命性，并不妨碍农民在反对地主和资本家的斗争中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他在该书第二版序言中写道：“……革命现在日益显露出农民的两重地位和两重作用。一方面，在贫苦农民空前贫困和破产的情况下，劳役制经济的许多残余和农奴制的各种残

① 《列宁全集》第3卷第547页。

②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7页。

余充分说明了农民革命运动的泉源之深，说明了农民群众革命性的根基之深。另一方面，无论在革命进程中，或者在各种政党的性质中，在许多政治思想流派中，都显现出农民群众的阶级结构的内在矛盾，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性，以及他们内部的业主倾向与无产阶级倾向的对抗性。"① 列宁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工农联盟的经济基础、工人和农民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彼此的利害关系。

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和列宁在建党时期写的其他著作中，展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的全部深度及其历史局限性。这些著作揭露了俄国资产阶级的保守主义及其对沙皇制度的依赖性，证明了俄国资产阶级既不能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的同盟军。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十九世纪末俄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做了全面的研究，揭示了俄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前景，论证了革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这本书于 1899 年 3 月公开出版。印的数量在当时来说很大(2,400册)，但很快就销售一空，这主要是在先进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各工人小组的参加者中间销售的。列宁这部著作不仅在彼得堡，而且在离彼得堡很远的地方都出了名。

起初，资产阶级的评论企图对列宁这部著作的出版默不作声。甚至在反对马克思主义方面颇有斗争经验的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政论家们也认为最好避免同列宁公开争论，他们仅就"弗拉

---

① 参看《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157 页。

基米尔·伊林的内容充实的经济著作”发表了一些简讯来加以搪塞。① 从而，自由主义民粹派就承认了自己在理论上的破产。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也使“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感到张皇失措和愤怒。“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巴·尼·斯克沃尔佐夫在《商品拜物教》一文中竟然说什么列宁这部著作违反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② “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论调是从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杂志《俄国财富》的武库中剽窃来的，这家杂志由于把马克思同他的俄国学生们对立起来而赢得了可悲的名声。这样一来，自由主义民粹派和彻底滑进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泥坑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在思想上就打成一片了。列宁在《非批判的批判》一文中对“合法马克思主义”代表们的“写作手法”进行了全面的剖析，揭露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评论者的教条主义和愚昧无知。

这本书的第一批热心的读者是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起在西伯利亚流放的战友：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瓦·瓦·斯塔尔科夫。在1899年这一年中间，社会民主党人从各个城市纷纷寄来对这本书的评论。一位社会民主党人在8月30日从莫斯科监狱寄来的信中说：“我一口气读完了……”③ 1899年7月格鲁吉亚《犁沟报》上发表了住在高

① «生活» 杂志1900年第2期第307—308页。«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一书出版时，作者用的笔名是“弗拉基米尔·伊林”。

② «科学评论»杂志1899年第12期第2282、2284页。

③ 莫斯科市中央国家档案馆全宗第131号，目录第55号，卷宗第39号，第2册，第206张背面。

加索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伊·卢津写的一篇评论。作者指出列宁的著作具有反对民粹派的倾向，同时强调说，“弗拉·伊林的这本书由于进行了严格科学的、客观的研究而值得人们注意。”① 评论最后号召大家认真研究这部出色的著作。

可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刚一出版，就立即被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用作同伯恩施坦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以及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残余作斗争的武器。这部著作对科学地制定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纲领和策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三　列宁关于借助全俄政治报建党的计划

制定建党计划

列宁对俄国改革后的发展情况的分析，从思想上粉碎自由主义民粹派，反对“经济主义”、司徒卢威主义和伯恩施坦主义的斗争，所有这些对于克服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影响，对于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准备思想和理论前提，都具有巨大的意义。但是，只是做到这一点还是不够的。应当设法使俄国无产阶级在思想上紧密团结起来，制定一个把各个分散的社会民主党组织联合成为一个集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计划。列宁制定了这样一个计划。

促使列宁着手阐述自己计划的形式上的原因，是崩得的编

① 《犁沟报》1899年7月25日第511页(格鲁吉亚文)。

辑小组建议重新出版被沙皇政府破坏了的《工人报》。他们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这家报纸经常撰稿。列宁接受了编辑小组的建议，于 1899 年秋天为《工人报》写了三篇文章（《我们的纲领》、《我们的当前任务》、《迫切的问题》），在这三篇文章中他拟定了建党的具体措施。

早在上世纪末，列宁对俄国未来的革命、它的宏伟规模以及伟大的世界意义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列宁认为，没有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革命就不可能胜利，因此，他竭尽全力要筹建这样一个政党。

列宁懂得建立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条件的极端复杂性。哪里也找不到现成的榜样。无论在俄国，还是在国外，都没有俄国无产阶级所需要的那种政党。列宁在《我们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写道："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历史、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我国工人运动的经验——这些就是我们在制定我们党的适当的组织形式和策略时所必须掌握的材料。但是对这些材料应该进行独立的'整理'……"①

列宁的建党计划考虑到了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思想理论活动和组织政治活动所包含的一切珍贵的东西。但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机械地照搬西欧各国工人政党的经验，因为那些政党是在存在资产阶级民主自由、资本主义相对和平发展的情况下进行活动的。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目前则需要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活动，它不仅要反对资产阶级，而且要反对作为整个欧

① 《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193 页。

洲反动势力的支柱的沙皇专制制度。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斗争特点在于，这一斗争是在革命运动的中心从德国转移到俄国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这一切就对党，对党的纲领、策略、组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列宁号召向俄国革命运动的巨匠们学习，包括向建立在严格的集中制和纪律性之上的民粹派组织“土地和自由社”的活动家们学习。他后来写道，由于产生了群众性的工人运动，这就使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建立比土地自由派“还要好得多的革命家组织”①。同时列宁提出要对“土地和自由社”的经验采取批判的态度，因为这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组织，而是民粹派的组织。深刻地研究、批判地接受社会民主党的先驱，即六十和七十年代那些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丰富遗产，是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前提之一。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也应当利用自己的经验。关于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是普列汉诺夫最先提出的。但是他只限于提出一些在西欧社会民主党内形成的人所共知的关于党的观念。此外，普列汉诺夫及其“劳动解放社”没有同工人运动发生联系；在八十年代只是从理论上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作了论证。在九十年代中期，当社会主义在俄国开始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时候，建党问题就有了实际的基础。列宁领导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萌芽。正是由于有了“斗争协会”的经验，列宁后来才能够制定出党的一些极其重要的原理，这个党应该既同西方各国社会民主党，也同革命民粹派的密谋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344页。

组织有本质的区别。

列宁的建党计划具有革新精神和独到之处。前面已经指出，西方各国的工人党通常是在存在资产阶级的相对民主自由的情况下产生的。而在俄国由于专制制度专横肆虐，却必须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在残暴的反动统治条件下来建立工人阶级政党。“在我们取得政治自由以前，我们必须用革命报纸”取代一切合法手段和可能，“没有革命报纸，我们决不可能广泛地组织整个工人运动。”①

创办全俄政治报的思想是列宁的天才计划的基础。根据这个在1901—1902年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全面论证的计划②，将要创办的报纸应该不仅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而且在组织上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团结起来，报纸应当成为建党工作中的主要的决定性的环节。列宁制定的办报纲领规定：要坚决同俄国和西欧的修正主义者划清界限，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牢固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列宁认为，党的机关报应当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始终不渝地贯彻执行马克思主义路线。

《我们的纲领》一文对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作了经典式的论述，没有这门科学就不可能有紧密团结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列宁写道，这种理论“教导我们透过那些积习、政治手腕、奥妙的法律和诡辩的学说看出阶级斗争，看出形形色色的有产

① «列宁全集»第4卷第195页。

② 参看«列宁全集»第5卷第6—10页，«列宁选集» 第2版第1卷第361—379页。

阶级同广大的贫苦人民、同领导一切贫苦人民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它说明了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的真正任务不是臆造种种改造社会的计划，不是劝导资本家及其走狗改善工人的处境，不是策划密谋，而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这一斗争，争取达到最终目的——由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①

按照列宁的想法，党的报纸应当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应当同那些与无产阶级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影响进行斗争。报纸必须把批判的锋芒对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伯恩施坦分子，因为这些人诱使工人阶级脱离革命运动，怂恿他们走改良主义的道路。

列宁高举反对各种形式和各种派别的修正主义的旗帜，但他并没有为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设置障碍。恰恰相反，他认为党报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讨论极其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发展马克思主义并把它运用于俄国的具体条件。列宁写道，马克思的理论只是为一种应当全面加以发展的科学奠定了基础，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②。

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态度是列宁的全部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的特点。早在彼得堡时期，他就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采取科学态度方面作出了光辉的榜样，领导了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把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斗争。而现在，在制定建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02页。

② 同上书，第203页。

立新型政党的计划的时候，列宁的这个特点表现得尤其突出。

列宁教导说，党是“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高级形式”①。在列宁于流放期间所写的那些著作中，我们看到列宁就已经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党的学说作了全面的阐述，并把这一学说创造性地运用于俄国的工人运动。在这些著作中，1899 年底写的《我们党的纲领草案》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这篇文章中列宁继续深入研究他在九十年代中期就已开始探讨的一些关键性的纲领问题。他批判地考察并总结了俄国和国外社会民主党人以前的那些纲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未来纲领的一些基本要点在这里已得到清楚而明确的阐述。

按照列宁的草案，党纲应当说明俄国的经济制度，指出资本主义正在导致工人贫困和愤慨情绪的增长，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基础。党纲中需要确定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国际性质和最终目的，需要强调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必须夺取政权。纲领应当指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具有政治性质，俄国专制制度是工人运动的主要障碍，因此，争取政治自由是党的当前任务；与此同时，党将支持反对专制制度的一切政党和居民阶层。草案包含各项基本的民主要求以及有利于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要求。②

农民问题在《我们党的纲领草案》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与“劳动解放社”的纲领草案不同，在这篇文章中包含有关于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运动的明确的表述。列宁更确切地说明了并且扩大了

---

① 《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225 页。

② 参看《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221 — 222 页。

社会民主党对农民的实际要求的范围。为了取代普列汉诺夫的“劳动解放社”提出的“彻底改变”土地关系的抽象要求，列宁提议把旨在消灭农民对地主的农奴制依附关系的一切残余的措施（其中包括归还割地）列入纲领。

列宁对俄国农民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的评价不同于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坚定的立场。他越来越倾向于对农民作出片面的评价，认为农民是保守的群众，他们由于在政治上漠不关心和落后，就成了专制制度最主要的支柱。他看不到农民潜在的力量，错误地认为，似乎在俄国，除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外，就再没有可供“反政府的联合或革命的联合”依靠的“其他社会力量”① 。这在客观上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它会导致农民脱离无产阶级。

列宁对农民问题的立场基于对改革后这一时期俄国阶级力量对比所作的深刻的科学分析。列宁认为，遭受半农奴制关系沉重压迫的千百万俄国农民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在反对地主和沙皇制度的斗争中的可靠同盟军。列宁指出，俄国的农民问题和西欧的农民问题有重大的差别：“在西方所谈的农民几乎都是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农民，在俄国所谈的，主要是受**资本主义前的**制度和关系的压迫、受**农奴制残余**的压迫并不比受资本主义压迫轻（甚至更重）的农民。在西方农民阶级已经完成了为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残余提供战士的使命，在俄国则还没有完成。”② 社会民主工党应当支持的不是作

① 《普列汉诺夫全集》第3卷第119页。

② 《列宁全集》第4卷第211—212页。

为私有者阶级的农民，而是作为能够同农奴制残余、特别是同专制制度进行革命斗争的阶级的农民。

列宁对一些纲领性原理的研究制定促进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形成正确的政治观点，促进了他们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团结。列宁的党纲草案是对发展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策略的新贡献，是对党的学说的新贡献。

列宁认为，为了顺利地进行反对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必须使自己的革命组织达到“最完善的地步”①。早在彼得堡写的那些著作中，他就直接指出，必须把分散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和团体联合成为俄国无产阶级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进行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的，不应当是一些密谋家，而应当是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列宁在为《工人报》撰写的那些文章中把党称作工人运动和整个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认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克服手工业方式和小组习气，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巩固而完善的组织。他写道：“不改善组织，就不可能使我国工人运动有所进展，尤其不可能建立一个拥有正常活动的机关报的积极政党。”②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对于把党统一起来的途径持有各种不同的见解。例如，崩德的代表提出，只要召开会议，增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并重新出版

---

① «列宁全集»第4卷第197页。

② 同上书，第196页。

《工人报》就行了。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和“南方工人社”的拥护者坚决要求立即召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并重新宣布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①

这两种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只有列宁的建党计划才是唯一正确的、适当的计划，它要求克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它认为必须首先在革命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基础上把各个委员会和团体团结起来，并为召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进行全面的准备。实际上这个计划只有通过创办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有密切联系的全党机关报才能实现。

创办这种机关报，就能够用一个共同的事业把分散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统一起来。除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制定纲领和策略以外，这种机关报使得有可能确定建党的统一原则，确定党的活动的形式和方法。列宁认为，在党报的实际工作过程中，组织本身也就在逐渐形成，在各地进行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广泛的团体就会形成。列宁在《迫切的问题》一文中写道：“必须使每个党员或每个党组织在党的工作的某一方面专业化：有的专门翻印书刊，有的专门从国外转运书刊，有的专门把书刊分送俄国各

① 这两个团体的代表都向列宁提出了进行合作的建议；前者通过马尔托夫，后者通过拉拉扬茨。列宁没有拒绝这些建议，但是着重指出，目前各个地方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要实现统一，只有在同“经济主义”坚决划清界限的基础上，依靠全俄政治报的帮助才有可能（《列宁全集》第4卷第183—185页；《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366—367页）。后来崩得分子放弃了自己原来的打算，附和了主张立即召开代表大会的那些人的意见。但是，前来出席拟定于1900年春天在斯摩棱斯克举行的代表大会的只有三个组织的代表，即崩德、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和“南方工人社”的代表。代表大会没有开成。

地，有的专门在各城市分送，有的专门安排秘密活动的处所，有的专门筹募经费，有的专门传送有关运动的通讯和一切消息，有的专门进行联络，如此等等。”① 这种党的工作专业化应当有助于克服手工业方式和小组习气，把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团结在全党的机关报周围。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报纸是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出发点和主要环节，这个原则上崭新的观点推翻了社会民主党人以前对定期刊物的作用和意义的看法。列宁总结了俄国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经验，得出了一个结论：报纸不能只限于宣传和鼓动，它也应当成为革命力量的组织者，成为实际上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地方委员会和团体联合成为统一的、集中的政党的主要手段。这是工人运动策略中的一大发现。

由于有了列宁，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才得到了经过全面研究制定的建立工人阶级战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纲领。这个纲领的大胆和新颖甚至连列宁最亲近的战友们也感到惊讶。

过了许多年之后，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写道：“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宽阔的叶尼塞河畔的最后几次散步中的一次。那是一个寒冷的月夜，一望无际的西伯利亚雪原在我们面前熠熠发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兴高采烈地向我讲述了他的计划和他回到俄罗斯后的设想。创办党的机关报，把它迁到国外去出版，借助这样一个中央机关报来建党，这样一来，这个机关报就会成为建造无产阶级革命组织这一整个

---

① «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197 页。

大厦的独特的脚手架——这就是他的论据的中心。老实说，最初我觉得他对这样一种党报的作用估计得过高了……现实证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出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①

列宁的计划付诸实施。创办《火星报》

列宁早在流放期间就已开始实际上实现建党计划了。1899年底，他与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通信，建议他们参加筹备出版报纸的发起人小组。② 缔结了所谓三人同盟(列宁、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并达成在普斯科夫会晤、以便制定革命社会民主党的未来定期刊物的纲领性声明的协议。

流放期限一结束(1900年1月29日)，列宁就着手进行创办全俄政治报的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从舒申斯克前往普斯科夫(他打算在那里暂住)的途中，访问了乌法、莫斯科、彼得堡，同当地的社会民主党人建立了联系，向他们介绍了自己的计划，物色了通讯员。为了同一目的，列宁后来又到了下新城、萨马拉、塞兹兰、波多尔斯克、里加、斯摩棱斯克，再次前往彼得堡和乌法。列宁会见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许多积极活动家，其中包括维·伊·查苏利奇、伊·瓦·巴布什金、潘·尼·勒柏辛斯基、伊·克·拉拉扬茨、亚·德·瞿鲁巴。

列宁到了普斯科夫，就埋头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尽管沙皇保安机关严加监视，但是列宁却同自己的同志们进行了磋商，筹措了款项，在城里建立了由可靠的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的后来要

---

① 参看克尔日札诺夫斯基《伟大的列宁》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7—38页。

② 尤·马尔托夫《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札记》1924年莫斯科版第411页。

协助报纸的小组，主要是筹备并召开了出版全俄党的机关报的极其重要的会议。这次有名的普斯科夫会议是值得纪念的，这首先是因为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第一个正式文件，从而拟定了党的未来定期机关报刊——《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纲领。

在四月头几天召开的普斯科夫会议是极端秘密地举行的。参加会议的共有六人：四名社会民主党人（列宁、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拉德琴柯）和两名“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沙皇的密探把关于律师助手弗·伊·乌里杨诺夫活动的情报详细地填写在暗中监视的表格上，但是他们没有料到，1900 年春天在古老的普斯科夫一个宁静的郊区，在彼得罗夫斯克市镇，发生了一起为俄国和全世界最革命的报纸奠定了基础的事件。①

列宁在会议上首先发言。他宣读了由他起草的说明创办《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目的的《编辑部》声明草案并作了解释。接着就开始讨论，在讨论中主要谈的是党的机关报的方针和国外编辑部的工作安排、“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参加社会民主党报刊的问题。根据马尔托夫的见证，司徒卢威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曾表示反对列宁的这项草案。

马尔托夫回忆说：“在宣读草案的时候，我观察了我们的客

① 由于普斯科夫会议是一次绝密会议，所以没有作记录。况且参加这次历史性会晤的人，除了马尔托夫外，都没有留下回忆录。这一切就给研究这个问题带来极大的困难。在现有的资料中，《〈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声明草案》（《列宁全集》第4 卷第 283—292 页）和《马尔托夫的回忆》（《列宁文集》俄文版第 4 卷第 49—61 页）具有重要意义。

人的表情。我所感兴趣的是，他们对‘声明’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给革命运动带来损害的说法会有什么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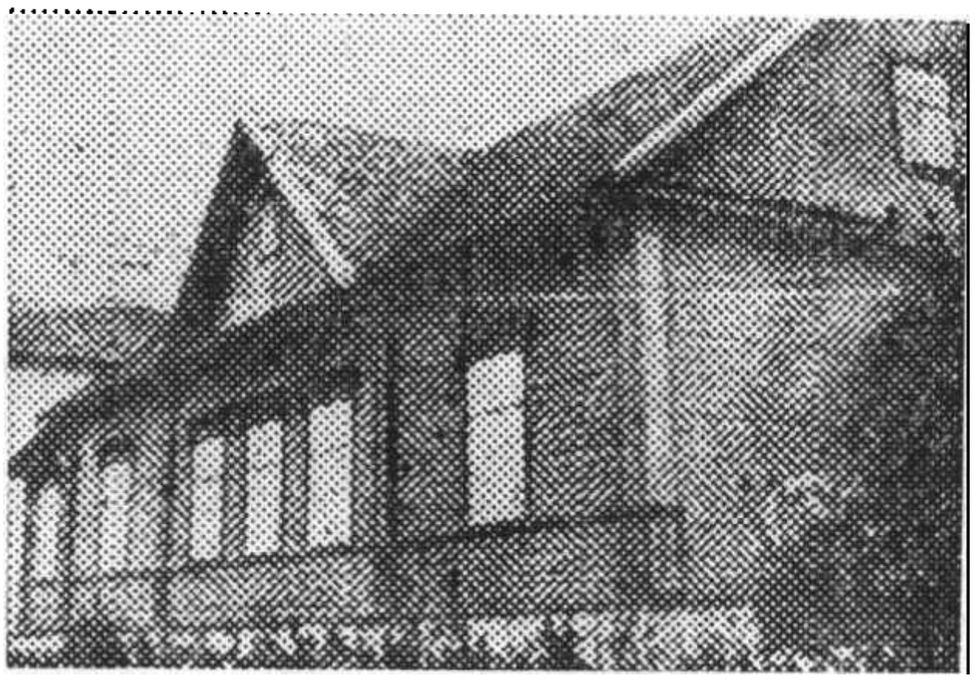
乌里扬诺夫问：先生们，你们对这些问题是怎么看的？

司徒卢威讲了一些笼统而含糊不清的话，意思是说，当然他对某些问题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但是总的说来，他对这个文件没有不同意见。这些话他好象是不很乐意说，而是吞吞吐吐说出来的。很明显，他的真正意思并没有说出来。”马尔托夫接着写道：可是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却沉不住气了，他看到草案的“矛头是针对他和司徒卢威的……既然对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作了这样的评价，那他杜冈就必须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这段话不从声明中删掉，他同司徒卢威是否能够支持我们的倡议？继续保持沉默的司徒卢威用他的面部表情赞许杜冈发动的突然袭击。我想，那就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如何摆脱这种微妙的处境吧？

列宁马上接过话碴儿，打算用实际材料反驳杜冈的不同意见”。①

社会民主党人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在普斯科夫会议上的论战是由他们对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的看法存在深刻的对立引起的。但是，当时同“合法马克思主义”代表的临时联盟还没有彻底决裂。列宁关于出版报纸和杂志的草案“总的说来”是被司徒卢威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接受了，他们决定不彻底亮

① 尤·奥·马尔托夫《没有发表的回忆片断》，《列宁文集》俄文版第4卷第58—59页。



列宁为创办《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在普斯科夫召开第一次会议的房子

出自己的底牌：他们同意参加社会民主党报刊的工作，不过只是为了利用这些报刊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罢了。列宁及其拥护者则认为，不管其主观打算和意图如何，自由派知识分子能够在出版和物质方面支持社会民主党人。

普斯科夫会议的参加者同意了列宁起草的《〈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声明草案》。对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论述以及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各反无产阶级派别的评价也没有作重大修改就通过了。“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们没有争取到任何让步：他们想担任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编辑的要求被否决了。

列宁的文件使社会民主党人的注意力集中于首先解决思想和政治任务。文件反对为了重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而立即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意图，认为：首先，必须出版一个全党的刊物，其次，必须建立一个组织，负责搞好各个运动中心的联络工作并向它们供应书报。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党才能获得生存的牢固基础。①

《火星报》和《曙光》杂志担负的任务，首先是深入研究党的理论、纲领和策略问题。这两个报刊必须遵循一定的方针，即马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4卷第286页。

克思主义的方针。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必须始终不渝地反对伯恩施坦主义、“经济主义”以及其他各种机会主义，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结性并创造性地发展这一理论。《草案》中说，俄国社会民主党现在“应当走上公开宣传社会主义的道路，走上公开进行政治斗争的道路，而建立全俄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应该是走上这条道路的第一步”①。

普斯科夫会议之后，筹备出版《火星报》的工作就大规模展开了。列宁为在俄国西北地区和中部地区建立报纸通讯网而做了大量的工作。根据列宁的指示，在普斯科夫（这里打算建立俄国整个西北部的社会民主党据点）火星报小组由亚·米·斯托帕尼和潘·尼·勒柏辛斯基领导，在里加由米·亚·西尔文领导，在斯摩棱斯克由伊·瓦·巴布什金领导，在乌法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和亚·德·瞿鲁巴领导。在莫斯科、彼得堡、下新城、塞兹兰、萨马拉以及乌克兰（通过当时住在波尔塔瓦的马尔托夫）都确定了社会民主党的接头地点、通讯地址、联络地点。这样就一步一步地形成了著名的报纸代办员网，这个代办员网后来就成了俄国《火星报》组织的骨干。

1900 年 7 月，当未来的党的机关报同俄国社会民主党各地方组织的联系已经有了头绪的时候，列宁便动身到国外。在那里，在沙皇当局管辖范围之外，决定同普列汉诺夫的“劳动解放社”——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最老的组织——共同出版《火星报》。于是，创办《火星报》的历史中的完成阶段到来了。

---

① 《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292 页。

在此以前，波特列索夫已经在国外进行了一些准备工作，他已弄清楚在德国能够印行报纸，并且已经同“劳动解放社”成员有了个人接触。他把普斯科夫会议的结果告诉了普列汉诺夫，并把《〈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声明草案》交给了他。

列宁侨居国外的头两天是在苏黎世度过的，他住在阿克雪里罗得那里。原来打算在 8 月中旬以前，未来的报纸出版者们要在这里会晤并进行谈判。① 但是，由于普列汉诺夫的过错，这次会晤未能举行。普列汉诺夫对于创办全俄马克思主义机关报的事根本不重视，因而千方百计地拖延商谈的时间。于是列宁到了日内瓦，在那里先同波特列索夫会面，随后见到了普列汉诺夫。

同普列汉诺夫的会谈是在日内瓦的郊区别耳里夫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分裂使普列汉诺夫感到苦恼，他对党的年轻力量的任何倡议都表现出明显的不信任。他对待列宁的《草案》采取傲慢的态度，就象宽容的教师对待学生硬要老师回答的怪问题一样。列宁回忆说：“格·瓦·② 看了这个声明（当时我还没有来），在本质问题上他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只表示希望在文字上修饰润色一下，整个内容仍然不变。于是亚·尼·③ 就把声明留在他那里了。我来了以后，格·瓦·却丝毫没有提起这件事情，过了几天，我到他那里去了，他把声明还给我，他说：喏，我当众把这个东西原封不动地退还给你，没有遗

---

①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资料）1928 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 1 卷第 71 页。

② 普列汉诺夫的名字和父名的第一字母。

③ 波特列索夫的名字和父名的第一字母。

失。我就问他，为什么他不在声明上作上述的修改。他推辞说：这以后也可以作，反正费不了多少时间，不一定要现在作。我拿回了声明，自己把它（这还是在俄国起草的一份初稿）修改了一下，格·瓦·第二次（当着维·伊·①）看了这个声明，这次我就直截了当地要求他拿去修改。”②

但是，普列汉诺夫就是这一次也没有对《草案》提出他的意见。由于“劳动解放社”的领导人对这个纲领性文件采取这种不友好的态度，这就使谈判显得有点紧张，而且使参加谈判的人的主动精神受到了压抑。

由普列汉诺夫人为地制造的这种沉重的气氛也笼罩着8月11日（24日）在日内瓦近郊科尔斯耶开幕、一直延续了五天的会议本身。代表“劳动解放社”出席会议的是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小组出席会议的是列宁和波特列索夫（马尔托夫未能离开俄国）。会议议事日程上的主要问题是讨论列宁在普列汉诺夫看过以后作了修改的《〈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声明草案》。可是普列汉诺夫对修改了的文件也不满意。

在科尔斯耶会议上，普列汉诺夫坚持原来的立场。他对《草案》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修改意见，但是现在他不仅对《草案》的表达形式，而且对《草案》对于机会主义分子（崩得分子、工人事业派分子、“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据说是极其温和的调子也表

---

① 查苏利奇的名字和父名的第一字母。

② 《列宁全集》第4卷第297页。

示不满。这个意见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草案》对“经济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作了基本上正确的评价，强调了它们同国际修正主义的联系。普列汉诺夫采取“不调和态度”的真正原因在于他脱离了实际运动，没有估计到党内情况的全部复杂性，有时从考虑个人威望出发，而不是从事业的利益出发。

在解决组织编辑部的工作问题时，普列汉诺夫采取了更加令人不能容忍的态度。他无视同志们坚持对报纸和杂志实行集体领导的意见，竟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由他实行编辑一人负责制。然而既不能委托他，也不能委托整个“劳动解放社”（也提出过这样的方案）来主持《火星报》。大家知道，他们缺乏当机立断的能力，带有小组局限性，同俄国革命运动的联系很差。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让步，那就会使整个计划遭到破产。

会议的参加者，包括“劳动解放社”的成员在内，都对普列汉诺夫这种会使事业遭到破坏的行为感到愤慨。列宁和波特列索夫一度几乎拒绝同他继续进行谈判，不再同他一起进行工作。在大家熟习的那封题为《〈火星〉怎么会差一点熄灭了？》的没有寄出的信中，列宁流露出由于一个年长的同志对党的共同事业采取非党性态度而给他造成的深刻的内心痛苦。列宁写道：“我们不愿意在这个人手下当卒子；他不允许有同志的关系，而且也不懂得同志的关系……这是一个真正的悲剧，这种决裂象是同多年来时刻爱抚的孩子完全决裂，象是同与自己毕生的工作密切相关的东西完全决裂一样。”①

---

① 《列宁全集》第4卷第303、304页。

谈判毕竟没有中断。列宁引导会议的参加者从原则上解决办报办杂志的纲领问题和组织问题。普列汉诺夫碰到列宁这种坚定不移的立场，终于作了让步。按照列宁的说法，《火星》开始有希望重新燃烧起来了。

科尔斯耶会议以后不久，在列宁小组和普列汉诺夫小组之间完全达成了协议①。两个小组的成员成为具有平等权利的编辑，而且给了普列汉诺夫两票的表决权。根据列宁的坚决要求，通过了在德国出版《火星报》的决议，这对于加强对报纸的领导，对于报纸的秘密活动以及建立编辑部同俄国的联系具有重大的意义。

列宁在同“劳动解放社”达成协议时，就预料到了共同工作的困难，并确定实行独立的路线。他在 1900 年 8 月 23 日(9 月 5 日)的信中特别指出了这一点：“我们并不认为，没有象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这样的力量，工作可以进行，但是谁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会失去哪怕一点点独立性。”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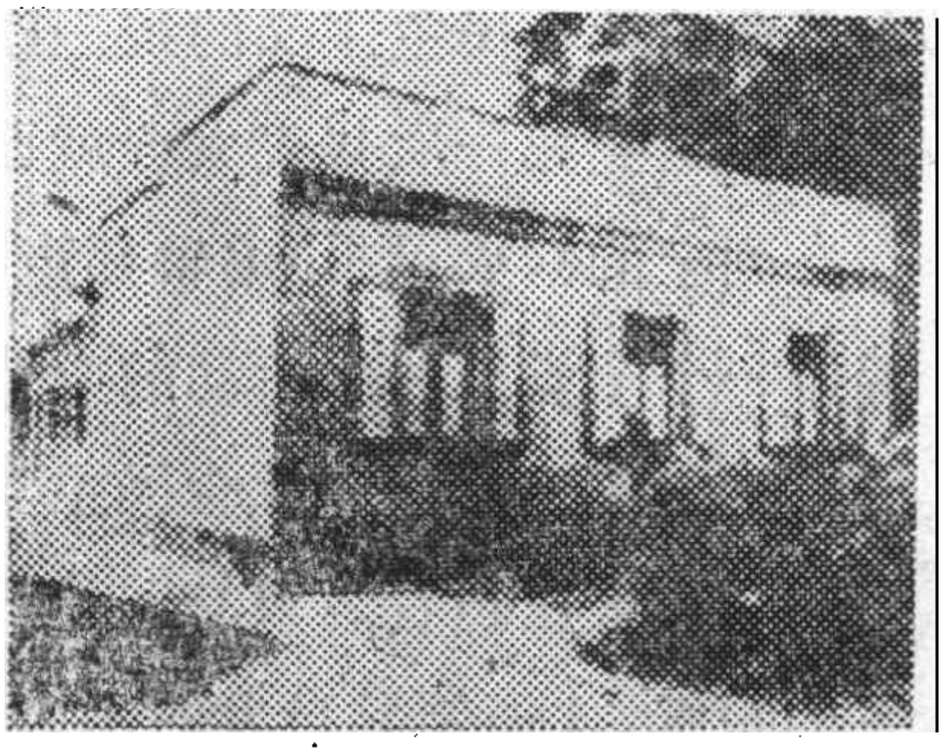
以后发生的事件证明列宁是正确的。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参加《火星报》编辑部是颇有好处的，这在许多方面使出版全俄马克思主义定期机关报的工作变得容易了。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以列宁为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小组丧失了独立性。相反，列宁才是《火星报》的真正领导者。关于党的机关报的活动的纲领性文件——《〈火星报〉编辑部的声明》就是列宁最后定稿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312 页。
② 参看《列宁全集》第 34 卷第 30 页。

ИСКРА

«火星报»编辑部声明

的。这个声明是在普斯科夫《草案》的基础上写成的，它于1900年10月以单页传单出版并运到了俄国。① 在这个文献中第一次把十二月党人给普希金的回信中的一句名言“星星之火可以燃成熊熊之焰”作为报纸的题词刊登在报头上。



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印刷过《火星报》创刊号的房子

《〈火星报〉编辑部的声明》提出了建立同工人运动紧密联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任务，一再强调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同“经济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伯恩施坦主义以及其他各种机会主义实行完全彻底的决裂：“在统一以前，并且为了统一，我们首先必须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不然，我们的统一就只能是一种假象，只能掩盖现存的涣散状态，妨碍把这种涣散状态彻底清除。”②

《火星报》的使命是把分散的社会民主党的小组和团体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集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种联合单靠从上面下一道命令或者采用恢复党的中央机关的活动的办法是实现不了的，它需要事先做好准备。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团结起来，全力以赴地建立一个巩固的党，这个党要

① 《列宁传》1963年莫斯科版（第2版）第77页；参看《列宁全集》第36卷第9页。

② 《列宁全集》第4卷第316页。

在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统一旗帜下进行斗争”①。这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就已经提出的任务。

列宁的《〈火星报〉编辑部声明》确定了俄国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第一个全党机关报活动的方针和方法。列宁指出，《火星报》的篇幅不仅应当面向社会民主党人和有觉悟的工人，而且应当面向全体被压迫者。只有同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紧密联系的报纸，才能领导自发的工人运动，引导它走上政治斗争的宽广道路。《火星报》确实成了这样的报纸。

1900年整个秋季都在为报纸的出版作组织上的准备。为此，列宁到了慕尼黑，打算把编辑部的核心集中于此地。在这里，列宁最后商定了印刷厂的问题，安排好了《火星报》同国内通讯员的秘密联系，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一些著名活动家建立了联系。参加筹备报纸出版工作的有克拉拉·蔡特金、尤利安·马尔赫列夫斯基、阿道夫·布劳恩。莱比锡的先进印刷工人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②

同时在为《火星报》创刊号准备材料，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编辑部有一半成员不在：普列汉诺夫住在日内瓦，阿克雪里罗得在苏黎世，马尔托夫在俄国。因此，同作者和报纸编者们商量、校阅寄来的通讯稿件、撰写主要文章等工作几乎全部落在列宁的肩上。

创刊号出版前三四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在莱比锡度

---

① 《列宁全集》第4卷第315页。

② 《列宁传》第76—77页；克·什特列布《列宁在德国》1959年莫斯科版第17—19页。

过的，报纸就是在那里，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赫尔曼·劳的印刷厂印刷的。不久，阿克雪里罗得就收到了列宁从慕尼黑寄去的信："昨天我才出差回来……今天报纸应该印好了……"① 这封信签署的日期是"1900 年 12 月 24 日"。

总之，列宁及其拥护者的巨大劳动取得了胜利：1900 年 12 月 11 日(24 日)《火星报》创刊号已经拼好了版，很快就问世了。

《火星报》从头几号起就采取了坚定的方针，要彻底粉碎机会主义，从思想上组织上团结地方的党组织，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取得胜利。《火星报》对建立新型的党做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贡献。

《火星报》的活动遭到了机会主义者的猛烈攻击。"经济派"、"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民粹派指责革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编辑部搞"乌托邦主义"和"反民主主义"。但是，只有全俄的政治报才有可能结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危机，并把俄国分散的社会民主党组织联合成为一个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家报纸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集体讨论工人运动理论和策略上的迫切问题，制定党内生活的正确准则和原则。②

随着列宁的《火星报》的出版，就开始了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建党历史上的完成时期。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全俄政治报为克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手工业方式和小组习气、为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做好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而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斗争。

---

① 《列宁文集》俄文版第 3 卷第 124 页。

② 参看《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194 页。

第四章　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火星报»时期

★

混乱和动摇年代(1898—1900年)的特点是，工人运动中存在自发倾向，机会主义分子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各个组织中飞扬跋扈。当时思想上的混乱和组织上的分散决定了整个党内生活。“经济主义”和手工业习气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得到相当广泛的传播，这就造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深刻危机，其实质是**“领导者(‘思想家’、革命家、社会民主党人)落后于群众的自发高潮”**①。

“经济主义”派别暂时居于统治地位，这对俄国工人运动的命运来说是严重的危险。“经济派”否定无产阶级争取推翻剥削制度，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的必要性，他们主张党的工作采取小组方式和方法；他们轻视先进理论、社会主义觉悟的革命化作用，崇拜工人运动中的自发倾向。实质上，“经济派”是企图把工人运动引上改良主义道路，使工人运动服从于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经济主义”成了阻挠工人阶级形成政治意识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障碍。

“经济派”是妨碍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前进的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反马克思主义集团。除了“经济主义”以外，“合法马克思主义”也在积极活动，自由主义民粹派也开始活跃起来，还出现了“时髦的”伯恩施坦主义。这就加强了“经济主义”的阵地，

---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317页。

给克服党内危机造成了困难。

尽管“经济派”猖狂一时，其他的反马克思主义派别的影响也没有消除，但是能够使党摆脱困境的健康力量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正在成熟。不过这种力量还很弱小，没有组织起来。当前的迫切任务是从思想上粉碎机会主义者，克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分散状态，把社会民主党的各个地方组织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集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在列宁的领导下，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高举反对修正主义的旗帜，确立了唯一正确的方针——同机会主义者彻底划清界限。由于列宁，由于他的百折不挠的意志和巨大的毅力，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顶住了机会主义的进攻，后来又顺利地摆脱了危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建立新型政党而进行的顽强的、始终不渝的斗争，不仅具有全俄的意义，而且具有国际意义。这一斗争帮助西方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革命分子在遭到修正主义者攻击时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坚持了无产阶级运动的正确路线。

在 1898—1900 年间，列宁写了许多卓越的理论著作。这些著作揭穿了“经济主义”和伯恩施坦主义，给了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反动的乌托邦观点和资产阶级辩护士即“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诽谤性言论以毁灭性的打击。列宁的这些著作为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为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创造了思想理论前提。

在从思想上粉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和制定党的纲领和策略的科学基础方面，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占有重要的地位。该书对改革后这一时期俄国经济的深刻分析，对

社会阶级结构和各个不同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的明确评价，对无产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以及工农联盟的论证，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列宁这部著作是把理论和实践不可分割地统一起来，把科学研究的成果作为革命斗争的武器加以利用的光辉典范。

十九世纪最后三年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列宁关于通过秘密的政治报来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照亮了俄国工人运动的艰难道路，使争取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确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别的斗争有了光明的前景。

列宁制定了建党计划并创办了《火星报》，这就为消除俄国社会民主党队伍中的混乱和动摇，为克服深刻的党内危机奠定了基础。但这仅仅是最初的几个步骤。当前还要为争取革命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完全胜利，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同机会主义进行顽强的战斗。

列宁的《火星报》为建立新型政党进行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斗争。

第 五 章

列宁的《火星报》

一 跨入二十世纪

进入帝国主义时代

在俄国历史上，在俄国工人运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历史上，二十世纪的最初几年占有特殊的地位。这时，改革后的发展所产生的一切矛盾都达到了最尖锐的地步；革命即将到来的征兆日渐增多。

在这几年，列宁所说的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必要性变得特别迫切。争取建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斗争进入了决定性阶段。虽然最多只有数千名职业革命家和先进工人参加了在《火星报》思想照耀下进行的这场斗争，但正是这场斗争最显明地反映了，或者说似乎在本身集中了巨大的历史转变，这些转变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正在酝酿成熟，它们关系到千百万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命运。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是从旧资本主义即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走向最新式的即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上的极其重要的分界线。资产阶级社会向上发展的时代即将结束。新的时代正在到来，这是资本主义崩溃、巨大的阶级搏斗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时代，是资本主义世界广阔的外围地区，亦即在其殖民地、半殖民地内解放斗争日益发展和高涨的时代。

新时代的特征不是一下子就显示出来的，那些证明新时代即将到来的事件还没有形成一幅完整的图景。必须有特别深刻的科学的革命思想，才能从许多个别事实中看到它们之间的有规律的联系，从一些个别迹象中发现经济发展方面、社会政治发展方面、阶级分布方面、工人运动、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和形式方面转变的开端。

当时绝大多数人认为资本主义依然充满精力和能量。持这种看法的不仅有资产阶级豢养的思想家，而且有接受了资产阶级“科学”最新成果的各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者和俄国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九十年代工业的迅猛发展被他们看成是永久“繁荣”的开始。资本主义无危机发展的理论、资本主义矛盾不断缓和与逐步被克服的理论纷纷冒了出来。马克思的学说被宣布已经“过时”①。

① 后来，资本主义经济的任何一次较大的高涨，都被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和社会改良主义者用来作为反对马克思理论的“论据”。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的“批驳者”总是竭力把所谓资本主义纯经济的自行消亡的荒谬思想强加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这些企图的目的就是阉割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由于其本身所固有的对抗性矛盾的发展而必然灭亡的学说的革命实质。

现实很快证明了这些喧嚣一时的预言的真正价值。1899 年的交易所惨剧揭开了新的经济危机时期，到了 1900 年，这一危机就变成了世界性危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越年轻，危机的影响就越严重。大生产和更大的生产排挤小生产和中等生产的规模急剧增大。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在最早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的美国和德国，卡特尔和托拉斯已经有数十个之多。它们的经济实力也增长了。工业垄断组织同几家最大的银行溶合起来，后者则把最富有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的相当大一部分货币资金集中在自己手中。日益增长的金融资本不仅把自己的触须伸到了本国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切范围之内，而且远远伸到了国外。

剥削和不平等的极端加剧，社会对抗性矛盾的增长，内外政策方面、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转向全面反动，这些都正在成为世界发展的决定因素。

结成垄断联盟的资本依仗自己的实力向工人阶级发动进攻，从而加重了工人阶级的贫困和负担。统治阶级在反无产阶级、反社会主义的共同基础上团结起来的倾向普遍地增长了。反罢工基金和“战斗的”雇主协会纷纷建立。国家越来越经常地直接干预劳动和资本的冲突。当同盟歇业和使用警察局雇佣的工贼这些“通常”手段都无济于事的时候，资产阶级政府便动用军队。继奥地利当局为对付总罢工而在的里雅斯特进行大屠杀（1902 年 2 月）之后，又发生了对巴塞罗纳工人的血腥镇压。比利时和意大利的枪杀事件，对科罗拉多州（美国）矿工，对西里西亚织布工人、捷克矿工和匈牙利铁路员工采取的武装行动，宣布

戒严，实行反罢工法，——这还远不是资本主义揭开二十世纪序幕时所干的“业绩”的全部清单。

同时西欧和美国的资产阶级越来越广泛而巧妙地运用“通过温柔手段”分裂和控制工人运动的策略，乞灵于宽容手法，并把赌注押在工会和社会民主党内力量日益强大的改良主义分子身上。经济让步现在已成为固定的、经常推行的政策，它的目的是从巨大资本的垄断利润总额中拿出极小一部分来豢养和收买无产阶级的特权阶层。这样，已经不象十九世纪下半叶只是在英国一个国家，而是在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环境和条件中都出现了某些对工人运动有严重危险的新特点。

“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给地球上绝大多数居民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到二十世纪，世界的领土已经基本上瓜分完了。三十年前，广阔的非洲大陆只有十分之一被欧洲殖民者所占领。到 1900 年，在非洲的版图上几乎已经没有了“空白点”——这是欧洲资本主义强盗对于那些还没有被他们占领的拥有千百万居民和古老文明的地区的称呼。殖民主义者的军事远征遇到了被奴役人民的抵抗。但当时非洲人民同其他大陆的人民一样，力量过于弱小而分散，阻止不了直接的或间接的奴役。除了对已经丧失政治独立和国家独立的国家进行殖民地剥削这种公开形式以外，还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半殖民地依附和由几个号称世界银行家的国家对数十个国家和民族实行金融奴役的形式。

随着几个主要的殖民主义强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它们之间为争夺市场、原料产地和资本输出范围，为重新瓜分赃物而进行的斗争也变得尖锐起来。英国、法国、沙皇俄国以及其他

等国老牌殖民主义者开始遭到德国、美国和日本这些新强盗的排挤，这些新强盗的迅速发展起来的金融资本要求为自己找到“阳光下的地盘”。以战争相威胁的国际冲突和武装冲突变得更加频繁了，而这些武装冲突最后又往往靠牺牲成为侵略对象的人民的利益而达成外交协议来结束。

十九世纪末，北美帝国主义假惺惺地喊着“保护”已经举起起义旗帜反对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古巴人民和菲律宾人民的口号，在加勒比区域和通往东亚的道路上确立了自己的统治。西美战争（1898）是帝国主义时代的第一次战争。在这之后爆发了英布战争（1899—1902），这场战争是由于争夺德兰士瓦的黄金和剥削南非土著居民的垄断权而引起的。在二十世纪前夕，资本主义发动了反对中国人民的战争，即对义和团的反帝国主义起义进行了血腥镇压。为反对起义者投入了由六个欧洲国家（德国、俄国、英国、法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以及日本和美国组成的八国联军。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公开号召：“不许留情，不要俘虏！”侵略者也正是这样干的，连小孩和老人也不放过。殖民主义者行动的一致是他们之间的矛盾即将再度激化的前奏。终于发生了日俄战争，这场战争是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之间最大的冲突之一。

列宁后来在对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这一整个漫长时期进行评价时，曾经指出全世界历史发展的两种主要倾向：“一方面，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力求把少数享有特权的最富强的民族变为‘永远’叮在他人身上的寄生虫，靠剥削黑人和印度人等等来坐享‘清福’，用装备着杀人利器的最新军国主义

制度来压服他们。另一方面，比以前遭到更厉害的压迫和承担着帝国主义战争的一切痛苦的群众，却力求摆脱这种桎梏，推翻资产阶级。”①

这两种倾向在二十世纪的最初几年就已经显示出来。这个时期是新的阶级大搏斗的序幕。工人运动席卷了比十九世纪革命高潮时期还要大得多而且情况也复杂得多的地区。罢工斗争的规模扩大了。1901—1904 年法国的罢工人数达到 80 万，德国超过 40 万，美国 230 万，意大利光是 1901—1902 年的罢工人数就将近 80 万。大罢工震动了象荷兰和瑞士这样的“模范”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群众的组织性和团结精神的加强在比利时和瑞典(1902)以及意大利(1904)的总罢工中表现了出来。农村无产阶级也卷入了斗争。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在德国境内波兰人居住的地区，在奥匈帝国)更加激烈起来。

工人运动和一般民主运动的革命程度在不同的国家是不一样的。但群众的要求普遍变得更加急进，他们的行动在很多情况下都表现为不仅同资产阶级，而且同资产阶级政府发生的直接冲突。诚然，在二十世纪的最初几年西欧不存在革命形势。在这里，社会主义运动的任务仍然象以往一样，就是积聚无产阶级的力量，在同资产阶级的日常冲突中教育和锻炼无产阶级，扩大和巩固原先占领的阵地。但当时已不能只按照原先那样去做了，不能仅仅局限于议会活动、经济罢工斗争这些纯粹“合法的”形式和方法，尽管这些形式和方法在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的西欧

① «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894 页。

工人运动中已经用惯了。在阶级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要求各社会主义政党在比原先大得多的程度上从一个有决定意义的观点，即从准备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和推翻反动资产阶级的统治进行公开斗争的观点去观察当前的一切问题。对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全部手段进行全面的检验和更新已经日益成为必要的了。

这种更新不仅仅是工人运动本身的需要。大金融资本的经济统治侵犯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在农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阶层中出现了新的暂时还处于萌芽状态的抗议和反抗形式。对于许多欧洲国家（意大利、西班牙、巴尔干国家等）来说，消灭农村中和政治制度中的封建主义残余的必要性仍然十分尖锐。总的来说，把全体劳动者和被剥削者吸引到无产阶级这个最彻底地反对社会压迫和争取民主的战士方面来的客观可能性变得比以前更加现实了。最后，在以殖民主义和军国主义日益增长为标志的新的历史环境中，在工人社会主义运动面前，比从前尖锐得多地提出了反对武装侵略和对外扩张的斗争任务，它必须明确地决定自己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态度，摸索出一条把民族解放运动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的途径。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工人阶级在解放运动中的领导权思想，已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战略的特别迫切的关键问题提了出来。现在按新的方式提出的还有关于工人阶级革命政党、关于这个党的性质和组织原则、关于这个党全部活动的方向和内容的问题。

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不仅表现在经济和世界政治方面，

而且表现在个别国家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的改变方面。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时期，拥有最大和最有影响的社会民主党的德国仍然是国际工人运动的中心。但是，早在十九世纪末，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初，就已经清楚地显示出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所预言的革命斗争中心转向了俄国；俄国是一个介于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西方和尚未觉醒的东方之间的国家，在这里，新时代的所有对抗性社会矛盾表现得最为激烈，而在日益成长壮大的无产阶级及其年轻的政党面前已经展示出一幅广阔的前景：成为拥有巨大潜在力量的人民运动即一般民主运动的领袖。

俄国革命日益迫近

俄国经济和社会政治的发展特别显得是跳跃式的。向帝国主义的过渡几乎同资本主义的最终确立同时发生。危机特别清楚地表明了俄国经济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危机的影响在半农奴制的俄国比在任何国家都更早和更尖锐地表现了出来。主要工业部门在 1900 年遭受了危机的最初几次打击，这一危机在 1902—1903 年达到了顶点。钢轨的生产几乎缩减三分之一，车厢的生产缩减得更多。到 1902 年年底，国内最大的南方采矿工业区的 56 座高炉已有 33 座停产。石油的开采在 1901 年达到最高数字——70,600 万普特，而两年以后仅为63,600万普特。在巴库，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油井闲置起来。

在危机的条件下，生产集中的过程加快了。据工厂检查机构的极不完全统计，四年中(1900—1903)关闭了雇有 112,000 名

工人的3,000多个企业①。成千上万的手工业者、小的和最小的商品生产者(不仅在城市，而且在乡村)在更大的规模上遭到排挤和破产。同时一小撮最大的资本家(俄国的和外国的)的地位却得到了巩固。危机暂时中断了外来资本流入俄国工业。有不少外国投机企业家遭到破产。但大部分依仗力量雄厚的西欧银行的支持而巩固了自己的阵地。这些金融资本家集团在建立垄断组织首先是在重工业中建立垄断组织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那些偶然出现并迅速瓦解的卡特尔和辛迪加，如今已为比较稳定的资本家同盟所代替。最大的辛迪加是"俄罗斯冶金工厂产品销售公司"，它在1902年联合了俄国南部的大部分冶金工厂。从1904年起，顿涅茨的"煤炭销售公司"辛迪加开始建立。更早一些，东布罗瓦矿区的煤矿主就联合了起来。还出现了其他一些垄断同盟："管子销售公司"和"钉子销售公司"，机车制造厂辛迪加和"车厢销售公司"，巴库石油业主同盟、恰图拉锰矿矿主同盟等等。

这些垄断组织中有的一开始就在本工业部门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其他一些也在向这方面发展。不过总的来说，俄国在垄断程度方面，特别是在垄断部门的生产和资本的绝对额方面，还落后于先进国家。工业和银行的结合还处在初级阶段。一般来说，俄国垄断组织在国外市场上的地位还很脆弱。

列宁曾经着重指出，在任何地方，甚至在最发达的国家中，帝国主义都"没有而且不能自下而上地改造资本主义"②，而是

---

① 这是根据各工厂检查机构1900—1903年的报告汇编计算出来的。

② 《列宁全集》第24卷第431页。

在垄断组织上层集团下面保留着旧资本主义的巨大基础。何况二十世纪初期的俄国还谈不上“纯粹的”帝国主义，因为在俄国辽阔的国土上，在国内的许多经济部门中，还只是处在形成和普及原始的、商品货币形式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过程中。中亚细亚和哈萨克斯坦各民族、高加索山民、加尔梅克人和西伯利亚的一些民族还处在封建主义发展阶段，而且其中有不少民族，主要是从事游牧和半游牧生产的民族，还保留着相当大的宗法氏族关系的残余。北方和远东的那些小民族极其落后，其经济和社会组织中仍然牢固地保存着原始公社制度的很多特征。

随着向帝国主义时代的过渡，俄国经济生活总的状况变得更加混杂。不管垄断组织的影响和统治的范围多么有限，但其中包括采掘工业各部门这一点却不能不影响到整个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还部分地影响到农业。垄断组织不仅遍布帝国中部，而且还发展到各边疆地区（南俄、高加索、波罗的海沿岸），挤进了全俄资本主义体系和沙皇政府的殖民体系。资本主义的最新形式同仍然保持优势的垄断资本主义以前的形式交织在一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极其严重的农奴制残余、同地主君主制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交织在一起，——这就是当时俄国社会制度的主要特点。

到二十世纪初，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切矛盾开始更加强烈地表现出来。一方面，是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已经有了一定发展的工业同愈益落后于它的农业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是农业本身中的矛盾，即深深渗透到农业内部的资本主义同中世纪土地占有制这个农奴制残余的支柱之间的矛盾。贵族占有的土地

虽然减少了三分之一(从1861年的7,900万俄亩减少到二十世纪初期的5,300万俄亩)①，但他们仍然占据着全部私有土地的一半以上；农奴制大地产依然是地主土地占有制中占统治地位的形式。

这就是农民土地日益减少的社会基础。欧俄的农村居民在改革后增长了大约4,000万人，而"解放"后留给每个农民的一小块土地却减少了一半(每个男丁从4.8俄亩减为2.6俄亩)②。

农民在先前还能勉强支持，只不过要租佃地主的土地(首先是改革时"被割去"的那些土地)。现在，由于土地奇缺，他们不得不同意最苛刻的租佃条件。租佃土地的租金平均要耗掉他们纯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贫苦农民甚至常常不能补偿他们所消耗的劳动价值③。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对地主的奴隶般的依附使得农民破产，同时又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从而巩固了千百万半有产者-半无产者、半业主-半雇农阶层的存在。

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排挤旧的剥削方法，同时还对它们进行改造，从而加强了奴役和农奴制。二十世纪初，占优势的是货币地租，但在这一外壳中常常隐藏着改头换面的工役制。地主耕地的扩大伴随着对农民经济的进攻：有时地主借口六十年代

---

① 弗·弗·斯维亚特洛夫斯基《俄国地产的变动(1861—1908)》1911年圣彼得堡版第110—111页。

② 《中等农业省份同欧俄其他地方相比农村居民1861年至1900年富裕程度变化情况调查委员会材料》1903年圣彼得堡版第1册第79页。

③ 《中等农业省份同欧俄其他地方相比农村居民1861年至1900年富裕程度变化情况调查委员会材料》1903年圣彼得堡版第1册第199页；阿·姆·安菲莫夫《二十世纪初俄国的地租》1961年莫斯科版第150—155页。

的《规约》强行夺取村社土地，有时则把佃户赶走①。农民在失掉从前的生活来源以后，就成了高利贷者和富农容易到手的猎物，而高利贷者和富农所采用的盘剥方式，常常就是地主采用的那一套。波尔塔瓦的农民在1902年的自发起义之后向沙皇法庭申明："我们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我们挣扎在死亡线上，究竟该怎么办呢？"②

农民仍然是一个没有平等权利的阶层，完全处于由贵族组成的地方官和通常由农村中的富人组成的乡行政当局的支配之下。沙皇政府违背经济发展的逻辑，企图保留表面上平等的村社，从而用强力保持住最难堪的、宗法的压迫形式和财产上不平等的形式。在税收方面对农民的掠夺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从1862年到1901年，原先依附于地主的农民光赎金一项就交付了14亿卢布，还不算最初交付的86,700万卢布，但是依然欠下国库4亿多卢布；据沙皇政府财政部计算，这笔债连同利息要到1956年才能还清！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到二十世纪初欠缴税款的数额超过了农民土地所应缴纳的款项的总和③。赋税和劳役不是按土地实际使用情况而只是按份地占有情况分摊，这就给了富农以特权，并日益沉重地打击了贫农，因为贫农缴纳的税

---

① 斯·姆·杜勃罗夫斯基《1905—1907年革命期间的农民运动》1956年莫斯科版第28—30页。

② 《1902年的农民运动》1923年莫斯科—彼得格勒版第78页。

③ 阿·洛西茨基《赎买手续》1906年圣彼得堡版第16页；伊·弗·金丁《国家银行和沙皇政府的经济政策（1861—1892）》1960年莫斯科版第24、25页。

同其收入相比，要比富裕农民多一倍到两倍①。

这样，到二十世纪初，在俄国也比较明显地出现了象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所出现的农业资本主义进化的一般特点，同时也更加清楚地表现出这一进化的特殊性："旧的、半农奴制的自然经济已被摧毁，而新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条件则还没有建立。"②因此，农业生产的增长总的来说非常缓慢，老农业地区的农村极端贫困，大量农民日渐惨痛地死去。饥荒早已成了俄国生活中经常发生的现象。在 1891 年可怕的饥荒之后，接着发生了 1897 和 1898 年的严重歉收和饥荒，而在 1901 年，饥荒又重新落到了农村居民的头上。"饥荒地理"也发生了变化：八十到九十年代以前，饥荒经常袭击俄国北部和西北部省份，而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南部和东南部的肥沃地区以及中部黑土省份也都成了饥荒的发源地。

农奴制残余是国家普遍落后的根源，不仅是农业生产力而且也是工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障碍。国内市场就绝对数来讲尽管有了增长，但在二十世纪初，同改革后的最初几十年相比，就更加尖锐地感到它的狭小了。1900—1903 年危机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的深刻原因正在这里，而不是象大多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断言的那样，是由于国家定货的减少。但正是农奴制的这些残余构成了俄国大资本家获得利润的特殊基础，构成了继续用最粗暴的形式和手段剥削无产阶级的根源。

---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 15 卷第 86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19 卷第 489 页。

危机和饥荒同时发生并互相交织在一起，饥荒迫使千千万万的人离乡背井，外出谋生。在这样的情况下，资本家就更容易把产业工人的工资限制在空前低的水平上。甚至连调查军火工厂工人状况的政府委员会也不得不承认："收入降低得这样厉害，这就势必要出现经常吃不饱的现象。"① 然而要知道，军事工业中的工人比其他部门的工人收入要多些。财政大臣维特在给沙皇的秘密奏折中厚颜无耻地声称："低工资对于俄国的进取精神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因素，它是对俄国自然财富的补充。"② 另外一个"难得的因素"是无产阶级没有最起码的公民权，警察保护资本家的利益。实际生活表明，在专制制度下工人所取得的经济成果是多么不巩固。资本家不受惩罚地对 1897 年的十一个半小时工作日法律进行了抵制，而过了一年以后他们又争取到正式废除对加班加点的限制，他们利用这种巧妙的手段来实际恢复原先的劳动条件。

甚至在危机年代，大纺织企业主也获得了占其固定资本百分之二十到六十的利润③。正象列宁所说，这是俄国式的超额利润④。但在二十世纪初，资本家阶级总利润中一个不断增长的部分，已经被一小撮掌握了最重要的工业原料和燃料产地的垄断资本家所攫取。大资本家还得到了沙皇政府的保护关税政

① «改善军事部门工人生活委员会报告书(1902年10月26日—1905年3月26日)»(军事顾问利索夫斯基的报告)1905年圣彼得堡版第7页。

② 维特给尼古拉二世的奏折«关于我国工业的状况(1900年2月)»。——«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杂志1935年第2—3卷(总第42—43卷)第134页。

③ «1902—1911年纺织业的利润和股息»1912年莫斯科版第1—4表。

④ 参看«列宁全集»第18卷第284页。

策所带来的绝大部分好处，如对濒于破产的企业和银行提供公开的或秘密的贷款，发放出口奖励金，对固定于一小批最大工厂的国家订货多付钱。国家的干预只不过延长和加深了危机，但是也给垄断组织带来了双重好处：一方面人为地限制了国内的竞争，同时又使垄断组织甚至在生产缩小或生产增长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也能得到巨额利润。俄国资本家和在俄国设厂的外国资本家得到了高额关税、实质上是禁制关税的可靠保护，使他们免除外国商品的竞争，到了二十世纪初，这种禁制关税便由培植和保护新兴工业部门的手段彻底变成了哄抬物价和掠夺国内消费者的工具。

这就是资产阶级上层反民主和反革命的经济基础。煤、铁和石油资本巨头在政治方面同垄断资本主义以前的而实际上是改革以前的"季特·季台奇"① 差不多。他们可以在内阁穿堂里活动，通过这种方式来满足自己的私利，同时也使实力雄厚的外国资本家感到完全满意。他们除了玩弄"传统的"手段之外，还利用西欧银行这些沙皇政府的债权人来施加压力，并利用外交杠杆作为推动力。正在形成的垄断资本同大领主贵族的种种联系也影响到俄帝国主义的政治面貌。

沙皇政府也在俄罗斯帝国的殖民地区为大资本开辟道路。剥夺阿塞拜疆国家农民的土地，使垄断组织更容易夺取蕴藏极为丰富的石油产地。中亚细亚日益变成欧俄纺织工业的棉花基

---

① 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喜剧《殃及池鱼》中的人物，已成为表示刚愎自用的商人典型的普通名词。——译者注

地，具有帝国主义“最纯粹的殖民地”① 的特征，那里银行资本和旧的、封建高利贷的剥削形式同时并存。俄国和外国资本的扩张不能不遇到正在成长的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中小资产阶级的抵抗。但是当地资产阶级上层同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结合的过程也在同时进行。在巴库同诺贝尔和路特希尔德家族一起经营的有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资本家。以第聂伯河西岸乌克兰地区和中部黑土地带南部地区为活动中心的糖业辛迪加联合了俄国和波兰的资本巨头、犹太和乌克兰的厂主和商人。在这种情况下，个别资本家集团之间的竞争就变得更加激烈。同时，正在聚集经济实力的“整个俄罗斯”资产阶级同仍然在国家管理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农奴主-地主之间的矛盾也在不断增长。

沙皇政府不能不照顾到工业和银行巨头的利益，但只局限于它的社会本质所允许的程度和范围内。沙皇政府的经济政策也同整个对内政策一样，要符合这样一个主要目标，即把全部政权保持在贵族上层手里。由大公爵们为首的多半是庸碌落后的贵族军官所掌握的庞大腐败的官僚机构和陆海军，耗费着大约三分之一的国家预算。俄国仍然是资本主义列强中唯一没有议会、没有合法政党、没有名副其实的政府的国家，因为“大臣委员会”仅仅拥有预先决定并非所有问题的有限权力，而国家大事是由不负责任和为所欲为的宫廷奸党决定的。

实行“养肥”地主和大资本家、“养肥”帝国主义掠夺者的政策和实行警察“取缔”政策所造成的全部沉重负担都落到了人民

---

① «列宁全集»第22卷第332页。

群众的肩上。沙皇政府极尽征税压榨之能事：在危机年代间接税(主要的收入来源)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六，而当时全部收入仅增长了百分之十九。

但居民的支付能力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专制制度为了延缓财政的破产，不得不又一次乞灵于国外贷款，从而增加了俄国的外债。从 1893 年到 1900 年俄国的外债几乎增加了 10亿卢布。而在 1901—1902 年政府又向法国和德国举借了新债。世界危机的总形势和专制制度经济政策的完全失败对借债的条件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沙皇政府利用贷款者之间的竞争和它同法国的军事政治联盟还能耍些手段，但它在财政经济上对帝国主义西方的依赖却越来越明显，致使国民经济的负担越来越沉重。

二十世纪初，从体现了俄国全部落后性和最粗暴的经济和政治压迫形式的专制制度下解放出来这一俄国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比改革后的最初几个十年变得更加无比尖锐和成熟。革命解放运动已经接近于着手解决这一历史任务。列宁当时写道："现在我们正处于一个暴风骤雨的时代，俄国的历史在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现在的一年有时要超过和平时期的几十年。人们在给改革后的半世纪做总结，在为那些将长久决定全国命运的社会政治大厦奠立基石。"①

俄国在半个世纪中已经是第三次经历革命高潮。革命的浪潮重新掀起来了，它比六十年代初和七十年代末的革命浪潮更加汹涌澎湃。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已经由被压迫群众的无组织

---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 6 卷第 161 页。

的和自发的抗议活动，由少数革命家英勇地奋不顾身地同沙皇专制制度的单独决斗，由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斗，开始变成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运动。

一位无产阶级的诗人很好地表达了这种情况，他在1902年写道：

在一个由于无权而受尽压抑的国度，
你们听到没有？——风暴在隐隐怒吼：
这是俄罗斯巨人已经开始
同专制制度展开殊死的战斗。①

工人阶级成了日益逼近的革命的决定性因素。在俄国的工厂、矿山和铁路工作的将近300万工人大军，是最团结最有组织的社会力量。无产阶级的不断集中促成了这一点。如果说在拥有100—500名工人的工厂企业中，工人总数在1894—1902年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二点八，那么在拥有500—1,000名工人的企业中，工人总数则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二。在拥有工人一千名以上的最大的企业中，工人总数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四十一，而在采矿工业中(1890—1900)，工人总数增加了将近百分之一百六十。二十世纪初，458个最大的企业集中了1,155,000名以上的无产者。②

几十年的罢工斗争锻炼和教育了工人，培养了他们的战斗品质。新的无产阶级阶层不断地被吸引到革命斗争中来。如果说从前工人运动的主要队伍是纺织工人，那么现在起主导作用

① 《俄罗斯诗人之歌》1957年列宁格勒版第466页。
② 亚·瓦·波果热夫《俄国工人数量和成份的统计》1906年圣彼得堡版第XVII、42、49页。

的则是五金工人。出现了一些新的工人运动中心：索尔莫沃、萨拉托夫、卢甘斯克、兹拉托乌斯特、顿河岸罗斯托夫。站到前列的有少数民族地区——南高加索（巴库、梯弗利斯）和波罗的海沿岸（里加）——的工人。

在斗争的熔炉中，锻炼出了先进的无产者阶层，他们不顾艰苦的生活和摧残智力的劳动，顽强地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成长起来，成了自觉的社会民主党人。工人变成了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如果说在 1884—1890 年间，被捕的革命者当中工人还占不到六分之一（百分之十五），那么在 1901—1903 年间，工人就占到了将近一半（百分之四十六）①。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并忠实于劳动者利益的先进工人赢得了参加斗争的群众的信任。

整个无产阶级居民的革命精神都高涨起来。人们从彼得堡写信给《火星报》说："革命情绪感染了工人们的全部力量，工人们急切地要同专制制度展开斗争……工人们在各种集会上常常发出如下的呼声：经济斗争什么也没有给我们……'只有推翻专制暴君，我们才能松一口气……'在工人小组中很少能听到关于'工资'或'剩余价值'的议论，因为无产者的注意力全被吸引到俄罗斯人民的敌人身上了……"② 不仅在首都，而且在穷乡僻壤也有类似的情绪。请看，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在谈到奥廖尔省别日察镇布良斯克工厂的工人们时写道："…… 对于一个在 1897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 19 卷第 328 页。

② 《火星报》1902 年 9 月 15 日第 25 号。

—1898 年和以后在 1901—1902 年看到过别日察工人群众的 人来说，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这些工人群众的自觉性有了提高，各种社会政治要求在他们中间广泛传播，而这些要求在九十年代只有在为数不多的工人头脑中才产生过。”①

先进女工的政治积极性不断提高，阶级意识日益成熟。社会民主党人古谢夫赞扬女工们在顿河岸罗斯托夫游行示威中的表现时说：“女工们的英雄气概和勇敢精神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她们高喊：‘打倒资产阶级！’她们的喊声充满着极大的仇恨和力量，以致我的心也由于高兴而在胸中剧烈跳动起来，仿佛社会主义的曙光已经出现。”②

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无产阶级生活中和心理上发生的深刻变化，无产阶级起来自觉而积极地参加斗争，这一切都为工人运动从经济罢工过渡到政治罢工和游行示威做好了准备。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紧密交织在一起，相互补充，这就使革命斗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下列图表(按百分比)③ 概括地说明了二十世纪最初几年罢工运动的性质：

	1901 年	1902 年	1903 年
政治罢工……	22.1	20.4	53.2
经济罢工……	77.9	79.6	46.8

① «火星报»1902 年 11 月 1 日第 27 号。

② «火星报» 1903 年 4 月 15 日第 38 号。

③ 图表是根据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中央国家历史档案馆和一些地方档案馆提供的资料绘制的。当时俄国境内 16 人以上参加的罢工都计算进去了。属于政治罢工的有支援性罢工以及要求推翻专制制度、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召开立宪会议、确立人身、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罢工和五一罢工。

在这种炽热的基础上产生了新的斗争方式——游行示威。这种新方式产生的先声是1900年哈尔科夫的五一节工人游行示威，当时有一万名左右的工人响应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地方委员会的号召放下了工作，并有一半以上的工人走上了街头①。从1901年春天开始，游行示威几乎席卷了整个俄国：从北部的彼得堡到南部的巴库，从西部的华沙直到东部的伊尔库茨克。这些游行示威表明，工人的革命情绪是多么迅速地酝酿成熟着。

开始是一个工厂的工人同军警展开搏斗（1901年5月的奥布霍夫防卫战），后来是整整一个城市的无产者举行罢工和游行示威（1902年11月顿河岸罗斯托夫的罢工和游行示威），最后是席卷整个俄国南部的斗争（1903年7—8月的总罢工），——这就是工人运动急剧高涨的几个基本阶段。无产阶级斗争的消息，就象一块石头投入水中激起的波纹那样扩散到了全国，使人们精神振奋，欢欣鼓舞，锤炼着他们坚忍不拔地夺取胜利的意志。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在那暴风雨的年代里写道："整个俄国都觉醒了！现在我们辽阔的国土上，没有一个地方不在回响着抗议专制制度暴行的呼声。"② 革命的思想开始深入工人的意识，产生和培育出成千上万准备为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献身的新战士。

俄国革命的前途归根结底取决于占居民绝大多数的千百万

---

① 《哈尔科夫1900年5月的日子》1930年哈尔科夫版第20—21、34、42页。

② 《乌克兰革命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传单（1896—1904）》1963年基辅版第607页。

农民，取决于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能力。农村是蒙昧和闭塞的，但资本主义已经在冲刷着多少世纪一直停滞不前的农村生活方式的基础。短工的发展把农民从“偏僻的角落”拖了出来，引进社会生活的漩涡。农民的视野扩大了，他们变得比较有文化，比较文明，比较有觉悟了，他们产生了人的尊严。农村中出现了因参加罢工和游行示威而被驱逐的工人。而且农民自己也经常进城，去详细了解无产阶级的斗争，然后讲给同村的人听。工人在奋起反对压迫者的同时，还帮助农民挺直腰杆站起来。

农民中积聚着越来越多的爆炸性材料。1902 年春天在波尔塔瓦省和哈尔科夫省爆发的起义，席卷了拥有将近 15 万人口的 165 个村庄。起义地区就象战场；一万多沙皇军队开到了那里①。斗争扩展到了中部黑土地区、伏尔加河流域和格鲁吉亚。革命前五年（1900—1904）中的农民发动，将近有一半发生在 1902 年。农民运动仍然是自发性的，还没有提出政治要求，但它已感受到了无产阶级斗争和社会民主党宣传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格鲁吉亚表现得特别明显，那里的农民斗争是在流放工人的积极参加下开展起来的。

无产阶级的发动加速了其他各个阶级的政治分野和政治自决。小资产阶级也开始了思想上的结合。1902 年初，各民粹派团

① «火星报» 1902 年 5 月 1 日第 20 号；1902 年 6 月 1 日第 21 号；**格·姆·杰连科夫斯基**«列宁的‹火星报› 与 1902 年波尔塔瓦省和哈尔科夫省的农民运动»。——«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报告和报道»1954 年版第 2 分册第 53 页。

体的残余力量建立了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是一批具有民粹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左翼。他们用知识分子同专制制度的单独决斗来代替群众的斗争。社会革命党人在国外出版了自己的报纸《革命俄国报》和杂志《俄国革命通报》。

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立场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在工人运动的影响下稍微有些"左倾"。资产阶级的反政府运动瞻前顾后，发展非常缓慢。反政府派的主要支柱是地方自治局人士，即自由派地主。自由派经过长时期的动摇之后，在日益发展的革命斗争的影响下着手组织自己的力量。自由派开始制定自己的纲领、策略和组织计划，不得不在警察达不到的地方出版机关报。从1902年6月起，开始在国外出版由原先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编辑的《解放》杂志，而在1903年夏天和秋天，出现了"解放社"和"立宪派地方自治局人士协会"。自由派奉行温和的谨小慎微的政策，只承认合法的抗议形式。他们最害怕革命，力图通过同君主制达成协议的办法来参加政权。

沙皇政府为对付日益逼近的革命采取了各种最极端的措施。军事警察专政非常猖獗，在帝国三分之一的领土上加强了戒备，许多工人中心处于警察的特别监视之下。在农村，除了原有的5,000名巡警，又增加了4万名乡警①。愈来愈频繁地动用军队来对付人民。仅仅在1902—1903年，参与镇压罢工和游行示威、镇压农民起义的正规军就有20万人之多②。

① 《政府法令汇编（1903年）》第1部分（下半年），第69期，第781条，第1,539—1,544页。

② 《战争总结》（副官长库罗帕特金将军的报告）1906年华沙版第4卷附录第20页。

沙皇政府试图把“皮鞭政策”同“糖饼政策”结合起来，同企图收买劳动者中最不开展的阶层和不断向自由派暗送秋波结合起来。为了寻求解决农民问题的办法，1902 年初成立了“讨论农村工业需求特别会议”。在会议中起领导作用的是沙皇官吏，但在地方委员会里还有地方自治局人士即地主的代表。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根本没有想要真正改善农民的状况。他们的纲领只不过是稍微扩大一些农民阶层的权利，准许退出村社，并从村社土地占有制过渡到私人土地占有制，而这是有利于农村中的上层分子富农的。沙皇当局由于对猛烈开展起来的无产阶级斗争心怀恐惧，不得不去寻找分裂工人运动的方法，利用“警察社会主义”从思想上腐蚀工人。莫斯科保安局局长祖巴托夫利用一部分落后工人对沙皇的信赖，培植了一些处于警察监督之下的工人组织。祖巴托夫主义指望通过富人的一些微小让步来引诱无产阶级脱离革命斗争①。

但即使是这些笨拙的手段也引起了农奴主们的反对。下层的运动激化了统治营垒内部的意见分歧。统治营垒内部最有势力的集团把主要赌注下在军队身上，至于群众的不满，则企图采用煽起沙文主义和准备新的对外冒险这样一些“行之有效的”手段来对付。1903 年春天，内政大臣普列韦领导的反动集团占了

① 资产阶级的历史伪造者们带着毫不掩饰的同情心来描写祖巴托夫，并对他瓦解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企图遭到破产而感到悲伤。伦·沙皮罗硬说，祖巴托夫主义“并不是警察的诡计，而是那些最有远见的警官企图迫使顽固不化的专制制度采用较为进步的管理方式的诚意”（伦纳德·沙皮罗《苏联共产党》1960 年伦敦版第 42 页）。

上风。在农民问题方面，全部“改革”的结果就是废除了连环保。借助一场“小小的胜利的战争”来防止革命的企图最后决定了当局在远东的活动。沙皇政府迫不及待，指望通过一次打击就解决帝国主义的任务并压倒日益壮大的解放斗争。

但这只不过是一些没有根据的幻想。人们对于现存制度的仇恨已经达到了顶点，并开始以不可遏止的力量迸发出来。发展成为工人同军警搏斗的政治性游行示威、农民斗争的高涨、大学生暴风雨般的发动、中学里的风潮、对警察暴行的普遍愤怒，——所有这些都雄辩地说明，俄国正处于革命的前夜。列宁评述当时的情况说：“处处都感到伟大的风暴即将到来。一切阶级都在酝酿着和准备着。”① 俄国社会中三个基本阶级、三个主要政治派别即自由派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们在为实现自己纲领的和策略的目标而进行的思想搏斗中短兵相接，预料到并且准备着即将到来的各阶级之间的公开斗争。

处于思想和政治斗争中心的是《火星报》，它把社会民主党的全部革命力量都集合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

二　建党的思想准备

《火星报》是新时代各项任务的表达者

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和整个解放运动历史上的整整一个时代是同《火星报》联系在一起的。《火星报》是俄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83页。

«火星报»编辑部：

格·瓦·普列汉诺夫、弗·伊·列宁、尤·奥·马尔托夫、
维·伊·查苏利奇、巴·波·阿克雪里罗得、亚·尼·波特列索夫、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编辑部秘书）

国人民革命的预言家，是新时代革命思想的喉舌。

当时，俄国无产阶级面临着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都不曾解决过的任务：对资产阶级革命给予决定性的影响，把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变成为自己的社会主义目标而斗争的基地。为此，俄国无产阶级需要有一个战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火星报》的崇高使命就是建立这样一个政党。

“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①，——列宁的这一经典性定义成了《火星报》战斗的座右铭。

战斗的马克思主义的机关报善于把宣传工作和对理论的深入研究结合起来。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和国际社会民主党产生思想动摇的情况下，报纸成了同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进行斗争的可靠支柱。它无情地揭露那些向无产阶级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分子。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其不受任何歪曲，同巧妙地运用这一理论于俄国实际并创造性地发展这一理论，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列宁当时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许多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还坚持旧的原理，“那就是只忠于学说的字面，而不是忠于学说的精神”②。《火星报》始终忠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朽学说的革命精神。当西欧各社会民主党内开始出现理论和实践脱节的时候，《火星报》体现了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动的一致性。

---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372页。

② 《列宁全集》第6卷第417页。

《火星报》给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已经进行了将近二十年的宣传工作加进了许多新东西：用新的形式丰富了这一工作，把它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了起来，扩大了它的范围和机会。《火星报》的基本读者是先进工人。报纸根据极其简单的和众所周知的事实向他们阐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它帮助自己的读者思考周围的实际生活并从中得出革命的结论；它支持先进工人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初步尝试，并教导他们继续独立钻研，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样一些新干部。

《火星报》指导着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工作，向工人阶级提出彻底的革命口号。它是对专制制度进行全面政治揭露的组织者。报纸激发对警察专横和资本主义剥削的仇恨，唤起消灭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渴望。工人们逐渐养成对暴力和剥削的每一件事实作出反应的习惯，广大群众则把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领导者。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战斗机关报是发展工人的阶级意识和对他们进行革命教育的极好的学校。报纸涉及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引导读者走出地方利益的狭小天地，不断扩大他们的眼界及其精神上和政治上的要求。每一个重大事件都得到理论上的阐明；工人们逐渐学会把罢工和游行示威等群众性的活动看成革命的萌芽。《火星报》一贯坚定不移地向无产阶级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力求把他们的斗争同社会主义的理想结合起来。

报纸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的热情宣传者。它使俄国工人对其他各国无产者的发动感到亲切，它培养国际的阶级团结的感情，说明推翻沙皇制度这个欧洲和亚洲的反动堡垒之一是俄国无产阶级的最重要的国际主义义务。《火星报》付出了很大

力量，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伟大口号溶化到俄国工人阶级的血肉中去。

在革命运动的历史上，报纸第一次不仅是从事文字宣传的机关报，而且是社会民主党的干部集合在它周围的组织中心。建党问题是工人运动的中心问题，而《火星报》把组织者的职能担当起来，这就特别清楚地表明它理解新的历史时期的迫切任务。报纸把自己的拥护者团结为一个统一的全俄组织，给互不来往的社会民主党团体树立了在全党工作中统一起来的榜样。《火星报》给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工作增添了革命内容，并使这一工作具有了革命的规模。

坚持原则，坚决捍卫人民的利益，同实际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这些使报纸在无产阶级中赢得了声誉和爱戴。对最初几号报纸的反应就已说明，《火星报》使工人们深感兴趣。彼得堡的一位工人写道：“……我把《火星报》拿给许多工友看过，结果把这份报纸① 全弄破了，可是这号报纸却是非常宝贵的，比《思想报》② 宝贵得多……这里讲的都是我们的事情，是关于全俄国的事情，这种东西是没有办法用金钱来估价、用钟点来计算的……工人群众现在很容易燃烧起来，下面已经在冒烟，只要有一点火星，就会燃成大火。星星之火可以燃成熊熊之焰，这话说得真对！”③

《火星报》的威信与日俱增，随着威信的增长，它的联系也在

---

① 指《火星报》第4号。

② 《工人思想报》，“经济派”的机关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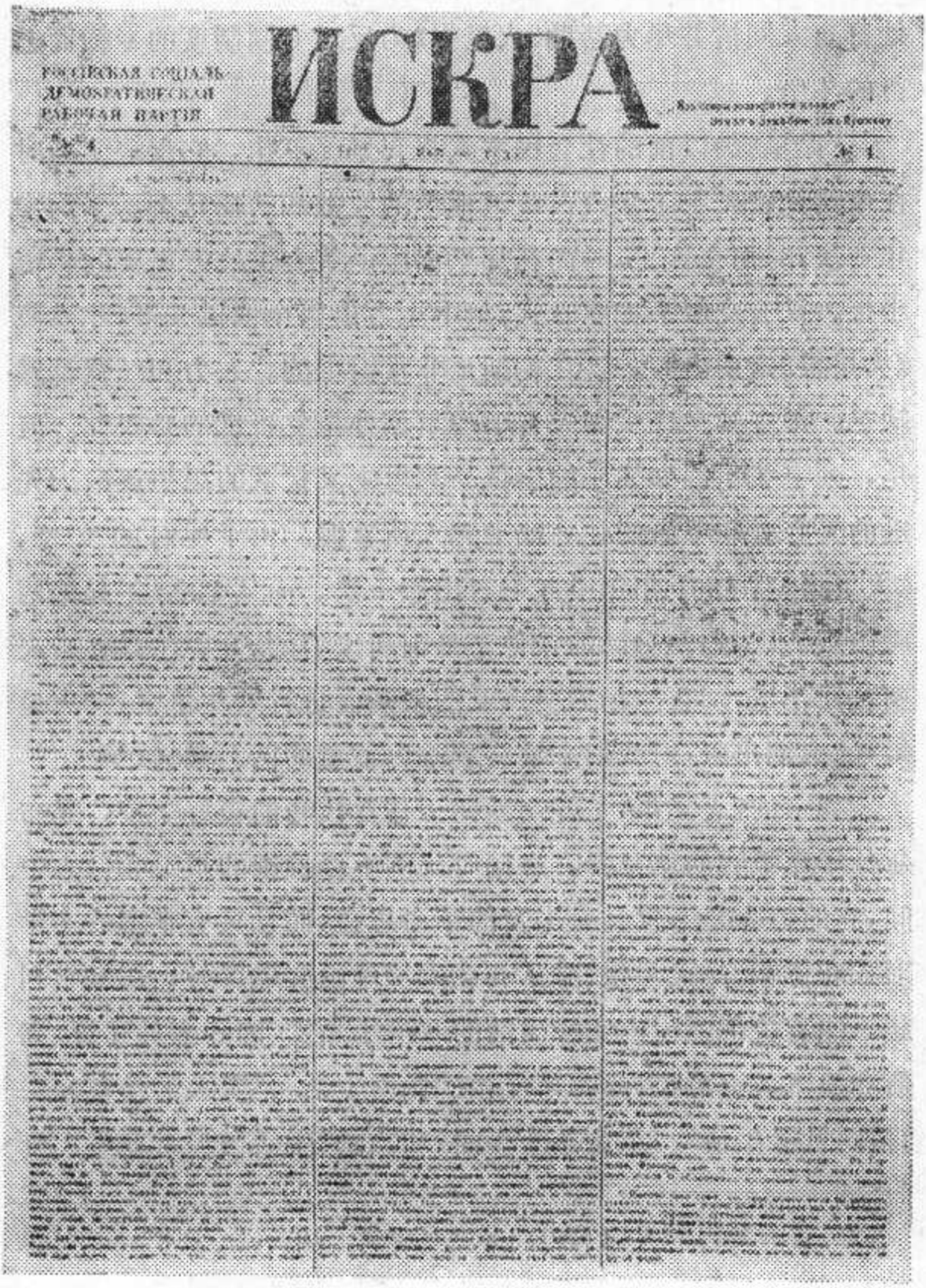
③ 《火星报》1901年8月第7号。

不断扩大。最初，通讯只是来自大城市这样一些革命运动的主要中心，后来也开始从其他地方寄来。《火星报》同 100 多个居民点建立了联系。刊登的通讯来自全国各个地区——从彼得堡和莫斯科到维亚特卡省的偏僻小县城马尔梅日。列宁尤其珍视编辑部同工人的联系。他在同《火星报》代办员的通信中始终提醒他们必须加强这种联系。列宁给彼得堡《火星报》代办员的信中写道："您报道的同工人谈话的消息使我们非常高兴。……请务必把这一点转告您处的工人，并向他们转达我们的请求：希望他们也亲自给我们写些东西，**不只是为了报刊**，也是为了交流思想，使彼此不失掉联系并做到相互了解。"① 《火星报》周围形成了一支工人通讯员队伍。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以前出版的44号报纸中，共发表了大约 500 篇工人写的通讯。这些通讯大部分来自彼得堡、莫斯科、中部工业地区和南俄。

《火星报》受到极其广大的居民阶层的欢迎。向这家报纸倾诉自己的想法的有大学生和地方自治局统计人员，国民教师和被压迫民族的代表，中学生和怀有进步情绪的牧师。通讯来自各个地方——大学和地主庄园，国家机关办公室和农村的学校。最能说明报纸的政治威望的事例之一，就是在报上登出了沙皇当局的秘密文件。《火星报》第一年刊登了 14 篇这样的文件，第二年公布的东西比这多一倍，包括内务部、警察司和各省省长的秘密通令，陆军大臣和各军区司令的命令，国务会议、参议院、教会、书报检查机关、司法机关、财政和邮政部门活动的材料。到

---

① 《列宁全集》第 36 卷第 98 页。


РОССІЙСКАЯ СОЦІАЛЬ-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РАБОЧАЯ ПАРТІЯ

ИСКРА

№ 4

№ 1

载有列宁《从何着手?》一文的《火星报》第4号

处都有人同情并尽力帮助《火星报》为反对专制制度的专横而进行的斗争。

《火星报》以前的社会民主党报刊景况不佳，它反映了当时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涣散和动摇状态。平均半年一次，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出版一些专供地方需要的秘密小报。只有克服手工业方式，集中全力出版全俄机关报，才能使《火星报》定期出版。这在初期是非常困难的。人力和经费都感缺乏。很多社会民主党人都不理解创办全党报纸的必要性。但是，列宁关于创办战斗的全俄马克思主义报纸的思想逐渐为先进的无产者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所掌握。由于他们的支持，《火星报》从 1901 年年中起每月出版一次，而从 1902 年起每两周出版一次，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前所未有的。① 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回忆道："在这场为奠定党的根基而进行的斗争中，《火星报》的定期出版，对我们来说有着难以估量的巨大意义。"②

列宁的《火星报》是提高新闻工作者技巧的极好学校，是布尔什维克报刊的奠基者。在同时代的不经检查的报纸和杂志中间，它的特点是不仅具有丰富的革命思想，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学形式和体裁。《火星报》除了刊载大块理论文章以外，还经常刊载一些有关俄国国内实际生活的政治小品文、国际事件述评、书信和通讯。《火星报》的各个专栏（"党内生活"、"工人运动要闻"、"俄国社会生活"、"革命斗争要闻"和"农村生活"）经常登载大量

---

① 我们不妨比较一下：1901 年《火星报》出版了 12 号，而在同时"经济派"只出版了两号《工人思想报》和两期《工人事业》杂志。

② 参看克尔日札诺夫斯基《伟大的列宁》1956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40 页。

反映国内工人运动和革命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实际材料。

《火星报》平均每号发行 8,000 份，有时达到 1 万份① 。这个数字甚至对当时的合法报刊来说也不算少。无论是在大城市和小集镇，在工厂中心和农村，警察都发现过《火星报》及其出版物。报纸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其提出的勇敢的革命口号，就象熊熊大火的无数火星一样，到处传播，鼓舞着劳动者奋起斗争。

除报纸以外，《火星报》编辑部还出版《曙光》杂志② 。《曙光》杂志涉及的题材很广泛，从哲学到文学艺术新作品，从国际生活的重大事件到俄国地方习俗的速写，而对所有这些问题，它都采取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杂志特别注意揭露修正主义并创造性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策的现实问题。《曙光》杂志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第一个科学政治杂志。1901 年 12 月杂志刊载了署名尼·列宁的《土地问题上的“批评家”先生们。第一部分》③ 一文。这样就在革命刊物上第一次出现了列宁这个名字。

《火星报》编辑部除了出版报纸和杂志外，还筹建了自己的出版社，在三年中共出版了 56 种书籍、小册子和传单。④ 根据列宁的倡议，出版了关于下列著名事件的小册子：1900 年的哈尔科夫五一节工人游行示威、1901 年的奥布霍夫防卫战、1902 年

---

① 《火星报》1903 年 9 月 15 日第 48 号。

② 《曙光》杂志第 1 期出版于 1901 年 3 月（标的是 4 月），第 2—3 期合刊出版于 1901 年 12 月，第 4 期出版于 1902 年 8 月。

③ 这篇文章后来收进了《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一书，见《列宁全集》第 5 卷第 83—199 页。

④ 这里统计的是革命组织“社会民主党人”、《火星报》和“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的出版活动。

的罗斯托夫罢工、1903 年的南俄总罢工等。这样就产生了总结革命经验、以同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精神教育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秘密书刊。

《火星报》的社址选在慕尼黑。编辑部设在那里，报纸也在那里秘密印刷。但不久沙皇警察局的国外暗探就突然发现了《火星报》的踪迹。俄国保安机关在德国警察局的帮助下准备捣毁报纸。因此，编辑部于 1902 年 4 月迁到了伦敦，过了一年，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前不久又从英国首都迁到了日内瓦。

编辑部的工作主要落在列宁身上。普列汉诺夫当时住在日内瓦，没有实际参加出版报纸的工作。阿克雪里罗得住在苏黎世。波特列索夫经常生病，在瑞士就医。由于编委们分住在各个城市，很多问题都是靠通信解决的。一半编委实际上不起作用，以及编辑部内部在许多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这就使《火星报》的活动非常困难。但列宁的充沛精力、卓越才识和坚强意志克服了这一切困难。他决定着《火星报》的思想政治面貌，领导着全体编委和工作人员。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编辑部工作方面的忠实助手是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从 1901 年 4 月起，她就当了《火星报》的秘书。马尔托夫在编辑部内做了很多工作，并且对工作非常热心；按照克鲁普斯卡娅的话说，他是一个天生的新闻工作者。“劳动解放社”中直接参加报纸出版工作的是查苏利奇。

列宁是《火星报》的真正鼓舞者和领导者。他树立了革命勇敢精神、善于创新和忘我劳动的榜样。列宁以其对《火星报》事业必然胜利的信念吸引着报纸的编委和拥护者、代办员和通讯员，

他那深刻的理论思想和政治思想，新颖的组织计划，使他们非常信服。《火星报》的重要文章大多数都出自列宁的手笔，他在这些文章中创造性地详细分析了党的理论、策略和组织的根本问题，全面地论证了工人运动和一般民主运动的已经成熟的任务。列宁著作的科学性同鲜明的政论性结合在一起。他用广大读者都能明白的流畅的文学语言来阐述社会生活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各种最复杂的问题。列宁在《火星报》的工作也是他本人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他多年来反复考虑过的那些思想在报纸上卓越地体现了出来，并在实现的过程中不断为革命斗争的新经验所丰富。由于列宁的努力，《火星报》成了俄国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战斗机关报，它善于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为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准备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进行巨大的工作。

关于党的学说。列宁的《怎么办？》一书

《火星报》全部巨大的理论活动和实际活动可以扼要地归结为建党的斗争。这一斗争是建立在列宁所发展了的、构成党的学说的那些思想和原理的牢固基础之上的。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开创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业：建立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政党。恩格斯于1889年写道："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① 这个关于必须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结论，列宁认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9页。

为是国际工人运动的可靠成果。他自己从这个结论出发，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党在工人运动中的先进作用的思想。列宁仔细地研究和总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经验，即创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领导各国工人政党的实践经验。

列宁在《火星报》创刊号的社论《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一文中就曾写道，党体现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他认为这种结合是革命运动不可战胜的保证。只有当觉醒了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力量和俄国革命者的一切力量统一成一个党，并且俄国一切生气勃勃和正直的人都倾向于这个党的时候，工人阶级才能拿下那座“敌人堡垒”。①

在 1901 年 5 月发表于《火星报》的另一篇文章《从何着手？》中，列宁论证了他的那个借助报纸来建党的著名计划。按照列宁的想法，党是无产阶级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司令部，这个司令部能坚定有力地进行革命工作，善于避免同力量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公开作战，同时又要善于利用敌人的迟钝，在敌人最难料到的地方和时间突然攻其不备。② 原则的坚定性和政策的灵活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本质的东西。

列宁计划的特点是具有巨大的规模和广阔的革命前景。同时这个计划又是非常具体和实际的。因此，它在从事实际工作的革命者中间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拥护者。但要完全领会这个计

---

① 《火星报》1900 年 12 月创刊号；参看《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11 页。

② 《火星报》1901 年 5 月第 4 号；参看《列宁全集》第 5 卷第 9 页。

划还需要时间，特别是因为当时“经济派”猛烈攻击列宁的计划，诬指列宁轻视群众的作用、夸大工人运动中的自觉因素。

在1901年12月发表的《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一文中，列宁对机会主义者给予了应有的驳斥。他在这篇文章中始终贯彻了工人运动的发展迫切要求建党的思想。列宁指出：“运动的群众性质不但没有减轻而且加重了我们建立一个巩固的、集中的革命家组织的责任，这个组织既能领导准备性的斗争，又能领导任何突然的爆发，并且也能领导最后的决战。”①

列宁的每一篇文章都反映反对机会主义斗争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回答当时最迫切的问题，同时也是列宁在1901年春天就已预告要写的一本书的准备工作中的一个环节。这本书就是1902年3月出版的《怎么办？》。列宁称它是1901和1902年《火星报》的策略和《火星报》的组织政策的总结报告。但是，这本书就其内容来说远远超出了“总结报告”的范围。列宁的著作是革命理论发展中的新成果，在这本书中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得到了全面的论证。

列宁比任何人都清楚地看到，党和党的历史使命问题已经成为工人运动的主要问题。他从这一观点出发，研究了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方面。“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通过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②工人阶级政党应当成为实行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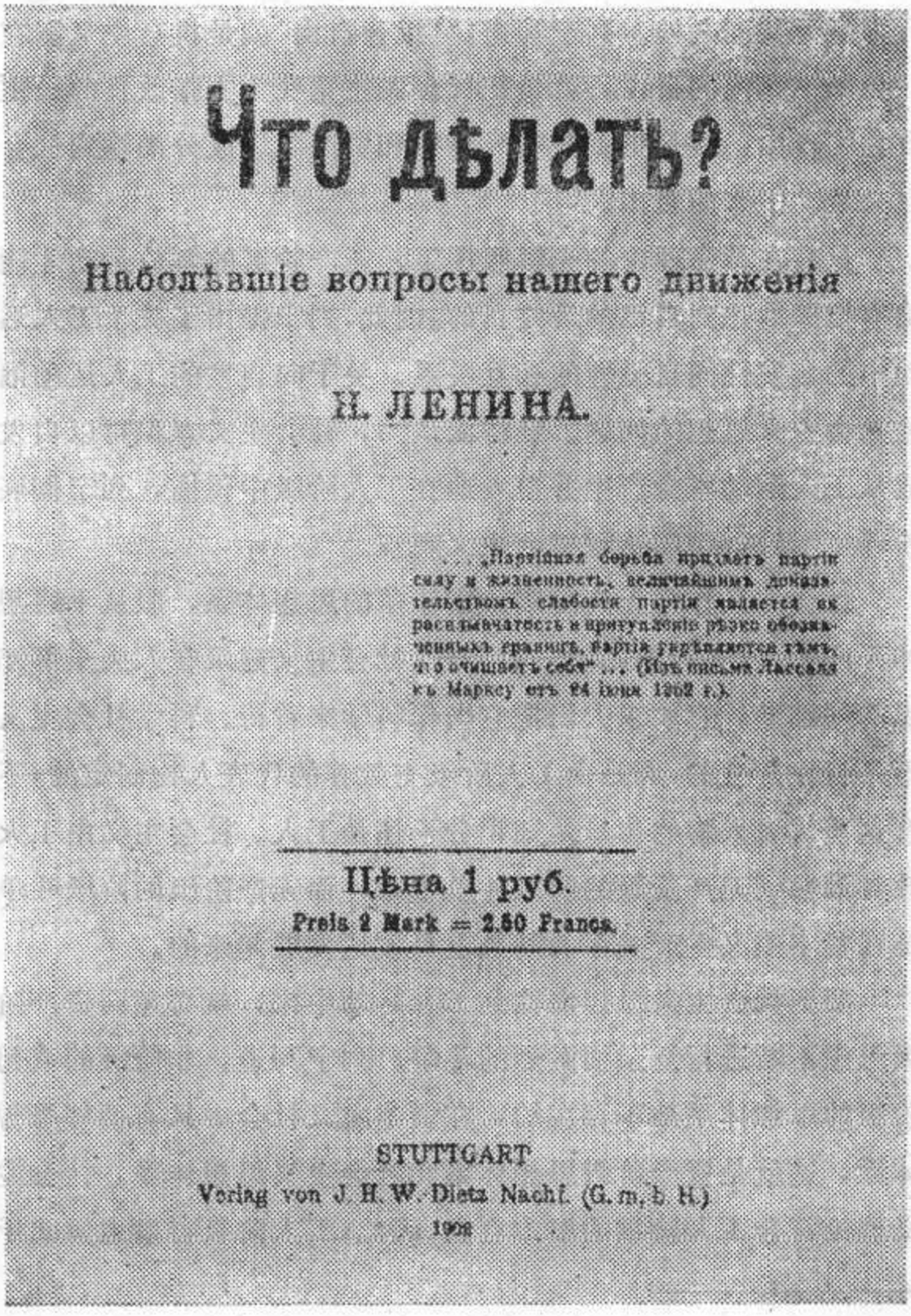
① 《列宁全集》第5卷第285页。

②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62页。

这是贯穿在列宁这本书中的基本思想。因此，列宁把自己的批判锋芒指向了“经济主义”，当时从思想上彻底粉碎经济主义已成为建立一个战斗的集中的政党的必要条件。

工人阶级为实现社会主义进行着伟大的战斗，它的使命是把人类从各种形式的社会压迫和民族压迫下解放出来。为此，它需要认清自己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地位，懂得自己斗争的目的和任务。能够使工人阶级具有这种认识的是马克思主义，它是体现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最深刻最完整的理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着重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一原理对于工人阶级具有真正决定性的意义。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对于俄国无产阶级来说，理论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应当由工人政党来领导全体人民争取政治自由、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的斗争。党如果不以创造性的态度来解决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如果不勇于探索和独立领会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全部经验，就不能成为解放斗争的领导者。党的使命是走在自发的工人运动的前面，给它指明道路，回答无产阶级自发碰到的一切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问题。党的力量就在于它具有理论武装，在于它忠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列宁在自己的书中揭露修正主义者的时候，光辉地证明了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只有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经验来丰富革命理论，只有这个理论的结论和原理不变成僵死的教条，它才能成为行动的战斗指南。但是创造性地发展理论，同修正主义者打着“批评自由”的幌子企图推翻理论的原理和原则的


Что дѣлать?
Наболѣвшіе вопросы нашего движенія
Н. ЛЕНИНА.
...„Партійная борьба придаетъ партіи силу и жизненность, величайшимъ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омъ слабости партіи является ея расплывчатость и притупленіе рѣзко обозначенныхъ границъ, партія укрѣпляется тѣмъ, что очищаетъ себя"... (Изъ письма Лассаля къ Марксу отъ 24 іюня 1852 г.).
Цѣна 1 руб.
Preis 2 Mark = 2.50 Francs.
STUTTGART
Verlag von J. H. W. Dietz Nachf. (G. m. b. H.)
1902

列宁《怎么办?》一书第一版

行为毫无共同之处。列宁写道："'批评自由'就是机会主义派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就是把社会民主党变为主张改良的民主政党的自由，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成分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的自由。"①

只有在革命理论的光辉照耀下，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才能确有把握地达到自己的最终目的。因此，列宁提出了关于工人运动中的自发性同自觉性的相互关系、关于向自发的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思想的问题。经济派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可以自发地从工人运动本身产生并自发地在工人阶级中传播，列宁彻底粉碎了"经济派"的这种机会主义观点。

社会主义作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思想体系，服从于思想体系产生、发展和巩固的一般条件。社会主义建筑在人类全部知识的基础上，它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来看待。科学社会主义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由工人阶级有教养的代表人物制定的，不管这些代表人物的出身是知识分子还是工人。社会主义由工人政党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来，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自发地发展起来的。

要把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工人运动中来，就必须同资产阶级思想不断进行复杂而激烈的斗争。列宁写道：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是不存在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两种思想体系，这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社会主义理论符合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因此，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于

---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26—227页。

社会主义并容易领会社会主义。但在工人运动没有同社会主义意识结合之前，它无力抵抗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攻。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通过学校、教会、工棚、报纸、文学艺术以及其他思想影响的渠道来压抑工人的意识，力图从精神上奴役工人。认为社会主义意识似乎是自然产生和传播开来的观点，是“自发性”理论的典型的反映。列宁写道：“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和对‘自觉成分’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于工人的影响。”①

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三种基本形式的原理，证明思想斗争同经济斗争、政治斗争一样必要。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同把资产阶级影响传播到工人运动中来的机会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是工人阶级革命化和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的必要条件。

除了向自发的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这个问题外，列宁还创造性地解决了与此有直接联系的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政治的一系列问题，说明“经济派”奉行尾巴主义以及崇拜工联主义政治即在保存剥削制度条件下争取微小改良的斗争，都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列宁是从社会主义的伟大目的这一角度来研究无产阶级政治的，而达到这个伟大目的只有一条道路，这就是进行不调和的阶级斗争。各国修正主义者正是从歪曲、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进攻的。“经济派”

---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54页。

也是如此行事的。他们引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原理，把各阶级间的任何冲突都看作政治斗争。“经济派”硬说“政治永远是服从于经济的”，提出要“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他们使工人运动只限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为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而斗争。换句话说，“经济派”竭力颂扬原始的阶级斗争，但不承认充分发展的全国性的阶级斗争，因为这种斗争提出的是国家政权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列宁写道：“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斗争不仅是要争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且是要消灭迫使穷人卖身给富人的社会制度。社会民主党并不是在工人阶级同仅仅某一部分企业主的关系上代表工人阶级，而是在工人阶级同现代社会的各个阶级，同国家这个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的关系上，代表工人阶级。”①

为了理解列宁思想的伟大和气魄，应当回顾一下第二国际最著名的理论家考茨基当时所持的立场。考茨基曾经捍卫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的反对修正主义者的言论也具有积极的作用。但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方面，他却拒绝批评机会主义。这一让步会带来严重的危险，第二国际各党后来的发展说明了这一点。列宁则采取了另一种立场，他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同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列宁按照革命的方式还提出了关于工人当前要求的问题。由于修正主义者的出现，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同日常活动的相互关系问题就显得特别尖锐起来。无产阶级政党力争改善工人

---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2页。

的状况，但使这一活动服从争取自由和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就象部分服从全体一样。只有这样，种种改良才有助于实现最终目的。

列宁是从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这一观点看待工人运动中的全部问题的。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最深刻的变革，是工人阶级率领全体劳动者和被剥削者同充满压迫和不公正的世界进行最后决战。早在《火星报》以前的时期列宁就已经写道，无产阶级应当“在全体劳动群众面前打起社会革命的大旗并教会他们为社会革命而斗争”。① 在《怎么办？》一书中始终贯彻这样一个思想：社会民主党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在一切人民阶层中间”进行宣传和鼓动。②

列宁就是这样解决无产阶级同全体人民的相互关系这一复杂问题的。他警惕地捍卫着工人阶级在解放斗争中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始终不渝地反对社会革命党人把人民作笼统的解释，而不是把人民看成是划分为阶级的，并把无产阶级混同于劳动群众。必须把无产阶级同其他阶级区分开来，这绝不是要使它脱离其他劳动者，而是要保证它对人民的领导。列宁强烈反对“经济派”，因为他们企图以自己的“纯粹工人”运动和“纯粹工人”利益的说教使无产阶级永远在狭隘的行会利益的小天地里苟且偷安。工人阶级走这样的道路是永远也不能成为全体劳动者的真正领袖的。

---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4卷第232页。

②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6页。

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是全体劳动者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的领袖这一问题的提法，针对的是当时出现的一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正确解释，即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革命，与无产阶级对立的不仅有全体剥削阶级，而且有大多数小资产者、农民和知识分子。

列宁在他的书中提出了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工人阶级的任务。对现存制度进行全面的政治揭露，应当成为启发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提高无产阶级的革命积极性的手段。如果象“经济派”提议的那样，只是揭露工厂中的规章制度和工人在政治上的无权状况，那就不能使无产阶级了解自己的作用。“谁把工人阶级的注意、观察力和意识完全或者哪怕是主要集中在工人阶级自己身上，他就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因为工人阶级的自我认识是与那种不仅是理论上的……更确切些说：与其说是理论上的，不如说是根据政治生活经验形成的对于现代社会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十分明确的认识密切联系着的。”① 对社会各阶级所作所为的具体事实进行观察可以启发工人的阶级意识。无产阶级对于不管是涉及哪一个社会阶级或阶层的专横和压迫的任何一种表现都不应当置之不理。

列宁关于对专制制度进行全面政治揭露的思想，把培养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意识同无产阶级应该成为争取民主制的先进战士紧密联系了起来。关于争取民主的斗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相互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者早就注意到的问题，列宁对

---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4页。

解决这个问题做出了许多新的贡献。他说，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可以把自己培养成为能够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可以学会把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同实行民主改革的彻底革命纲领结合起来。

列宁提出了工人阶级争取民主的斗争计划：利用和支持对沙皇制度的任何抗议，推动那些仅仅对大学制度、地方自治制度或其他局部制度不满的人去思考整个专制制度毫不中用的问题，在解决任何一般民主问题时表现出主动精神。要做到这一点，社会民主党就应当成为最迫切的一般民主要求的表达者，领导一切反政府阶层，提出居民中各种集团所应遵循的行动纲领。

对于这个为反对沙皇君主制、为争取政治自由这一争取社会主义的条件而进行全民战争的深思熟虑的战略，“经济派”是不能接受的，他们企图使无产阶级把斗争精力消耗在只涉及工人日常生活的细小要求上。他们声称：“计划策略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相矛盾的”，策略是“同党一起发展的党的任务的增长过程”。换句话说，按照“经济派”的意见，策略不是由党制定的，而是在斗争过程中自发形成的。“经济派”提出机会主义的、消极迁就自发性的过程策略来对抗计划策略。

当时社会民主党那些手工业方式的委员会和小组不可能实现无产阶级伟大的社会主义目标和革命斗争的广泛政治计划。这就需要有一个战斗的统一的组织——政党。然而“经济派”却声称，群众运动的发展取消了建党的问题。他们用“过程组织”来对抗计划组织。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公然歪曲，因为在有群众运动的情况下，更加需要有一个团结的党组织。列宁解释说：

“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便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阶级斗争’。”①

列宁用“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②这样一个著名公式来表达党的崇高使命。过去的全部革命经验都雄辩地证明必须建立这样一个组织。与工人阶级对立的是剥削阶级的国家及其强大的镇压机器和同样强大的从精神上奴役劳动者的手段。没有一个坚强的集中的党，俄国无产阶级就不能取得胜利。

党的核心应由职业革命家组成，这些人献身革命，具有坚定的理论信念和广阔的政治眼界，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并无限忠于工人阶级。在不合法的情况下，特别重要的是要有善于同警察作斗争的本领和从事秘密活动的技能。列宁号召社会民主党人、最有觉悟的工人和知识分子耐心地培养自己从事革命活动的本领。

列宁认为职业革命家同脱离人民的密谋家毫无共同之处。职业革命家的使命是：永远置身于群众之中，了解他们的需要，观察他们的情绪，为启发劳动者的意识、发展他们的组织和发挥他们的革命主动精神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同时，职业革命家应当成为“无处不在和无所不晓的人”，应当到处建立联系，善于打听各种各样的“国家秘密”。③

列宁把无产阶级革命家叫作人民的代言人。“……理想的

---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345页。

② 同上书，第337页。

③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358页。

社会民主党人不应当是工联会的书记而应当是人民的代言人，他们要善于对所有一切专横与压迫的现象有所反应，不管这种现象发生在什么地方，涉及哪一个阶层或哪一个阶级，他们要善于把所有这些现象综合成为一幅警察横暴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图画；他们要善于利用一切琐碎的小事来向大家说明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和自己的民主主义要求，向大家解释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①

列宁认为集中制是党的最重要的组织原则。战斗的革命政党需要坚强的有威信的领导。如果没有一个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导者、领袖的集体，在现代社会中“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②。列宁对这些领导者们提出了特别高的要求。这样的领导者不是人为地产生的，而是在运动本身中成长的，他们要经过重大的政治考验，经受检验，得到锻炼。这应当是真正的人民领袖，他们具有无穷无尽的革命精力，善于领导各种表现形式的群众斗争，善于在关键时刻提出决战的口号并领导这场决战。

“经济派”声称，集中的和严格保密的组织会削弱党同人民的联系，而由这种组织领导便会降低群众的积极性，列宁针对这种论调写道：“自发地卷入斗争、构成运动的基础和参加到运动中来的群众越加广泛，这种组织也就越加迫切需要，也就应当越加巩固……”③

---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4页。

② 同上书，第332页。

③ 同上书，第334页。

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所阐述的组织思想，后来于 1902 年秋天在《给一个同志的信，谈谈我们的组织任务》中具体化了。在这封信中阐述了经过深思熟虑和严密论证的关于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各级委员会的建立及其工作的计划。

按照列宁的想法，要用集中制原则指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地方组织的全部活动。每一个城市建立一个委员会。“经济派”所实行的那种把统一的委员会分为工人和知识分子两个委员会的有害作法应当停止。统一的委员会要领导本组织的整个生活。在工厂还有一个革命家领导小组——工厂分委员会，由它来领导党的全部工作。

同时，集中的和处于地下状态而严格保密的领导机关应当同群众建立密不可分的联系。委员会应当吸收所有的领头人即最有影响最有威信的工人参加。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在各大工厂建立组织，而这完全取决于特别仔细地选配好工厂分委员会。列宁坚决主张：“每个工厂都应当成为我们的堡垒。”① 委员会同居民中的非无产阶级阶层保持联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列宁建议成立大学生和中学生的青年团体、持同情态度的官吏、职员以及军人等等的团体。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团体和小组都要加入党。其中一部分可以加入，另一部分（比如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的职员自学小组）甚至可以不知道委员会的存在。

列宁力求使党的工作的各个部门专业化并相应地实行每人对委托给自己的工作负责的制度。“委员会应当尽可能实行分

① «列宁全集»第 6 卷第 213 页。

工，必须记住：各方面的革命工作需要具备各种才能的人，有时完全不适于做组织工作的人，竟是一个极好的鼓动员；有时不善于严守秘密的人，竟是一个出色的宣传员，等等。”①

列宁的思想指导着地方组织的建设。委员会下设：第一，各区分部和工厂分委员会；第二，委员会直属的为运动的各个方面诸如宣传、运输、秘密措施等服务的各种小组。由此可见，党的每一个地方组织都是由领导者，主要是职业革命家，以及广泛的外围小组组成的。

列宁研究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全部迫切问题，就“怎么办？”这个问题回答说：结束思想上的分歧和组织上的混乱，建立一个坚强而团结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列宁关于党及其策略基础和组织原则的思想，使社会民主党的观念和工作实现了真正的变革。这些思想决定了党后来的发展、党的面貌、工作方法和干部的性质。

列宁的《怎么办？》一书培养了坚强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经济派”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注定要使党萎靡不振、无所作为地去适应周围环境的历史宿命论；与经济派不同，列宁令人信服地证明了革命行动论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这种理论号召开展对世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斗争。

在列宁这本书的影响下，社会民主党人成了《火星报》计划和《火星报》思想的热烈拥护者。《火星报》代办员伊·伊·拉德琴柯写道：“我到处把列宁的这张犁当作最好的、效率很高的翻

---

① 《列宁全集》第 6 卷第 212 页。

土器来使用。它很好地掀掉了因循守旧的地皮，翻松了可以生长各种谷物的土壤。假如在路上遇到了《工人事业》杂志所种下的杂草，总是连根把它们犁掉。”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相继发表声明，表示承认《火星报》及其纲领、策略和组织原则。

制定党的纲领

《火星报》制定的党纲草案是使社会民主党思想上团结一致的重要因素。应当指出，虽然《火星报》编辑部是一个统一的集体，但其内部在许多问题上始终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早在报纸创建时分歧就产生了，并经常不断地表现出来。特别是在拟定纲领时，这些分歧就变得更加尖锐了。

在围绕着准备纲领草案进行的论战中，特别有力地表现出列宁在理论上的强大力量。列宁对普列汉诺夫提出的草案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令人不能满意的是这个纲领的结构、纲领的抽象性、许多定义和条文的含糊不清。普列汉诺夫的草案非常象教学大纲，而不象革命政党的纲领。列宁坚决主张：“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在自己的纲领中十分明确地控诉俄国的资本主义，对俄国的资本主义宣战。”② 列宁的要求包含两个重要思想：（1）如果无产阶级政党想要成为同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的党，那它就不能在自己的纲领中局限于一般地说明资本主义，它应当对本国的资本主义及其发展的特殊性和特点作出具体的科学分析；（2）国际劳动大军中每支民族队伍的政党只有反

---

① 《无产阶级革命》杂志1924年第3期（总第26期）第91页。

② 《列宁全集》第6卷第42页。

对本国的资本主义，才能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

列宁力求使工人阶级政党在自己的纲领中也要向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发出号召。因此，他反对普列汉诺夫草案中那些含糊不清的定义，如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小生产的“作用缩小”之类的东西。不应当去描写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应当着重指出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后果，说明大生产排挤小生产，说明资本使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使他们成为资本的奴仆，把他们推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而且只有这样的条文才得出必然结论：你们唯一的出路就是靠近无产阶级的政党。”①

普列汉诺夫虽然同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的制定者不同，提出了全体劳动者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但是并没有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他没有把工人阶级从整个人民群众中区分出来，缩小了工人阶级的作用，模糊了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列宁解释说，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代表全体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的利益，并不是由于它们把自己混同于劳动者和被剥削者，而是由于它们公开控诉资本主义是靠使农民破产的办法来发展大生产，并且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广大人民各阶层的命运是：生存没有保障、失业、遭受剥削制度的压迫、受尽种种屈辱。无产阶级政党不只是代表工人阶级，而且代表全体被压迫者向资本主义宣战。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工人阶级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中的领导权。列宁要求：“首先必须把自己同一切人划清界限，即仅仅把无产阶级专门单独地划出来，然后再说无产阶级解放一切人，

---

① 《列宁全集》第6卷第27页。

号召一切人和邀请一切人。”①

列宁同普列汉诺夫就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进行的论战无疑是很有意义的。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原理方面表现出来的动摇，很能说明他以后的政治活动。在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本身的理解方面也出现了意见分歧：普列汉诺夫把重点放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方面，列宁则认为，无产阶级专政还包括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中对于劳动者的领导。

列宁的原则立场保证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纲领草案的制定。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是全体被压迫者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进行的革命这些论点打击了修正主义。这一点在二十世纪初期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是全体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的领袖的思想在当时已开始被遗忘和歪曲。关于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的纲领性原理被曲解为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为了取得胜利，工人阶级就必须成为民族的多数。这种思想变成了第二国际的基本教条之一。从这个教条直接得出一个结论：只要资本主义还没有发展到使居民的大多数都无产阶级化，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不可能的。这样的结论导致各社会主义政党纷纷向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投降。对于这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火星报》制定的党纲草案是坚决反对的。

纲领上的意见分歧，反映出对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动力、对工人阶级同全体劳动群众在准备这一革命的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存

① 《列宁全集》第6卷第57—58页。

по моему, этот пункт нецелесообразен.

1) Крайняя <u>децентрализация</u> системы обслуживания, как будто бы она предназначалась для бойкой торговли, а для чего-нибудь другого;

2) отсутствие в записке вопроса о снабжении — <u>русском капитализме</u> — особенно важный недостаток, ибо программа должна дать свод и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для анализа нов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Мы должны вмешаться со своими оценками и со своими объективными данными именно в русскую капитализацию;

3)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е и неудовлетворительное изображение <u>бухгалтерии кооперации</u> и системы планирования, имеющихся в Англии и в „Кооперации" и ее изд. Д.;

4) отсутствие подробного анализа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u>обращения</u> продукта. Обращение дает все равно не увеличение, а уменьшение ценности (разложение), вследствие чего возникает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программа подробно объ-

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二个纲领草案的意见》一文手稿的一页

在着不同理解。这里说的是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不同态度。普列汉诺夫当时是第二国际最大的理论家之一。他反对修正主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但正象纲领上的意见分歧表明的那样，普列汉诺夫依然停留在当时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体系和政策的基础上，他未能正确地理解和切实地解决把工人阶级培养成为全体劳动者和被压迫者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领袖这一任务。

在理解党在革命中的任务方面存在的深刻分歧，在围绕着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所进行的争论中表现得就更加突出了。从列宁的早期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到他的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工人阶级同农民结成革命联盟的思想在不断发展这样一条主线。还在《火星报》以前的时期，列宁就用这种思想论证了土地纲领的基本原理。列宁在早期的一号《火星报》上发表过《工人政党和农民》一文，这篇文章是土地纲领的初稿。列宁是《火星报》制定的纲领草案土地部分的作者。

列宁把土地纲领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历史前景密切联系起来。他写道：“为了使我国的雇农和半雇农在以后容易过渡到社会主义去，最要紧的是社会主义政党现在就应当开始‘维护’小农，‘尽可能’帮助他们，不拒绝参与解决‘别人的’（不是无产阶级的）各种迫切而复杂的问题，教育全体被剥削的劳动群众把社会主义政党看作自己的领袖和代表。”①

列宁面临着一项复杂的任务：根据一般的社会主义前景来

① 《曙光》杂志1902年第4期第173页；《列宁全集》第6卷第113页。

制定适合于具体国家即仍然严重存在农奴制残余的俄国的具体的土地纲领。列宁号召建立农民委员会，由它们把解决农村生活最迫切的问题掌握起来，首先是把割地归还给农民。但他并不打算局限于归还割地。列宁写道："土地国有化则是另外一回事。这个要求（如果从资产阶级的意义，而不是从社会主义的意义来了解）比归还割地的要求的确'更进一步'，因此在原则上我们完全赞同这个要求。在一定的革命时期，我们当然不会拒绝提出这个要求。但是，我们制定自己目前的纲领，不仅是为了革命起义时代，甚至与其说是为了革命起义时代，不如说是为了政治上受奴役的时代，是为了没有得到政治自由以前的时代。"①

列宁土地纲领的这一思想没有为编辑部其他成员所理解。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都激烈地反对土地国有化。他们硬说，这样的要求只有在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才是合理的。他们所持的这种立场实质上等于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放弃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

纲领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表明，在编辑部内唯有列宁代表着彻底革命的路线。在其他编委中则出现了机会主义的倾向。为建党而进行的反对"经济主义"的共同斗争暂时保证了编辑部的统一，但历次尖锐的争论已经预示着分裂。

列宁的巨大功绩还在于制定了党的民族问题纲领。他在《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一文中论证了这个纲领。无产阶级坚决捍

① 《列宁全集》第6卷第116页。

卫国内各民族的自决权。为争取民族自决的自由而斗争，是工人阶级的神圣职责，因为工人阶级是各种压迫形式的最彻底最不调和的敌人。然而承认民族自决权并不意味着支持任何分离的要求。无产阶级在自己的民族纲领中，也象对待其他要求一样，是站在严格的阶级基础上，让民族自决的要求服从于工人的阶级斗争利益。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主要的是要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统一，因为只有各民族工人的紧密联盟才能保证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彻底解放，其中也包括民族的彻底解放。① 列宁从彻底的国际主义立场出发，仔细研究了民族问题。

《火星报》制定的民族纲领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俄国的范围。民族殖民地问题愈来愈迫切地被提到日程上来。然而，压迫其他民族的那些国家的社会党的纲领却故意不提各民族自己安排自己生活的权利。在这种形势下，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响亮地提出了民族自决权的口号，制定了最民主的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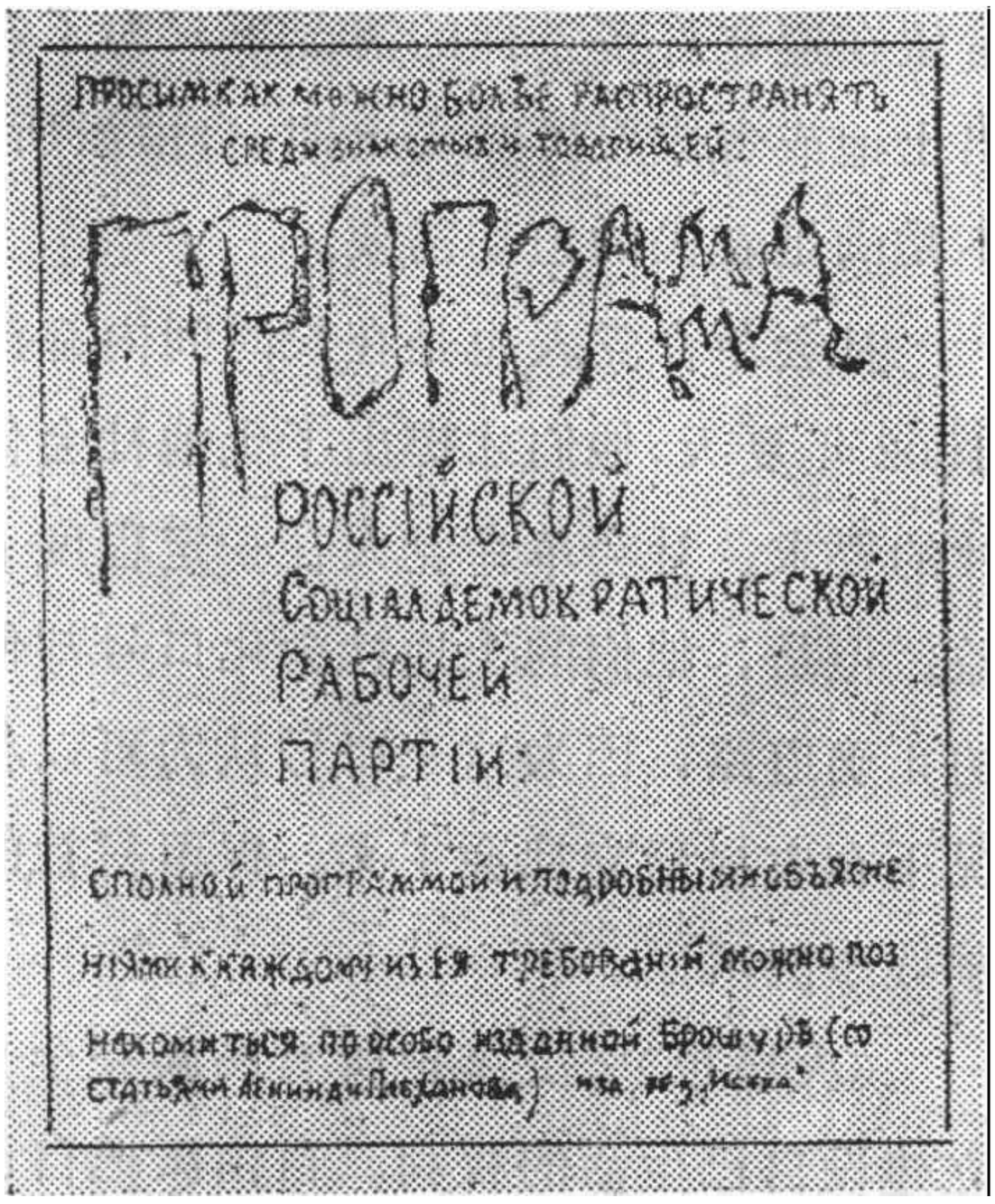
党纲草案于1902年6月刊登在《火星报》上。登有这个草案的大量印刷品在社会民主党各组织中广为传播。警察在彼得堡、梯弗利斯、基辅和伊尔库茨克都发现了这个草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各地方组织热烈地讨论着《火星报》制定的党纲草案。波兰和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党人也知道了这个草案。西欧社会党人的报刊上出现了关于这个草案的报道。意大利社会党人机关刊物叙述了最低纲领的内容。② 伯恩施坦发表了对《火星

① 《火星报》1903年7月15日第44号；参看《列宁全集》第6卷第413—416、421页。

② 《社会主义》杂志1903年第8期第122—124页。

报》纲领的批评意见。①

最低纲领是争取群众的重大因素。列宁在起草这个纲领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他提出了共和国的口号，提出了在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上的要求，还提出了其他一些与人民利益切身攸关的重要任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喀山委员会出版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

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举起了共和国的旗帜。自由派只是谈论沙皇钦赐的并经地方自治局起草的宪法所确认的基本公民权利②。他们始终停留在立宪君主制的要求上。社会革命党人还企图用“广泛的宪法”来限制沙皇的权力③，只是到了革命前夕，在1904年才提出了共和国的要求。

《火星报》的草案是把农民从可耻的农奴制的一切残余下解放出来的纲领。自由派起初避而不提土地问题。只是在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冲击下，直到1903年秋天，自由派才胆怯地表示

---

① 《社会主义月刊》1904年第1卷第18—26页。

② 《解放》杂志1902年第1期第1—14页。

③ 《革命俄国报》1900年第1号；1902年2月第4号。

希望在遵守许多条件的情况下，为了农民的利益而迫使地主让出土地或责成农民赎买土地。自由派所建议的是同地主妥协，而不是满足农民的迫切需要。

社会革命党人也是在长时间内都没有土地纲领，只是到1902年夏天，他们才提出了土地社会化、发展合作社和保留村社的要求。社会革命党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农民群众的利益。但是，他们的土地社会化口号却使农民离开解决土地问题的正确道路，因为这个口号认为可以在保留整个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保留村社的要求实质上导致了农奴制残余的巩固。

《火星报》坚决维护所有民族完全平等的权利和每个民族独立建设自己生活的权利。自由派把自己郑重宣告的所谓“废除一切民族歧视”的要求压缩为“废除在个人权利和财产权利方面对犹太人和波兰人的限制”①，避而不提其他民族所受的压迫。社会革命党人含糊其词地谈论“完全的和无条件的民族自决权”，同时又把这一权利偷换为“民族文化自治”②。

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派别的代表人物在解决人民最迫切的问题上都遭到了失败。由于有了《火星报》，无产阶级成了俄国唯一的在革命前夕提出符合人民利益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纲领的阶级。

《怎么办？》一书和列宁的其他著作，以及党的纲领草案构成

---

① 《解放》杂志1902年第1期第9页。

② 《革命俄国报》1903年3月第18号。

了从思想上把各个社会民主党组织统一起来的牢固基础。这些组织在工人阶级争取解放运动领导权的斗争过程中逐渐团结成为一个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并且使这种团结日益巩固。

三　建党的政治准备

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火星报》认为，它最重要的任务在于帮助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认清他们的历史使命是把全体人民从政治和经济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报纸从开始活动起，就力求做到使无产阶级去支持一切反对专制制度和沙皇官吏专横暴虐的抗议行动。1901 年 1 月，当警察残酷镇压基辅大学生的时候，列宁立即写了《一百八十三个大学生被送去当兵》一文予以声援。《火星报》写道："大学生曾经帮助过工人，工人也必须帮助大学生。"① 报纸号召人民举行政治性游行示威，这是一种使广大的劳动者阶层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强有力的手段。

1901 年 2 、3 月间，彼得堡、莫斯科、哈尔科夫、基辅、喀山以及托木斯克的工人和大学生举行了游行示威。这些游行示威标志着工人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级阶段，即从经济罢工转为政治罢工和游行示威。

1901 年春季发生的事件成了无产阶级在革命运动新阶段争取领导权的斗争的开端。"经济派"歇斯底里地号召"组织突

① 《火星报》1901 年 2 月第 2 号；《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375 页。

击队”来反对专制制度，《火星报》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正确地包围敌人的堡垒”① 的口号。报纸写道，必须有一个进行坚持不懈的顽强斗争的计划，为此就需要有革命组织的领导。

《火星报》特别善于引导无产阶级的行动，并利用这些行动来对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和工人进行革命教育。无产阶级团结的国际节日——五一节的庆祝活动在革命教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1901 年以前，五一游行示威不是互相配合的，每个委员会都提出各自的往往是不明确的口号。列宁指出，在五一节的庆祝活动中应该把国际性的要求同俄国社会民主党根据本国任务提出的要求结合起来。② 由于有了《火星报》，1901年社会民主党各组织第一次能够按照全党的五一节传单提出的统一口号行动，这些口号是：为推翻专制制度、为八小时工作日、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在八个城市举行的五一游行示威，鼓起了群众的斗志，吸引了许多新战士来参加革命运动。

五一游行示威直接发展成了震动全国的事件。彼得堡最大的奥布霍夫工厂爆发的罢工变成了工人同警察和军队的激烈搏斗。奥布霍夫防卫战的消息传遍了各地。彼得堡的其他一些企业也开始举行支持性罢工。首都工人用传单向其他城市的无产者发出号召：“打倒专制制度！打倒统治我们的暴政！”③

《火星报》发表了列宁的文章来帮助俄国工人从奥布霍夫防

---

① 《火星报》1901 年 5 月第 4 号；《列宁全集》第 5 卷第 6 页。

② 参看《列宁全集》第 6 卷第 144 页。

③ 《库尔斯克布尔什维克的地下刊物》（文件汇编）1962 年库尔斯克版第18—19 页。

卫战的教训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奥布霍夫工人的行动证明，无产阶级同警察和军队进行巷战而取得胜利是可能的。列宁号召工人作好准备，为争取人民的自由而同警察政府作坚决的斗争①。

1901年底至1902年初的游行示威浪潮清楚地表明，《火星报》为社会民主党各委员会和各团体吸取革命斗争经验做了很多工作，因而它的影响也在不断增长。11月份为抗议把高尔基驱逐出下新城而发动的政治游行示威，在莫斯科、哈尔科夫和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继续进行着。彼得堡和基辅的街头再度成了战场。在敖德萨、波尔塔瓦、里加、顿河岸罗斯托夫、巴统以及尤里耶夫，“打倒专制制度”的口号声响彻游行示威的队伍。1902年的五一游行示威规模非常大。索尔莫沃和萨拉托夫的五一游行示威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革命斗争越来越具有战斗性。列宁在《示威游行开始了》一文中说：俄国无产阶级应该使各阶层居民正在高涨的抗议浪潮汇合成统一的反对专制制度的洪流②。必须扩大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武库，更好地更充分地运用游行示威这一进行斗争和动员群众的新手段。普列汉诺夫的《论游行示威》③一文专门谈了这个问题。游行示威成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强大武器。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吸引广大工人群众积极参加游行示威。

---

① 《火星报》1901年6月第5号；参看《列宁全集》第5卷第16页。

② 《火星报》1901年12月20日第13号；参看《列宁全集》第5卷第289页。

③ 《火星报》1902年1月1日第14号；《普列汉诺夫全集》第12卷第188—192页。

开展游行示威运动的第一年给社会民主党人提供了很多东西。《火星报》建议他们研究举行游行示威的经验，考虑一下游行示威有哪些长处和不足之处，并从准备武装起义的角度来分析所有群众性的革命行动。还在《火星报》以前的时期列宁就提出过警告，在书斋里幻想出来的斗争形式是有害的，他指出，最后确定采取什么手段来推翻沙皇专制制度还为时过早。① 革命斗争的实践——奥布霍夫防卫战和游行示威——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材料。1901 年秋天，列宁就提出了准备起义的口号②，但这不是直接号召起义，而是说社会民主党人对全民起义必须作好思想准备，党必须作好人力和物力方面的准备。列宁在 1902 年 8 月写道："当游行示威已经经常化的时候，我们就号召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且提出准备人民起义的任务。"③

社会革命党人严重地妨害无产阶级认清自己的历史任务。起初，当民粹派的一些小组又开始活跃起来的时候，《火星报》采取了慎重的态度。普列汉诺夫在文章中甚至把它们的宣言当作转向社会民主党的标志加以欢迎。④ 但是，社会革命党出现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社会革命党把民粹主义的偏见同修正主义结合在一起，推行个人恐怖的策略。国外的"自由社"就是根据这种精神开展活动的，它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结合在一起，鼓吹恐怖手段是唤起群众革命的手段。在一部分工人中，甚

---

① 参看《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108 页。

② 《火星报》1901 年 11 月第 10 号；参看《列宁全集》第 5 卷第 222 页。

③ 《火星报》1902 年 8 月 1 日第 23 号；《列宁全集》第 6 卷第 169 页。

④ 《火星报》1901 年 6 月第 5 号；《普列汉诺夫全集》第 12 卷第 188 页。

至在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中也表现出了恐怖主义情绪。在乌拉尔、萨拉托夫和维亚特卡，社会民主党人同社会革命党人建立了一些统一的组织。“经济派”也受到了恐怖手段的影响。列宁曾经指出“经济派”和恐怖主义者之间有内在联系。二者各自崇拜自发性的一个极端：前者崇拜“纯粹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后者崇拜那些不善于把革命工作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知识分子的激愤的自发性。① 在存在普遍的反政府情绪和政治上的分化不那么严重的情况下，这会使工人运动有丧失阶级坚定性的危险。

《火星报》对压制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使群众只能采取消极态度的社会革命党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列宁在《革命冒险主义》一文中批判了社会革命党人在理论观点和纲领观点上的机会主义，批判了他们策略上的冒险主义，这篇文章给社会民主党人留下了极其强烈的印象。社会革命党人不懂得无产阶级的作用，否认把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绝对必要性。他们轻视理论的态度加强了资产阶级思想对劳动人民的影响。他们夸夸其谈地大讲全体劳动者的斗争，以此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原则，妨碍无产阶级理解自己在革命运动中的领导使命，腐蚀他们的阶级意识。个人恐怖的策略导致革命者脱离劳动群众。列宁在同社会革命党人进行思想斗争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在解放斗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观点、关于革命组织必须同人民联系在一起的观点。他证明说，没有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巩固，就不可能有这种联系。列宁提醒人们注意：“革命政党只有**真正**领导起革命阶级的运动，才称得上是

①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9页。

革命政党。”①

在《火星报》的指导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地方委员会一再阐明恐怖主义行为对工人运动的巨大危害。传单号召工人起来反对整个剥削制度。1903 年在巴库和顿河岸罗斯托夫举行了主要是纪念 1881 年 3 月 1 日的游行示威。这些游行示威说明，现在是由人民来充当法官，宣判整个腐朽透顶的专制制度的死刑。在同社会革命党人的斗争中，发扬了不容许讲“革命空话”的传统。后来列宁指出：“布尔什维主义在 1903 年诞生时，便继承了同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的（或者是倾向无政府主义的）革命性作无情斗争的传统；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向来有这种传统，而在 1900 — 1903 年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的政党奠基期间，这种传统就特别巩固了。”②

对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教育，就要坚决抵制祖巴托夫主义在政治上对工人的腐蚀。《火星报》立即提醒社会民主党人注意这一危险③。同时也应注意到祖巴托夫主义在把工会引向合法化。列宁说，合法化归根到底只会使社会民主党获益。一些特别落后的工人阶层将会被吸引到工人运动中来，这些阶层一旦认识到自己的地位，随后就会继续前进。这样，合法的工人组织就会成为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更加广阔的基地。因此，列宁提出一个任务，就是要“训练出一些既会锄今天的莠草”（即抵消祖巴托夫主义的腐蚀），“又会割明天的麦子的人”（即用革命

---

① 《火星报》1902 年 8 月 1 日第 23 号；《列宁全集》第 6 卷第 169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189 页。

③ 《火星报》1900 年 12 月第 1 号。

1903年彼·阿·莫伊先科(左一)和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右二)同谢尔比诺夫卡矿区社会民主党小组成员在一起

方法来领导那个借助合法化而前进了一步的运动)①。按照这个建议，社会民主党人深入到祖巴托夫组织中，争取那些还相信“慈父沙皇”的落后工人。利用受警察保护的祖巴托夫组织所提供的哪怕那一点微不足道的合法机会，是一门困难的学科，而这可以说是最初的几次实物教学。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同“警察社会主义”进行了激烈

①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326—327页。

② 后来列宁回忆道：“1902年祖巴托夫在莫斯科召开工人会议，企图用‘警察社会主义’欺骗工人时，工人巴布什金……出席了祖巴托夫的会议，为的是同祖巴托夫主义进行斗争，把工人从它的魔爪下拯救出来。”（《列宁全集》第29卷第460页）

的斗争。《火星报》特别注意祖巴托夫分子在莫斯科的行动，要求自己的代办员鲍曼和巴布什金提供这方面的材料①。仅在1902年头几个月中，莫斯科委员会就印发了六种反对祖巴托夫分子的传单。当祖巴托夫转移到彼得堡从事活动时，《火星报》立即敲起警钟，发表了列宁的文章《莫斯科的祖巴托夫分子在彼得堡》②。彼得堡委员会开展了一场有力的运动，在1903年1、2月间散发了四种反对祖巴托夫分子的传单。基辅委员会和敖德萨委员会也积极开展了反对祖巴托夫在乌克兰的暗探的斗争。沙皇保安机关企图把工人运动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没有得逞。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领导的这次运动清除了祖巴托夫主义。基辅委员会在《祖巴托夫主义完蛋了》的传单中就“警察社会主义”破产的原因以及同它进行斗争的结果写道：“毫无疑问，祖巴托夫主义是一个经过周密策划的反对革命者的作战计划，它给工人运动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工人的政治嗅觉和革命者的活动防止了这种危险，从而沙皇政府便失去了它多少还能指靠的最后的手段。”③

《火星报》坚持不懈地力求使社会民主党的各个组织成为能够领导全体人民为民主而斗争的真正领导者，它们要善于影响居民的各个阶层，同时又能始终不渝地贯彻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1902年11月在顿河岸罗斯托夫爆发的事件清楚地表明，《火

---

①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2号，目录第1号，保管单位第509号，第43张。

② «火星报»1903年1月1日第31号；参看«列宁全集»第6卷第269页。

③ «乌克兰的火星派组织»（文件与资料汇编）1950年基辅版第116页。

星报》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委员会巧妙地把在铁路工厂开始的经济罢工引上了政治轨道。在委员会的号召下，罢工变成了总罢工。工人们在同警察和军队的激烈搏斗中，实际上争得了集会自由。露天的群众集会规模越来越大，最多时达到二、三万人。人们贪婪地倾听着委员会代表的演说，一起高呼“打倒专制制度！”的口号。委员会每天散发的传单被一抢而光。一些邻近的城市如塔甘罗格、苏林、诺沃罗西斯克、新切尔卡斯克、叶卡特林诺达尔、阿尔马维尔的代表也都前来参加了集会。参加集会的还有各阶层人士的代表。当局只是从其他地方调来了军队，逮捕了数百名工人，把一些骨干分子驱逐出罗斯托夫，这才把运动镇压下去。

无产阶级由于意识到自己是同资本家和沙皇专制制度势不两立的阶级，所以政治觉悟和革命积极性有了极大的提高，罢工就是对这种积极性的一次检阅。罢工完全清除了“经济派”的影响，同时也证明社会革命党的恐怖政策得不到工人群众的支持。

罗斯托夫事件开辟了一个大规模政治游行示威的时期。《火星报》用罗斯托夫事件的经验教训来教育社会民主党，教育无产阶级，教育全国。列宁在《新事件和旧问题》一文中写道，从这次罢工可以清楚地看到，反对沙皇制度的全民武装起义正在成熟，它已经不仅是革命者头脑和纲领中的思想，而且是必然的、自然的下一个步骤，是群众愤恨日益加深的结果。为了实行这一步骤，需要建立能够指导群众的真正的战斗组织。①

① 《火星报》1902年12月1日第29号；参看《列宁全集》第6卷第248页。

在罗斯托夫罢工以前，仅仅是个别一些组织能对国内发生的某些事件同时作出反应。只有五一庆祝活动得到了全俄的响应。但是却有 30 个左右同《火星报》有联系的委员会和团体散发了关于罗斯托夫事件的各种传单。罗斯托夫无产阶级的行动引起如此广泛的反响，这就清楚地证明列宁把社会民主党组织团结在全党机关报周围的思想是正确的。各地方委员会响应《火星报》的号召，在行动中结成了革命斗争的统一战线。

沙皇政府决定用判处苦役来摧残工人的斗争意志。当时掀起了一股对游行示威者进行法庭审判的浪潮。《火星报》写道："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实际上使当前俄国的最大罪犯——沙皇专制制度成为政治审判中的被告。"① 列宁的《火星报》培育起来的工人彼得·扎洛莫夫、彼得·沃耶沃丁、玛尔法·雅柯夫列娃、潘捷莱蒙·杰尼索夫以及另外一些无畏的革命者，在审判中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特别是索尔莫沃工人扎洛莫夫的演说给人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后来就成了高尔基的小说《母亲》中巴维尔·弗拉索夫的原型。《火星报》广泛传播了这个演说，许多地方委员会都翻印了这个演说。②

不久，报纸又不得不同妄想变换手法来"驯服"群众的沙皇政府展开一场严重的斗争。沙皇在 1903 年 2 月 26 日的诏书中许诺，要重新修订农民法，废除连环保，实行宽容异教的政策。对

① «游行示威者在法庭面前» 1902 年«火星报»出版社版第 2 页。

② 西欧社会党人的报刊大量报道了游行示威者在法庭上的英勇行为（例如，1902 年 12 月 28 日奥地利的工人报纸 «工人报» 和 1903 年意大利社会党人的杂志«社会主义»第 16 期第 250—252 页）。

沙皇政府的这种诡计，社会革命党人和自由派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同专制制度斗争的计划。唯有《火星报》登载的列宁的《专制制度在动摇中……》一文揭露了沙皇诺言的虚假和伪善，制定了包括下列革命要求的实际纲领：立即无条件地颁布法律承认集会和出版自由，大赦所有因政治和宗教原因而被捕的人；召开全民立宪会议来建立选举产生的管理形式；立即无条件地颁布法律承认农民的完全平等，召开农民委员会来解决所有的农民生活问题。① 利用沙皇政府本身的诡计把群众引导到“打倒专制制度！”的口号上来——一个复杂的政治任务就这样解决了。

根据火星报的计划，社会民主党开展了一场政治运动。许多委员会都印发了传单，并且重印了列宁的《专制制度在动摇中……》一文。

正当揭露沙皇诏书的运动猛烈展开的时候，又获悉警察当局在兹拉托乌斯特犯下了枪杀参加经济罢工工人的新暴行。在这次血腥屠杀中，有 69 人被打死，250 多人被打伤。令人十分惊奇的是，在国外出版的秘密报纸对这一事件反应得非常快。兹拉托乌斯特的大屠杀发生于 3 月 13 日，而 15 日就出现了有关这一事件的简要报道。《火星报》派了代办员到犯罪现场。

社会民主党人力图通过兹拉托乌斯特工人遭到镇压这个事例，把人们心底深处对警察专横暴虐的仇恨变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自觉斗争。十四个地方委员会印发了兹拉托乌斯特工人

---

① 《火星报》1903 年 3 月 1 日第 35 号；参看《列宁全集》第 6 卷第 314 页。

火星报时期用俄国各民族文字印刷的传单

被枪杀消息的传单。① 以前，在全俄性的政治报纸诞生以前，许多关于工人英勇斗争的事例纯粹是地方性的，不可能成为整个社会民主党学习的榜样。随着《火星报》的出现，事情就发生了变化。由于有了《火星报》，奥布霍夫防卫战、罗斯托夫大罢工、兹拉托乌斯特大屠杀以及其他重大事件才成了逐步提高工人阶级意识和发展革命运动的阶梯。

社会民主党的每一个组织，哪怕是很小的组织，都认为印发政治问题的传单是一项光荣任务。所以传单非常流行。奥布霍夫工厂工人加甫里洛夫在法庭上说："在我们这个由政府办的工厂中，传单是一种最平常的东西，到处都有。墙上有，机床上有，车轮和皮带上有，大炮口上也有。传单每天都有，一散发就是几十张，每天早晨都有新的。这就是我们的报纸。"② 传单面向各个居民阶层，用活生生的事例引导他们认识革命的必要性。在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工作中有许多机警而灵活的做法。例如，基辅委员会在宪兵总监诺维茨基活动二十五周年纪念日，向他"献上"一份讥讽性的贺词，巴库委员会在高加索总督哥利岑患病时散发了一份题为《代悼词》的传单。西伯利亚社会民主党人印发了一份题为《沙皇须知》的所谓向沙皇汇报自己工作的简短"报告"。50多个城市都有秘密印刷所。警察无力对付这雪片似

① 已经知道，印发兹拉托乌斯特大屠杀消息的传单的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以下各组织：布良斯克委员会、维亚特卡委员会、哥美耳委员会、伊尔库茨克委员会、卢甘斯克委员会、下新城委员会、敖德萨委员会、彼尔姆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萨拉托夫委员会、图拉委员会、乌法委员会、赫尔松委员会以及西伯利亚联合会。

② 《奥布霍夫工厂工人审判案》1901年日内瓦版第7页。

的大量传单。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口号凭借这些传单象长了翅膀似的在各工厂飞传。列宁的《火星报》的思想唤醒了新的力量。

1903 年的五一游行示威是在紧张的政治形势中进行的。社会民主党各组织准备举行一次空前规模的五一游行示威。例如，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下新城委员会在各小组中讨论了举行五一游行示威的问题，印发了四种传单，组织了几次五一前的秘密集会。①《火星报》的传单，筹备召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组委会）的传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30 个地方委员会和团体的传单，② 把社会民主党的革命口号和纲领性要求带到了国内各阶层人士中去。在几个工业中心散发了成千上万张传单。单是组委会和五个大的委员会就印发了传单近 60 万张。③ 27 个城市举行了五一游行示威和五一集会。④ 1903 年的五一游行示威是无产阶级的一次全国性行动。

五一游行示威证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的影响扩大了。这一影响在 1903 年夏天发生的暴风骤雨般的事件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当时，国内整个南方工业区都燃起了革命斗争的

---

① «火星报» 1903 年 6 月 1 日第 41 号。

② 印发传单的委员会和团体的总数是根据«五一传单。图书调查» (1924 年列宁格勒版)的索引统计出来的。

③ 顿河、敖德萨和梯弗利斯委员会、西伯利亚联合会和矿工联合会印发的传单总数是根据下列材料统计出来的：«火星报»1903 年 5 月15 日第 40 号；1903 年 6 月 1 日 第 41 号；1903 年 6 月 15 日 第 42 号；1903 年 8 月 1 日第 45 号。

④ 是根据 «火星报»、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及各地方档案馆的材料统计出来的。

烈火。7月1日在巴库开始的罢工，席卷了梯弗利斯、巴统、南高加索铁路，又扩展到乌克兰各工业中心（敖德萨、基辅、尼古拉耶夫、叶利萨维特格勒、叶卡特林诺斯拉夫），最后是8月14日克里木的刻赤工人举行的罢工。卷入这场罢工运动的工人有20万。罢工同政治游行示威和成千上万人的集会结合在一起，使这次发动具有特别尖锐的性质。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是运动的主导力量，它们很好地执行了通过总罢工的口号把各企业和各地区的一些具体要求引向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这样一条路线。社会民主党人使群众牢固地树立了起义的思想，这一思想是从他们同警察和军队进行激烈搏斗的亲身实践经验中产生出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委员会写道："和平罢工已不可能了……同志们！组织起战斗队，作好准备！目前我们还要继续进行总罢工。但是只要一传来俄罗斯工人起义的消息，我们便要大声疾呼。我们的暴君们嗜血成性，让我们把他们灌饱吧，不过是用他们自己的鲜血！

专横暴虐的统治决不会久长，
强大、幸福而自由的人民定会奋起反抗！"①

1903年夏天的总罢工标志着下一步就是把无产阶级联合成为全俄的力量。国际主义的阶级团结在斗争中得到了巩固，关于这一点，敖德萨委员会在传单中说得好："在这些日子里，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会的传单（1903—1905）》1955年莫斯科版第61页。

我们全体工人，无论是格鲁吉亚人、波斯人、俄罗斯人、犹太人、土耳其人、希腊人，不分民族和宗教信仰，为了伟大的共同斗争，都团结得象兄弟一样。”① 俄国中部各城市——彼得堡、莫斯科、下新城、特维尔、图拉、萨马拉、萨拉托夫——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发出了支援高加索和乌克兰工人的号召。拉脱维亚和波兰的社会民主党人在自己的传单中描述了南方工人英勇斗争的情况，动员本地区的无产者同俄罗斯工人一起并肩战斗，来反对共同的敌人——资本家和沙皇专制制度。

政治性游行示威和罢工在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活动中起了显著的作用。它们是工人接受政治教育的大学校，工人们在这里学习怎样把自己的社会主义目的同民主主义要求结合起来。无产阶级是作为争取民主的先锋战士而进行活动的。列宁当时写道：“在这类游行示威和传单中我们总是向全体人民，甚至向全世界发出号召……”② 一条条无形的精神上和政治上的线把人民群众同人数不多的革命家组织连接了起来，这些革命家已逐渐成为工人的引路人和领导者。

争取民主的先锋战士

联合成独立的革命政党的俄国工人阶级负有把国内一切民主分子团结在自己旗帜下的使命。

早在 1901 年，由于革命运动的发展和《火星报》坚持不懈的宣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些委员会就已走出了工厂区，向社

---

① 《乌克兰革命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传单(1896—1904)》第 499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6 卷第 144 页。

会的其他阶层迈出了最初的几步。现在还保存有关于顿河委员会、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和波尔塔瓦委员会在农民中进行工作的报道。① 维尔诺、叶卡特林诺斯拉夫、莫斯科、下新城和梯弗利斯的社会民主党人向军队发出的号召书也是众所周知的。② 但是社会民主党开始大规模地影响人民群众却是在 1902 年。

农村工作提到了首位。《火星报》从一开始就坚定不移地向社会民主党人阐明，农民问题是即将到来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报纸系统地揭露了沙皇政府对农民的政策，开展了为把农村从农奴制的一切残余下解放出来的斗争。社会民主党人把《火星报》的活动看作是自己的榜样。

1902 年春天乌克兰农民的发动向社会民主党人表明，《火星报》的号召是多么及时。报纸上开辟了“农村生活”专栏，有关农民问题的文章在报纸上占有固定的位置。在一些文章和通讯中系统地报道了农民的状况和情绪以及党在农民中的工作。许多委员会都深入到农村散发革命书籍，在农民和农村知识分子如人民教师和农艺师中成立小组。

---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 1959 年莫斯科版第 592 页；格·姆·杰连科夫斯基：《列宁的〈火星报〉与 1902 年波尔塔瓦省和哈尔科夫省的农民运动》——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报告和报道》 1954 年版第 2 分册第 60 页；《1902 年波尔塔瓦省及哈尔科夫省的农民运动》（文件汇编）1961 年哈尔科夫版第 6 页；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档案库传单。

② 《火星报》 1901 年 10 月第 9 号；1901 年 11 月 20 日第 11 号；1901 年 12 月 20 日第 13 号；1903 年 7 月 15 日第 44 号。

创办农村出版物受到了特别的关注，直接写给农民的传单也越来越多了。这些传单包括三项主要内容：一是一些委员会报道乌克兰农民进行斗争和沙皇当局对农民进行镇压的真实情况；再就是揭露政府企图用虚假的诺言来欺骗农民，指出它所玩弄的种种手腕的真正实质；最后就是社会民主党人花了很大力量来揭穿所谓沙皇是解放农民的“好”沙皇之类的无稽之谈。1903年，因纪念农民改革而展开的政治运动几乎可以同五一游行示威的规模相比。23个委员会和团体印发了传单。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的传单出色地表达了所有为农村写的传单和小册子的基本思想：“农工联盟万岁！”② 1903年5月发表的列宁的小册子《给农村贫民》是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为农民而写的著作的典范。小册子用最落后的农民都能听懂的语言通俗地说明，社会民主党人要求什么，他们正在为人民争取哪些改善。

散发马克思主义书籍和传单，派遣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员和宣传员，——就这样开始了在农民中间传播革命思想的历史性事业。

《火星报》要求社会民主党注意另一个紧迫的问题——民族问题。由于沙皇俄国参加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武装干涉和沙皇政

---

① 根据莫斯科贮书库的材料，印发传单的有巴库、布良斯克、沃罗涅什、哥美耳、伊尔库茨克、喀山、基辅、基什尼奥夫、新济布科夫、敖德萨、彼尔姆、彼得堡、顿河岸罗斯托夫、萨马拉、萨拉托夫、托木斯克、图拉、乌法等地的社会民主党人以及北方协会和筹备党的二大的组织委员会。

② 《乌克兰革命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传单(1896—1904)》第621页。

府对芬兰人民的权利恣意践踏，民族问题就成了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还具有国际性质，因为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世界领土的瓜分，开始形成一个由少数强国对世界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财政扼杀的世界体系。列宁在新的时代即将到来之时就在《中国的战争》和《芬兰人民的抗议》这两篇文章中阐述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阐明了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反对掠夺性战争和殖民主义，拥护各民族的平等和独立。

任何一种民族压迫的表现，例如暴力镇压芬兰人，掠夺亚美尼亚人教会的财物，陷害波兰和卡尔梅克的学生，侮辱楚瓦什人的宗教信仰以及其他等等，都受到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机关报无情谴责。《火星报》还痛斥了沙皇的警察在基什尼奥夫和哥美耳所组织的蹂躏犹太人的暴行，坚决反对沙文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报纸发表了普列汉诺夫的文章《沙皇政府的最后一张牌》，号召工人同唆使一个民族反对另一个民族的专制政治进行战斗。各地方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在秘密会议上和传单中反复阐明所有民族的劳动者团结起来的必要性。

报纸不断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教育工人，同在工人队伍中制造民族不和的企图作不调和的斗争，坚决捍卫俄国多民族的工人阶级行动的一致性。

列宁有一系列文章是用来反对崩得的，因为他们宣扬按民族来划分无产阶级组织。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和敖德萨委员会印发了揭露犹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传单。① 1902 年成立的波罗的海沿岸拉脱维亚社会民主主义工

人组织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斗争，它在自己的传单中号召拉脱维亚工人同俄罗斯无产阶级一起，准备同沙皇专制制度进行决战，准备为建立民主共和国和社会主义而斗争。② 下新城委员会愤怒地抗议沙皇政府的爪牙在维尔诺公开殴打波兰工人和犹太工人。③ 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社会民主党人胜利地把多民族的外高加索劳动者团结起来了。社会主义思想和阶级团结的思想开始为东方最落后的工人所接受。1903 年，喀山委员会和巴库委员会印发了第一批用鞑靼文和阿塞拜疆文写的传单。阿塞拜疆的工人小组后来发展成为“古墨特”组织。

社会民主党始终如一地坚持国际主义，同民族压迫的种种表现进行无畏的斗争，因而赢得了俄国各民族的感激。沙皇政府污蔑社会民主党人是什么反爱国主义，说他们是引起混乱的“国际鼓动员”，有利于俄国的敌人，企图以此来破坏他们日益增长的威信。《火星报》发表了马尔托夫写的《爱国主义和统治集团》一文④，对上述谎言给予了应有的回击，文章阐明了社会民主党对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态度。国际社会民主党俄国支队同统治集团的假爱国主义相反，它力图使祖国从腐蚀它和玷污它的沙皇专制制度下解放出来，热切希望把自己的国家引上自由发展的道路，赢得整个进步人类对俄国人民的尊敬。

---

① «火星报» 1903 年 2 月 15 日第 34 号；1903 年 7 月 15 日第 44 号。
② «拉脱维亚共产党简史» 1962 年里加版第 72 页。
③ «火星报» 1902年11月15 日第 28 号。
④ «火星报» 1902 年 4 月 1 日第 19 号。

这样，还在建党初期就形成了布尔什维克的、彻底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光荣传统，这种国际主义同大国沙文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即使是最细微的表现也决不妥协。

社会民主党人响应《火星报》的号召，第一次开始在军队中进行革命鼓动。鼓动工作逐步扩大起来，特别是在驻扎军队的大城市和地区。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乌克兰、高加索和西伯利亚的一些委员会都积极地开展活动。波兰和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党人深入到兵营中。传单送到了士兵、军官、新兵和退伍回家的军人手中。

1902 年底成立了“军事革命组”，宣布军队要和人民结成联盟。它在自己的号召书中写道：“军队和人民是骨肉相连的，军队不应该也不能够背离人民和人民的利益；军队不应该和制造镣铐的人站在一起，而应该和砸碎镣铐的人站在一起。人民同军队结成联盟，就能彻底铲除多少世纪以来的不公正现象，并给自己找到一条走向幸福的道路。”号召书得到广泛传播，并且全文刊登在《火星报》上。报纸向“战斗在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堡垒中的革命思想先锋”致敬。② 革命社会民主党在军队中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

① 现在掌握有27个城市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在军队中进行活动的材料，这27个城市是：巴统、比亚威斯托克、布良斯克、叶卡特林诺斯拉夫、伊尔库茨克、基辅、基什尼奥夫、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喀琅施塔特、库尔斯克、库塔伊斯、莫斯科、下新城、敖德萨、鄂木斯克、彼得堡、列韦里、顿河岸罗斯托夫、萨拉托夫、塞瓦斯托波尔、斯摩棱斯克、特维尔、梯弗利斯、托木斯克、图拉、秋明、哈尔科夫。

② 《火星报》1903 年 3 月 1 日第 35 号。

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出版的报纸

为了抵制自由派和社会革命党人对青年的影响，《火星报》和社会民主党各组织先后积极开展了争取青年的斗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向大学生散发了传单，在高等学校里建立了社会民主党的小组。大学生的行动越来越带有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他们已不再局限于纯学术性要求的小天地里。1902 年 2 月召开的全俄大学生代表大会号召各学生组织更紧密地靠拢工人阶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还深入到中学中去。建立了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领导的中学生联合组织，它们是：南俄罗斯小组（顿河岸罗斯托夫）、哈尔科夫联合会、西南小组（基辅）、巴库学生委员会和里加青年学生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火星报》称它们为“社会革命‘青年近卫军’”的萌芽。①列宁支持青

① «火星报» 1903 年 7 月 1 日第 43 号。

年们这种坚毅的创举，并建议他们把自己培养成为“坚定的、刚毅的和坚韧不拔的社会民主党人”①。

《火星报》为争取先进的民主的文化进行了斗争。报纸控诉沙皇政府是导致人民愚昧无知的罪魁祸首，并提出了人民教育的广泛纲领，同时，向知识分子说明，那种把文化和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任务割裂开来的企图是多么反动。农村人民教师受到了特别的重视。《火星报》在创刊号上就曾号召教师们积极参加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和加入党的行列。社会民主党人同教师们建立了联系，向他们散发传单，利用地方自治机关为教师举办的夏季进修班和全俄教师代表大会（1902 年 12 月）进行宣传工作。到处都在引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下新城委员会致人民教师的传单中的话，向人民教师宣传他们的崇高使命：“做一个真正的教育家、真正的人民教师”；帮助农民为争取美好生活而进行经常不断的斗争；成为党的“志同道合者和助手”②。

《火星报》是进步文学思想的提倡者。列宁曾自豪地写道，俄国文学为全世界所称颂。马克思主义的报纸坚决抗议对进步作家的迫害。《火星报》愤怒地把沙皇政府对那些抗议 1901 年 3 月在彼得堡屠杀示威者的作家所进行的迫害称作“警察对 文坛的袭击”③。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挺身出来保卫俄国文化的光荣——列夫·托尔斯泰和马克西姆·高尔基。任何人也没有象社会民主党人那样做了如此大量的工作，在群众中来传播托尔

---

① 《火星报》1902 年 12 月 1 日第 29 号；《列宁全集》第 6 卷第 251 页。
② 《火星报》1902 年 12 月 1 日第 29 号。
③ 《火星报》1901 年 6 月第 5 号。

斯泰被查禁的反军国主义作品。许多城市在上演高尔基和托尔斯泰的剧本时，剧院中都发生了示威行动①。报纸把不许选举高尔基为荣誉院士的沙皇政府钉上了耻辱柱。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在这些年中和《火星报》建立了牢固的联系，他认为《火星报》是："唯一值得尊敬的机关报"②。

在文学艺术方面，《火星报》维护一切进步的东西，同时又始终不渝地反对一切反动倾向，反对现代主义，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说教。报纸认为文学艺术的崇高使命就是为人民服务。《火星报》曾发表"自由艺术家协会"一份很有意义的传单，传单号召艺术家们不要"把自己的创作精力用来为背离社会倾向的抽象艺术服务"。艺术界知识分子的先进代表写道："我们只有同人民打成一片，作为社会情绪的表达者，才能成为人民的朋友，才能得到理解，受到热爱。"③

在专制的俄国，只有革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火星报》始终一贯地、彻底地维护同人民有密切联系的进步文化的利益。

在对劳动者进行政治教育方面，宗教是一大障碍。二十世纪初在俄国仅东正教教会就有30万神职人员，还不包括上万名毛拉、天主教教士、基督教牧师、犹太教的拉比等等。整个这支庞大的队伍极力帮助沙皇政府反对日益高涨的革命。《火星报》

---

① «火星报» 1901年12月20日第13号；1902年3月10日第18号；1903年5月1日第39号。

②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24号，目录第9Y号，保管单位第28264号，第13张背面。

③ «火星报» 1902年7月第22号。

马·高尔基

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积极地宣传无神论，传播科学的世界观。1901 年至 1902 年间，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主编出版的六种《民间小报》通俗地讲解了宗教的危害性。《火星报》还经常揭露教会的反人民活动以及教会同警察勾结的情况。社会民主主义的传单揭露教士进行社会性的蛊惑宣传，揭露他们是剥削阶级利益的维护者。社会民主党人在阐明马克思主义者对宗教的态度时，不允许凌辱信教者的感情，目的是尽力帮助他们从宗教的麻醉剂中解脱出来。同时《火星报》要求社会民主党人注意，必须把一切正直的教士吸引到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斗争中来。①

无产阶级作为争取民主的先锋战士，应该明确自己对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态度。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讲过，共产党人要支持一切反对压迫制度和暴力制度的革命运动。列宁发展了这个原理，他说，这个原理也适用于对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支持。列宁写道，常有这样的时候，同政府发生的任何冲突，哪怕是很小的冲突，在一定的条件下都会燃起熊熊烈火。在这一点上，积极参与这种冲突的工人当然应该起不小的作用。列宁号召社会民主党人支持一切自由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反抗行为，他写道："只是我们不要忘记，为了推动别人，就要经常把手

---

① 《火星报》1902 年 7 月第 22 号。

放在他的肩上。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善于在紧要关头抓住任何一个自由主义者：当他打算移动一寸的时候，强迫他移动一尺。如果他固执不动的话，那么我们就抛开他，越过他，向前进。”①

《火星报》既维护无产阶级运动的阶级独立性，又教导无产阶级为了便于向专制制度展开总攻，要利用自由主义反对派，同时批判它的不坚定性和不彻底性。《火星报》编辑部的其他成员不理解这种策略。围绕着列宁的文章《地方自治局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列宁坚决批判了自由主义者，批判了他们提出的口号：“权利与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局！”，使工人看清楚了自由主义者政治上的软弱性。普列汉诺夫在阿克雪里罗得的支持下，反对列宁的立场，他强调说，“现在应当顺着自由主义”。② 列宁制定了并始终不渝地执行了对待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火星派路线。

为了有利于革命斗争，《火星报》利用了最效忠沙皇的自由主义者对专制制度哪怕是极细微的不满表现，同时列宁又不断地严厉批评他们的怯懦性。起初，报纸同自由主义者建立了正式的政治联盟，并且发表了司徒卢威的文章。与此同时，《火星报》坚决制止资产阶级想要把工人运动纳入自己的轨道的企图。报纸赞扬地方自治派的反抗行为，甚至赞扬贵族首领的反政府行动。社会民主党人既揭露自由主义者，又“激发”并“推动”他们。1902 年夏初，形成了一个以《解放》杂志为首的妄图夺取解放运动领导权的政治团体，这时，同自由主义者的反革命性作斗争，

① 《火星报》1902 年 2 月 1 日第 16 号；《列宁全集》第 5 卷第 310 页。

② 《列宁文集》俄文版第 3 卷第 204 页。

就成了《火星报》的主要任务。

就是这样在革命斗争进程中，《火星报》教导社会民主党组织去领导群众运动，把无产阶级培养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并在革命斗争的每个阶段把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发动起来。在日益强大的统一的政治行动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和各团体逐步地团结成了一个反对一切社会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政党。

站在国际无产阶级的最前列

《火星报》认为国内的解放斗争问题同国际的无产阶级运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教育俄国工人阶级懂得他们是国际无产阶级伟大整体的一部分，是国际无产阶级亲密大家庭中的一员。

《火星报》对资本主义世界在两个世纪交替时期发生的过程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无产阶级正处在同资产阶级进行决战的前夜。列宁在对比十九世纪中叶和二十世纪初叶的形势时写道："当时和现在，一个是最后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时代，一个是处在无产阶级革命前夕的、反动派十分猖獗、各方面力量十分紧张的时代，这两个时代的区别是极其明显的。"①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战斗机关报的全部活动，它同机会主义进行的坚决斗争，充分说明它了解到一个充满政治风暴和革命动荡的时代正在取代巴黎公社失败后占统治地位的反动时代。

火星派从这一历史前景出发，研究了国际工人运动中两种

---

① 《火星报》1903年7月15日第44号；《列宁全集》第6卷第417页。

倾向即革命倾向和机会主义倾向之间的尖锐斗争。这一斗争体现在劳动和资本尖锐的阶级搏斗中，体现在席卷许多国家的总罢工中，也体现在一些社会民主党内部剧烈的冲突中。这些冲突导致了某些社会党(保加利亚、法国、美国)的分裂。

列宁以敏锐的目光看出机会主义正在日益分化国际社会民主党。在列宁的领导下，《火星报》积极参加了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第一次国际性搏斗，提出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山岳派”同“吉伦特派”实行决裂的口号，即同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斗争的口号。

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工人政党完整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修正主义者则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宣扬康德主义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其他流派。这种破坏活动是在“批评自由”口号的掩饰下进行的。普列汉诺夫在《曙光》杂志上发表了许多出色的文章，反对伯恩施坦和司徒卢威哲学上的修正主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列宁后来经常提到普列汉诺夫的这个历史功绩。

在这个时期，土地问题引起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注意。几乎所有国家的农民都占居民的大多数，所以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具有世界意义。而当时修正主义者也正在利用这个问题来攻击马克思主义，他们妄图用小农经济“稳定性”的理论来驳倒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必然灭亡的规律的普遍性。修正主义的理论决定了机会主义的农村政策。九十年代欧洲社会党人制定土地纲领的最初尝试已经表明，他们走的是一条危险的道路。恩格斯曾在《法德农民问题》这本小册子中写道，社会党

人在农村的活动根本违反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①，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原则。1894 年发表的这部著作就好象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农民问题的遗言。

列宁在《曙光》杂志上发表的《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一文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观点。他研究了世界上所有关于土地问题的比较重要的文献，对机会主义者进行了严厉的批驳。列宁制定的这些理论原理和纲领原理，是工人阶级在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斗争中争取农民作为同盟者这一政策的牢固的科学的基础。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报纸一再发出警告，要人们注意西方各社会党领导中的机会主义者所造成的现实危险。报纸用许多具体事实说明，机会主义给工人的革命斗争带来什么样的危害。比利时总罢工的教训最为明显。社会党的首领们生怕破坏合法性的框框，竭力使罢工保持和平的消极的性质。因此，他们一看到罢工中出现一些比较激烈的行动，就急忙去扭转罢工的方向。机会主义的策略使他们依附于自由派资产阶级。② 法国的机会主义者为了使罢工不带政治色彩，宁肯让矿工的罢工遭受失败。③ 英国工人中由于工联主义思想占统治地位，也导致了可悲的结局。《火星报》写道：“英国工人运动背离了社会主义，没有从政治上团结成为独立的整体，没有汇合成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而是沿着许多条河道漫流着。”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575 页。
② 《火星报》1902 年 6 月 1 日第 21 号。
③ 《火星报》1902 年 12 月 15 日第 30 号。
④ 《火星报》1903 年 10 月 1 日第 49 号。

《火星报》揭露了机会主义同西欧社会民主党的不适当的组织原则之间的关系。法国社会党（饶勒斯派）的章程给总委员会（中央委员会）规定了极小的权限，坚持“自治制”的原则，即地方组织保持完全独立的原则。关于这一点，《火星报》写道：“地方团体的‘自治’问题同社会党内的机会主义问题有非常密切的联系。”① 报纸斥责了工会中立的思想，认为鼓吹工会向党闹“独立”，就是力图使欧洲工人运动丧失革命性质。报纸维护工会和党这两个既互相加强又互相补充的组织之间的联系，认为这是使工人运动能够统一和具有力量的保证。②

这样，《火星报》就揭露了第二国际各政党致命的一些恶习：崇拜资产阶级合法性，容忍修正主义，轻视理论，实行机会主义组织原则，让机会主义者担任领导工作。

同时，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支持西欧各社会党中的革命分子：德国的左派、法国的盖得派、保加利亚的紧密派。《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经常刊登国际社会民主党著名活动家卢森堡、布拉戈耶夫等人的文章。《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维护法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分子、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的行动，得到了国际上的响应。在《米勒兰和〈前进报〉》这篇文章中，《曙光》杂志对《前进报》的领导支持法国社会党人中的改良派的做法进行了揭露，并公开站在盖得和拉法格一边。同时《曙光》杂志还揭露了《前进报》巴黎通讯中的全部谎言，这些通讯歪曲法国各社会

---

① 《火星报》1902年4月1日第19号。

② 《火星报》1902年9月1日第24号。

党内的真相，以讨好德国修正主义者。①在这次争论中，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革命路线和机会主义路线鲜明地表现出来了。后来列宁写道："旧《火星报》为俄国机会主义者以及西欧机会主义者所痛恨，但这是光荣的。"②

《火星报》开始为西欧社会民主党所了解，有关它的消息经常出现在社会党的出版物上。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报纸的活动赢得了欧洲先进无产者的同情。德国、英国、奥地利、瑞典以及保加利亚的社会党人都曾在印刷报纸或把报纸越境转运到俄国这些事情上给予过帮助。1904 年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来梅代表大会的决定说，帮助俄国同志传播秘密革命书刊是国际团结的义务。③《火星报》同盖得派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们曾帮助出版法文的火星报通报。④列宁著作的第一批波兰文和保加利亚文译本或简介性小册子出现了。《火星报》和列宁的《怎么办？》一书对保加利亚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紧密派产生了特别强烈的影响。他们兴奋地评论报纸说："围绕着一个报纸建立起一个党，党集结在一个报纸的周围，这是运动史上一件不寻常的事。报纸的代办员，也就是和报纸同名的组织，分布在全俄各地，是连接所有党组织的环节……这是个战斗的机关报，是罕见的、出色的、无与伦比的报纸。"⑤捷尔任斯基 1902 年创办的波

① «曙光»杂志 1902 年第 4 期第 105—117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509 页。

③ «1904 年 9 月 18 日在不来梅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 记录» 1904 年柏林版第 132 页。

④ 取名为«俄国回声» 的通报共出了 4 期。通报上的材料曾在西欧社会党报刊上转载。

⑤ «工人导报» 1903 年 7 月 3 日。

兰马克思主义报纸《鲜红的旗帜》在很多方面都效法列宁的《火星报》。

俄国工人英勇的行动赢得了全世界的热烈同情。1901 年 4 月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号召各国工人支持已经走上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道路的俄国工人。① 奥地利、比利时、法国以及瑞士举行了各种集会和会议。索非亚举行的大规模群众集会，痛斥沙皇政府“用利剑和鞭子扼杀俄国出现的任何一点自由思想”②，并对俄国的工人和大学生表示同情。著名法国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支持俄国的游行示威。法国和比利时社会党人的代表大会都祝愿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反对沙皇政府的艰难斗争中获得成功。③ 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机关报《人民言论报》5 月 1 日社论表示“支持俄国同志”。该报认为，“自由的俄国英雄们”的斗争为欧洲革命运动和解放运动作出了榜样。④ 俄国工人的斗争在遥远的美洲大陆也引起了反响。智利工人在他们致国际无产阶级的呼吁书中就 1903 年夏天的总罢工写道：“俄国人民高尚的行动应当得到文明世界的一致支持……我们希望俄国的同志在濒于灭亡的傲慢的贵族和不学无术的小丑般的君主头上竖立起自由的旗帜……”⑤

德国无产阶级也表示支持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奥格

---

① «火星报» 1901 年 5 月第 4 号。

② «火星报» 1901 年 7 月第 6 号。

③ «火星报» 1901 年 10 月第 9 号；1903 年 5 月 1 日第 20 号。

④ «人民言论报» 1901 年 4 月 30 日和 1902 年 3 月 22 日。

⑤ 埃南·拉米列斯·涅科切阿«智利工人运动史。最初阶段。十九世纪»1961 年莫斯科版第 236 页。

DIX CENTIMES LE NUMÉRO

1er Juillet 1902.

ÉCHOS DE RUSSIE

Bulletin du Mouvement Révolutionnaire en Russie

NOTRE BUT.

《火星报》法文版电讯稿

斯堡召开的人民集会根据克拉拉·蔡特金的报告，谴责了沙皇政府“无耻的野蛮行为”，赞扬了那些“在鞭子统治下争取政治自由、为大众利益而牺牲个人自由和生命的无畏战士”，并向他们致以“觉悟的德国无产阶级最热烈的同情”。① 德国进步人士也热切希望受尽折磨的俄国人民彻底推翻专制制度。②

法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社会党人组织的反对沙皇访问他们国家的强大运动，是对俄国革命者在道义上的巨大支持。这一运动也得到了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支持，它表示了“自己对俄国沙皇政府及其罪行的憎恶”③。在沙皇政府遭到普遍愤恨的情况下，法国和意大利的机会主义者表现得特别拙劣，他们竟不支持这种抗议。反对沙皇访问的运动收到了显著的效果：沙皇认

① 《火星报》1902年7月第22号。

② 《前进报》1904年7月31日。

③ 《火星报》1903年8月15日第46号。

为明智的做法是不在巴黎和维也纳露面，而且放弃了对意大利的访问。为了感谢欧洲工人，瓦·瓦·沃罗夫斯基在《火星报》上写道："欧洲所有最大的中心都把沙皇拒之门外，使他在西方的社会舆论中威信扫地，使他根本不可能离开俄国，——这对俄国革命非常有利。"①

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到革命已迫在眉睫的俄国。考茨基在他的《斯拉夫人和革命》一文中表达了社会党人对俄国革命的世界意义的看法。他写道："俄国从西方吸取了这么多的革命主动精神，也许现在它本身已能成为西方革命动力的泉源了。"考茨基公正地指出，在西欧各社会民主党内已经开始蔓延一种"萎靡不振的庸俗习气和狭隘小气的政客作风"。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的中心正在转向俄国。

《火星报》编辑部在发表这篇文章时写道："站在全世界革命的前列、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先锋战士，对一个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斗争具有国际性质的革命无产阶级政党来说，还能有比这更光荣更使人羡慕的使命吗？"②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要起到俄国和国际革命运动先锋队的历史作用，就应当按照列宁的组织计划为建立战斗的党而进行不懈的努力。

---

① 《火星报》1903年10月15日第50号。

② 《火星报》1902年3月10日第18号。

四　建党的组织准备

建立党的火星派核心

《火星报》着手建设党的时候，国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欧俄大约四分之三的省份有社会民主党人从事革命工作。但是各委员会、团体和小组完全埋头于地方的具体事务中，这就使它们的眼界和活动范围很狭小。它们之间没有联系，经常是在一个城市里有几个独立的团体在活动。

当时面临的迫切任务就是把各分散的组织团结成一个坚强的集中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火星报》就成了建立统一政党的推动力。列宁当时曾这样写道："单是技术上的任务——保证正常地供给报纸以各种材料和正常推销报纸——就迫使我们必须建立统一的党的地方代办员网，这些代办员彼此间要密切联系，了解总的情况，习惯于有条理地执行全国性工作中的各种零星任务，并组织某些革命行动以检验自己的力量。"① 按照列宁的思想，报纸的拥护者及其工作人员的组织是党的骨架和核心。

这个核心由《火星报》一些著名的代办员组成，他们是有秘密工作经验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意志坚强的职业革命

---

① 《火星报》1901年5月第4号；《列宁全集》第5卷第9页。

家。①《火星报》的代办员有：谢·瓦·安德罗波夫、瓦·彼·阿尔齐布舍夫、伊·瓦·巴布什金、叶·瓦·巴拉姆津、奥·布·巴索夫斯基、尼·厄·鲍曼、策·萨·博勃罗夫斯卡娅、奥·阿·瓦连佐娃、克·克·加津布什、列·叶·加尔佩林、列·伊·戈尔德曼、约·费·杜勃洛文斯基、罗·萨·捷姆利亚奇卡、米·伊·加里宁、弗·扎·克茨霍维利、莉·米·克尼波维奇、彼·阿·克拉西柯夫、列·波·克拉辛、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季·巴·克尔日札诺夫斯卡娅、维·尼·克罗赫马尔、弗·威·林格尼克、潘·尼·勒柏辛斯基、马·马·李维诺夫、维·巴·诺根、弗·亚·诺斯科夫、格·伊·奥库洛娃、阿·伊·皮斯库诺夫、奥·阿·皮亚特尼茨基、伊·伊·拉德琴柯、柳·尼·拉德琴柯、米·亚·西尔文、尼·阿·斯克雷普尼克、印·格·斯米多维奇、彼·格·斯米多维奇、叶·德·斯塔索娃、亚·米·斯托帕尼、德·伊·乌里扬诺夫、玛·伊·乌里扬诺娃、谢·奥·策杰尔包姆、亚·德·瞿鲁巴。

妇女在当时的革命者中占有显著的地位。过去，在俄国解放运动中涌现出不少充满激情的女革命家。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又推举出了自己的全心全意为《火星报》事业而斗争的女英雄：策·萨·博勃罗夫斯卡娅、奥·阿·瓦连佐娃、罗·萨·捷姆利亚奇卡、莉·米·克尼波维奇、季·巴·克尔日札诺夫斯卡娅、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格·伊·奥库洛娃、叶·德·斯塔

① 大多数«火星报»代办员都毕生忠于革命，忠于党。有几个人背叛了«火星报»而成了孟什维克，他们是：戈尔德曼、克罗赫马尔、柳·尼·拉德琴柯、印·格·斯米多维奇、策杰尔包姆。另外有几个人消沉下去，脱离了政治生活，他们是：安德罗波夫、巴索夫斯基、加尔佩林、诺斯科夫。

列宁的《火星报》代办员：
瓦·彼·阿尔齐布舍夫、伊·瓦·巴布什金、叶·瓦·巴拉姆津、尼·厄·鲍曼、策·萨·博勃罗夫斯卡娅、罗·萨·捷姆利亚奇卡、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季·巴·克尔日札诺夫斯卡娅、莉·米·克尼波维奇、彼·阿·克拉西柯夫、弗·札·克茨霍维利、马·马·李维诺夫

列宁的《火星报》代办员：
弗·威·林格尼克、潘·尼·勒柏辛斯基、维·巴·诺根、格·伊·奥库洛娃、奥·阿·皮亚特尼茨基、伊·伊·拉德琴柯、米·亚·西尔文、叶·德·斯塔索娃、亚·米·斯托帕尼、印·格·斯米多维奇、德·伊·乌里扬诺夫、玛·伊·乌里扬诺娃

索娃、玛·伊·乌里扬诺娃。

这是一批职业革命家，是《火星报》时期的英雄。他们过着自我牺牲的生活。列宁说他们是这样一些人："坚韧不拔、始终不懈地在无产阶级群众中间进行活动，提高他们的觉悟，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发扬他们的革命主动性。"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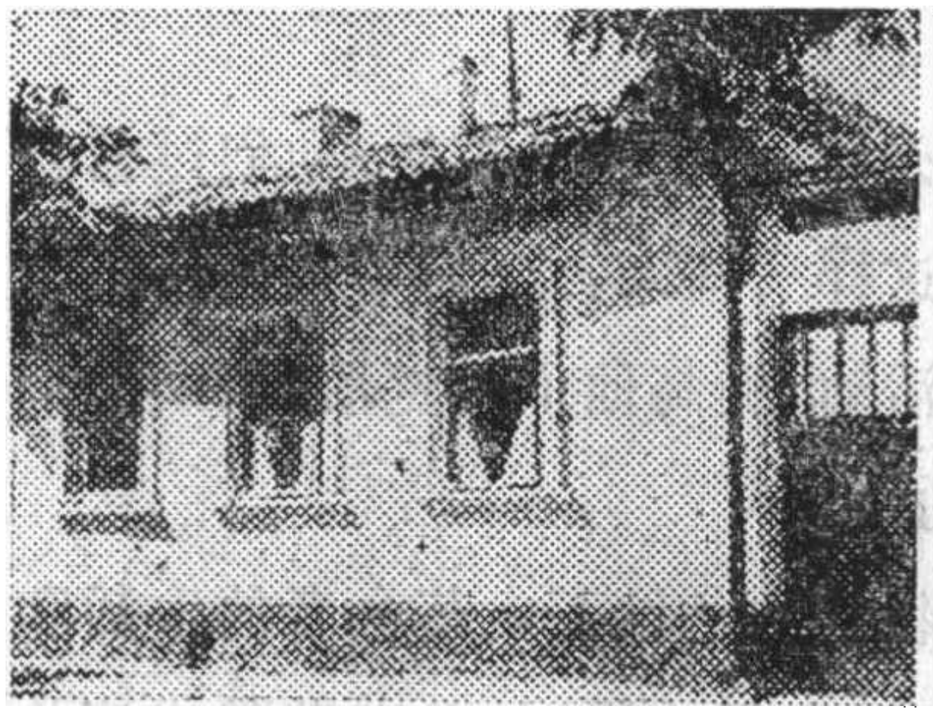
在沙皇统治年代处于地下状态的条件下，革命者的生活和工作都很艰难，他们随时都会遭到宪兵逮捕，被关进监狱或流放到"天涯海角"。但是，任何艰难困苦都阻挡不了火星派革命家。他们到处去寻求深入无产阶级群众的途径，寻找可靠的人，由这些人建立一支《火星报》的工人骨干力量，即报纸的通讯员、经费筹划者和传播者。

在列宁的"斗争协会"中受过锻炼的伊·瓦·巴布什金和尼·厄·鲍曼是火星报初创时期主要的工作人员。他们有类似的命运，两人活的时间都很短，但都为未来的革命做了很多工作。后来特别是又出现了伊·伊·拉德琴柯和彼·阿·克拉西柯夫，他们彻底献身于《火星报》思想，献身于列宁的组织计划。格·马·克尔日诺札夫斯基是整个火星报事业的中心人物，是列宁最亲密的战友之一。同列宁一起在西伯利亚流放、同他一起举手通过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的同志们在国内各主要区域都扎下根来：在北方有勒柏辛斯基，在伏尔加河流域有巴拉姆津，在乌克兰有林格尼克，在南高加索有库尔纳托夫斯基。

《火星报》编辑部在活动初期，把特别大的力量用于在俄国

---

① 《列宁全集》第16卷第363页。



在基什尼奥夫印刷«火星报»的房子

传播报纸的组织工作上。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突破布满宪兵和他们的暗探的边境哨所。事情非常困难，开始时遭到过不少失败。许多份《火星报》创刊号一下子都落到了警察手里。① 为了运送报纸，当时利用了各种不同的路线：瓦尔德—阿尔汉格尔斯克—雅罗斯拉夫里，斯德哥尔摩—彼得堡，科尼斯堡—科夫诺，利沃夫—基辅，雅西—基什尼奥夫，瓦尔纳—敖德萨，亚历山大里亚—赫尔松，马赛—巴统，维也纳—大不里士—巴库。一切办法都使用上了：用农民的大车拉；装在不透水的袋子里从驶抵俄国港口的轮船上抛下去，随后再捞上来；装在双层底的箱子里；缝在去俄国的同志穿的背心即所谓“铠甲”里；塞在硬书皮里，从国外按可靠的地址邮寄。

最初在俄国建立了三个《火星报》协助小组：南方的（在波尔塔瓦）、北方的（在普斯科夫）和东方的（在萨马拉）；稍后在俄国的中心即莫斯科也建立了据点。基辅和巴库的火星派小组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筹集钱款，寄送通讯稿，同各种组织建立联系，接收和分送书刊，吸收从流放地回来的同志参加工作——协助小组所做的全部工作远远不止这些。

① 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全宗第102号，1898年特档，卷宗第248号，第9分册。

对《火星报》及其出版物的需要量不断增长。尽管 1901 年夏天就组织好了专线来运送《火星报》及其出版物，但仍然不能满足需求。只有在俄国建立印刷所翻印报纸及其出版物才能使情况得到改善。这种秘密印刷所曾建立在基什尼奥夫和巴库（巴库的印刷所在秘密的通信中叫作“尼娜”）。

这时许多城市都有不大的火星派小组或单独的火星派分子，这些城市是：亚历山大罗夫斯克、阿斯特拉罕、巴统、维尔诺、沃罗涅什、叶卡特林堡、叶卡特林诺斯拉夫、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科夫诺、下新城、敖德萨、奥列霍沃-祖耶沃、彼得堡、里加、顿河岸罗斯托夫、萨拉托夫、斯摩棱斯克、托木斯克、乌法、哈尔科夫、赫尔松。起初，火星派分子的行动不够一致，所以越来越有必要把他们团结成为一个统一的全俄组织。1901 年 8 月初，列宁拟定了一个建立俄国组织的计划，提请俄国国内的火星派分子讨论。克鲁普斯卡娅在说明这个计划时写道：“创办《火星报》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编写和出版一份报纸，它的目的是要借助报纸建立一个全俄的组织，这个组织不完全是为某个地区谋利益，而首先是为整个俄国党谋利益。这个组织应该把在地方工作的各组织联系起来，统一起来，应该成为一个起连接作用的环节。它应该通过这种办法使地方组织的行动有可能采取有计划的、协调一致的方式。”①

《火星报》俄国组织的首要任务就是安排好运送和传播报刊的工作，为此，就需要尽可能同各地建立更多的联系。每个城市

---

① 《列宁文集》俄文版第 8 卷第 196 页。

的火星派分子都联合成为一个小组，每一个代办员都管理一定地区的事情，担负运输、分发、传送报刊工作的人同代办员进行联系。代办员之间也得保持密切的联系。此外，还建立了一些汇集消息的中心；这些中心同代办员进行通信联系。

列宁的计划能否成功，取决于能否把火星派分子的力量集中于全党的事业即办好报纸上。但是，“区域化”倾向和分散工作的倾向成了建立全俄组织道路上的障碍。彼得堡和下新城的火星派分子一心想要出版区域性的地方报纸，在南方，人们也不反对把自己局限于本地区的范围。甚至象鲍曼这样坚定的火星派分子在一段时间内也热中于莫斯科的地方性工作。因而，克鲁普斯卡娅出于爱护委婉地提醒他说：“《火星报》目前拥有的人数还很少，不足以提出建立许多组织的任务。它的任务现在还比较简单，即尽可能正确地大量地补充已有的组织。这对我们来说暂时还是首要的工作。”① 列宁热情地劝导火星派分子，要尽一切努力较快地实现建立全俄组织的计划。1901 年 12 月他给在俄国做实际工作的同志的信中写道：“我们早就发愁，俄国的组织工作（头等重要的工作）进展缓慢……”他提醒大家迫切需要集中力量，他说：“只是管理委员会应当经常想到整个俄国，而决不能只想到某一个地区，因为《火星报》的整个前途如何，就要看它能不能克服地方手工业习气和地区隔绝状态，能不能**真正成为全俄的报纸**……”②

---

① 《苏共历史问题》杂志 1960 年第 6 期第 111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36 卷第 81—82 页。

当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明列宁很有远见。如果火星派继续以前的小组分散状态，那就不仅会延缓党的思想统一的过程，而且会使火星派组织本身失去团结性、灵活性和机动性，而这些特点在同沙皇政府斗争的情况下是特别必需的。

警察掌握了《火星报》的活动范围后，就准备一步一步地去破坏《火星报》组织。1901 年底至 1902 年初有一大批火星派分子被捕，运输工作和基什尼奥夫印刷所遭到破坏，后来，巴库印刷所暂时停工。最重大的损失是巴布什金和鲍曼的被捕。但是在这之前《火星报》已经在俄国深深地扎下了根，它已经有了可靠的干部及其补充来源。这几次破坏甚至未能阻止统一的火星报组织的建立，这个组织把幸免于被捕的革命者团结了起来。

1902 年 1 月底在萨马拉举行了火星派分子会议，讨论党的生活中的一些迫切问题。① 会议认为，对组织工作来说，最重要的是把各地方委员会与《火星报》合并在一起，并承认《火星报》是全党的机关报。为了加强同各委员会的联系和对各委员会的影响，会议建议火星派分子在保持自己独立性的同时加入各委员会，帮助它们运送《火星报》及其他书刊，帮助它们印发传单等等。会议不赞成出版地方性的机关报刊，指出这会分散本来就很少的力量，使它们脱离全党的工作。会议号召火星派分子要集中全部精力去加强作为团结党的唯一手段的全党机关报。

---

① 参看《列宁文集》俄文版第 8 卷第 222—223 页。

会议选出了由 16 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组织的全部线索集中掌握在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手中。秘书工作由季·巴·克尔日札诺夫斯卡娅和玛·伊·乌里扬诺娃担任。他们三人共同组成《火星报》俄国组织局。

建立起全俄组织是《火星报》对实现党的队伍统一的斗争作出的重大贡献。随着联合俄国《火星报》事业实际工作者的中心的出现，所有的工作都有了较大的进展，为实现列宁的建党计划而斗争的战士队伍也扩大了。

这个组织的代表被派往国内所有主要的区域：派往普斯科夫的是潘·尼·勒柏辛斯基；派往莫斯科的是格·伊·奥库洛娃；派往伏尔加河流域的是叶·瓦·巴拉姆津、瓦·彼·阿尔齐布舍夫、克·克·加津布什；派往基辅的是弗·威·林格尼克；派往敖德萨的是德·伊·乌里扬诺夫，后来是罗·萨·捷姆利亚奇卡。伊·伊·拉德琴柯和米·亚·西尔文没有固定的地区，他们是《火星报》的“飞行代办员”。

“飞行代办员”巡视各组织，建立和扩大它们之间的联系。一些著名的火星派分子从监狱里逃了出来。巴布什金锯断了窗栅，从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的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监狱逃了出来。由鲍曼、巴索夫斯基、李维诺夫、皮亚特尼茨基以及另外一些人组成的一批火星派分子完成了从基辅的卢基亚诺夫斯克监狱越狱逃走的果敢行动。

奥地利和普鲁士边界的运输线得到了恢复，著名的巴库印刷所“尼娜”重新开始了工作，下新城的印刷所也恢复了生产。

在创建《火星报》俄国组织的同时，也提出了《火星报》国外

组织的问题。1901 年初，国外有以下几个社会民主党人的组织："经济派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普列汉诺夫的"社会民主党人"、《火星报》国外部以及"斗争社"① 和崩得国外委员会。那种把国外所有的社会民主党组织联合起来而不问其对机会主义的态度如何的尝试，妨碍了国外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力量的联合。《火星报》赞成联合，但必须是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联合，也就是说，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

关在基辅监狱里的火星报分子在越狱

1901 年 6 月，在所有国外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代表会议上《火星报》取得了胜利。《初步的协议》宣称反对沙皇政府、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条件，并且认为必须揭露机会主义。但是代表会议以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违背这个协议，在自己的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杂志上发表了明显是机会主义的文章。由于协议的原则基础遭到破坏，《火星报》的

① 国外的著作家集团"斗争社"1900 年于巴黎成立。它的首领达·波·梁赞诺夫、尤·米·斯切克洛夫等人执行破坏性的政策，企图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革命派即火星派同机会主义派之间进行调和。该集团的首领反对列宁的建党组织原则。

火星派的工人积极分子：
米·格·博乔里泽、尼·叶·维洛诺夫、彼·伊·沃耶沃丁、
彼·安·扎洛莫夫、阿·谢·基谢廖夫、费·尼·萨莫伊洛夫、
伊·伊·斯塔夫斯基、玛·亚·雅柯夫列娃

拥护者于1901年9月在宣读了自己的声明后就退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的“联合”代表大会。随后，“社会民主党人”组织和《火星报》国外部合并为“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

沙皇政府千方百计想破坏日益强大的革命火星派组织，结果却是枉费心机。《火星报》培养了新的一代社会民主党人和先进工人的世界观。列宁的《怎么办？》一书照亮了他们斗争的道路。雅柯夫·斯维尔德洛夫、苏廉·斯潘达良、斯切潘·邵武勉都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加入了职业革命家的行列。后来列宁

说，斯维尔德洛夫是“一个职业革命家的突出的典型”①，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革命，他从来不脱离群众，始终同先进工人肩并肩地共同前进。彼得堡的镟工亚·瓦·绍特曼、索尔莫沃的钳工彼·安·扎洛莫夫、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织布工人费·尼·萨莫伊洛夫、基辅的钳工尼·叶·维洛诺夫、萨拉托夫的翻砂工人彼·伊·沃耶沃丁、巴库的石油工人姆·姆·马梅佳罗夫、梯弗利斯的铁路工人米·格·博乔里泽、罗斯托夫的钳工伊·伊·斯塔夫斯基都是《火星报》培养出来的积极的革命家。党不断增添直接来自工人阶级内部的力量。②

1902 年初《火星报》第一阶段的活动基本结束了：创办了报纸，报纸的影响扩大到了整个俄国，火星派的职业革命家组织保存了下来并且发展了。现在需要集中力量把各地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团结到《火星报》的周围，否则就不能筹备召开党的代表大会。

团结和整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地方组织

1902 年 4 月 23 日（5 月 6 日）列宁在写给《火星报》俄国组织局的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的信中说：“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为这一点做好准备，就是说，使自己人完全能进入

---

① 《列宁全集》第 29 卷第 69 页。

② 《火星报》把无产阶级的全部精华都团结在自己周围的历史，是对资产阶级伪造者们最好的回答。歪曲党的历史是由孟什维克开始的，他们把党说成是一个纯粹知识分子的组织，而列宁领导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思想斗争，则被描绘成知识分子为影响政治上不成熟的无产阶级而进行的斗争。现在，国外的许多苏联共产党历史的伪造者非常乐意用各种腔调重复孟什维克的这个谎言。

尽可能多的委员会去……这是主要的任务，因为否则我们必然会被排挤掉：一切其他的事情必须服从这个任务，要记住第二次代表大会最重要的意义！……为了‘主要的任务’，你们要加倍地小心。如果我们(就是说你们)不解决这个任务，那就完全糟了。……因此，再说一次：务必参加委员会。”①

在列宁发出关于争取各委员会的指示以前，《火星报》几乎已经活动一年半了。起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组织持观望态度。这说明手工业方式的影响，特别是“经济派”的影响还相当严重。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既要同机会主义思想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又要善于团结所有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实际工作者中一切有活动能力的力量，即使这些人还没完全摆脱“经济派”的偏见。《火星报》高举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团结旗帜。它既委婉地指出社会民主党一些组织的错误，又很关心这些组织的每一个成功的行动，鼓励他们的新创举，特别是在政治鼓动、领导罢工斗争以及领导一般民主的、反沙皇的行动方面的创举。列宁的路线就是使《火星报》的策略纲领和组织纲领的制定及具体化的工作成为所有委员会的事情，经常吸引各委员会来讨论迫切的问题和党的文件(五一传单草案等等)。

如果说《火星报》在创办时期只是在思想、计划、原则方针方面是全党的机关报，那么经过一年到一年半孜孜不倦的、周密细致的活动以后，在俄国无产阶级整个先锋队的政治生活和斗争中已经开始充满《火星报》的精神。

---

① 《列宁全集》第34卷第91、92页。

起初只有“北方工人协会”(它是由弗拉基米尔、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科斯特罗马和雅罗斯拉夫里这几个地方组织组成的)站在《火星报》一边。但就是这个协会也没有决定立即把《火星报》称作自己的机关报。第一个在俄国这样做的是由巴布什金创建的奥列霍沃-博哥罗茨克的组织：它宣布自己是《火星报》的分部。① 到 1901 年底，《火星报》的影响从来自俄国各地的报道中已经可以看出来了。② 报纸的代办员、各地的社会民主党人认为这样一个事实，即先进工人敏锐地领会了报纸的主要思想，选择了《火星报》这一边具有重要意义。下面就是一些有代表性的议论：“从前人们认为，既然是工人，那他除了挣钱，就再也不会关心别的什么事……我之所以爱读《火星报》，是因为它把工人看作公民，这一点该是多么重要啊！……”(彼得堡一工人)“《火星报》最早向我们工人指出，不仅要关心工人运动，而且要关心全体人民和整个社会的生活和运动。我们工人不能不向编辑部表达我们衷心的感谢，感谢它把我们从狭隘的思想和认识

---

① 《火星报》1901 年 11 月第 10 号；《苏共历史问题》杂志 1961 年第 5 期第 155 页。

② 关于这一点，1901 年 9 月巴布什金从奥列霍沃-祖耶沃写来的报道中说道：“我们都争先恐后地看《火星报》，不管来了多少份都一下子抢光了。由于有了报纸，工人们提高得很快。”(《火星报》1901 年 10 月第 9 号) 11 月鲍曼报道说：莫斯科工人“非常喜欢《火星报》”(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 24 号，目录第 8 у 号，保管单位第 28184 号，第 1 张)。12 月有人从下新城写道：“工人们怀着极大的兴趣在读《火星报》；许多工人要求订阅《火星报》，完全归他们自己所有，并愿意为此出钱，甚至愿意专门为《火星报》筹款。”(《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 573 页)巴库也有这方面的报道：“这里的人都看《火星报》，并且很喜欢它。”(《火星报》1902 年 4 月 1 日第 19 号)

的圈子中解脱了出来……”(南方一工人)①

在《火星报》的影响下，各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工作性质和规模也都发生了变化。几乎所有委员会都开始印发具有政治内容的传单。组织游行示威开始在它们的工作中占有显著的位置。农村和兵营也包括在社会民主党人活动的范围之内。不仅逐渐形成了思想的统一，即对任务及其实现途径的认识的统一，而且逐渐形成了政治行动的统一。1902 年列宁写道，已经有许多征兆预示：党的生活方面的混乱现象将得到克服，新的一页即将开始——党将在牢固的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②

上面援引的列宁关于争取各委员会的指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1902 年下半年至 1903 年初的特点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大多数地方组织都团结在《火星报》的周围。列宁写的《怎么办?》和纲领草案所向披靡，把委员会一个又一个地都争取了过来。

彼得堡这一主要据点起着特别重大的作用。列宁认为把首都的社会民主党人争取到《火星报》一边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③ 他把最得力也最熟悉地方情况的组织工作者派往彼得堡。1902 年 6 月，《火星报》的代办员伊·伊·拉德琴柯在勒柏辛斯基、克拉西柯夫的帮助下，在“斗争协会”的左翼——克拉斯努哈、斯塔索娃等人——的积极支持下，终于战胜了“经济派”。全市各区代表的会议表示拥护《火星报》。为了巩固这一胜利，需

① «火星报»1902 年 1 月 1 日第 14 号。

② 参看«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388 页。

③ 大家知道，«火星报»编辑部给彼得堡组织的信共有 90 多封，其中有 20 多封是列宁写的。

要委员会公开声明拥护《火星报》。列宁在给拉德琴柯的信中写道："这样的声明对万尼亚和全俄国将有重大的意义，这个声明的本身就是一件大事情。"① 7月这个声明被通过，并作为彼得堡委员会的号召书《致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发表了。号召书号召"要象《怎么办？》小册子的作者所说的那样结束手工业方式时期，结束地方分散、组织混乱和纲领问题上意见分歧的时期。"②

秋天，"经济派"终于使组织分裂了。而且由于许多主要的工作人员被捕，彼得堡火星派的阵容削弱了。为了领导同"经济派"的斗争，《火星报》编辑部派巴布什金去首都协助巩固火星派的阵地。1903年1月3日（16日）列宁在给巴布什金的信中写道："我们欢迎诺维茨卡娅的有力行动，并再次要求你们保持同样的战斗精神，决不能有丝毫动摇。"③ 不久，巴布什金也被捕了。阿·普·多利沃-多勃罗沃尔斯基和玛·莫·埃森被派往彼得堡。火星派分子在激烈的斗争中顶住了敌人的所有进攻。彼得堡委员会向《火星报》编辑部报告说："我们拥有一切，既有技术，也有联系，还有群众同情……各个区都在向我们靠拢……我们得到的同情越来越多，我们毫无疑问得到了支持。"④

---

① 《列宁全集》第6卷第152页。"万尼亚"在火星派通信中是指彼得堡委员会。

② 《火星报》1902年10月15日第26号。

③ 《列宁全集》第34卷第129页。"诺维茨卡娅"在火星派通信中是指伊·瓦·巴布什金。

④ 《苏联共产党列宁格勒组织简史》1962年列宁格勒版第1册（1883—1917年10月）第105页。

这个胜利的具体表现就是按照坚定的火星派原则改组了彼得堡委员会，而过去该委员会内盛行“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1902 年 7 月列宁指出：“这件事可能成为我们整个运动的转折点，因此把这个改组工作进行到底是最重要的和最迫切的任务。”①

改组是根据列宁的《给一个同志的信，谈谈我们的组织任务》一文进行的。全市委员会是领导。彼得堡分为六个党的区域：维堡区、涅瓦区、纳尔瓦区、奥布霍夫区、瓦西里也夫岛区和彼得堡区，而这些区又是由各分区组成的。彼得堡委员会下设管理各方面工作的若干小组：技术组——25 人；宣传组——15 人；组织组——8 人；书刊组——5 人。②

几乎与此同时，火星派在莫斯科也巩固了下来。这个国内最大中心的社会民主党人当时的处境非常困难。沙皇暗探祖巴托夫建立了一个受警察庇护的联合会，网罗了一些觉悟不高的工人。警察在奸细的帮助下几乎不断使莫斯科委员会遭到破坏。“经济派”也激烈地争夺莫斯科组织。但是，不管怎样，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在莫斯科进行了工作。早在 1900 年 9 月委员会就在传单《Memento》(《记住》)中号召揭露修正主义。③

《火星报》特别重视莫斯科。从 1901 年初起，《火星报》主要的代办员之一鲍曼就在这里工作。在他被捕和遭到其他一些挫折后，派往莫斯科工作的有：维·瓦·科热夫尼科娃、格·伊·

---

① 《列宁全集》第 6 卷第 151 页。

② 《苏联共产党列宁格勒组织简史》第 1 册第 100—101 页。

③ 《火星报》1901 年 2 月第 2 号。

奥库洛娃、尼·列·美舍利亚科夫、维·列·柯普、叶·伊·波波娃、阿·格·奥尔洛夫以及其他一些著名的火星派分子。

早在1901年3月委员会就作出决定，每月要从自己的经费中扣除50卢布给《火星报》。1902年3月，委员会重新肯定了自己的决定并同报纸编辑部建立了牢固的通信联系。4月，警察在莫斯科进行了大逮捕。但是尽管如此，刚恢复起来的委员会在6月份就向《火星报》表示愿意向它提供自己资金的百分之二十。委员会为《怎么办?》一书的出版向列宁表示热烈的感谢。① 当时克鲁普斯卡娅写道："莫斯科是《火星报》的朋友。"②

委员会的决定是莫斯科组织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8月11日(24日)，列宁在给莫斯科委员会的信中就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当前任务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列宁认为当时各委员会公开声明承认《火星报》，对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是非常重要的，他说："如果莫斯科委员会能够以声明形式表示同意我那本书的观点，并且立即在《火星报》上发表，那是最好不过的了。"③ 列宁的信给了莫斯科委员会很大的帮助。不久，委员会公开承认了《火星报》。委员会高度评价了《火星报》同机会主义者之间在理论上的斗争，支持它的战斗策略和组织计划，同时宣布报纸是自己的领导机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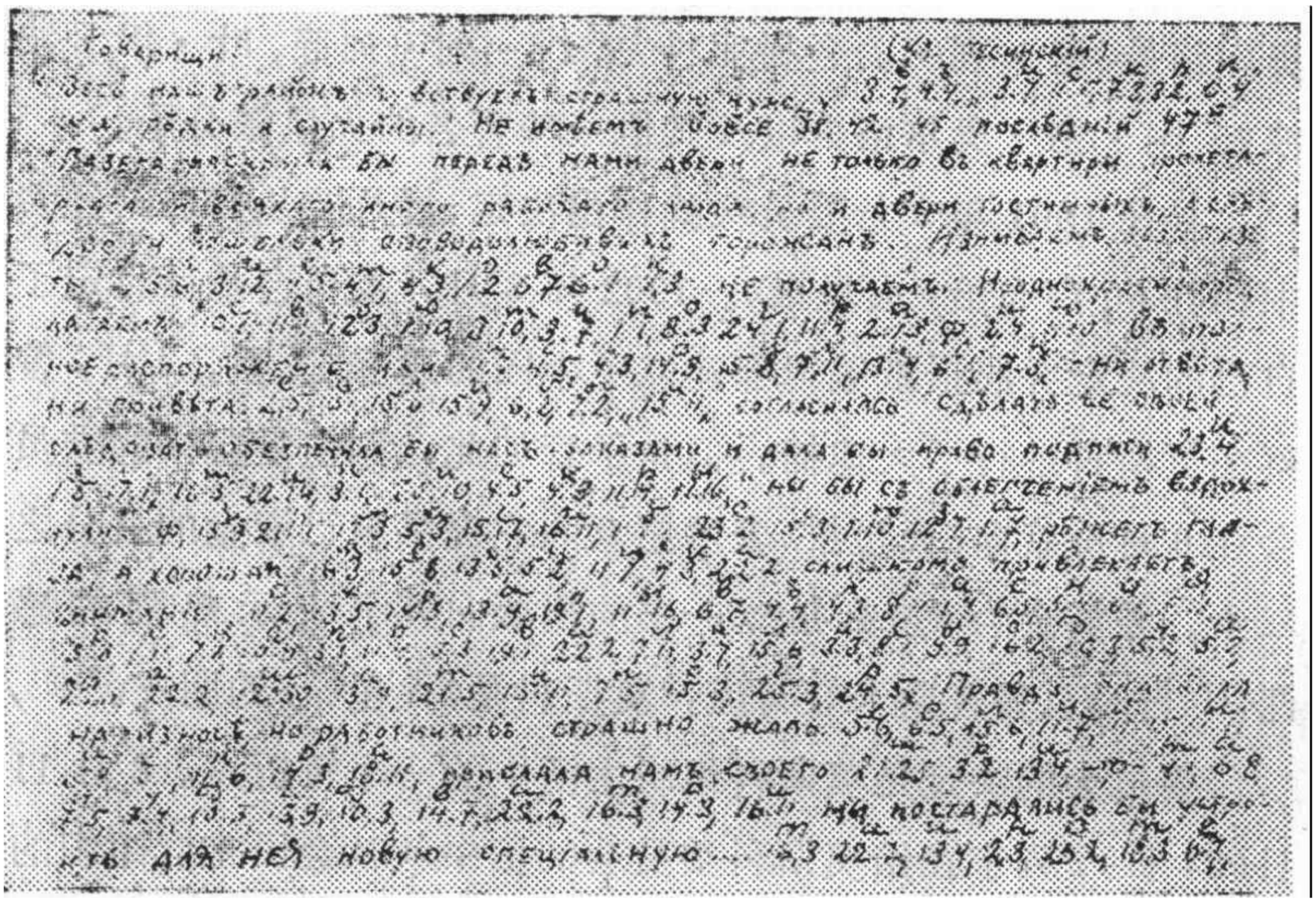
---

①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2号，目录第1号，保管单位第782号，第19张；全宗第24号，目录第4H号，保管单位第1431号，第18张。

②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2号，目录第1号，保管单位第769号，第7张背面。

③ 《列宁全集》第6卷第183页。

第五章　列宁的«火星报»



«火星报»代办员给编辑部的密码信

莫斯科委员会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团体的组织计划》中表达了自己的组织观点。① 按照这个计划，基层组织在一些大工厂和手工工场是由四至七人组成的小组，这些小组负责研究当前经济政治生活中的问题，收集有关工人状况和工人情绪的材料。小组的每个成员都有义务吸收新成员，但必须经过小组全体成员同意。

领导整个组织的是委员会，它通过宣传鼓动员同各小组进行联系。在秘密活动情况下委员会由三至五人组成。它的职能是：收发书刊；同国内外的社会民主党组织进行联络；组织政治

① «火星报时期的莫斯科»1928 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 112—116 页。

斗争，其中包括游行示威；领导罢工并从物质上支持罢工；印发政治传单；尽可能出版自己的机关报；联系知识青年；建立罢工基金会和中心基金会来弥补各组织的开支；培养副手，以便在必要时有可能建立新委员会。

彼得堡和莫斯科这两个最大的党组织关于承认《火星报》的声明刊登在同一号报纸上①。《火星报》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胜利雄辩地说明，已经成功地克服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涣散和动摇。

《火星报》在伏尔加河流域巩固了自己的阵地。下新城的组织是最早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之一，列宁对该组织的发展给予了直接的关怀。1901 年整整一年中，在下新城的火星派分子和工人事业派分子之间一直充满了斗争。② 秋季以前建立了委员会，但是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三个独立的团体：倾向尚未确定的社会民主党团体，“非社会民主党的但是友好的”团体和“由觉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职员和工长组成的卡纳维诺小组”。委员会不仅在工人中进行活动，而且还在农民、军人和知识分子中进行活动。火星派分子在委员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了。1902 年 3 月，委员会就已决定从自己的经费中扣除百分之五十给《火星报》，并且声明，它认为《火星报》是“俄国社会民主党观点的最好表达者”。但是同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还在继续。最后，火星派终于稳占上风。1902 年 9 月委员会进行改组，另一个独立的社会民

---

① 《火星报》1902 年 10 月 15 日第 26 号。

② 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下新城和索尔莫沃的工人运动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概述》1957 年莫斯科版第 65—67 页。

主党组织同它实行合并。年底在《火星报》上发表了下新城委员会承认《火星报》的纲领、策略和组织的声明，并表示希望“看到它成为全党的机关报”。① 进行了激烈反抗的“经济派”遭到了失败。正象委员会向《火星报》的报告所说的那样：“组织问题讨论得特别多，选举制度终于被否决，何况生活本身也提出了集中制原则。”②

萨拉托夫的斗争比较复杂，那里长期没有一个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组织。1901 年春天建立了委员会，同时还存在着社会民主主义的手工业联合会以及社会民主党人与社会革命党人的联合团体。1902 年 5 月 5 日由委员会组织的游行示威对巩固委员会的威信起了巨大的作用。以坚定的革命者巴拉姆津为首的火星派团体的影响也加强了。6 月，手工业联合会已经不复存在。9 月，联合团体也分裂了。10 月前，委员会联合了所有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成为公认的领导者。12 月，委员会在给《火星报》的公开信中承认《火星报》是核心，认为“为了组织和发展全俄社会民主党，单个的社会民主党支部”③ 都应该聚集在这个核心的周围。

《火星报》努力巩固自己在顿河委员会中的阵地。该委员会活动的区域很广：从卢甘斯克和塔甘罗格到阿尔马维尔和诺沃罗西斯克。顿河委员会在出色地领导了 1902 年 11 月著名的罗

① 《火星报》1902 年 12 月 15 日第 30 号。

② 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全宗第 102 号，1903 年特档，卷宗第 1000 号，第 1 册，第 22 张背面。

③ 《火星报》1903 年 1 月 1 日第 31 号。

斯托夫罢工以后，成了国内最有威信的委员会之一。

起初，顿河委员会和其他委员会没有任何区别：它分成知识分子部分和工人部分，各小组之间也没有联系。正如委员会向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所说的，“运动混乱不堪。缺少一只强有力的巨手把一切都掌握起来，使一切都井然有序，纳入正确的轨道。”① 1901 年工作还不大得力，总共才出了五种传单。力量是逐渐聚积起来的，委员会在吸收工人参加运动的同时，也开始吸收学生和农民，并从中取得经验。1902 年 2 月 19 日委员会组织的首次游行示威“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英勇无畏气概、人们精神奋发、革命热情空前高涨”②。委员会还进行了改组。从 1902 年秋天起，已经是一个统一的委员会在活动了，城市被划成几个区，同所有的工厂都加强了联系。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委员会小组章程》③ 可以说明在党组织生活中发生的变化。章程中还保留着“小组”的称呼（“支部”这个概念是后来产生的），但是小组的工作已经充实了新的内容。这已经不只是为了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单纯的宣传小组了，它的主要任务已经变成不仅在本厂的工人中进行宣传鼓动，而且要在其他无产者、雇农、农民、士兵以及居民的其他阶层中进行宣传鼓动了。这就要求组织的成员密切注意工人的情绪，发现哪些东西是工人群众最迫切的要求，向委员会报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同时必须极其严格地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和规

---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 591 页。

② 同上，第 595 页。

③ 《苏共历史问题》杂志 1957 年第 4 期第 127—128 页。

则。这样，在小组中就培养出有觉悟的社会民主党人，不屈不挠的革命战士。

坚定的火星派分子古谢夫和斯塔夫斯基所领导的顿河委员会在《致俄国全体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号召书中，劝导这些组织团结在《火星报》这一领导机关的周围。号召书说，“只有一个团结强大、理论上坚不可摧、纪律严明、组织严整而集中的党，才能带领工人阶级进行革命。”①

乌拉尔社会民主党的前进道路是艰难曲折的。1901 年，由于思想上的动摇而导致“乌拉尔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的建立。但决不是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参加了这个联合组织，有一部分人反对它而倾向于《火星报》。这一最大的无产者区域中的状况使《火星报》非常担心，它为了在乌拉尔工人中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付出了很大的力量。它把久经考验的革命者瓦·彼·阿尔齐布舍夫、尼·阿·斯克雷普尼克(格拉佐夫)派往乌拉尔。《火星报》严厉批判了“联合会”的纲领，号召当地的社会民主党人尽快结束自己的迷误而建立真正的革命组织。② 国内普遍的革命高潮也吸引了乌拉尔的工人，可是“联合会”正象《火星报》正确指出的那样，“明显地表现出自己没有能力来领导运动”。③ 对“联合会”的不满情绪在迅速增长。第一个被打开的缺口是彼尔姆：该地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于

① 《火星报》1903 年 3 月 1 日第 35 号。
② 《火星报》1902 年 6 月 1 日第 21 号；1903 年 4 月 15 日第 38 号。
③ 《火星报》1903 年 4 月 15 日第 38 号。

1902 年成立，1903 年 1 月就承认了《火星报》，6 月，“联合会”的一个地方团体同它合并。1903 年 1 月，乌法委员会脱离了联合会，并很快就采取了火星派的立场。关于这一点，克鲁普斯卡娅在给俄国的火星派分子的信中写道：“乌法委员会退出了乌拉尔联合会，做得非常好，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之间已不可能有任何联合了。”① 在火星派的打击下，“联合会”的最后一个堡垒也垮台了：1903 年 6 月，叶卡特林堡建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乌拉尔委员会。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反常的联合会瓦解了。

西伯利亚的社会民主党人也不是一下子就靠近《火星报》的。1901 年，在现有小组和团体的基础上建立了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托木斯克委员会，这些委员会都参加了“西伯利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1902 年，在赤塔建立的委员会也参加了这个联合会）。“联合会”受到了“经济主义”的影响。《火星报》赞成联合会想要越出地方工作范围的意图。但同时也批评了它的地方主义情绪，批评了它想要脱离党而保持独立以及摆脱全党工作的愿望。② 各委员会的亲身实践和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粉碎了这种倾向。在内部斗争的过程中，在《火星报》的影响下，“联合会”对组织进行了整顿。报纸对西伯利亚社会民主党人走上革命道路所起的巨大作用，在他们向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得到了承认：“同时，《火星报》日益战胜了我们以前在原则问

---

①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 第 24 号，目 录 第 3Н号，保管单位第 1286 号，第 4 张背面。

② 《火星报》1901 年 11 月 20 日第 11 号。

题上的不稳定性，很快就争取到许多热情的拥护者。列宁的《怎么办？》一书对正在进行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火星报》的观点在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上都取得了胜利。”① 1903 年 1 月“联合会”宣布自己改组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个委员会，并承认《火星报》为自己的领导机关。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的上千俄里的广阔地带巩固下来了。

《火星报》在高加索获得了重要的阵地。报纸表扬了梯弗利斯委员会“积极的鼓动工作”，该委员会从 1901 年 1 月至 10 月用俄罗斯、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三种文字印发了 16 种传单（19,800张）。② 同年 9 月，社会民主党人在南高加索用格鲁吉亚文出版了第一份秘密的马克思主义报纸《斗争报》。1902 年 10 月出版了第一份亚美尼亚的马克思主义报纸《无产阶级报》。梯弗利斯委员会组织的 1901 年五一游行示威对整个高加索的工人阶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个很老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享有当之无愧的威望，它积极帮助了南高加索其他的委员会和团体。1902 年秋天，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一封寄往俄国的信中称呼梯弗利斯委员会是火星派的委员会。③

社会民主党组织在巴库比在其他大中心建立得晚，但很快就跨入了全俄运动的前列。巴库委员会是 1901 年成立的。当

---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 677 页。

② 《火星报》1901 年 11 月 20 日第 11 号。

③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 2 号，目录第 1 号，保管单位第 884 号，第 10 张。

时城市中就出现了由火星派分子(阿·萨·叶努基泽、弗·扎·克茨霍维利、波·米·克努尼扬茨、列·波·克拉辛)组成的坚强的团体，它领导了地方组织。就是在这里关于组织形式问题的争论导致了分裂。机会主义者反对建立区的中心机关，他们声称：要了解工人的情绪，获得必要的消息，散发书刊，全市委员会应同单独的工人建立联系就足够了。然而大多数人认为，委员会该团结积极的革命力量，在每个区建立一个核心，即区委会，以便更紧密地联系工人群众，更有成效地去影响他们。①

由于火星派取得胜利，1902 年秋天组织机构采取了下列形式：以委员会为首，下设两个组，即技术组和编辑组。按地区划分为五个区：比比—爱巴特区、巴拉汉内区、白城区、黑城区和市中心区。各区委员会由市委员会任命，市委员会向各区委员会派出自己的代表。区委员会建立宣传组，负责安排秘密接头的住宅和群众集会的场所，传播书刊和收集图书。区委员会还针对工人同企业主之间不断发生的冲突进行鼓动，并印发有关这方面内容的传单。结果，所有的工人组织(罢工基金会、自学小组等等)都通过区委员会同运动发生了联系。

南高加索各地区社会民主党之间的紧密联系、彼此互相帮助以及采取共同的群众性革命行动的必要性，促使他们统一了起来。1903 年 3 月，在梯弗利斯召开了有巴库、巴统和梯弗利斯三个委员会的代表出席的代表大会，会上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会并选举了联合委员会。代表大会承认了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 519 页。

《火星报》的纲领。①

在乌克兰，火星派同“经济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在那里，对机会主义领导的不满情绪早在 1901 年就表现出来了。在基辅建立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团体“工人意志社”，在敖德萨建立了“社会民主党人南方革命团体”。“南方工人社”享有很高的威望；它虽然赞成政治斗争，但在原则问题上立场模糊，倾向于分立主义。这种分立主义在 1902 年 1 月俄国南方社会民主党组织代表大会上就暴露出来了。代表大会建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各委员会和各组织联合会”是不巩固的，1902 年夏天以前，在遭到大逮捕以后就四分五裂了。后来有了转变：在六个南方组织召开的会议上决定支持《火星报》和“南方工人社”，并建议它们“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以便共同进行有计划的工作”②。这个模棱两可的决定不可能不影响到以后的行动。尽管“南方工人社”同《火星报》联合了起来，但是它却继续推行自己独特的路线。

把“经济派”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很老的和有影响的基辅组织争取过来是《火星报》的一大胜利。1902 年初，委员会决定扣除一部分经费给《火星报》，10 月承认《火星报》为自己的领导机关，但是不久在工人事业派的逼迫下，很快就撤销了自己的决定。于是组织内部发生了分裂。列宁在寄往基辅的信中写道：“……让扎林拿出三倍的力量，捍卫基辅，这也是他的首要义

---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记录》1959 年莫斯科版第 607 页。

② 《无产阶级革命》杂志 1924 年第 3 期（总第 26 期）第 66—67 页。

务。”① 到了 1903 年 1 月，委员会再次肯定了自己同《火星报》团结一致。

从 1901 年起就有一个火星派团体在哈尔科夫进行活动。委员会接受火星派的书刊，但最初对报纸并不特别关心。只是从 1902 年夏天起它才开始同《火星报》编辑部通信，同俄国组织局建立联系。那时，当地的“斗争协会”同委员会实行联合，《火星报》编辑部认为这是“所有正在工作的社会民主党团体走向联合、走向正在迅速向前发展的事实上的联合的一步”。②

秋天，委员会声明它完全支持报纸：“《火星报》的立场的原则性，它对狭隘的经济主义和恐怖主义进行的严厉批判，它同手工业方式进行的斗争，它竭力要把各个进行活动的组织围绕广泛的政治任务联合起来的愿望以及为这种联合而制定的计划——所有这一切都促使我们发表声明，要在原则问题、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上同《火星报》团结起来……我们将全力给予这个机关报和它的联合意图以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持。”③

1902 年底按照彼得堡的样式进行了改组。委员会现在由三人组成：一人领导全体宣传员，一人负责同国外和外埠通信，一人负责技术和库房工作。此外，还设立一个编写传单的小组。宣传小组由五人组成，负责同工人联系，他们在二至四人

---

① 《列宁全集》第 34 卷第 120 页。弗·威·林格尼克在火星派分子的通信中被称为“扎林”。

②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 2 号，目录第 1 号，保管单位第 921 号，第 9 张背面和第 10 张。

③ 《火星报》1902 年 11 月 15 日第 28 号。

组成的工人小组中进行工作，每个工人小组则同群众进行联系。①

国外团体“斗争社”为把敖德萨组织掌握在自己手里尽了极大的努力。1902年夏天“南方革命团体”同委员会实行联合，但是秋天就有一些工作人员由于对委员会的机会主义活动不满而脱离了委员会。他们建立了“社会民主党人南方革命联合会”，这个联合会拥护《火星报》，并在年底加入了火星派团体。工人支持火星派：1903年3月捷姆利亚奇卡给编辑部写道：“冲突对群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大大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尽管这是斗争派先生们曾经盘踞过的唯一的城市，但是我们在这里的胜利是毫无疑义的。我们的斗争已接近结束。”② 《火星报》代办员德·伊·乌里杨诺夫，后来是罗·萨·捷姆利亚奇卡和康·奥·列维茨基把敖德萨组织吸引到了《火星报》方面。

在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经济派”同列宁式组织的拥护者之间的分化更加明显。机会主义者建立了“工人委员会”，并把自己的代表分别派到邻近的几个委员会（尼古拉耶夫、敖德萨、赫尔松、哈尔科夫、沃罗涅什、矿工联合会），目的是要把所有对《火星报》不满的人都联合起来。③ 但是他们的企图没有得逞。1903年4月，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承认了《火星报》。领导委员

①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2号，目录第1号，保管单位第921号，第14—16张。

② 同上，第18—19张。

③ 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全宗第102号，1898年警察司特档，卷宗第5号，第8分册，书报Ⅱ，第100张。

会的坚定的火星派分子诺根和维洛诺夫彻底巩固了胜利。秋天，反火星派组织瓦解了：大多数人归附了委员会，一小部分人投靠了社会革命党。

顿巴斯这样一个巨大的工业区对党来说是有特殊意义的。最初在这里开展社会民主党工作的有顿河委员会、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和哈尔科夫委员会。由于这个地区情况特殊、矿井和工厂分散在三个省的辽阔区域里，这就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组织。1902 年建立了“社会民主党南俄矿工联合会”，把巴赫姆特、卢甘斯克、马利乌波尔、塔甘罗格、谢尔比诺夫卡以及尤佐夫卡的组织联合了起来。“联合会”发表了铅印的号召书《致组织起来的同志们》，阐述了自己的宗旨。显然，“经济派”在顿巴斯已经没有什么重要的阵地了，但是“联合会”在同《红旗》①编辑部和“意志社”② 关于供应书报问题的谈判中表现了某些动摇。因此，承认《火星报》的声明通过得比较晚（1903 年 4 月）。

“联合会”是在列宁的组织思想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它实行了集中制原则。“联合会”的中央委员会由书报小组、技术小组和鼓动小组组成，下设传播书报的“飞行小队”。每个大的中心都有储金会、供自学用的图书馆和集体阅读小组。同时还经常给先进的工厂工人和矿工上课。

① 《工人事业》杂志停刊后，“经济派”于 1902 年 11 月开始出版《红旗》杂志。1903 年 1 月在出了第 3 期后停止出版。

② “意志社”是一个自称为“革命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团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声明加入党。

尼古拉耶夫委员会支持《火星报》还要晚一些。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久①，委员会承认：报纸以其百折不挠的坚定性和毅力同动摇和分立主义倾向进行斗争，从而使党达到了统一和完整。委员会宣布《火星报》在纲领、策略和组织问题上是自己的领导机关，并表示希望它成为党的机关报。

火星派在乌克兰的加强是一个重大的胜利。在一些委员会发表的支持《火星报》的声明中还可以看到“南方工人社”的影响。“南方工人社”本身对农民参加革命的可能性持悲观看法。它也不理解党内实行集中制的意义。敖德萨委员会对《火星报》拟定的似乎不太详尽的边区任务和土地纲领表示不满。矿工联合会要求报纸少把注意力放在同其他派别的论战上。但是所有这些意见（尽管提的比较晚，是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都不能削弱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经济主义”、对机会主义的不容争辩的胜利。

地方组织在《火星报》周围团结起来，并根据列宁的组织计划和他的《给一个同志的信》进行了整顿。在组织上进行整顿是为了适应当前革命的需要。在整顿过程中产生了后来使许多人感到惊奇的党的组织上的灵活性，培养了创造性地寻求适应斗争新条件和新任务的组织形式的本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的工作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现在各委员会已经不再局限于根据无产阶级的日常要求在他们中间进行经济鼓动，而是越来

① 在«火星报»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尼古拉耶夫委员会也是没有寄送关于承认报纸的声明的组织之一。委员 会的声明是代表大会期间在1903年8月15日«火星报»第46号上发表的。

越坚定地成了全民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各委员会在组织上的整顿是在同“经济派”、同手工业方式和小组习气、同根深蒂固的习惯和观念的激烈斗争中完成的。这样就为召开全俄社会民主党人盼望已久的党的代表大会创造了条件。

为召开代表大会而斗争

《火星报》为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作了长期的周密的准备。这次代表大会应当巩固《火星报》所争得的党的统一，应当把各地的社会民主党组织联合成为一个战斗的、集中的、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反火星报分子害怕拥护《火星报》的人日益增多会导致“经济主义”的彻底失败，他们不管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必要条件是否成熟，公然要急急忙忙地擅自召开代表大会。1901 年底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就开始仓促地筹备召开代表大会，但是碰到的却是各地方组织的戒备态度。

列宁竭力把正在准备召开的代表大会变成仅仅是筹备召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一次代表会议。列宁在《〈火星报〉编辑部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会议（代表会议）的报告》中说明了提出这个建议的理由，他写道，忘记下列情况就要造成“极大的错误”：“现在大家都在期待”代表大会作出“能很好解决当前一切革命任务的决议；如果我们在现在，在这种真正的紧要关头让步，我们就会把社会民主党想在政治斗争中取得领导权的一切希望葬送掉”。所以为了筹备召开真正的全党代表大会，决不应吝惜经费和时间。列宁认为，只有这样的代表大会才能够“在理论（原则纲领）方面和政治斗争方面彻底解决当前的一切问

题”。①

1902 年 3 月底有七个组织的代表来到比亚威斯托克，这些组织是：彼得堡委员会、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南方各委员会和各组织联合会”、崩得中央委员会及其国外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以及“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派出代表的俄国地方组织比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要少。构成多数的反火星派不得不考虑社会民主党内群众的情绪，没有能够推行自己的路线。反火星派分子召开代表大会的计划失败了。他们迫不得已只好宣布这只是一次预备性的代表会议，并选出了由《火星报》、“南方各委员会联合会”和崩得的代表组成的组织委员会（组委会）来筹备召开代表大会。反火星派分子的虚弱还表现在代表会议通过了火星派的五一传单草稿。很显然，全党牢固的统一只能建立在火星派纲领的基础之上。

后来事情的经过是这样：比亚威斯托克代表会议的大多数代表和两名组委会成员落到了警察手里，《火星报》承担了筹备代表大会的任务。火星派认为有必要保持代表会议决议的延续性（包括吸引所有参加这个会议的组织来筹备召开代表大会），同时又坚决采取了使代表大会的组成能够反映出党内真正的力量对比的方针。1902 年 8 月 2 日(15 日)，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下，《火星报》编辑部同彼得堡委员会、“北方工人协会”以及《火星报》俄国组织的代表在伦敦举行了会议。会议确定了组织委员

---

① 《列宁全集》第 6 卷第 80—81 页。

会的核心：克拉西柯夫(《火星报》俄国组织)、克拉斯努哈（彼得堡委员会)和诺斯科夫(“北方工人协会”)。

《火星报》俄国组织局又进行了几个月的紧张工作，首先是拉德琴柯走访了许多委员会。最后，于 11 月 2 日在普斯科夫召开的会议上重新建立了组织委员会。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克拉斯努哈(彼得堡委员会)、拉德琴柯（《火星报》俄国组织)、列文(“南方工人社”)。很快又补选了一些火星派分子参加委员会的工作，他们是：克拉西柯夫、林格尼克、勒柏辛斯基、克尔日札诺夫斯基、斯托帕尼。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组织委员会”的通告》。普斯科夫会议刚一结束，一些著名的参加会议的人就被逮捕了。由于逮捕，加强了秘密工作，变换了通信密码，转移了组织委员会的所在地。未被逮捕的火星派分子担负起加倍的工作和特殊的责任。斯塔索娃给《火星报》编辑部写道：“我们没有垂头丧气，相反，意识到当前时机的重要性，想起牺牲的同志们，就使我们勇气倍增。”①

组织委员会的《通告》在俄国发表了，并在《火星报》上刊登了。通告着重指出：“只有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团结成一支集中的、有纪律的队伍所产生的集体力量”，才能领导同专制制度的斗争。② 因此必须召开全党代表大会，这是组织委员会工作中第一位的、主要的任务。组织委员会的工作是否能取得成绩，将“取决于社会民主党各委员会和各组织对它的态度”。组织委员

---

①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24号，目录第4Н号，保管单位第1428号，第29张。

② 《火星报》1903 年 1 月 15 日第32号；《列宁全集》第 6 卷第 276 页。

会担负了一些全党性的工作(印发传单，运送书刊，建立各委员会之间的联系)，为各地方委员会服务。

《火星报》编辑部在列宁为《通告》写的说明中阐述道："统一，即恢复党的完整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紧要的和急切需要解决的任务。"① 这里讲的不是某些具有革命情绪的知识分子的统一，而是在有原则的团结基础上一切工人运动的领导者的统一。这种统一应当有步骤地加以准备，"也就是说要使全党代表大会能巩固以往的工作，纠正其中的缺点，继续已经开始的工作，并为开展今后更广泛更深入的工作奠定和正式确立牢固的基础"② 。

列宁为比亚威斯托克代表会议写的《报告》和组织委员会的《通告》确定了代表大会前的运动的政治方向，同时把这一运动同确立无产阶级在解放运动中的领导权的任务联系了起来。以这种思想为标志，展开了争取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斗争。

但是，要在组织委员会重建八个月后完成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是需要付出很大努力的。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党内斗争特别尖锐。"经济派"预感到自己要失败，走上了破坏代表大会的道路。崩得执行了捣乱政策，它不断地攻击组织委员会，破坏委员会的联合工作。崩得企图把自己联邦制的建党原则强加于代表大会。列宁在《火星报》上揭露了这一政策的真正含意，他指出：在崩得分立主义声明的后面隐藏着把民族

---

① «火星报» 1903 年 1 月 15 日第 32 号；«列宁全集»第 6 卷第 277 页。

② 同上。

主义观点强加给党的企图。列宁提醒各地方组织，不论在代表大会前还是在代表大会上，都必然要同崩得分子进行原则性的斗争。1903 年 3 月 21 日（4 月 3 日）列宁写信给在萨马拉的克尔日札诺夫斯基说："崩得的问题极其重要……那种荒谬的联邦我们绝对不能接受，而且永远也不会接受。顶多是按照 1898 年的老章程实行自治……"①

围绕着召开代表大会问题展开的斗争，由于组织委员会成分不纯而变得复杂化了。组织委员会中除了坚定的火星派以外，还有力图推行自己路线的"南方工人社"的代表。1903 年初，由于一些火星派分子被捕，南方工人社分子暂时在组织委员会中占了优势，他们走上了把《火星报》俄国组织和《火星报》本身孤立起来的道路。在《火星报》编辑部内部分歧也加剧了。马尔托夫在困难面前屈服了，他建议暂时不召开全党代表大会，而以召开火星派代表大会来代替它。② 列宁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

火星报组织的积极活动制止了组织委员会内不稳定状况的继续发展，取得了巨大成果。由火星派分子加强了的组织委员会积极地开展了工作：它和许多委员会取得了联系，印发了许多传单，散发了书刊。到 1903 年初，绝大多数地方委员会都承认了它。只有沃罗涅什委员会反对组委会，但是它没有得到其他组织的支持。

---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 34 卷第 147 页。

② 参看《列宁文集》俄文版第 4 卷第 172、177、180、185 页。

为召开代表大会而进行的斗争进入了最后阶段。为了最后解决一些有关准备和举行代表大会方面的问题，组织委员会于1903年2月召开了一次会议。①

会议开得非常激烈。崩得分子甚至否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正式存在，要求召开成立大会。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组织委员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章程草案的说明书中写道："本草案的基础是承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存在。"② 会议通过了代表大会的章程，规定了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

有权参加代表大会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必须是存在了一年以上，在无产阶级中开展了鼓动、宣传和组织工作，所在的地方"至少要有相当多的工人群众"。③ 这项决定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出席代表大会的人员是先进的无产阶级组织的代表。

会议批准了由九名委员和四名候补委员组成的组织委员会。被选为组织委员会委员的有《火星报》俄国组织的克尔日札诺夫斯基、林格尼克、克拉西柯夫、亚历山大罗娃、斯托帕尼、哈

---

① 对组织委员会的历史研究得还不够。以前，根据一些回忆录，人们认为组织委员会的会议是在奥廖尔召开的。最近又推测是在哈尔科夫召开的（«历史文献» 1962年第1期第187—188页）。也可能这个会议在两个城市都举行过。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在尚未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夕，我们开了几次组织委员会的会议（一次在奥廖尔，另一次在哈尔科夫），这几次会议使人们一次又一次确信，多么迫切地需要有一个把我们分散的力量联合起来的坚强的党啊。"（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355号，目录第1号。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回忆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707页。

③ 同上，第706页。

尔贝施塔特，有“南方工人社”的列文、罗扎诺夫，有崩得的波尔特诺伊。这是最有代表性的组织委员会。

在各地方委员会都表示赞成代表大会章程草案以后，组织委员会批准了有权参加代表大会的各组织名单，其中包括21个地方组织和6个活动范围不限于一定地区的组织。

《火星报》，首先是列宁，周密地考虑了和准备召开代表大会有关的所有问题(不论是大的还是小的，有些乍看起来纯粹是技术性的问题)。列宁经常提醒火星派说，代表大会能否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选举代表的工作是否做得细致和周密。列宁在7月初写好了党章草案，起草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例行代表大会计划》草案，这个草案是代表大会工作的行动计划，列宁关于召开火星派代表大会和建立火星派党的设想都体现在这个计划之中。同到达日内瓦的代表们举行了几次会议，讨论了代表大会所有的基本问题。列宁经常出席这些会议，并就民族问题作了报告。马·尼·利亚多夫回忆说：“他的每一次讲话，对于我们这些来自地方的人来说，都等于受了一次真正的高等教育。”① 在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久，列宁预计了票数。根据这一预计，《火星报》的拥护者应该有32票，反火星派分子有8票，中间派11票。② 这个预计几乎完全符合代表大会上实际的力量对比。面临着一场顽强的斗争，列宁已使自己的拥护者们对这场斗争做好了准备。

---

①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录》1959年莫斯科版第57页。

② 参看《列宁文集》俄文版第6卷第80—83页。

第五章　列宁的《火星报》

★

列宁的《火星报》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为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历史中，在俄国革命的历史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列宁写道："布尔什维主义在1900—1903年这三年间领导了旧《火星报》，并同孟什维主义这个完整的派别进行了斗争。"①

《火星报》是在全世界历史的转折时期开展活动的。当时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激化到极点的帝国主义取代旧的即垄断以前的资本主义的时期。大规模的阶级搏斗、劳动和资本之间剧烈冲突的时期已经临近。在俄国，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强大的人民革命已经酝酿成熟。时代要求用新的手段和新的方法进行革命活动，用新的形式来组织无产阶级先锋队。第二国际的理论思想基本上是围绕着前一时期的欧洲工人运动转圈子，它已经解决不了新的任务了。列宁看清了新时期的实质，运用革命辩证法这一强大的武器和马克思的全部学说对这个新时代进行了分析，从而解决了这些任务。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同"经济派"、社会革命党人、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同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进行的原则斗争中，制定了自己的纲领原则、策略原则和组织原则。《火星报》时期的列宁著作，首先是《怎么办？》一书，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宝库。列宁关于党是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和组织力量的思想

---

① 《列宁全集》第16卷第46页。

已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所领会。列宁在自己的著作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的理论，并使之具体化，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这一理论包括下列主要问题：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各个革命时期工人阶级的同盟者问题、争取民主的斗争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关系问题、民族问题在解放运动中的地位问题、工人阶级政党同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战斗机关报为无产阶级在今后革命中掌握领导权作好思想准备而展开了斗争。按照列宁的说法，《火星报》“培养能领导群众前进的工人先锋队”①。报纸热情地捍卫人民的利益，鼓舞工人起来反对压迫和暴力，支持一切反对专横暴虐的抗议行为。在《火星报》的影响下，社会民主党扩大了自己对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的影响。它的革命思想和革命口号不仅深入到工厂，而且还深入到农舍和军营。“打倒专制制度！”的口号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在报纸的帮助下，一些先进的工人成长为全民斗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是国内唯一提出了明确纲领的政治力量，这一纲领向群众表明，只有工人阶级代表着劳动人民的真正利益。俄国无产阶级第一次在斗争中使用了群众性政治游行示威和罢工这种新的武器，它已成为动员人民起来革命的强大手段。

《火星报》是一种新型的报纸，它在世界工人报刊发展史上开创了一个时代。列宁高度评价了报纸在党的生活以及在劳动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699页。

者解放运动中的作用。报纸把工人阶级培养成了人民的领袖、人民的迫切要求和宿愿的表达者。报纸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同全体人民谈话、向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和民主主义信念的讲坛。报纸团结无产阶级的精华，保证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在俄国工人运动中的胜利。《火星报》作为先进工人的思想的表达者，它坚持不懈地聚集党的力量，成了党的政治思想中心和组织中心。

在第一次俄国革命前的《火星报》时期，摆在工人阶级面前的迫切任务就是建立一个战斗的集中的党，没有这样的一个党，就不能战胜沙皇制度，然后战胜资本主义。建立这样的党是《火星报》不朽的功绩。列宁说，“在我国的历史条件下，在1900—1905年的俄国，除《火星报》组织外，其他任何组织都不能建立象现在已经建立的这样一个社会民主工党。”①

许多职业革命家都接受过列宁《火星报》的极好的政治思想教育，他们肩负起反对警察专制压迫的斗争的全部重担。他们中的优秀分子豪迈地高举着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旗帜，经历了三次革命烈火的考验，又积极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旧《火星报》的思想和传统永远是我们党的财富，是我们党为美好未来而斗争的可靠武器。

列宁的《火星报》的活动对全世界的解放运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十九世纪遗留给二十世纪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其中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训练工人阶级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把所有

---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759页。

的劳动者和被压迫者，把受尽苦难的农民群众和遭受奴役的殖民地人民，争取到工人阶级一边来。国际工人运动处于转折关头，革命的倾向和机会主义倾向到处都在进行激烈的斗争。当前面临的最紧迫的政治问题是：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是发挥领导作用呢，还是充当资产阶级的尾巴？只有有了革命的政党，工人阶级才能够成为解放运动的领导者。

《火星报》在建党的思想准备、政治准备和组织准备方面所进行的斗争，为全世界革命的工人运动树立了榜样。《火星报》的思想和活动，它所培养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骨干，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中以及对布尔什维主义的产生，都起了独特的作用。

第 六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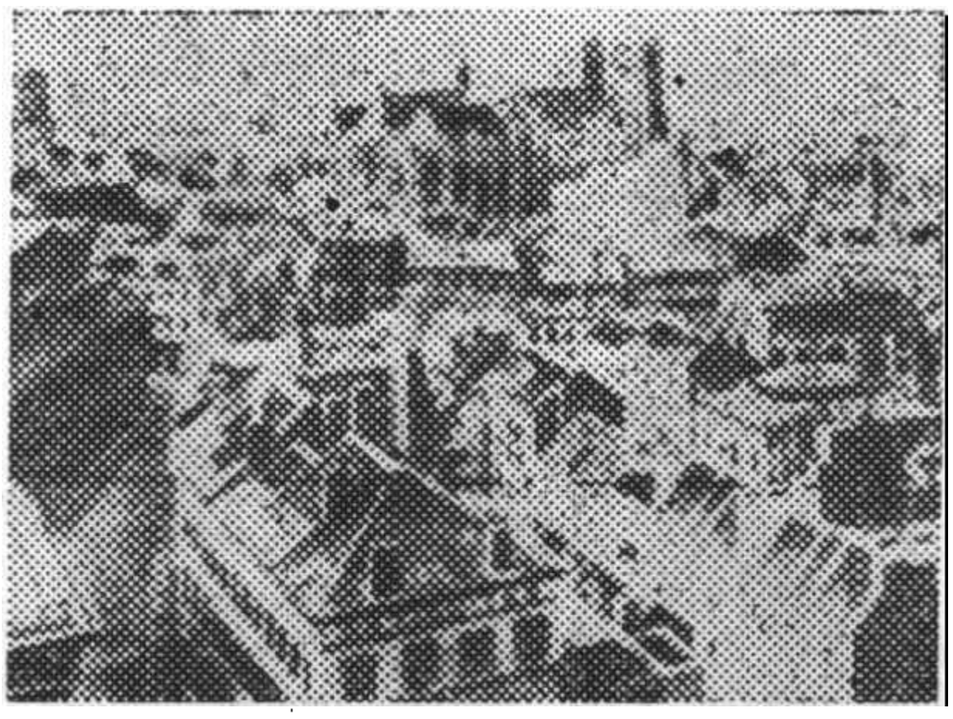
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主义的产生

一 代表大会的工作和决议

代表大会的组成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 1903 年 7 月 17 日(30 日) 召开，8 月 10 日(23 日)结束。前 13 次会议是在布鲁塞尔一所闲置的仓库里举行的。尽管比利时社会党人给代表大会提供了这样一所仓库，希望借此保证秘密活动，但是立宪制的比利时警察局还是对代表们进行了监视并把一些代表驱逐出境了。因此，代表大会不得不迁移到伦敦，在那里举行了后 24 次会议。第一次伦敦会议于 7 月 29 日(8 月 11 日) 在一个渔民俱乐部里举行。代表大会经常被迫迁移，租用各种工人团体的礼堂召开。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老战士普列汉诺夫受组织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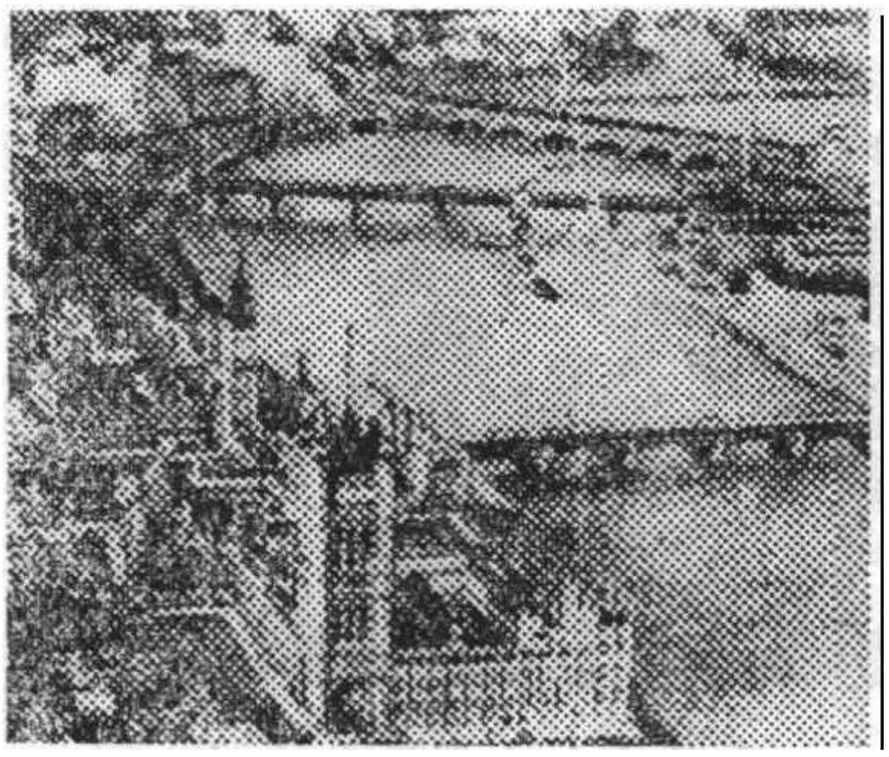
布鲁塞尔全景。1903年

的委托，宣布代表大会开幕。代表们激动地听他致开幕词，他在谈到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成就时说："二十年前我们还什么也不是，而现在我们已经成为一支强大的社会力量……我们应当让这种自发的力量在我们的纲领、我们的策略、我们的组织中得到自觉的体现。这就是我们代表大会的任务，你们看到，代表大会面临着许多重要而艰巨的工作。但是我相信，这些重要而艰巨的工作一定会顺利完成，这次代表大会一定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开辟一个新的时代。"①

代表们激昂地唱完了《国际歌》，便开始选举委员会即主席团，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代表大会工作的成败。马尔托夫提议主席团由九人组成，分成三人一组轮流主持每次会议。列宁则认为，为了保证对代表大会的坚强领导，应选出一个由三名代表组成的常务委员会。这个分歧没有引起任何冲突，但是，正象列宁所指出的那样，从以后事态发展的整个进程来看，这个分歧还是值得注意的。选进常务委员会的是：普列汉诺夫、列宁和巴甫洛维奇（彼·阿·克拉西柯夫）；秘书是佛敏（维·尼·克罗赫马尔）。为了作记录，代表大会批准了由组织委员会提出的九人秘书名单，同时还选出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1959年莫斯科版第5—6页。



伦敦全景。1903年

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有26个社会民主党组织：彼得堡委员会、彼得堡“工人组织”、莫斯科委员会、图拉委员会、哈尔科夫委员会、基辅委员会、敖德萨委员会、尼古拉耶夫委员会、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顿河委员会、巴库委员会、梯弗利斯委员会、巴统委员会、萨拉托夫委员会、乌法委员会、“北方工人协会”、矿工联合会、西伯利亚联合会、克里木联合会、崩得、“劳动解放社”、《火星报》俄国组织、“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同盟”、“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崩得国外委员会、“南方工人社”。下新城委员会的代表因为在边境被捕，未能出席大会。只有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一年以上的组织，才有权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沃罗涅什委员会、萨马拉委员会、波尔塔瓦委员会、基什尼奥夫委员会以及其他一些委员会不符合这一要求，因此没有被邀请参加代表大会。

43名代表有51票表决权。按照代表大会的章程，每个享有全权的组织——不管它派来几名代表(两名或一名)——拥有2票表决权。23个社会民主党组织各有2票表决权。崩得中央委员会拥有3票，两个彼得堡组织各有1票。此外，14个人有发言权，其中有2人是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他们是在举行第十次会议时到达的。波兰同志是受权就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统一问题进行谈判

的。

代表的组成证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五个地方组织的代表参加）召开以后五年来，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加强。列宁的《火星报》三年来的工作取得了应有的成果。在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夕，党在自己队伍中已拥有数千名工人，在思想上还影响着几十万没有加入组织的工人。①

参加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都是精力充沛的青年革命家。列宁当时只有三十三岁。很多代表的年龄不超过三十岁。只有“劳动解放社”的活动家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属于老的一代。代表大会的代表象征着党本身是年轻的。

代表大会上有当时党内存在的各种思想派别的代表，除了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外，这里也有机会主义倾向的代言人，他们维护小组利益而损害全党的利益。他们之中首先有反对《火星报》的崩得和“工人事业社”的代表。另一方面，“南方工人社”和某些靠近它的委员会的代表虽然口头上承认《火星报》是领导机关，实际上却在追求自己特殊的目的，而且在原则上也是不坚定的。在代表大会的进程中形成了下列一些派别。火星派有33票，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坚持《火星报》的立场。属于彻底的或坚定的火星派的有：弗·伊·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尼·厄·鲍曼、彼·阿·克拉西柯夫、亚·瓦·绍特曼、德·伊·乌里

① 《布尔什维克向1904年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作的报告》1963年莫斯科版第62页。

扬诺夫、谢·伊·古谢夫、马·尼·利亚多夫、亚·米·斯托帕尼、莉·米·克尼波维奇、罗·萨·捷姆利亚奇卡、弗·菲·加尔金、波·米·克努尼扬茨、阿·格·祖拉博夫、伊·康·尼基廷、列·谢·维连斯基、格·米·米舍涅夫、谢·伊·斯切潘诺夫、拉·达·马赫林、迪·亚·托普里泽①。坚定的火星派有24票。追随马尔托夫的不稳定的或"温和的"火星派有9票。列宁称他们为"小机会主义者"。公开的《火星报》反对者即"大机会主义者"有8票(3个"经济派"和5个崩得分子),其余10票属于被称为"泥潭派"的中派分子。在这种成分不一的情况下,代表大会不能不成为革命派为争取《火星报》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的胜利而同机会主义者进行激烈斗争的场所。

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在《火星报》所提出和制定的原则的和组织的基础上建立真正的政党"②。需要解决党的组织和党的活动的一些根本问题。根据上述情况确定了如下的议事日程:崩得在党内的地位、纲领和章程、党的地区组织和民族组织、党内工作的问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社会革命党人和俄国自由派的态度以及其他策略问题,选举中央委员会和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选举党的总委员会。

列宁认为代表大会在党的建设上有重大意义。他认为代表大会是把党内群众的意志变成法律的最高机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参加了所有最重要的决议草案的准备工作,他被选为代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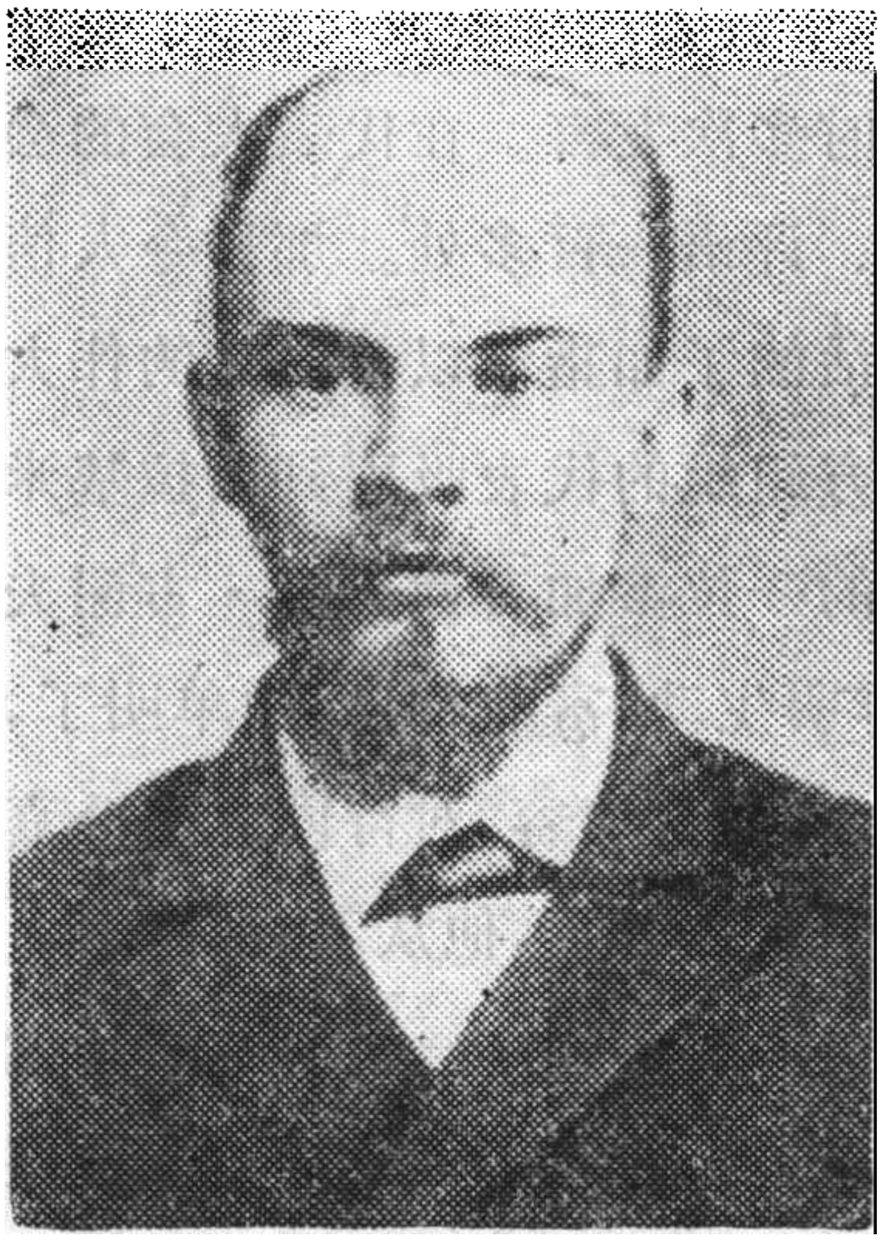
① 托普里泽在代表大会快结束时同《火星报》少数派一起投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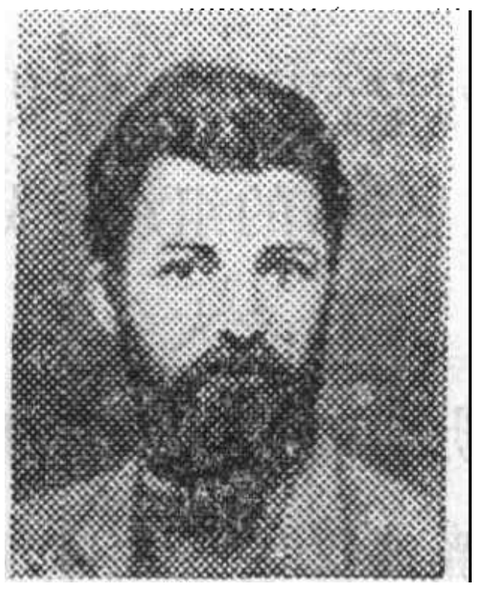
② 《列宁全集》第7卷第195页。

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纲领委员会和章程委员会的成员，作了关于党章的报告，并在讨论各种问题时多次发言。在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里记有列宁的发言、插话、评语一百多处。那种令人信服的论证和逻辑力量、对党的生活的了如指掌以及对党的伟大任务的透彻理解，立刻就把各地方组织的代表吸引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方面来了。代表大会的一位参加者谢·伊·古谢夫回忆说："列宁的发言坚定有力，鲜明生动，富有特色，简单明了，没有任何'修饰'……他态度镇定，面带笑容，对待同志十分真诚……他把献身工作当作最大的快乐和满足，他从不顾及'个人的'生活，也不考虑任何个人的关系和情感——所有这一切就使列宁在我们所熟悉的领导《火星报》的六个人中显得非常突出。"①

列宁为使《火星报》的纲领和方针成为党的纲领和方针，为使《火星报》的组织计划能够在党章中固定下来而进行了不倦的斗争。在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积极地支持列宁。他发言时态度明朗而且具有说服力，表现了捍卫《火星报》路线的坚定决心。普列汉诺夫在嘲笑"经济派分子"阿基莫夫（弗·彼·马赫诺韦茨）竭力在他同列宁之间制造不和时说："拿破仑有一个使自己的元帅们同他们老婆离婚的癖好；有些元帅对他让了步，虽然他们很爱自己的老婆。阿基莫夫同志在这方面很象拿破仑，他费尽心机想把我同列宁分开。但我比拿破仑的元帅们要显得

①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录》1959年莫斯科版第88页。





《火星报》多数派：
弗·伊·列宁、尼·厄·鲍曼、列·谢·维连斯基、
莉·米·克尼波维奇、波·米·克努尼扬茨、
格·瓦·普列汉诺夫、谢·伊·斯切潘诺夫、亚·米·斯托帕尼

更有骨气；我不会同列宁分开，我相信他也不打算同我分开。”①

遗憾的是，普列汉诺夫的诺言未能保持多久：代表大会以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136—137页。

《火星报》多数派：

弗·菲·加尔金、谢·伊·古谢夫、罗·萨·捷姆利亚奇卡、阿·格·祖拉博夫、彼·阿·克拉西柯夫、马·尼·利亚多夫、拉·达·马赫林、格·米·米舍涅夫、伊·康·尼基廷、迪·亚·托普里泽、德·伊·乌里扬诺夫、亚·瓦·绍特曼

后，他的立场很快就动摇了，后来终于投到少数派阵营去了。

代表大会初期，所有的火星派是团结一致的。意见上的细微差异还没有导致政治分歧。火星派单独召开了几次会议，但

是这些会议的决议并没有约束力，因为限权委托书已经废除，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信念进行表决。《火星报》多数派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坚定的火星派是保证列宁的路线在代表大会上取得胜利的基本力量。其余的《火星报》少数派，或者是动摇不定，或者是转到机会主义方面去了。

组织委员会事件是说明火星派内部并非一切都很顺利的第一个征兆。正象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它成了“那幕收场戏（也许是悲喜剧吧？）的‘开端’”。事件发生的原因是“斗争社”要求准许它参加代表大会。这个要求还在召开代表大会以前就被组织委员会否决了，后来又被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否决了，因为“斗争社”同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没有联系并对《火星报》的组织原则持否定态度。然而就是这个组织委员会却在第三次会议上突然宣布决定邀请“斗争社”的首领达·波·梁赞诺夫作为有发言权的代表参加代表大会。组委会的立场之所以改变，是因为其中的一名火星派分子施泰因（叶·米·亚历山大罗娃）伙同“南方工人社”的代表叶哥罗夫（叶·雅·列文）一起投票赞成邀请“斗争社”。在机会主义者的压力下，组委会毫无原则，修改了自己过去的决定。组委会的这种做法不仅在实质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形式上也是错误的，因为它已经完成了召集代表大会的职能。当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后来指出，这次争论是旧的小组和团体同正在复兴的党之间发生冲突的集中表现。

组委会事件以火星派的胜利而结束。代表大会以 42 票赞成、4 票反对通过了决议，认为无须邀请“斗争社”。这是一件具

有重要意义的事，因为它暴露出火星派内部还不是一致的。一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出谁是坚定的火星派分子，另一方面，说明“党内有许多以当火星派分子为可耻的火星派分子，他们干出这种怪事，简直是同《火星报》作对”①。

在讨论崩得在党内的地位问题时，各派的立场就已经明朗起来。以列宁为首的火星派认为，代表大会的工作就应该从这个问题开始。崩得分子表示反对。李伯尔（米·伊·戈尔德曼）声明说，把这个问题同其他组织问题分开是不合法的，应当先就纲领问题进行协商。可是，崩得问题有特殊的意义。崩得在党的建设问题上坚持联邦制的原则，因此，需要立即弄清楚，它是同意服从全党的纪律呢，还是打算坚持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保持联邦关系的原则。列宁提议，如果崩得分子一定要搞联邦制，那就立即散伙而单独召开会议。他坚决拒绝按民族主义的原则建党，并强调说，联邦制会使无产阶级各组织之间的隔离和疏远合法化。列宁坚持在全党问题上的集中同地方组织在一切地方事务上的自治相结合的原则。

在关于崩得问题的辩论中明显暴露出两种对立的倾向：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倾向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列宁和坚定的火星派懂得，这个问题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党同崩得之间的关系。这里涉及的是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建立革命政党的原则，多民族国家的统治阶级总是竭力使民族之间的不和永远存在下去，以此作为自己进行统治的一种基础。无产阶级政党是为被

---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7卷第8页。

压迫各族人民的团结和解放而斗争的战士，按民族特征把它分割开来，就会使它遭到削弱。火星派的代表公正地批评了崩得分子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抵触的民族主义立场。巴统组织的代表贝科夫(阿·格·祖拉博夫)指出："所有的社会民主党都反对任何压迫，所以，俄国社会民主党也不例外。李伯尔坚决主张崩得单独存在，就是在捍卫相反的原则。"①

巴库的代表鲁索夫(波·米·克努尼扬茨)在谈到高加索社会民主党人的工作经验时说，每个城市都有统一的党委会在活动，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有什么不便，运动也没有削弱。他声明："我认为，目前在崩得中盛行的那种倾向同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②

火星派中没有公开拥护崩得的人。但是"温和的"火星派在反对建党中的联邦制的同时又想作出让步。例如，马尔托夫建议同意崩得"扩大自治权"。托洛茨基主张承认崩得是党在犹太无产阶级中进行宣传鼓动的特殊组织。

崩得分子抱怨说，有一个"紧密的多数"在反对他们。列宁在代表们的掌声中回答这些抱怨时说："我们不应当由于在代表大会上有紧密的多数感到惭愧，而应当感到骄傲。如果我们全党能成为一个紧密的和占百分之九十的最紧密的多数，那我们将更加感到骄傲。"③

列宁和他的拥护者坚持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建

---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79页。

② 同上，第61页。

③ 《列宁全集》第6卷第440页。

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他们的坚定性终于使他们取得了胜利。联邦制建党原则以 46 票反对、崩得分子的 5 票赞成而被否决。然后代表大会转入党纲草案的讨论。

通过党纲

纲领对工人阶级政党具有特殊意义：它决定党的本质、党的政治战略和策略。代表们一致决定以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所写的并由《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提交代表大会的党纲草案为基础。这个草案的特点是具有彻底的革命性，明确表达了党的最终目的和最近任务以及工人阶级在反对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党纲草案科学地概括了俄国无产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

讨论党纲占了代表大会九次会议的时间。大多数代表都参加了辩论。每项条文都是单独讨论和单独通过的。列宁和他的同志们不得不打退工人事业派分子、崩得分子以及其他机会主义分子的顽强进攻。每种提法，甚至个别词句也都引起了争论。仅“经济派分子”阿基莫夫就提了 21 个修正案，他声明说，所有这些修正案的目的都是为了改变党纲的精神本身。

机会主义者确实想用一些改良主义的修正案来改变党纲的革命性质。他们对《火星报》草案提出的反对意见的实质，归根到底是为了阻挠建立一个彻底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一个进行社会革命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这一点，在讨论党纲所有最重要的条文时都暴露得非常明显。

第一个起来反对《火星报》草案的是工人事业派分子马尔丁诺夫（亚·萨·皮凯尔）。他作了一个又臭又长的发言，他用俄

语、德语、法语和英语大量引证西欧社会党的纲领。他发言的内容归结起来，就是要推翻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提出的关于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自发的无产阶级运动中去的原理。马尔丁诺夫断言，这种意识会在工人阶级中自然养成。他声称："在创立现代社会主义的情况下，觉悟程度不同的工人阶级各阶层通过实践和摸索，会对某些任务和解决办法有所了解……"① 因此，马尔丁诺夫提议，在纲领中谈到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尖锐化，劳动人民的不满情绪在不断增长，无产阶级同剥削阶级的斗争在日益加强的地方添上"自觉性"一词。马尔丁诺夫的目的，是要在纲领中塞进否认党在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的先锋领导作用的"经济主义"私货。有列宁、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波特列索夫、马尔托夫、崩得分子尤金（伊·李·艾森施塔特）以及中派分子叶哥罗夫参加的纲领委员会以多数票通过了马尔丁诺夫的修正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得不在代表大会的全体会议上加以解释说，这个修正案可以使人产生一种印象，似乎工人的自觉活动的发展，并不取决于社会民主党的影响。马尔丁诺夫的提议被代表大会否决了。

在审查其他一些原则问题，特别是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问题时，斗争更加激烈起来。阿基莫夫断定，无产阶级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看来大概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这个观点遭到了普列汉诺夫的严厉驳斥。他说，否认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就是机会主义。普列汉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116页。

诺夫反驳说："实际上，如果工人阶级的状况不断改善，如果越来越广大的群众现在也能得到这种改善，那么很自然，社会改良主义者便有一切可能和一切权利成为无产阶级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和维护者，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则只好站到机会主义旗帜下了。然而，不，阿基莫夫同志，我们不会站到那边去；越来越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的状况不断相对恶化和绝对恶化的事实，在召唤着我们站到革命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之下。"①

列宁揭露了《火星报》纲领草案的反对派，指出他们的论调同伯恩施坦改良社会主义的思想有着直接的联系。他表示深信，俄国社会民主党将永远不屈不挠地"把任何机会主义弄弯了的棍子弄直，所以我们的棍子永远是最直的和最好用的"②。

代表大会批驳了机会主义者企图修正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贫困化的原理。纲领中保持了下面这样一种提法："危机和工业停滞时期使小生产者更加陷于破产，使雇佣劳动更加依赖资本，并更加迅速地引起工人阶级状况的相对的而有时是绝对的恶化。"③

坚定的火星派同那些企图删去纲领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的机会主义者的斗争有着真正的历史意义。阿基莫夫反对把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写进纲领。从他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他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131页。

② 参看《列宁全集》第6卷第445页。

③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419页。这个条文写进了1919年俄共（布）纲领并且写进了1961年党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共纲领。

反对的理由是，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没有类似的要求。他说："当我着手研究我们现在所分析的纲领草案时……我发现几乎每一条都偏离了所有其他的纲领，有时是明显的，有时是隐晦的。"①

但是，《火星报》纲领草案的特点在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纲领性文献之后，社会民主党第一次在这个草案中明确地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点。列宁把阿基莫夫及其同伙们的观点称之为社会改良主义的观点。"他们发表了已经被称为(应当称为)机会主义的见解。他们已经达到了'推翻'贫困化理论、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步。"②

在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对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也发表了就其实质来说是改良主义的观点。他安慰"害怕无产阶级专政就象害怕雅各宾党人的行动"的阿基莫夫说，只有当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最接近于同一化，而工人阶级已经构成民族中的大多数时，这个专政才是可能的。可是在党和工人阶级尚未"同一化"，工人阶级尚未成为民族中的大多数以前，等待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实际上放弃争取无产阶级专政。难怪阿基莫夫晚些时候在他的小册子《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工作问题》中写道："托洛茨基说出了他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看法，我完全同意……"改良主义者(其中包括托洛茨基)不懂得，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是从无产阶级在真正占民族大多

---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174页。

② 《列宁全集》第6卷第444页。

数的千百万劳动农民支持下来夺取政权这种前景出发的。

在审查纲领的一般政治部分过程中，讨论到民主原则（普选权、国会选举等等）问题时发生了一起很有代表性的事件。某些代表，特别是机会主义者，不顾革命斗争在某一阶段的具体阶级力量对比，而想把这些原则绝对化。火星派代表公正地指出，对待任何一项民主原则都应当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社会主义利益的角度出发。普列汉诺夫说，对于革命者来说，革命的成功是最高法则，如果为了革命的成功要求暂时限制某项民主原则的作用，譬如普选权的作用，那么在这种限制面前停止下来就是犯罪。革命的无产阶级可以限制上层阶级的政治权利，就象上层阶级限制它的政治权利那样①。

普列汉诺夫的话在代表们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革命派的掌声和机会主义者的嘘嘘声交织在一起。“中派分子”叶哥罗夫说：“既然这样的发言引起了掌声，那我就应该喝倒采。”他还立即补充说：“普列汉诺夫同志没有注意到，战争的法则是一回事，而宪法的法则是另一回事。我们现在写自己的纲领就是制定宪法。”②

列宁高度评价普列汉诺夫的发言。1918 年同考茨基论战时，考茨基攻击布尔什维克，说他们剥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把那种所谓纯粹的资产阶级民主看作神圣的东西，并且举了普列汉诺夫 1903 年的发言作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 182 页。
② 同上。

例子。①

在讨论民族问题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对于象俄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大家知道，早在召开代表大会以前，列宁就在制定马克思主义民族纲领的理论基础和实际要求。他发展了全体公民不分民族完全平等、承认作为国家组成部分的一切民族都有自决权的纲领性原则，发展了各族工人联合成统一的阶级组织的原则。列宁所理解的民族自决是指有分离并建立独立国家的绝对权利。列宁把这一要求看作是保证工人阶级国际主义团结的手段之一。他经常强调，必须从阶级的立场、从国际主义的立场来解决民族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与改良主义者不同，解决民族问题要服从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民族自决权——这首先是为反对一切民族压迫而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并不一定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分离。

崩得分子在代表大会上没有打算公开反对关于民族自决权的条文，他们提议对条文作点补充："建立保障各民族有发展文化的充分自由的设施。"这种"补充"就是用民族文化自治这种改良主义的要求来偷换民族自决权这一革命口号。在这个问题上，崩得分子是在仿效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后者就是把解决民族问题归结为使被压迫民族有自己的文化设施。民族文化自治的纲领会加剧民族的闭关自守和工人之间的隔绝状态，并使无产阶级统一的革命运动分裂为屈服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影响的单独的民族运动。

---

①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665页。

在代表大会纲领委员会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代表阿道夫·瓦尔斯基和雅柯夫·加涅茨基对民族自决权的要求提出了批评。他们建议用“一种能够排除作民族主义解释的提法”来代替民族自决权的提法。① 波兰同志对民族自决权作了不正确的解释，认为这是不顾具体条件而一定要国家分离。因此，波兰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一方面正确地认为波兰无产者和俄国无产者兄弟般的联盟是波兰人民自由和革命成功的保证，同时又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问题原则。他们不懂得，俄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拒绝承认民族自决权在客观上会有利于大国沙文主义。②

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民族自决权的纲领条文，对于对多民族的俄国劳动人民进行国际主义教育，对于在争取民主自由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把他们团结在俄国无产阶级周围，有着重大的意义。

在讨论列宁所写的纲领的土地部分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一部分包含一些要求，如果实现这些要求，就能够把农民从地主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就能够消除农奴制残余并保证农村阶级

---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141页。

② 波兰同志的建议没有得到支持，他们便退出了代表大会，留下了一份阐述自己观点的声明。列宁后来在论述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立场时写道：“他们参加第二次(1903年)代表大会，并且声明说绝对必须实现统一。可是，他们在纲领委员会里一遇到‘挫折’，就退出了代表大会，而他们的**最后几句话**就是载于代表大会记录的书面声明，其内容就是上面摘录过的那个主张用民族文化自治来**代替**自决的建议。”（《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558页）

斗争有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些要求是：废除赎金和代役租，废除限制农民支配自己土地的一切法律，把以赎金和代役租形式从农民手里勒索去的钱归还给农民，把1861年改革后从农民手里割去的并成为盘剥农民的手段的那部分土地归还给农民，成立农民委员会。

列宁的土地纲领的实质，就是要在全体农民作为一个阶级起来反对农奴制残余、反对地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建立并巩固工人阶级和全体农民的联盟。在这种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支持并促使全体农民为摆脱地主霸道和专制压迫而斗争。

列宁是从不仅为民主而且也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广阔前景来考察党的土地纲领的。他说："我们相信，由于社会民主党现在为农民的利益进行了斗争，将来我们就会看到农民群众会习惯于把社会民主党看作他们的利益的保护者。"①

崩得分子、"经济派分子"和中派分子都起来反对土地纲领。事实上，他们的锋芒是针对当前民主革命中的工农联盟。按列宁的话说，他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现代俄国农民经济结构"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现象时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正是在庸俗马克思主义观点上反火星派首领李伯尔和马尔丁诺夫同"中派"首领叶哥罗夫和马霍夫(德·巴·卡拉法蒂)很快走到了一起。例如，马霍夫声明说，土地纲领根本就不需要。他说："如果说的是农民无产阶级，那我们可以拿出纲领总的部分；既然现

---

① 《列宁全集》第6卷第451页。

在说的是农民的另一部分即非无产阶级部分，那我们就什么也不能给他们。所以，我建议将整个土地纲领全部否决。”① 不承认农民的革命作用，在逻辑上必然导致机会主义者否定土地纲领。例如，还是那个马霍夫断言，农民革命即使发生，“那也不会是革命，而是反动……这个革命会使我们倒退，并且只有过二十年左右时间，我们才能回到现在这种状况”②。这番话受到了大多数代表的嘲笑。

“经济派分子”马尔丁诺夫批评了纲领中关于“割地”的论点。他的论据含混不清，自相矛盾。他认为不能企图用归还农民割地的办法来纠正历史上的不公平现象，可是他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建议。

列宁在回答马尔丁诺夫和其他反对土地纲领的人时说，如果党所依据的仅仅是“纠正历史上的不公平现象”这样一个原则，那么这就不过是一句民主主义的空话。“但是我们的根据是存在于我们周围的农奴制残余，是当前的实际情况以及正在阻挡和妨碍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那些东西。”③ 列宁强调说，社会民主党应该完成资产阶级没有做完的事情。

列宁在自己的发言中总是把农民看作无产阶级的同盟者。他认为，把割地归还给农民这一要求的重大政治意义就在于，应当通过革命的方式来实现这个要求。资产阶级自由派在口头上也赞成消灭农奴制残余，但他们并没有指出应当怎样消灭。“而

---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230页。

② 同上，第225页。

③ 《列宁全集》第6卷第447—448页。

我们说，这种要求不应当由官僚来实现，而应当由被压迫阶级来实现，而这已经是革命的道路了。这就是我们和那些用改造和改革的议论'毒害'人民意识的自由主义者的根本区别。"①

应当指出，列宁认为把割地归还给农民只是解决土地问题的第一步。② 在召开代表大会前不久出版的《给农村贫民》这本小册子中，列宁曾经认为在革命达到一定的规模的情况下可以提出没收全部地主土地的要求。

崩得分子断定，土地纲领中忽略了国内各民族地区的"特殊条件"，他们坚决主张授予每个区域组织拥有"自己的"土地纲领的权利。关于这一点，普列汉诺夫说得很有道理，他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各个组成部分可以提出适合各地条件的要求，但是在决定是否要将这些要求写进共同的纲领时，那就要看它们是否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各区域组织自己的土地纲领不可能从政治上把各族农民的革命行动统一起来。

古谢夫代表的发言很有说服力，他反对崩得分子，拥护土地纲领。他说："我认为这个观点（崩得分子的观点——编者注）没

---

① 《列宁全集》第6卷第452页。

② 后来，在谈到第二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纲领时，列宁指出了它的局限性。他认为，这个纲领的主要缺点是没有明确指出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有可能进行土地斗争的原因。纲领中关于割地那一段主要条文的出发点，是想把用于农奴制盘剥的土地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土地大致地区分开来。列宁指出，这样的大致区分是错误的，因为实际上农民运动的矛头不可能只指向某几种地主土地，而是指向整个地主土地所有制。但是，当时没有公开的群众性农民运动，不可能根据确切的材料来解决问题。谁也不能有把握地断定，地主局部地放弃工役制改用雇佣劳动，对农民分化会有多大影响（参看《列宁全集》第13卷第236页）。

有丝毫根据。首先，我们向农民提出的口号并不象李伯尔同志所说的那样狭隘或‘微不足道’。我们的口号决不以我们的土地纲领为限。我们纲领总的部分即我们所有的民主主义要求，都要同时应用到农村去。可以大胆地说，我们的口号非常广泛，在欧洲还没有一个政党一下子就向农民提出内容如此丰富的纲领。”①

在土地问题的辩论中，高加索的代表鲁索夫和贝科夫采取了完全正确的立场。列宁说，这是因为他们熟悉当地“无数农奴制的残余的各种表现，所以他们不赞成马霍夫之流觉得满意的那套抽象而幼稚的简单对立法”② 。

总之，关于纲领土地部分的争论表明，火星派不得不去反对代表大会将近五分之二的人。这证明了土地问题的复杂性和它对工人阶级政党的必要性。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有助于工人阶级同千百万农民在反对沙皇政府的斗争中建立革命的联盟。机会主义者不懂得农民对无产者的支持是多么重要。他们没有想到，没有工人和农民的革命联盟，就不可能战胜沙皇政府，然后战胜资本主义。顺便说一下，这一点还是那个马霍夫表现得特别明显，他虽然公正地说，无产阶级是唯一革命的阶级，但又作出了一个完全错误的结论：“……其余的阶级都是微不足道的，都是无关紧要的……”

反对纲领中土地条文的人显然过低估计了农村中存在的农

---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221—222页。

② 《列宁全集》第7卷第223—224页。

奴制残余的力量，他们不懂得，消灭这些残余就能为在农村自由发展反对资本主义压迫的阶级斗争扫清道路。

列宁捍卫《火星报》土地纲领的发言，既是针对否定农民革命作用的机会主义者，也是针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小市民空想，因为社会革命党人不是寄希望于作为革命斗争中的领导力量的工人阶级，而是寄希望于小资产阶级。

代表大会上反对纲领土地部分的右翼只有 9 票。《火星报》的土地纲领得到了 38 票的多数赞成。

在作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后，在一票（阿基莫夫）弃权的情况下，全体代表通过了《火星报》的整个纲领。代表大会对《火星报》编辑部制定纲领草案表示感谢。普列汉诺夫在对纲领的讨论进行总结时说："同志们，自觉的无产阶级的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党，从现在起有了自己的纲领……我们可以带着理所当然的自豪心情说，我们通过的纲领为我们无产阶级提供了一个同敌人进行斗争的牢固而可靠的武器。"①

纲领确实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个光辉文献。纲领中回答了最广大的劳动群众所关切的问题，简练而深刻地论述了资本主义及其所固有的社会对抗，指出了无产阶级这个剥削和暴力制度的破坏者和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使命。纲领着重指出，资本主义本身造就了工人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社会力量。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劳动人民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他们同剥削者的斗争日益尖锐起来。随着技术的

---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 258 页。

改进、生产资料和流通资料的集中、劳动的日益社会化，造成了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物质前提。纲领中说：无产阶级革命将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代替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将有计划地去组织生产，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将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消灭任何形式的剥削。

纲领指出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特殊作用，就是领导一切表现形式的阶级斗争，阐明当前社会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必要条件，把劳动群众的所有阶层都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启发他们准备进行伟大的斗争。

纲领（最低纲领）宣布党的最近的政治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并代之以民主共和国，这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最高纲领）的必要的先决条件。纲领中解释说："在整个文明世界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各国社会民主党人确定了共同的最终目的，但他们在走向这一目的的道路上，必须各自提出不同的最近的任务，因为这种生产方式的发展程度不是到处都一样的，它的发展的社会政治环境在各国也是不同的。"①

俄国社会民主党最低纲领制定的根据，是国内存在着许多旧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经济制度（沙皇专制制度、大地主土地占有制、社会等级划分等等）的残余，这些残余妨碍无产阶级为实现其直接的目的而进行的斗争，阻挠经济进步，使人民处于愚昧和无权的境地。只有在整个社会政治生活广泛民主化的基

①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分册第37页。

础上，才有可能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提到高级阶段，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变革的条件。纲领中要求实行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制，要求实行地方自治，要求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罢工和结社完全自由，要求教会同国家分立，学校同教会分立，要求废除等级，实行全体公民不分性别、宗教信仰、种族和民族一律平等。

此外，纲领还要求对法官实行选举，用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废除间接税，实行累进所得税和累进遗产税。纲领中还提出了旨在认真改善工人阶级和广大非无产阶级劳动阶层经济状况的措施。

纲领确立了党在俄国进行深刻的政治和社会改造斗争中的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纲领完全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和原则，指出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是无产阶级专政，有了无产阶级专政，才能镇压剥削者的一切反抗。后来列宁写道："在这个党纲中，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并且正是由于反对伯恩施坦、反对机会主义才提出这个问题的。"①

在当时国际工人运动中，这是唯一的一个包含了无产阶级专政要求的纲领。国际社会民主党忘记这一要求，是它犯机会主义罪过的基本原因之一。

代表大会上的策略问题

在最后一次会议即第三十七次会议上，代表大会通过了同纲领有密切联系的关于策略问题的决议，即：关于对自由派的态度、关于社会革命党人、关于游行示威、关于工

① 《列宁全集》第31卷第305页。

会斗争、关于对青年学生的态度等等的决议。代表大会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支持一切反对俄国现存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的纲领性原理，确定了自己的策略路线。

代表大会没有能较为详细地讨论关于策略问题的决议。只是在审查关于对自由派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态度这些特别重要的决议时发生了一些不大的争论。当时提出了两个关于自由派的决议案：斯塔罗维尔(亚·尼·波特列索夫)的决议案和普列汉诺夫的决议案。两个决议案都通过了。列宁在谈到就一个问题通过两个决议，而且是精神不一样的两个决议时说，这是因为三个“多数派”拥护者既投票赞成第一个决议案，又投票赞成第二个决议案，而“没有看到二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列宁指出，乍一看来，这两个决议案之间并没有这样的矛盾，因为普列汉诺夫的决议案表达了对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明确的原则态度和策略态度，而斯塔罗维尔的决议案是企图确定可以同自由派达成“暂时协议”的具体条件。

两个决议案的题材是不一样的，但是斯塔罗维尔的决议案有政治态度模糊不清的毛病。它没有对俄国自由主义进行阶级分析，没有指出这种自由主义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倾向，没有向无产阶级说明针对这些倾向进行宣传和鼓动的基本任务。该决议案谈了一些显然是不现实的条件，说在这些条件下可以同自由派达成协议。例如，它要求自由派保证在同专制政府的斗争中站到社会民主党一边。自由派应该放弃提出同工人阶级和整个民主运动的利益相矛盾的纲领性要求。显然，自由派是不可能坚定地站到社会民主党一边的。同样，他们也不可能不在自己的

纲领中提出同无产阶级的利益相矛盾的要求。但是，不应该发誓说决不同那些站在残缺不全的宪法立场上的尽管是胆怯的自由派达成暂时的协议。斯塔罗维尔的决议案过高地估计了资产阶级起来革命的可能性，把自由派看成了同沙皇政府进行斗争的革命力量。

普列汉诺夫的决议案则不同。这个决议案中说，只有当自由派资产阶级起来反对专制制度时才能支持它。决议案号召在无产阶级面前揭露资产阶级解放运动所具有的局限性和不充分性。建议党的组织使工人们注意司徒卢威自由主义的“解放社”的反革命性质和反无产阶级性质。这个政治估计的正确性已为以后的事件所证实。司徒卢威的拥护者们很快就成了立宪民主党这个俄国立宪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的核心。

在对自由派的态度方面，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对谁应该是革命的领导者这个问题所持的立场是不同的。斯塔罗维尔的决议案的出发点是，自由派能够同社会民主党团结一致，不会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违反工人阶级利益的要求，实际上这意味着承认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列宁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号召社会民主党人把自己批判的武器对准“解放派”，以便俄国无产阶级在革命到来时能够粉碎自由派必然要削弱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的企图。

“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的决议也有着重大的意义。决议中指出，为了解放运动的利益，无产阶级应当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社会革命党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反对把工人团结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企图使他们停留

在政治上只是一伙不定形的群众，只能作为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工具。社会革命党人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也就确定了社会民主党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原则态度。

决议指出，社会革命党人的活动不仅对无产阶级的政治发展是有害的，而且对反对专制制度的一般民主斗争也是有害的。代表大会申斥了那种想抹杀社会民主党人同社会革命党人之间的意见分歧的企图，指出有必要向工人们说明社会革命党人的资产阶级倾向，说明从一般民主主义观点来看他们的实践也是站不住脚的。至于社会民主党同社会革命党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代表大会认为，只是在反对沙皇政府斗争的个别情况下才有可能同他们达成局部的协定，而且这种协定的条件应由中央委员会掌握。

“关于工会斗争”的决议，确定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是把工人们分散的发动联合成无产阶级有组织的运动。工会的经济斗争是从工人阶级一般政治发动的角度来考察的。决议强调，必须实行党对工会运动的领导，并建议继续同任何形式的祖巴托夫主义作斗争。

在列宁提出的关于对待青年学生的态度的决议案中，对青年的蓬蓬勃勃的革命主动精神表示欢迎；建议党的组织帮助青年学生小组培养彻底的社会主义世界观，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并指出青年运动只有当它同社会民主党组织建立联系的情况下才能避免犯错误。

列宁的决议草案包括这样一条建议：应当警惕一些青年的所谓导师，他们正在用革命的或唯心主义的空话，用革命派和反

对派之间的激烈争论是有害的和不必要的这种悲天悯人的蠢话，使青年忽视认真的革命教育。草案指出，这些假朋友实际上只是在宣扬无原则性和对革命工作的轻率态度。

列宁告诫青年不要相信自由派和社会革命党人，因为这些人用革命的词句掩盖自己的资产阶级实质。列宁说："正是这些假朋友对青年说，青年没有必要去研究各种流派。我们的主要目的是锻炼严整的革命人生观，而今后的实际任务就是使青年组织起来，转向我们的委员会。"① 由于马尔托夫、托洛茨基和马霍夫的坚持，从决议中删去了这条建议，这是对机会主义者的明显让步。

在"关于游行示威"、"关于宣传工作"的决议中也包含有代表大会就策略问题所作的重要指示。唤醒群众的阶级觉悟，培养他们对反对自己的压迫者的斗争的目的和任务有一个明确的理解，扩大和加强社会民主党对各阶层劳动群众的影响——这就是贯穿在这些决议中的基本思想。

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的特别决议。决议着重指出了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在对工人阶级进行国际主义教育方面具有的重大意义。决议指出，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不仅应当表明全世界工人的团结，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应当领导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和实际斗争。代表大会建议党总委员会注意派遣适当的代表出席 1904 年召开的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以便也在那里捍卫"党在全部活动中所遵循的革命社会民主党

---

① 《列宁全集》第 6 卷第 463 页。

的各项原则”①。

组织问题。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出现

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纲，从而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思想统一奠定了基础。必须从组织上使这种思想统一巩固下来，否则就不可能有一个团结的党。

列宁向代表大会提出了党章草案②，其中规定了接纳党员的手续、根据党组织完备的代表选举制的原则召开代表大会、实行集体领导、讨论和通过决议要经过简单的多数、实行地方组织在地方事务上的自治。党章草案的基础是集中制思想，它从原则上确定了解决一切组织问题的方法。除此以外，党章草案根据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特殊条件(秘密状态)，提出建立两个中央领导机关——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列宁早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就已制定的那些组织原则在党章草案中得到了体现。这些组织原则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能带领工人阶级向沙皇政府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冲击的战斗的革命政党。

在讨论组织章程时，两种不同的观点即列宁的革命观点和马尔托夫的机会主义观点发生了冲突。无论是公开的机会主义者反火星派，还是“温和的”动摇的火星派，在代表大会上都反对列宁的组织原则。这便引起了顽强的斗争。

在讨论党章第一条即关于党员资格的条文时，发生了特别尖锐的分歧。马尔托夫后来承认，代表大会上关于党章第一条

---

①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56页。

② 马尔托夫也准备了一个党章草案，但他没有下决心将它全部提交代表大会讨论。

的斗争有着“最有原则意义的倾向”①。

《火星报》编辑委员会中站在马尔托夫一边的有波特列索夫、阿克雪里罗得和查苏利奇；普列汉诺夫则支持列宁。关于党章第一条的分歧奠定了《火星报》少数派同反火星派以及“泥潭派”结成联盟的基础，这个联盟在选举中央领导机关之前已最终形成为代表大会上的机会主义集团。

列宁提出的党章草案指出，凡是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且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都可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列宁认为，只有那些能够为工人阶级的事业忘我地斗争并在群众中进行经常不断的工作的人才能入党。列宁的党章第一条条文的出发点是，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应该是尽量有组织的。这个条文促使组织起来，并可防止不坚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钻入党内。

维护党的坚定性和纯洁性，不断提高党员的声望和作用，这就是列宁所追求的目的。列宁认为，为非无产阶级分子敞开党的大门会给党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它的章程没有要求党员参加党的某一个组织。破坏组织的分子为了达到自己反党的目的曾广泛利用了这种情况。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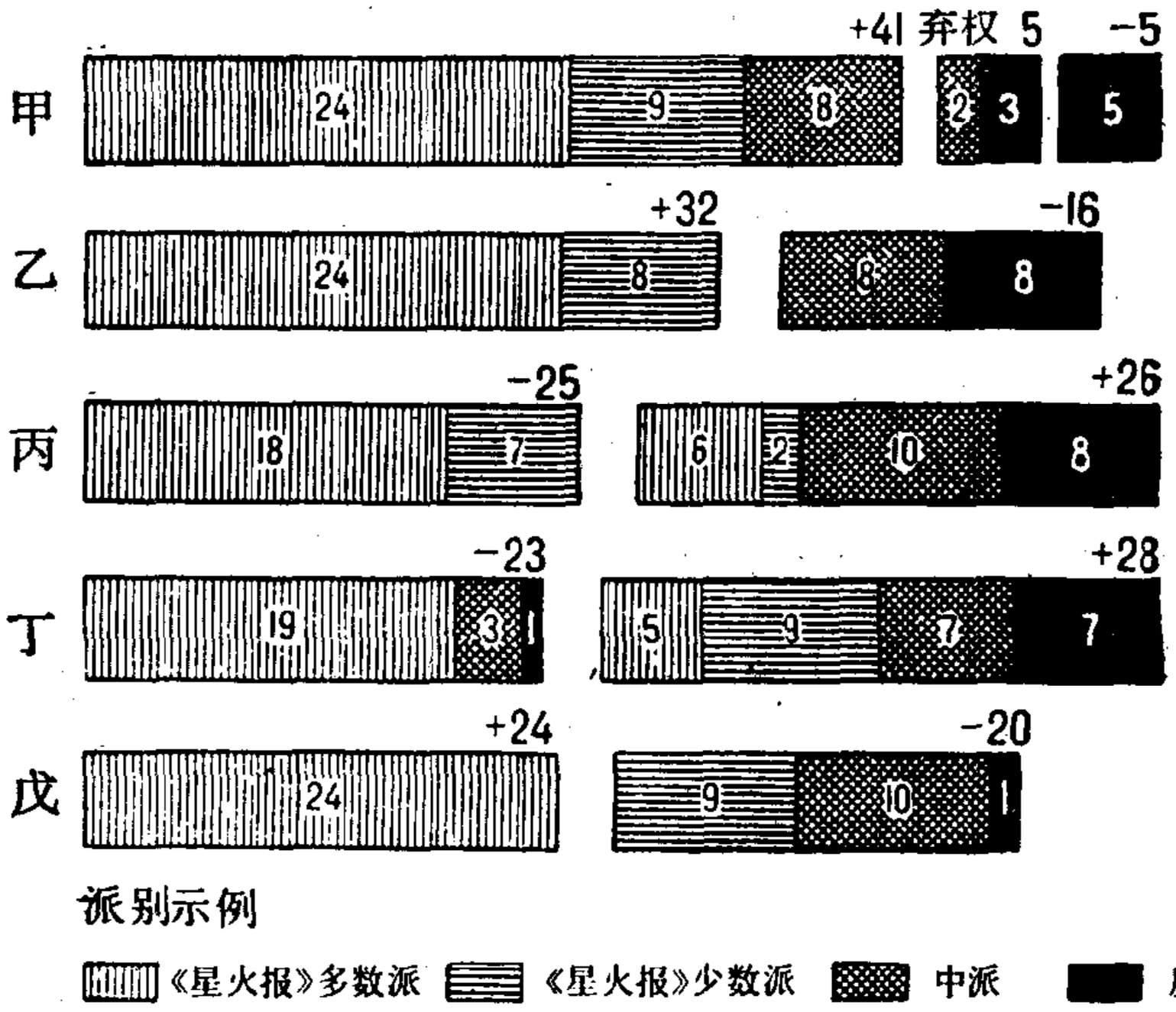
马尔托夫提出了自己的条文同列宁的条文相对立，他的条文中说，凡是承认党纲并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

---

① 尔·马尔托夫《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1923年莫斯科—彼得格勒版第75页。

② 《布尔什维克向1904年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作的报告》第74页。

代表大会上斗争的一般情景①



甲、关于整个党纲的表决，关于反对联邦制的原则性决议，关于崩得章程第二条问题的表决，关于就批准《火星报》为党中央机关报问题所进行的三次表决。

乙、表决的问题是：组织委员会事件、提出关于崩得在党内的地位问题、解散“南方工人社”、关于土地纲领问题的两次表决以及关于反对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工人事业社”），即承认同盟为党在国外的唯一组织的表决。

丙、关于使用语言平等问题的表决。

丁、关于党章第一条问题的表决。

戊、关于选举中央机关报、中央委员会和党总委员会的表决。

---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7卷第330页。

党的，都可以成为党员。实质上，马尔托夫的党章第一条条文是为机会主义分子、小资产阶级分子敞开大门。

这个条文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它使所有愿意参加党的人都能够入党。马尔托夫硬说，党员称号散布得愈广泛愈好。他把党和阶级混为一谈，贬低了无产阶级先锋队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领导作用。这是尾巴主义，是机会主义在组织问题上的表现。

拥护马尔托夫的人想为"党的外围"知识分子敞开党的大门。比如，阿克雪里罗得说："的确是这样：让我们拿一位自认为是社会民主党人并声明了这一点的大学教授作例子。如果我们采纳列宁的条文，就会把虽然不能直接吸收到组织中，但终究还是党员的那一部分人抛弃掉。"①

列宁揭露说，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并进一步解释道，我们由真正的革命家组成的党组织愈坚强，党内的动摇性和不坚定性就愈少，党对于在它周围的、受它领导的工人群众的影响就愈加广泛、全面、巨大和有效。绝对不能把作为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党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在就党章问题所作的一切发言中，列宁都坚定地贯彻了这个思想。

马尔托夫的条文使人无法区分空谈家和实际工作者。在完全隐蔽的条件下，在大部分活动都集中在秘密小组的条件下，实行这种区分特别困难。列宁说："这个条文必然把各色各样的人都变成党员！马尔托夫同志自己也不得不附有保留条件地承认这一点，他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就算是党员。'但这正是我们所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262页。

不愿意的！这正是我们如此坚决地反对马尔托夫条文的原因！宁可十个实际工作者不自称为党员(真正的工作者是不追求头衔的！)，也不让一个空谈家有权利和机会做一个党员。"①

普列汉诺夫发言捍卫列宁的条文，他说："我对讨论的党章条文没有成见。今天上午，当我听拥护两种对立意见的双方发言时，我还认为，'他们彼此都有些偏'。可是这个问题谈得越多，我越是仔细琢磨发言人的发言，我便越是坚定了一个信念：真理在列宁一边……愿意加入党的工人是不会害怕加入组织的。他们并不害怕纪律。许多浸透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才害怕加入组织。然而这却是件好事。这些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通常也就是各种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我们应该疏远他们。列宁的草案可以成为防止他们浸入党内的堡垒，单单是为了这一点，一切反对机会主义的人就都应该投票赞成它。"②

普列汉诺夫因为捍卫列宁的党章第一条条文而受到了尊敬。但是，从他的发言可以看出，他并没有觉察到列宁和马尔托夫之间分歧的深刻程度，并不了解这里所谈的实际上是关于工人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

拥护列宁的人说，党章不是为大学教授写的，而是为无产者写的，无产者不象大学教授那样胆小，也不怕组织性和集体活动。可是马尔托夫分子却正是竭力想为"大学教授"打开大门。他们没有考虑到这会导致机会主义分子涌入党内。例如，托洛

---

① 《列宁全集》第6卷第457页。

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271—272页。

茨基在听到普列汉诺夫提议把列宁的条文作为反对机会主义的可靠手段加以表决之后，就感到非常惊讶。他假装天真地感叹道："我不知道还可以制定约束机会主义的章程。"①

以马尔托夫为首的机会主义者建立了一个联盟并在表决时取得了多数：马尔托夫提出的党章第一条条文以 28 票赞成、22 票反对和 1 票弃权通过。利亚多夫提议对第一条条文补充"在物质上帮助党"几个字。代表大会通过了这个修正案。

马尔托夫分子的胜利并没有使坚定的火星派垂头丧气。他们捍卫了列宁提出的一切其他的原则性党章条款。赞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整个党章的有 42 票（6 票反对，1 票弃权）。后来马尔托夫本人写道："然而对于列宁来说，这个失败（关于党章第一条。——编者注）的意义，由于通过其余的党章条文而化为乌有了。"②

党章确定了在秘密条件许可范围内根据民主原则建立起来的中央领导机关的地位和职能。党的最高机关是党代表大会，在可能的情况下，代表大会至少两年举行一次。党总委员会在两次代表大会期间是党的最高机关。它的责任是使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活动协调一致，当这两个中央机关中的不管哪一个的全部成员都出缺时，它也有责任来恢复这个机关。党总委员会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发生关系。代表大会任命一位总委员会委员。除此以外，中央机关报

---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 274 页。

② 尔·马尔托夫《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第 76 页。

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各派两名代表参加总委员会。代表大会还任命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①

按照党章规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应该在思想上领导党，中央委员会则在实践上领导党。这种职能上的分工是由当时革命的地下活动条件所决定的。中央机关报由于受到破坏的威胁不能在国内出版，才不得不在国外出版；中央委员会长期设在国外就不合适了。

党章确定了中央领导机关和地方社会民主党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央委员会的任务是组织各委员会、委员会联盟和党的所有其他机关并领导它们的活动。它还负责组织并管理全党性企业，分配党的人力和财力，管理党的中央会计处，处理党的各种机构之间的以及它们内部的争端。负责统一和指导党的全部实践活动的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决定，所有的组织都必须执行。

中央委员会所享有的广泛的权利使它成了一个真正的、有影响的、能够克服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的机关。列宁在关于党章问题的争论的札记中写道："中央委员会的力量和权力，党的坚定性和纯洁性——这就是实质所在。"②

党章规定，每个党员或者同党有来往的任何个人，都有权要求把他们的声明原件送达党的中央领导机关。所有党组织都有

① 代表大会是通过选举的方式来任命的。正如火星派分子穆拉维约夫(格·米·米舍涅夫)在代表大会上指出的那样，"任命"这个术语之所以写进党章，是因为从广义上说，它也有"选举和批准"的意思(《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359页)。

② 《列宁文稿》第1卷第210页。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言

尤·维诺格拉多夫画

权自行处理它专门主管的党的工作范围内的事务。

代表大会挫败了机会主义者想要限制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作用和实行地方委员会无限自治的企图。同时还否决了那种对当时来说是不能容许的自下而上的建党原则。代表大会根据现实条件和事业的利益，决定从党代表大会到个别党的组织自上而下地建党。

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标志着党从手工业方式和小组习气向全俄党组织过渡。只有一些偶然的狭隘联系的小组涣散状态正在被严整的组织体系所代替，这种组织体系能保证集中统一的政党的存在。因此，代表大会决定解散一切不符合党章的组织。“劳动解放社”和《火星报》俄国组织在理解全党利益方面作出了榜样，它们宣布自行解散并溶合到统一的党里去。但是，“南方工人社”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的代表无视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继续坚持其独立存在的权利。代表大会不得不宣布将它们解散。南方工人派分子服从了代表大会的意志。可是，国外“联合会”的代表工人事业派分子阿基莫夫和马尔丁诺夫在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承认“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为国外唯一的党组织之后，却当场退出代表大会，以示抗议。

接着，代表大会转入讨论民族组织问题，其中包括重新审查崩得在党内的地位问题。代表大会讨论了崩得根据联邦原则制定的章程之后，把这个章程否决了，认为它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章程是相矛盾的。于是崩得代表团宣布退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退出了代表大会。

代表最露骨的机会主义倾向的两个工人事业派分子和五个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的中央机关报成员：
弗·伊·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尤·奥·马尔托夫

崩得分子退出代表大会，是列宁的火星派取得胜利的显著证明。这样，机会主义者的联盟便遭到削弱，站在坚定的火星派一边的代表就占了多数。在这种力量分布的情况下，代表大会开始转入选举中央委员会和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

得到普列汉诺夫支持的列宁认为，必须解散《火星报》旧编辑部，选举新编辑部。早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他就提出选举两个三人小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各由三人组成。他的关于改组编辑部的建议当时得到了其他编委的赞同。

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火星报》编辑部被看成是一个力求把党组织联合在自己周围的所谓非正式机关。它的这个任务现在已经完成了。代表大会对《火星报》的功绩作出了应有的评价，在代表们暴风雨般的掌声中通过了关于承认《火星报》为党中央机关报的决议。这同时也意味着通过了《火星报》的思想、策略和组织路线。至于谈到编辑部本部，即它的领导成员，代表们不能不注意到，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写了党纲草案，列宁写了党章草案，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还有马尔托夫最彻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的中央委员会委员：
克·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弗·威·林格尼克、弗·亚·诺斯科夫

底最坚决地捍卫了《火星报》的原则。代表们知道，《火星报》的编辑工作是由上述的三个人完成的，并且首先是由列宁完成的。旧的六人编辑部从整体说来工作效能不高：它的全部成员从来没有聚在一起开过会。列宁指出，编辑部之所以必须改组，还因为要消除某些与党机关不相适应的旧的小组习气的特点和消除著作家集团的“神权”特点。

大多数代表认为，《火星报》六个编委中只有列宁、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三人是完成党中央机关报编委这项责任重大的工作的最合适的候选人。起初，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也持这种意见。但是，后来马尔托夫分子改变了立场。他们要求代表大会不是选举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而是任命旧的编辑部成员，他们提出这项建议的理由是不应该“委屈”旧的六人小组。正如坚定的火星派公正地指出的那样，这是庸人的观点，而不是党的观点。

在代表大会最后阶段，火星派分子两个主要派别的政治立场明确形成，这对解决这个问题起了很大的作用。在 16 名火星

派分子举行的第四次非正式会议上，他们彻底分道扬镳了。其原因是关于中央委员会人选的分歧。拥护列宁的人赞成选出一个火星派的中央委员会，“温和的”火星派则赞成让南方工人派分子也参加，并且主张让奉行“曲折路线”的火星派分子占多数。坚定的火星派不能同意把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席位让给动摇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列宁写道：“十六人会议以后，火星派最后分裂了，双方宣布了战争。大会上分裂成的两个派别开始各自召开会议，即各自召集所有的同道者举行私人性质的、非正式的会谈。”①

分裂以后，坚定的火星派团结得更紧了。代表大会在一次所有《火星报》旧编委都没有出席的会议上选举了编辑部的新成员，那次会议，正如布尔什维克向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作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具有一种疯狂的，甚至是“歇斯底里的”性质。托洛茨基的关于任命《火星报》编辑部旧有成员的提议被代表大会以多数票否决了。当选为编委的是列宁、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但是，马尔托夫拒绝参加编辑部，他声明说，中央机关报的这种改革会造成一种“施行非常法来反对个别团体”的党内“戒严状况”。

马尔托夫的行为表明了他的不坚定性和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表明了他不能使个别集团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这主要表现在马尔托夫和他的同伙一样，都否认在严格的集中制原则基础上建党的必要性。例如，他公开表示担心改革后的中央机

---

① 《列宁全集》第7卷第13页。

关报会为争取影响俄国境内的中央委员会而进行斗争。列宁回答这个问题时说，到目前为止，作为一个并非党的正式组织的《火星报》的全部活动都是为争取影响而进行斗争。但现在问题已经进了一步，已经是要在组织上巩固这种影响，而不只是为争取这种影响进行斗争了。列宁说："马尔托夫同志认为这样希望影响中央委员会是我的罪过，而我却认为我过去和现在力求在组织上巩固这种影响正是我的功劳，由此可以看出，我和马尔托夫同志在政治上的分歧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原来我们甚至竟是在用不同的语言讲话！如果我们的全部工作、我们的一切努力的结果仍然是照旧为争取影响而斗争，而不是完全获得和巩固这种影响，那么这些工作、这些努力又有什么意思呢？"①

对于马尔托夫和其他机会主义者来说，列宁所捍卫的那些关于党的组织性的规定是不能接受的。默守成规，坚持采用"习惯的"形式，对组织问题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这是他们在代表大会选举中央机关时进行"造反"的原因之一。列宁认为马尔托夫分子的行为是庸俗观念同党性作斗争，是无聊的空话同起码的革命责任感作斗争。

选举了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后，代表大会随即以 24 票赞成选出了由克尔日札诺夫斯基、林格尼克和诺斯科夫组成的党中央委员会。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和林格尼克当时在俄国境内，是缺席当选的。普列汉诺夫被选为党总委员会的第五名委员。

代表大会通过建立中央领导机关，巩固了列宁的党性原则

---

① 《列宁全集》第 6 卷第 46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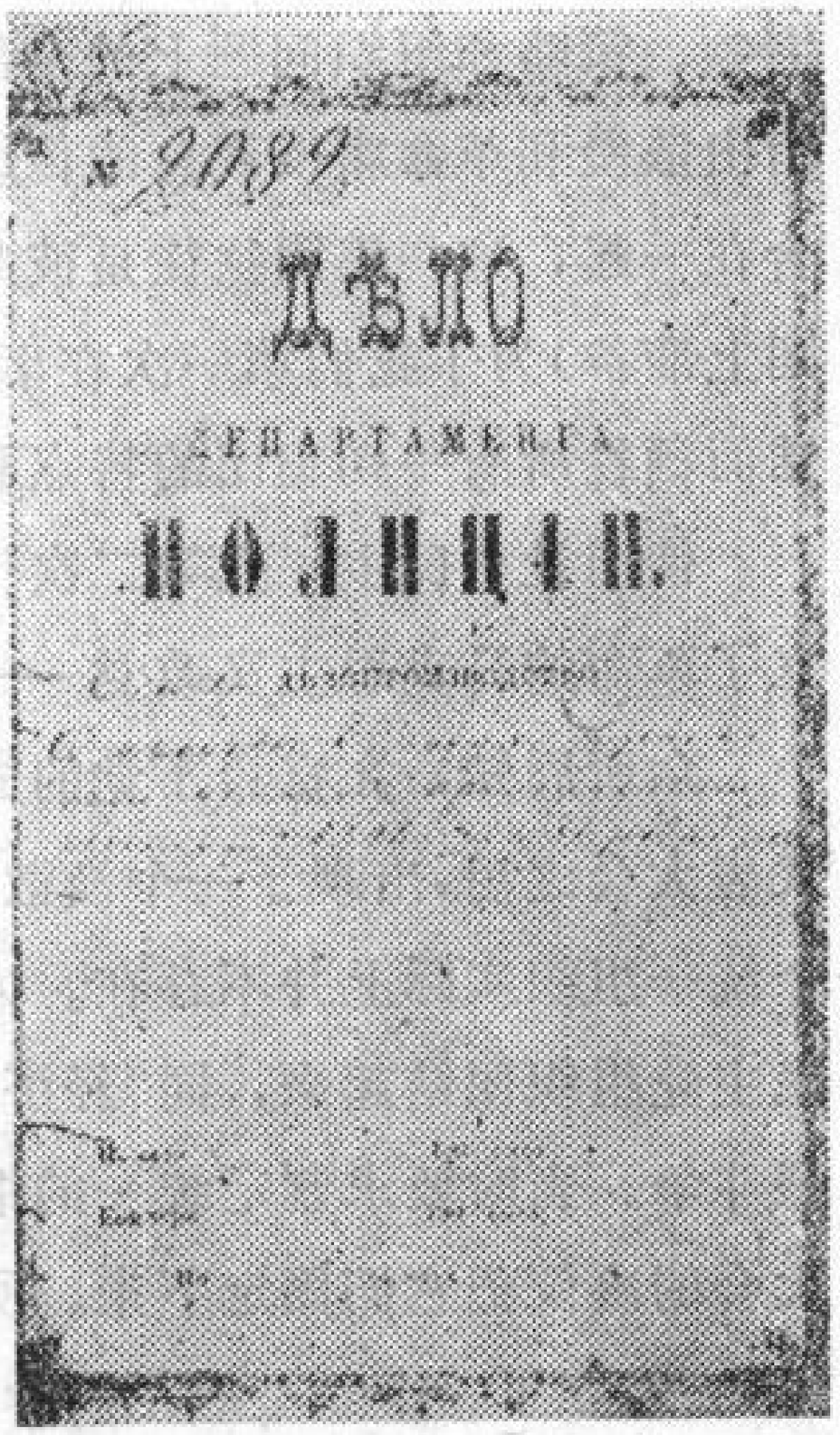
对企图在党内保持小组习气的机会主义倾向的胜利。在选举中央机关时，最后一次划分成了多数派和少数派。组成多数派的是坚定的火星派即列宁派，组成少数派的是所有马尔托夫分子加上“中派”和剩下的反火星派分子。

就这样分裂成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这种分裂导致了建立两个政党——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和小资产阶级的妥协政党。

孟什维克接受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时心情非常沉痛。在他们的发言中充满了所谓列宁压制他们的怨言，有个代表在听到这样的发言时对秘书说：“请你在记录中用泪珠代替句号！”列宁在回答孟什维克的关于“戒严状况”的号叫时说：对不坚定的动摇分子必须造成一种“戒严状况”。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了真正的党性的范围，这就对政治上的模糊不清和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造成了一种特殊类型的“戒严状况”。

孟什维克不能也不愿理解，列宁的组织计划并不是从当时在很多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盛行的那种关于党的通常的概念出发，而是从党必须进行革命活动出发。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代表大会在组织问题上所进行的斗争的意义。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意识到这里涉及的是俄国有无一个社会革命的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的问题。当时，小组习气和家庭方式以及把党理解成一种充满宽宏大量和相互谦让精神的组织这样一些传统和习惯还束缚着很多人。列宁写道：“我不能不想起我在代表大会上同‘中派’某一个代表的谈话。他向我诉苦说：‘我们的代表大会

充满了多么沉重的气氛啊！这是多么残酷的斗争，这是在怎样鼓动互相反对，这是多么激烈的论战，这是怎样的非同志态度啊！……’我回答他说：‘我们的代表大会是多么好啊！公开地、自由地进行斗争。各种意见都发表出来。各种色彩都暴露出来。各种集团都显现出来。手举过了。决议通过了。阶段渡过了。前进吧！——这是多么好啊。这才是生活呢。这才不是无休无止的讨厌的知识分子的无谓口角，人们结束这种无谓口角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解决了问题，而只是因为他们说得疲倦了……’



警察司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案卷

这个‘中派’同志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我，诧异地耸了耸肩。原来我们用不同的语言讲话。”①

按照列宁的评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是整个俄国革命运动史上独一无二的、空前未有的现象。它第一次表明了党内斗争的进程和结局，表明了党以及它的每个部分在

① 《列宁全集》第7卷第338—339页。

纲领、策略和组织问题上的全部外貌。“我们第一次摆脱了小组自由散漫和革命庸俗观念的传统，把几十个极不相同的集团结合在一起，这些集团往往是彼此极端仇视，……它们准备(在原则上准备)为了我们第一次在事实上创立起来的伟大整体——党而牺牲所有一切集团的特点和集团的独立性。”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主要成果是在俄国建立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布尔什维克党。

众所周知，在宣布了党的成立并拟定了党的任务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出现了一个涣散、分裂和动摇的时期；党作为一个统一组织实际上并不存在。为了在统一的思想纲领上把社会民主党组织团结起来，同“经济主义”进行了整整一个时期的激烈斗争。当时要求制定统一的纲领和策略及组织章程并用代表大会的决议把它们固定下来。所有这些第二次代表大会都做到了，它建立了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即布尔什维克党。党的核心由职业革命家组成，他们是在同“经济派”及俄国工人运动中的其他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

列宁在建党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是新型政党的缔造者，这个党根本不同于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政党。为了制定党的思想、政治和组织原则，列宁进行了十年孜孜不倦的鼓舞人心的工作，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思想。列宁在1893—1903年这一时期写的很多著作，他为了克服俄国社会民主党队伍中的思想涣散和小组隔绝状况而进行的大量实际

---

①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08页。

工作，他为反对工人运动中形形色色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的集团和派别以及为反对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的“革命性”而进行的彻底的不调和的斗争，构成了建立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政党的牢固基础。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纲和党章的准备工作同列宁的名字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党纲指出了实现工人阶级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的斗争道路。它体现了渴望摆脱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章确定了列宁的组织原则，这些组织原则保证了建立一个作为工人阶级的战斗先锋队和历史革命过程的领导力量的统一集中的政党。

二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分裂和党组织在布尔什维主义立场上的团结

布尔什维克同分裂分子孟什维克的斗争。党内危机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摆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面前的任务是：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在通过的各项决议的基础上把各个党组织团结起来，使广大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作好迎接未来战斗的准备。这已经变得非常必要，因为革命的雷声已经开始隆隆响起来了。

在列宁的倡议和直接参加下，中央委员会起草了一个《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例行代表大会的通告》。这个通告载于 1903 年 11 月 25 日《火星报》上，以后又在俄国印成单行本。

这个文件对代表大会作了简要的总结，谈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以及“贯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党章的通过情况。《通告》号召各个党组织为贯彻执行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为使党成为在原则上坚定的、在组织上团结的、能够领导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集体力量而顽强斗争。①

代表大会结束后不久，中央委员会便开始工作了。早在1903年7月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就从萨马拉迁到了基辅，在那里成立了中央委员会俄国局②。到基辅来的还有德·伊·乌里扬诺夫、玛·伊·乌里扬诺娃、莉·米·克尼波维奇。莉·米·克尼波维奇是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秘书(后来，即1904年春，叶·德·斯塔索娃代替了她)。

在日内瓦成立了中央委员会国外部，由从俄国来的弗·威·林格尼克领导。他最亲密的助手是中央委员会国外代办员马·尼·利亚多夫、潘·尼·勒柏辛斯基、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国外部的全部活动都是在列宁领导之下进行的，国外部同中央委员会俄国部分之间建立了巩固的联系。

这样就在党内第一次出现了领导全部实际工作的统一的中央。它立刻便面临着一系列迫切的工作。1903年10月13日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给列宁写道：“你责备说我们不给你写信，可是，倘若你知道我们这里是多么忙的话，也许你就会理解我们的嘴巴为什么快变成哑巴了。”③ 由于工作量很大，克尔日札诺夫斯

---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第745页。

② 1904年初，中央委员会俄国局从基辅迁到莫斯科。

③ 《列宁文集》俄文版第7卷第96页。

基和诺斯科夫于1903年9月底把费·瓦·古萨罗夫、罗·萨·捷姆利亚奇卡、列·波·克拉辛、玛·莫·埃森补选进了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内成立了组织组、技术组、财政军需组和军事组，后来又成立了执行委员会来协调中央委员会的整个活动。

列宁密切注视着中央委员会的一些最初步骤。他告诫中央委员会不要使职权和力量过于分散，要把精力集中在主要方面：安排好同地方委员会的联系，通过自己的代办员来巩固这些联系，在布尔什维主义原则基础上把它们团结起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主张把最有经验、最有独创精神的工作人员补选进中央委员会。

当时在俄国，有一些坚定地站在列宁立场上的著名职业革命家在进行积极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他们是：彼得堡委员会的叶·德·斯塔索娃；北方委员会的维·鲁·明仁斯基和尼·瓦·罗曼诺夫；下新城委员会的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和奥·伊·查钦娜；基辅委员会的亚·格·施利希特尔；敖德萨委员会的康·奥·列维茨基和尼·阿·斯克雷普尼克；特维尔委员会的普·弗·库杰利、康·尼·萨莫伊洛娃和策·萨·博勃罗夫斯卡娅；高加索联合委员会的米·格·茨哈卡雅和亚·格·楚卢基泽。此外，根据列宁的建议，一批参加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代表派到了地方党组织中去工作，他们是：罗·萨·捷姆利亚奇卡、尼·厄·鲍曼、亚·米·斯托帕尼、德·伊·乌里扬诺夫、谢·伊·古谢夫、波·米·克努尼扬茨和谢·伊·斯切潘诺夫等人。

大多数地方委员会的领导人都是在同“经济派”斗争中成长

起来并由列宁的《火星报》原则精神培育起来的党的骨干。他们把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作为行动的战斗纲领接受了下来。例如，莫斯科委员会在它 1903 年底通过的决议中说："莫斯科委员会表示完全拥护代表大会的决议……完全服从中央机关的领导，深信中央机关定能胜利地完成代表大会赋予它的把革命社会民主党联合起来的任务。"①

布尔什维克在各地加强了委员会之间的联系，扩大了在工厂、在农民中间、在军队里的鼓动工作，改善了革命活动的组织形式。在 1903 年 11 月至 12 月间，彼得堡委员会在谢米扬尼科夫工厂、车辆制造厂、奥布霍夫工厂、普梯洛夫工厂、弹药厂、工具厂以及其他工厂建立了工厂委员会；安排专门的组织工作者去做各区的领导，每周都举行区宣传员的会议，扩大了传单的发行量。②

频繁的逮捕使莫斯科委员会遭到削弱，但它仍然开展了积极的活动。1903 年底，维·巴·诺根经过长期的监禁之后来到莫斯科。他立刻便感觉到了组织中的活跃气氛。"我在莫斯科所见到的，同 1901 年相比已经是另外一番景象。领导我们组织的是委员会，它同莫斯科的各个区都有联系，此外，还有相当大的一批宣传工作人员……"③ 莫斯科委员会的影响也扩及到农民。在莫斯科省的谢尔普霍夫县、科洛姆纳县、梅提施县都建立了党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和资料汇编》1955 年莫斯科版第 97 页。

② 同上书，第 560—561 页。

③ 《无产阶级革命》杂志 1925 年第 2 期（总第 37 期）第 205—206 页。

的小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特维尔委员会在工厂建立了可靠的工人小组，并且每周都散发至少300张传单。到1903年秋天，里加委员会已在一些工厂和铁路工厂建立了小组。北方委员会在短暂的时间里，工人小组的数目就增加了两倍。下新城委员会加强了同南方一些党组织的联系，开展了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的学习，同地方卫戍部队有革命情绪的士兵建立了联系。敖德萨委员会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到1903年底，它在一天之内散发了6,000到8,000份传单。警察司的文件中说："很遗憾，委员会活动的情况非常明显：委员会的出版物到处传播，在城内散发，从邮局寄走……"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国内中心区域和边疆地区出现了一些新的党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阿尔汉格尔斯克委员会、维亚特卡委员会、奥廖尔-布良斯克委员会、塞瓦斯托波尔委员会。1904年夏天，在乌拉尔建立了当地的党的中心——乌拉尔区域委员会。1903—1904年，在白俄罗斯的明斯克、哥美耳、博勃鲁伊斯克、维切布斯克、莫吉廖夫、格罗德诺、波洛茨克、莫齐尔出现了社会民主党的组织。1904年初，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些地区建立了两个大的党的中心——西北委员会和波列斯克委员会。西北委员会领导明斯克省、维切布斯克省以及科夫诺省一部分

---

① «乌克兰的1905—1907年革命»（文件和资料汇编）1955年基辅版第1卷第639页。

地区的党组织。波列斯克委员会联合莫吉廖夫、明斯克南部、切尔尼戈夫省和波尔塔瓦省的一部分社会民主主义力量。

这两个委员会都坚定地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坚决反对崩得的民族主义政策。后来列宁写道："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所奉行的不是民族主义政策，而是关心于建立一些能够把各个地方的工人……统统团结为一个整体的委员会（如波列斯克委员会、西北委员会）。"①

党竭力使俄国各族人民都来参加革命运动，把他们团结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下。在不同民族的工人和农民中间进行工作，要求采取不同的方式。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建立了"古墨特"（"力量"）小组，这个小组享有委员会分部的权利，并在委员会的领导下，在东方各族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宣传工作。

这样，布尔什维克在执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指示的同时，也就在不断巩固作为战斗的革命力量的党。但是，这一点却遭到了孟什维克的反对。他们由于实行机会主义、分裂主义政策而给党组织带来了涣散和混乱，妨碍了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他们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后，一心想着捍卫自己的小组利益，夺取党的中央机关。但是由于党内大多数都反对孟什维克，于是他们便选择了一条抵制党的中央机关的道路，一条进行分裂和破坏组织、诽谤列宁的道路。正如马尔托夫所说的那样，孟什维克发动了"反列宁主义的起义"。这是反党的起

① 《列宁全集》第8卷第465页。

义。马尔托夫分子拒绝参加《火星报》的工作，策划阴谋来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破坏中央委员会的工作。

实际上，孟什维克是在分裂党。不过这种分裂是以独特的形式进行的。孟什维克拒不服从代表大会的决议，同时却不公开要求自己的拥护者同党分裂。社会民主党人忘我的工作使党在工人阶级中赢得了崇高的信誉和不容置疑的威望。党吸收了俄国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旗帜成了为劳动群众的利益而进行英勇斗争的象征。公开脱离这样的党立刻就会使工人们同分裂分子分道扬镳。正因为如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分裂才变成布尔什维克革命派和孟什维克机会主义派之间在已建立的党的范围内展开的一场激烈的斗争。

列宁珍视党的统一，并不遗余力地防止分裂。克鲁普斯卡娅在写给俄国的一封信中说，希望事情不要发展到分裂的地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了看这封信的内容，补充了一句："**如果是这样，那就太严重了。**"① 起初，为了党内的和平，列宁并不反对对孟什维克作些个别的让步。他以很大的耐心一次又一次地试图说服马尔托夫分子停止那种使党受到分裂威胁的抵制行为。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孟什维克所追求的不是和平，而是战争；他们追求的不是个别的让步，而是夺取党的中央机关和改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以满足自己派别的利益。

---

①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2号，目录第1号，保管单位第1139号，第5—6张。

马尔托夫分子分裂和破坏组织的活动引起了严重的党内危机。它的明显表现是：在从小组习气向党性过渡、从涣散状态和手工业方式向集中制和严格的党的纪律过渡时发生了困难。这次危机的特点是从上面而不是从下面发生的。几乎所有的地方委员会都赞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并愿意在选出的中央机关领导下齐心协力地共同工作。

在代表大会的代表向地方党组织介绍了代表大会的结果之后，在 1903 年底以前发表了意见的 18 个组织中，有 14 个组织谴责了孟什维克的行为。它们是：彼得堡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特维尔委员会、北方委员会、图拉委员会、下新城委员会、萨拉托夫委员会、奥廖尔委员会、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敖德萨委员会、中乌拉尔委员会、高加索联合委员会、沃罗涅什社会民主党“斗争基金会”、里加社会民主党小组。支持孟什维克的只有基辅委员会、哈尔科夫委员会、顿河委员会和矿工联合会。

但是，马尔托夫分子不愿意考虑党的意志。他们成了吸引一切机会主义分子的中心，同《火星报》昨天的敌人结成联盟，向第二国际的首领们乞求援助，并开始向布尔什维克发动猛烈进攻。

1903 年 9 月，在日内瓦举行的十七名孟什维克的派别会议上建立了由马尔托夫、唐恩、波特列索夫、阿克雪里罗得和托洛茨基组成的秘密的反对派反党中心——少数派常务局。会议制定了派别活动纲领并拟定了夺取党中央机关的措施，指出为了这一目的必须“采取一切手段”。会议特别重视夺取地方委员会，力图通过它们来影响党中央机关，“以便改组中央机关”。

孟什维克不顾党的章程而设立了自己的中央会计处、向委员会提供反对派书刊的运输系统，并开始着手出版《叛逆报》。为了夺取地方委员会，还建立了流动代办员网。

9月21日(10月4日)又作了一次同反对派达成协议的尝试。当时举行了会议，出席会议的一方面是列宁、普列汉诺夫和林格尼克，另一方面是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和波特列索夫。由于孟什维克拒不让步，这次会议也就没有取得任何结果。第二天，列宁给在俄国的中央委员寄了一封信，预先通知他们说："再也没有什么和平的希望了，完全没有了……现在已经宣战了，他们……已经动身到俄国去作战了。请准备参加一场完全公开的、然而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吧。"①

反对派的骨干主要是由党内那些脱离工人运动并且不愿服从党的纪律的知识分子阶层组成的。他们在"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中占大多数。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中央委员会决定改组同盟，同时保留它的委员会权利。但是，马尔托夫分子坚决主张在改组之前召开同盟代表大会，以便使同盟继续作为他们派别活动的堡垒保留下来。列宁预料到，同盟代表大会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事实也的确如此。孟什维克把10月份举行的代表大会变成了对布尔什维克和党中央机关进行激烈攻击的场所。

列宁作了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工作的报告。他讲得心平气和，具有说服力，并且主要是讲布尔什维克和

---

① 《列宁全集》第36卷第108页。

孟什维克之间在原则方面的分歧。接着马尔托夫作了补充报告。他的发言把气氛搞得异常紧张。他避而不谈原则性问题，却一味进行粗暴的攻击、诬蔑和造谣中伤。于是布尔什维克代表①向代表大会的主席团声明："我们这些下面署名的人对马尔托夫同志和同盟的多数派……把原则争论变成进行诽谤、诬陷、骂街、怀疑等等的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慨。"②

同盟章程草案的讨论也是在同样的情况下进行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正式批准同盟为享有委员会权利的国外组织，责成它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和监督下进行工作。孟什维克不愿意承认这些决议。他们制定了自己的章程，要把同盟变成不依附于中央委员会的组织，使同盟能够独立地同各地方委员会建立联系、出版书刊并把这些书刊运到俄国去。分裂分子的计划是清楚的，他们要使同盟脱离党的监督并使它成为派别斗争的主要中心。

布尔什维克不能同意这样公开践踏党性原则。10月18日(31日)，当孟什维克投票通过同盟章程时，中央委员会代表林格尼克声明说，应当把章程送交中央委员会批准，并事先进行修改，使之符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孟什维克拒绝了这一点。林格尼克代表中央委员会宣布代表大会是非法的，同时布尔什维克退出了代表大会。普列汉诺夫也同他们一起退了出来。这是在那一时期他同布尔什维克共同迈出的最后一步。

---

① 布尔什维克有15名代表(18票)，孟什维克有18名代表(22票)。

② «列宁文集»俄文版第7卷第173页。

二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分裂和党组织在布尔什维主义立场上的团结

随着党内斗争的尖锐化，普列汉诺夫越来越倾向于同孟什维克调和。他之所以这样做，这与他过去的动摇和错误有关，也因为他多年脱离俄国革命运动、忽视党在新形势下所面临的任务。他不理解在俄国建立一个严格集中的政党是完全必要的，却指望采取西欧那些在比较和平和公开的活动条件下所形成的党的建设方式。普列汉诺夫只是与党的国外部分交往，并没有看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俄国革命群众之中。因此，他认为马尔托夫及其拥护者所实行的抵制似乎意味着党的灭亡。勒柏辛斯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到普列汉诺夫时写道："普列汉诺夫显然是筋疲力尽了。他象离开了大地的安泰一样，失去了自己的革命威望。他头脑中缺乏从俄国实际生活中得来的直接的活生生的印象，这……是他生活中的大悲剧的根源。他剩下的不可剥夺的优点，只是巨大的逻辑力量，渊博的学识，对已经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坚定的但有时是刻板的理解以及用这一思想的表面形式进行炫耀的本领。"①

10 月 18 日(31 日)晚上召开了布尔什维克(同盟成员)的非正式会议。大家都在等普列汉诺夫。他果然来了，带着一种忧郁而激动的神色并突如其来地声明说："应该和解！"普列汉诺夫开始讲起必须彻底结束党内的分裂状况。然后，他转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他相信，把受到委屈而起来造反的编辑吸收到编辑部来，是"安抚他们并消除其危害性的最好方法"。当天晚上，普列汉诺夫声明说，再也不能"自相残杀了"，他要求把所有

---

① 参看勒柏辛斯基《转变》1957 年三联书店版第 183 页。

的旧编辑补选进《火星报》编辑部，否则他就辞职。

普列汉诺夫的突然转变使布尔什维克陷入困难处境。列宁写道，普列汉诺夫“这样就使我、库尔茨和我们大家万分尴尬”①。列宁不能同意这种让步，因为这样做，实际上是为了迎合小组利益而取消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并为反对派向党进行新的进攻扫清道路，因而他于10月19日（11月1日）宣布退出《火星报》编辑部。

与此同时，普列汉诺夫开始同马尔托夫分子进行谈判。他们的欲望更大了。现在他们所要求的不仅仅是恢复《火星报》旧编辑部，而且还要求把孟什维克补选进中央委员会，在党总委员会中给他们两票，承认同盟代表大会是合法的。孟什维克同意在布尔什维克完全放弃自己的立场的情况下“媾和”。这种可耻的媾和只能是彻底瓦解党。然而普列汉诺夫却把它接受下来了。10月22日（11月4日）马尔托夫兴高采烈地通知阿克雪里罗得说：“……普列汉诺夫建议我们（同他一起！）在《火星报》上进行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战争。不管怎样，列宁是被击败了。”②

列宁一下子就明白了马尔托夫分子的意图。他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内巩固住自己的阵地，以便把这个最重要的中央机关掌握在布尔什维克手中并从这里去击溃机会主义者。列宁要求中央委员会俄国部分的代表到日内瓦来共同制定总的行动路线。

---

① 《列宁全集》第34卷第182页。

② 《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通信集》1924年柏林版第97页。

11月7日(20日)一早，克尔日札诺夫斯基便到达日内瓦。但是他没有很好地研究当时的情况，采取了调和主义的立场。克尔日札诺夫斯基不同意列宁主张采取坚决的有原则的行动，而宁愿去同反对派继续进行谈判和讨价还价。11月12日(25日)中央委员会四名委员(列宁、林格尼克、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和加尔佩林)①在日内瓦举行会议。会上确定对孟什维克采取最后一次让步性非常措施。叙述这些让步性措施的文件名之曰中央委员会最后通牒。

普列汉诺夫对中央委员会最后通牒所作的回答是，擅自把四个原来的编辑都补选进了《火星报》编辑部。马尔托夫分子利用这一点拒不接收最后通牒，并以此向中央委员会宣布了公开的战争。正如列宁所预料的那样，让步只能使孟什维克的立场更加顽固，使党内危机进一步加深。

普列汉诺夫在《火星报》第52号上发表的《不该这么办》一文中企图从理论上为自己的调和主义行为辩护。他在文中硬说，修正主义是一回事，而修正主义者则是另一回事。他写道，我们应该同修正主义作斗争。然而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在同修正主义"时时为敌"的同时，也应该同修正主义者时时处处为敌呢？对这个问题，普列汉诺夫的回答是否定的。为了"和平"，他要求"宽恕敌人"，要求向孟什维克表示出"爱好和平、温和与让步"的愿望。普列汉诺夫的文章是反对列宁的集中制原则的。文章恳求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不要做"集中制的空想家"，要求宽恕那些破

① 列宁和加尔佩林那时已被补选进中央委员会。

坏党的纪律的人。①

《不该这么办》一文是发给马尔托夫分子进入《火星报》编辑部的入门证。普列汉诺夫开始宣布同孟什维克媾和，不久他自己也变成了孟什维克并开展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激烈斗争。列宁是这样评价普列汉诺夫在那一段时期的演变的："（1）1903年8月是一个布尔什维克；（2）1903年11月（《火星报》第52号），主张同'机会主义者'孟什维克建立和平；（3）1903年12月是一个孟什维克，而且是一个狂热的孟什维克。"②

由于普列汉诺夫的帮助，孟什维克巩固了自己在《火星报》的地位，并加倍努力地继续破坏党的基础。《火星报》从第52号起，即在列宁退出编辑部之后，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它开始嘲笑过去所崇拜的东西，崇拜过去所嘲笑的东西。《火星报》向右急转，成为进行反党斗争的机关报，成为宣传组织上的机会主义、后来又宣传策略上的机会主义的机关报。在《火星报》上公开宣扬无政府主义化了的个人主义；必须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的要求被宣布为"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少数服从多数被宣布为"兵营的纪律"，集中制遭到诅咒，并宣布要实行无边际的自治制来代替集中制。列宁写道："旧《火星报》曾教人领会革命斗争的真理。新《火星报》却教人领会处世妙诀：忍让与和睦相处……

---

① 值得注意的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首领司徒卢威对普列汉诺夫转向孟什维克极表同情。他在《重大的转变》一文中对《不该这么办》这篇文章加以赞扬，他认为，这篇文章一定会促进无产阶级同自由派资产阶级接近（《解放》杂志1903年第13期（总第37期）第217—218页）。

② 参看《列宁全集》第20卷第360页。

这是多么可耻呵！他们把我们的旧《火星报》糟蹋到何等地步了呵！”①

在马尔托夫的《我们的代表大会》（《火星报》第53号）一文中，编辑部猛烈攻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和布尔什维克，说什么他们对党内的集中制作了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解释。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最初是为孟什维克的反对派机关报《叛逆报》写的，可是现在《叛逆报》的任务却由《火星报》承担了。《火星报》的编辑们忽然“变得聪明起来”，他们开始攻击列宁的《怎么办？》一书，为列宁在书中所抨击的那些人进行辩护。普列汉诺夫在《火星报》第53号上发表了他的《谈谈“经济主义”和“经济派”》一文，他在文章中为“经济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粉饰，不仅找出了经济主义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缺点，还找出了优点。在另一篇文章中（第65号）普列汉诺夫写道：“……我们事业的利益——即……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要求我们不要抛弃过去的经济派……”诚然，他避而不谈昨天的“经济派”同今天的孟什维克已完全和谐一致。② 普列汉诺夫已经走到了因地方委员会拥护集中制而开始辱骂它们的地步。

普列汉诺夫转向孟什维克，使孟什维克阵营内部笑逐颜开。他们认为，现在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击败“不驯服的”多数派并使国内的地方党组织跟着自己走了。在一封从基辅写给特维尔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08—509页。

② “经济派分子”阿基莫夫谈到新《火星报》时写道：“再过不久，我便会完全赞成它。”（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18号，目录第24号，保管单位第19096号，第3张。）

的信中，孟什维克号召“尽可能广泛地把普列汉诺夫转变”的消息传播开来。①

孟什维克为巩固自己在俄国的阵地而拚命进行斗争。他们把诽谤性的书刊抛给地方组织，向四处派出密使，要他们不择手段地去夺取委员会，如果不能得逞，便成立与之相对抗的独立的孟什维克团体。

当时，除了那些有代表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地方委员会外，国内在基什尼奥夫、沃罗涅什、波尔塔瓦、克列缅楚格、叶利萨维特格勒、赫尔松、萨马拉、喀山、斯摩棱斯克、彼尔姆、叶卡特林堡、奔萨、里加、塞瓦斯托波尔、奥廖尔、库尔斯克、阿斯特拉罕以及其他城市还有一些社会民主党组织。并不是所有的人一下子都清楚地认识到党内危机的实质，何况孟什维克还粗暴地歪曲他们同布尔什维克分歧的原因，把一切都说成是个人的无谓争吵，进行蛊惑宣传并对列宁派进行诽谤。用克鲁普斯卡娅的话来说，马尔托夫分子唆使工人们去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委员会，“**千方百计地去动摇他们对委员会的信任**”②。

地方委员会成了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之间进行激烈斗争的场所。首先，马尔托夫分子企图钻入由列宁的坚定拥护者叶·德·斯塔索娃领导的彼得堡委员会。在这里，孟什维克的一

---

①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278号，目录第10号，保管单位第34700号，第2张。

②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375号，目录第7Н号，保管单位第18825号，第1张背面。

切进攻都被打退。早在 1903 年 10 月 4 日彼得堡委员会就通知中央委员会国外部说，很快就会寄去“关于呼吁共同工作，表示信任最高机关和斥责破坏组织的人的决议”①。

在莫斯科，反对派分子也遭到了失败。这里有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弗·亚·奥布赫、谢·伊·米茨凯维奇，不久，尼·厄·鲍曼和波·米·克努尼扬茨受列宁的委托也到莫斯科来了。于是孟什维克便集结到特维尔，打算把那里的委员会搞乱。② 但是他们未能得逞。特维尔委员会仍然忠于布尔什维克；把雅罗斯拉夫里、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科斯特罗马和弗拉基米尔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统一起来的北方委员会也是如此。这样，俄国工业无产阶级主要部分所集中的中部地区的党组织就都是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彼得堡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执行彻底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伏尔加河流域和俄国东部，孟什维克没能站住脚。伏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的党组织都站在列宁方面。在乌拉尔，分裂分子遭到了坚决的驳斥。乌法委员会、中乌拉尔委员会和彼尔姆委员会给《火星报》编辑部寄去一封很长的信，信中严厉谴责了新火星派的机会主义方针，并表示坚决拥护列宁的集中制建党原则。信中说：“只有完全掌握了各个地方委员会的全俄集中的革命家组织，才能够预见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对斗争有所

---

①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 24 号，目录第 3 H号，保管单位第 1345 号，第 7 张背面。只有彼得堡“工人组织”这个影响不大的“经济派”组织支持孟什维克。

② 同上，第 6 张背面。

准备，并走在群众的前面。”①

高加索的情况比较复杂。孟什维克托普里泽一回到高加索，便开始进行破坏组织的工作。孟什维克的代办员被派到巴库、巴统和库塔伊斯。布尔什维克楚卢基泽、茨哈卡雅和博乔里泽等人对分裂分子进行了揭露。在 1903 年 10 月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会的代表大会上（参加代表大会工作的有梯弗利斯委员会、巴库委员会、巴统委员会以及依麦列梯亚-明格列里亚委员会的代表），尽管有一部分代表拥护托普里泽，但大多数代表都谴责孟什维克破坏组织的政策，结果通过了一项赞同列宁及其拥护者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立场的决议。

孟什维克只有在乌克兰碰上了一点运气。诚然，他们在敖德萨委员会、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和尼古拉耶夫委员会② 遭到了反击，因为在那里有坚定的列宁派康·奥·列维茨基、谢·伊·古谢夫、伊·克·拉拉扬茨在积极活动，但是他们毕竟把基辅委员会变成了自己的立脚点。俄国主要的孟什维克力量都集中在这里，并从这里对布尔什维克的委员会进行经常的袭击。反对派在哈尔科夫委员会和顿河委员会以及在克里木联合会和矿

---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和资料汇编》第 144 页。

② 谢·伊·古谢夫指出，布尔什维克作了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以后，在这些组织中形成了“坚强的布尔什维克核心”（《无产阶级革命》杂志 1928 年第 6—7 期（总第 77—78 期）第 54 页）。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几乎所有的尼古拉耶夫委员会成员都被逮捕了，因此，它暂时落到了孟什维克手中，但是到 1903 年底至 1904 年初，委员会又坚定地站到了布尔什维主义的立场上。

工联合会(后来为顿涅茨联合会)也站住了脚。

总的结局对孟什维克来说是可悲的。它有力地证明，孟什维主义同革命的无产阶级是格格不入的，马尔托夫分子的组织上的机会主义遭到了大多数地方委员会的坚决反对。

尽管远离俄国，列宁还是以极为充沛的精力领导了争取地方委员会的斗争。他同党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党组织保持着密切的经常的联系。列宁不得不在极其复杂而艰难的条件下进行斗争。列宁为创办《火星报》倾注了那么多心血，可是《火星报》现在却对他进行恶毒攻击，肆意辱骂和无端指责。1903 年 12 月 3 日(16 日)林格尼克在写给住在俄国的中央委员会成员的信中说："对列宁进行诽谤中伤已渐渐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① 对中央委员会的支持变得越来越渺茫了。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许多成员开始动摇起来并讨好孟什维克。

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强不屈。他寄给俄国的信充满着乐观主义。他要地方工作者确信布尔什维主义的原则必然获得胜利，号召他们对机会主义者的任何勾当和进攻给予反击，帮助他们制定正确的路线。在同俄国保持秘密联系方面，克鲁普斯卡娅给了列宁非常宝贵的帮助，她在退出《火星报》编辑部之后做了中央委员会国外部的秘书。列宁每月收到近 300 封信件。列宁同捷姆利亚奇卡、鲍曼、斯塔索娃、李维诺夫、古谢夫、克尼波维奇、拉拉扬茨以及其他肩负着反对俄国孟什维克斗争的主要重担的布尔什维克经常通信。列宁依靠这些久经锻炼的骨干，

① 《列宁文集》俄文版第 10 卷第 63 页。

信心百倍地领导着党去克服危机。

到 1904 年初，俄国大多数党组织都谴责了新《火星报》的机会主义路线。难怪马尔托夫颠倒黑白地说“争吵”的中心不在国外，而在国内。的确，孟什维克在国外要比在国内安逸得多，在国内，委员会一个接着一个都起来反对他们了。

尖锐的党内斗争在那些早在旧《火星报》时期就已经存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协助小组中也开展起来了。列宁的战友邦契-布鲁耶维奇、沃罗夫斯基、利亚多夫、皮亚特尼茨基经常走访党的国外组织，使它们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早在 1903 年 11 月，日内瓦小组、柏林小组、伯尔尼小组以及达姆施塔特小组就表示支持中央委员会。例如，日内瓦小组宣布它愿意“遵循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和指示并通过中央委员会所指定的那些组织给运动以帮助”①。

马尔托夫分子夺取《火星报》后就在党总委员会中牢靠地巩固下来了。在这里，一方面是中央委员会的两名代表——列宁和林格尼克，另一方面是一个结合得很紧的孟什维克三人团：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

党的最高机关变成了执行派别政策的工具。1904 年 1 月在日内瓦举行的历时三天的党总委员会会议就证明了这一点。列宁提议通过一项关于能够恢复党内和平并结束实际工作的混乱现象的措施的决议。总委员会中的孟什维克否决了这项决议。更

①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 18 号，目录第 4 H号，保管单位第 37102 号，第 4 张。

严重的是，总委员会又向着分裂迈进了一步，它允许《火星报》将自己的代办员派往各地方委员会，并越过中央委员会径自将书刊运往俄国。最后，总委员会在普列汉诺夫的倡议下还同意将孟什维克补选进中央委员会。这时列宁确信，总委员会已不能战胜危机，因而提议召开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作为摆脱现状的唯一出路。然而，这个提案也被否决了。

早在1903年底列宁就有了必须召开代表大会的念头。他在当时写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说："**出路只有一条——召开代表大会。口号是同破坏组织者作斗争。**"① 代表大会应该指出孟什维主义的虚弱、它的脱离群众，指出马尔托夫分子不仅是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少数，而且也是党内的少数。为了把机会主义者的幕后阴谋同党公开的、正当的和原则性的主张作个比较，就必须召开代表大会。那时派别分子就只能或者同意这一主张，服从这一主张，或者不再认为自己是党员。

各地方委员会应该说出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决定性的话。列宁建议中央委员会"**把所有一切力量都调到各委员会里去**"②。

列宁领导的中央委员会国外部采取了有力措施去团结俄国的党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北方局、南方局和东方局这几个地区性的布尔什维克据点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北方局是于1904年初在莫斯科成立的。参加北方局的有

① 《列宁全集》第34卷第196页。
② 同上。

尼·厄·鲍曼、彼·阿·克拉西柯夫、叶·德·斯塔索娃、弗·威·林格尼克(从日内瓦回到俄国后)。北方局指导莫斯科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特维尔委员会、下新城委员会、北方委员会、里加委员会的工作。在捍卫党、反对孟什维克和调和派的斗争中，北方局成了列宁的主要支柱。国外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就是通过它同国内许多党的委员会保持联系。

1904 年 1月瓦·瓦·沃罗夫斯基受列宁的委托到了俄国南部，并在这里，也就是在敖德萨，同伊·克·拉拉扬茨和康·奥·列维茨基一起建立了中央委员会南方局。南方局领导敖德萨委员会、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尼古拉耶夫委员会的工作，并同北方局建立了联系。它把南方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为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进行了积极的宣传鼓动工作。敖德萨委员会广泛宣传了一项决议，其中严厉谴责了“少数派斗争的性质及其在斗争中所采用的那些手法”，并指出唯一的出路就是“立刻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只有它才能结束这种完全不正常的状态”。①

1903 年底在萨马拉建立了中央委员会东方局。东方局负责协调西伯利亚、乌拉尔和伏尔加河流域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活动。但是，调和派在东方局占据了领导地位，这给它的工作带来了恶劣的影响。高加索联合委员会起了高加索中央委员会区域局的作用。在这里，布尔什维克坚持了自己的立场，而且委员会为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进行了宣传鼓动工作。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和资料汇编»第 188 页。

二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分裂和党组织在布尔什维主义立场上的团结

中央委员会各区域局特别是南方局和北方局的建立，是在加强俄国布尔什维克力量的道路上向前迈出的一大步。各区域局为建立一些独立的布尔什维克中心奠定了基础。争取地方委员会的斗争表明布尔什维克的影响正在扩大，表明布尔什维克同国内革命无产阶级有着密切的联系。实际生活本身使从事实际工作的革命家们确信，列宁的组织思想是正确的，必须有一个统一的、紧密团结的、集中的党。为了在革命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把俄国社会民主党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团结起来，为了培养党的干部具有决不容忍机会主义的精神，列宁进行了孜孜不倦的工作，这对战胜孟什维克起了巨大的作用。列宁在旧《火星报》时期所写的著作，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和在代表大会以后为捍卫党和党的组织原则所作的发言，从思想上武装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给他们指出了进一步建设党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动员他们为反对机会主义、为维护和加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革命原则而斗争。

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一书。布尔什维主义的组织原则

列宁反对孟什维克的斗争始终贯串着强烈的党性。孟什维克想掩盖分歧的实质，他们把一些个人受到的委屈和有关中央机关成员的闲话和议论提到了首位，从而使党内舆论产生混乱。相反，列宁首先极力让党员群众认清斗争的思想意义，使他们了解分歧的真实情况。要进一步阐明真相，让党了解一切，以便对种种分歧作出评价——列宁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这说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尊重党，信任党的工作者的独立判断。1903 年 12 月他写道："而要使他们了

解，那就应该大力进行解释，所以我无论如何不放弃我的打算，即写一本专门的小册子详详细细地（必要时还得利用一切文件）来解释全部问题。只要党的代表大会和同盟代表大会的记录一公布，也就是说在不久的将来，我就要着手写这本小册子。”①

的确，列宁于 1904 年 1 月便着手写《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了。他的时间不够：实际斗争花费了他很多精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夜以继日地工作，根本得不到休息。1904 年 3 月 26 日（4 月 8 日）克鲁普斯卡娅在给下新城委员会一个成员的信中写道：“这个月底，列宁关于代表大会和党内形势的一本小册子（份量很重，有 8—9 个印张）即将脱稿。应该认为，这本小册子将会透彻地阐明多数派的立场，我甚至有一个希望，这本小册子多少会使目前盛行于党内的理论上的混乱现象得到消除。”②

5 月，列宁的著作问世了。在这部著作中，列宁分析了两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党划分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政治意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组织基础。马尔托夫分子硬要人们相信，似乎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在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没有任何原则分歧。这种掩盖分歧的原则方面的企图表现了机会主义的特征：模棱两可，含糊不清，力图把分歧说成是个别的修正和怀疑。列宁详细地分析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和党的其他文件，令人信服地证明，在孟什维克的“修正”和“怀疑”后面，隐藏着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

① 《列宁全集》第 7 卷第 115 页。

② 《列宁文集》俄文版第 15 卷第 15 页。

二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分裂和党组织在布尔什维主义立场上的团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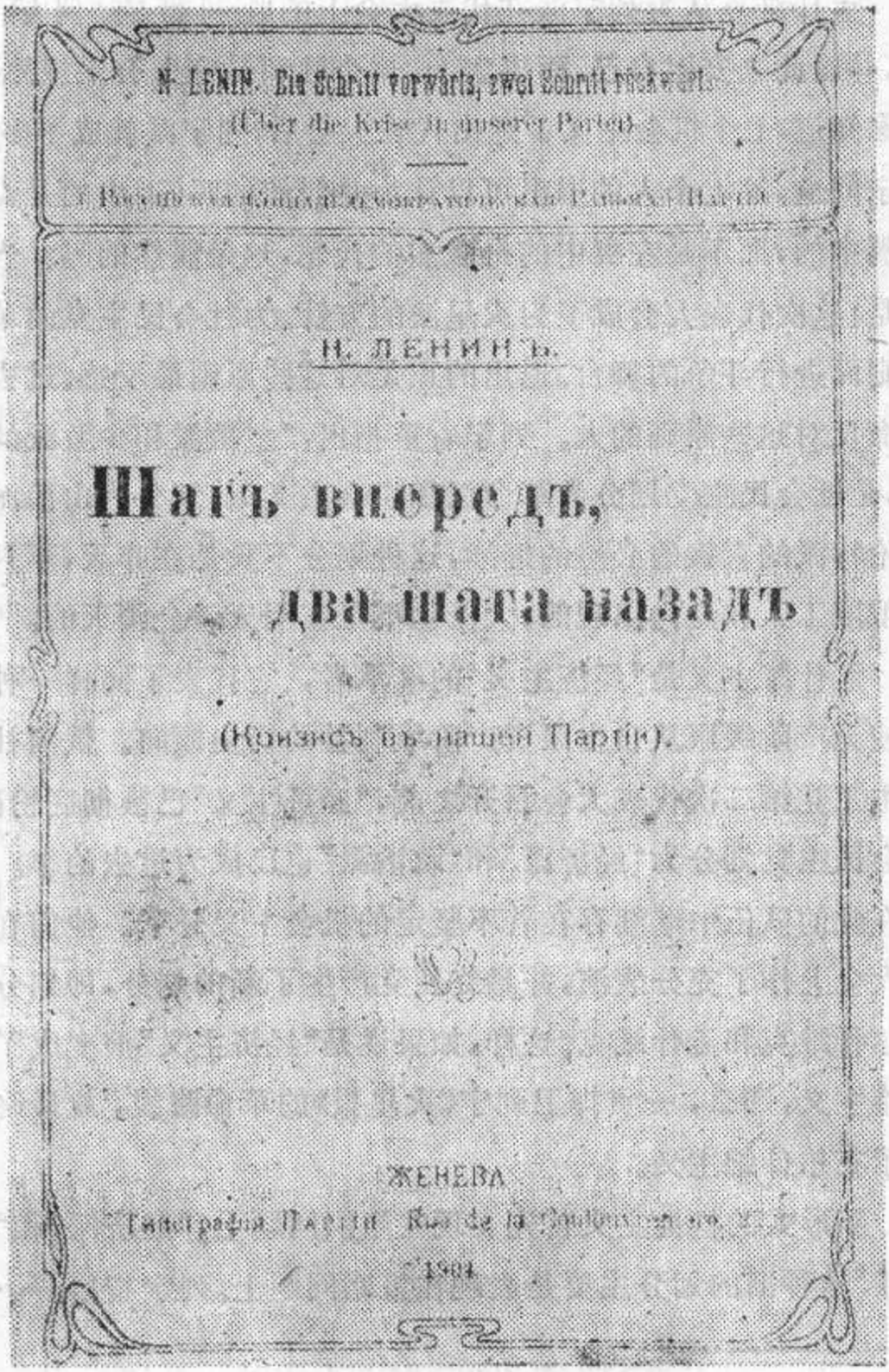
孟什维克认为列宁派在代表大会上的胜利带有“偶然”性质，并以此来安慰自己。而事实上，这个胜利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大家知道，七个机会主义者退出代表大会后，列宁派就成了多数。列宁问道，这七个人的退出可以认为是偶然的吗？退出的是党的右翼中的，而不是左翼中的最激烈的代表，这是偶然的吗？当然不是！这次代表大会成了为火星派的方针、为社会民主党的革命原则而进行斗争的舞台。退出的正是对这些原则最反感、过去就拚命反对这些原则的人。列宁着重指出：“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划分，是社会民主党划分为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划分为山岳派和吉伦特派的直接的必然的继续，这种划分不只是在昨天，不只是在俄国工人政党内出现的，大概也不是在明天就会消灭的。”①

孟什维主义是“经济主义”的继承者，它代表了同样一种旨在使无产阶级服从自由派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倾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经济主义”已被彻底粉碎，社会民主党划分为“经济派”和“政治派”也已成为过去的事。但是在党的队伍中继续存在着不坚定的机会主义分子。他们在代表大会上作了充分表演，并最终使党产生了新的划分，即划分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这样，如果说是“经济主义”演变成了孟什维主义，那么，一贯捍卫列宁《火星报》的革命路线，就最终导致了布尔什维主义。

新形式的机会主义首先表现在组织问题上。“经济派”和“政治派”这种旧的划分主要是表现在策略问题上。列宁指出：“……

---

① 《列宁全集》第7卷第335页。


N. LENIN. Ein Schritt vorwärts, zwei Schritt rückwärts.
(Über die Krise in unserer Partei).

Russische 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er-Partei.

Н. ЛЕНИНЪ.

Шагъ впередъ,
два шага назадъ

(Кризисъ въ нашей Партіи).

ЖЕНЕВА
Типографія Партіи. Rue de la Confédération, 8.
1904.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一书第一版

新划分的根据是在组织问题上的分歧，这种分歧是由组织原则（党章第一条）的争论引起的，其结果便是只有无政府主义者才干得出来的‘实践’。”①

马尔托夫分子在辩论党章第一条时发生的原则错误，后来发展成为一整套机会主义的建党观点。其实质就是对根据集中制原则建立的统一的团结的党持敌对态度。在同孟什维克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列宁制定了布尔什维主义的组织原则，这些原则使党坚强有力，帮助党胜利地通过了严峻的考验。

列宁制定的党章第一条已经奠定了布尔什维主义最重要的组织思想，即党具有高度组织性的思想。孟什维克希望有一个模糊不清的、成分复杂的、无定形的党。阿克雪里罗得公开号召把有组织的分子和无组织的分子在党内混淆起来。列宁揭露孟什维克时指出，党是组织的总和。这就是说，党应当只吸收“**至少能接受最低限度组织性的分子**”②。孟什维克力图让每个罢工者都有权自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这就抹杀了工人的先锋队和工人其他部分的界限，最终必然使党象尾巴一样去迁就无产阶级的落后阶层。

列宁指出，无限扩大党的界限不能加强党对群众的影响，而只能削弱这种影响。党的力量不是一个简单的算术数字。它首先取决于党的成员的坚定性，取决于内部的团结。把真正有觉悟的革命者联合起来的党愈坚强，党的队伍中的动摇性和不坚

---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81页。

② 同上书，第455页。

定性愈少，党就愈能顺利地领导群众。党的力量在于它同无产阶级、同劳动群众保持牢固的多方面的联系。党的使命就是领导工人阶级的一切群众组织。

孟什维克口头上拥护无产阶级广大阶层的利益，实际上却在为那些害怕无产阶级纪律和组织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利益效劳。生活本身、大生产的工作条件使工人们团结在一起，使他们养成遵守纪律和有组织性的习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恰恰相反，他们由于自己的社会地位更倾向于个人主义。他们很难服从党的纪律。马尔托夫分子与其说是关心工人阶级，不如说是关心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人想给党帮一点忙，但却不想加入党的一个组织。

列宁在同孟什维克的斗争中捍卫并发展了集中制原则，孟什维克则提出自治制与之相抗衡。在国外同盟代表大会上，在新《火星报》上，马尔托夫分子宣称，党是各个自治委员会的总和，而中央只是这些组织的执行委员会，党的各个部分对于全党来说是自治的，所以同盟本身可以确定自己的章程。孟什维克的自治制意味着无政府主义，意味着破坏党的各个中央机关，拒绝服从它们。

在新《火星报》上，孟什维克极力描绘集中制的“可怕景象”，他们蛊惑人心地宣称，集中制把党变成了一个由中央委员会充当厂长的“大工厂”，把党员变成了“小轮子和小螺丝钉”。列宁嘲笑了孟什维克这些机会主义的嚎叫，指出集中制同民主制并不矛盾，党的正常生活应当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上。在当时那种具体情况下，列宁把集中制思想提到首位，为的是使党摆

脱小组习气，不允许再把党拖回到手工业方式时期去，为的是提高各个中央机关的威信，制止孟什维克的分裂活动。在党处于地下状态、遭受残酷迫害的条件下，只有严格的集中化才能保证党的战斗力。

孟什维克宣扬党内民主，实际上却在践踏党内民主。他们无视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按唐恩的说法，他们要人们带着“骗人者的会心微笑”来对待这些决议，他们破坏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拒绝在《火星报》上刊登不称他们心意的各地方委员会的声明，他们藐视党员群众，把自己的那些“文坛将军”置于全党之上。布尔什维克则力图严格遵守党内的民主制度，当然，是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布尔什维克始终不渝地捍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维护代表大会民主选举出来的党的各个中央机关的威信。在同孟什维克进行的思想斗争中，列宁要求把情况完全公开。他号召不要隐瞒党的缺点和毛病，而要勇敢地开展“自我批评并无情地揭露自己的缺点”①。列宁高度重视党员的称号，要求党的领导经常倾听党员群众的呼声，吸引他们参加讨论党的生活中的一些最重要的问题。甚至马尔托夫也不得不承认，列宁在反对孟什维克时，是“诉诸于全党”的。

列宁坚决谴责孟什维克把“上层”和“下层”，即把领袖和普通党员对立起来。列宁认为，民主集中制不仅是严格的党的纪律，而且是所有党员不管其职位高低都必须遵守的统一的纪律。

---

① 《列宁全集》第7卷第192页。

列宁写道："……随着我们这个**真正的**政党的形成，觉悟的工人应当学会……不仅**要求**普通党员，而且**要求**'上层人物'履行党员的义务……"① 列宁严厉谴责孟什维克的首领们逃避党员群众监督的企图。②

孟什维克蔑视党的集体意见，蔑视党的上级机关，把党的纪律诬蔑为"农奴制"。他们认为，在党内只应采用思想影响的方法。但是，这只能是过去的情况，因为那时党只是一些由于思想观点一致、朋友关系和个人信任而联系起来的小组和团体的总和。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确定了统一的章程，建立了中央机关，用广泛的党的联系代替了狭隘的小组联系，用严格的全党的纪律代替了极为松弛极不巩固的小组纪律。在这种情况下把思想威信同权力威信对立起来，就意味着把党拉向后退。列宁强调说："**现在**，我们已经成为有组织的政党，这也就是说造成了一种权力，思想威信变成了权力威信，党的下级机关应该服从党的上级机关。"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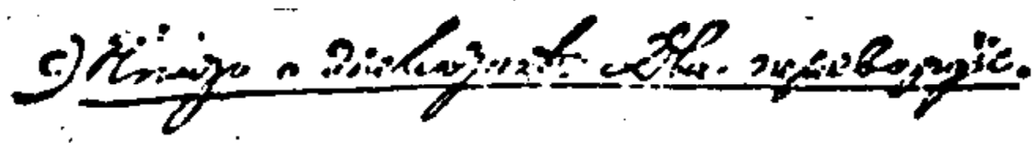
按照列宁的想法，高度的组织性、集中制、纪律，是三个主要的铁箍，它们应当用来巩固党、使党成为一支能够经受任何考验

---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90页。

② 米·斯·奥里明斯基(穷戏迷)在1904年日内瓦出版的小册子《踏上新的道路》中评述列宁的这些思想时写道："我们应当养成不搞个人崇拜的风气，尽管这些人真正有功劳，是最老最出色的……我们只能有一种崇拜，就是崇拜社会民主主义，我们只能有一个上帝，就是无产阶级的胜利。"(《布尔什维克党是怎样产生的》(文集)1925年列宁格勒版第236页。)

③ 《列宁全集》第7卷第360页。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一书手稿的一页

的力量。

否定党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中作为主要武器的作用，低估无产阶级组织的意义，是孟什维克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的基础。按照列宁的说法，这反映了害怕无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吉伦特式的怯懦心理。① 孟什维克认为党只是一个宣传机构，而且他们事先就已经打算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交到自由派资产阶级手里。因此，他们对组织问题不感兴趣。托洛茨基在《我们的政治任务》这本小册子中公开写道："我们，所谓的'少数派'，不提出独立的组织任务，我们认为，最迫切的组织任务将在政治斗争中顺便解决。"

阿克雪里罗得在新《火星报》上甚至企图从哲学上论证这样对待组织问题的合理性。他的全部"哲学"可以归结为内容和形式的抽象的、刻板式的对立：说什么工作内容比工作形式重要，纲领和策略比组织重要。列宁嘲笑了孟什维克这些哲学上的胡诌，为我们提供了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具体运用于建党问题的卓越范例。他指出，不能根据一般的常识，脱离生活、脱离实际地去看待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要考虑到各种现象的相互联系。工作组织比工作内容落后，这在当时是党的一个弱点。列宁写道："由于形式不成熟、不牢固，我们无法采取继续前进的重大步骤来发展内容，因而造成了可耻的停滞，力量的浪费，言行的不一。"② 现实生活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了一个问题：或者前进，使党的组织形式更臻于完善，或者后退，回到旧有的混乱和

①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78—479页。

②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85页。

小组习气的形式。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政策引导着党向前迈进。

组织对无产阶级具有决定意义的思想象一条红线贯穿于列宁的全书。工人阶级的力量，就在于组织。没有组织，无产阶级将一事无成，如果组织起来，它便有了一切。《进一步，退两步》一书是以这样的一段鼓舞人心的话结束的：

“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既然被资产阶级世界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无政府的竞争所分散，既然被那种为资本的强迫劳动所压抑，既然经常被抛到赤贫、粗野和退化的‘底层’，那么，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统一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工人阶级的大军。在这支大军面前，无论是已经衰败的俄国专制政权或正在衰败的国际资本政权，都是支持不住的。”①

列宁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组织原理的学说不仅是对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而且也是对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进行批判性分析和总结的结果。列宁摈弃了西欧社会民主党的组织武库中一切机会主义的东西。孟什维克正在逐渐地向已被机会主义的铁锈所腐蚀的第二国际各政党看齐，而布尔什维克在列宁的领导下正在建立一个新型的政党，即社会主义革命的政党。

孟什维克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同路人坚持第二国际的教条，轻视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斗争中的作用，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遥远的未来的事情，实际上他们是不相信俄国工人阶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10页。

级有能力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而列宁在创建一个能够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党时深信，俄国工人阶级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甚至象叛徒尼·瓦连廷诺夫这样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的敌人，在《同列宁的会见》这本充满拙劣的故意歪曲和庸俗的恶意挑剔的书中，也不得不谈到伊里奇对俄国可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所抱的坚定信心曾使他多么吃惊。

瓦连廷诺夫在 1904 年 3 月问过列宁："难道您真的认为，俄国近期可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吗？要知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定理……可以证明，俄国现在没有，而且在很长很长的时期内也绝不会有发生这种革命的任何可能。不管是您还是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看到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回答道："而我，请允许我向您声明，则深信不疑，我一定能活到俄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①

列宁不是象瓦连廷诺夫之流那样教条式地而是创造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定理"，因此，他能清楚地看到俄国工人阶级具有最大的革命可能性。

西方出版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书刊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议会策略问题上，对于组织问题却没有认真地加以研究。只有列宁把这些问题提到了科学的水平，制定了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原则。这些原则的实质可以归结如下：党是工人阶级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它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上；对所有党员实行严格的统一的党的纪律，经常关心自己队伍的纯洁性；不怕批评自己的错误，用自我批评的精神教育党的干部；在党内民主的基础

① 尼·瓦连廷诺夫《同列宁的会见》1953 年纽约版第 150—151 页。

上发挥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的使命是领导无产阶级的所有其他组织，不断加强同群众的联系。列宁的组织原则对于我们党，后来对于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都成了一条法则。

《进一步，退两步》一书的出版，就仿佛在孟什维克的营垒中爆炸了一颗炸弹。普列汉诺夫在《火星报》上发表了致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现在不能沉默》，指责列宁是"波拿巴主义"，要求中央同列宁划清界限。托洛茨基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他在这本小册子中公开为党内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散漫现象辩护，同时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进行了卑鄙的诽谤。

考虑到列宁这部著作的特殊意义，中央委员会国外部（当时坚定的布尔什维克还在国外部占着优势）曾尽量设法把此书寄到俄国。

这本书在俄国党的工作者和先进工人中间迅速传播。在莫斯科、彼得堡、基辅、里加、萨拉托夫、图拉、奥廖尔、乌法、彼尔姆、科斯特罗马以及其他一些城市，警察在逮捕和搜查时都发现了这本书。大多数地方委员会都欢迎列宁的这部著作。彼得堡委员会在专门的决议中声明，在评价"党内目前状况"时，它"赞同列宁同志在《进一步，退两步》中阐述的观点"。① 列宁的这部著作对党的干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建党斗争中的强大的思想武器。一个党的工作者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信说："我读了您的小册子……　要是事实和逻辑能说服人的话，那您的这本小册子就一定能说服很多人……但愿有更多的人能读到这本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和资料汇编》第85页。

书，特别是在俄国！”①

党内危机的结局。布尔什维克中央机关的建立

列宁团结全党同孟什维克破坏组织分子进行斗争时，用了极大的努力来巩固中央委员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进入中央委员会后，竭力使中央委员会始终不渝地捍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捍卫党性原则，反对小组习气。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中央委员都是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他们中间也有调和分子。他们屈服于孟什维克的讹诈，慑于分裂威胁，同反对派实行妥协，悄悄地把一个又一个阵地拱手让给了他们。这在中央委员会 1903 年 12 月寄给各地方委员会的信中已经有所表现，这封信是在克尔日札诺夫斯基从国外归来之后，根据他同马尔托夫分子谈判结果的通报写的。尽管马尔托夫分子拒绝了中央委员会的最后通牒，拒绝了提出的和平建议，信中却抹杀分歧的尖锐性并鼓吹调和主义。这封信使列宁非常愤慨。他认为，现在不能作任何的让步，因为孟什维克利用每一次让步来反对党。现在的问题是不能让破坏组织分子搞垮花了很大力气才建立起来的党。调和分子不想弄清楚这一点，他们用自己模棱两可的政策来为孟什维克效劳。

在党总委员会拒绝了关于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建议之后，列宁向中央委员会坚决提出了召开代表大

---

①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 2 号，目录第 5 号，保管单位第 27 号，第 1—2 张。

会的问题。他写了一封又一封信，劝说中央委员们对马尔托夫分子的进攻要针锋相对，而不要庸俗地谈论什么和平，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召开代表大会，因为它可以使冲突在全党面前得到公开的公正的解决。

列宁在给中央委员会的许多封信中再三警告中央委员会有被孟什维克夺取的危险，他建议把所有的力量都投入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要求中央委员会俄国部分立即召集会议来解决有关代表大会的问题。

调和分子拖延答复。他们继续空谈什么“无谓争吵”和“内讧”，什么分裂的危险性(尽管事实上孟什维克已经分裂了党)，他们同践踏了各项党性原则的人讨价还价。列宁激愤地说：“我认为在我们的中央委员会里，实际上都是些官僚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而不是革命者。马尔托夫分子吐他们一脸口水，他们擦干了竟来教训我说：‘斗争没有益处！’……”① 1904 年 2 月中旬，中央委员会俄国部分终于召开了会议并以五票(加尔佩林、古萨罗夫、诺斯科夫、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和克拉辛)对一票(捷姆利亚奇卡)拒绝了列宁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建议。除了捷姆利亚奇卡之外，中央委员会国外部的委员林格尼克和埃森也支持列宁。

1904 年夏天，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发生了新的变动。一贯支持列宁的林格尼克和埃森受列宁的委托前往俄国，为召开代表大会而进行斗争，不幸落到了警察手中。调和分子们又把捷姆利

① 《列宁全集》第 34 卷第 231 页。

亚奇卡非法地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他们的借口是她加入了彼得堡委员会。古萨罗夫本人离开了工作。克尔日札诺夫斯基提请辞职并退出了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里剩下了三个露骨的调和分子：诺斯科夫、加尔佩林和克拉辛。这三个人利用这种情况，背着正在瑞士山区休养的列宁，于7月底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决定，即著名的《七月宣言》。宣言号召同孟什维克和解，并在党内“和解”这种伪善词句的幌子下宣布把阵地完全交给敌人。这是无耻的投降行为。

七月宣言认为《火星报》编辑部的新成员具有“不容争辩的合法性”，并且认为“在所有有关捍卫和阐明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的基本原则方面中央机关报具有同样不容争辩的权威”。调和分子不仅“宽恕”孟什维克的所有罪恶，还剥夺了列宁的中央驻国外代表的权利，并宣布检查他的著作（“出版他的著作……每次都要经过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同意”）①，禁止为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进行鼓动，甚至以进行这种鼓动为罪名解散了中央委员会南方局，从而不仅破坏了自己的党的职责，而且也破坏了党的各个委员会的合法权利。② 诺斯科夫受权“对国外

---

① 《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5卷第123—125页。

② 关于这一点在南方局的文件中写道：“在同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们的谈话中我们声明，谁也没有象我们‘多数派’拥护者那样想要和平。但是我们想要公正的公开的和平，而不要官场式的和解喜剧，不要官腔十足的谎言。如果中央委员会想走上‘警告和取缔’的道路，打算采取解散我们局的行动，那就请它记住，我们决不会是象和解的使徒那样轻易地拿原则和见解当儿戏，我们将为我们的原则斗争到底。”（尼·沙霍夫《为召开代表大会而斗争》1904年日内瓦版第92页）

的技术事务的组织工作进行改组”，这就意味着停止邦契-布鲁耶维奇和其他一些列宁拥护者的这项工作，从利亚多夫那里接管党的基金会等等。还有三个有调和情绪的布尔什维克(阿·伊·柳比莫夫、列·雅·卡尔波夫和约·费·杜勃洛文斯基)加入了中央委员会①，在这之后不久，又有三个孟什维克加入了中央委员会。七月宣言意味着完全背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公开支持孟什维克。这个宣言清楚地表明，在思想斗争中决不能脚踏两只船，调和政策助长了机会主义的气焰。

列宁是8月5日(18日)得到宣言的文本的，他立即向中央委员会写了一份列举理由的抗议书，指出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是非法的，因为它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两个中央委员事先不知道的情况下通过的。同时列宁还寄信给中央委员会各代办员和各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的委员，把调和分子们的可耻行为提交全党来审判。他还要求《火星报》不要刊登中央委员会的非法决定。然而《火星报》在第72号上以《中央委员会声明》为题刊登了这项决定。调和分子对列宁的抗议书所作的答复证明，他们今后也将执行贯彻七月宣言精神的路线。列宁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同中央委员会断绝一切关系，因为中央委员会实际上已为孟什维克所控制。调和分子的首领诺斯科夫曾给列宁写了一封虚情假意的信，建议他为了“和平”回到《火星报》编辑部来。列宁嘲笑了诺斯科夫这一狡猾的遁词，他写道：“至于我，我是反对

① 《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5卷第119—120页。

这样一种可耻的设想的，即认为多数派可能放弃坚持自己立场、坚持坚定不移的方针、反对小组习气的党内斗争。我认为，同俄国日益增多的有原则的多数派一起进行这个斗争，是自己不可剥夺的权利和义务。”①

看来，孟什维克可以庆祝胜利了：所有党的中央机关都转到了他们的手里。然而，孟什维克夺取了机关，却夺取不了党。党的大多数同声谴责七月宣言。莫斯科委员会宣布它是非法的，彼得堡委员会把它叫做派别宣言。敖德萨委员会、尼古拉耶夫委员会、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里加委员会、巴库委员会、巴统委员会、高加索联合委员会、梯弗利斯委员会、依麦列梯亚-明格列里亚委员会、北方委员会、下新城委员会、沃罗涅什委员会都跟着列宁走。所有这些委员会都要求立即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向七月宣言提出抗议的还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国外组织日内瓦协助小组、巴黎协助小组、柏林协助小组以及其他一些协助小组。

到 1904 年秋季，妥协的中央委员会已感到自己在党内十分孤立。柳比莫夫在给日内瓦的诺斯科夫的信中写道：“……由于宣言，结果搞得一团糟，很难把问题弄清楚。有一点是明白的：除了哈尔科夫委员会、克里木委员会、矿区委员会和顿河委员会以外，所有的委员会都是多数派的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只得到极少数委员会的完全信任。”②

党员群众团结在列宁的周围。尽管孟什维克玩弄各种阴谋

---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 7 卷第 462—463 页。

② 《列宁文集》俄文版第 15 卷第 172 页。

诡计，列宁的原则性政策却不断赢得新的支持者。

调和派中央委员会的妥协行为使得党内的局面更加紧张起来。孟什维克在调和分子的帮助下，把党的各个中央机关变成了分裂和瓦解党的队伍的工具。事情竟发展到这种地步：孟什维克破坏了 1904 年 11 月 28 日在彼得堡举行的游行示威，仅仅因为它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是布尔什维克。

党内的局面令人不能再容忍下去了。孟什维克所控制的党的各个中央机关表明自己完全没有能力使党摆脱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提出了建立新的党中央机关的问题，这些中央机关要真正能够反映党的意志并能够保证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危机的最后阶段，即“俄国国内的工作人员为了反击使我们党蒙受耻辱的国外小组而团结一致”① 的阶段已经到来。

1904 年 7 月底至 8 月初在日内瓦郊区召开的布尔什维克的会议是在这条路上迈出的重要的一步。② 这次会议是在列宁的倡议和领导下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弗·伊·列宁、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罗·萨·捷姆利亚奇卡、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亚·亚·波格丹诺夫、谢·伊·古谢夫、马·尼·利亚多夫、潘·尼·勒柏辛斯基、奥·波·勒柏辛斯卡娅、彼·阿·

---

① 《列宁全集》第 8 卷第 20 页。

② 列宁还在收到七月宣言以前就开始筹备这次会议了。1904 年 7 月利亚多夫在给李维诺夫的信中写道：“老头子（列宁——编者注）认为，最好向全体坚强的人发表一份党的宣言，阐述一下自己对我们的状况的看法。”（《列宁文集》俄文版第 15 卷第 99 页）

克拉西科夫、莉·亚·福齐耶娃、维·米·韦利奇金娜以及其他一些人，一共19人。后来又有3人同意会议的决议，这次会议作为“22个布尔什维克的会议”载入了史册。

会议讨论了党内危机问题并通过了列宁写的《告全党书》。在这个文件中公开地和无情地批评了党内的现状。其中谈到，党内生活的深重危机还在拖延下去，年轻的还没有来得及巩固的党的力量白白浪费掉了。统一受到破坏，斗争已经超出任何党性范围。纪律已经根本摧毁。可是，国内革命运动的高涨却向党提出了巨大的要求。在告全党书中指出了摆脱危机的方法：在党的关系上要完全明朗化和公开化，立即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调和主义受到了致命的批判。告全党书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对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力量抱有不可动摇的信念，它的结尾这样写道：“我们的党正在诞生，任何诡计和拖延都不能阻止它作出坚决的最后的判决。”①

告全党书送到里加，在里加委员会的印刷所里印成200份传单。各地方委员会曾用胶版复印。国内的大多数组织对这份文件产生了强烈的反响。②

会议一结束，捷姆利亚奇卡便动身回俄国，接着波格丹诺夫和利亚多夫也陆续回国。捷姆利亚奇卡回忆道：“……我们是飞

① «列宁全集»第7卷第454页。

② 按照克鲁普斯卡娅1904年9月中旬的报告，20个有表决权的委员会中有12个赞成召开代表大会，萨拉托夫委员会和北方委员会没有计算在内（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全宗第375号，目录第6H号，保管单位第18804号，第2张）。后两个委员会也要求召开代表大会。

快地赶回俄国的，我们都被明确的路线、决心和对胜利的信念所鼓舞，伊里奇使我们充满了对胜利的信心。”① 他们同李维诺夫及其他一些地方工作人员一起，围绕着22个布尔什维克的告全党书做了大量的工作。光是捷姆利亚奇卡便走访了北方的、南方的和高加索的各个委员会，到过伏尔加河流域和乌拉尔。1904年8月29日她从莫斯科向列宁报告说：“我们的情况非常好。彼得堡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一致同意22个同志的决议。在彼得堡，我同一位带着宣言到这里来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冲突起来，结果获得全胜，他不知所措，灰溜溜地离开了这里……22个同志的决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是因为有了这份决议，各种各样的动摇分子才都转到我们这边来。至于说到朋友们，这份决议确实受到了他们极为热烈的欢迎。”②

在为尽快摆脱危机而进行的斗争中，布尔什维克依靠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骨干。利亚多夫叙述道：“我们完全相信，所有工业中心的工人党员群众都支持我们。”③

22个布尔什维克的告全党书成了团结俄国党的各个组织的纲领。它联合了党的所有健康的力量。到1904年年底，在俄国成立了布尔什维克的组织中心——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常务局的成员曾在22人的会议上初步确定，会后不久，又在党的各个区域代表会议上最后确定下来。

1904年9月敖德萨委员会、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和尼

---

①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录》第156页。

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和资料汇编》第308—309页。

③ 《无产阶级革命》杂志1922年第3期第64页。

古拉耶夫委员会的代表在敖德萨举行了会议。南方代表会议支持22人的告全党书，并且建议成立组织委员会来筹备党的代表大会和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活动，至于组织委员会的成员问题，南方代表会议决定提请22人会议的参加者审核。列宁代表他们作了答复："现在赶紧答复你们：我们完全同意你们的主张。我们只是认为最好不称为组织委员会，而称为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可是我们不能任命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只把马尔丁、魔鬼、科、男爵、谢尔盖·彼得罗维奇、费利克斯和列别捷夫各位同志① 介绍给你们，他们(正如你们知道的)实际上已开始联合多数派委员会的工作。"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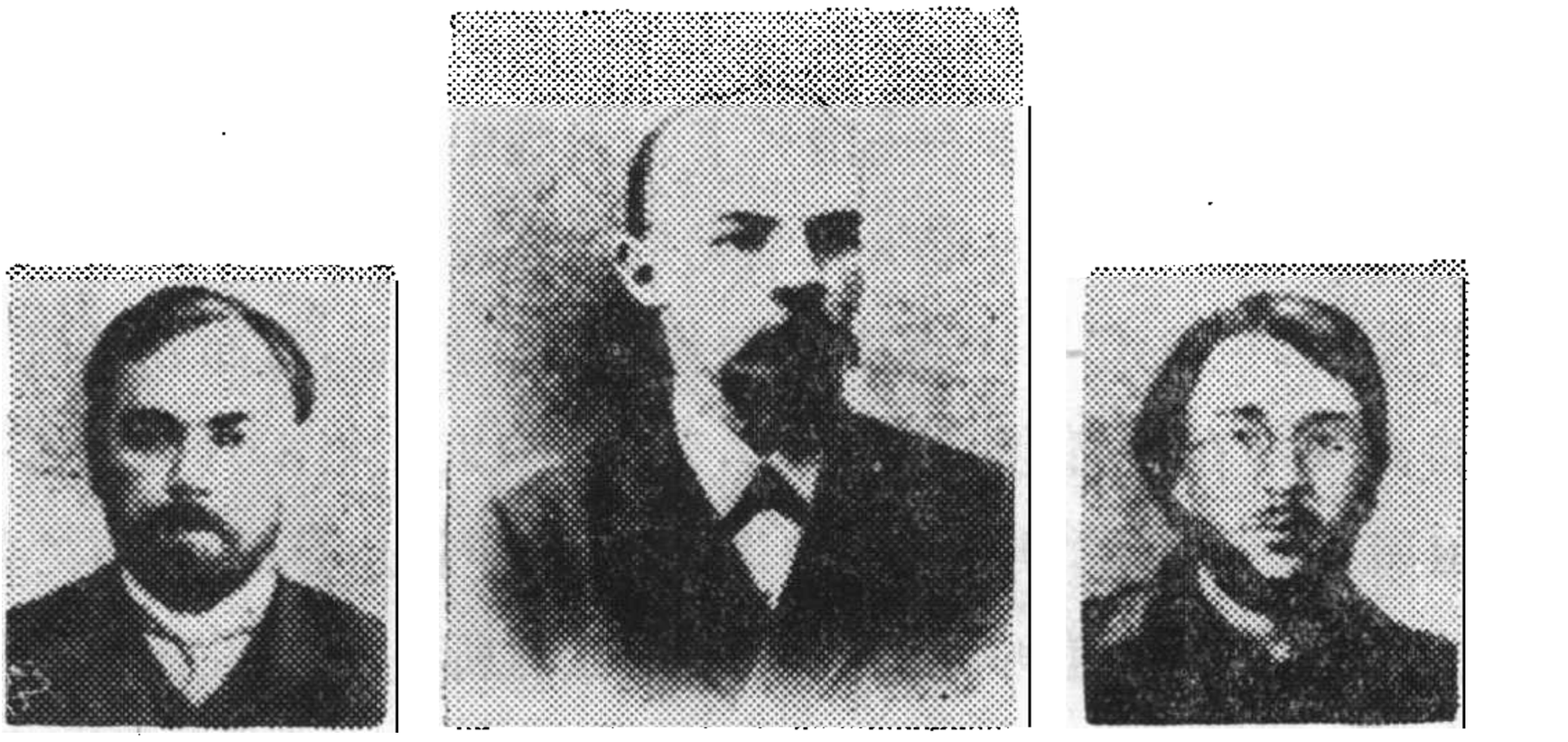
11月在梯弗利斯召开了高加索各委员会——梯弗利斯委员会、巴库委员会、巴统委员会和伊麦列梯亚-明格列里亚委员会——的区域代表会议。代表会议表示不信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中央机关，这些中央机关"由于实行严重违反党性的策略和无所作为"在党内丧失了威信。诚然，代表会议对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没有采取明确的路线，它成立了一个地方的常务局为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进行鼓动工作。但是高加索联合委员会的代表很快也被补选进了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最后于12月，在彼得堡附近的科尔皮诺举行了北方区域代表会议。参加代表会议的有彼得堡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北方委员会、特维尔委员会、下新城委员会以及里加委员会。北方代表会议支持22人的

---

① 利亚多夫、捷姆利亚奇卡、爱·爱·埃森、克拉西柯夫、李维诺夫和古谢夫。"科"辨别不出。

② 《列宁全集》第34卷第256页。

二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分裂和党组织在布尔什维主义立场上的团结



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成员：
亚·亚·波格丹诺夫、弗·伊·列宁、谢·伊·古谢夫、罗·萨·捷姆利亚奇卡、马·马·李维诺夫、马·尼·利亚多夫、彼·彼·鲁勉采夫

告全党书。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基本上完成了成立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手续。

这样，在代表了俄国 13 个最大的党委会意志的三个区域代表会议上就最后确定了建立全俄的组织中心——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其成员是：弗·伊·列宁、罗·萨·捷姆利亚奇卡、亚·亚·波格丹诺夫、马·尼·利亚多夫、谢·伊·古谢夫、马·马·李维诺夫、彼·彼·鲁勉采夫。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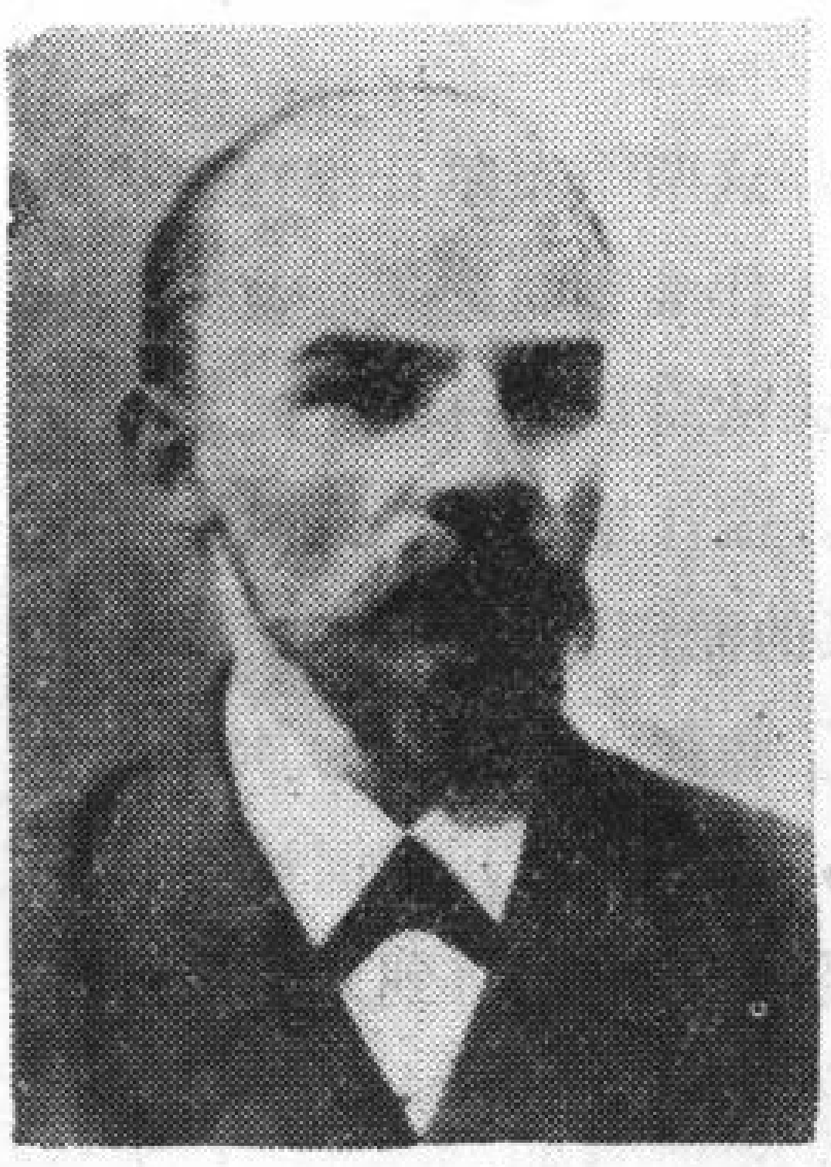
① 在北方代表会议上阿·伊·李可夫也被选入了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但是他没有实际参加工作。

在俄国建立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同时，还建立了另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司令部——国外书刊出版中心。22人会议刚结束就谈论要创办独立的布尔什维克报纸还嫌为时过早：既没有足够的经费，也没有一个现成的写作班子。但是，对布尔什维克书刊的需要却在与日俱增。因此，列宁于1904年8月开始着手筹建出版社，取名为“邦契-布鲁耶维奇和列宁社会民主党文献出版社”。邦契-布鲁耶维奇负责出版社的所有技术性事务。被吸收来参加该社工作的有著名的党的政论家沃罗夫斯基（奥尔洛夫斯基）、奥里明斯基（穷戏迷）、波格丹诺夫（列兵）、勒柏辛斯基等人。

从9月初到12月底，出版社出版了一些列宁的著作，还出版了奥里明斯基和波格丹诺夫的文集《我们的争吵》、奥里明斯基的抨击性文章《打倒波拿巴主义！》和《踏上新的道路》、沃罗夫斯基的小册子《反党的总委员会》、马利宁（沙霍夫）的《为召开代表大会而斗争》一书，这本书收有大量的有关地方组织对待党内危机的态度的文件；除此以外，还出版了很多其他的出版物。这样一来，布尔什维克就有可能加强反对孟什维克的论战。列宁指出：“自然，没有自己的出版机关，多数派就根本不可能自卫。”①

① 《列宁全集》第7卷第513页。差不多同时，在日内瓦根据一些布尔什维克的倡议建立了党的图书馆和档案馆。这里收集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收集了拉法格、拉萨尔、盖得以及其他一些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的著作，另外还有党的各种文件：手稿，照片，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同各地方组织、同俄国的工作人员的通信，等等。到1905年春天，共收集了4,760卷书和大约2,000份党的文件。

二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分裂和党组织在布尔什维主义立场上的团结



《前进报》编辑部：
弗·伊·列宁、瓦·瓦·沃罗夫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
米·斯·奥里明斯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编辑部秘书）

在这之后，列宁就开始筹备布尔什维克的定期机关报。1904年11月20日（12月3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道："目前整个的关键在于这一机关报……"①。11月29日（12月12日）在日内瓦召开的布尔什维克的会议上彻底解决了关于出版《前进报》的问题。弗·伊·列宁、瓦·瓦·沃罗夫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参加了报纸编辑部；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担任编辑部的秘书。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前进报》恢复了列宁的《火星报》的革命传统，领导了反对机会

① 《列宁全集》第34卷第272页。

主义、巩固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

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和《前进报》这两个布尔什维克中央机关的建立，标志着顺利地克服了由孟什维克的分裂政策所引起的党内危机。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从组织上巩固了同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实行决裂的列宁路线。孟什维克未能使党离开革命的方向，也未能把党引入改良主义的泥潭。列宁的各项组织原则和思想原则在激烈的斗争中获得了胜利。在列宁的旗帜下，俄国绝大多数党的组织团结了起来，它们为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为准备无产阶级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展开了斗争。

三　布尔什维主义和国际社会民主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力量的进一步划分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创建了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仅在俄国工人运动中，而且在国际工人运动中都是一个转折点。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明确规定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任务和目的。党纲中关于工人阶级在当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等最重要的论点，就其意义来说都远远超出了俄国解放运动的范围。在当时的工人政党中，无论哪一个政党都没有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那样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纲领。在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中，明确地体现了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不能不引起西欧各国社

会民主党的注意。社会党人的报刊相当详细地向自己的读者报道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这一重要事件。例如，苏黎世的报纸《民权报》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党，这个党通过了《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制定的纲领。① 匈牙利报纸《人民言论报》登载了热烈赞扬的文章，其中谈道："党的代表大会……是革命工人运动得到广泛开展的最明显的证明……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党的纲领和章程，各个团体和组织应当根据这个纲领和章程采取一致行动。新的纲领在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出色地规定了党的要求和目的。"②

当时英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正义报》也登载了一篇通讯，对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章程作了评介。通讯中写道："章程的基础是想把广泛的自治同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机关报编辑部这种严格和集中的组织结合起来，以便进行实际的和理论的领导。"通讯的结尾写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就是这样建立的。我们相信，不仅是这个党的党员，就是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朋友们也都为最年轻的姐妹坚决加入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大家庭而感到高兴。"③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报《前进报》详细地介绍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例行代表大会》一文中指出："代表大会的工作是制定党纲和组织章程，紧接着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把大量的俄国团体

① 《民权报》1903年12月11日。
② 《人民言论报》1903年12月19日。
③ 《正义报》1903年12月19日。

和协会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社会民主主义联盟。”① 接着报纸着重指出，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贯彻了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精神。文章还谈到章程所规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结构和代表大会关于策略问题的决议。

国际社会民主党没有放过代表大会上展开的并导致了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关于组织问题的争论。但是，西欧的社会党人并不清楚分歧的真正原因。而孟什维克则利用自己在国外的联系进行报道，歪曲他们同布尔什维克的分歧的真实含义。根据利亚多夫的回忆，考茨基在同他的谈话中表示：“不管您怎样要求，我们是不了解你们的列宁的，他对我们来说还是个新人。我们对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是很了解的。我们只习惯于从他们的论述中了解俄国的情况。当然，我们不能相信你们的论点，说什么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突然成了机会主义者。这是荒唐的。”②

当然，问题的实质主要不在于对事件作了错误的论述，而在于布尔什维克在建党问题上的观点同第二国际各党所盛行的观点和实践有分歧。这些党的动摇性越来越暴露了出来，其根源是改良主义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的力量和影响有了增长。西方各社会民主党的另一个弱点也表现了出来：随着这些党的上层的实践活动的扩大，它们的首领们已逐渐丧失了对理论的兴趣。大批小资产阶级分子涌进党内，加强了这些党原有的机会主义

---

① 《前进报》1903年12月20日。

② 马·利亚多夫《1903—1907年党的生活片断》（回忆录）1956年莫斯科版第16页。

倾向，即把社会主义思想同哲学上的唯心主义以及“时髦的”资产阶级理论结合在一起的倾向，这些资产阶级理论以自己的“单纯”和折衷主义来吸引改良主义者，同时用伪科学的论证来武装改良主义者，说什么应该采取不惜任何代价也要首先达到实际成果的策略。

二十世纪初，国际工人运动中力量的划分变得越来越清楚了。改良主义者扩大了自己在西欧社会民主党内的阵地，掌握了这些党的机关、报刊和议会党团。用列宁的话说，机会主义已从个别一部分人、一些团体和一些首领的情绪变成了一种流派，它所依靠的是“工人官僚和小资产阶级同路人”① 这样一个不断增长的阶层。

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1900 年)一般地谴责了伯恩施坦主义和内阁主义，但是在这次会议开过之后不久，现实便证明，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一些领导人认为修正主义者有可能“改正”错误的想法纯粹是一种幻想，他们不是“改正”错误而是加紧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九十年代就在德国创办的伯恩施坦主义的杂志《社会主义月刊》，成了各国修正主义者的讲坛。而主要的是修正主义开始越来越严重地渗透到了社会民主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实际活动中去，阻碍了阶级斗争的发展，使西欧无产阶级一系列的战斗行动遭到了失败。

议会制对社会民主党内的改良主义来说是一种特殊的培养基。诚然，利用议会讲坛，对保卫民主成果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利

① 《列宁全集》第 22 卷第 102 页。

益有过积极的意义。它有助于从政治上教育无产阶级群众，吸引他们参加政治斗争。但是在各个社会民主党内，在它们的一部分首领中间渐渐产生了过高估计议会活动可能取得的成就的现象，产生了无须进行尖锐的阶级搏斗，不经过革命，只要依靠普选权就能取得政权的幻想。在议会制的土壤上，一些无原则的不坚定的分子滋长起一种在政治上钻营私利的思想。修正主义者力图不惜任何代价以取得选举胜利，结果就必然在议会内和在其他的代表机构中放弃自己的政治路线。企图把议会党团变成处于党之外或凌驾于党之上的团体的倾向，暴露得越来越清楚了。

社会民主党的议员常常走上支持资产阶级政府的道路。法国社会党人当中的米勒兰的拥护者为了保持“共和派的多数”，就曾赞同军国主义和殖民扩张政策。意大利社会党的右翼也执行了同样的策略。在德国，在巴登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行动中修正主义表现得特别明显，他们违反党的决定竟在邦议会里投票赞成通过预算方案(包括监狱和警察的开支!)，并以对宪法“宣过誓”为自己辩解。根据罗莎·卢森堡的正确估计，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一些党内人士已经蜕化到开始丢失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的地步。

改良主义者同社会主义运动的革命纲领和策略越来越公开的决裂，引起了保持革命传统的无产阶级先进阶层的愤慨。大多数党的马克思主义派依然站稳牢固的立场。革命分子比十九世纪末更加积极地起来反对修正主义。一些著名的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家反映了先进工人的情绪和愿望，他们是：奥古斯特·

倍倍尔、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克拉拉·蔡特金、弗兰茨·梅林、茹尔·盖得、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季米特尔·布拉戈耶夫以及其他一些人。马克思主义派战斗的代表人物的最重要的功绩，就在于他们与改良主义路线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条社会革命的路线，这条路线不只是作为抽象的号召，而且是作为实际的行动的基础。李卜克内西指出："为党的事业服务，决不总是意味着为工人阶级争取一些微小的或者温和的改良……如果社会民主党争取到大量各种各样微不足道的改良，同时却毁灭了自己的灵魂，也就是说，成了一个打小算盘的、胆怯的和自我慰藉的党，失去了最高尚和最美好的东西，即革命精力的迸发，而这种革命精力就连那种产生改良的土壤也能使它肥沃……这对社会民主党来说又会有什么益处呢？"①

同拜倒在议会制脚下的改良主义者相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把议会活动和议会外的活动结合起来，因为只有议会外的活动才能保证议会活动取得成功，把整个运动提到更高的阶段，把劳动者的广大阶层吸引到社会民主党一边，削弱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反抗行动。在这方面，革命分子提出政治罢工作为群众斗争的重要手段。他们还要求议会策略本身也要革命化，不仅要"从当前的人民利益的观点，即从现存制度的观点"来批判统治阶级的政治，而且要"每一步都与之相对地提出超过最先进的资产阶级政治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理想"②。

---

① 卡·李卜克内西《新方法》（演讲、书信和文章选）1961年莫斯科版第57页。

② 罗·卢森堡《社会民主党与议会主义》——《卢森堡选集》1930年莫斯科版第1卷《反对改良主义》第2册第131页。

修正主义者崇拜资产阶级军国主义国家的暴力，却拒绝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使用革命斗争的暴力手段，革命派（卢森堡、梅林）则认为，如果资产阶级硬是把暴力手段强加给无产阶级的话，就可以采取这种手段。

但是在二十世纪的最初几年，革命派在西方的社会民主党中，首先是在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中，尚未形成一个紧密团结的整体。它的政治路线也不明确，而且没有在理论上贯彻始终。第二国际各党内的左派的成长经历了缓慢而又矛盾的过程。

调和倾向的影响是革命分子同机会主义实行决裂的巨大障碍，这种调和倾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和第二国际内的主要代表是考茨基。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考茨基还是一个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土地问题》、《反对伯恩施坦》和《社会革命》这样一些总的说来颇有价值的著作的作者。但是，在这些著作中已经暴露出了考茨基的致命弱点：拘泥于一般公式，折衷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逐步阉割其中起革命作用的因素。

在同伯恩施坦分子的斗争中，考茨基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论点，即工人阶级的解放不经过社会革命、不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不可能的。但是，他避而不谈夺取政权就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考茨基在谈到议会制时认为，“为了使它重新成为有生命力的东西，就需要革命”①，但是同时他又允许保存资产阶级议会国家的主要的不可救药的弊病——实际的权力集中在同人民格格不入并处处同人民作对的官僚手里。巴黎公社的经

① 卡·考茨基《社会革命》1903年日内瓦版第72页。

验，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必须摧毁旧的军事官僚的国家机器、关于把对富人的民主变为对人民的民主的条件和形式的天才思想，所有这一切考茨基都没有看到。

考茨基把革命本身只看作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斗争，“反对无产阶级的不仅有全体剥削阶级，而且有大多数小资产者和农民，还有大部分知识分子”。不错，考茨基对俄国是有所保留的，但是，他总的结论是，同过去那种曾是“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愤怒”的革命不同，未来的革命将“很可能具有一部分人民反对另一部分人民的性质”，① 而这种结论是极不正确的。一方面，他把各阶级间的内战同反对集中体现剥削者的统治的国家政权的斗争教条主义地对立起来，另一方面，他又把无产阶级孤立于所有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看作是一条不变的规则。这是显然从马克思主义倒退了一步。

虽然当时考茨基的演变还没有完成，但是二十世纪最初几年，在他的著作中已经显露出一种思想倾向的轮廓，这种思想倾向后来就形成为中派主义。中派主义的特点，就是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掩盖把阵地交给改良主义者的行为。中派主义的倾向，表现在力图调和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各种派别，靠原则让步来达到“和谐”。值得注意的是，给修正主义带来沉重打击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1903 年)召开后过了一年，党的执行委员会就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党员停止所有的党内分歧。由于对达到党内真正团结的途径和手段没有正确的理

① 卡·考茨基《社会革命》1903 年日内瓦版第78—79 页。

解，这也捆住了左派的手脚。组织问题是有关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主要武器的问题。因此，这个问题理解上的分歧具有原则意义。

布尔什维克同第二国际首领们的机会主义的斗争

孟什维克在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从一开始就力图依靠第二国际的首领们，这些首领们不是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生的分裂看作无产阶级政党的合乎规律的发展道路，而只是把它看作一种“幼稚病”，其原因似乎是由于布尔什维克的“不肯容忍的态度”。①

西欧社会民主党的领导绝不是用同志式的方法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各主要报纸和杂志都拒绝刊登他们的材料。当布尔什维克利亚多夫向《前进报》的主编建议报道有关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分裂的消息时，那位主编却傲慢地回答说：“《前进报》不能用很多篇幅刊登有关国外运动、特别是俄国运动的消息，因为俄国运动还很年轻，不能给成熟的德国运动提供多少东西。”②

但是，社会民主党各种报刊编辑部的大门却为孟什维克敞开着。而孟什维克也利用了这一点。阿克雪里罗得和波特列索

---

① 资产阶级历史学一再强调说，孟什维克力图使俄国工人运动“欧化”。布尔什维主义的敌人所指的“欧化”，就是以西欧机会主义为榜样，而孟什维克实际上也就是这样做的。列宁引导俄国无产阶级政党走 的是另一条道路。这是一条同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斗争的道路，走这条道路就是要 使党根据坚定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团结起来，并把这一点看作党具有 战斗力的必要条件。

② 马·利亚多夫《1903—1907 年党的生活片断》第 14 页。

夫带头在德国报纸上发表文章，造谣中伤布尔什维克。1904 年 5 月 14 日(27 日)波特列索夫写信给阿克雪里罗得说："我赶紧通知您，我刚收到考茨基的信，允许我们在《火星报》上登载他给利丁(利亚多夫——编者注)的答复。这样，第一颗炮弹就造好了，愿上帝保佑，列宁将被炸成齑粉。我认为，制定一个反列宁运动的总计划，即有步骤有计划地把他彻底炸掉，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问题在于怎样去击中列宁的要害。我认为，首先应当让权威们——考茨基(已经出来了)、罗莎·卢森堡和帕尔乌斯出来对付他。"①

布尔什维克坚决抗议孟什维克的诽谤运动。根据列宁的建议，他们想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上发表一篇关于分歧实质的文章。考茨基不仅对此加以拒绝，而且还发表文章袒护孟什维克，为他们的组织观点辩护。

考茨基毫无根据地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即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的工作条件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二十世纪初的俄国的工作条件加以类比，得出了实质上同孟什维克的立场一致的结论。他断言，既然在俄国党只能作为秘密团体来进行活动，那就没有必要让每个党员都加入秘密组织。

考茨基反对集中制，赞成自治制。他再次援引非常法时期的经验，武断地说，党的每个地方组织在选择组织原则方面都应

---

①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资料)1928 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 第 1 卷 第 124—125 页。

当有自主权。因此考茨基支持马尔托夫："如果在你们的代表大会上我不得不在马尔托夫和列宁之间有所选择的话，那么，根据我们在德国活动的全部经验，我将坚决支持马尔托夫。"① 考茨基不赞成列宁所制定的组织原则。他不是谴责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和查苏利奇的机会主义，而是建议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实行和解。同时，考茨基声称，一旦分歧发生激化，列宁要为这场不幸的斗争承担责任。从考茨基一封未发表的信也可以看出，他认为德国公众不喜欢社会民主党，是因为社会民主党内充满着纷争。考茨基写道："目前只要还存在由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自己消除分歧的一线希望，我就不能让德国同志知道这些分歧。如果他们从其他方面知道了这些分歧，当然，那时我们也就不得不采取明确的立场了。"②

第二国际的首领们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关于组织问题的分歧没有原则意义，因此极力想使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实行和解。因为第二国际各党在纲领和策略问题上日益陷入机会主义，所以在组织问题上也必然要陷入机会主义。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指出，在德国，机会主义者也都在拚命维护自治制，力图削弱党的纪律，力图把党的纪律化为乌有。机会主义的倾向到处都在导致把组织上的民主原则变成无政府主义。

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的最重要根源之一就是崇拜自发运动，低估党作为组织力量的作用。孟什维克及其第二国际的庇

① 《火星报》1904年5月15日第66号。

② 国立萨尔蒂柯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普列汉诺夫故居档案馆 Б 52、49。

护者们无法明白，只有无产阶级先锋队这种革命组织，才能把群众的自发行动变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自觉斗争，党不应当是各种事件的消极的记录员，而应当是工人阶级的战斗的指导力量。因此，布尔什维克坚持党要有严格的组织规范，使党在革命斗争中能够卓有成效地起到群众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的作用。崇拜自发性，决定了第二国际各党进行活动的方法和方式。这些党的首领们猛烈地攻击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原则，那是毫不奇怪的。

布尔什维克在给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详细地阐述了自己关于党的政策和组织的观点。孟什维克以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名义向代表大会提交了一份由唐恩起草的报告。这份报告是带着偏见写的，矛头针对布尔什维克。列宁看了这个报告后认为，必须准备一份布尔什维克的独立的意见书。利亚多夫、克拉西柯夫和沃罗夫斯基按照列宁的意图草拟好了这份意见书，并用德文印出后散发给了代表大会的代表。

布尔什维克派利亚多夫和克拉西柯夫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他们持有彼得堡、莫斯科、里加和敖德萨党组织的委托书。尽管普列汉诺夫和其他孟什维克企图不让布尔什维克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主席团还是让利亚多夫和克拉西柯夫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代表团。

布尔什维克在自己的报告中详尽地叙述了俄国社会民主党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深入分析了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者同他们的敌人（“经济派”、社会革命党人、司徒卢威派的自由主义者）所进行的思想斗争。报告对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

做了总结，揭示了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对党和党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的观点的对立情况，详细地阐述了布尔什维克关于组织问题的观点。这个文件指出，党划分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不是偶然的，这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进行斗争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少数派是由《火星报》拥护者的右翼、泥潭派和《火星报》的敌人（《工人事业》杂志的拥护者）组成的。这个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上由于在党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遭到失败，所以在代表大会后就立即开始采取不承认在代表大会上选出的中央机关的政策。反对派是从宣布并有步骤地推行抵制代表大会选出的机构的策略开始其活动的。”①

报告指出了西欧修正主义同俄国机会主义之间的联系。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也存在着把整个社会民主运动划分为革命部分和机会主义部分的那种对抗。关于这一点，《火星报》早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就已经谈得很多了，它向俄国无产阶级介绍了各个社会民主党的内部斗争，阐明了机会主义者同正统派的斗争，注意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渗入各个工人政党的巨大危险性，因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动摇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原则。

布尔什维克在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的出现，是它第一次登上国际舞台。孟什维克想把布尔什维克说成一个似乎没有得到俄国工人支持的人数不多的团体，他们的企图遭到了失败。

---

① 《布尔什维克向1904年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作的报告》第83页。

代表大会后，布尔什维克竭力设法把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情况，把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组织观点，把布尔什维主义同孟什维主义的对立情况告知各国社会党。但是，他们仍然遭到第二国际首领们的拚命反对。

第二国际的领导为了维护孟什维克的利益，建议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分歧提交给国际仲裁法庭。关于这一点，瑞士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格雷利希写道："谁对这次分裂负有更大的责任，这我不能决定；我建议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国际的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倍倍尔给列宁写了一封信，建议由他亲自出马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和解从中斡旋。他写道，"各方面"都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干预《前进报》和《火星报》之间的"可悲的冲突"。倍倍尔接着说，关于这次分裂的消息在国际社会民主党中间引起了相当的不满，大家都期望着两派在自由讨论之后能找到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共同基础。

倍倍尔担任了仲裁法庭的主席。他要求在评判前完全停止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论战。列宁反对第二国际首领们的干预。他在给格雷利希的回信中指出："由此可见，实际上是有两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我们布尔什维克可以肯定地说，大多数国内的真正的党的活动家是站在我们一边的。"② 列宁解释说，孟什维克历史地继承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右翼的路线，《前

---

① 《列宁全集》第 8 卷第 102 页。

② 同上书，第 107—108 页。

进报》和新《火星报》之间的原则分歧，实质上也就是过去旧《火星报》和《工人事业》杂志之间的原则分歧。①

列宁给格雷利希的信由《前进报》的伯尔尼协助小组印成了单独的传单。列宁在信中请求《前进报》的所有国外朋友将这封信译成本国语言，让尽可能多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能读到这封信。

布尔什维克拒绝了仲裁法庭的审理，同时着重指出，他们同孟什维克的争论带有政治思想争论的性质。俄国大多数地方党组织都拥护列宁的立场。例如，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卢甘斯克在组织关于反对由仲裁法庭审理的建议的抗议书中说，对于某些事情，如控诉某人犯有诽谤罪等等，可以成立仲裁法庭，但是决不允许由仲裁法庭来审理斗争的派别之间的分歧。②

可是就是在这之后，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也并没有停止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运动。考茨基在《新时代》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俄国社会党人之间的分歧》的文章，孟什维克的《火星报》赶紧加以转载。这篇文章把孟什维克称作“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写道：“在俄国党内根本没有修正主义者。”他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分歧可以同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之间的分歧相比。他把事情描写成好象列宁是在维护严格的集中制和中央委员会的“独裁权”，孟什维克却想让各地方委员会有更多的自由。考茨基用捏造事实的手法对布尔什维克诽谤中伤，并呼吁保护普列汉诺夫及其追随者们免受列宁派的攻击。

---

① 《列宁全集》第 8 卷第 108 页。

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和资料汇编》第 222 页。

列宁对考茨基的这种言论给予了回答。他在公开信中对那种企图不让布尔什维克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报刊上发表意见的做法表示了强烈的抗议。列宁声明，考茨基没有任何权利说自己是公正的，因为他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斗争一向持偏袒态度。而持偏袒态度的人最好不要侈谈什么公正，免得被人指责为伪君子。

情况的复杂性还在于，不仅公开的机会主义者和调和分子反对布尔什维克，而且有一些左派，其中包括罗莎·卢森堡也反对布尔什维克。乍看起来，这好象很奇怪，因为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左派，特别是卢森堡是站在正确的立场上的。但是，在组织问题上，他们实质上却赞成考茨基的观点。卢森堡在反对米勒兰主义、无情地批判法国社会党内的机会主义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机会主义倾向会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取得胜利。卢森堡虽然认为让“内阁社会主义”的支持者留在法国社会党内是有害的，可是并不认为有必要在自己的党内提出在组织上同伯恩施坦分子决裂的问题。她断言：“一个严肃的大党不会由于报上登了几篇文章而分裂，不会由于出现个别的政治偏差而分裂。”①

左派的报纸《莱比锡人民报》、《论坛报》以及其他一些报纸也持这种立场。例如，《论坛报》在批判修正主义者的同时，又说在一个党内可以存在两个甚至更多的派别。其他一些党内的左派也持类似的观点。

① 罗·卢森堡《致法国统一代表大会》——《卢森堡选集》第1卷《反对改良主义》第2册第91页。

左派在组织问题上所犯错误的根源在于不理解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内在联系。他们在解决工人运动中自发性和自觉性的相互关系问题时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卢森堡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应该使领导去适应历史过程中的任何自发的事件。由此就产生了组织问题上的错误，也就是对一个实行集中制的党、用统一的思想和人人都必须遵守的严格纪律团结起来的党的作用估计不足。卢森堡的文章《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对于左派观点来说是有代表性的，这篇文章于 1904 年同时刊登在《新时代》杂志和第 69 号《火星报》上。在这篇文章中，卢森堡赞同孟什维克的观点，指责列宁搞“极端集中主义”、“布朗基主义”、“雅各宾主义”。她拥护自治制，反对对党实行集中领导，否认党必须有严格的纪律。卢森堡认为，列宁的著作《进一步，退两步》是在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极端集中主义派的观点提供论据。

罗莎·卢森堡低估了党的各个领导机关、党的中央委员会在制定革命策略方面所起的作用。她写道，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主要“不是发明出来的”，而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她贬低党章从组织上约束机会主义的意义。卢森堡的论据同考茨基的观点是一致的，而且在许多场合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组织原则的反对甚至更为激烈。

对于卢森堡的错误言论，布尔什维克不能保持沉默。1904 年 9 月下半月，列宁用德文写了《进一步，退两步。尼·列宁给罗莎·卢森堡的答复》一文。列宁在这篇文章中想让德国社会民主党了解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分歧的实质，同时也对第二

国际中那些为孟什维克辩护的人予以反击。考茨基拒绝刊登列宁的答复，他伪善地声称，答复中叙述了“争吵”的经过，其实质在德国是无法弄清楚的。他希望，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家庭争吵”能够自行平息下来。

列宁驳斥了想把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之间的斗争说成是“争吵”的企图，同时着重指出了问题的原则方面：“谁要不是愿意闭眼不看我们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情，谁就应当了解，我们目前分成少数派和多数派不过是我们党以前分成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知识分子机会主义派的翻版。”①

列宁令人信服地证明，卢森堡提出的反对集中制的论点是不了解事实和忽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原理的结果。列宁指出，只要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对党内的各个派别进行实际分析，就能得出关于俄国党内斗争实质的正确概念。卢森堡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时候，没有考虑代表大会建立了党、同时还揭露出一个同过去的机会主义动摇相联系的新的机会主义派别的事实。

列宁对卢森堡错误言论所作的深刻批判，涉及一些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首先涉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应当成为什么样的党，以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问题。列宁的观点是明确的：党应当成为工人阶级的战斗的先锋队；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性、组织性和纪律，同机会主义进行原则斗争，是党的必不可少的特征。在第二国际中只

---

① 《列宁全集》第7卷第474页。

有很少的社会党人懂得在组织上同机会主义划清界限的必要性。保加利亚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应该列入这一类，他们在1903年清除了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由于对国际机会主义采取不调和态度，保加利亚“紧密派”社会主义者的党同布尔什维克的关系最为密切。①

布尔什维克在维护自己的组织原则方面所采取的一贯的坚定的立场，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在这些原则上建立起来的党，高举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旗帜，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团结了多民族的俄国的劳动人民，使他们做好向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堡垒进攻的准备。

---

① 《保加利亚共产党历史》1960年莫斯科版第80页。

结　束　语

俄国无产阶级政党是在1883—1904年间产生和形成的。这一时期的特点是，马克思主义战胜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成了国际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革命斗争的中心正在逐渐地、坚定不移地从西欧转向俄国。这种情况对于在我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性质和类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布尔什维主义，用列宁的话说，是在最坚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产生的。这个理论的正确性，不仅为整个十九世纪全世界的经验所证实，尤其为俄国革命思想界的徘徊和动摇、错误和失望的经验所证实。① 俄国的解放运动先经历了两个阶段——贵族阶段和平民知识分子阶段即民粹主义阶段，然后才开始了闪耀着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光辉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阶段。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先进的思想界一直在寻找摧毁专制制度、使

① 参看《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82页。

人民从社会压迫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和手段。无产阶级政党的先驱者们的不可磨灭的功绩，就是他们建立了稳固的民主主义传统，即把俄罗斯帝国各民族进步的民主主义分子都团结在俄国革命者周围的斗争传统。

俄国是一个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较晚的农业国，在这种条件下，农民的革命民主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就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结合起来。在这种结合里包含有车尔尼雪夫斯基及其拥护者的思想体系中对当时来说具有积极作用的一面。但是，其中也潜藏着民粹主义内部许多无法解决的矛盾的根源。民粹派希望俄国不经过资本主义的痛苦就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并把这种希望同旧有的半封建的农民村社连在一起。他们害怕“无产阶级化这种溃疡”。他们以新的方式提出关于俄国未来的问题，可是最终还是从过去去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正因为如此，民粹派的理论虽然在六十至七十年代曾经是一种推动整个革命运动前进的进步力量，后来却变成了运动的一种阻力。资本主义越是深入地渗透到俄国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使农村不断分化，加速工人阶级的发展，从而为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创造了前提，民粹派的这种阻碍作用也就越大。

提出政治斗争口号的革命工人协会的出现和七十至八十年代爆发的罢工斗争，客观地证明了就是在俄国，工人也正在成为“未来的主人”。然而，只有当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土地上确立之后，这一伟大真理才得到了理论上的论证和具体的研究。对俄国历史所提出的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作出回答。但是为此，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思想上同自己的先驱划清界线，克服他们

的幻想和偏见。同样，为了保持、丰富和发展民主主义的传统，也需要从中清除掉那些自由主义的和无政府主义的杂质，需要防止这个传统被民粹派的自由主义追随者庸俗化。

重新审查解放运动的策略的历史条件已经成熟。在这里真理的标准也是实践，而实践表明，无论是用全俄农民“骚动”的方式，还是用个人恐怖活动的方式来实行人民革命的尝试都是有局限性的和十分错误的。俄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摈弃了“民意党”的闪耀着英雄主义光彩的策略。无产阶级革命家同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改良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斗争，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其他具有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半无政府主义革命性的代表人物的恐怖主义和政治上的冒险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斗争，这种斗争是俄国群众性工人运动和民主主义运动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也是俄国革命获得胜利的条件之一。

“无产阶级还在街垒里和战场上赢得胜利之前，就以一系列的精神的胜利宣告自己统治的来临。”① 在西欧，当科学社会主义产生并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财富时，情况就是这样。在俄国，当马克思主义代替民粹派的唯心主义和空想主义，提出使俄国摆脱专制制度、农奴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纲领时，情况也是这样。在制定这一纲领方面迈出了极其重要的第一步的是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

马克思主义理论获得进一步创造性的发展，根据俄国和全世界新的历史时期的情况制定出革命的战略和策略，这都同列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486 页。

宁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九十年代中期起，为了把社会主义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为了建立一个战斗的、能够领导劳动群众从事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政党，列宁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活动和实际活动。列宁给自由主义民粹派、“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和修正主义观点以毁灭性的打击，他不仅捍卫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而且以新的思想、新的结论和论点丰富了这些原则。

列宁首先对改革后的经济以及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所引起的社会过程作了深刻的科学分析。关于无产阶级在当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就是列宁在进行这种分析之后所得出的重要结论之一。列宁证明，只有在俄国社会生产和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的工人阶级，能够保证人民彻底战胜沙皇制度，能够带领城乡的所有劳动者去争得自由和实现社会主义。

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在解放运动中的领导权思想，是基于他对俄国应当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所处的新的历史形势有清楚的认识。众所周知，西欧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还没有采取独立行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还不够开展的情况下发生的。领导这些革命的是资产阶级的激进派，农民通常是跟着这些人走的。这就决定了阶级力量配置的特殊性，决定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继续对西欧各国的工人运动施加影响。

俄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是在另一种历史情况下逐渐成熟的。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从来都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它甚至不是一种反对专制制度的重要的政治力量。早在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前，俄国的民主运动就同自由派划清了界限，尽管还不够

彻底。当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解放社”出现的时候，以社会民主党为首的无产阶级就已经不仅是一支独立的力量，而且是革命阵营的主导力量，并且有了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但是无论是普列汉诺夫还是俄国和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其他许多活动家都不了解这一点，他们认为，俄国面临的革命将是西欧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简单的翻版。他们对农民作用的理解也是错误的。他们经常把农民看作是一些不能进行革命活动的保守的群众。普列汉诺夫正确地驳斥了民粹派把农民加以理想化的观点，但他对这个阶级的革命可能性却估计不足，他认为农民这个阶级归根结底将是无产阶级的“对立面”。

列宁的功绩在于他以创造性的态度来解决俄国革命的动力问题，首先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问题。列宁在他早期的一些著作中就一直十分强调，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应该永远不要忘记民主主义的重要性，“工人政党要不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的教诲，要不犯重大的政治错误，就不能忽视农民中的革命分子，就不能不支持这些分子”①。列宁研究了俄国农民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之后证明：农民世世代代对土地和自由的渴望，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通过斗争才能实现。

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同盟者农民的态度，决定了它对待农民民主派其中包括民粹派的态度。列宁在揭露民粹派“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实质，指出这种社会主义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不能相容的同时，不断指出，必须把农

① 《列宁全集》第4卷第213页。

民民主主义中健全而宝贵的内核从民粹派的空想中区分出来。

列宁把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直接同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联系在一起。而普列汉诺夫(他同第二国际大多数理论家的观点一致)却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单靠无产阶级的力量就能完成。列宁早在争取建党的时期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思想：工人阶级就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也不是单独行动的，它将得到遭受资本压迫的城乡劳动群众的支持。关于工人阶级在解放斗争中的领导作用的论点，关于工农联盟的论点，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旧《火星报》(1900—1903 年)的全部活动都贯穿着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该报“为捍卫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原则，胜利地进行了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①，团结了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全部优秀分子。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年青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开展了最初的政治运动。由于开展了这些运动，在刚进入二十世纪的时候，俄国社会民主党就已经成了一般民主主义运动的主导力量。

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建立于这样一个时期，当时工人阶级正面临着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任务。这个任务同当时其他任何国家无产阶级的所有革命任务相比，都是最革命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在客观上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先锋队。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历史局势，正是俄国在逐渐变成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动的中心。

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逐渐酝酿成熟，是在世界资本主义

---

① 《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699 页。

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政治、军事和社会的大动荡即将到来的时代。资本主义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同时也给工人阶级带来了新的苦难。少数几个帝国主义强国对几亿人民实行奴役的制度，使奴隶制在殖民地这种新形式下得到了复活。

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对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在巴黎公社后的相对和平时期所形成的那种阶级斗争的方式和方法予以改进。重新审查那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同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派别之间发生尖锐的思想斗争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斗争的特点之一，就是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及其同伙——借口实际情况发生了变化，借口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出现了新现象（他们对这些现象的意义往往加以歪曲），企图推翻马克思的学说。

各社会民主党反对改良主义的斗争，由于它们的调和主义倾向，由于它们那些最著名的理论家不能对变化了的形势作出正确的分析而遭到削弱。教条主义的病症当时就已经束缚了第二国际的正统思想，从而为改良主义观点的传播提供了方便条件。

只有以列宁为首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回答了现实生活所提出的各种问题，确定了党作为无产阶级政治领袖的地位和作用。政治领袖的作用，就是要坚持不懈地教育全体劳动群众，引导他们为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而进行革命斗争。

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其形成过程中，经历了从最初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和团体到出现布尔什维主义这一漫长而艰难的途程。西方的工人政党是在合法条件下产生和进行活动的，俄

国社会民主党则不同，它是从地下小组和团体发展起来的。它在八十年代经历了“胚胎发育”时期，或者说是宣传时期，这个时期为广泛传播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打下了基础。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的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为建立一个真正能起积极作用的政党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列宁指出：“我们的党在很久以前，在 1895 年和 1896 年广大的工人运动一爆发就已开始形成了。1898年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建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规定了它的任务。1903 年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给党制定了纲领，通过了一系列关于策略的决议，并且第一次试图建立一个完整的党组织。”①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列宁以新的观点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在解放运动中的作用问题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问题。在资本主义相对和平发展时期，西欧各工人政党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保持和扩大资产阶级民主成果，是为争取普遍的平等的选举权、为实行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社会改良而斗争。由于西欧各社会民主党对在合法活动中首先是议会活动中所取得的成就估计过高，这就使它们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开始逐渐丧失其战斗性和革命性，看不到工人阶级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而进行斗争的前途。因此，在西方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没有一个纲领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那就并非偶然了。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是列宁，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作了认真的研究，既看清了这个运动的积极方面，也看清了它的消极

---

① 《列宁全集》第 8 卷第 403—404 页。

方面。他们不能不注意到西欧各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家们力求把自己那种在某个时期有过积极作用的经验变成任何时期、任何民族都必须遵守的确定不移的原则。因此，列宁在谈到要掌握国际社会民主党提供的一切宝贵的东西的同时，又号召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要寻找建党的独立道路。他的出发点是：工人阶级必须有这样一个政党，它要能领导群众，能铺设一条深入到人民最“底层”的道路，能把一切能够同专制制度、地主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人团结到自己的周围。在列宁的“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① 这句格言中充分表达了布尔什维主义这一伟大的革命力量的最重要的特点。

没有高度的组织性和人人都必须遵守的严格纪律，党在革命斗争中就不能成为群众的鼓舞者和领导者。正因为如此，所以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团结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在培养久经锻炼的、用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工人运动领导人方面、在建立一支职业革命家干部队伍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形成的特点是，为使无产阶级民主摆脱一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而进行的斗争，是在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和俄国获得理论上的完全胜利的情况下展开的。

如果说西欧工人政党形成期间所进行的斗争是为了争取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公开敌人的话，那么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俄国，这一斗争首先是反对那些用马克思主义词藻掩盖起来的小资产阶级理论，即“合法马克思主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337页。

义”和“经济主义”这些国际修正主义的变种。从思想上粉碎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各种机会主义团体和派别，这是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重要的前提。

列宁一再强调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即社会民主运动划分为马克思主义派和机会主义派，总是和群众性工人运动的产生同时进行的。这种划分虽然经常改变形式，但其实质始终未变。无论是在西欧还是在俄国都是这样。列宁写道：“在一切工人政党中，必然要形成在观点、策略和组织‘路线’上表现出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倾向的明显或不太明显的右翼。在俄国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国家里，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年轻的社会民主工党成立的初期，这些倾向不可能不表现得比欧洲的任何地方更加尖锐、明确和明显。”①

机会主义者所以猛烈攻击列宁的纲领原则和组织原则，其原因就在这里。他们对集中制的党是工人阶级的指导力量这种思想是不能接受的。他们对列宁所全面论证的下述一种思想也是格格不入的，这就是只有在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下，自发的工人运动才能够被纳入自觉地、有组织地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斗争的轨道。

俄国社会民主党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在当时存在的所有工人政党中，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如此始终不渝地、坚定不移地贯彻一条同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公开的和隐蔽的)划清界限的路线。列宁及其拥护者的坚定性保证

---

① 《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767页。

了党的统一，没有这个统一，党就不能发挥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历史作用。由于列宁的毫不妥协和布尔什维克的坚韧不拔，党才克服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由孟什维克的破坏活动引起的严重危机。

由于建立了一个新型的党，布尔什维克就不仅在俄国工人运动中，而且也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革命派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意见分歧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特别是在大会以后暴露得非常明显，它反映出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这些意见分歧恰恰是在党的命运、整个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事业取决于是否能够正确解决组织问题的时刻产生的。列宁的革命路线在组织问题上的胜利，标志着整个工人运动获得了重大的胜利。无产阶级只有在布尔什维克党这样一个政党的领导下，才能够充满信心地去实现自己神圣的目标。

布尔什维主义的敌人硬说，而且现在还一直在说：布尔什维克党只不过是一个为了对工人阶级施加影响而斗争的知识分子团体；俄国的无产阶级运动是在不依赖于这个团体的活动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为了使这种虚构多少能够站得住脚，他们常常找来一些借口，例如他们借口说，俄国社会民主党是在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占优势的情况下产生的。但是他们的这个“论据”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工人运动初期知识分子比较占优势的情况在所有国家中都发生过。这个事实说明，把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灌输给正在奋起斗争的无产阶级群众是一个合乎规律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代表了被正确理解的

工人阶级的利益。在社会民主党产生和巩固的八十至九十年代的俄国，情况也是这样。

至于布尔什维主义，它是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兴起时期产生的，当时，除了知识分子出身的职业革命家而外，一些先进的工人社会民主党人也在党内开始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正是布尔什维克努力争取要建立一道党章壁垒，以防止那些不能接受无产阶级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涌进党内。在同孟什维克的斗争中，列宁坚决捍卫党的阶级性，并告诫人们要防止降低党作为团结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的任何企图。列宁的组织原则包括民主集中制、全体党员都必须遵守的统一纪律、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党内民主的基础上发挥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些原则都是为了使党能够真正成为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使党不致变成脱离群众的闭塞的团体。

列宁教导说，只有把理论同实际密切地联系起来、把最大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并且对机会主义的任何表现都毫不容忍的党，才能成为广大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劳动者阶层的领袖。布尔什维克党正是这样的党。

列宁及其战友们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功绩，就在于他们根据具体情况规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纲领、组织形式和策略原则，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团结了俄国觉悟的无产阶级。为了把无产阶级革命者团结成一个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志同道合者的集体，列宁孜孜不倦地教育无产阶级革命者要具有下述一些优秀品质：忠诚于工人阶级的利益，善于在任何时候

和任何情况下都能使暂时的任务服从于实现主要的目标，忠实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布尔什维克党由于具备了这些品质，才在争取使全体劳动者摆脱剥削者的压迫的斗争中成了工人阶级真正的组织者和鼓舞者。

俄国的工人阶级、农民和被压迫民族都把布尔什维克党看成自己利益的忠实的代表者和捍卫者。无论是自由派资产阶级还是妄图扮演劳动人民代表角色的社会革命党，都不能够用自己的口号和纲领来鼓舞群众。这一点孟什维克也做不到，因为他们从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很快又滚到了工人运动的策略和政策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实际上成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帮凶。

只有布尔什维克党指出了一条能使劳动者获得真正解放的明确的斗争道路，这条道路就是用革命手段去推翻专制制度，改革国家的整个社会政治制度，以便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确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上，俄国的无产阶级就最先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它既反对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派别和政党，又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派别和政党）的领导下投入了革命。

历史表明，列宁培育的新型政党即布尔什维克党，是一支伟大的革命力量，它保证了我国工人阶级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不断取得胜利，并为在全世界实行民主改造和社会主义改造开辟了道路。

大 事 记

(1825—1904)*

1825—1882 年

1825年12月14日 十二月党人在彼得堡参议院广场举行起义。

1847年5月中旬（6月初） 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

1848年2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出版。

5月20日（6月1日） 马克思编辑的《新莱茵报》创刊号在科伦出版。

6月11—14日（23—26日） 巴黎无产阶级举行起义。

---

* 大事记包括俄国革命解放运动中最重大的事件，也包括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产生和发展有关的事件。主要记述1883—1904年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大事。日期全部按旧历。在波兰和国外发生的事件注明两种日期。

1857年6月19日（7月1日） 亚·伊·赫尔岑和尼·普·奥加辽夫主编的政治性报纸《钟声报》创刊号在伦敦出版。

1861年2月19日 俄国废除农奴制。

3—4月 喀山省别兹德纳村、奔萨省坎杰耶夫卡和切尔诺盖村的农民举行起义。

年底 出现秘密的革命团体“土地和自由社”。

1863年1月—1864年秋 波兰、立陶宛和部分白俄罗斯地区发生起义。

1863年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在《同时代人》杂志上发表。

1864年9月16日（28日） 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在伦敦成立。

1867年9月2日（14日） 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在汉堡出版。

1869年7月26—28日(8月7—9日)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成立。

1869 年　　《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俄译本在日内瓦出版。

1870 年 3 月　　第一国际俄国支部在日内瓦成立。

4 月 10 日　　列宁(乌里扬诺夫)在辛比尔斯克诞生。

5 月 22 日　　彼得堡涅瓦纺纱厂工人举行罢工。

9 月　　俄国革命家格·亚·洛帕廷加入第一国际总委员会。

1871年 3 月 6 日（18 日）　　巴黎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巴黎公社宣告成立。

12 月　　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俄译本在苏黎世出版。

1872 年 3 月底　　由格·亚·洛帕廷和尼·弗·丹尼尔逊合译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俄译本在彼得堡出版。

8 月 9—21 日和 9 月 9—17 日　　爱斯兰省纳尔瓦市附近的克廉哥尔姆纺织厂的工人举行罢工。

1875年4月—5月初　　马克思写作《哥达纲领批判》。这一著作于 1891 年 1 月在《新时代》杂志上首次发表。

不早于 5 月　　恩格斯的小册子《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德文版在莱比锡

出版。

春季 以叶·奥·扎斯拉夫斯基为首的“南俄工人协会”在敖德萨建立。

8月 敖德萨的古利耶-布兰沙尔德机械铸造厂工人举行罢工。“南俄工人协会”会员参加了罢工。

1876年12月6日 在彼得堡喀山教堂前的广场上举行了俄国第一次知识分子和工人的社会革命游行示威。普列汉诺夫发表了演说。

年底 俄国出现了一个民粹派的秘密革命组织，该组织于1878年取名为“土地和自由社”(第二个)。

1877年3月9日 工人革命家彼得·阿列克谢耶夫在彼得堡法庭上因“五十人案件”(“莫斯科人案件”)受审时发表演说。

5月23—27日 在彼得堡对“南俄工人协会”会员(叶·奥·扎斯拉夫斯基等人)进行审判。

10月18日—1878年1月23日 在彼得堡对“一百九十三人案件”(“到民间去”的参加者)进行审判。

11月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写了一封关于俄国经济发展和农民村社的前途的信。这封信第一次发表于

1886年。

1878年 6 月26日（7月 8 日左右）　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在莱比锡第一次以单行本出版。书中附有作者写的序言。

12 月　斯·尼·哈尔土林和维·巴·奥勃诺尔斯基领导的“俄国北方工人协会”在彼得堡成立。

1879年 1 月15—19 日　彼得堡的新纺纱厂和沙乌工厂工人举行罢工。罢工是在“俄国北方工人协会”会员领导下进行的。

8 月 15 日　“土地和自由社”分裂成两个独立组织——“民意党”和“土地平分社”。

1880 年初　《“民意党”工人党员的纲领》发表。纲领寄给了马克思。

2 月 15 日　“俄国北方工人协会”在彼得堡出版了唯一的一号《工人曙光报》。

12 月　“土地平分社”为工人创办的《种子报》创刊号在日内瓦出版(2—6 号是在俄国出版的)。

1881年 2 月24日（3 月 8 日）　马克思就俄国农民村社问题写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答复她1881 年2 月 4 日(16 日)的来信。

3月1日　民意党人宣判了亚历山大二世的死刑。

4月3日　组织和参加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安·伊·热里雅鲍夫、索·李·彼罗夫斯卡娅、尼·伊·基巴尔奇奇、季·米·米哈伊洛夫和尼·伊·雷萨科夫被处死。

1882年5月　由普列汉诺夫翻译的、附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序言的《共产党宣言》俄译本在日内瓦出版。

8月　波兰工人阶级的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无产阶级”党建立。

1882年下半年　莫斯科大学的革命学生团体组织了“翻译工作者和出版工作者协会”。

1883年

3月2日（14日）　卡尔·马克思逝世。

夏季　列·格·捷依奇翻译的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俄译本在日内瓦出版。

9月13日(25日)　在日内瓦发表关于出版《现代社会主义丛书》的通告，通告宣布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劳动解放社”成立。

10月13日(25日)　“劳动解放社”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

争»一书。

初冬　布拉戈耶夫小组在彼得堡成立，该小组于1884年取名为“俄国社会民主党”。

1884年

不迟于2月22日（3月6日）　“劳动解放社”出版了维·伊·查苏利奇翻译的恩格斯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俄译本。

夏季　在日内瓦发表了“劳动解放社”的第一个纲领草案，标题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动解放社”的纲领»。

9月3日(15日)　“劳动解放社”成员起草了出版«工人丛书»的通告。

12月1日—1885年1月2日　莫斯科省德米特罗夫县沃兹涅先斯克纺织厂的工人举行罢工。

下半年　布拉戈耶夫小组制定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

1885年

年初　“劳动解放社”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著作«我们的意见分歧»。

1月7—17日　弗拉基米尔省奥列霍沃-祖耶沃的尼科尔斯科耶莫罗佐夫纺织厂的工人举行罢工。

1月底—2月初　布拉戈耶夫小组的社会民主主义报纸《工人报》创刊号在彼得堡出版。

不早于4月8日（20日）　“劳动解放社”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翻译的马克思的《关于贸易自由的演说》的俄译本。

6月，不迟于28日（7月，不迟于10日）　由恩格斯整理付印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德文版在汉堡出版。

7月　《工人报》第2号在彼得堡出版，上面载有普列汉诺夫的文章《俄国工人的当前任务（给彼得堡各工人小组的一封信）》。

9月23日—10月5日　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七个纺织厂的工人举行罢工。

年底　巴·瓦·托契斯基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在彼得堡成立，该小组从1886年底起取名为“圣彼得堡工人协会”。

尼·弗·丹尼尔逊翻译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俄译本在彼得堡出版。

1886年

2月7—8日和5月23—27日　在弗拉基米尔对莫罗佐夫工厂罢工的参加者进行了审判。

不迟于3月19日（31日） “劳动解放社”出版了由维·伊·查苏利奇翻译的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恩格斯为这个俄文版写了序言和注释。

6月3日 在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政府颁布了《关于对工厂业企业的监督和厂主同工人的相互关系》法。

1887 年

3月1日 亚·伊·乌里扬诺夫小组企图暗杀亚历山大三世。

5月8日 亚·伊·乌里扬诺夫、帕·伊·安德列尤什金、瓦·杰·格涅拉洛夫、瓦·斯·奥西潘诺夫和彼·雅·舍维列夫被处死。

9—11月 列宁在喀山参加了一个革命大学生小组。

秋季 在维尔诺由利·约吉希斯(扬·梯什卡）发起建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

12月4日夜 列宁因参加喀山大学学生运动而第一次被捕。

12月7日 列宁从喀山被驱逐到喀山省科库什基诺村，受到警察的秘密监视。

1888 年

1 月 “劳动解放社”出版了茹·盖得和保·拉法格合著的小册子«社会民主党人想要什么?»。普列汉诺夫为小册子写了序言并加了注释。在小册子的附录中刊载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纲领草案»(“劳动解放社”的第二个纲领草案)。

2—3 月 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第二无产阶级”党在华沙成立。

8 月 “劳动解放社”的不定期文集 «社会民主党人»在日内瓦出版。只出了一期。

9月26 日—10 月 3 日 弗拉基米尔省舒亚的几个纺纱厂和织布厂的工人举行总罢工。

不迟于秋季 在喀山建立了以尼·叶·费多谢耶夫为首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核心组)。

秋季 列宁参加了尼·叶·费多谢耶夫在喀山建立的一些小组中的一个小组。

1888 年 在明斯克出现了一个秘密工人组织,它联合了铁路修配厂和其他许多企业的工人小组。

1889 年

4 月 18—26 日 弗拉基米尔省的舒亚、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和科夫罗夫的工人举行罢工。

7 月 2—8 日（14—20 日） 在巴黎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上成立了第二国际。大会规定五月一日为劳动者国际团结的节日。普列汉诺夫在大会上发了言。

7 月 普列汉诺夫在伦敦与恩格斯会面。

夏季 洛兹建立了一个无产阶级组织“波兰工人联合会”。

10 月 11 日 列宁迁到萨马拉居住。

冬季 在彼得堡成立了一个以米·伊·勃鲁斯涅夫为首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勃鲁斯涅夫小组)。

1890 年

年初 由格·姆·克鲁科夫斯基和格·恩·曼德尔施塔姆发起，在莫斯科成立了一个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自学小组。

2 月 “劳动解放社”出版了第一册文学政治评论《社会民主党人》。共出版了四册。

4月19日（5月1日）　华沙举行了俄国第一次工人五一游行示威。

冬季　彼得堡托伦顿公司制呢厂工人举行罢工。勃鲁斯涅夫小组就此发表告工人书。

1891年

1月21—22日　彼得堡新军舰修造厂工人举行罢工。勃鲁斯涅夫小组发表了告工厂工人书。

4月15日　彼得堡的工人-勃鲁斯涅夫分子和革命大学生参加尼·瓦·舍尔古诺夫的葬礼。

4月19—20日（5月1—2日）　彼得库夫省洛兹市波兹南斯基棉纺织厂和华沙省日拉尔多夫镇日拉尔多夫亚麻厂的工人用罢工来纪念五一节。

5月5日　勃鲁斯涅夫小组组织彼得堡工人举行了第一次五一秘密集会。一些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在会上作了演讲。

8月4—10日（16—22日）　第二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举行。由普列汉诺夫和查苏利奇签名的关于俄国革命运动的报告被提交给代表大会。

10月2—9日（14—21日）　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在爱尔福特举行，会上通过了党纲。

年底　德尔普特大学成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自学小组。

基辅出现了一个小组，叫作“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小组”。

由亚·尼·维诺库罗夫发起，在莫斯科成立了一个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自学小组。

在顿河岸罗斯托夫的弗拉基高加索铁路修配总厂中出现了一个以弗·亚·阿拉贝舍夫和亚·亚·马施茨基为首的马克思主义小组。

1891年　下新城成立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

由弗·阿·戈尔巴乔夫发起在里加工学院成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

1891—1892年　在图拉弹药厂，在扎列奇耶和丘尔科沃都建立了工人小组。

在哈尔科夫建立了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小组。

1892年

年初　尼·叶·费多谢耶夫在弗拉基米尔组织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

不迟于 4 月19日　维尔诺工人第一次集会庆祝五一节，集会是由当地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组织的。

4 月 20—27日(5 月 2—9 日)　洛兹工人以总罢工来纪念五一节，罢工前散发了“波兰工人联合会”的号召书。

6 月 28 日　工人们在彼得堡近郊的沃尔科沃-亚姆斯克树林里纪念劳动人民国际团结的节日——五一节。

不早于 6 月　“劳动解放社”出版了由普列汉诺夫翻译的恩格斯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8 月 2—6 日　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省巴赫姆特县的尤佐夫卡镇和卢甘斯克、马利乌波尔、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巴赫姆特等城市的工人举行罢工。

11 月　由弗·阿·康德拉提耶夫和奥·阿·瓦连佐娃发起，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建立了一个工人社会民主主义小组。

秋季　彼得堡大学生建立了一个名为“彼得堡‘劳动解放社’”的小组。

年底　喀山出现了一个由亚·米·斯托帕尼和尼·厄·鲍曼领导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

1892 年　　列宁在萨马拉组织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

由斯·伊·拉德琴柯发起，在彼得堡建立了一个工科学生马克思主义小组。

“劳动解放社”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一八九一年的五月一日(四个工人在彼得堡秘密集会上的演说)»，小册子中附有彼得堡工人给尼·瓦·舍尔古诺夫的慰问信和普列汉诺夫写的序言。

“劳动解放社”发表了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论社会主义者在同俄国饥荒进行斗争中的任务（给青年同志们的信)»。

1893 年

2—3 月　　波兰社会主义政党成立。8 月该党取名为“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

5 月 25 日—6 月 7 日　　梁赞省叶哥里耶夫斯克赫鲁多夫兄弟纺纱厂的工人举行罢工。

7月 25—31 日(8 月 6—12 日）　　第二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苏黎世举行。普列汉诺夫作了«社会民主党在发生战争时的立场»的报告。

8 月下半月　　列宁从萨马拉去彼得堡，途中在下新城和莫斯科停留。在那里会见了当地的马克思主义者。

8月31日　　列宁到达彼得堡。

9月28或29日　　在莫斯科成立了由亚·尼·维诺库罗夫、普·伊·维诺库罗娃、马·尼·利亚多夫、谢·伊·米茨凯维奇、斯·伊·普罗科菲耶夫、叶·伊·斯庞蒂组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心小组(“六人小组”)。

秋季　　列宁在彼得堡加入了由斯·伊·拉德琴柯组织的工科学生马克思主义小组。

列宁写成《论所谓市场问题》的专题报告，并在马克思主义小组中宣读了这个报告。

以安·多马沙维丘斯为首的立陶宛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在维尔诺建立。

秋季和1893—1894年冬季　　列宁同彼得堡一些工厂的先进工人(瓦·安·舍尔古诺夫、伊·瓦·巴布什金等)建立了联系。

1893年　　由工人亚·德里耶吉、亚·齐诺夫斯基和姆·卡希斯发起，在利巴瓦建立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小组。

由领航员伊·姆·卡拉什尼科夫领导的海员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在敖德萨建立。

波尔塔瓦出现了一个由亚·格·施利希特尔领导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

下新城省索尔莫夫斯克工厂成立了第一批工人宣传小组。

1894 年

年初 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的布良斯克公司亚历山大罗夫铸钢厂建立了一个工人社会民主主义小组。

1月初 列宁来到莫斯科。

1月9日 列宁在莫斯科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发言反对民粹派分子瓦·巴·沃龙佐夫(瓦·沃),批判了他的观点。

1月 列宁访问了下新城并在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中作了关于瓦·沃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一书的专题报告。

列宁回到彼得堡,领导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小组和工人中心小组,给涅瓦关卡外和其他市区的工人小组讲课。

2月26—27日(3月10—11日) 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华沙举行。

2月 莫斯科马克思主义中心小组印发了鼓动性传单《他们在

工厂视察员那里已经谈妥》、《两个厂主的谈话》。

3月10日　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俄译本在彼得堡公开出版。

3月24—27日、30日—4月4日　顿河岸罗斯托夫弗拉基高加索铁路修配厂工人举行罢工。罢工是由当地社会民主主义小组成员组织和领导的。

4月19日　基辅各马克思主义小组成员第一次举行五一秘密集会，铁路修配厂工人参加了集会。

4月19—22日（5月1—4日）　彼得库夫省琴斯托霍夫六个工厂的工人用罢工来纪念五一节。

4月　莫斯科举行第一次各工厂小组代表的会议，会上成立了工人中心小组，为1895年取名为"工人协会"的莫斯科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奠定了基础。

5月　下新城举行了工人五一秘密集会，这次集会是由阿·斯·罗扎诺夫为首的当地马克思主义小组成员组织的。

6—9月　列宁的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在彼得堡、莫斯科和弗拉基米尔省的哥尔克用胶版印成单行本发表。

不早于7月	“劳动解放社”出版了由维·伊·查苏利奇翻译的恩格斯的小册子《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书名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俄国》。
11月，不迟于29日（12月，不迟于11日）	由恩格斯整理付印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德文版在汉堡出版。
秋季	列宁在彼得堡马克思主义者小组会议上作了《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的专题报告，激烈地批判了彼·司徒卢威在其《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述评》一书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歪曲。
秋季—冬季	列宁给涅瓦关卡外的、彼得堡区和维堡区的彼得堡各工人小组讲课。
12月24日以后	列宁在伊·瓦·巴布什金的积极参加下起草了告谢米扬尼科夫工厂工人的传单。
年底	由“劳动解放社”发起，在日内瓦建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
1894年	在赫尔松建立了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小组，亚·德·瞿鲁巴是它的组织者之一。

1895 年

年初 普列汉诺夫(恩·别尔托夫)的著作«论一元史观的发展问题(对米哈伊洛夫斯基、卡列耶夫先生及其同伙的答复)»在彼得堡出版。

2 月 7—12 日 彼得堡码头工人举行罢工。“老年派”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在罢工期间散发了«码头工人应当争取什么?»的传单。

2月18日或 19 日 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和维尔诺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的代表会议在彼得堡举行。会上讨论了从在小组内宣传马克思主义转到群众性政治鼓动的问题。

2 月 由恩·弗·库利奇茨基和弗·斯·米利曼发起,在敖德萨建立了一个由不同职业的工人组成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

4 月 19日—5月 1日 在华沙、哥美耳、叶卡特林诺斯拉夫、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明斯克、莫斯科、下新城举行了由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五一秘密集会。

4月 25 日以前 彼得堡出版了一本合法的马克思主义的文集«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里面载有列宁(克·杜林)的文章«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

4月25日　　列宁出国，以便同“劳动解放社”的成员建立联系并了解西欧工人运动的情况。

4月26日—5月10日　　雅罗斯拉夫里的雅罗斯拉夫里大纺织公司纺纱厂的工人举行罢工。罢工遭到了武力镇压。

4月30日　　莫斯科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取名为“工人协会”。

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马克思主义小组改为“工人协会”。

5月　　列宁结识“劳动解放社”成员并就在国外出版《工作者》文集问题进行了商谈。

6月3日(15日)　　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成员在华沙被捕，地下印刷所被查获。

6月9日夜　　莫斯科“工人协会”成员(马·尼·利亚多夫、阿·亚·甘申、阿·伊·梁赞诺夫等)被捕，地下印刷所和存放秘密书刊的书库被查获。

7月24日（8月5日）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逝世。

9月7日　　列宁从国外归来。在去彼得堡的途中，他访问了莫斯科、维尔诺、奥列霍沃-祖耶沃，同当地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

成员建立了联系。

10 月 4—19 日　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纺织公司的织布厂工人举行罢工。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协会”成员米·亚·巴加耶夫和尼·伊·马霍夫参加了罢工的领导工作。

11 月 6—7 日　彼得堡托伦顿工厂工人举行罢工。在工人中散发了“老年派”社会民主主义小组的传单《织布工人要求什么?》。

11月7日和 12 日　列宁和瓦·瓦·斯塔尔科夫会见彼得堡托伦顿工厂工人恩·叶·梅尔库洛夫,交给他一笔安置被捕工人家庭的钱和列宁写的传单《告托伦顿工厂男女工人》。

11 月 9—12 日　彼得堡“拉费尔姆”公司烟草厂女工举行罢工。“老年派”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印发了《“拉费尔姆”工厂女工要求什么?》的传单。

11 月　根据列宁的倡议,在彼得堡建立了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后来取名“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11 月—12 月,不迟于 8 日　列宁在筹备出版《工人事业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机关报)创刊号的过程中,写了《告俄国工人》(社论)、《我们的大臣们在想些什么?》、《1895 年雅罗斯拉夫里的罢工》等文章。

12月8日夜　“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领导人弗·伊·列宁、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瓦·瓦·斯塔尔科夫、阿·亚·瓦涅耶夫、彼·库·扎波罗热茨等在彼得堡被捕。《工人事业报》的稿件被没收。

12月15日　在彼得堡印发了第一份署名“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传单。

12月　以尤·德·美尔尼科夫为首的基辅工人委员会成立。

萨马拉建立了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小组。

年底　列宁在狱中起草了社会民主党《党纲草案》。

由叶·瓦·巴拉姆津发起，在沃罗涅什建立了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小组。

下新城出现了由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联合组成的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

1895年　在博里索格列勃斯克，由从彼得堡驱逐到那里的尼·杰·波格丹诺夫发起，建立了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小组。

在科兹洛夫建立了一个铁路修配厂工人社会民主主义小组。

在科斯特罗马，由于被流放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努力，建立了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小组。

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建立了由彼·阿·克拉西柯夫领导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

在顿河岸罗斯托夫建立了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中心组织”，它联合了十个地方马克思主义小组。

在乌法建立了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小组。

由弗·阿·康德拉提耶夫和安·安·叶甫多基莫夫发起，在舒亚建立了一个工人社会民主主义小组。

在尤里耶夫大学建立了一个由维·列·尚采尔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小组。

在雅罗斯拉夫里建立了由亚·米·斯托帕尼领导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

1896 年

年初 由伊·克·拉拉扬茨发起，在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的手工业者和工厂工人中建立了一些社会民主主义小组。

1月5日 “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成员伊·瓦·巴布什金、雅·马·利亚霍夫斯基、尤·奥·策杰尔包姆(尔·马尔托

夫)等在彼得堡被捕。

1月29日和3月　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当地的“工人协会”的积极分子弗·阿·康德拉提耶夫、安·安·叶甫多基莫夫、阿·弗·奥列霍夫、恩·恩·库德里亚舍夫等被捕。

2月29日　莫斯科“工人协会”代表28个工厂的605名工人写了一封《莫斯科工人给法国工人的致敬信》，并募集了一笔款额用来购置向巴黎公社社员墓敬献的花圈。

3月3日　为了纪念巴黎公社二十五周年，彼得堡“斗争协会”印发了《彼得堡工人给法国工人的致敬信》的传单。

3月21日（4月2日）　威·李卜克内西号召俄国工人庆祝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节日——五一节。

3月　托木斯克建立了第一个印刷工人社会民主主义小组。

不早于3月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在日内瓦开始出版不定期文集《工作者》。在第1—2期上刊登了列宁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

4月11—12日　以尤·德·美尔尼科夫为首的工人委员会成员在基辅被捕。

4月17—19日(4　在华沙、洛兹、腊多姆各工厂区，社会民主党人印发的五

月 29—5 月 1　一传单广为传播。
日）

4 月 19 日　彼得堡“斗争协会”印发了米·亚·西尔文起草的传单《五一工人节》。

4 月 30 日　下新城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印发了阿·斯·罗扎诺夫起草的五一传单。

4 月　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维尔诺举行。大会通过了党纲。

4—6 月　在基辅、萨马拉、下新城举行了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五一秘密集会。

不迟于 5 月　在基辅，主张在工人中进行政治鼓动的社会民主党人建立了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工人事业社”。

5 月 1 日　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立陶宛工作者报》开始出版。

5 月 10 日以前　列宁在狱中写好了《谈谈罢工》这本小册子的手稿，并将手稿转出狱外。

5 月 27 日—6 月 18 日　彼得堡纺织厂、纺纱厂和机械厂的工人（3 万人）在“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领导下举行罢工，要求支付加冕日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日。

5月　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内分裂出来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的立陶宛工人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维尔诺举行。

春季　在敖德萨建立了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小组，秋天该小组定名为“南俄工人协会”。

6月13日　在下新城、索尔莫沃和卡纳维诺，社会民主主义小组的成员大批地遭到逮捕。

6月，不迟于15日　莫斯科“工人协会”印发传单，号召举行罢工支持彼得堡工人。莫斯科“工人协会”第一次在传单上署名。

6月21日(7月3日)　即将召开的第二国际国际代表大会委员会在伦敦举行会议，通过了支持彼得堡罢工工人并为他们募款的决议。

6月25日—7月22日　莫斯科加肯塔耳工厂、“佩列努德”工厂、布朗雷兄弟工厂、古容工厂、戈佩尔工厂和铁路修配厂的工人举行罢工。他们仿效彼得堡工人，要求支付加冕日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日。罢工是由莫斯科“工人协会”组织的。

6月27日（7月9日）　伦敦工人理事会成立了一个“俄国罢工事务联合委员会”以援助彼得堡工人。

6—7 月　　列宁在狱中写作社会民主党《党纲说明》，并将其转出狱外。

7 月 6 日　　莫斯科“工人协会”的一大批成员被捕。地下印刷所被查获。

7 月 15—20日(7 月 27—8 月 1 日)　　第二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伦敦举行。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团参加了大会的工作。

8 月 1 日(13 日)　　伦敦“俄国罢工事务联合委员会”写信给彼得堡“斗争协会”，向夏季罢工的参加者致敬并把为工人募款的事通知他们。

8 月 12 日　　彼得堡“斗争协会”的一批成员（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米·亚·西尔文、米·亚·卢利叶、克·克·包耶尔等)被捕。

9 月 16 日　　里加俄国波罗的海车辆制造厂工人举行罢工。当地的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了对罢工的领导。

9月 25 日—10月 10 日　　科斯特罗马的佐托夫兄弟亚麻纺织公司一家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领导罢工的是当地的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小组的成员。

11 月 10 日夜和　　莫斯科“工人协会”许多成员被捕。

12月9日夜

11月，不迟于25日	彼得堡“斗争协会”印发了列宁在狱中写的传单《告沙皇政府》，谈的是1895—1896年罢工的政治意义。
11月28日	由尼·弗·丹尼尔逊翻译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第一次在俄国出版。
11月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开始出版《〈工作者〉小报》。
12月8日	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工人事业社”在基辅出版《前进报》创刊号。
1896年	由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格·亚·弗兰切斯基和伊·伊·卢津发起，在巴统建立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
	立陶宛青年社会民主主义小组代表大会在维尔诺举行。费·埃·捷尔任斯基是大会组织者之一。
	被流放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基什尼奥夫成立了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小组。
	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的大批成员被捕。
	由“新潮社”这一思想派别的代表发起，在里加的克里格斯曼瓶塞厂、俄国波罗的海车辆制造厂、“凤凰”工厂、格

谢工厂、里加-奥尔洛夫铁路修配厂和中等专科学校等地，都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

在坦波夫建立了第一批社会民主主义小组。

在特维尔建立了一个工人社会民主主义小组。

在梯弗利斯，当地的一些社会民主主义小组联合成为一个“宣传工作者集体”。

1896年底—1897年初　在图拉，由从莫斯科驱逐到这里的恩·姆·弗利奇金发起，建立了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小组。

1897 年

年初　叶卡特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成立。

1月2—14日　彼得堡的马克斯韦尔、克尼希和施提格利茨等纺纱厂和织布厂的工人举行罢工。62名罢工参加者被捕。

1月26日　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维尔诺党组织向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发出一封«立陶宛工人给彼得堡工人的致敬信»，表示同他们在罢工斗争中的团结一致。

1月29日　当局通过了一项决定：把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成员列宁等流放到东西伯利亚、沃洛格达省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省。

2月1日 维尔诺的铁路修配厂工人举行罢工。这次罢工是立陶宛工人联合会成员为表示支持彼得堡工人而组织的。

2月1日(13日) 由于彼得堡工人的一月罢工，伦敦举行了人数众多的群众集会。会上通过了一项支持俄国革命运动的决议，并为罢工者进行了募捐。

2月6日 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维尔诺举行。会上通过了修改后的党纲，其中删掉了分立主义的要求。根据新党纲，党的名称定为立陶宛社会民主党。

2月14日和17日之间 列宁和他的一些同志在流放到西伯利亚之前从监狱放了出来，他们利用这一机会同“斗争协会”新领导的代表在彼得堡举行了一次会议。列宁反对“协会”在实际活动中出现的“经济主义”倾向。

2月17日 列宁从彼得堡启程经莫斯科前往西伯利亚流放地。

3月4日 因女大学生玛·费·韦特罗娃在彼得-保罗要塞自焚，彼得堡大学生在喀山广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

* 该党于1893年建立时叫作 **Лимовская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Тлартия**(“立陶宛社会民主主义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命名为**Литовская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я** (“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这里本来应译“立陶宛社会民主主义党”，但一般都不加区分，统译“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译者注。

3月 17—18 日　由“工人事业社”发起，在基辅召开了有彼得堡“斗争协会”和基辅各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的代表参加的代表会议。会上通过决定，主张将俄国所有社会民主主义组织都改名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基辅的各社会民主主义团体联合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4月 19 日　里加印发了署名“里加工人委员会”的五一传单。

4月　社会民主主义的“尼古拉耶夫工人协会”（“南俄工人协会”）建立。1898 年 1 月该“协会”被警察破坏。

4—5 月　沃罗涅什、叶卡特林诺斯拉夫、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基辅、莫斯科和西北边疆区的许多城市纷纷举行了由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五一工人集会。

莫斯科“工人协会”的一些领导人和成员（瓦·瓦·沃罗夫斯基、维·米·韦利奇金娜、尼·尼·瓦什科夫和伊·斯·巴巴占等）被捕。

春季　由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人协会”的成员发起，在弗拉基米尔省的科赫马村建立了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小组。

大 事 记

6月2日　政府颁布一项规定工厂的工作日平时为十一小时半、星期六和节前为十小时的法律。

6月9—10日　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人协会”的一些领导人和成员(奥·阿·瓦连佐娃、德·勒·布京和恩·斯·康德拉提耶夫等)被捕。

6月22日　在维尔诺因遣送一批当地的社会民主党人到流放地，工人们举行了第一次政治性游行示威。

上半年　在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及其郊区，由伊·瓦·巴布什金发起，在一些大企业的工人中建立了一些社会民主主义小组。

8月　基辅“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出版了《工人报》创刊号。

9月　维尔诺召开第一次犹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代表大会，为“俄罗斯和波兰犹太工人总联盟”(崩得)奠定了基础。

不迟于10月　喀山建立了一个在工人中进行社会民主主义宣传的大学生小组。

10月20日　“尼古拉耶夫工人协会”(“南俄工人协会”)的机关报《我们的事业报》开始在尼古拉耶夫出版。

10 月　“经济主义”派别的《工人思想报》开始在彼得堡出版。该报从第 5 号起(1899 年 1 月)正式成为彼得堡“斗争协会”的机关报。

秋季　在比亚威斯托克和彼得堡，主张进行政治宣传的人建立了一些“工人革命家小组”，后来这些小组被叫作“工人旗帜社”。

12 月 8 日夜　在沃罗涅什，当地的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小组的 22 名成员被捕，一个秘密印刷所被查获。

12 月 12 日　以约·费·杜勃洛文斯基为首的莫斯科“工人协会”的领导核心成员被捕。

12月22日—1898 年 1 月 13 日　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 12 家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工人协会”成员领导了这次罢工。

12 月底　明斯克工人举行秘密会议，纪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发表五十周年。

12 月　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的各个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和马克思主义小组联合成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1897 年　在奥廖尔省别日察的布良斯克轧制铁轨机械工厂建立了一个工人小组，叫作“觉悟工人协会”。

维尔诺开始出版立陶宛工人协会机关报《工人评论》(波兰文)。

赫尔松省的叶利萨维特格勒建立了一些工人社会民主主义小组。

伊尔库茨克建立了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小组。

基什尼奥夫建立了一些工人社会民主主义小组。

在敖德萨，于一月逮捕之后，彼列塞普区的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小组联合起来建立了一个新的“南俄工人协会”。

在奔萨，当地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小组联合起来建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协会”。1898 年 1 月，该“协会”被警察破坏。

萨拉托夫的许多工厂和铁路修配厂都建立了社会民主主义小组。

梯弗利斯建立了一个由该市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小组的代表组成的“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委员会”，后来叫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利斯委员会。

托木斯克建立了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小组。

根据亚·德·瞿鲁巴的倡议，乌法社会民主主义小组恢复了活动。

1898年

1月1日　维尔诺工人举行会议，纪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发表五十周年。

不迟于1月15日　莫斯科"工人协会"改名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通过了"协会"的纲领和章程。

2月　鄂木斯克建立了第一个工人社会民主主义小组。

3月1—3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明斯克召开。代表大会决定把所有地方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联合成为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决定发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

3月10—12日　在莫斯科、彼得堡、基辅、叶卡特林诺斯拉夫、敖德萨、赫尔松、尼古拉也夫、梯弗利斯和其他一些城市，对"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和其他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成员进行了大逮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中也有五人被捕。

3月15日　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和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等地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同崩得一起向德国社会民主党发出

致敬信，纪念一八四八年革命五十周年。

4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印成单页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名义发表。

彼得堡、基辅、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立陶宛社会民主党，“里加工人委员会”和敖德萨社会民主党人，都印发了五一传单。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哥美耳委员会成立。

4—5月　　维列伊卡、维尔诺、叶卡特林堡、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喀山、克列缅楚格、孔古尔、敖德萨、波尔塔瓦、梯弗利斯和哈尔科夫举行了由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五一工人秘密集会。

春季　　由玛·莫·埃森发起，在叶卡特林堡建立了一个“乌拉尔社会民主党人小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基辅委员会成立。

6月14日　　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人协会”召开积极分子会议。会议决定把“协会”改组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委员会。

7月18日(30日)　　德国的《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普列汉诺夫批判爱·伯

恩施坦修正主义观点的文章«伯恩施坦与唯物主义»。

8月 萨拉托夫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小组建立。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哈尔科夫委员会成立。

9月4—14日以后 别日察布良斯克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社会民主主义的"觉悟工人协会"领导了这次罢工。

不迟于10月 图拉建立了一个由10个工人小组联合而成的社会民主主义团体。

10月9日和15日之间 俄国出版了第一部署名为弗拉基米尔·伊林的列宁文集«经济评论集»。收入文集的有«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和其他一些文章。

不迟于11月20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敖德萨委员会成立。

11月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日内瓦举行。会上"联合会"的"经济派"多数与"劳动解放社"在估计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当前的任务上发生了分歧。

秋季 日内瓦出版了列宁的小册子«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

俄国社会民主党莫斯科委员会成立。

由勒·尼·斯科尔尼亚科夫发起，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建立了一个工人社会民主主义小组。

12 月 6 日　梯弗利斯社会民主党人印发了五一节传单。

12 月 14—21 日　在梯弗利斯，高加索铁路总修配厂和机车库的工人在社会民主党人的领导下举行罢工。

1898 年　由钳工伊·普·瓦采克发起，在巴库诺贝尔工厂建立了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小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委员会成立。

由彼得堡“斗争协会”成员叶·阿·普济廖夫发起，建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彼尔姆小组”。

第一个亚美尼亚工人马克思主义小组在梯弗利斯建立。

1899 年

2 月 8 日　在彼得堡，彼得堡大学学生为纪念建校日而举行游行示威。警察对游行学生的残酷镇压，激起了学生们的大规模罢课。

2—3 月　华沙、基辅、莫斯科、敖德萨、里加、托木斯克、哈尔科夫

和尤里耶夫的高等学校，为支持彼得堡的学生运动而掀起了学潮。

3月24日和31日之间	彼得堡出版了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工业的国内市场的形成过程》一书，署名是弗拉基米尔·伊林。
3月	图拉弹药厂工人举行罢工。这次罢工是由当地的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组织的。
4月以前	日内瓦出版了列宁的小册子《新工厂法》。
4月18—19日(4月30—5月1日)	华沙、维尔诺和东布罗瓦—索斯诺维茨地区的工人举行五一游行示威。
4月30日—5月11日	库尔兰省利巴瓦的工厂工人举行总罢工。在罢工期间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自发性游行示威，罢工遭到武力镇压。
4月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杂志(“经济派”的)开始在日内瓦出版。在基辅、莫斯科、顿河岸罗斯托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成员成批被捕。
4—5月	维尔诺、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基辅、莫斯科、尼古拉耶夫、彼得堡、波尔塔瓦、里加、顿河岸罗斯托夫和哈尔科夫的

社会民主党人印发了五一传单。

在维切布斯克、哥美耳、叶卡特林诺斯拉夫、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基辅、克列缅楚格、敖德萨、萨拉托夫、斯摩棱斯克、托木斯克和切尔卡瑟等地，纷纷举行由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五一罢工和工人集会。

5 月 6—17 日 由于当局残酷迫害黄麻厂罢工的女工，里加发生了大规模的工潮和罢工。

5月 15 日(27日) 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1900 年召开第二国际例行代表大会的决定。根据普列汉诺夫的建议，“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作为一个项目被列入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

6 月 9—14 日 哥美耳铁路修配厂工人举行罢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哥美耳委员会领导了这次罢工。

6月25日和 29 日 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的铁路修配厂的工人举行罢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散发了传单。50名罢工参加者被捕。

7 月 10—15 日 马利乌波尔县“尼科波尔”工厂和“俄罗斯普罗维丹斯”冶金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组织这次罢工的是社会民主党小组的一些成员。

7月29日 沙皇政府批准《对结伙闹事的高等学校学生判服兵役的暂行条例》。

8月7日和22日之间 由列宁发起，在米努辛斯克州叶尔马科夫斯科耶村举行了17个被流放的马克思主义者政治犯的会议。会上通过了列宁为反对“经济派”的机会主义《信条》(《Gredo》)而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

8月 里加社会民主党组织建立，它联合了各工人小组和工学院学生小组。

夏季 由斯·格·邵武勉发起，在梯弗利斯省的贾拉洛格利创建了一个亚美尼亚马克思主义小组。

9月以后 在华沙，根据费·埃·捷尔任斯基的倡议，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的当地组织恢复了活动，该组织叫作“社会民主党人工人协会”。

10月2日、4—5日、18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哥美耳委员会的很大一部分成员被捕。剩下的成员于1900年7月加入崩得。

10月5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基辅委员会的地下印刷所被警察查获。

不早于10月 列宁为《工人报》撰写三篇文章：《我们的纲领》、《我们当前的任务》和《迫切的问题》。

11月2日—12月12日　基辅卡茨套管厂女工罢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基辅委员会散发了传单。

12月　根据费·埃·捷尔任斯基的倡议，在维尔诺召开了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立陶宛工人协会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国际主义分子代表会议。会上拟定了建立统一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选出了党的临时中央。

年底　列宁写了《我们党的纲领草案》、《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论工业法庭》和《谈谈罢工》几篇文章。

在尤·德·美尔尼科夫的领导下，阿斯特拉罕建立了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

1899年　在图拉建立了一个由各工人小组代表组成的“工人委员会”。

哈尔科夫“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成立。该组织和社会民主工党哈尔科夫委员会同时存在，于1902年与其合并。

1900年

年初　雅尔塔建立了一个以委员会为领导的社会民主党组织。

1月1日　梯弗利斯马车铁路工人举行罢工。这次罢工是由梯弗利斯社会民主党成员组织的。150名工人被捕。

1月29日　列宁流放期满。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动身去俄国欧洲部分。

1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出版的秘密报纸《南方工人报》创刊号出版。以后各号报纸由"南方工人社"出版。

立陶宛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协会代表大会在明斯克召开。大会通过了关于同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实行联合的决议。

1—2月　在雅罗斯拉夫里，由杰米多夫高等法政学校的学生发起，建立了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小组。

2月　"劳动解放社"在日内瓦出版了一本附有普列汉诺夫写的序言的资料汇编《〈工人事业〉杂志编辑部指南》。

2—7月　列宁访问了莫斯科、下新城、彼得堡、波多尔斯克、普斯科夫、里加、萨马拉、斯摩棱斯克、塞兹兰和乌法，在这些地方同各社会民主党小组和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建立了直接联系，并同他们商定了有关将来协助办报的事宜。

3月13日　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二十人团"和彼得堡

其他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一大批成员被捕。

3—4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哥美耳、顿河、叶卡特林诺斯拉夫、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基辅、莫斯科、敖德萨、哈尔科夫等地的委员会和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以及明斯克“工人委员会”，都印发了五一传单。

4月2—6日(15—19日)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日内瓦举行。会上“劳动解放社”同国外“经济派”彻底决裂。

不迟于4月4日 在普斯科夫，在列宁领导下召开了有社会民主党人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参加的会议。会上讨论了列宁起草的《〈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声明草案》。

4月16日 以伊·克·拉拉扬茨为首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的一些革命派代表被捕。

4月16日—5月6日 华沙、维尔诺、维切布斯克和明斯克的工人纷纷举行五一游行示威。

4月18日—5月8日 巴库、比亚威斯托克、维切布斯克、格罗德诺、德文斯克、叶卡特林诺斯拉夫、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基辅、洛兹、尼古拉耶夫、敖德萨、彼得堡、顿河岸罗斯托夫、梯弗利斯和哈尔科夫纷纷举行由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五一集会和罢工。

5月1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哈尔科夫委员会组织了俄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性工人游行示威，要求政治自由和实行八小时工作日。有5,000多人参加了游行示威。
5月15日—6月24日	维尔诺皮鞋厂的工人举行罢工。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维尔诺委员会以及工人罢工委员会领导了这次罢工。有80人被捕。
5月20日	列宁和马尔托夫在彼得堡被捕。
5月31日	列宁获释，由彼得堡前往波多尔斯克。
5月	由“劳动解放社”成员及其国外拥护者组成的革命组织“社会民主党人”在日内瓦建立。
	明斯克工人组织的很大一部分成员被捕，此后该组织即不复存在。
5月以后	在卢甘斯克，由从彼得堡驱逐到那里的瓦·安·舍尔古诺夫和克·姆·诺林斯基发起，建立了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小组。
6月16日	全俄大学生代表大会在敖德萨召开。参加大会的人全部被捕。
年中	辛费罗波尔建立了社会民主党委员会。

7月4—6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的成员米·格·茨哈卡雅、格·伊·彼得罗夫斯基、伊·布·波朗斯基和其他一些成员被捕。

7月16日　列宁出国。

7月以后　普斯科夫建立以潘·尼·勒柏辛斯基为首的《火星报》北方协助小组。

8月1—15日　南高加索铁路总修配厂和机车库的工人在梯弗利斯举行罢工。领导罢工的是梯弗利斯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成员。

8月6—8日(19—21日)　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奥特沃茨克(华沙附近)召开。大会选举了党的总执行委员会,审查了纲领的基本论点。

8月11—15日(24—28日)　列宁和波特列索夫与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和查苏利奇在科尔斯耶(靠近日内瓦)就出版《火星报》问题举行谈判。

8月23日以后(9月5日以后)　列宁撰写《〈火星报〉编辑部声明》一文。

夏季　彼得堡建立"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图书社"和"社会主义者

社”。

9月10—14日（23—27日）　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巴黎举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团参加了大会的工作。

9月　《火星报》南方协助小组在波尔塔瓦建立。

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工人评论》杂志创刊号在苏黎世出版。

10月27—28日　俄国社会民主党哈尔科夫委员会和靠近它的各工人小组的成员被大批逮捕。

10月　在敖德萨，立陶宛机械厂的工人举行罢工。组织这次罢工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敖德萨委员会。

不迟于11月　沃罗涅什成立了《火星报》拥护者小组。

秋季　一些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联合发出《致俄国全体男女工人》的传单，该传单是就军事法庭审判华沙工人而写的。

12月　全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秘密报纸《火星报》创刊号在莱比锡出版。在这一号报纸上发表了列宁的文章《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中国的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的分裂》。

冬季　　萨马拉建立了《火星报》东方协助小组。

年底　　“北方工人协会”成立，该协会联合了弗拉基米尔、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科斯特罗马和雅罗斯拉夫里的社会民主党组织。

下半年　　下新城成立了一个社会民主党列宁《火星报》拥护者小组。

1900 年　　刻赤建立了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该组织后来叫作“刻赤工人协会”。

1901 年

年初　　《火星报》哈尔科夫小组建立。

1 月 11 日　　政府公布关于把参加学潮的 183 名基辅大学的学生送去当兵的通告。

1 月 23—25 日　　坦波夫梁赞—乌拉尔铁路车辆修配厂的工人举行罢工。社会民主党人领导了这次罢工。

1 月 25 日　　彼得堡高等院校的学生举行集会，抗议对基辅的大学生施用 1899 年的《暂行条例》。28 名参加集会的学生被送去当兵。

1月　　《火星报》基什尼奥夫小组建立。该小组参加了往俄国运送《火星报》书刊的工作。

2月19日　　为了纪念一八六一年农民改革四十周年，为了表示同基辅和彼得堡的学生运动团结一致，在哈尔科夫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和“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组织了工人和大学生的政治性游行示威。

彼得堡举行大学生游行示威，反对把基辅和彼得堡的大学生送去当兵。参加游行示威的学生遭到警察的毒打。

2月25日　　莫斯科举行工人和大学生的游行示威，反对沙皇政府对大学生实行的反动政策。

3月1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的领导核心成员玛·伊·乌里扬诺娃、马·季·叶利札罗夫和普·弗·卢那察尔斯基被捕。

3月4日　　彼得堡举行人数众多的大学生和工人游行示威，抗议沙皇政府对大学生实行的反动政策。警察和军队对游行示威者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以高尔基为首的一批俄国作家向首都各家报纸的编辑部发出了抗议书，抗议对参加3月4日大学生游行示威的学生施加暴行。抗议书发表在秘密报刊和国外报刊上。

3月9日　雅罗斯拉夫里杰米多夫斯基法学院的学生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废除1899年的«暂行条例»。

3月11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基辅委员会组织工人和大学生举行政治性游行示威，抗议沙皇政府对大学生实行的反动政策。

在喀山和托木斯克，大学生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废除1899年的«暂行条例»。

不迟于4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尼古拉也夫委员会成立。

“西伯利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建立，该联合会联合了伊兰斯基、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鄂木斯克、塔伊加和托木斯克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以及后来赤塔的社会民主党组织。“联合会”的领导权掌握在“经济派”手里。

4月8日(21日)　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发出告各国工人书，号召他们支持俄国革命运动。

4月9日(22日)　索非亚举行群众集会，通过一项支持俄国革命运动的决议。

4月10—18日　喀山、基辅和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一些成员被警

察逮捕。

4月　奥地利、比利时、法国、瑞士、瑞典纷纷举行人数众多的群众集会和工人、学生、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会议，支持俄国的革命运动。

由列宁、普列汉诺夫和《火星报》编辑部的其他成员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刊物《曙光》杂志开始在斯图加特出版。

《火星报》第3号发表了列宁的文章《工人政党和农民》。

由列·伊·戈尔德曼和伊·伊·拉德琴柯发起，在基什尼奥夫建立了一个《火星报》地下印刷所。这个印刷所印刷《火星报》、各种秘密小册子和传单。

梯弗利斯的恩菲安季安茨烟草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28名工人被捕并被驱逐出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利斯委员会领导了这次罢工。

4—5月　《火星报》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特林诺斯拉夫、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基辅、尼古拉耶夫、敖德萨、梯弗利斯、哈尔科夫等委员会，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西伯利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基辅“工人意志社”，图拉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基辅、彼得堡、哈尔科夫大学生同乡会联合理事会，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

党都印发了五一传单。

华沙、维尔诺、哥美耳、德文斯克、基辅、辛费罗波尔、梯弗利斯和哈尔科夫纷纷举行由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五一游行示威。

5月7—17日 彼得堡奥布霍夫铸钢厂工人举行罢工，抗议解雇工人。遭到武力镇压的这次罢工以“奥布霍夫防卫战”而载入工人运动的史册。

5月8日—6月7日 彼得堡的一些大型企业举行大规模罢工，支持奥布霍夫防卫战的参加者。领导这些罢工的是“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中革命派的代表和联合起来的“工人旗帜社”——“社会主义者社”成员。

5月15—25日 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基尔扬诺夫和卡拉施尼科夫机械厂的翻砂工人举行罢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委员会领导了这次罢工。

5月 《火星报》第4号发表了列宁的《从何着手》一文。

不迟于春季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波尔塔瓦委员会成立。

春季 巴库建立一个《火星报》小组。小组成员建立了一条运输线，以便把沿着柏林—维也纳—大不里士—巴库这条路线运来的《火星报》书刊转送到俄国各地。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萨拉托夫委员会成立。

春季以后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成立。

6月6—9日　萨拉托夫梁赞—乌拉尔铁路修配厂的工人举行罢工。社会民主党人发起成立的罢工委员会领导了这次罢工。

6月　《火星报》、“社会民主党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斗争社”和崩得国外委员会等国外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代表在日内瓦召开会议，达成了一致行动的协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各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的决议。

基辅成立了《火星报》小组。

6—7月　维尔诺成立了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火星报》拥护者小组。

7月16—25日　维尔诺和斯莫尔冈皮革厂工人举行罢工。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维尔诺委员会领导了这次罢工。军队被调来镇压罢工。

7月　由弗·扎·克茨霍维利发起，在巴库创办了一个秘密的《火星报》印刷所（保密的叫法是“尼娜”）。在这个印刷所里印刷《火星报》、《斗争报》、秘密小册子和传单。

经保加利亚往俄国转送《火星报》书刊的运输线(瓦尔纳—敖德萨)开始发挥作用。这条线路是在保加利亚的革命者格·巴卡洛夫和伊·扎古班斯基以及《火星报》代办员克·伊·扎哈罗娃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

不迟于8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克列缅楚格委员会成立。

8月3—7日　坦波夫梁赞—乌拉尔铁路车辆修配厂工人举行罢工。社会民主党人领导了这次罢工。

8月　由奥·勃·巴索夫斯基建立的经奥地利边界往俄国转送《火星报》书刊的运输线(利沃夫—基辅)开始发挥作用。

“北方工人协会”所属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代表在基涅什马召开会议。会上通过了一项关于肯定《火星报》政治方向是正确的决议。

夏季　经普鲁士边界往俄国转送《火星报》书刊的运输线(科尼斯堡—科夫诺)开始发挥作用。该运输线是在谢·奥·策杰尔包姆和印·格·列曼(斯米多维奇)的帮助下建立的。

由尼·厄·鲍曼发起,在莫斯科建立了一个《火星报》小组。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下面成立了一个在农民中间进行革命工作的“明星”小组。

9月以前 由伊·瓦·巴布什金发起，建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奥列霍沃-博哥罗茨克组织。该组织承认《火星报》是自己的领导机关。

9月初 格鲁吉亚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斗争报》开始在巴库出版。弗·扎·克茨霍维利、约·维·斯大林、亚·格·楚卢基泽和其他一些人担任该报纸的编辑。

9月2日以后 由维·巴·诺根发起，在彼得堡建立了一个《火星报》小组。

不迟于9月9日（22日） 革命组织“社会民主党人”向法国工人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发出了一份贺词。

9月15—17日（28—30日） 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在华沙举行。

9月21—22日（10月4—5日） 各国外社会民主党组织如《火星报》、“社会民主党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斗争社”和崩得国外委员会等在苏黎世举行旨在使这些组织联合起来的代表大会。《火星报》和“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由于同机会主义的多数派发生原则分歧而退出了大会。

9月24—28日　在彼得堡对奥布霍夫防卫战的参加者进行审判。

9月27日　重新组建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的成员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维·列·尚采尔、勒·勒·尼基佛罗夫和其他一些成员被捕。

9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下新城委员会成立。

不迟于10月　“西伯利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托木斯克委员会成立。1903年该委员会改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

10月初　由于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敖德萨委员会活动中的“经济主义”方针不满而脱离该委员会的一些宣传工作者，创建了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南方革命团体”。

10月　由《火星报》、《曙光》杂志和“社会民主党人”这些组织联合而成的“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在日内瓦建立。

11月7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下新城委员会由于高尔基被逐出下新城而在该城组织了第一次政治性游行示威。

11月11日　一些社会民主党小组的代表在梯弗利斯召开第一次代表会议。会上选举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利斯委员会。

11 月 18 日　　莫斯科举行大学生游行示威，抗议禁止举行纪念尼·亚·杜勃罗留波夫的晚会。有 50 人被捕。

11 月 24 日　　里加工学院的大学生组织集会和游行示威，抗议沙皇政府对大学生实行的反动政策。

11 月 28 日—12 月 2 日　　在哈尔科夫，大学生和工人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这是哈尔科夫同乡会联合理事会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为抗议沙皇政府对大学生的反动政策而组织的。

11 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科斯特罗马委员会成立。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下新城委员会的机关报——秘密的《下新城工人报》开始出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雅罗斯拉夫里委员会成立。

秋季　　里加成立了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火星报》拥护者小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图拉委员会成立。

12 月 6 日（19日）　　日内瓦、巴黎、苏黎世和伯尔尼等地社会民主党人举行会议，纪念在喀山教堂前举行的游行示威和普列汉诺夫从事革命活动二十五周年。

12 月 7 日　　里加综合技术学院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反对《里加评论报》上发表的一篇要求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反动文章。

12 月 15 日　　在叶卡特林诺斯拉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组织了一次工人和大学生的政治性游行示威，抗议沙皇政府对大学生实行的反动政策。在同警察的冲突中，一些人受伤，将近 50 人被捕。

12月17日(30日)　　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代表会议在布鲁塞尔发表声明，抗议俄国政府的反动政策。

12 月 20 日　　《火星报》第 13 号发表列宁的《示威游行开始了》一文。

12 月 23 日　　以伊·瓦·巴布什金为首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奥列霍沃-博哥罗茨克组织的一些领导者被捕。

12 月 31 日　　巴统各社会民主党小组的代表在巴统举行会议，会上选出了一个领导小组，该小组后来叫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统委员会。

12 月　　《曙光》杂志第 2 期、第 3 期上发表了列宁的文章《地方自治局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土地问题上的批评家先生们》和普列汉诺夫的文章《今后怎样?》、《Cant 反对康德，或伯恩施坦先生的精神遗嘱》。

年底　　“西伯利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委员会成立。1903年该委员会改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

社会民主党人的“塞瓦斯托波尔工人联合会”成立。

社会民主党人的“辛费罗波尔工人联合会”成立。

联合了乌拉尔“经济派”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乌拉尔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成立。

埃里温建立了第一个铁路工人和舒斯托夫工厂工人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

1901年　　法兰西社会党总委员会发出《告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书》，抗议尼古拉二世访问法国。

“西伯利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伊尔库茨克委员会成立。1903年该委员会改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

马克思主义的“乌法工人委员会”成立。后来该委员会加入“乌拉尔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并转而采取“经济主义”的立场。

1902年

1月1—5日　　加入“北方工人协会”的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代表在

沃罗涅什召开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纲领，选出了“协会”的中央委员会。

1月8日(21日)　《火星报》编辑部在慕尼黑举行会议，讨论普列汉诺夫拟定的第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列宁对该草案进行了批评，并提出了自己的修改和补充意见。

不迟于1月30日　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根据列宁的意图召集的各《火星报》组织的代表会议在萨马拉举行。会上选出了由16人组成的《火星报》俄国组织的领导核心（中央委员会），并制定了它的工作条例。

1月31日—2月18日　巴统曼塔舍夫工厂、罗特希尔德工厂和捷尔-阿卡波夫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这次罢工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统委员会组织的。

1月　在顿河岸罗斯托夫，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委员会发起建立了“南俄矿工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该联合会联合了巴赫姆特、卢甘斯克、马利乌波尔、塔甘罗格、谢尔比诺夫卡和尤佐夫卡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

南俄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代表大会在叶利萨维特格勒召开，大会是由“南方工人社”发起召集的。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各委员会和各组织联合会”的决议，大会选出了中央委员会并承认《南方工人报》为“联合会”的机关报。

2月以前　《火星报》组织和许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印发传单，号召人们在2月19日这一天举行全俄范围的政治性游行示威。

2月2日和3日　基辅举行由当地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工人和大学生的政治性游行示威，抗议沙皇政府对大学生实行的反动政策。100多名参加游行示威的人被捕。

2月6—18日　在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叶利萨维特格勒、基辅、基什尼奥夫、莫斯科、敖德萨、彼得堡、波尔塔瓦、顿河岸罗斯托夫和梯弗利斯等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的成员和各《火星报》小组的成员被大批逮捕。

2月上半月　里加召开全俄大学生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一个《宣言》，号召全俄的大学生们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旗帜下进行政治斗争。

2月17日和18日　叶卡特林诺斯拉夫举行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组织的工人政治性游行示威。

2月19日　顿河岸罗斯托夫举行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委员会组织的工人政治性游行示威。

2月19日和21日　尤里耶夫的大学生举行政治性游行示威。

大 事 记

2月20日	塞瓦斯托波尔军舰修造厂工人举行罢工。这次罢工是由“塞瓦斯托波尔工人联合会”组织的。
2月23日	敖德萨工人举行政治性游行示威，这次游行示威是由“南方社会民主党人革命小组”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敖德萨委员会组织的。
2月27日—3月22日	巴统许多企业的工人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号召下举行罢工，抗议解雇参加二月罢工的工人。
3月3日	彼得堡工人和大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这次游行示威是由“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和大学生组织组织的。在同警察的冲突中，有将近500人被捕。
早于3月5日（18日）	列宁的《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在斯图加特出版。
3月8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统委员会组织罗特希尔德工厂的罢工工人举行游行示威，抗议3月7日逮捕32名工人。警察又逮捕了348名参加游行示威的工人。
3月9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统委员会组织巴统工人举行大规模政治性游行示威，抗议警察镇压参加3月8日游行示威的工人。在同军队和警察的搏斗中，有15人被打死，54人受伤，500人被捕。

3月 12 日　　基什尼奥夫的一个秘密的《火星报》印刷所被破获，印刷所的工作人员被捕。

3月 23—28 日　　崩得、彼得堡“斗争协会”、“南方委员会和组织联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和《火星报》编辑部在比亚威斯托克举行代表会议。会议选出了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

3月30 日(4月12日)　　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由慕尼黑前往伦敦，因为《火星报》编辑部迁到了那里。

3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亚历山大罗夫委员会(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省)成立。

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社会民主党评论》杂志开始在苏黎世出版。

3—5 月　　沃罗涅什省、库塔伊斯省、波尔塔瓦省和哈尔科夫省纷纷发生农民骚动。在农民中散发了由社会民主党组织和其他秘密组织印发的传单。骚动遭到了武力镇压。

不早于 3 月　　通过马赛—巴统向俄国转送《火星报》书刊的运输线开始发挥作用。这条运输线是由《火星报》巴库小组组织的。

4月以前　“西伯利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赤塔委员会成立。1903年该委员会改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

4月初　文达瓦、利巴瓦、塔里森和里加等地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在里加召开代表会议。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把这些组织统一成为“波罗的海沿岸拉脱维亚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组织”的决议，并选出了该组织的中央委员会。

4月1—4日(14—17日)　《火星报》编辑部批准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

4月14日—5月5日　巴库、华沙、维尔诺、德文斯克、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科夫诺、克列缅楚格、敖德萨、下新城、萨拉托夫和索尔莫沃等地在当地社会民主党组织的领导下举行了五一游行示威。在游行示威过程中工人同警察和军队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有几百名工人被捕。

4月23日　在弗拉基米尔、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科斯特罗马和雅罗斯拉夫里，对“北方工人协会”的成员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

不迟于4月30日　建立了一条通过瑞典和芬兰往俄国转送《火星报》书刊的运输线(斯德哥尔摩—亚波—彼得堡)。

5月初　由顿河岸罗斯托夫、新切尔卡斯克和塔甘罗格三地的中学生小组联合而成的“南俄中学生社团”宣告成立，该社

团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立场。

5月1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特维尔小组声明，将自己改组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特维尔委员会并同《火星报》团结一致。

6月1日　在《火星报》第21号上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由《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拟定)》。

6月15日(28日)　在奥格斯堡（德国）举行的民众大会根据克拉拉·蔡特金的报告通过了一项德国工人支持俄国革命运动参加者的决议。

6月18日(7月1日)　根据《火星报》巴黎小组的倡议，开始在国外用法文出版关于俄国革命运动的通报《俄国回声》。

6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下新城委员会向维尔诺工人发出慰问信，对遭受肉刑的五一游行示威参加者表示同情。

彼得堡举行“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火星报》地方小组和“工人组织”的全市代表会议。会上通过了一项关于支持《火星报》并根据《火星报》的组织原则改组彼得堡“斗争协会”的决议。

由于“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和彼得堡《火星报》小组合并，建立了火星派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

会。

不迟于7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承认《火星报》。

7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公布了一项关于从自己的资金中拨出百分之二十给《火星报》的决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尔姆委员会成立。

较早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各委员会和各组织联合会"的六个组织的代表在波尔塔瓦举行代表会议。会上通过了一项同《火星报》合作的决议。

8月以前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萨马拉委员会成立。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斯摩棱斯克委员会成立。

8月2日(15日)　列宁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代表弗·潘·克拉斯努哈、弗·亚·诺斯科夫和彼·阿·克拉西柯夫在伦敦举行会议。会议制定了一个关于火星派为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而建立组织委员会的统一行动计划。

8月18日　　10名因《火星报》案件而被拘禁的社会民主党人和一名社会革命党人从基辅卢基亚诺夫斯克监狱逃出。这是由《火星报》组织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基辅委员会策划的。

8月 《曙光》杂志第4期发表了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

加入“南俄中学生社团”的各组织在顿河岸罗斯托夫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社团的中央委员会在代表大会后印发的《宣言》中号召青年们站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旗帜下。

夏季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利萨维特格勒委员会成立。

敖德萨“社会民主党人南方革命团体”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敖德萨委员会合并。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利斯委员会的下面，建立了一个“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联盟”。

9月初 拥护《火星报》的“社会民主党人南方革命联合会”在敖德萨成立。

9月1日(14日)和11日(24日)之间 列宁写成《给一个同志的信，谈谈我们的组织任务》一文。

9月2日 巴库秘密印刷所“尼娜”的工作人员被捕。

9月13日　“西伯利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委员会组织铁路修配厂的罢工工人举行政治性游行示威。

9月15日(28日)　《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向法国工人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发出贺信。

9月末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塔甘罗格委员会成立。

9月　《火星报》俄国组织成员在萨马拉举行会议，讨论有关建立组织委员会和筹备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问题。

10月15日　赫尔松社会民主党人小组向《火星报》编辑部发出一封信，表示支持它的立场。

10月28—31日　对参加下新城和萨马拉五一游行示威的工人进行审判。

10月　沃罗涅什建立了一个《火星报》组织“斗争基金会”。

由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同“社会民主主义手工业联盟”和已分裂的“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联合小组”中的社会民主党人实行联合，结果在萨拉托夫建立了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

“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关报《无产阶级报》创刊号在梯弗利斯出版(用亚美尼亚文出版)。

不迟于 11 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良斯克委员会成立。

11 月 1 日　　《火星报》第 27 号发表了“南方工人社”的声明，表示在纲领、策略和组织问题上同《火星报》观点一致。

11 月 1—7 日　　西伯利亚铁路修配厂的工人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举行罢工。这次罢工是由“西伯利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委员会领导的。

11 月 2—3 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火星报》俄国组织和“南方工人社”的代表在普斯科夫举行会议。会上建立了召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其成员是：弗·潘·克拉斯努哈、彼·阿·克拉西柯夫、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叶·雅·列文、弗·威·林格尼克、潘·尼·勒柏辛斯基、伊·伊·拉德琴柯和亚·米·斯托帕尼。

11 月 4—6 日　　新建的组织委员会的成员伊·伊·拉德琴柯、潘·尼·勒柏辛斯基、弗·潘·克拉斯努哈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的一些成员被捕。彼得堡委员会在诺夫哥罗德的印刷所被查获。

11 月 4—7 日　　对萨马拉五一游行示威的参加者进行审判。

11 月 4—25 日　　罗斯托夫各企业的工人响应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委员会的号召，举行罢工。在罢工期间，委员会成员组织

了几次人数众多的群众集会(达3万人),每天都印发传单,提出政治性的要求。罢工遭到武力镇压。

11月8—11日 鄂木斯克铁路修配厂的工人举行罢工,以支持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工人。哥萨克部队被调来镇压罢工。

11月15日 《火星报》第28号发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哈尔科夫委员会支持《火星报》原则的声明。

11月15—25日 季霍列茨卡亚铁路修配厂的工人举行罢工以支持罗斯托夫的工人。在工人遭到武力镇压的情况下,有5人被打死,17人受伤。

11月18—25日 在诺沃罗西斯克,各铁路修配厂和各大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以支持罗斯托夫的工人。

11月21日、22日和24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利斯委员会组织工人举行游行示威,抗议把一些政治犯驱逐出梯弗利斯。

11月27日夜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的成员遭到大规模的搜查和逮捕。

11月30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基辅委员会开始出版《基辅社会民主党小报》。

11月 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鲜红的旗

帜报»开始在苏黎世出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基辅委员会发出传单，声明承认《火星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卢甘斯克委员会成立。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尼古拉耶夫委员会的机关报——秘密的《我们的事业报》在停办五年以后，又在尼古拉耶夫复刊。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赫尔松委员会成立。

秋季　托木斯克成立火星派的“革命社会民主党西伯利亚小组”。

12月15日　《火星报》第30号发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下新城委员会承认《火星报》的声明。

12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基什尼奥夫委员会成立。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萨拉托夫委员会承认《火星报》。

下半年　刻赤、美利托波尔、塞瓦斯托波尔、辛费罗波尔、费奥多西亚和雅尔塔等地的社会民主党组织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组织，该组织后来取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克里木联

合会。

1902 年　　由勒·德·瞿鲁巴和恩·德·瞿鲁巴兄弟发起，建立了一条经埃及往俄国运送《火星报》书刊的运输线（亚历山大一赫尔松）。

1903年

年初　　塞瓦斯托波尔成立了一个领导黑海舰队中的革命运动的委员会。后来该委员会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塞瓦斯托波尔委员会。

1月15日　　《火星报》第32号发表了《关于成立“组织委员会”的通告》和普列汉诺夫的文章《罗斯托夫罢工的意义》。

1月24日　　托木斯克四家印刷厂工人举行罢工，他们得到其他企业工人的支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托木斯克委员会领导了这次罢工。

1月24—31日　　彼得堡涅瓦线纺厂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领导了这次罢工。

1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喀山委员会成立。委员会在第一次会议上承认了《火星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尔姆委员会和图拉委员会通过关于支持《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决议。

“西伯利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声明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承认《火星报》，后来该联合会改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西伯利亚联合会。

“乌法工人委员会”脱离“乌拉尔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叫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乌法委员会。

不迟于2月 23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和小组在1861年2月19日农民改革纪念日到来时印发了传单，号召举行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性发动来纪念这个日子。

2月初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乌法委员会承认《火星报》。

2月1日前 顿河、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基辅、莫斯科、尼古拉耶夫、敖德萨、哈尔科夫等委员会和“北方工人协会”，承认在1902年11月普斯科夫会议上确立的组织委员会。

不迟于2月4日 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成员举行会议。会上选出了组织委员会的新成员。通过了党的下届代表大会的章程草案，确定了有权参加代表大会的组织名单。

2月15日 《火星报》第34号发表了“北方工人协会”关于支持《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公开信。

2月15—23日　在基什尼奥夫、敖德萨和梯弗利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为纪念农民改革纪念日组织了游行示威和集会。

2月17日和19日　由于2月15日有各企业代表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基辅委员会会议的参加者被捕，基辅工人举行游行示威。

2月20日　响应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托木斯克委员会的号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抗议屠杀2月18日托木斯克学生运动的参加者。

2月21—24日　彼尔姆莫托维利哈工厂工人举行罢工。罢工委员会的成员和当地的社会民主党人领导了这次罢工。罢工遭到武力镇压。

2月24日（3月9日）　在利沃夫(加里西亚)，俄国一些政治侨民和当地一些居民由于参与往俄国运送«火星报»书刊而被捕。

2月28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的一些领导成员被捕。

2月末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委员会向«火星报»发出一份声明书，表示支持«火星报»提出的原则。

2月　下新城«火星报»印刷所安装完毕。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伊尔库茨克委员会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委员会承认《火星报》。

3月2日 巴库和巴拉汉内举行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组织的工人政治性游行示威。在同警察发生的冲突中，有近50人被捕。

顿河岸罗斯托夫举行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河委员会组织的工人政治性游行示威。一部分示威者遭到警察的逮捕和毒打。

3月9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统委员会在1902年3月9日发动周年纪念日时组织了工人的政治性游行示威。

3月11—17日 兹拉托乌斯特铁制品厂的工人举行罢工。3月13日当局向集合在省长住宅旁的工人开枪射击，69人被打死，250人受伤。

不早于3月12日（25日） 奥地利的一些议员（社会民主党人）向国会提出关于在加里西亚逮捕火星派成员的质询。

不迟于3月17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托木斯克委员会发表承认《火星报》的声明。

3月19—31日 彼得堡机器制鞋业协作社所属工厂（生产“飞靴”牌鞋）的工人举行罢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领导

了这次罢工。

3月22日、23日和25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喀山委员会、卢甘斯克委员会和梯弗利斯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被捕。

不迟于3月29日　敖德萨委员会向《火星报》编辑部发出一封关于承认《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信。

3月　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国外部成立。加入该机构的有"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和崩得国外委员会的代表。

高加索各社会民主党组织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梯弗利斯召开。会上通过了关于将这些组织统一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会的决议，并选出了高加索联合会委员会。代表大会承认了《火星报》。

3—4月　30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和小组发出五一传单，号召各地在五月一日那天举行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性发动。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鄂木斯克委员会成立。

不迟于4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阿斯特拉罕委员会成立。

4月间　　巴库、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喀山、基辅、下新城、彼尔姆和萨马拉等地为了防止发生五一节发动而进行大逮捕。

4月12日—5月4日　　巴库、巴拉汉内、华沙、基辅、库塔伊斯、索尔莫沃、梯弗利斯和托木斯克等地举行由各社会民主党委员会组织的五一游行示威。

4月18日　　“社会民主党南俄矿工联合会”发表支持《火星报》的声明。

4月18日—5月24日　　阿斯特拉罕、巴库、巴统、博里索格列勃斯克、格罗德诺、刻赤、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尼古拉耶夫、敖德萨、彼得堡、梁赞、萨马拉、萨拉托夫、塞瓦斯托波尔、斯摩棱斯克、塔甘罗格、图拉、乌拉尔斯克、费奥多西亚等地纷纷举行由各社会民主党组织组织的工人五一罢工和集会。

4月30日—5月22日　　在科斯特罗马，比利时公司所属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领导这次罢工的是当地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在5月8日和20日工人举行游行示威时，有一些人被打死打伤。

4月末　　《火星报》编辑部由伦敦迁到日内瓦。

4月　　俄国革命大学生的机关报——《大学生报》开始在日内瓦出版。

4—5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会的机关报——《无产阶

级斗争报»开始在梯弗利斯出版(用俄文、格鲁吉亚文和亚美尼亚文出版)。

5月初 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委员会的倡议,在库塔伊斯召开了格鲁吉亚西部各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代表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库塔伊斯委员会(为在工业区开展工作)和古里亚、依麦列梯亚农业工人委员会(为在农民中开展工作)的决议。

5月1—18日,22—24日 在上沃罗乔克,普罗霍罗夫纺织公司的工人举行罢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特维尔委员会领导了这次罢工。5月2日列布申斯基工厂的工人参加罢工。

5月12—22日 彼得堡维堡区纺纱厂工人举行罢工。这次罢工是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领导的。5月18日列别捷夫工厂的工人加入了罢工者的行列。

5月14日 因即将庆祝彼得堡建城二百周年纪念,彼得堡进行了大逮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为纪念日写的1,500份传单被没收。

5月15日 «火星报»第40号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关于支持«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声明。

5月22—30日 在尼古拉耶夫,比利时造船厂的工人举行罢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尼古拉耶夫委员会领导了这次罢工。5月23

日黑海工厂的工人参加罢工。

5月　列宁的小册子《给农村贫民》在日内瓦出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卢甘斯克委员会和刻赤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一些成员被捕。两个秘密印刷所(在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和刻赤)被查获。

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克里木联合会的各社会民主党组织(即辛费罗波尔、塞瓦斯托波尔、刻赤和雅尔塔这四个地区的组织)的代表举行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承认《火星报》的决议。

6月2—5日　彼得堡斯帕斯-彼得罗夫纺织厂的工人举行罢工。这次罢工是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组织的。

6月7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组织的一些成员被捕。

6月30日—7月7日　莫斯科布朗雷兄弟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这次罢工是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和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劳动社”共同准备的。

6月　《火星报》编辑部根据同组织委员会达成的协议，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党向德国社会民主党提供500马克作为选举基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依麦列梯亚委员会成立，这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库塔伊斯委员会和依麦列梯亚农业工人委员会实行合并的结果。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乌拉尔委员会在叶卡特林堡成立。

6—7月，不迟于17日　列宁写好了党章草案最终稿和为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下述决议草案：关于崩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地位，关于经济斗争，关于五月一日、国际代表大会、游行示威、恐怖手段，关于对待青年学生的态度、力量的分配和关于党的书刊。

7月1日　由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利斯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被遣送流放地，该委员会组织了成千上万名工人举行游行示威。

7月1日—8月14日　高加索和俄国南部工业区（巴库、巴统、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叶利萨维特格勒、刻赤、基辅、尼古拉耶夫、敖德萨、梯弗利斯、南高加索铁路）的工人举行总罢工，这次罢工是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地方委员会和小组组织的。

7月15日　《火星报》第44号发表列宁的文章《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

7月17日—8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代表大会通

10日（7月30日—8月23日）　过了党纲和党章，从而为布尔什维主义奠定了始基。代表大会的各次会议是在布鲁塞尔和伦敦举行的。

7月24日和26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组织和哈尔科夫组织的一些成员被捕。

7月　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第四（三）次代表大会在柏林召开。大会表示要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实行联合。

为了便于在明格列里亚开展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依麦列梯亚委员会改组为依麦列梯亚-明格列里亚委员会。

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西伯利亚联合会的各组织在伊尔库茨克举行第一次代表会议。会议确认“联合会”支持《火星报》的纲领。

8月10日以后　以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为首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在基辅成立。

以弗·威·林格尼克为首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部成立。

8月12日夜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特维尔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被捕。

8月15日　《火星报》第46号发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尼古拉耶夫委

员会关于支持《火星报》的声明。

8月17日　弗·札·克茨霍维利在密杰赫监狱城堡被杀害，他是南高加索革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8月31日(9月13日)和9月7日(20日)之间　17个孟什维克的秘密代表会议在日内瓦召开，会上成立了反党中心——少数派常务局。

8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维亚特卡委员会成立。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图拉委员会的机关报——《真理报》创刊号出版。

夏季　“南俄中学生社团”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

9月以前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奥廖尔-布良斯克委员会成立。

不早于9月1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下新城委员会开始出版《下新城工人小报》。

9月2—28日　在基辅、科诺托普、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下新城、尼古拉耶夫、敖德萨、索尔莫沃、乌法、费奥多西亚、哈尔科夫、赫尔松等地，社会民主党人大批被捕。五个地下印刷所和几个秘密书库被查获。

9月 9—15 日　莫斯科70家印刷厂的工人举行总罢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在罢工者中间散发传单。379名工人被捕，1,000多名工人被驱逐出莫斯科。

9月 14 日　图拉举行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图拉委员会组织的第一次工人政治性游行示威，抗议对3月2日顿河岸罗斯托夫工人游行示威参加者判处死刑。22名游行示威者 被捕。

9月上半月　列宁写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事》一文。

9月末　费·瓦·古萨罗夫、罗·萨·捷姆利亚奇卡、列·波·克拉辛和玛·莫·埃森被补选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9月　《大学生报》第2—3号在苏黎世出版，上面刊有列宁的文章《革命青年的任务》。

“北方工人协会”改组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委员会，而加入该协会的各个委员会则改组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小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乌拉尔委员会发表声明，支持《火星报》和《曙光》杂志。

不迟于 10 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东方局在萨马拉成立。

10 月 1 日　　《火星报》第 49 号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利萨维特格勒委员会承认《火星报》一事作了报道。

10 月 13 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尼古拉耶夫委员会的印刷所被警察破获。

10 月 13—18 日（26—31 日）　　“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在日内瓦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是在孟什维克的坚决要求下召开的，其目的是要拿这次代表大会来对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在“同盟”中的孟什维克多数派拒绝服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之后离开了代表大会。

10 月 19 日（11 月 1 日）　　列宁退出《火星报》编辑部，因为普列汉诺夫打算把已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否决的那几个原来的编辑塞进编辑部。

10 月 28 日（11 月 10 日）　　列宁在写给马·尼·利亚多夫的一封没有寄出的信中，第一次表示出关于必须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想法。

10 月 30 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利萨维特格勒委员会的印刷所被警察查获。

10月下半月　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会的各社会民主党组织在梯弗利斯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赞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谴责孟什维克的分裂活动。

10月　《北方委员会小报》开始在雅罗斯拉夫里出版。

11月2日夜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西伯利亚联合会的一些领导成员在伊尔库茨克被捕。联合会的中心转到托木斯克。

11月6—8日(19—21日)　列宁被补选进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11月7—9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和积极分子被捕，印刷所被破获。

11月13日（26日）　普列汉诺夫把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和波特列索夫这几个《火星报》原先的编委自行塞进《火星报》编辑部。

11月16日（29日）　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参加党总委员会。

11月25日　《火星报》第53号发表列宁就普列汉诺夫的《不该这么办》一文所写的《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

11月27日（12月10日）	列宁在写给国内的那些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的一封信中，建议尽快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
11月	在柏林、科尼斯堡、默麦尔、提尔西特和德国的其他一些城市，帮助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往俄国运送《火星报》书刊的一些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被捕。
	全俄大学生代表大会在敖德萨召开，大会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了致敬信。
11—12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高加索联合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下新城委员会、敖德萨委员会、奥尔洛夫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萨拉托夫委员会、北方委员会、中乌拉尔委员会、特维尔委员会、图拉委员会、沃罗涅什的“斗争基金会”和里加的社会民主党小组，都通过决议，赞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并对孟什维克的派别活动予以谴责。
12月18—31日	在巴库、喀山、敖德萨、顿河岸罗斯托夫和塔甘罗格等地，社会民主党人大批被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和顿河委员会的秘密印刷所被查获。
12月	列宁写给孟什维克《火星报》编辑部的信《我为什么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在日内瓦以单页印发。
年底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里加委员会成立。

1903 年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库尔斯克委员会成立。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塞瓦斯托波尔委员会成立。

1904 年

年初

由尼·厄·鲍曼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北方局在莫斯科成立。

1月1日夜

在基辅有近100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地方组织的成员和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成员被捕，其中有安·伊·乌里扬诺娃、玛·伊·乌里扬诺娃、德·伊·乌里扬诺夫、季·巴·克尔日札诺夫斯卡娅、恩·弗·波诺马廖夫、弗·勃·叶拉金及其他一些人。

1月15—17日(28—30日)

党总委员会在日内瓦举行会议。总委员会的成员列宁和弗·威·林格尼克正式要求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

1月17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被捕，秘密印刷所被查获。

1月25日（2月7日）

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召开会议。会上通过反对对居住在德国的俄国革命者进行迫害、反对日益迫近的日俄战争的两项决议。

1月27日　日本不宣而战，袭击了旅顺口的俄国舰队。日俄战争开始。

1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解散孟什维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沃罗涅什委员会，批准沃罗涅什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基金会”为委员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波列斯克委员会在哥美耳成立，它联合了哥美耳、新济布科夫和克林采三地的社会民主党小组。后来莫吉廖夫的小组和罗姆内的小组也加入了该委员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尼古拉耶夫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赞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谴责孟什维克的分裂活动。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萨拉托夫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谴责新《火星报》的机会主义方针。

2月初　由瓦·瓦·沃罗夫斯基、伊·克·拉拉扬茨、康·奥·列维茨基和普·伊·库利亚布科组成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南方局在敖德萨成立。

2月2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统委员会在巴统组织工人举行反战游行示威，抗议黑帮分子举行的“爱国主义的”游行示威。

2月8日(21日)　华沙举行由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反战游行示威。一些示威者在同警察搏斗中受伤。

2月15日　在伊尔库茨克、莫斯科、萨拉托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些积极活动的成员被捕。伊尔库茨克委员会的印刷所被查获。

不迟于2月中旬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尔姆、中乌拉尔和乌法三地的委员会联合给《火星报》发出一封信，谴责它的机会主义方针。

2月18日—3月7日　雅库茨克的政治流放犯举行暴动，反对当局的专横。暴动遭到武力镇压，一名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尤·马特拉霍夫被打死。

2月20—27日　特维尔莫罗佐夫家族工厂和车辆制造厂的工人举行罢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特维尔委员会领导了这次罢工。

2月22日　在特维尔，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地方委员会组织工人举行反战游行示威。

2月24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的秘密印刷所被查获。

2月25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被捕，秘密印刷所被查获。

2月27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通过一项关于必须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3月4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托木斯克委员会的两个秘密印刷所被查获。

3月5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就日俄战争印发了一份由列宁起草的传单《告俄国无产阶级书》。

3月7—8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尼古拉耶夫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被捕，秘密印刷所被查获。

3月9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统委员会在1902年3月9日枪杀示威游行工人两周年时，组织了工人总罢工。

不迟于3月15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阿斯特拉罕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赞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谴责新《火星报》的机会主义方针。

3月26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指出如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不能做到在党内确立一个“良好的局面”，就必须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

3月底—4月初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尼古拉耶夫委员会通过一项关于必

须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3月　“波罗的海沿岸拉脱维亚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组织”的机关报——《斗争报》开始在里加出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西北委员会在维尔诺成立，它联合了明斯克、维切布斯克、博勃鲁伊斯克、斯莫尔冈、维尔诺、德文斯克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小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库班委员会在叶卡特林诺斯拉夫成立，它联合了诺沃罗西斯克、叶卡特林诺达尔、耶伊斯克、迈科普、季霍列茨卡亚、高加索和阿尔马维尔等地的社会民主党小组。

4月11日　在梯弗利斯，由于要把一些工人革命家送往流放地，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号召举行了大规模的政治性游行示威。

4月14日(27日)　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在华沙的一个秘密印刷所被查获。印刷所的工作人员对警察进行了武装抵抗。

4月19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特维尔委员会通过一项关于必须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4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波列斯克委员会印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传单《五一节》，传单是

列宁起草的。

在叶卡特林诺斯拉夫、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基辅、莫斯科、敖德萨、彼得堡、顿河岸罗斯托夫、萨拉托夫和索尔莫沃，对社会民主党人进行了大逮捕，以预防五一发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委员会、基辅委员会、敖德萨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的秘密印刷所被查获。

4—5 月　在巴库、巴统、华沙、哥美耳、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库尔斯克、库塔伊斯、明斯克、米塔瓦、莫斯科、波季、里加、梯弗利斯、图拉和恰图拉等地，纷纷举行由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工人五一发动。

不迟于 5 月 1 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阿尔汉格尔斯克委员会成立。

5 月 5 日和 15日之间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梯弗利斯举行。大会拟定了一个团结各个组织为争取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而斗争的行动纲领。

5 月 6 日(19 日)　日内瓦秘密出版了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一书。

5 月 22 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里加委员会通过一项关于必须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5月23日　莫斯科举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组织的代表会议，会上通过一项支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多数派立场的决定。

5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西伯利亚联合委员会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发出一份声明，谴责孟什维克的分裂活动，要求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

6月1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谴责孟什维克的分裂活动，号召各地方委员会联合起来要求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

6月7—9日　加入“波罗的海沿岸拉脱维亚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组织”的各个小组(文达瓦小组、库尔泽姆小组、利巴瓦小组、里加小组和塔里森小组)在里加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关于成立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的决定，选出了中央委员会并通过了党章。

6月13日(26日)　华沙举行由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地方委员会组织的反战和反失业的游行示威。

6月19日和24日　在莫斯科和下新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地方组织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北方局的一些成员被捕，其中有尼·厄·鲍曼、弗·威·林格尼克、叶·德·斯塔索娃及其他一些人。

大 事 记

6月23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孟什维克的分裂活动并要求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

7月12日(25日)　在科尼斯堡开始对一些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进行审判，他们是由于协助俄国社会民主党往俄国运送《火星报》书刊而于1903年11月被捕的。卡·李卜克内西出庭为被告辩护。

7月21日以后　《给格·瓦·普列汉诺夫同志的公开信》以单行本的形式印发，这是37名布尔什维克针对普列汉诺夫的文章《现在不能再沉默了!》和《对利亚多夫同志的答复》而写的。

7月26日—8月7日(8月8—20日)　第二国际第六次国际代表大会在阿姆斯特丹举行。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代表是马·尼·利亚多夫和彼·阿·克拉西柯夫。

不迟于7月27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些中央委员弗·亚·诺斯科夫、列·波·克拉辛和列·叶·加尔佩林在列宁和罗·萨·捷姆利亚奇卡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一项含有对少数派实行原则性让步内容(禁止为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进行鼓动工作，承认中央机关报成员的合法性和解散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南方局等)的决议(《七月宣言》)。

7月　维亚特卡、叶卡特林堡、下塔吉尔和乌法的社会民主党

组织在下塔吉尔召开第一次乌拉尔区域代表会议。会上通过决定，将维亚特卡省、奥伦堡省、彼尔姆省和乌法省的组织统一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乌拉尔区域委员会。

不迟于8月1日（14日） 根据列宁的倡议，布尔什维克在日内瓦附近举行会议。会上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全党书》（22人书），它是布尔什维克为争取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而斗争的纲领。

8月1日以后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敖德萨委员会通过决议，赞同22个布尔什维克的会议作出的各项决定。

8月2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委员会的秘密印刷所被查获。

8月5日（18日） 列宁在一封写给国内的中央委员的信中对《七月宣言》提出抗议。

不迟于8月12日 下新城委员会通过一项关于必须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8月14日以前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塞瓦斯托波尔委员会通过一项支持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和必须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8月18日以前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里加委员会印刷所排印了22个布尔

什维克会议发出的«告全党书»。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里加委员会通过一项支持22个布尔什维克会议决定和必须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8月19日（9月1日） 根据列宁的倡议建立的布尔什维克的党的文献出版社在日内瓦开始工作。

8月20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通过一项赞同22个布尔什维克会议决定和谴责«七月宣言»的决议。

8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通过一项赞同22个布尔什维克会议决定和要求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9月以前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图拉委员会通过一项关于必须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9月1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抗议党总委员会关于禁止以列宁为首的著作家小组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名义进行出版活动的决定。

9月5—11日（18—24日） 德国社会民主党例行代表大会在不来梅召开。大会通过一项关于帮助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传播革命书刊的决议。

9月12日　1904年7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乌拉尔区域代表会议的一些参加者被捕。

不迟于9月13日　南方一些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尼古拉耶夫、敖德萨)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南方局在敖德萨召开代表会议。会议谴责《七月宣言》并委托22个布尔什维克会议的参加者建立一个筹备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构。

不迟于9月17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喀山委员会表示赞成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9月20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里加委员会通过一项谴责《七月宣言》的决议。

9月26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通过一项谴责《七月宣言》和要求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9月　米·斯·奥里明斯基(穷戏迷)的小册子《打倒波拿巴主义》和米·斯·奥里明斯基、亚·亚·波格丹诺夫(列兵)合著的小册子《我们的争吵》在日内瓦出版。布尔什维克的独立出版活动就是以出版这两本小册子开始的。

《波列斯克委员会小报》创刊号在哥美耳出版，创刊号上发表了《日本社会党人给俄国社会党人的信》，号召他们为争取和平、反对军国主义而斗争。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委员会、巴库、巴统、古里亚、依麦列梯亚-明格列里亚和梯弗利斯等地的委员会都通过决议，赞同22个布尔什维克会议的决定，谴责《七月宣言》，并要求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尼古拉耶夫委员会通过一项支持22个布尔什维克会议决定的决议。

9月以后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下新城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对调和主义的中央委员会表示不信任，支持列宁的著作家小组，认为必须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

10月初 被关在莫斯科塔甘监狱的19名布尔什维克（尼·厄·鲍曼、波·米·克努尼扬茨、弗·威·林格尼克、叶·德·斯塔索娃等人）写了一封《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书》，表示赞成22个布尔什维克会议的决定，谴责《七月宣言》，并要求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

10月中旬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沃罗涅什委员会通过一项关于必须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10月16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图拉委员会的秘密印刷所被查获。

10 月 30 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委员会通过决议，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表示不信任，赞同22个布尔什维克会议的决定。

10 月　　日内瓦出版尼·伊·马利宁(沙霍夫)的小册子《为召开代表大会而斗争》(列宁写了前言)和米·斯·奥里明斯基的小册子《踏上新的道路》。

德文斯克、华沙、库塔伊斯、里加、彼得堡、莫斯科和琴斯托霍夫举行由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反战游行示威。

11 月 8 日　　塞瓦斯托波尔港口修配厂工人响应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地方组织港口委员会的号召举行罢工，支持11月3日拉扎列夫兵营水兵的反战行动。

不迟于 11 月 28 日　　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会的各委员会在梯弗利斯召开代表会议，会上通过决议，对党的中央机关表示不信任，并认为必须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

11 月 29日(12月 12 日)　　列宁主持的布尔什维克会议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决定出版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前进报》，并确定由列宁、瓦·瓦·沃罗夫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和米·斯·奥里明斯基组成编辑部。

列宁写出《给同志们的信(关于党内多数派机关报的出

版)»。

11月底—12月初　瓦·瓦·沃罗夫斯基(奥尔洛夫斯基)的小册子«反党的总委员会»在日内瓦出版。

11月　列宁的小册子«地方自治派的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在日内瓦出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敖德萨、彼得堡和梯弗利斯委员会的秘密印刷所以及在伊尔库茨克、梯弗利斯的秘密书库被警察查获。

比亚威斯托克、华沙、洛兹、敖德萨、彼得堡、萨拉托夫和哈尔科夫举行了由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的反战游行示威。

12月5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下新城委员会的秘密印刷所被警察查获。

12月10日（23日）　由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起草的关于出版«前进报»的声明在日内瓦发表。

12月11日(24日)以后　列宁写出«关于成立组织委员会和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定期代表大会的通知»草稿。

不迟于12月12　俄国北部地区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莫斯科委

日　　员会、下新城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里加委员会、北方委员会、特维尔委员会）在彼得堡省的科尔皮诺召开代表会议。会上通过关于必须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并选出参加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代表。

12月13—31日　巴库工人（5万人）举行总罢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领导了这次罢工。工人们提出的要求被接受。

12月18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的印刷所被警察查获。

12月20日　巴统路特希尔德工厂和曼塔舍夫工厂的工人举行游行示威，支持巴库正在罢工的工人。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利斯委员会组织了工人的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支持巴库正在罢工的工人。

12月22日（1月4日）　秘密的布尔什维克报纸《前进报》在列宁的倡议下开始在日内瓦出版。

12月　筹备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实际中心——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最后成立，其成员有列宁、亚·亚·波格丹诺夫、谢·伊·古谢夫、罗·萨·捷姆利亚奇卡、马·马·李维诺夫、马·尼·利亚多夫、彼·彼·鲁勉采夫和阿·伊·李可夫。

莫斯科社会民主党人出版《劳动呼声报》创刊号，该报从

1905 年 4 月起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市委员 会和郊区委员会的正式机关报。

年底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下面建立了一个伊斯兰社会民主党小组《古墨特》，以便在阿塞拜疆工人中开展工作。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韦里委员会成立。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系统一览表①

1. 1883—1893年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和团体

“劳动解放社”(日内瓦)。

“俄国社会民主党”(布拉戈耶夫小组,彼得堡)。

港湾工人马克思主义自学小组(彼得堡)。

“圣彼得堡工人协会”(托契斯基小组)。

勃鲁斯涅夫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彼得堡)。

克拉西科夫社会民主派小组(彼得堡)。

“彼得堡‘劳动解放社’”(马尔托夫小组)。

由斯·伊·拉德琴柯组织的工科学生马克思主义小组,该小组从1893年秋天起由列宁领导(彼得堡)。

“翻译工作者和出版工作者协会”*(莫斯科)。

克鲁科夫斯基和曼杰利什塔姆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自学小组(莫斯科)。

维诺库罗夫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自学小组(莫斯科)。

马克思主义小组(“六人小组”,莫斯科)。

---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系统一览表是按照城市字母顺序编排的。在彼得堡、莫斯科以及在国外活动的组织没有按字母顺序编排。一览表中还收进了向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的混合型的小组和团体,注有星标(*)。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系统一览表

由弗·亚·阿拉贝舍夫组织的小组*(博里索格列勃斯克,坦波夫省)。

由路·瓦伦斯基组织的波兰工人阶级的政党"无产阶级"(华沙)。

波兰无产阶级的政党"第二个无产阶级"(华沙)。

马克思主义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华沙)。

由利·约吉希斯(扬·梯什卡)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维尔诺)。

维尔诺社会民主主义团体。

由阿·多马沙维丘斯领导的立陶宛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维尔诺)。

由阿·阿姆斯捷尔达姆领导的小组*(维切布斯克)。

由尼·叶·费多谢耶夫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弗拉基米尔)。

铁路工人和工厂工人小组*(沃罗涅什)。

利巴瓦—罗姆内铁路工人小组*(哥美耳)。

青年学生马克思主义自学小组(叶卡特林诺斯拉夫)。

由奥·阿·瓦连佐娃和弗·阿·康德拉提耶夫发起建立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小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

费多谢耶夫马克思主义中心小组(喀山)。

由亚·米·斯托帕尼和尼·厄·鲍曼组织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喀山)。

铁路修配厂和印刷厂工人马克思主义小组(基辅)。

马克思主义小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基辅)。

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团体(基辅)。

各企业里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利巴瓦)。

"波兰工人协会"(洛兹)。

由伊·阿·古尔维奇领导的工人小组*(明斯克)。

以委员会为领导的秘密工人组织*(明斯克)。

第一马克思主义小组(下新城)。

由米·格·格里哥里耶夫组织的工人社会民主主义小组(下新城)。

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小组(敖德萨)。

由尤·米·斯切克洛夫和格·弗·策彼罗维奇领导的学生和先进工人马克思主义小组(敖德萨)。

由伊·姆·卡拉什尼科夫领导的水兵社会民主主义小组(敖德萨)。

由尼·叶·费多谢耶夫发起建立的工人马克思主义自学小组(奥列霍沃-祖耶沃)。

青年学生马克思主义自学小组(奔萨)。

由亚·格·施利希特尔领导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波尔塔瓦)。

由弗·阿·戈尔巴乔夫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大学生小组(里加)。

由恩·阿·莫托维洛夫组织的各工人和青年学生小组(顿河岸罗斯托夫)。

由弗·亚·阿拉贝舍夫和亚·亚·马施茨基领导的弗拉基高加索铁路总修配厂马克思主义小组(顿河岸罗斯托夫)。

列宁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萨马拉)。

各工人宣传小组(索尔莫沃)。

铁路总修配厂各工人小组*(梯弗利斯)。

"麦撒墨达西社"*(梯弗利斯)。

由弗·叶·阿法纳西耶夫组织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梯弗利斯)。

由被驱逐出彼得堡的勃鲁斯涅夫分子组织的各工人小组*(图拉)。

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哈尔科夫)。

德尔普特大学的大学生马克思主义自学小组。

纺织厂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小组(亚尔采沃镇,斯摩棱斯克省)。

II. 1894—1898年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
(斗争协会、团体、小组)

"劳动解放社"(日内瓦)。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日内瓦)。

由列宁领导的工科学生马克思主义小组(彼得堡)。

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工人革命者团体,后来称为“工人旗帜社”(彼得堡)。

马克思主义小组(“六人小组”,莫斯科)。

工人中心小组(莫斯科)。

莫斯科“工人协会”(从1898年起称为莫斯科“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小组。

“久马”冶金厂社会民主主义小组(阿尔切夫斯克镇,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省)。

社会民主主义小组(阿尔汉格尔斯克)。

由尤·德·美尔尼科夫组织的工人社会民主主义小组(阿斯特拉罕)。

由恩·普·科泽连科和阿·萨·叶努基泽组织的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巴库)。

由格·亚·弗兰切斯基和伊·伊·卢津组织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巴统)。

布良斯克工厂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别日察镇,奥廖尔省)。

工人革命者团体,后来称为“工人旗帜社”(比亚威斯托克)。

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小组(博里索格列勃斯克,坦波夫省)。

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

马克思主义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华沙)。

维尔诺社会民主主义团体。

由阿·多马沙维丘斯领导的立陶宛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维尔诺)。

立陶宛工人协会(维尔诺)。

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维尔诺)。

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崩得,维尔诺)。

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维切布斯克)。

维切布斯克社会民主党委员会。

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弗拉基米尔)。

被流放的社会民主党人马克思主义小组(沃洛格达)。

以"社会民主党人中心小组"为领导的社会民主主义团体(沃罗涅什)。

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小组(上沃洛乔克,特维尔省)。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哥美耳)。

社会民主主义小组(格罗德诺)。

乌拉尔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叶卡特林堡)。

布良斯克工厂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小组(叶卡特林诺斯拉夫)。

由伊·克·拉拉扬茨组织的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叶卡特林诺斯拉夫)。

由伊·瓦·巴布什金组织的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小组(叶卡特林诺斯拉夫)。

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工人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叶利萨维特格勒)。

由尼·亚·谢马什柯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叶列茨,奥廖尔省)。

由奥·阿·瓦连佐娃和弗·阿·康德拉提耶夫领导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小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

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人协会"。

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小组(伊尔库茨克)。

由织工耶·普·塔别伊金组织的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喀山)。

由马·普·多布罗霍托夫组织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卡卢加)。

马克思主义小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基辅)。

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团体(基辅)。

尤·德·美尔尼科夫领导的第一个基辅工人委员会。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工人事业社”(基辅)。

基辅“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工人报》社(基辅)。

工人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基什尼奥夫)。

铁路修配厂社会民主主义小组(科兹洛夫,坦波夫省)。

社会民主主义小组(科斯特罗马)。

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小组“科赫马工人协会”(科赫马村，弗拉基米尔省)。

由彼·阿·克拉西科夫组织和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由尔·恩·斯科尔尼亚科夫发起组织的铁路修配厂和车库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小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克列缅楚格)。

工科学校学生马克思主义小组(孔古尔,彼尔姆省)。

由米·格·茨哈卡雅、恩·普·科泽连科、亚·格·楚卢基泽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库塔伊斯)。

各企业里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利巴瓦)。

社会民主主义小组(马利乌波尔)。

社会民主主义小组(明斯克)。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莫吉廖夫)。

工人马克思主义小组(纳尔瓦)。

“尼古拉耶夫工人协会”(“南俄工人协会”,尼古拉耶夫)。

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下新城)。

由米·格·格里哥里也夫组织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小组(下新城)。

由索尔莫沃工人团体和下新城工人团体组成的下新城社会民主主义组织。

社会民主主义小组(诺夫哥罗德)。

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小组(敖德萨)。

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团体,取名为"南俄工人协会"(敖德萨)。

铁路修配厂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小组(鄂木斯克)。

由约·费·杜勃洛文斯基组织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奥廖尔)。

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奥列霍沃-祖耶沃)。

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奔萨)。

"秘密组织联合会"*(奔萨)。

彼尔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社"。

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小组(平斯克)。

由亚·格·施利希特尔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小组(波尔塔瓦)。

市属各企业里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里加)。

指导各地下小组工作的社会民主主义团体("中心")(顿河岸罗斯托夫)。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萨马拉)。

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小组(萨拉托夫)。

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小组(斯莫尔冈,维尔诺省)。

先进工人宣传小组(塔甘罗格)。

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坦波夫)。

由工人布·伊·季诺维也夫组织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小组(特维尔)。

"麦撒墨达西社"(梯弗利斯)。

铁路总修配厂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小组(梯弗利斯)。

工人社会民主党人梯弗利斯委员会。

亚美尼亚工人社会民主主义团体(梯弗利斯)。

大学里的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托木斯克)。

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团体(托木斯克)。

各社会民主派工人小组(图拉)。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乌法)。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哈尔科夫)。

由亚·德·瞿鲁巴组织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赫尔松)。

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切尔尼戈夫)。

由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组织的铁路总修配厂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赤塔)。

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小组(舒亚,弗拉基米尔省)。

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尤佐夫卡镇,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省)。

由维·列·尚采尔组织的尤里耶夫大学马克思主义小组。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雅罗斯拉夫里)。

由亚·米·斯托帕尼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小组(雅罗斯拉夫里)。

大纺织公司纺纱厂社会民主主义小组(雅罗斯拉夫里)。

III.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至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的社会民主党组织

1.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明斯克)。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工人报»(基辅)。

«火星报»编辑部(慕尼黑、伦敦、日内瓦)。

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哈尔科夫、基辅)。

2.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各地的委员会

彼得堡委员会。

莫斯科委员会。

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委员会(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叶卡特林诺斯拉夫

省)。

阿斯特拉罕委员会。

巴库委员会。

巴统委员会。

布良斯克委员会。

沃罗涅什委员会。

哥美耳委员会(1900年,该委员会已不存在,大部分成员加入了崩得)。

顿河委员会(顿河岸罗斯托夫)。

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

叶利萨维特格勒委员会。

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委员会。

依麦列梯亚-明格列里亚委员会(库塔伊斯)。

"西伯利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伊尔库茨克委员会,后改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伊尔库茨克委员会。

高加索联合委员会(梯弗利斯)。

喀山委员会。

基辅委员会。

基什尼奥夫委员会。

科斯特罗马委员会。

"西伯利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委员会,后改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委员会。

克列缅楚格委员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克里木联合会(辛费罗波尔)。

库尔斯克委员会。

卢甘斯克委员会。

下新城委员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系统一览表

尼古拉耶夫委员会。

敖德萨委员会。

鄂木斯克委员会。

彼尔姆委员会。

波尔塔瓦委员会。

萨马拉委员会。

萨拉托夫委员会。

“北方工人协会”(雅罗斯拉夫里)。

“西伯利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1903 年改组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西伯利亚联合会(托木斯克—伊尔库茨克)。

辛费罗波尔社会民主党委员会(1901 年该委员会已不存在)。

“南俄矿工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后改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顿涅茨联合会。

斯摩棱斯克委员会。

中乌拉尔委员会(叶卡特林堡)。

塔甘罗格委员会。

特维尔委员会。

梯弗利斯委员会。

“西伯利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托木斯克委员会，后改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托木斯克委员会。

图拉委员会。

乌法委员会。

哈尔科夫委员会。

赫尔松委员会。

“西伯利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赤塔委员会，后改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赤塔委员会。

雅罗斯拉夫里委员会。

3．社会民主主义团体

“劳动解放社”(日内瓦)。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日内瓦)。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日内瓦)。

“劳动解放社”成员及其拥护者建立的组织“社会民主党人”(日内瓦)。

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8年中期“斗争协会”落到了“经济派”手中。1902年7月“斗争协会”同火星派组织合并，成立了火星派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

由米·伊·加里宁领导的普梯洛夫工厂工人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后来称为“中心小组”(彼得堡)。

“工人旗帜社”(彼得堡)。

“社会主义者社”—“工人旗帜社”联合团体(彼得堡)。

“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图书社”(彼得堡)。

“彼得堡工人组织”。

火星报小组(《火星报》彼得堡分部)。

火星报小组(莫斯科)。

社会民主主义组织(阿拉帕耶夫斯克，彼尔姆省)。

火星报小组(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省)。

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亚历山大罗夫斯克-格鲁舍夫镇，顿河军屯州)。

社会民主主义小组(亚历山大罗波尔，埃里温省)。

阿尔马佐-尤里耶夫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省)。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阿尔马维尔)。

阿尔汉格尔斯克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委员会”(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以后改组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阿尔汉格尔斯克委员会)。

火星报小组(阿斯特拉罕)。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系统一览表

社会民主主义组织(阿赫帕特村,梯弗利斯省)。

火星报小组(巴库)。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巴尔塔,波多尔斯克省)。

火星报小组(巴统)。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巴赫姆特,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省)。

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团体(别尔季切夫)。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博里索格列勃斯克,坦波夫省)。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布良斯克)。

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斗争报》社(文达瓦)。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韦利日,维切布斯克省)。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上乌金斯克,外贝加尔州)。

火星报小组(维尔诺)。

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维尔科米尔,科夫诺省)。

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维切布斯克)。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弗拉基米尔)。

被流放的社会民主党人写作组(沃洛格达)。

火星报小组("美国人"小组)(沃罗涅什)。

火星派组织"斗争基金会"(沃罗涅什)。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上沃洛乔克,特维尔省)。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维亚特卡)。

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哥美耳)。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哥里,梯弗利斯省)。

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哥尔克,莫吉廖夫省)。

社会民主主义小组(格罗德诺)。

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格罗兹内伊)。

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小组(古斯-赫鲁斯塔耳内伊,弗拉基米尔省)。

由斯·格·邵武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贾拉洛格利,梯弗利斯省)。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叶夫帕托利亚)。

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叶哥里耶夫斯克,梁赞省)。

乌拉尔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叶卡特林堡)。

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叶卡特林诺达尔)。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南方工人社"(叶卡特林诺斯拉夫)。

火星报小组(叶卡特林诺斯拉夫)。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各委员会和各组织联合会"(叶利萨维特格勒)。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所属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明星"(泽列诺耶村,上第聂伯罗夫斯克县,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省)。

由费·安·谢尔盖耶夫(阿尔乔姆)组织的社会民主主义农民小组(费多罗夫卡村,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县,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省)。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日托米尔)。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兹拉托乌斯特,乌法省)。

火星报小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

伏尔加河流域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喀山)。

喀山社会民主主义团体。

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卡卢加)。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卡尔斯,卡尔斯州)。

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刻赤)。

火星报小组(基辅)。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工人意志社"(基辅)。

火星报小组(基什尼奥夫)。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克林采,切尔尼戈夫省)。

火星报小组(科夫诺)。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科兹洛夫,坦波夫省)。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科诺托普,切尔尼戈夫省)。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科夫罗夫,弗拉基米尔省)。

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科佩斯镇,莫吉廖夫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科斯特罗马小组。

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克里沃罗格)。

库列巴基冶金工厂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库列巴基村,下新城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库尔斯克小组。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库塔伊斯)。

利巴瓦社会民主主义组织。

由克·姆·诺林斯基组织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卢甘斯克)。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柳季诺沃镇,卡卢加省)。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马利乌波尔)。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火星"(美利托波尔)。

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明斯克)。

库尔泽姆拉脱维亚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米塔瓦,库尔兰省)。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米哈伊洛沃车站,梯弗利斯省)。

社会民主主义小组(莫吉廖夫-波多尔斯基)。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木罗姆,弗拉基米尔省)。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梅索夫斯克,外贝加尔州)。

火星报小组(下新城)。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新济布科夫,切尔尼戈夫省)。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诺夫哥罗德)。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诺沃罗西斯克)。

社会民主党人南方革命团体(敖德萨)。

社会民主党人南方革命联合会(敖德萨)。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奥祖尔格特,库塔伊斯省)。

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奥波奇齐,普斯科夫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奥廖尔小组。

火星派组织(奥列霍沃-博哥罗茨克)。

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巴甫洛格勒,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省)。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帕纽季诺车站,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奔萨小组。

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阿克摩林斯克州)。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平斯克,明斯克省)。

《火星报》南方协助小组(波尔塔瓦)。

《火星报》北方协助小组(普斯科夫)。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列韦里)。

里加拉脱维亚社会民主主义组织。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火星报》拥护者小组(里加)。

"波罗的海沿岸拉脱维亚社会民主主义组织"(里加)。

青年学生社会民主主义组织(里加)。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罗姆内,波尔塔瓦省)。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罗斯拉夫利,斯摩棱斯克省)。

火星报小组(顿河岸罗斯托夫)。

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梁赞)。

《火星报》东方协助小组(萨马拉)。

《火星报》俄国组织局(萨马拉)。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卡马河沿岸小组(萨拉普尔,维亚特卡省)。

萨拉托夫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团体。

火星报小组(萨拉托夫)。

社会民主主义手艺人协会(萨拉托夫)。

塞瓦斯托波尔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组织。

黑海舰队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塞瓦斯托波尔)。

辛费罗波尔社会民主主义组织。

火星报小组(斯摩棱斯克)。

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斯莫尔冈,维尔纳省)。

索尔莫沃社会民主主义团体。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索斯尼察镇,切尔尼戈夫省)。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斯塔罗杜勃,切尔尼戈夫省)。

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苏林镇,顿河军屯州)。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塔甘罗格)。

塔伊加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塔伊加车站,托木斯克省)。

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坦波夫)。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特维尔小组。

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塔什干)。

由斯·格·邵武勉、波·米·克努尼扬茨等人组织的“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梯弗利斯)。

火星派“革命社会民主党西伯利亚小组”(托木斯克)。

由各工人小组代表组成的工人委员会(图拉)。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图拉小组。

社会民主主义小组(乌拉尔斯克)。

火星报小组(乌法)。

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组织(费奥多西亚)。

哈尔科夫“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火星报小组(哈尔科夫)。

火星报小组(赫尔松)。

火星报小组(察里津)。

南奥塞梯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和团体联合组成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茨欣瓦利组织(茨欣瓦利镇,梯弗利斯省)。

车里雅宾斯克社会民主主义组织。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切尔卡瑟)。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切尔尼戈夫)。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恰图拉,库塔伊斯省)。

外贝加尔工人协会(赤塔)。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绍斯特卡,切尔尼戈夫省)。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谢尔比诺夫卡镇,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省)。

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埃里温)。

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尤佐夫卡镇,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省)。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尤里耶夫)。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雅尔塔)。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雅罗斯拉夫里)。

IV.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产生的社会民主党组织(1903—1904)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和多数派的中央机关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基辅—莫斯科,中央委员会国外部——日内瓦)。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火星报》(日内瓦)。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日内瓦)。

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彼得堡)。

多数派《前进报》编辑部(日内瓦)。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各地的委员会和区域中心

阿尔汉格尔斯克委员会。

沃罗涅什委员会(在火星报小组"斗争基金会"的基础上产生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东方局(萨马拉)。

维亚特卡委员会。

库班委员会(叶卡特林诺达尔)。

奥廖尔-布良斯克委员会。

波列斯克委员会(哥美耳)。

列韦里委员会。

里加委员会。

塞瓦斯托波尔委员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北方局(莫斯科)。

西北委员会(维尔诺)。

乌拉尔区域委员会(叶卡特林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南方局(敖德萨)。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

阿什哈巴德社会民主主义团体(里海东岸地区)。

博勃鲁伊斯克社会民主主义团体。

博里索夫社会民主主义团体(明斯克省)。

维切布斯克社会民主主义团体。

沃洛格达社会民主主义团体。

哥美耳社会民主主义团体。

哥尔克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哥尔克,莫吉廖夫省)。

格罗德诺社会民主主义团体。

远北方社会民主党人团体(阿尔汉格尔斯克)。

德文斯克社会民主主义团体。

杰尔宾特社会民主主义团体(达吉斯坦州)。

喀山中学生联合社会民主主义团体。

卡卢加社会民主主义团体。

基兹利亚尔社会民主主义团体(捷列克州)。

基孜耳-阿尔瓦特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基孜耳-阿尔瓦特镇，里海东岸地区)。

科佩斯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科佩斯镇，明斯克省)。

迈科普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库班州)。

明斯克社会民主主义团体。

莫吉廖夫社会民主主义团体。

莫齐尔社会民主主义团体(明斯克省)。

下塔吉尔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彼尔姆省)。

鄂毕社会民主主义团体(新尼古拉耶夫斯克)。

奥尔沙社会民主主义团体(莫吉廖夫省)。

奥什米亚内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维尔纳省)。

彼得罗夫斯克社会民主主义团体(达吉斯坦州)。

波洛茨克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维切布斯克省)。

普斯科夫社会民主主义团体。

列契察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列契察，明斯克省)。

尔热夫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特维尔省)。

辛比尔斯克社会民主主义团体。

斯莫尔冈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维尔纳省)。

沃特金斯克工厂社会民主主义团体(沃特金斯克镇，维亚特卡省)。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古墨特”(巴库)。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耶伊斯克，库班州)。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系统一览表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高加索镇,库班州)。

塞兹兰社会民主主义团体(辛比尔斯克省)。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捷米尔汉舒拉,达吉斯坦州)。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季霍列茨卡亚镇,库班州)。

社会民主主义团体(乌斯曼,坦波夫省)。

人名索引

A

阿尔古诺夫，巴·亚·——164 页

阿尔卡达克斯卡娅，尔·弗·——186 页

阿尔齐布舍夫，瓦·彼·——527、529、536、550 页

阿尔沙乌洛夫，普·普·——180 页

阿法纳西耶夫，勃·阿·——314 页

阿法纳西耶夫，费·阿·——202、203、204、205、307、308 页

阿法纳西耶夫，弗·叶·——206、209、322 页

阿法纳西耶夫(克利马诺夫)，叶·阿·——186、201、204 页

阿洪多夫，米·法·——51 页

阿基莫夫，弗·彼·(马赫诺韦茨，弗·彼·)——355、398、575、581、582、583、584、592、607、629 页

阿加波夫，谢·伊·——98 页

阿克雪里罗得，巴·波·——157、158、163、184、199、282、424、425、430、431、460、468、489、518、573、582、600、602、622、626、634、641、646、664、670、671、672 页

阿拉贝舍夫，弗·亚·——210 页

人名索引

阿里斯托夫,尼·雅·——160 页
阿列克谢耶夫,彼·阿·——97、98、99、101、102 页
阿普捷克曼,奥·瓦·——78 页
埃卡留斯,约翰·格奥尔格——146 页
埃森,爱·爱·(男爵)——658 页
埃森,玛·莫·——367、543、617、651 页
艾杰尔曼,波·李·——208、311、317、330、334、335、336、338 页
艾里提埃,路易——179 页
艾森施塔特,伊·李·(尤金)——582 页
艾威林,爱德华——179 页
艾威林,爱琳娜——见马克思-艾威林,爱琳娜
安德列耶夫,尼·彼·——180 页
安德列尤什金,帕·伊·——132 页
安德罗波夫,谢·瓦·——527 页
安东诺维奇,马·阿·——45 页
奥艾尔,伊格纳修斯——390 页
奥波连斯基,尔·叶·——382、383 页
奥勃鲁切夫,尼·尼·——50 页
奥勃诺尔斯基,维·巴·——98、107、111、112 页
奥布赫,弗·亚·——631 页
奥尔洛夫,阿·格·——545 页
奥尔洛夫斯基——见沃罗夫斯基,瓦·瓦·
奥尔日赫,波·德·——129 页
奥加辽夫,尼·普·——33、35、47、48、50 页
奥库洛娃,格·伊·——528、530、536、545 页
奥里明斯基,米·斯·(亚历山大罗夫;穷戏迷)——245、278、644、660、661页

255138

奥努弗里耶夫,叶·普·——279 页

奥索夫斯基,米哈尔——191 页

奥特罗科夫,基·尼·——208、307、310 页

奥西潘诺夫,瓦·斯·——132 页

B

巴布什金,伊·瓦·——277、280、287、288、291、314、315、316、317、320、365、419、423、500、528、529、531、535、536、543 页

巴尔多夫斯基,彼·瓦·——191 页

巴尔金,阿·恩·——201 页

巴尔金娜,索·伊·——95 页

巴尔洛德,彼·达·——51 页

巴甫洛维奇——见克拉西柯夫,彼·阿·

巴加耶夫,米·亚·——208、307、308、309、319、320 页

巴卡洛夫,格奥尔吉——179 页

巴枯宁,米·亚·——60、64、66、67、68、69、70、71、146、173 页

巴拉姆津,叶·瓦·——374、375、528、529、531、536、548 页

巴索夫斯基,奥·勃·——528、536 页

班科夫斯基,奇·伊·——201 页

邦契-布鲁耶维奇,弗·德·——254、305、306、517、616、634、653、655、660 页

鲍曼,尼·厄·——374、500、528、529、531、534、535、536、541、544、573、576、617、631、633、636 页

倍倍尔,奥古斯特——148、152、179、188、211、303、391、394、667、675 页

贝科夫——见祖拉博夫,阿·格·

贝克尔,约翰·菲力浦——146 页

俾斯麦，奥托——149 页
彼得罗夫，费·尼·——312 页
彼得罗夫斯基，格·伊·——314、316、365、499 页
彼得松，阿·尼·——98、104、111 页
彼拉济奇，弗·德·——192 页
彼罗夫斯卡娅，索·李·——72、81、86 页
彼什科夫，阿·马·——见高尔基，马·
彼斯捷尔，巴·伊·——28 页
彼特鲁谢维奇，克·阿·——313、334、336 页
彼特鲁辛斯基，扬·——191 页
别尔嘉耶夫，尼·亚·——263、348 页
别尔金，斯·阿·——314 页
别利亚科夫，阿·亚·——223 页
别列维奇-罗泽维奇，弗·克·——见罗泽维奇-别列维奇，弗·克·
别林斯基，维·格·——31、32、33、34、44、45、60、123、215 页
别洛乌索夫，普·伊·——330 页
别斯图热夫-留敏，米·巴·——29 页
波别多诺斯采夫，康·彼·——118 页
波波夫，米·罗·——78 页
波波娃，叶·伊·——545 页
波尔特诺伊，克·——565 页
波格丹诺夫，尼·杰·——202、203、204、315 页
波格丹诺夫，亚·亚·——655、656、659、660 页
波果热夫，亚·瓦·——232 页
波利亚科夫，费·伊·——301、302、306 页
波利亚克，阿·德·——313、330 页

波列塔耶夫,尼·古·——287、321 页
波梅兰茨,斯·弗·——313、330 页
波诺马廖夫,亚·普·——276、285 页
波斯特尼柯夫,弗·叶·——221、222 页
波塔波夫,雅·斯·——96 页
波特列索夫,亚·尼·(斯塔罗维尔)——264、266、374、384、394、419、424、425、426、460、468、582、595、596、600、609、622、623、670、671 页
伯恩施坦,爱德华——264、354、368、381、387、388、389、390、391、392、393、394、395、396、397、398、490、520 页
博勃罗夫斯卡娅,策·萨·——528、529、617 页
博德罗夫,菲·伊·——277 页
博德罗夫,姆·伊·——277 页
博哈诺夫斯基,伊·瓦·——158 页
博洛特尼科夫,伊·伊·——26 页
博乔里泽,米·格·——209、538、539、632 页
博伊耶,康·费·——301、302、306 页
勃拉戈斯拉沃夫,弗·叶·——180 页
勃朗,路易——168 页
勃鲁斯涅夫,米·伊·——201、202、203、205、206、277 页
勃鲁特——见克尔日札诺夫斯基,格·马·
布尔加柯夫,谢·尼·——263、348、384、386 页
布赫霍尔茨,威·阿·——226 页
布克尔,亨利·托马斯——215 页
布拉戈耶夫,季米特尔——129、132、179、180、181、182、183、184、206、391、522、667 页
布拉切夫斯基,伊·克·——201 页

布赖特富斯，爱·尔·——186 页
布赖特富斯，亨·尔·——186 页
布赖特富斯，路·尔·——186 页
布劳恩，阿道夫——430 页
布塔舍维奇-彼得拉舍夫斯基，米·瓦·——34 页
布亚诺夫，弗·弗·——186、202 页

C

蔡特金，克拉拉——179、391、430、525、667 页
策杰尔包姆，谢·奥·——528 页
策杰尔包姆，尤·奥·——见马尔托夫，尤·奥·
查钦娜，奥·伊·——617 页
查苏利奇，维·伊·——77、85、158、163、164、165、178、199、200、303、419、425、460、468、573、600、623、672 页
察巴泽，瓦·兹·——209 页
柴可夫斯基，尼·瓦·——72 页
车尔尼晓夫，伊·瓦·——281 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尼·加·——36、37、38、39、42、44、45、46、47、49、50、55、58、63、64、94、96、114、123、180、214、215、216、261、682 页
楚卢基泽，亚·格·——321、617、632 页
茨哈卡雅，米·格·——206、209、321、365、617、632 页

D

达尼洛娃，叶·阿·——186 页
达威多夫，伊·阿·——252 页
大卫，爱德华——390 页

丹尼尔逊,尼·弗·(尼古拉—逊)——XII、61、128、221、249、251 页
德·巴普,塞扎尔——146 页
德尔,威廉——146 页
德米特里耶娃,叶·卢·——59、60 页
迪克施坦,西蒙——190 页
东布罗夫斯基,雅罗斯拉夫——52 页
杜邦,欧仁——146 页
杜勃罗留波夫,尼·亚·——44、45、46、123、185、214、215 页
杜勃洛文斯基,约·费·——306、528、653 页
杜尔诺沃,彼·尼·——102 页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米·伊·——263、265、348、382、384、398、420、421 页
杜林,欧根·卡尔——63、149、168 页
多利沃-多勃罗沃尔斯基,阿·普·——543页
多马沙维丘斯,安德留斯·兹·——211 页

E

恩格贝尔格,奥·亚·——374、376 页
恩格尔哈特,亚·尼·——21 页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III、V、VI、VIII、XII、13、40、58、60、63、64、69、79、84、85、86、123、130、133、134、135、137、138、139、140、141、142、143、145、146、147、148、149、150、151、152、153、154、155、157、159、160、161、162、164、165、167、168、169、178、188、189、199、207、217、219、224、227、230、251、269、273、283、321、331、344、370、378、389、397、399、400、414、461、469、518、520、584、614、660、669 页

F

法朗士,阿纳托尔——524 页
斐格涅尔,尔·恩·——95 页
斐格涅尔,维·尼·——81、99、129 页
菲利莫诺夫,阿·斯·——315 页
菲力波夫,米·米·——382 页
费杜洛夫,亚·亚·——245 页
费多谢耶夫,尼·叶·——175、179、187、188、189、206、207、208、217、224、225、246、267 页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165 页
费利克斯——见李维诺夫,马·马·
费舍,姆·阿·(费舍,阿·)——277、278 页
丰季科夫,斯·伊·——278 页
佛敏——见克罗赫马尔,维·尼·
佛敏——瓦·瓦·——202 页
弗拉基米尔斯基,米·费·——302、306、329、362、363、617 页
弗兰切斯基,格·亚·——321 页
弗列罗夫斯基,恩·(别尔维,瓦·瓦·)——55、56、89、94、185 页
弗鲁勃列夫斯基,瓦列里——52 页
弗罗连科,米·费·——78、81 页
弗罗洛夫,伊·——235 页
福尔马尔,格奥尔格·亨利希——390 页
福齐耶娃,莉·亚·——656 页
傅立叶,沙尔——33、138 页

G

盖得，茹尔——126、150、152、157、188、199、391、398、522、660、667 页

盖尔，迪特里希——394 页

甘申，阿·亚·——300 页

高尔基，马·（彼什科夫，阿·马·）——174、175、495、502、515、516 页

哥利岑，格·斯·——505 页

哥列梅金，伊·洛·——236、292 页

哥卢别夫，瓦·谢·——201 页

戈尔德曼，列·伊·——528 页

戈尔德曼，米·伊·——579、580、588、591 页

格尔方德，亚·拉·（帕尔乌斯）——671 页

格拉西莫夫，阿·阿·——180 页

格拉佐夫——见斯克雷普尼克，尼·阿·

格雷利希，赫尔曼——179、675、676 页

格里巴金，普·斯——287 页

格里哥里耶夫，米·格·——206 页

格里涅维茨基，伊·伊·——86 页

格林费斯特，斯·尔·——164 页

格涅拉洛夫，瓦·杰·——132、175 页

古尔维奇，伊·阿·——191 页

古季莫夫，伊·克·——210 页

古萨罗夫，费·瓦·——617、651、652 页

古谢夫，谢·伊·（列别捷夫）——454、550、574、575、577、590、617、632、633、655、658、659 页

果戈理，尼·瓦·——32、34 页

H

哈尔贝施塔特,罗·萨·——565 页
哈尔琴科,斯·克·——365 页
哈尔士林,斯·尼·——97、106、107、111、112、124 页
哈利东诺夫,瓦·格·——180 页
海涅,亨利希——134 页
赫尔岑,亚·伊·——3、31、32、33、34、35、41、42、47、48、49、50、52、53、58、63、215、261 页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135、216、256 页
霍夫曼,斯·阿·——285 页
霍泽茨基,阿·伊·——301、302 页

J

基巴尔奇奇,尼·伊·——60、81、86、87 页
基尔皮奇尼科夫,阿·弗·——300 页
基谢廖夫,阿·谢·——538 页
吉霍米罗夫,列·亚·——171、173 页
季别尔,尼·伊·——61 页
季莫费耶夫,伊·伊——186 页
季诺维耶夫,波·伊·——284、287 页
加尔金,弗·菲·——574、577 页
加尔佩林,列·叶·——528、627、651、652 页
加甫里洛夫,安·伊·——505 页
加津布什,克·克·——528、536页
加里波第,朱泽培——86 页

加里宁,米·伊·——287、361、528 页
加涅茨基,雅·斯·——587 页
贾巴达里,伊·斯·——72、95 页
捷尔任斯基,费·埃·——324、331、523 页
捷姆利亚奇卡,罗·萨·(魔鬼)——528、529、536、556、574、577、617、633、651、655、656、657、658、659 页
捷普洛夫,巴·费·——353 页
捷依奇,列·格·——158、161、162、163、164 页
杰利亚诺夫,伊·达·——119 页
杰尼索夫,潘·伊·——502 页
金德尔斯莱,理查——XLIX 页
金兹堡,阿·莫·——366 页

K

卡茨,什·——334、336 页
卡尔波夫,列·雅·——653 页
卡尔普济,阿·德·——301、302 页
卡霍夫斯基,彼·格·——29 页
卡拉法蒂,德·巴·(马霍夫)——588、591、598 页
卡拉科佐夫,德·弗·——54 页
卡利诺夫斯基,康·谢·(卡斯土斯)——51 页
卡缅斯基——见普列汉诺夫,格·瓦·
卡斯普沙克,马尔岑——191 页
卡特柯夫,米·尼·——118 页
卡维林,康·德·——44 页
凯泽尔,伊·伊·——278 页

人名索引

康德,伊曼努尔——265 页

康德拉提耶夫,弗·阿·——208、319 页

考茨基,卡尔——179、188、189、393、397、399、476、526、585、664、668、669、671、672、676、677、678、679 页

柯罗连科,弗·加·——54 页

柯培尔宗,季·莫·——191、281 页

柯普,维·列·——545 页

柯兹洛夫斯基,美·尤·——324 页

科尔温-克鲁科夫斯卡娅,安·瓦·——59、60 页

科甘,伊·阿·——321 页

科津,伊·伊·——210 页

科克,克·阿·——352 页

科热夫尼科娃,维·瓦·——544 页

科斯丘林,维·弗·——105 页

科瓦尔斯基,伊·马·——77 页

科泽连科,恩·普·——321 页

克茨霍维利,弗·扎·——321、528、529、553 页

克尔日札诺夫斯基,格·马·(勃鲁特)——201、244、275、276、277、280、281、284、286、291、297、374、375、408、418、528、529、536、561、564、609、611、616、627、650、651、652 页

克尔日札诺夫斯卡娅(涅甫佐罗娃),季·巴·——276、278、374、375、466、528、529、536 页

克拉夫琴科,费·伊·——98、104 页

克拉桑,罗·爱·——266 页

克拉斯努哈,弗·潘·——361、542、561 页

克拉西柯夫,彼·阿·(巴甫洛维奇;谢尔盖·彼得罗维奇)——205、528、

529、531、542、561、564、571、573、577、636、655、658、673 页

克拉辛，格·波·——201、206、244、279 页

克拉辛，列·波·——201、206、528、553、617、651、652 页

克雷让诺夫斯卡娅-土查普斯卡娅，弗·格·——313、330 页

克里切夫斯基，波·纳·——353、354、398 页

克里文柯，谢·尼·——221、245、248 页

克利马诺夫，叶·阿·——见阿法纳西也夫，叶·阿·

克列美尔，阿·约·——279、281、334、336、338、339 页

克鲁科夫斯基，格·姆·——205 页

克鲁泡特金，彼·阿·——72 页

克鲁普斯基，康·伊·——52 页

克鲁普斯卡娅，娜·康·——52、201、214、244、276、278、285、286、290、296、328、329、342、361、374、375、408、423、460、468、528、533、534、545、551、552、621、630、633、638、655、656、660、661 页

克罗赫马尔，维·尼·(佛敏)——528、571 页

克雷茨瓦尔德，弗·莱·——51 页

克洛波夫，伊·奥·——211 页

克尼波维奇，莉·米·——278、528、529、574、576、616、633 页

克尼亚泽夫，弗·阿·——287 页

克努尼扬茨，波·米·(鲁索夫)——553、574、576、580、591、617、631 页

克维亚特科夫斯基，亚·亚·——78 页

库德里亚舍夫，恩·恩·——208 页

库尔茨——见林格尼克，弗·威·

库尔纳托夫斯基，维·康·——374、375、531 页

库古舍夫，维·亚·——180 页

库杰利，普·弗·——278、617 页

库罗奇金,瓦·斯·——45、214 页

库尼茨基,斯坦尼斯拉夫——191 页

库斯柯娃,叶·德·——355、361、372、398 页

库兹涅佐夫,伊·阿·——223 页

L

拉布里奥拉,安东尼奥——179、391、667 页

拉达科夫,阿·恩·——90 页

拉德琴柯,柳·尼·——276、285、528 页

拉德琴柯,斯·伊·——244、266、276、279、285、291、334、336、338、339、420 页

拉德琴柯,伊·伊·——483、528、529、531、536、542、543、561 页

拉蒂舍夫,普·阿·——180 页

拉法格,保尔——126、150、152、157、188、199、283、303、391、522、660 页

拉甫罗夫,彼·拉·(米尔托夫)——64、65、66、159、171 页

拉吉舍夫,亚·尼·——27—28、114 页

拉金,列·彼·——306 页

拉拉扬茨,伊·克·——188、223、224、225、314、315、316、317、320、365、417、419、632、633、636 页

拉萨尔,斐迪南——63、149、180、181、182、185、660 页

拉斯波平,瓦·特·——164 页

拉辛,斯·季·——26 页

拉扎列夫,德·弗·——186 页

拉扎列娃,弗·弗·——186 页

莱特伊仁,加·达·(林多夫)——313 页

赖尼斯,扬——见普利叶克善-赖尼斯,扬·克·

劳，赫尔曼——431 页

勒柏辛斯基，潘·尼·——342、374、376、419、423、528、530、531、536、542、561、616、625、655、660 页

勒柏辛斯卡娅，奥·波·——373、374、376、655 页

雷比茨基，伊·奥·（列维茨基，亚·奥·）——104 页

雷列耶夫，康·费·——29 页

里戈，劳尔·乔治——146 页

李伯尔——见戈尔德曼，米·伊·

李卜克内西，卡尔——667 页

李卜克内西，威廉——148、152、179、188、200、219、283、303 页

李嘉图，大卫——137 页

李可夫，阿·伊·——659 页

李维诺夫，马·马·（费利克斯）——528、529、536、633、655、657、658、659 页

利丁——见利亚多夫，马·尼·

利特文-谢多伊，季·雅·——321 页

利亚多夫，马·尼·（曼德尔施塔姆，马·尼·；利丁，马尔丁）——123、205、300、301、306、316、565、574、577、616、634、653、655、656、657、658、659、664、670、671、673 页

利亚霍夫斯基，雅·马·——208、285、291 页

梁赞诺夫，阿·伊·——205 页

梁赞诺夫，达·波·——537、578 页

列别捷夫——见古谢夫，谢·伊·

列别捷娃，玛·伊·——223 页

列兵——见波格丹诺夫，亚·亚·

列德尔，扬——191 页

人名索引

列列韦尔，勃·弗·——201 页
列尼格尔，斯坦尼斯拉夫——209 页
列宁，恩·——见列宁，弗·伊·
列宁，弗·伊·——I、II、III、V、VI、VIII、IX、X、XI、XII、XIII、XIV、XV、XVI、XVII、XIX、XX、XXI、XXII、XXIII、XXIV、XXV、XXVII、XXVIII、XXIX、XXXI、XXXII、XXXV、XXXVIII、XL、XLVII、XLVIII、L、11、16、17、19、25、28、32、34、36、38、40、47、53、57、67、79、83、86、87、88、91、98、103、105、113、115、117、126、128、129、130、134、146、171、177、187、188、213、214、215、216、217、218、219、220、221、222、223、224、225、226、228、229、230、237、238、240、241、243、244、246、247、248、249、252、254、255、256、257、258、259、261、262、264、265、266、267、268、269、270、271、272、273、274、275、276、277、278、279、280、281、282、283、284、285、286、287、288、289、290、291、292、296、297、298、300、308、326、327、328、329、330、333、334、342、344、345、348、351、353、354、360、367、369、370、371、372、373、374、375、377、378、379、380、381、382、383、384、385、386、387、388、389、390、393、394、396、397、398、399、400、401、402、404、405、406、407、408、409、410、411、412、413、414、415、416、417、418、419、420、421、422、423、424、425、426、427、430、431、433、434、435、439、443、448、451、460、461、464、466、467、468、469、470、471、472、473、474、475、476、477、478、479、480、481、482、483、484、485、486、487、488、489、490、491、492、493、494、495、496、497、498、500、501、502、503、506、508、510、511、514、515、517、518、519、520、521、523、526、527、531、533、534、535、538、540、542、543、544、545、547、552、557、558、559、562、563、565、566、567、568、571、573、574、575、576、578、579、580、581、582、583、584、585、586、587、588、589、590、591、592、594、595、596、597、

598、599、600、601、602、603、604、605、608、609、610、611、612、613、614、615、616、617、620、621、623、625、626、627、628、629、630、631、633、634、635、636、637、638、639、641、642、643、644、645、646、647、648、649、650、651、652、653、654、655、656、657、659、660、661、662、664、665、670、671、672、673、675、676、677、678、679页

列斯纳，弗里德里希——146 页

列维茨基，康·奥·——556、617、632、636 页

列文，叶·雅·（叶哥罗夫）——366、561、565、578、582、585、588 页

林多夫——见莱特伊仁，加·达·

林格尼克，弗·威·（库尔茨；扎林）——374、375、528、530、531、536、555、561、564、609、611、616、624、627、633、634、636、651 页

柳比莫夫，阿·伊·——653、654 页

卢津，伊·伊·——321、409 页

卢卡舍维奇，阿·姆·——223 页

卢利叶，姆·弗·——360 页

卢那察尔斯基，阿·瓦·——362、661 页

卢那察尔斯基，普·弗·——363 页

卢森堡，罗莎——209、210、391、392、522、666、667、668、671、677、678、679页

鲁勉采夫，彼·彼·——659 页

鲁勉采夫，普·弗·——333、334 页

鲁索夫——见克努尼扬茨，波·米·

罗伯斯庇尔，马克西米利安·玛丽·伊西多尔——86 页

罗津，弗·阿·——211 页

罗曼诺夫，尼·瓦·——617 页

罗扎诺夫，弗·恩·——366、565 页

罗泽维奇-别列维奇，弗·克·——321 页

洛霍夫,尼·尼·——352 页
洛帕廷,格·亚·——57、59、61、69、129 页
洛普兴,阿·亚·——391 页

M

马茨基亚维秋斯,安塔纳斯——51 页
马尔丁——见利亚多夫,马·尼·
马尔丁诺夫,亚·萨·(皮凯尔,亚·萨·)——353、581、582、588、589、607 页
马尔赫列夫斯基,尤利安——191、209、210、430 页
马尔琴科,亚·列·——201、276、286 页
马尔托夫,尤·奥·——279、285、286、291、358、374、417、419、420、421、425、430、460、468、489、512、563、571、574、580、582、598、599、601、602、603、604、608、609、610、611、622、623、624、625、626、634、643、672 页
马哈拉泽,菲·叶·——206、209、323 页
马哈伊斯基,弗·克·(沃尔斯基·米哈伊尔)——356 页
马赫林,拉·达·——574、577 页
马赫诺韦茨,弗·彼·——见阿基莫夫,弗·彼·
马霍夫——见卡拉法蒂,德·巴·
马霍夫,尼·伊·——307、308、309、319、320 页
马克思,卡尔——III、V、VI、VIII、XII、XVII、XLIX、7、22、35、38、41、56、57、58、59、60、61、63、64、67、79、80、84、85、86、88、95、104、123、130、131、133、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5、146、147、148、149、150、151、152、153、155、156、157、159、160、161、164、165、169、178、179、180、188、189、207、209、215、217、219、220、224、227、

230、247、249、250、255、256、265、269、270、273、283、321、331、344、356、370、378、383、385、386、387、389、396、397、398、399、400、408、413、414、436、461、469、517、520、521、566、584、614、660、669、687 页

马克思-艾威林，爱琳娜——179、199 页

马拉比尼，让——LI 页

马利宁，尼·伊·（沙霍夫，尼·）——660 页

马林诺夫斯基，马·普·——98 页

马梅佳罗夫，姆·姆·——539 页

马施茨基，亚·亚·——365 页

马斯连尼科夫，弗·恩·——301 页

马斯连尼科夫，亚·尼·——300 页

马扎诺夫，伊·普·——210、314 页

马志尼，朱泽培——146 页

迈奥罗夫，弗·伊·——209 页

曼德尔施塔姆，格·恩·——205、210、313 页

曼德尔施塔姆，马·尼·——见利亚多夫，马·尼·

梅尔库洛夫，恩·叶·——277 页

梅林，弗兰茨——134、391、667、668 页

梅什金，伊·尼·——74 页

梅泽菲，维尔莫什——179 页

美尔尼科夫，尤·德·——193、208、310、311 页

美津采夫，恩·弗·——77 页

美舍利亚科夫，尼·列·——278、545 页

美舍利亚科娃-切丘琳娜，安·伊·——见切丘琳娜-美舍利亚科娃，安·伊·

米茨凯维奇，谢·伊·——205、243、254、300、302、306、316、631 页

米哈伊洛夫，姆·伊·——45 页
米哈伊洛夫，亚·德·——75、76、78 页
米哈伊洛夫斯基，尼·康·——55、61、64、221、245、246、248、257 页
米勒兰，亚历山大·埃蒂耶纳——354、391、398、522、666 页
米舍涅夫，格·米·（穆拉维约夫）——574、577、605 页
明仁斯基，维·鲁·——617 页
魔鬼——见捷姆利亚奇卡，罗·萨·
莫尔善斯卡娅，斯·姆·——223 页
莫罗佐夫，尼·亚·——78、81 页
莫罗佐夫，普·阿·——315 页
莫托维洛夫，恩·阿·——193、210 页
莫伊先科，彼·阿·——98、111、123、124、125、499 页
默里，查理——146 页
穆拉维约夫——见米舍涅夫，格·米·
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谢·伊·——29 页
穆特尼克，阿·——334、336 页

N

拿破仑第一（拿破仑·波拿巴）——28、575 页
纳达钦，尼·波·——98 页
纳尔班姜，米·拉·——51 页
纳坦松，马·安·——72、76 页
男爵——见埃森，爱·爱·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见列宁，弗·伊·
尼古拉一世——2、29、35 页
尼古拉二世——235、236、238 页

尼古拉一逊——见丹尼尔逊,尼·弗·
尼基廷,伊·康·——574、577 页
尼科拉泽,尼·雅·——51 页
尼诺什维利(英戈罗克瓦),埃·福·——209 页
涅甫佐罗娃,季·巴·——见克尔日札诺夫斯卡娅,季·巴·
涅甫佐罗娃,索·巴·——276、278 页
涅克拉索夫,尼·阿·——44、54、94、123、214 页
涅姆钦诺夫,叶·伊·——301、302 页
涅恰耶夫,谢·根·——69 页
诺根,维·巴·——360、528、530、557、618 页
诺林斯基,克·姆·——278 页
诺斯科夫,弗·亚·——528、561、609、611、617、651、652、653、654 页
诺维茨基,弗·德·——505 页
诺维茨卡娅——见巴布什金,伊·瓦·

O

欧文,罗伯特——33、138、185 页

P

帕尔乌斯——见格尔方德,亚·拉·
帕捷勃尼亚,安·阿·——52 页
帕宁,恩·恩·——374、376 页
帕普凯维奇,亚·亚·——324 页
派普斯,理查——298 页
皮凯尔,亚·萨——见马尔丁诺夫,亚·萨·
皮萨列夫,德·伊·——54、71、123、215 页

皮斯库诺夫，阿·伊·——528 页

皮亚特尼茨基，奥·阿·——528、530、536、634 页

普加乔夫，叶·伊·——26 页

普利叶克善-赖尼斯，杨·克·——211 页

普列汉诺夫，格·瓦·——68、74、76、78、79、83、96、124、130、153、156、157、158、159、160、161、162、163、164、165、167、168、169、170、171、172、173、174、175、176、178、179、181、183、184、185、186、188、190、192、196、197、198、199、200、202、209、213、224、227、228、249、250、264、266、273、282、283、294、310、326、327、331、338、367、368、370、376、377、384、393、394、398、399、411、415、423、424、425、426、427、430、460、484、485、486、487、495、496、511、518、520、537、570、571、573、575、576、581、582、585、590、592、596、600、603、604、608、610、611、624、625、626、627、628、629、634、635、649、664、672、673、676 页

普列韦，维·康·——126、458 页

蒲鲁东，皮埃尔·约瑟夫——63、165、168 页

普罗柯波维奇，谢·尼·——355、398 页

普罗科菲耶夫，斯·伊·——300、301 页

普罗敏斯基，伊·卢·——374 页

普罗申，弗·伊·——202、203 页

普希金，亚·谢·——32、44、429 页

Q

奇哈切夫，尼·马·——292 页

齐温斯基，弗·弗·——201 页

契切林，波·尼·——44 页

恰弗恰瓦泽，伊·格·——51 页

恰鲁申,尼·阿·——72 页
乔德里什维利,扎·伊·——209 页
切丘琳娜-美舍利亚科娃,安·伊·——279 页
穷戏迷——见奥里明斯基,米·斯·
瞿鲁巴,亚·德·——419、423、528 页

R

饶勒斯,让——303 页
热里雅鲍夫,安·伊·——78、80、81、86 页
荣克,海尔曼——146 页

S

萨布纳耶夫,姆·弗·——129 页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米·叶·——45、54、55、94、118、119 页
萨莫欣,特·特·——301 页
萨莫伊洛夫,费·尼·——538、539 页
萨莫伊洛娃,康·尼·——617 页
萨宁,阿·阿·——367 页
萨任,米·彼·——59 页
瑟美列,贝尔塔兰——179 页
沙皮罗,伦纳德——458 页
沙波瓦洛夫,亚·西·——374、376 页
沙霍夫,尼——见马利宁,尼·伊·
沙季科,普·普·——180 页
沙捷尔尼科夫,恩·恩·——205 页
沙佩尔,卡尔——142 页

绍，罗伯特——146 页
绍特曼，亚·瓦·——539、573、577 页
邵武勉，斯·格·——321、538 页
舍尔古诺夫，尼·瓦——45、60、203、204 页
舍尔古诺夫，瓦·安·——123、186、277、278、279、284、287、291、315 页
舍夫琴柯，塔·格·——34、35、51、94 页
舍斯帖尔宁，谢·巴·——307、308、309、310、319 页
舍维列夫，彼·雅·——132 页
圣西门，昂利·克劳德——33、138 页
施利希特尔，亚·格·——617 页
施米特，康拉德——394、395 页
施泰因——见亚历山大罗娃，叶·米·
斯大林，约·维·——III、XXXV、XXXVIII 页
斯捷法诺维奇，雅·瓦·——158 页
斯捷普尼亚克-克拉夫钦斯基，谢·米·——59、74、76、107 页
斯克雷普尼克，尼·阿·（格拉佐夫）——528、550、617 页
斯克利亚连柯，阿·巴·——218、220、223 页
斯克韦里，米·彼·——104 页
斯克沃尔佐夫，巴·尼·——206、264、408 页
斯列普佐夫，瓦·阿·——45 页
斯列普佐夫，亚·亚·——50 页
斯米多维奇，彼·格·——362、528 页
斯米多维奇，印·格·——528、530 页
斯米尔诺夫，阿·伊·——210、314 页
斯米尔诺夫，德·尼·——111 页
斯密，亚当——137 页

斯潘达良，苏·斯·——538 页

斯庞蒂，叶·伊·——211、281、300、301、305、316 页

斯切克洛夫，尤·米·——537 页

斯切潘诺夫，谢·伊·——574、576、617 页

斯塔尔科夫，瓦·瓦·——201、244、266、276、277、278、284、286、291、374、376、408 页

斯塔尔科娃，阿·姆·——374、376 页

斯塔夫斯基，伊·伊·——538、539、550 页

斯塔罗维尔——见波特列索夫，亚·尼·

斯塔索娃，叶·德·——361、528、530、542、561、616、617、630、633、636 页

斯图契卡，彼·伊·——211、212 页

斯托帕尼，亚·米·——423、528、530、561、564、574、576、617 页

斯维尔德洛夫，雅·米·——538 页

司徒卢威，彼·伯·——263、264、265、266、267、268、269、271、339、348、382、383、384、385、386、387、388、391、398、420、421、457、518、520、596、628 页

苏辛斯基，姆·亚·——245、278 页

索洛维约夫，阿·阿·——202 页

T

塔赫塔廖夫，康·米·——281、296、297、351 页

塔兰托夫，德·亚·——318 页

唐恩，费·伊·——622、643、673 页

特卡乔夫，彼·尼·——64、66、70、71、85、173 页

特连纽欣，弗·姆·——285 页

特列波夫，费·费·——77、92 页

特鲁谢维奇，斯·斯·——324 页
梯什卡，扬——见约吉希斯，列奥
屠格涅夫，伊·谢·——214 页
土波雷洛夫，纳尔苏修斯——见马尔托夫，尤·奥·
土查普斯基，巴·卢·——310、311、317、330、334、336、338 页
土林，克·——见列宁，弗·伊·
托尔斯泰，列·尼·——54、515、516 页
托洛茨基，列·达·——XIX、XXII、XXXI、XXXII、580、584、598、603、610、622、646、649 页
托姆，阿·弗·——314 页
托普里泽，迪·亚·——574、577、632 页
托契斯卡娅，姆·弗·——185、186 页
托契斯基，巴·瓦·——179、185、186、187、201、206、210、277 页

W

瓦·沃·——见沃尤佐夫，瓦·巴·
瓦尔兰，路易·欧仁——146 页
瓦尔斯基，阿·萨·——210、587 页
瓦利哈诺夫，乔·钦·——51 页
瓦连佐娃，奥·阿·——307、309、318、319、528 页
瓦连廷诺夫，尼·（沃尔斯基，尼·弗·）——648 页
瓦伦斯基，路德维希——189、191 页
瓦涅耶夫，阿·亚·——244、276、277、286、291、374、375 页
瓦涅耶娃，德·弗·——374、376 页
瓦西里耶夫，恩·——186 页
万诺夫斯基，阿·阿·——334、336 页

万诺夫斯基,弗·阿·——205 页
威廉二世——439 页
韦利奇金娜,维·米·——305、656 页
维尔科舍夫斯基,亨利克——191 页
维格多尔契克,尼·阿·——311、317、330、334、336 页
维利希,奥古斯特——142 页
维连斯基,列·谢·——574、576 页
维洛诺夫,尼·叶·——538、539、557 页
维诺库罗夫,亚·尼·——205、210、300、301、306、313、316 页
维诺库罗娃,普·伊·——300、318 页
维特,谢·尤·——448 页
魏德迈,约瑟夫——139 页
魏列萨耶夫,维·维·——387 页
沃尔科夫,瓦·谢·——123、124、125 页
沃尔斯基,米哈伊尔——见马哈伊斯基,弗·克·
沃龙佐夫,瓦·巴·(瓦·沃·)——128、221、245、248、249、250、251、252、266、382 页
沃罗夫斯基,瓦·瓦·(奥尔洛夫斯基)——266、299、302、305、306、374、526、634、660、661、673 页
沃耶沃丁,彼·伊·——502、538、539 页
乌里扬诺夫,德·伊·——528、530、536、556、573、577、616、617 页
乌里扬诺夫,弗·伊·——见列宁,弗·伊·
乌里扬诺夫,亚·伊·——130、131、132、175、184、215 页
乌里扬诺夫,伊·尼·——213 页
乌里扬诺娃,玛·伊·——130、528、530、531、536、616 页
乌里扬诺娃-叶利札罗娃,安·伊·——217、218、301、302、305、306、318、

362、363、371 页
乌斯宾斯基，格·伊·——54、94 页
吴亭，尼·伊·——50、58 页

X

西尔文，米·亚·——276、277、284、291、296、300、309、374、376、397、423、528、530、536 页
夏波夫，阿·普·——48、160、215 页
谢德林，米·叶·——见萨尔蒂柯夫-谢德林，米·叶·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见克拉西柯夫，彼·阿·
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尼·亚·——50 页
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亚·亚·——50 页
谢拉科夫斯基，齐格蒙特——51、52 页
谢利茨基，瓦·伊·——191 页
谢马什柯，尼·亚·——206 页
谢缅奇科夫，尔·姆·——318 页
谢苗诺夫，姆·伊·——218、223 页
谢切诺夫，伊·米·——53 页

Y

雅柯夫列夫，列·巴·——210 页
雅柯夫列夫，伊·伊·——277、278、284、287、315 页
雅柯夫列娃，玛·亚·——502、538 页
雅库波娃，阿·亚·——276、278 页
雅库波维奇，彼·菲·——129 页
亚历山大二世——6、47、54、86、112、118、127、214 页

亚历山大三世——87、118、126、132、301 页
亚历山大罗夫——见奥里明斯基,米·斯·
亚历山大罗娃,叶·米·(施泰因)——564、578 页
亚韦因,尔·尤·——219 页
扬诺维奇,尔·弗·——164 页
叶尔金,亚·亚·——245 页
叶菲莫夫,姆·德·——210、374 页
叶甫多基莫夫,安·安·——319 页
叶甫格拉福夫,普·叶·——202 页
叶哥罗夫——见列文,叶·雅·
叶卡特林娜二世——27 页
叶利谢耶夫,格·札·——54 页
叶利札罗夫,马·季·——218、220、306、362 页
叶利札罗娃,安·伊·——见乌里扬诺娃-叶利札罗娃,安·伊·
叶列梅耶夫,康·斯·——324 页
叶梅利扬诺夫,阿·斯·(博戈柳博夫)——77 页
叶努基泽,阿·萨·——553 页
伊格纳托夫,瓦·尼·——78、158、162、163 页
伊林,阿·普·——277 页
伊林,弗·——见列宁,弗·伊·
伊萨耶夫,安·阿·——382 页
伊万诺夫,弗·恩·——201 页
伊万诺夫,卢·伊·——123、124 页
伊万申,弗·巴·——353、355、398 页
英格尔曼,谢·米·——162 页
尤金——见艾森施塔特,伊·李·

尤沙柯夫，谢·尼·——245、248 页
约吉希斯，利奥(梯什卡，扬)——191、209、211 页
约诺夫，瓦·安·——223、264 页

Z

扎比茨基，安东尼——146 页
扎波罗热茨，彼·库·——244、276、277、286、291 页
扎林——见林格尼克，弗·威·
扎鲁巴耶夫，斯·彼·——98 页
扎洛莫夫，彼·安·——502、538、539 页
扎斯拉夫斯基，叶·奥·——104、105 页
兹达诺维奇，格·费·——95 页
兹维日多夫斯基，路德维希——52 页
祖巴托夫，谢·瓦·——305、338、391、458、499、500、544 页
祖拉博夫，阿·格·(贝科夫)——574、577、580 页

文 献 索 引*

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著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8—286页。

马克思《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27—630页。

马克思《关于俄国的农民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16—725页。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6—135页。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75—492页。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80—629页。

---

* “文献索引”包括：1.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著作；2.苏联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现今最重要的文献；有关苏联共产党初期历史方面的文集和已发表的文件、资料；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叶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活动家的全集与选集；3.最重要的定期出版物；4.回忆录。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5页。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44页。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6—443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0—231页。

马克思《关于俄国一八六一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3—477页。

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94—510页。

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1—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84页;第24卷第1—649页;第25卷第1—1137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弗·阿多拉茨基编)第1—13卷;1932—1955年莫斯科党的出版社版。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1953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536页)。

《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第2版),1951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375页)。

《列宁全集》第1—8卷(1893—1905年)。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回答〈俄国财富〉杂志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文)》——《列宁全集》第1卷第109—309页。

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评彼·司徒卢威《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一书,1894年圣彼得堡版)——《列宁全集》第1卷第311—

481 页。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86—94 页。

列宁《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列宁全集》第 2 卷第 69—93 页。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西斯蒙第和我国的西斯蒙第主义者)》——《列宁全集》第 2 卷第 99—227 页。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95—115 页。

列宁《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116—156 页。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工业国内市场形成的过程》——《列宁全集》第 3 卷第 1—558 页。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191—201 页。

列宁《我们的纲领》——《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02—206 页。

列宁《我们党的纲领草案》——《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201—222 页。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列宁全集》第 4 卷第223—250 页。

列宁《论〈PROFESSION DE FOI〉》——《列宁全集》第 4 卷第251—260 页。

列宁《"火星"怎么会差一点熄灭了?》——《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293—311 页。

列宁《〈火星报〉编辑部声明》——《列宁全集》第 4 卷第 313—318 页。

列宁《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列宁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07—212 页。

列宁《关于同司徒卢威的协议草案》——《列宁文稿》第1卷第30—31页。

列宁《工人政党和农民》——《列宁全集》第4卷第376—383页。

列宁《从何着手?》——《列宁全集》第5卷第1—10页。

列宁《地方自治局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列宁全集》第5卷第17—63页。

列宁《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列宁全集》第5卷第83—199页。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统一"代表大会(1901年9月21—22日〔10月4—5日〕)》——《列宁全集》第5卷第200—205页。

列宁《祝贺格·瓦·普列汉诺夫革命活动二十五周年》——《列宁全集》第5卷第288页。

列宁《示威游行开始了》——《列宁全集》第5卷第289—292页。

列宁《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20—389页。

列宁《关于制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材料》——《列宁全集》第6卷第1—60页。

列宁《〈火星报〉编辑部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会议(代表会议)的报告》——《列宁全集》第6卷第78—86页。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6卷第87—126页。

列宁《给"北方协会"的信》——《列宁全集》第6卷第137—146页。

列宁《为什么社会民主党应当坚决无情地向社会革命党人宣战?》——《列宁全集》第6卷第147—150页。

列宁《革命冒险主义》——《列宁全集》第6卷第161—182页。

列宁《关于制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材料》——《列宁文稿》第1

卷第62—82页。

列宁《给一个同志的信，谈谈我们的组织任务》——《列宁全集》第6卷第204—221页。

列宁《谈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和各团体向全党代表大会的报告的问题》——《列宁全集》第6卷第257—268页。

列宁《关于成立"组织委员会"的通告》——《列宁全集》第6卷第275—278页。

列宁《论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的宣言》——《列宁全集》第6卷第293—296页。

列宁《犹太无产阶级是否需要"独立的政党"》——《列宁全集》第6卷第297—302页。

列宁《给农村贫民(向农民讲解社会民主党人要求什么)》——《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390—451页。

列宁《答复对我们纲领草案的批评》——《列宁全集》第6卷第398—412页。

列宁《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列宁全集》第6卷第413—421页。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6卷第424—463页。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章程草案》——《列宁全集》第6卷第431—432页。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7月17日〔30日〕—8月10日〔23日〕)》——《列宁文稿》第1卷第103—124页。

列宁《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材料》——《列宁文稿》第1卷第167—216页。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事》——《列宁全集》第7

卷第1—19页。

列宁《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10月13—18日〔26—31日〕）》——《列宁全集》第7卷第53—69页。

列宁《我为什么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列宁全集》第7卷第103—110页。

列宁《关于退出〈火星报〉编辑部的一些情况》——《列宁全集》第7卷第179—184页。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列宁全集》第7卷第189—420页。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尼·列宁给罗莎·卢森堡的答复》——《列宁全集》第7卷第466—477页。

列宁《地方自治派的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列宁全集》第7卷第488—507页。

列宁《给同志们的信（关于党内多数派机关报的出版）》——《列宁全集》第7卷第512—517页。

列宁《关于成立组织委员会和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定期代表大会的通知》——《列宁全集》第7卷第526—528页。

列宁《关于中央机关与党决裂的声明和文件》——《列宁全集》第7卷第518—525页。

列宁《是结束的时候了》——《列宁全集》第8卷第17—21页。

列宁《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第一篇文章）》——《列宁全集》第8卷第63—69页。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简况》——《列宁全集》第8卷第102—108页。

列宁《尼古拉·厄内斯托维奇·鲍曼》——《列宁全集》第9卷第424—425页。

列宁 《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637—645页。

列宁《“十二年来”文集序言》——《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751—767页。

列宁 《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13卷第200—409页。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1—9页。

列宁 《十九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列宁全集》第15卷第50—121页。

列宁《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巴布什金(讣告)》——《列宁全集》第16卷第360—364页。

列宁《农奴制崩溃的五十周年》——《列宁全集》第17卷第70—73页。

列宁《关于纪念日》——《列宁全集》第17卷第92—100页。

列宁《“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列宁全集》第17卷第101—110页。

列宁《纪念赫尔岑》——《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416—422页。

列宁《论民粹主义》——《列宁全集》第18卷第521—525页。

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437—440页。

列宁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441—446页。

列宁《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列宁全集》第20卷第240—248页。

列宁《工人运动中的思想斗争》——《列宁全集》第20卷第274—277页。

列宁《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485—506页。

列宁《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575—606页。

列宁《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609—613页。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30—845页。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78—269页。

列宁《关于尼·叶·费多谢耶夫的一些事》——《列宁全集》第33卷第409--410页。

《列宁全集》第34、36、37卷（书信）。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列宁全集》第39卷第1—984页。

列宁《关于土地问题的笔记。1900—1916年》——《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第40卷第1—547页。

《列宁文集》第3、4、6、7、8、10、11、13、15、33卷，1924—1940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国家出版局版。

文件和资料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56年2月14—25日）》第1—2卷，1956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1961年10月17—31日）》第1—3卷，1962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

《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文件》，1957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32页）。

《1960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文件》，1960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64页）。

《关于克服个人迷信及其后果》(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议。1956 年6 月 30 日),载于《思想工作问题》(苏联共产党 1954—1961 年最重要的决议汇编),1961 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 77—95 页。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和思想工作问题》(有关思想工作问题的全苏会议资料。1961 年12 月 25—28 日),1962 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464 页)。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和社会科学教研室的任务》(全苏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资料。1962年 1 月 30 日—2月 2 日),1962 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526 页)。

《共产主义建设与社会科学》(苏联科学院全体大会会议资料。1962 年10 月 19—20 日),1962 年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版(308 页)。

《关于即将出版多卷本苏共历史》,载于《真理报》1962 年 6 月 22 日第173 号和 6 月 24 日第 175 号。

《第一国际的成立(1864 年 9—11 月)》, 1934 年莫斯科党的出版社版(88 页)。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 (1864—1866)》(1865 年伦敦代表会议记录),1961 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序言 XX 页,正文 364 页)。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记录)(1866—1868)》,1963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序言XV页,正文 344 页)。

《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国际》(文件和资料),1941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312 页)。

《第一国际俄国支部的经济纲领》(资料汇编),由恩·克·卡拉塔耶夫主编,1959 年莫斯科国家社会经济书籍出版社版(260 页)。

《"土地和自由社"与"民意党"文献》, 西·纳·瓦尔克主编并写了序

言，1932 年莫斯科，由全苏政治苦役犯和流放犯协会出版(456 页)。

《"民意党"文献》(《民意报》、《民意小报》、《工人报》)(文件)，1930 年莫斯科，由全苏政治苦役犯和流放犯协会出版(336 页)。

《民粹派经济文献》(作品选)，1958 年莫斯科国家社会经济书籍出版社版(680 页)。

《亚历山大·伊里奇·乌里杨诺夫与 1887 年 3 月 1 日事件》(文集)，安·伊·乌里杨诺娃-叶利札罗娃编，1927 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国家出版社版(序言XV页，正文 416 页)。

《十九世纪的俄国工人运动》(文件和资料汇编)第 1—4 卷(1—3 卷由安·米·潘克拉托娃主编，第 4 卷由尔·姆·伊万诺夫主编)，1950—1963 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国家社会经济书籍出版社版。

《1881—1889年俄国的农民运动》(文件汇编)，阿·斯·尼冯托夫和勃·弗·兹拉托乌斯托夫斯基编，1960 年莫斯科国家社会经济书籍出版社版(964 页)。

《1890—1900 年俄国的农民运动》(文件汇编)，阿·弗·沙普卡林编，1959 年莫斯科国家社会经济书籍出版社版(750 页)。

《南俄工人协会》，弗·弗·马克萨科夫和弗·伊·涅夫斯基编，引言由弗·伊·涅夫斯基撰写，1924 年莫斯科"新莫斯科"出版社版(347 页)。

《革命历史文集》第1—3 卷，弗·伊·涅夫斯基编，1924—1926 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国家出版社版。

《"劳动解放社"文集》(格·瓦·普列汉诺夫、维·伊·查苏利奇和列·格·捷依奇文献选编)第 1—6 集，列·格·捷依奇编，1924—1928 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国家出版社版。

《季米特尔·布拉戈耶夫》(文件汇编。1875—1924 年)，1956 年索非亚保加利亚共产党出版社版(431 页)。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7版第1分册(1898—1924年),1954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832页)。

《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传单(1895—1897)》，编者西·纳·瓦尔克,主编伊·托夫斯图哈,1934年莫斯科党的出版社版(172页)。

《莫斯科"工人协会"文献》(资料和文件)，由尼·普·米柳吉和谢·伊·米茨凯维奇收集并整理付印,附有谢·伊·米茨凯维奇写的引言和注释，1930年莫斯科"莫斯科工人"出版社版(320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和资料(1898年3月)》,1958年莫斯科版(336页)。

《〈火星报〉和〈曙光〉杂志时期》(《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通信集。慕尼黑时期〔1900年10月—1902年〕,伦敦时期〔1902年4月—1903年4月〕),由弗·伊·涅夫斯基整理付印，载于《列宁文集》第3卷第33—440页;《列宁文集》第4卷第78—225页。

《〈火星报〉和〈曙光〉杂志时期》(列宁与《火星报》代办员、《火星报》俄国组织成员和组织委员会成员的通信。1900年10月—1903年5月)，由策·博勃罗夫斯卡娅和尼·波德沃依斯卡娅整理付印，载于《列宁文集》第8卷第93—360页。

《〈火星报〉和〈曙光〉杂志时期的书信(1901年9月—1903年12月)》，载于《列宁文集》第13卷第134—157页。

《〈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与"斗争社"通信选（1900年8月—1901年11月)》,载于《列宁文集》第13卷第113—133页。

《〈火星报〉与地方组织通信选》，由策·萨·博勃罗夫斯卡娅整理付印。载于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6(77)—7(78)期第93—178页;第8(79)期第50—63页。

«‹火星报› 的四十年»（发表的文件和叶梅·雅罗斯拉夫斯基写的引言），载于1940年«红色文献»第6(103)卷第3—44页。

«关于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国外同盟的历史»（发表的文件和策·博勃罗夫斯卡娅写的序言），载于1928年 «无产阶级革命» 杂志第5(76)期第166—183页。

«关于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情况»（发表的文件和弗·涅夫斯基写的序言），载于1933年«红色文献»第4(59) 卷第3—67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1903年7—8月)»，1959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850页)。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时期（1903—1904）»，载于 «列宁文集»第6卷第23—316页、第7卷第39—301页、第10卷第5—357页、第11卷第259—318页、第15卷第5—325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初步总结和‹火星报›新编辑部同马尔托夫分子的谈判(1903年8月底—10月初)»，载于«列宁文集»第6卷第181—316页。

«布尔什维克党是怎样产生的»（论战性的论文集。1903—1904年），1925年列宁格勒"波涛"出版社版(536页)。

«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及其‹注解›»，由马·德·奥拉赫拉什维利编，1934年莫斯科党的出版社版(序言VIII页，正文208页)。

«关于建立新型政党的历史»（布尔什维克向1904年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作的报告），1963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111页)。

«为召开代表大会而斗争»(文件汇编)，尼·沙霍夫(马利宁)编，1904年日内瓦版(113页)。

«给同志们的一封信，谈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彼·阿·克拉西柯夫（巴甫洛维奇)著，附有潘·勒柏辛斯基加的注释，载于

1921 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 2 期第 12—40 页。

«反党的总委员会»，瓦·瓦·沃罗夫斯基(奥尔洛夫斯基)著，1933 年莫斯科党的出版社版(84 页)。

«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与彼得堡组织的通信（1904 年 11 月—1905 年 1 月)»，载于 1925 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 3(38)期第 9—45 页。

«克鲁普斯卡娅1904年与乌克兰社会民主党组织通信选»(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文献)，载于 1960 年«历史文献» 第 3 期第 80—105 页。

«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传单（1900—1917)»，1957 年伊万诺沃图书出版社版(347 页)。

«库尔斯克布尔什维克的地下刊物(1901—1908)»(文件汇编)，1962年库尔斯克图书出版社版(128 页)。

«火星报时期的莫斯科»，奥·皮亚特尼茨基、策·博勃罗夫斯卡娅、米·弗拉基米尔斯基编，1928 年莫斯科—列宁格勒“莫斯科工人”出版社版(173 页)。

«1900—1904年下新城和下新城省的革命运动»(文件汇编)，弗·普·法捷耶夫编，1957 年高尔基图书出版社版(378 页)。

«彼得堡布尔什维克的传单(1902—1917)» 第 1 卷，1939 年列宁格勒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566 页)。

«彼尔姆布尔什维克的传单(1901—1917)»，1958 年彼尔姆图书出版社版(582 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萨马拉委员会的传单（1902—1917)»，1959 年古比雪夫图书出版社版(653 页)。

«1917 年 10 月前斯摩棱斯克州的布尔什维克»(文件汇编)，1961 年斯摩棱斯克图书出版社版(316 页)。

《特维尔的火星派组织(1901—1903)》（文件汇编），1957 年加里宁图书出版社版(149 页)。

《1881—1907年土库曼斯坦革命思想的深入和革命运动的发展》(文件和资料)，1962 年阿什哈巴德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出版社版(523 页)。

《乌克兰革命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传单(1896—1904)》，1963 年基辅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843 页)。

《乌克兰的火星派组织》(文件与资料汇编)，1950 年基辅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388 页)。

《乌克兰 1905—1907 年革命》(文件和资料汇编〔两卷集〕)第 1 卷——《第一次俄国革命前夕乌克兰革命运动的高涨(1901—1904)》，1955 年基辅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798 页)。

《波兰—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资料和文件)第 1 卷（1893—1903）第 1—2 部分（1893—1901），1957—1962 年华沙图书与知识出版社版。

《别林斯基全集》 第 1—13 卷，1953—1959 年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版。

《布拉戈耶夫全集》第 1 卷，1957 年索非亚保加利亚共产党出版社版(序言XXXVIII页，正文 562 页)。

《邦契-布鲁耶维奇选集》 第 2 卷（文章、回忆录和书信。1895—1914 年)，1961 年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版(543 页)。

《赫尔岑全集》(三十卷本)第1—26 卷，1954—1962 年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版。

《捷尔任斯基选集》 第 1 卷（1897—1923），1957 年莫斯科国家政治

书籍出版社版(564 页)。

《杜勃罗留波夫全集》(九卷本)第 1—5 卷，1961—1962 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国家文艺书籍出版社版。

《卢森堡选集》第 1 卷《反对改良主义》第 1—2 册，1928—1930 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和"莫斯科工人"出版社版。

《卢森堡选集》第 1 卷第 1—2 册(1893—1907)，1959 年华沙图书与知识出版社版(序言 LIX 页，正文 620 页)。

《奥加辽夫社会政治和哲学著作选集》第 1—2 卷，1952—1956 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保卫党的斗争》(1904—1905年论文集)，米·斯·奥里明斯基(穷戏迷)著，1933 年莫斯科党的出版社版(212 页)。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5 卷，1956—1958 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

《费多谢耶夫文章和书信集》，1958 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版(355 页)。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16 卷，1939—1953 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

《邵武勉选集》第 1 卷(1902—1916)，1957 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序言XVI页，正文 558 页)。

定 期 出 版 物

《钟声》，1857—1867 年在伦敦—日内瓦出版。重印版：《钟声》(亚·伊·赫尔岑和尼·普·奥加辽夫主编的报纸。1857—1867 年在伦敦—日内瓦由自由俄国印刷所出版)。影印版(共 11 册，附有叶·鲁德尼茨卡娅写的序言)，1962—1964 年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版。

«同时代人»(文学与政治杂志),1836—1866 年圣彼得堡版。

«土地和自由»(社会革命评论。“土地和自由社”机关刊物),1878—1879 年彼得堡版第 1—5 期。

«民意报»(社会革命评论),1879—1885 年彼得堡版第 1—12 号。

«民意导报»(革命社会政治评论),1883—1886 年日内瓦版第 1—5 期。

«土地平分»(革命民粹主义团体“土地平分社”的报纸),1880—1881 年第 1—5 号。

«工人曙光报»(“俄国北方工人协会”的机关报),1880 年于圣彼得堡出版的创刊号。重印版:«十九世纪的俄国工人运动»一书第 2 卷(1861—1884)第 2 册(1875—1884),1950 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 272—274 页。

«工人报»(“俄国社会民主党”〔“布拉戈耶夫小组”〕的报纸),1885 年彼得堡版第 1—2 号。

«社会民主党人»(文学政治评论),1888—1892 年日内瓦—伦敦版 1—5 册。

«工作者»(“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出版的不定期文集),由格·普列汉诺夫、巴·阿克雪里罗得和维·查苏利奇主编,1896—1899 年日内瓦版第 1—6 期。

«〈工作者〉小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出版的刊物),由格·普列汉诺夫、巴·阿克雪里罗得和维·查苏利奇主编,1896—1898 年日内瓦版第 1—8 期。

«圣彼得堡工人小报»(“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出版物),1897 年俄国—日内瓦版第 1—2 期。

«前进报»(工人的报纸。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工人事业社”的机关报),1896—1897 年基辅版第 1—2 号。

«工人报»,1897 年基辅版第 1—2 号。

«南方工人报»,1900—1903 年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版第 1—12 号。

«火星报», 1900 年 12 月至 1903 年 10 月在莱比锡—慕尼黑—伦敦—日内瓦出版第 1—51 号。重印版:«火星报»(1900 年 12 月—1903 年 11 月第 1—52 号),潘·勒柏辛斯基对全文作了校订并写了序言,同时附有娜·克鲁普斯卡娅写的引言,1925—1929 年列宁格勒"波涛"出版社版第 1—7 册。

«曙光» 杂志(合法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杂志),1901—1902 年斯图加特版第 1—4 期。

«前进报», 1905 年日内瓦版第 1—18 号。重印版:«‹前进报›和‹无产者报›»(1905 年第一批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党史委员会对全文作了校订,附有米·奥里明斯基写的引言,1924—1925 年莫斯科国家出版局"红色处女地"出版社版第 1—6 册。

回 忆 录

«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956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 1 册 (643 页); 1961 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 3 册(446 页)。

«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900—1922)», 1963 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662 页)。

«亲属忆列宁»,1955 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216 页)。

«走过的道路»,谢·雅·阿利路耶夫著, 1956 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136 页)。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巴布什金回忆录(1893—1900)», 伊·瓦·巴布什金著,1955 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176 页)。

«我的一生»(伊万诺沃的一个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者的回忆),米·巴

加耶夫著，1949 年伊万诺沃州国家出版社版(264 页)。

《在西伯利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队伍中》（回忆 1897—1907 年间的地下工作），尼·尼·巴兰斯基(大尼古拉)著，1961 年托木斯克图书出版社版，第 2 版(153 页)。

《我的回忆》，季·布拉戈耶夫著，1928 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国家出版社版(68 页)。

《一个地下工作者的札记(1894—1917)》，策·博勃罗夫斯卡娅（捷利克桑)著，1957 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127 页)。

《值得记忆的年代》(回忆录)，尼·叶·布勒宁著，1961 年列宁格勒苏联共产党列宁格勒州委和市委报刊书籍出版社版(200 页)。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录》，1959 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159 页)。

《布尔什维克的秘密印刷所》，阿·萨·叶努基泽著，由马·尼·利亚多夫校订，1934 年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版，第 3 版(80 页)。

《查苏利奇回忆录》，由波·巴·科兹明整理付印，1931 年莫斯科全苏政治苦役犯和流放犯协会出版社版(159 页)。

《早已过去的事》(回忆录)，列·波·克拉辛(尼基提奇)著，1934 年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版，第 3 版(112 页)。

《伟大的列宁》，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著，1956 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88 页)。

《列宁回忆录》，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著，1957 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439 页)。

《布尔什维主义的起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产生》，伊·拉拉扬茨著，由马·尼·利亚多夫校订，1934 年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版，第 2 版(142 页)。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萨马拉》（同时代人的回忆录），1960

年古比雪夫图书出版社版(187 页)。

《走向革命之路》(一个老女布尔什维克的回忆),奥·波·勒柏辛斯卡娅著,1963 年彼尔姆图书出版社版(118 页)。

《转变》,潘·尼·勒柏辛斯基著,1955 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 4 版(232 页)。

《1903—1907 年党的生活片断》(回忆录),马·尼·利亚多夫著,1956 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224 页)。

《一个地下工作者所度过的四分之一世纪》,伊·康·米哈伊洛夫著,1957 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272 页)。

《革命的莫斯科(1888—1905)》,谢·伊·米茨凯维奇著,1940 年莫斯科国家文艺书籍出版社版(494 页)。

《莫伊先科回忆录(1873—1923)》,1924 年莫斯科"红色处女地"出版社版(214 页)。

《初期的莫斯科工人运动》(莫斯科工人协会〔1893—1895〕参加者的回忆和文件),由谢·伊·米茨凯维奇收集并整理付印,1932 年莫斯科全苏政治苦役犯和流放犯协会出版社版(263 页)。

《从地下小组到无产阶级专政》第1—2 册 (1893—1904),1930—1931 年莫斯科—列宁格勒"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版。

《在列宁缔造的党的队伍中度过的六十五年》(回忆录),费·尼·彼得罗夫著,1962 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160 页)。

《革命运动中的俄国工人》(根据个人的回忆),普列汉诺夫著,1940 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96 页)。

《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札记》,奥·阿·皮亚特尼茨基著,1956 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 5 版(228 页)。

《英勇岁月的篇章》(回忆和文章),维·阿·拉杜斯—曾科维奇著,1960 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142 页)。

《沿着过去的足迹》(附有叶梅·雅罗斯拉夫斯基写的序言),费·尼·萨莫伊洛夫著,1954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383页)。

《扎洛莫夫一家》(回忆和文件汇编), 1956年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版(206页)。

《列宁在党的诞生时期》(回忆录),米·亚·西尔文著,1958年列宁格勒苏联共产党列宁格勒州委和市委报刊书籍出版社版(363页)。

《生活与斗争的篇章》,叶·德·斯塔索娃著,1960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2版(128页)。

《俄国的地下活动》,谢·斯捷普尼亚克—克拉夫钦斯基著,1960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222页)。

《往事片断(1897—1917)》, 斯·古·斯特卢米林著,1957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288页)。

《布尔什维克进行地下活动的方法》(文章和回忆文集),莫斯科国家出版社版(无年份),第2版(修订和增补版)(326页)。

《回忆亚历山大·伊里奇·乌里扬诺夫》, 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札罗娃著,1931年莫斯科—列宁格勒"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版,第3版(144页)。

《铭志不忘的著作》第1—2册, 维·尼·斐格涅尔著,1921—1922年莫斯科"大家族"出版社版。

《地下活动·流放·侨居》(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回忆), 格·马·费舍著,附有尼·阿列克谢耶夫写的前言,1935年莫斯科"老布尔什维克"出版社版(288页)。

《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亚·西·沙波瓦洛夫著,1957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310页)。

《往事》(1880—1900年工人革命运动史片断), 谢·巴·舍斯帖尔宁著,奥·阿·瓦连佐娃和米·亚·巴加耶夫校订并写了序言,1940年伊万

诺沃州国家出版社版(244 页)。

«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札记»,亚·瓦·绍特曼著,1963 年列宁格勒苏联共产党列宁格勒州委和市委报刊书籍出版社版,第 3 版(200 页)。